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

第二卷 女主人

温塞特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丧钟为谁而鸣

〔美〕海明威著

小城畸人

〔美〕舍伍德·安德森著

土生子

〔美〕理查·赖特著

菲茨杰拉德小说选

〔美〕菲茨杰拉德著

喧哗与骚动

〔美〕威廉·福克纳著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

〔英〕曼斯菲尔德著

城堡

〔英〕阿·约·克罗宁著

刀锋

〔英〕毛姆著

雪国

〔日〕川端康成著

缩影

〔日〕德田秋声著

伪币制造者

〔法〕纪德著

蒂博一家（上、中、下卷）

〔法〕马丁·杜·加尔著

告别

〔德〕约翰内斯·贝歇尔著

在轮下

〔德〕赫·黑塞著

莱尼和他们

〔联邦德国〕海因里希·伯尔著

农民（1—4卷）

〔波〕莱蒙特著

旋涡

〔哥伦比亚〕里维拉著

侏儒

〔瑞典〕巴·拉格维斯著

血与沙

〔西班牙〕伊巴涅斯著

无产者安娜

〔捷克斯洛伐克〕奥勃拉赫特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挪威〕温塞特著

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
女主人

张草纫　冯玉律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Сигрид Унсет

КРИСТИН, ДОЧЬ ЛАВРАНСА

ХОЗЯЙКА

本书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ЛЕНИНГРАД 1962 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

第二卷　女 主 人

〔挪威〕温塞特 著

张草纫　冯玉律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译文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15.375 插页 5　字数 344,000
1988 年 6 月第 1 版　198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7,000 册

ISBN 7-5327-0383-5/I·185

定价：5.05元

目　　次

第 一 部

罪恶的果实



1

圣西蒙日前一天的傍晚，彼得之子波尔德的一艘帆船在比尔格西的沙滩上靠岸。尼达尔岛修道院①院长奥拉甫亲自骑马到岸边来迎接他的亲戚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并对他的年轻妻子来到这里表示祝贺。院长邀请新婚夫妇到他那里去作客，在维格过夜。

埃尔伦扶着一个脸色异常苍白的妇女沿跳板上岸——克里斯丁感到身体很不舒服。院长风趣地谈起了海上航行的劳累。埃尔伦大笑起来，说，他的妻子大概想赶紧躺到固定在房间墙壁上的床铺上睡觉了。克里斯丁竭力装出笑容，可是心里却在想，要是按自己的心意，以后再也不乘船了。埃尔伦一走近她身边，她就想呕吐——埃尔伦身上散发出船和海的浓烈气味，他的头发被咸水浸湿了，完全粘在一起，一绺绺地耷拉着。他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他简直高兴得陶醉了。波尔德大人脸上一直带着笑容；在他生长的苗列地区，男孩子们是整天不离开船的，从清早到深夜，总是驾着帆船或划着小船航行。当然，埃尔伦和波尔德大人都有点儿怜惜克里斯丁，不过她觉得还是不够——她实在太难受了。他们一再说，只消对航行习惯了，就不会晕船。可是几天来她感到同样的不好受。

甚至次日早晨她骑马经过一些村落的时候，她觉得好象仍旧在海上漂浮。道路沿着陡峭的大泥土岗起伏，如果克里斯丁

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林木蓊郁的远山上固定的一点看，那么周围的整个地面仿佛在她的脚底下往后退，不断地涌起波涛，扑向冬天早晨晴朗、蔚蓝的天空。

埃尔伦的许许多多朋友和邻居早晨到维格来，伴送新婚夫妇回家，因此他们被一大批随从人员簇拥着。土地在马蹄下发出琤琤的声音——由于霜冻，地面象铁板一样坚硬。人和马嘴里喷出一团团热气。马身上，男人的头发和毛皮衣服上都披着霜。埃尔伦的头发跟院长的头发一样灰白。由于早晨喝了点儿酒，被刺人的寒风一吹，他满面通红。今天他穿着结婚礼服，显得十分年轻、愉快，容光焕发。他在自己的宾客之间策马前行，一边笑一边同他们高声答话，在他的柔和悦耳的嗓音中洋溢着快乐和淘气。

由于心中交织着忧伤、柔情和害怕，克里斯丁的心开始奇怪地颤栗起来。航海上岸以后，她仍然感到身体不舒服，加上现在她一吃东西，哪怕吃很少一点东西，胃里就感到灼热难受。她身上感到非常寒冷，而内心却怀着对埃尔伦的一团闷气，由于埃尔伦是这样的无忧无虑……现在她看到，埃尔伦带着一种盲目的骄傲和溢于言表的欢乐把她作为自己的妻子带回家去，她内心毕竟萌发了痛苦的后悔。由于对埃尔伦的怜悯，她胸中隐隐作痛。她后悔，当时她自己一意孤行，夏天埃尔伦在她家里的时候没有告诉埃尔伦，他们的婚礼完全不适宜于大事张扬。那时她是想让埃尔伦自己明白——由于他们自己所干的事，他们无法摆脱屈辱。

……除此以外，她还怕父亲知道。她本来认为，一旦喝过

---

① 尼达尔岛修道院在尼达洛斯市附近的小岛上。

喜酒，他们就远走高飞，她在短时期内将不会再看见自己故乡的谷地……那时候关于她的一切议论将会永远停止。

现在她看到，一切都要糟糕得多。的确，埃尔伦曾经说过，他们回到家里后，他要在侯萨村安排一次盛大的宴会，可是当时她压根儿没有想到，这无异是请喝第二次喜酒。而这里的宾客，是她和埃尔伦以后要同他们一起长期生活的人，因此必须博得他们的尊敬和友谊。埃尔伦这些年来的狂妄行为和不幸，都是他们亲眼目睹的。现在他自己相信，他们对他的看法在慢慢变好了，他将取得按其出身和财产应得的地位。可是现在，一旦人们发现他对自己的未婚妻犯了罪，他将成为全区的笑柄……

院长从马背上弯下身子，对克里斯丁说：

“你为什么这样愁眉不展，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晕船后还没有恢复过来吗？还是在想妈妈？”

“是的，大人，我在想妈妈，”克里斯丁低声说。

他们就这样到了斯凯温①。他们在林木蓊郁的高高的山坡上前进。他们脚下的谷地深处是一个阔叶树林，由于披着霜，显得一片雪白，毛茸茸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在远远的低地上有一个小湖，微微现出蔚蓝色。后来他们走出枞树林，埃尔伦伸出手指着说：

“看，克里斯丁，这就是侯萨村！但愿你在那里长久地过快乐的日子，我的妻子！”他用激动的口吻说。

他们面前伸展着一片由于盖着霜而显得白皑皑的广阔田

① 斯凯温是特隆赫姆郡的一个区，在尼达洛斯市附近，埃尔伦的庄园侯萨村就在那里。

地。庄园坐落在山坡的中部，仿佛安置在一个庞大的架子上似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白石的小礼拜堂，礼拜堂正南面是一排房子。房子很多，很大，排烟气窗里冒出一团团烟。钟声响起来了，人们象潮水一般从庄园里涌出来，高声欢呼迎接。迎亲车队中的年轻人把兵器相互敲击着——迎亲车队欢欣鼓舞地进入新郎的庄园。

他们在礼拜堂前面站住了。埃尔伦扶新娘子下马，搀着她的手进门，门口站着大批出来迎接他们的神父和执事。礼拜堂里寒气彻骨，阳光从一些半圆形的小窗里透进来，使上敞廊里点燃的蜡烛暗淡无光。

埃尔伦放下克里斯丁的手，走向男宾席，克里斯丁走到一群衣着华丽的陌生妇女中间，这时她感到爽然若失，十分害怕。祈祷仪式严肃隆重。克里斯丁冻僵了，她试图减轻自己心上的负担，使自己的心面向上天的时候，她觉得自己的祈祷象轻风似的又飘回到自己身边。她想，今天是西蒙日，是被她背弃的那个人的庇护者的纪念日，这也许是不祥之兆。

从礼拜堂里出来，大家鱼贯地向庄园走去；走在前面的是几个神父，然后是手搀着手的克里斯丁和埃尔伦，最后是一对对的宾客。克里斯丁无法打起精神来把庄园细看一番。院子又长又窄，房屋分列在南北两边。屋子很大，一幢幢紧接在一起，看样子很破旧和荒废。

一行人众在起居室门前站住，神父在门上洒了圣水。然后埃尔伦带领克里斯丁穿过阴暗的穿堂。穿堂右面的门打开了，射来一片耀目的亮光。克里斯丁在门楣下弯下身子，同埃尔伦一起走进了他的房间。

克里斯丁无论在哪一家的起居室里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大的房间。房间中央的地板上砌着一个炉子，炉子极长，需要在两头烧火。房间非常宽大，画栋雕梁——克里斯丁觉得这不象是庄园的房间，倒象是礼拜堂或宫殿。房间里地板铺高的一端，沿东边短的一面墙壁，当中有一排长凳，这是主人和贵宾的席位，两侧的柱子之间是一些四面密不通风的床。

房间里点着许许多多蜡烛——在被珍贵的高脚酒杯和盆子压得弯弯的几张桌子上，在固定在墙上的大烛台上，都点着蜡烛。按照古老的风俗习惯，在张挂在墙上的壁毯之间悬着盾牌和兵器。主人的席位后面的墙上张挂着丝绒帷幕，一个人正在把埃尔伦的刻着金花的宝剑和画着一头举起前腿的红狮的白色盾牌挂到墙上。

仆人和使女们接过宾客脱下的外衣。埃尔伦搀着妻子的手，把她带到炉子前面。宾客们在他们背后围成半圈。一个满脸和气的胖女人抢上一步，整了整克里斯丁头上的在斗篷下有点揉皱的麻布头巾。她退回到自己原先站着的地方，向新婚夫妇点了点头，微微一笑。埃尔伦也含笑点头作答，并向妻子瞥了一眼。这当儿他的脸容显得非常漂亮！克里斯丁又感到心情沮丧——她非常可怜埃尔伦。她知道：埃尔伦看着她站在这里，站在他的房间里，头上包着雪白的、长长的麻布头巾，直拖到鲜红的结婚礼服上，此时此刻埃尔伦心里在想些什么。今天早晨克里斯丁不得不用长长的织带把自己的腹部绑得紧紧的，再穿上连衫裙，以便使连衫裙穿在身上比较合身。还在脸上擦了一层奥斯希德夫人赠送给她的胭脂。装扮好以后，克里斯丁感到又气忿，又伤心，因为在她整个属于埃尔伦以后，埃尔伦现在并不经常看她，以致于至今还懵然无知！现在她痛苦地后悔自己当

时没有对埃尔伦明说。

新婚夫妇手搀手站着，神父们在整个房间里走了一圈，向屋子、炉子、床铺和桌子画十字。

接着，一个使女把家中的钥匙交给埃尔伦。埃尔伦把重重的一串钥匙系在克里斯丁的腰带上——这时可以看出，他心里真想马上吻吻妻子。一个男人端来一只用几个金环箍着的大角杯。埃尔伦把角杯凑到嘴唇上，为克里斯丁的健康而干杯。

“欢迎你到自己的家里来，女主人！”

她与丈夫一起喝着葡萄酒，然后把剩酒泼到炉火上，客人们叫着，笑着。

接着开始奏乐，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带妻子坐上主人的席位，贺喜的宾客也各自入席。

到第三天，宾客们开始纷纷离去，直到第五天傍晚，最后一批客人才离开。于是克里斯丁和丈夫单独留在侯萨村。

克里斯丁的第一件事情是吩咐仆人们把床上的一切东西都取下来，把床和周围的墙壁用碱水洗一洗，把干草拿出去烧掉。然后吩咐在床上铺上新的干草，再铺上她随身带来的床单。这工作一直干到晚上很晚的时候才结束。克里斯丁还吩咐把庄园里所有的床都这样办，把所有的毛皮毯子放在澡堂里蒸煮——使女们必须一清早马上就干起来，而且要努力地干，以便在节日前把工作都搞好。埃尔伦摇头直笑：妻子原来是这样的！不过他感到很不好意思。

第一夜克里斯丁几乎没有睡，虽然神父们已经对她的床画过十字。枕头上有绸缎的枕套，床上铺的是麻布床单，最好的毯子和毛皮，可是下面是腐烂的脏干草，干草上面的褥子和上面盖的华丽的黑熊皮里都是虱子。

这几天里克里斯丁已经看到了许多！挂在墙壁上的珍贵壁毯后面，圆木墙上的烟子和污泥都没有洗去。筵席上端来非常丰盛的食品，但许多是变质的，而且做得很差。要在炉子里生火，只得取新砍下来的潮湿的木柴，这种木柴无论怎样烧不起来，弄得满房间都是烟。

第二天克里斯丁同埃尔伦在庄园里巡视了一圈，她看到到处是一片荒废败落的景象。到接待宾客的工作结束的时候，所有的贮藏室和板棚里都会荡然无存。放面粉的粮囤几乎已经看得见底了。克里斯丁无法明白，埃尔伦怎样用他所储存的这么一点干草和稻草来饲养所有的马和大量的牛。叶饲料大概连喂羊还不够。

然而在一个阁楼里却堆了半房间从未用过的亚麻——大概多年收获的大部分都存放在这里。后来又看见一个板棚，里面堆满了没有清洗过的发臭的陈年羊毛，一部分放在口袋里，一部分散乱地堆在那里。克里斯丁抓起一把羊毛，里面象下雨似地落下棕色的小卵：羊毛里已经生虫子了。

那些牲口也很可怜，饿得羸弱不堪，浑身是虱子和痂——克里斯丁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一下子看到过这么多羸弱的牲口。只有马匹很健壮，喂养得很好。可是也没有一匹能同哥德斯温或花骢王(她父亲现在的坐骑)相比。父亲赠送给她、现在被她带到这里来的小花骢，是侯萨村马厩里最骏的一匹马。克里斯丁走到它身边，不由自主地抱住它的脖子，把脸颊贴在马头上。这里的一些达官贵人看过这匹马，夸赞它粗壮的腿，凸出的胸部，长长的脖子，小小的脑袋和宽大的臀部。金萨尔庄园的一个老人指天骂鬼地说，把这样一匹好马骟掉真是罪过——它可以成为一匹多好的战马！于是克里斯丁又把它的父亲花骢

王稍稍夸赞了几句。那匹马要强壮威武得多，没有一匹公马赶得上它。因为克里斯丁的父亲经常让它去同全区的，直至索根的名马比赛。劳伦斯给这两匹马取了出色的名字——花骢王和小花骢，因为它们的毛色是金黄的，象闪亮的金子，仿佛在身上画着一个个赤金的圆圈。花骢王的母亲有一年夏天从马厩里逃到山里去，大家都以为它被熊咬死了，可是它在晚秋时回到了庄园里。一年后这匹牝马生下了一匹小公马，当然不是从山岩这边①的人家的公马怀胎的。因此这匹小公马被用硫磺和稻谷熏过，而那匹牝马，为了保证安全起见，被劳伦斯赠送给礼拜堂里。可是小公马却长得非常神骏，现在劳伦斯常说，他宁可失去自己的一半家产，也不愿意失去花骢王。

埃尔伦放声大笑说：

"克里斯丁，你向来不爱讲话，可是一讲起父亲，话就多了！"

克里斯丁顿时默然不语。她回想起她和埃尔伦临行前父亲扶她骑上马背时父亲的脸容。父亲竭力装出愉快的样子，因为他们周围围绕着许多人，可是克里斯丁看到了父亲的眼睛。父亲在克里斯丁肩膀上抚摩了一下，临别时还执住她的手。而她那时却更多地想着能够离开家里是多么的好。但现在她觉得，不管她在世界上活多久，只要她回想起那时候父亲的眼睛，她的心就象被烈火烧炙一样难受。

这样，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就在自己家中管起家务来。早晨她一听到鸡啼就起身，不顾埃尔伦反对，装出要强迫她睡在被

---

① 山岩这边指人世，山岩那边指山岩内部。按照挪威迷信，那里居住着威力无比的巨人耶东或特罗利。

窝里的样子——谁也不巴望新娘子天还没亮就在院子里奔忙！

克里斯丁看到这里的一切都荒废了，需要她插手的事情很多，她心中产生了一个明确而坚定的思想：尽管她为了到这里来在自己心中担着罪恶，但是象这里那样暴殄天物也是罪过的。让那些在她以前经管的人，以及糟蹋埃尔伦财产的人都感到羞惭吧！最近两年来，侯萨村没有人认真管理。埃尔伦本人在这段时间里经常离家外出，除此以外，他对治理家产也很少考虑。因此，在遥远教区的那些管家经常欺骗他（克里斯丁对这一点很清楚），也是不足为奇的。而侯萨村的仆人和使女们经常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或者拨一拨动一动。克里斯丁现在要重新把一切都整顿得有条不紊，可并不容易。

有一回，她同埃尔伦的心腹仆人哈耳多之子乌耳夫谈起这件事。趁现在还没有开始宰杀牲口准备过冬的时候，就应当把谷物脱粒工作，至少是庄园里的谷物脱粒工作搞结束，况且剩下未脱粒的谷物也并不多。乌耳夫说：

"你知道，克里斯丁，我不是庄园里干活的佣工。我和哈夫图尔是埃尔伦的侍从，我对农活已经不大懂了。"

"这我知道，"女主人回答。"可是你看到吗，乌耳夫，冬天我在这里经管可并不容易，因为在这里北方，我新来乍到，对家里的这些人也不熟悉。如果你肯帮助我，给我出出主意，那就好了。"

"我明白，克里斯丁，冬天你将会很困难，"这个仆人带着微笑看着她说。每当他同克里斯丁或埃尔伦讲话的时候，经常带着这种奇怪的微笑。他笑得有点放肆，带一点嘲弄的意味，不过在他的行动中毕竟可以感觉到他的善意和对克里斯丁的某种尊敬。况且克里斯丁觉得，即使乌耳夫对她比较随便，不合乎

自己的身份，她也没有理由感到屈辱。是她自己和埃尔伦使这个仆人成了他们不光彩的放浪行为的参与者。克里斯丁明白，乌耳夫还知道她目前处于何种状态。因此对他的态度必须忍耐。除此以外，克里斯丁看到埃尔伦对乌耳夫很放任，而乌耳夫却对自己的主人并不特别尊敬。他们从小就是好朋友。乌耳夫生于苗列，他的父亲是一个小农民，住在彼得之子波尔德的庄园附近。乌耳夫对埃尔伦一直是熟不拘礼的，现在对克里斯丁也熟不拘礼——不过这里北方的居民出言吐语一般都不大拘礼，要比她家乡随便得多。

哈耳多之子乌耳夫是一个相当英俊的男人，高高的身材，黑黝黝的脸，有一双美丽的眼睛，不过言语粗鲁，不知分寸。克里斯丁听庄园里的使女们谈起他的一些丑事：他每到城里，经常喝得酩酊大醉，胡作非为，在港口的妓院里寻花问柳，可是在家里，在侯萨村，他是个最可信赖的人——最明智、最有头脑、最热心工作的人。克里斯丁对他颇有好感。

“庄园里搞成这副样子，任何一个妇女到这里来都不会轻松，”乌耳夫又说。“不过我还是认为，克里斯丁，我的女主人，你比大多数妇女更能胜任。你不是那种只会唉声叹气、哭哭啼啼的人，你会考虑怎样亲自为自己的子孙后代保全家产，因为再没有别人关心这件事情。你可以信赖我，这你知道得很清楚。我将尽我的才能来帮助你。你应当记住，我不习惯干农活。但如果你找我商量，允许我向你提出建议，那么我们一定能想法把这个冬天对付过去。”

克里斯丁向乌耳夫道谢了几句，走进屋子。

由于恐惧和不安，克里斯丁心里很沉重，但她试图靠工作

来忘掉这一切。她对埃尔伦有一点不明白：看来，他至今还什么都没有看出来！但更为糟糕的是，她没有感觉到腹中的孩子的生命。她知道，满二十星期以后孩子应当蠕动了，而现在已经超过这个期限三星期。夜里她躺在床上，感觉到这个负担在长大，变得越来越沉重，但仍旧象是石头似的，没有生命的。她眼前浮现出一幕幕她过去听到过的关于孩子的图景。有的孩子生下来就是瘫痪的，筋肉僵硬的，有的胎儿出世时没有手和脚，仅仅略具人形。在她紧闭着的眼睛前面闪过一幅幅可怕的畸形婴儿的图像，一幅比一幅更加可怕。在她家乡的谷地南部，在利斯塔德，有一家人家生下一个孩子——现在他大概已经长大成人了。克里斯丁的父亲看见过他，但从来也不愿谈起关于他的情况。克里斯丁看到，有人提起这一点，父亲就会感到恶心。这孩子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啊，不！圣奥拉甫啊，为我祈祷吧！……必须坚信圣王的仁慈，因为她是把自己的孩子托付圣王庇护的。她将耐心地为自己的罪孽而忍受痛苦，为自己的孩子而全心全意地祈求得到帮助和仁慈。可能是魔鬼在用这些丑恶的幻象迷惑她，使她陷于绝望……每到夜里总是很难受的。如果她的孩子没有手或没有脚，如果孩子是瘫痪的，那么母亲感觉不到他的生命的征兆，这是完全可能的！……埃尔伦睡眼朦胧中看到妻子不安地躺着，紧紧地拥抱住她，把脸贴在她下巴底下的脖子上。

可是在白天，克里斯丁显得若无其事。每天早晨穿衣服的时候，她努力当心地掩饰着，不让仆人和使女发现她已经怀着孩子，尽管这维持不了多久。

在侯萨村已经成为习惯，一吃过晚饭所有的仆人都各自回到睡觉的屋子里去。因此就只剩下克里斯丁和埃尔伦两人留在

大房间里。总的说来，在这个庄园里，一切方面都还保留着由男女奴隶从事家务劳动的古老时代的习惯。房间里没有固定在地板上的桌子，每天早晨和晚上，人们把大桌板搁在三脚架上，一起吃饭，吃过饭后，又把它悬挂在墙上。其余的几顿，人们取了食物带到自己的长凳上去吃。克里斯丁知道，这是过去的风俗习惯。可是在当今的时代很难找到男人来侍候开饭，大家都只能满足于让使女来做家务工作，这样的风俗习惯已经不再适宜了：妇女不愿意费尽气力去搬那些沉重的桌子，以致损害自己的健康。克里斯丁回想起母亲曾经说过，在她才八岁的时候，顺德村就已经开始使用固定的桌子，妇女们认为这种新措施十分有益。现在她们再也不需要带着各种针线活回到各自的卧室里去做，可以坐在大房间里裁剪，而且大房间里布置得很华丽：烛台上点着蜡烛，桌子上经常陈设着精美的器皿。克里斯丁心里想：到夏天她请求埃尔伦在北面长的一边墙壁旁边放一张桌子。

她娘家是这样的，父亲的座位设在桌子的一端，而几张床放在靠穿堂的墙壁旁边。在家里，她母亲坐在房间里最高的一边的靠边的长凳上，以便于走动，并且随时照看着上菜的情况。只有在请客的时候，拉根弗丽德才坐在主人身旁。但在这里，主人的座位设在靠东墙的中间，而且埃尔伦希望克里斯丁经常和他一起坐在那里。在她娘家，每逢教士到约栾寨来，父亲经常邀请他们坐在贵宾席上，在他们饮食的时候，他和拉根弗丽德亲自侍候。可埃尔伦并不这样，除非客人有很高的封号。他不大喜欢神父和修士：他认为交这样的朋友很费钱！克里斯丁不能不想到，当人们抱怨教士贪财的时候，父亲和艾利克神父经常说：每个人都忘记了自己作孽的享受也得付钱。

克里斯丁询问埃尔伦，在旧时代这里侯萨村是怎样生活的。但埃尔伦在这方面所知道的情况，却少得令人吃惊。如果他没有记错的话，他曾经听说过这样那样的事情，可是却什么也不能好好地回忆起来。这块采地原先是斯库累国王拥有的，这里的屋宇也是他建造的，据说，他曾经打算在把莱因庄园赠送给女修道院以后，把侯萨村作为自己主要的庄园。埃尔伦为自己的家族起源于经常被称为国王的公爵①和尼古拉乌斯主教而感到非常自豪。那位主教是他的祖父主教之子蒙南的父亲。可是克里斯丁觉得，埃尔伦对这些人的事迹知道得也并不比她本人听父亲讲述而知道的情况多。她娘家不是这样的。不管她父亲还是母亲，都从不夸耀自己祖先的权力和荣誉。不过他们经常提起自己的祖先，指出他们所知道的关于祖先的一切好事，作为应当仿效的好榜样，也讲述祖先所犯的错误和由此产生的恶果，作为警戒。他们还知道关于老伊瓦尔·耶斯林的趣闻及其与斯韦尔雷国王的仇隙，关于伊瓦尔·普罗甫斯特的便捷应对，关于霍瓦尔德·耶斯林的异常肥胖，关于小伊瓦尔·耶斯林在打猎方面希有的成功。劳伦斯还讲述自己祖父的哥哥从弗列特修道院拐走瑞典郡主的故事②，讲自己的祖父瑞典骑士凯提耳，讲自己的祖母森纳之女兰波尔，她在西盖乌特兰经常想家，有一次在苏耳贝格自己哥哥家中作客，骑马在维纳湖上走，掉进了冰窟窿里③。他还讲述自己父亲的战功，以及他父亲失去原

---

① 斯库累公爵和尼古拉乌斯主教一起领导贵族党（牧杖党）。斯库累曾觊觎国王的称号，但是没有得到正式承认。主教之子蒙南，以及他的儿子尼古拉乌斯，也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

② 劳伦蒂乌斯监法官从弗列特修道院抢走瑞典郡主的故事，在许多古代历史传说和歌谣中都有记载。

③ 这几个地方都在瑞典。

配的年轻妻子西哥尔德之女克里斯丁时的无比悲痛，西哥尔德之女克里斯丁是在生劳伦斯时因难产而死的。他还在书籍上看到自己的曾祖母斯乔弗台的圣埃琳夫人的事迹，圣埃琳有幸为天主而被折磨致死。父亲常常说，他和克里斯丁应当去朝谒这位神圣的寡妇的坟墓。但一直没有去成。

克里斯丁在恐惧和绝望之下，试图向这位同她有血统关系的圣女祈祷。她祈求圣埃琳保佑她的孩子，频频地吻着父亲赠送给她的十字架，在这个十字架里保藏着一小块这位圣女的盖尸布。可是自从克里斯丁使自己家族的名誉受到损害以后，她有点害怕圣埃琳。当她祈求圣奥拉甫和圣托马斯庇护的时候，她经常感觉到，她的祈求会传到他们灵敏的耳中和他们慈悲为怀的心中。她父亲敬爱这两位正直的受难者超过其他所有的圣徒，甚至超过圣劳伦蒂，虽然父亲是按照这位圣徒的名字取名的，而且经常在夏末庆贺他的节日，用盛大的宴会和慷慨的施舍来纪念他。圣托马斯是父亲在博胡斯城下受伤的时候亲身梦见过的。没有人能用言语形容这位圣徒的模样是多么的慈祥和可敬，况且劳伦斯自己也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不停地重复着："主啊！主啊！"可是这位四周环绕着灵光的主教慈祥地摸了摸劳伦斯的伤口，许诺他能够活下来，恢复健康，重新看到妻子和女儿，正象他所祈求的那样。而在这以前谁也不相信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能活到黎明。

"是的，"埃尔伦说，"人们各有各的说法。我身上可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而且大概也不会发生，因为我不象劳伦斯，我并不笃信宗教！"

后来克里斯丁问埃尔伦，他们来到侯萨村的时候，参加宴会的是哪些人。埃尔伦对这些人也说不出什么名堂来。使克里

斯丁感到诧异的是，她的丈夫不象当地的居民。这里的人大多长得很漂亮，浅色的头发，嫣红的脸颊，圆圆的、轮廓分明的脑袋，强壮的体格，气力很大，许多老人异常肥胖。埃尔伦置身于自己的宾客之中仿佛是鸡群之鹤。他比大多数男人高出一个头，身材匀称而消瘦，四肢细长，头发乌黑，象蚕丝一样柔软，皮肤黝黑而无血色，可是在墨黑的眉毛和浓密的黑睑毛下有一双浅蓝色的眼睛。他的前额高而窄，太阳穴有点凹进去，鼻子稍大，嘴巴嫌小，对男人来说，就过于微小了。但埃尔伦毕竟是英俊的！克里斯丁没有看到过哪一个男人有他一半英俊，甚至他那低沉的、柔和的嗓音也不象其他男人的声音那样粗重。

埃尔伦哈哈大笑说，他的家族并不起源于本地，只有他的曾祖母斯库累之女拉根丽德除外。人们都说他很象自己的外祖父斯库格赫姆的埃尔伦之子盖乌提。克里斯丁问他，关于外祖父他知道些什么？结果他几乎什么也不知道。

有一天晚上，埃尔伦和克里斯丁正在脱衣服。埃尔伦解不开鞋带，就把鞋带割断。小刀子一滑，割破了自己的手。他流了许多血，破口大骂。克里斯丁从自己箱子里取出一小块麻布。她身上只穿一件衬裙。她替埃尔伦包扎伤口的当儿，埃尔伦用没有受伤的那只手搂住妻子的身躯。

突然他吃惊地、惶惑地看了看妻子的脸，涨得满面通红。克里斯丁低下了头。

埃尔伦把手缩了回去。克里斯丁慢慢地从他身边走开，爬到床上去的时候，他一句话也没说。克里斯丁的心跳得很厉害。她偶尔偷眼看看丈夫。丈夫转过身去，背对着她，慢慢地脱去

一件件衣服。然后走到床边躺下。

克里斯丁等待他说话。她焦急地等待着，有时几乎连心脏都停止了跳动，而只是在胸中微微地颤抖。

可是埃尔伦一句话也没说。也不把妻子拉到自己的怀里。

最后他迟疑不决地把一只手按在妻子胸部，把下巴贴在她的肩膀上，贴得这样紧，以致象针一般的须根刺入克里斯丁的肌肤。由于他仍旧什么也没说，克里斯丁转过身去，面壁而卧。

她仿佛在往什么地方深深地陷下去。现在埃尔伦知道了，在这一段漫长的、困难的时期里克里斯丁怀着他的孩子，可是他竟没有一句话要对她说。克里斯丁在黑暗中咬紧牙关。她不会央求埃尔伦——如果埃尔伦愿意保持沉默，她也会保持沉默，哪怕一直保持到孩子生下来的一天。她心中充满气忿。她象死人一样静静地靠墙躺着。埃尔伦也在黑暗中静静地躺着。他们就这样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躺着，两个人都知道对方并没有睡着。最后克里斯丁听到他均匀的鼻息，知道他微微入睡了。于是她忍不住让眼泪不断地淌下来——由于痛苦，由于委屈，由于羞惭。她觉得，在这件事情上她永远不会宽恕埃尔伦。

埃尔伦和克里斯丁这样过了三天。"他象是一条全身淋湿的狗，"年轻的妻子心里想。她由于愤怒而有时感到发热，有时感到发冷。她看到丈夫用试探的目光偷偷地看她，但当她转过头去看他时，又急忙把眼睛移开，她气得要发疯了。

第四天早晨克里斯丁坐在房间里，埃尔伦走进门来，身上穿着骑马的服装。他说，他要到西边麦达耳村去。他问克里斯

丁是否愿意和他一起骑马去看看庄园——这个庄园是属于克里斯丁的，是丈夫作为结婚礼物赠送给她的。克里斯丁回答说："好的。"于是埃尔伦亲自帮她穿上毛皮靴子和黑色的有袖斗篷，扣上银扣环。

院子里有四匹备上鞍子的马，可是埃尔伦说，哈夫图尔和埃吉耳可以留在家里帮忙搞脱粒工作。然后他亲自扶妻子坐上马鞍。克里斯丁明白，现在埃尔伦打算谈他们之间没有说出的事情了。然而，他们慢慢地往南走向树林的时候，他仍旧什么也没有说。

屠宰牲口的月份早已开始了，可是在这一带还没有下雪。天气清爽而美好：太阳刚刚升起，阳光闪闪，照着地面和树木上的白霜，泛出金黄色。克里斯丁和埃尔伦在侯萨村的田地中策马前行。克里斯丁看到，播种的土地和收割过的土地不多，大多是荒地和荒废的草地，这些草地已经变成土墩，上面长满着青苔和赤杨树苗。她说了这一层意思。

丈夫随随便便地说：

"克里斯丁，你对农务和管理财产是很在行的，难道你不知道吗？在商业城市近郊种植庄稼是不合算的：用油和羊毛去向外地来的商人交换谷物和面粉，收益要多得多……"

"那么你就应该把你堆在阁楼里早已烂掉的一切东西去交换，"克里斯丁说。"我知道的是：法律规定，每一个租赁耕地的人，应该把四分之三的土地播种，让四分之一的土地休耕。地主的领地不应该搞得比分成农民的庄园差。我父亲经常这样说。"

埃尔伦笑起来了，回答说：

"我从来不问在这方面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只要我能得到我

应得的一切，我的农民可以在自己的庄园里随便怎样干活，而我是照我喜欢的和我认为最好的方式管理我的侯萨村的。”

“那么，你是想比我们的祖先，比颁布这些法律的圣奥拉甫和马格努斯国王更聪明吗？”克里斯丁问。

埃尔伦又笑起来了，说：

“我对这一点从来没有考虑过！可是，真见鬼，你对法律了解得多么清楚啊，克里斯丁。”

“我对这方面稍许了解一点，”克里斯丁说。“因为罗普茨寨庄园的西哥尔德到我们家里来的时候，我们晚上坐在家里，父亲经常要求他给我们背诵法律条文。父亲认为，知道一些法律条文对仆人和年轻人都是有益的，因此西哥尔德给我们有时背诵这一章，有时背诵那一章。”

“西哥尔德？……”埃尔伦说。“啊，现在我想起来了！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看见过他。是一个长鼻子、没有牙齿的小老头儿，他痛哭流涕，拍着你的胸部——早晨人们上楼来看我给你裹结婚头巾的时候，他就已经烂醉如泥了……”

“他从什么时候认识我的，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克里斯丁气呼呼地说。“我还是个很小的小姑娘的时候，他经常抱我坐在他膝上，同我玩耍。”

埃尔伦又笑起来了。

“真开心——坐着听这个老头儿齆着鼻子背诵一条又一条的法律条文。是的，劳伦斯在各方面都不象其余的人——可是，人们都说，如果农民熟知国家的法律，马知道自己的气力，那么只能让魔鬼亲自去当骑士了！”

克里斯丁叫喊一声，在马屁股上击了一下。埃尔伦又生气又惊讶地看着妻子纵马从他身边跑开。

突然他用马刺在马身上刺了一下。天啊，那是可以涉水而过的浅滩！可是现在那里不能过去——秋天泥岸塌方了……小花骢听见后面另一匹马追赶它，跑得更加起劲。埃尔伦大惊失色——克里斯丁怎么能从陡坡上跳下去呢！他穿过灌木林从她身旁绕过去，然后在一小段比较平坦的路上拐回来，因此克里斯丁只得把马勒住。埃尔伦走到她身旁的时候，看到她自己也感到有点害怕了。

埃尔伦从马鞍上向妻子弯下身子，响亮地打了她一记耳光——小花骢往旁边一闪，吃了一惊，往后退了几步。

“你活该，”当两匹马安定下来，他们又并辔而行的时候，埃尔伦用颤抖的嗓音说。“你由于愤恨，这样发疯地驱马奔跑！……你吓了我一跳！……”

克里斯丁转过头去，不让他看到自己的脸。埃尔伦后悔打了她，但又一次说：

“是的，你吓了我一跳，克里斯丁。让马这样没命地奔跑！何况眼下……”他用极低的嗓音说。

克里斯丁不回答，也不看着他。可是埃尔伦感觉到，她现在虽然还在生气，但不象刚才他嘲笑她的亲族的时候那样厉害了。埃尔伦对此十分诧异，但他看到，情况确实是这样。

他们来到麦达耳村，一个农民——埃尔伦的租户——出来迎接他们，邀请他们到房间里去。可是埃尔伦表示，他们想先去看看庄园里的房子，于是克里斯丁也跟着走去。

“现在这个庄园归她所有了，她对这种事情比我更在行，斯坦因！”埃尔伦笑着说。又走来几个农民，他们要当见证人——其中有几个人也租埃尔伦的地。

斯坦因是今年迁到庄园里来的，他已经几次请求土地主人来看看，或者派一个代表来看看，他租下这个庄园的时候，庄园里的房子处于怎样的状态。农民们证明，确实没有一幢房子不破漏，有些完全坍倒的房屋，是斯坦因来到这里的时候早已坍倒的。克里斯丁看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庄园，只是荒废了。她明白，斯坦因是个很精明的人，而且埃尔伦对他十分宽容，答应在他把房屋修理好以前，让他少付一点租费。

后来大家走进房间，桌子上已经摆满鲜美的食物和浓烈的啤酒。这个农民的妻子要求克里斯丁原谅她没有出外迎接。她说，她产后还没有去礼拜堂做过赎罪祈祷，因此丈夫不准她走出门口。克里斯丁亲切地同这个女人寒暄了几句，想到摇篮边去看看孩子。这是这一对年轻夫妇的头生子——出生才十二天的男孩，长得又大又结实。

埃尔伦和克里斯丁被带领到贵宾席上；大家坐下来开怀畅饮，吃了很长时间。席面上克里斯丁的话讲得最多。埃尔伦讲得很少，农民们也讲得很少，不过克里斯丁还是觉得他们对她是满意的。

这时孩子醒了。他起初呱呱地哭着，后来拼命啼哭起来，母亲只得把他从摇篮里抱起来，喂他吃奶，以便让他安静下来。克里斯丁向母子俩看了几眼，等孩子吃饱以后，把他从母亲那里接过来，抱在自己怀里。

“你看，丈夫，”她说，“多么漂亮，多么结实的孩子！”

“嗯，嗯，当然，”埃尔伦回答，但一眼也不看他们。

克里斯丁抱着孩子坐了一会儿，然后把他交还给母亲。

“我会派人来送点礼物给你的孩子，阿伦提丝，”克里斯丁说，“因为这是我来到这里北方后抱过的第一个孩子。”

克里斯丁用挑衅的目光盯着丈夫看了一眼，但脸上带着一丝微笑，然后又看了看坐在长凳上的农民。有一两个人稍稍扯动了一下嘴角，不过他们仍旧带着矜持的神色目不斜视。这时有一个很老的老头儿站起来，他已经喝了很多酒。他从盛啤酒的大碗里取出勺子，往桌子上一搁，高高地举起沉重的大碗说：

"女主人，那么让我们来喝酒预祝你下一次抱的孩子是侯萨村未来的主人！"

克里斯丁从座位上站起来，接住沉重的大碗。她先把大碗递给丈夫。埃尔伦只用嘴唇在碗沿上碰了碰，可是克里斯丁却喝了很长时间。

"谢谢你的祝贺，斯库格的约翰，"她带着愉快、亲切的笑容向约翰点点头说，然后把大碗传递下去。

埃尔伦满面通红地坐着，克里斯丁看到，他非常生气。然而克里斯丁自己却感到一种莫名的愉快，她想大声欢笑。不久埃尔伦暗示宴会应该结束了，于是他和克里斯丁踏上归途。

他们默默无言地骑马走了一段路，忽然埃尔伦激忿地说：

"你要让我们的农民知道你嫁过来的时候已经怀了孕，你认为这是必要的吗？……你可以用自己的灵魂去同魔鬼打赌，关于我们的流言蜚语马上会在我们海湾的整个沿岸散布开来……"

起初克里斯丁什么也不回答。她从马头之上直视着正前方，她的脸色非常苍白，使埃尔伦害怕起来。

"只要我活在世界上，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是你一开始对躺在我肚子里面的你的儿子所说的欢迎词！"最后克里斯丁说，但并不看着埃尔伦。

“克里斯丁！”埃尔伦用央求的口吻说。“我的克里斯丁，”由于克里斯丁不回答，也不看着他，他又用哀求的语气唤了一声。“克里斯丁！”

“嗯，我的大人，有什么吩咐？”克里斯丁没有转过头去，用冷淡的、嘲笑的口气问。

埃尔伦大声地骂了一句，声音响得在耳朵里嗡嗡发响，然后他用马刺刺了一下马，向前飞奔而去。但不久他又回来，走到克里斯丁身边。

“刚才，也许我的火气太大了，”他说，“我几乎丢下你走开了。”

“那么很可能，你要等很久很久，才能等我回到侯萨村。”克里斯丁平静地回答。

“你这是什么意思！”丈夫绝望地说。

他们又默默无言地走了一段路。过了一段时间，他们走到一处地方，那里有一条上山的小路。埃尔伦对妻子说：

“让我们走山上的路回家吧，路虽然远一些，但我很想和你一起打这里走。”

克里斯丁心不在焉地点点头。

过了一会儿，埃尔伦说，现在步行比较方便，于是他把两匹马系在树上。

“我和哥恩纽夫曾经在这里山上筑过一个堡垒，”他说。“我很想看看，我们的城堡还剩下些什么……”

他搀着克里斯丁的手。克里斯丁并不避开，不过眼睛一直看着自己的脚。不久他们到了山顶上。在披霜的阔叶树林后面，坐落在他们正对面山坡上的侯萨村倒映在一条小河的河湾里，宏大而壮丽，有石头礼拜堂，许许多多高大的房屋，房屋周围

是一大片耕地，背后是林木茂密的郁郁葱葱的山岭。

“我的母亲经常带着我们到这里来。”埃尔伦低声说。“她经常坐在这里，目不转睛地望着南方的多孚尔山。她在侯萨村感到很苦闷，日夜想离开这里。有时转向北面，望着那边的谷地，看，就是那边一片蓝蓝的地方。这是海湾对岸的群山。她从来也不对庄园的方向看……”

他的声音是柔和的，带着哀求的口吻，然而克里斯丁不同丈夫讲话，也不看着他。于是埃尔伦走开了，用脚踢着地上冻结的石楠。

“不，我和哥恩纽夫的堡垒已经什么也不剩了。的确，从我和哥恩纽夫一起在这里玩耍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许多年……”

他没有听到答话。在他们站着的地方下面一点，刚巧有一个冰冻的小池塘。埃尔伦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把它扔下去。池塘里的冰已经冻到池底，因此石头扔上去，只在黑黝黝的表面留下一个小小的白点。埃尔伦又捡起一块石头，用力扔下去，后来又发疯似地一连扔了几块，终于把冰击得粉碎。这时他看见了妻子的脸：她站着——她的眼睛很阴沉，带着蔑视，——看着他耍孩子脾气，露出嘲笑的神气。

埃尔伦猛地转过身来，这当儿克里斯丁脸色非常苍白，垂下眼睑。她站在那儿，双手向空中摸索着，身体摇摇晃晃，仿佛要倒下去的样子。后来抓住了一棵树的树干。

“克里斯丁……你怎么啦？”埃尔伦害怕地问。克里斯丁并不回答，她站着，似乎在倾听什么。她的目光带着惊讶的，心不在焉的神色。

她又感觉到了。在她的肚子深处有一种象是鱼儿在甩尾巴的感觉。于是整个大地又似乎在她眼前旋转，她感到很不舒服，

浑身疲软无力，不过同过去的感觉有点不大一样。

“你怎么啦？”埃尔伦问。

这是克里斯丁期待已久的……内心怀着巨大的惊恐。可是现在，在他们一整天来相互之间不大和睦的情况下，她不能谈起这一点。于是埃尔伦说：

“是你肚子里的孩子在动吗？”他低声问，并且拍了拍她的肩膀。

这时克里斯丁忘记了自己的一切憎恨，紧贴在孩子的父亲身上，把脸埋在他的胸前。

不久他们下山，走到系着马匹的地方。短促的一天已经临近结束。在他们背后西南方的树梢上，暗红的太阳在寒冷的暮霭中渐渐下坠。

埃尔伦关切地摸了摸马肚带和马鞍子上的扣环，把妻子扶上马背，然后去解下自己骑的马。他摸取塞在腰带里的一副手套，可是只取到一只。于是他就在四周围仔细寻找。

克里斯丁忍不住了，说：

“你别在这里寻找自己的手套了，埃尔伦！”

“即使你对我非常生气，你看见我丢失手套，也该对我说一声啊，”埃尔伦说。这副手套是克里斯丁缝好后同其他结婚礼物一起赠送给他的。

“它是在你打我的时候从你的腰带里掉下去的，”克里斯丁低下头，用极低的声音说。

埃尔伦站在自己骑的那匹马旁边，把一只手搁在鞍鞒上。他的脸色显得很不好意思，很难过。可是接着他哈哈大笑起来：

“克里斯丁，在我向你求婚的时候，我到处奔波，请求自己

的亲戚替我说情，为了能够得到你，我竭力变得和气，好说话，那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你是个多么坏的婆娘！”

克里斯丁也笑起来了。

“那当然！要不然你早就放弃这件事情了……毫无疑问，这对你只会有好处！”

埃尔伦向克里斯丁跨上几步，把一只手搁在她膝盖上。

“愿主帮助我，克里斯丁，难道你什么时候听到我做过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吗？”

他把脸颊贴在克里斯丁的膝盖上，愉快地仰视着妻子的脸。克里斯丁也满面春风，喜溢眉梢，她低下了头，企图不让埃尔伦看见自己的笑容和自己的目光。

埃尔伦抓着她的马的笼头，让自己的马跟在后面走。他护送克里斯丁一直走到山下。每一次他们四目相对的时候，埃尔伦总是露出笑容，克里斯丁却转过头去，不让他看见自己也在笑。

“好了，现在让我们骑马飞奔回家，回到侯萨村去吧，我的克里斯丁，”当他们重新走到大路上的时候，埃尔伦愉快地说。“我们将象两个小偷一样幸福！”

2

圣诞节前夜狂风大作，暴雨如注。不可能乘雪橇，因此埃尔伦和所有的仆人到比尔格西的礼拜堂里去做夜礼拜的时候，克里斯丁只得留在家里。

克里斯丁站在房间门口目送着他们。人们手中执着松枝火把，一片红光照亮了阴暗的古老房屋，在院子里结冰的水洼中

反映出来。风吹着火把的火焰，使它侧向一边。克里斯丁一直站着，直到夜里渐渐静下去的喧哗声听不见。

房间里的桌子上点着蜡烛。晚饭后桌子还没有收拾，杯盘狼藉——盘子里的剩饭，没有吃完的一片片面包，在盛啤酒的大碗中飘来飘去的鱼骨头。留在家里的使女们已经躺到地板上铺着的干草上睡觉了。克里斯丁同几个使女和一个名叫奥恩的老头儿单独留在庄园里。奥恩在埃尔伦祖父生前就在侯萨村干活，现在住在湖边的一幢小房子里，不过白天常常到庄园里来，跑来跑去东看看西摸摸，好象在辛勤地工作。今晚老头儿在桌子旁边睡着了，埃尔伦和乌耳夫笑着把他抬到角落里，让他躺着，在他身上盖了一条破毯子。

在克里斯丁的约栾寨家里，眼下地板上铺着厚厚的芦苇，因为在圣诞节期间，所有的仆人总是一起睡在房间里。而且在上礼拜堂以前，他们总是把节日斋戒前吃剩的一切食物从桌子上端走。然后母亲和使女们把奶油、干酪、一堆堆切得薄薄的精白面包、雪白的肥猪肉和肥美的熏羊腿陈列在桌子上，尽可能布置得十分美观。银制器皿和盛蜂蜜的角杯闪闪发光。父亲亲自把一小桶啤酒端到长凳上。

克里斯丁把自己的圈椅转个向，面对着炉子——她不想看见杯盘狼藉的桌子。一个使女鼾声如雷，听着叫人厌烦。

……埃尔伦身上还有一点是她不喜欢的——埃尔伦在家里吃东西的样子既难看，又邋遢，他经常在盘子里东翻西搅，挑精拣肥，饭前不洗手，在人们吃饭的当儿，还任凭狗爬到自己膝盖上抓东西吃。因此别巴望他的仆人们在吃饭时能象个样子！克里斯丁在娘家的时候，父母教导她吃饭的样子要文雅，不要狼吞虎咽。母亲经常说，人们吃东西的时候，主人不应该催促，

必须让农忙时雇的短工和仆人有充分的时间把饭吃饱。

“哥恩娜！”克里斯丁低声唤一只棕黄色的大母狗，它同一窝小狗躺在炉子的石头边沿旁。这条母狗的模样十分难看，因此埃尔伦就用罗斯沃耳德庄园年老的女主人的名字唤它。

“可怜的家伙！”狗走到克里斯丁身边，把脑袋伸到她的膝盖上，克里斯丁抚摩着狗，喃喃地说。这条狗的背脊象镰刀的刀刃一样薄，奶头几乎挂到地板上。狗崽子们简直把自己的母亲吮空了。

“啊，你这可怜的家伙！”

克里斯丁把脑袋倒在圈椅的靠背上，看着沾满烟灰的屋梁。她感到疲倦了……

的确，她在这里侯萨村度过的这几个月，可并不容易。她和埃尔伦到麦达耳村去的那一天晚上，她同埃尔伦谈了话。那时她明白了，埃尔伦原先认为她在为埃尔伦给她造成的这一切而生气。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到礼拜堂后面树林里去的那个春天的日子，”埃尔伦说，他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出来。“我记得，你要求我不要碰你……”

克里斯丁听他说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本来她心里经常想：许多事情埃尔伦似乎已经忘记了！可是后来埃尔伦说：

“不过我毕竟从来也没有想到，克里斯丁，你竟能这样长久地在内心保持着对我的抱怨，而自己却总是那样的和气和愉快！你大概早就知道你身上发生的变化了。我本来认为你象太阳一样光亮和明朗……”

“唉，埃尔伦！”克里斯丁伤心地说。“你本来就比世界上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我是在一条秘密的道路上行走，并且欺

骗了对我最信任的人……”她很想使埃尔伦明白。“我不知道，亲爱的朋友，你是否记得，在这以前你已经同我发生了那种可能被人认为你的行为很不光彩的事情。可是主和圣母马利亚知道，我对你并不生气，而且并不因此而减少对你的爱……”

埃尔伦的脸色显得很尴尬。

“我本来就是这样想的，”他低声说。“可是你也知道……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努力恢复被我所毁坏的东西。我以前经常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一切最终都会改变，使我能够报答你对我的忠诚和你的耐心等待。”

于是克里斯丁问他：

“你当然听说过我祖父的哥哥同少女宾格塔的婚事，他们违抗她的亲族的意愿，逃出瑞典。主惩罚他们，使他们没有儿女。这几年来你从没有担心主也会这样惩罚我们吗？……”

接着她用颤抖的声音轻轻地对埃尔伦说：

“你可以相信我，我的埃尔伦，今年夏天我刚知道我身上发生了变化的时候，我并不怎样感到高兴。不过我心里还是想，如果你在我们结婚前就死去，那么我在你死去以后能和你的孩子在一起，毕竟要比独自一个人好一些。我还想，如果我因难产而死去，那么让你有一个合法的儿子，能在你离开尘世以后继承你的名位，也毕竟要比没有儿子好一些……”

埃尔伦激动地说：

“我认为，如果我的儿子要以你的生命为代价才能得到，那么这代价太高了。别这么说，克里斯丁。侯萨村对我来说是算不了什么的，”他过了片刻说，“特别是当我知道奥尔姆永远不能继承我的产业以后……”

“你爱她的儿子胜过我的儿子吗？”克里斯丁问。

“你的儿子？……”埃尔伦扑哧一笑。“对于他，我目前只知道他要比应该来到的时间早半年左右来到这个世界上！而对奥尔姆，我已经爱了十二年了……”

过了片刻，克里斯丁问：

“你有时候也想念自己的孩子吗？”

“想念的，”丈夫回答。“以前我经常到厄斯特谷地他们居住的地方去看他们。”

“你现在，在圣诞节，也可以到那里去，”克里斯丁低声说。

“你不会对此感到不满意吗？”埃尔伦高兴地问。

克里斯丁回答说，她认为这是合情合理的。于是埃尔伦又问她，如果他把两个孩子带到自己家里来过圣诞节，她会不会反对。

“将来你反正总得和他们见面。”

克里斯丁又回答说，她认为这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趁埃尔伦不在家里，克里斯丁不停手地忙着做圣诞节的准备工作。处在陌生的仆人和使女中间，现在她感到很苦恼。埃尔伦临走时吩咐两个使女陪伴克里斯丁睡在大房间里，当着她们的面穿衣或脱衣，克里斯丁要非常当心。她还会随时想起，在这个宽大的房间里，在她之前是另外一个女人同埃尔伦一起睡觉的，因此她绝对不能单独睡在里面。

庄园里的使女们，并不比预料的更坏，也并不更好。那些爱惜自己女儿的农民，不愿意把女儿送到庄园里来当使女，因为庄园的主人过去公开同一个淫荡的女人在一起生活，并且让她掌管家务。使女们都很懒，而且不习惯于听女主人使唤。不过其中有几个看到克里斯丁把家里的事情搞得井井有条，还亲

自同她们一起操劳，感到很满意。她们开始爱说话了，看到克里斯丁仔细听她们说话，并且亲切而愉快地回答她们的问话，觉得很高兴。克里斯丁每天出现在仆人们面前，脸色和蔼而安详。她从不责骂任何人，即使哪一个使女不听从她的使唤，她也只当作那个使女只是由于不知道应该怎样做，因此亲切地去指导那个使女，这工作按照她的意思应该怎样做。克里斯丁以前看到她父亲遇到新的雇工们大声咆哮的时候，也经常是这样办的，结果，在约栾寨庄园没有人打算第二次同劳伦斯闹别扭。

这样，这个冬天总算顺利地过去了。以后克里斯丁还可以考虑把她不满意的和屡教不改的女仆解雇。

有一件工作克里斯丁没有办法在这些陌生人的目光注视着的时候做。她只能每天早晨独自一人坐在大房间里给自己的孩子缝衣服——用自己家里织的柔软的呢子做襁褓，用买来的红布和绿布缝束襁褓的带子，用白麻布做受洗时穿的衬衣。她坐着缝衣服的时候，一面感到害怕，同时又对热爱人类的圣灵充满信心，她祈求他们的庇护。的确，孩子在她腹中蠕动，因此她日夜不得安宁。克里斯丁听说过各种各样的怪胎，有的婴儿肚子生在脸上，有的脸部朝对背后，有的脚趾长在脚跟上。于是她眼前浮现出斯韦因的面容，他的半个脸是火红的，因为他的母亲怀孕时看过火灾。

……克里斯丁放下针线活，从桌子后面站起来，跪在圣母马利亚像前面，念了七遍《圣母颂》。埃德文修士说过，圣母每一次听到天使报喜①的话语，哪怕出自一个最卑贱的罪人之口，也会感到高兴的。圣母尤其爱听这样的话："主和你同在，"因此克里斯丁经常连念三遍。

这经常能使她安心一段时间。况且克里斯丁知道，有许多

人，包括男人和女人，他们不大敬爱主和圣母，不遵守戒律，可是她没有看到他们因此而生下有残疾的孩子。主经常是仁慈的，并不因为父母有罪而去惩罚可怜的孩子，尽管他有时必须向人们显示征兆，表明他不容许他们不断作恶。不过，这种征兆不一定会表现在她的孩子身上！……

接着她默默地向圣奥拉甫祈祷。关于圣奥拉甫的事迹，克里斯丁听到过许许多多，因此仿佛觉得在他生前曾同他相识，看到过他遍历各地。圣奥拉甫身材不高，稍稍有点微胖，但仍旧很匀称，容貌英俊，头戴金冠，在金黄的鬈发周围束着闪闪发光的絲带，严肃的、饱经风霜的、富有胆略的脸容，上面长着棕黄色的虬髯。他眼睛里射出深沉的、火热的目光，能洞察所有的人：犯了罪的人，谁也不敢正视他的眼睛。克里斯丁也不敢，只是在他的目光下低着头，不过克里斯丁并不害怕——正象她小时候做了错事，不得不在父亲的目光下低下头来一样。圣奥拉甫看着她——严肃地，但并不生气，——因为她保证要改正自己的生活方式。她满怀热情地向往着能够到尼达洛斯去，跪在圣奥拉甫的墓地旁边。她和埃尔伦到这里来的时候，埃尔伦答应过她，不久他们就到那里去。可是行期推迟了。现在克里斯丁知道，埃尔伦未必愿意同她一起去：他感到羞惭，他害怕人们的风言风语。

---

① 这篇祈祷文中有主的使者所说的话。《新约全书·路加福音》："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马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马利亚因这话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马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有一天傍晚，克里斯丁和仆人们坐在桌子旁边，一个干家务工作的年轻使女说：

“女主人，我想我们还不如现在先缝襁褓和婴孩穿的衣服，以后再把你所说的那块布染色吧？”

克里斯丁装作没有听见，继续讲染色的事情。那个使女又说：

“也许你已经把孩子用的东西从家里带来了？”

克里斯丁微微一笑，又转身同别人讲话了。过了一会儿，她向那个使女迅速地瞥了一眼，那个使女红着脸坐着，害怕地窥视着女主人。克里斯丁又微微一笑，隔着桌子同乌耳夫讲话。于是那个使女放声大哭起来。克里斯丁笑了笑，而使女却越哭越厉害，一把眼泪，一把鼻涕。

“好啦，别这样，弗丽达！”最后克里斯丁平静地说。“你到这里来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成年的姑娘了，别象小孩子一样！”

使女抽抽搭搭地啜泣起来：她不是有心说无礼的话，克里斯丁不应该对她生气。

“我并没有生气，”克里斯丁仍旧笑吟吟地说。“好吧，现在你吃点东西，不要再哭了。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都是主赐予的；他赐予多少，就有多少。”

弗丽达从桌子后面直跳起来，放声痛哭，从房间里跑了出去。

过了片刻，哈耳多之子乌耳夫站着同克里斯丁谈论明天需要做的工作，他突然大笑起来，说：

“埃尔伦应该早十年向你求婚，克里斯丁！这样，现在他的事业在各方面都会好得多。”

“你是这样想的？”克里斯丁仍旧笑吟吟地说。“那时候我才

九岁。你认为埃尔伦能对一个还是孩子的未婚妻等这么多年吗？”

乌耳夫笑着走出去了。

可是一到夜里，克里斯丁感觉到被人遗弃和屈辱，躺在被窝里哭了。

后来，在圣诞节前一星期，埃尔伦回来了，他的儿子奥尔姆也随同父亲一起来了。当埃尔伦把孩子带到克里斯丁面前，叫他向继母问好的时候，克里斯丁心中象被扎了一针似的。

孩子长得非常漂亮。正象她想象中自己怀着的儿子一样。有时候她的心情比较轻松，敢于相信自己的孩子生下来是健康的，不会有残疾，并且想象着孩子将在她膝下渐渐长大，那么孩子的面貌也应该是这样的——这样地象自己的父亲！

也许，奥尔姆的模样看上去比他的年纪要小一点，身体娇弱，但身材很匀称，四肢优美，容貌清秀，脸色有点黝黑，头发乌黑，有一双蓝蓝的大眼睛，一张鲜红、娇小的嘴巴。他彬彬有礼地向继母问了好，不过脸上的表情严肃而冷淡。克里斯丁跟孩子说话的时间并不长，然而她感觉到孩子的目光一直注视着她，不管她做什么事，不管她走到哪里。她知道孩子的目光盯着自己，就感到自己的脚步更加不稳了，身子更加沉重了。

她没有看到埃尔伦同儿子常常讲话，她知道，是孩子自己在避开他。克里斯丁同丈夫谈起了奥尔姆，她说，奥尔姆长得很漂亮，而且看样子很聪明。埃尔伦没有把女儿带来——他认为玛格丽特年纪太小，不适宜在冬季长途跋涉。当克里斯丁问起这小姑娘时，埃尔伦自豪地说，她长得比哥哥更加漂亮，而且要活泼得多。她经常愚弄自己的养父、养母。她有一头金黄

色的鬈发和一双褐色的眼睛。

这样说来，她长得象母亲，克里斯丁心里想，并且不由自主地产生了妒意。如果埃尔伦也象她父亲疼爱她那样疼爱自己的女儿，那会怎样呢？埃尔伦谈到玛格丽特的时候，嗓音中充满柔情和温暖。

克里斯丁站起来，走出屋子。院子里十分黑暗，下着雨，没有月亮和星星。克里斯丁心里想，大概已经快到半夜了。她在穿堂里取了一盏灯，回到房间里，点上火。然后披上斗篷，冒雨走出去。

"看在基督份上，"她喃喃地说，并且画了三次十字，走入夜的黑暗中。

在院子里较远的地方有一幢神父居住的房子，现在空关着。虽然埃尔伦被开除教籍的处分已经撤销，可是侯萨村的家庭礼拜堂里还没有神父。只有奥尔克谷地的一个助理神父时常到这里来做弥撒，而派到这里来的新神父还在国外，同哥恩纽夫硕士在一起：他们是同学。从夏天起就等待着他们回家，可是现在埃尔伦认为他们在明年春末以前不会来到侯萨村。哥恩纽夫年轻时生过肺病，因此他在冬季未必会作长途旅行。

克里斯丁打开门，走进空荡荡的、寒冷的屋子，取了礼拜堂的钥匙。然后站了一会儿。路上很滑，一片漆黑，风雨交作。对她来说，在黑夜里走出屋子，尤其是在圣诞节前夜一切精灵鬼怪出没无常的时刻，真是太危险了。可是没有办法：她必须到礼拜堂里去。

"我要为了万能的主而去，"克里斯丁向着夜间的风雨喃喃地说了一句。她用灯照着脚下的路，小心地把脚踩在冰冻的地

面上露出草丛或石子的地方。在黑暗中，到礼拜堂去的路仿佛很长很长。最后克里斯丁踏上了礼拜堂门前的石板。

礼拜堂里寒气逼人——比院子里雨下要冷得多。克里斯丁走上前去，走到祭坛的拱券跟前，在黑暗中仅能看出的耶稣受难像前面双膝跪下。

克里斯丁作了祈祷，重新站起来，立了一会儿。仿佛她在等待发生什么事情。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这阴暗的、被废弃的礼拜堂里，她既感到寒冷，又感到害怕。

克里斯丁悄悄地走到祭坛前面，照了照圣像。圣像都很旧，很难看，画得非常粗糙。祭坛不过是一块光光的石板——她知道，桌布、书籍和圣器都锁在箱子里。

礼拜堂靠墙有一条长凳。克里斯丁在长凳上坐下，把灯放在地板上。她的斗篷淋湿了，身子也完全湿透，两条腿冻僵了。她试图把腿弯在身子底下，但这样坐着不舒服，而且很痛。于是她把斗篷紧紧地裹在身上，竭力集中思想，想着在那个神圣之夜圣母马利亚在伯利恒生耶稣基督的时刻又要到来了。

Verbum carofactum est et habitavit in nobis…①

克里斯丁回想起艾利克神父淳厚而响亮的声音。还有那个毕生当助祭的老埃乌顿。还有他们家乡的礼拜堂，在那里，克里斯丁常常站在母亲身边，在圣诞节听着神父祈祷。她每年圣诞节都听神父祈祷。克里斯丁试图回忆祈祷的词句，可是她只能回想起自己家乡的礼拜堂和一些熟人的脸。在男宾席，站在最前面的是她父亲。他凝眸瞩望着从上敞廊射来的耀目的烛光。

她家乡的礼拜堂已经不存在了，它已被烧成灰烬了，这简

---

① 拉丁语：一句话变成了现实，和我们在一起……

直是不可思议的。一想到这里，克里斯丁不禁痛哭失声。现在，当所有受洗的人们都欢欣鼓舞地聚集在礼拜堂里的时候，这一夜她却独自一人坐在黑暗中。但必须这样：她不能去参加圣子从纯洁贞节的圣母腹中诞生的庆祝会。

……今年父亲和母亲想必在顺德村度圣诞节。不过那里的小礼拜堂里今天不进行祈祷。克里斯丁知道，顺德村的人们在圣诞节通常到拉达姆的教区礼拜堂里去听神父祈祷。

据她回忆，这是她一生中第一次不参加圣诞祈祷。父母亲第一次带她去参加圣诞祈祷的时候，她大概年纪还很小。她记得，她被放在一个羊皮里子的口袋里，父亲抱着她。夜里天气非常寒冷，他们骑马穿过树林——松枝火炬把亮光洒在积着白雪的沉重的枞树上。父亲的脸是紫红色的，他的风帽的毛皮镶边上覆盖着一层白霜。父亲常常低下头来咬咬她的鼻尖，问她有没有感觉，然后放声大笑，转过头去对母亲大声说，克里斯丁还没有冻掉鼻子。这可能是他们还住在斯库格庄园里的时候——她大概才三岁。那时候她的父母亲还十分年轻。甚至现在，她还能回想起那天夜里母亲讲话的声音——母亲呼唤丈夫，询问孩子的情况，她的声音响亮、快乐，带着笑声。是的，那时候母亲的声音年轻而清脆……

“……伯利恒，用挪威语来解释，是盛产粮食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人们能得到我们借以为生的粮食……”

这是在圣诞节第一天作晚弥撒时艾利克神父站在讲台上用通俗的语言讲解《新约》的教义。

在祈祷间隙的休息时间，人们纷纷走到礼拜堂北墙边的农会的屋子里去。大家都随身带着饮料，传杯畅饮。男人们还顺便到马厩去看看马匹。夏天做夜礼拜的时候，教民们常常聚集在礼

拜堂前面的草地上,在两次祈祷之间的空暇时间,年轻人跳着舞。

"……于是永远有福的圣母马利亚用布把自己的儿子包起来，放在马槽里，……"

克里斯丁把双手紧按着肚子：

"我的儿子，我亲爱的儿子，亲生的儿子！主会看在自己有福的母亲份上而哀怜我们的。圣母马利亚啊，你是苦海中的明星，你是永生的朝霞，帮助我们吧！我的孩子啊，你今天怎么啦，你干吗这样不安定？你在我腹中是否也感觉到我已经完全冻僵了？……"

去年圣诞节，在为伯利恒的婴孩们祈祷安息的时刻，艾利克神父讲述了那些残酷的军人杀害母亲怀抱中的无辜孩子的事情。① 天主把这些孩子挑选出来，让他们站在其余受难的圣徒前面进入天国，以表明天国是这样的。于是艾利克神父抱起一个小孩子，让他站在他们当中。"亲爱的兄弟和姐妹，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断不得进天国。让这一点成为每一个人，每一个为自己的孩子夭折而悲痛的男人和女人的安慰吧……"克里斯丁看到，站在礼拜堂中央的她的父亲和母亲的目光接触了。她把自己的视线移开了，她明白父亲和母亲交换眼色不是为了她……

这是在去年。乌耳希德去世后的第一个圣诞节。啊！……但愿我的孩子别这样！耶稣啊！马利亚啊！让我保全我的儿子吧！……

去年父亲本来不想参加圣司提反日②的赛马，可是最后他

---

① 据《新约全书·马太福音》，犹太王希律闻说耶稣降生在伯利恒，将来要做犹太人之王，便派人将伯利恒城里并四境所有的男孩，凡两岁以内的全部杀尽。

② 八月十六日。

被几个男子汉说服，终于同意了。他们要从他家附近的礼拜堂前的小山岗骑马跑到罗普茨寨庄园附近的河流汇合处。在那里，参加比赛的人们与奥塔谷地的人们会面。克里斯丁回想起父亲骑着他那匹金黄色的骏马疾驰而过：他脚踏马镫，抬起身子，伏在马脖子上，大声叫喊着策马飞奔——其余的骑者都跟在他后面闹哄哄地奔驰。

不过去年他很早就回到家里了，而且没有喝醉酒。通常男人们在这一天回家都很迟，喝得酩酊大醉。因为他们必须挨家挨户去走一圈，为庆祝基督和圣司提反而喝贺酒。司提反是牵希律王的马到约旦河的饮马场时首先看见东方的星星的。这一天甚至还给马饮啤酒，以便使它们变得凶悍猛烈。在圣司提反日农民们还照例表演马戏，一直到晚祷的时刻。这一天，他们除了马匹以外，什么也不考虑，什么也不谈论……

克里斯丁回想起有一年圣诞节在他们约柔寨庄园醵资举办盛大的宴会。父亲答应宾客中的一个神父，当哥德斯温光着背在院子里奔跑的时候，如果神父能制服它，跳上马背，那么就能得到哥德斯温生的一匹小黄骠马。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还在乌耳希德发生不幸以前。母亲抱着小妹妹站在家门口，克里斯丁感到有点儿害怕，拉着母亲的衣服。

神父拼命追赶，抓住马的笼头，纵身跳上马背，他的长袍的衣裾也飘了起来。这匹烈马举起前腿人立起来，神父只得重新把它放走。

“马儿，马儿……站住，马儿，站住，小宝贝！”神父拖长声调叫喊着，象孩子一样跳跳蹦蹦。

父亲和一个老农民拥抱着站在那里，由于高兴，由于喝醉

了酒，他们都满面春风。

也许是神父赢得了那匹黄骠马，或者是劳伦斯毕竟还是把马送给了他，因为克里斯丁记得神父是骑了那匹马离开约栾寨的。这时候大家都已经清醒了。劳伦斯恭恭敬敬地抓住了神父的马镫，神父临别时用三个手指给父亲画了十字。大概这个神父是很受人尊敬的……

是啊，是啊！在她娘家圣诞节经常是很愉快的。后来，化装表演的人们来了。父亲把她驮在背上。父亲的上衣经常是冰凉的，头发是潮湿的。男人们为了使自己的头脑保持清醒，不至于耽误参加晚祷，经常相互用冰凉的井水浇头。妻子看到了大为生气，他们却纵声大笑。父亲拉住她的两只冰冷的小手，把它们贴在自己的前额上，父亲的前额红通通的，象火一样热。这一切都发生在院子里，在傍晚时刻——半轮洁白的新月挂在群山之上的绿盈盈的天空。劳伦斯背着女儿走进房间的时候，把她的脑袋撞在门楣上，克里斯丁额上起了一个大疙瘩。后来父亲抱着克里斯丁坐在桌子旁边，他把自己短剑的剑身压在疙瘩上，喂克里斯丁吃各种好吃的东西，还让克里斯丁从他自己的杯子里喝蜂蜜。圣诞节化装表演的人们在房间里欢腾喧闹，克里斯丁并不感到害怕。

“啊，爸爸，爸爸！……我亲爱的慈父！……”

克里斯丁用双手捂着脸，号啕大哭。啊，要是父亲知道她在这个圣诞之夜是怎样度过的，该多么难受啊！

克里斯丁走回去，穿过院子的时候，看见厨房屋顶上冒出火星。使女们在为已去礼拜堂祈祷的人们准备食物。

大房间里很暗。桌子上的蜡烛燃尽了，炉子里的火也几乎熄灭了。克里斯丁添了些木柴，把火吹旺。这时她看见奥尔姆

坐在她的圈椅里。继母一看见他，他马上站起来。

“这是怎么的？”克里斯丁说。“难道你没有同父亲和其余的人一起到礼拜堂里去吗？”

奥尔姆咽了两口唾液：

“我想，他大概忘记了唤醒我。父亲吩咐我在南墙边的床上躺一会儿。他说，他会唤醒我的……”

“真糟糕，奥尔姆，”克里斯丁说。

孩子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他说：

“我以为你结果还是同大家一起去了。我醒来的时候，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

“我到这里的礼拜堂里去了一会儿，”克里斯丁回答。

“你在圣诞之夜走出屋子，不感到害怕吗？”孩子问。“难道你不知道精灵鬼怪能袭击你，把你拖走吗？”

“不过在今天夜里出来的，大概不仅是精灵鬼怪，”克里斯丁回答。“据说，在圣诞之夜，所有的神灵……我认识一个修士，他已经死了，我希望他现在在天主身边，因为他一直是非常善良的。他讲给我听……你听说过吗，在圣诞之夜，一些动物在自己的畜栏里闲谈？那时候它们会说拉丁语。公鸡大声叫喊：‘Christus natus est！’①不，现在我已经记不完全了。其他的动物问：在哪里，于是山羊咩咩地说：‘在伯利恒，在伯利恒！’绵羊说：‘Eamus, eamus！’②”

奥尔姆不屑地冷笑一声：

“你以为我这样年幼无知，可以用毫无根据的寓言来安慰我吗？你干吗不把我抱在怀里喂我吃奶？……”

---

① 拉丁语：基督降生了！

② 拉丁语：我们去吧，我们去吧！

“我说这些，更主要的是安慰我自己，奥尔姆，”克里斯丁平静地说。“我也很想去参加弥撒……”

现在她对这杯盘狼藉的桌子再也看不下去了。她走过去，把残羹剩菜都扫在木盆里，放在地板上喂狗。然后从长凳下面取出一束羊苔，把桌面干擦了一下。

“奥尔姆，你不想和我一起到储藏室去把面包和腌牛肉端来，然后我们安排节日的筵席吗？”克里斯丁问。

“你为什么不吩咐使女们去做这事情呢？”孩子说。

“在我家里，父亲和母亲是这样教导我的，”克里斯丁回答，“在圣诞节谁也不应该叫别人去做事情，每一个人都必须尽可能自己多做一些。在节日能为别人多做事情的人会感到快乐的。”

“可是你却叫我去做事了！”奥尔姆说。

“这是另一回事：你是主人的儿子。”

奥尔姆拿了灯，于是他们一起穿过院子。在储藏室里，克里斯丁把节日吃的各种食物装了满满的两大木盆。除此以外，她还取了一束大蜡烛。她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孩子说：

“大概，你刚才对我说的一切，都是农民家里的习惯。我听说，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是一个普通庄稼汉。”

“你这是从谁那里听到的？”克里斯丁问。

“从母亲那里，”奥尔姆说。“上次我们住在这里侯萨村的时候，我听到她不止一次对父亲说：你现在该看到，甚至一个普通庄稼汉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你。”

“那时候住在侯萨村想必是很舒服的，”克里斯丁简短地说。

孩子并不回答。他的嘴角颤抖起来。

克里斯丁和奥尔姆把装得满满的木盆端到房间里，克里斯丁把食物摆在桌子上。不过她还得再一次到储藏室去取一些食

物。奥尔姆拿了木盆，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我替你去拿吧，克里斯丁。院子里路很滑。"

克里斯丁走到房门外，一直等到孩子回来。

然后他们一起坐在炉子旁边——克里斯丁坐在圈椅里，孩子坐在她旁边的长凳上。过了片刻，埃尔伦之子奥尔姆低声说：

"我的继母，趁我们在这里坐着，再讲些什么给我听听吧！"

"再讲些？"克里斯丁不动声色地问。

"是的……寓言或者诸如此类的东西……适合于在圣诞之夜讲的，"孩子不好意思地说。

克里斯丁半躺在圈椅的靠背上，两只纤细的手抓住扶手上雕刻的兽头。

"我刚才提到的那个修士还到过英国，他说，那里的一个谷地和村庄里生长一种有刺的灌木，每逢圣诞之夜开花。阿里玛菲的圣约瑟在逃避异教徒迫害的时候把船停靠在那个村庄的岸边，他把自己的手杖插在泥土里，手杖就生根开花了。圣约瑟是第一个把基督教传到不列颠土地上的人。现在我记起来了，那个村庄叫格拉斯顿堡。埃德文修士亲眼看见过这种灌木……在那里，在格拉斯顿堡，有阿尔图尔国王和他的王后的陵墓——关于这位国王的威名，你大概听到过了，他是七个最受尊敬的基督教勇士之一……

"在英国，人们说，基督的十字架是用赤杨木做的。可是我们家里在圣诞节燃烧白蜡木，因为基督的继父圣约瑟替圣母马利亚和婴孩生炉子的时候，是用白蜡木引火的。这是我父亲从埃德文修士那里听到的……"

"可是在这里北方白蜡树很少，"孩子说。"你知道，在古代都

把它做成枪杆了。据我所知，在侯萨村的整个土地上只有一棵白蜡树——就在这里东边的小门旁边，父亲不敢砍掉它，因为家神就住在它底下……听我说，克里斯丁，在罗马城保藏着基督的十字架，他们能够搞清楚，十字架到底是不是用赤杨木做的……”

“是的，”克里斯丁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确实的。因为你也知道，人们说十字架是用生命树的树苗做的：在亚当临死的时候，神允许塞特①从乐园里把这树苗带给亚当……”

“是的，”奥尔姆说，“不过你再讲一讲……”

过了片刻，克里斯丁对孩子说：

“好了，我的亲人，你现在该躺一会儿。我们的人不会很快从礼拜堂里回来的。”

孩子站起来。

“我们还没有象亲人一样相互问好呢，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他走到桌子前面，取了一个角杯，为自己继母的健康喝了一口，把角杯递给她。

克里斯丁感觉到，她背上仿佛有一股冰凉的水流过。她不由自主地回想起奥尔姆的母亲要同她一起干杯的那一刻。于是她肚子里的胎儿剧动起来。“今天夜里他怎么啦？”克里斯丁心里想。仿佛这尚未诞生的婴儿与她有同样的感受，她感到寒冷的时候婴儿也感到寒冷，她感到害怕的时候，婴儿也害怕得抽搐起来。“不过我不能流露出这种弱点，”克里斯丁心里想。她接过角杯，与自己的继子干了一杯。

她把角杯还给奥尔姆，温柔地抚摩了一下孩子乌黑的额发。

---

① 根据《旧约全书》，塞特为亚当和夏娃所生的儿子。

“不，当然，我不会当你凶狠的继母，”她心里想。“对埃尔伦的如此美丽、如此漂亮的儿子，我不会这样的……”

当埃尔伦回到家里，把结上冰的手套扔在桌子上的时候，克里斯丁躺在圈椅里睡着了。

“你们已经回来了？”克里斯丁惊讶地说。“我以为你们要留在那里参加夜弥撒呢……”

“即使参加两次祈祷，我也觉得时间够长的了，”埃尔伦说。克里斯丁拿起他的结了冰的斗篷——很清楚，外面又上冻了。

“很遗憾，你忘了唤醒奥尔姆，”妻子说。

“他怎么啦，心里不痛快？”丈夫问。“不过，我没有忘记，”他低声说。“他睡得很香，因此我想……你知道，我不带你一起去，礼拜堂里的人们已经在注意地看着我了……我不愿意火上加油，再同这孩子一起出现在大庭广众之间……”

克里斯丁什么也没有说。不过她感到很痛苦。她不能不认为埃尔伦这样做很不好。

3

在那一年圣诞节期间，他们在侯萨村很少同人交往。人们邀请埃尔伦，埃尔伦不想去，整天坐在家里，待在自己的庄园里，他的情绪很不好。

对将要发生的那件事情，他看得比妻子所预料的要重得多。在亲戚们为他努力取得约栾寨庄园同意许婚以后，他百般夸赞自己看中的未婚妻。他绝对不愿意让人家认为他尊敬未婚妻和未婚妻的亲族不及他尊敬自己家族的人员。不！应当让大家知道，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把女儿嫁给他，他看作是自己的光荣。

而现在人们会说，既然他敢于对姑娘的父亲带来这样的羞辱：在父亲把女儿嫁给他以前他已经同姑娘睡过觉，那么当然，他对这个姑娘的尊敬，就并不超过对任何一个庄稼汉的女儿的尊敬！在举行婚礼的时候，埃尔伦竭诚邀请岳父母夏天一定到侯萨村来看看他家中的情况。他不仅想给他们看看，他不是让他们的女儿生活在一个穷苦、贫贱的家庭里，他还有一个非常得意的想法：他要陪着这样出色、这样体面的岳父母到处走走，让大家见识见识。他知道，劳伦斯和拉根弗丽德不管到哪里，都会显得卓尔不群。自从他那一次在约栾寨碰到礼拜堂失火以后，他认为不管怎样劳伦斯对他的印象已经不怎么坏了。但事到如今，没有理由认为他同岳父母的见面会给他们或给他自己带来多大的快乐。

埃尔伦心情不好，就经常在奥尔姆身上撒气，这使克里斯丁很懊恼。这孩子没有与他年纪相仿的同伴一起消磨时间，因此有时他往往会作出令人讨厌和腻烦的事情；有时他会搞坏什么东西。有一次他未经允许取了父亲的法国制的弩弓，把里面的机关搞坏了。埃尔伦大发雷霆，给了奥尔姆一记耳光，指天誓日地说，奥尔姆在侯萨村之日，不得再玩弄弩弓，甚至碰一碰都不行。

“奥尔姆没有错，”克里斯丁说，她背对他们两人坐着做针线活儿，并不转过身去。“他取下弩弓的当儿，弹簧跳出来了，他想把弹簧装进去。你庄园里有许多弩弓，禁止这样大的儿子使用一把弩弓，是不公正的。还不如把兵器室里藏着的弩弓送一把给他吧。”

“既然你愿意，你可以自己送一把给他，”埃尔伦气呼呼地说。

“我很愿意，”克里斯丁回答，并不改变坐着的姿势。“下一次乌耳夫进城采购物品的时候，我托他去买。”

“走过来，奥尔姆，谢谢你那位好心的继母，”埃尔伦说。他的语气中带着嘲笑和愤怒。

奥尔姆这样做了。接着马上跑出门外。埃尔伦默默地站了片刻。

“你这样做，主要是要惹我生气，克里斯丁，”埃尔伦说。

“是的，因为据我所知，我是个多么坏的婆娘！这一点你已经对我说过了，”妻子回答。

“不过，亲爱的，你应该记得，那一次我是说着玩儿的。”埃尔伦忧伤地说。

克里斯丁没有回答，仍然低着头做针线活儿。后来埃尔伦走开了，克里斯丁坐着哭起来了。她喜欢奥尔姆，她觉得埃尔伦对待自己的儿子常常很不公正。但主要的是，丈夫的沉默和不高兴的脸色现在使她非常痛苦，她常常在半夜里躺在床上流泪。这样以后，她就会整天感到头痛。她的手臂消瘦了，现在她要在手指上的订婚戒和结婚戒下面衬几个小时候保存着的小银戒，要不然的话，睡着的时候，订婚戒和结婚戒就会从手指上滑下来。

斋戒期开始前的一个星期日的傍晚，彼得之子波尔德大人带着自己寡居的女儿，波尔德之子蒙南大人带着自己的妻子，突然来到侯萨村。埃尔伦和克里斯丁走到院子里去迎接客人，并表示欢迎。

蒙南大人向克里斯丁看了一眼，就拍拍埃尔伦的肩膀说：

“我的小兄弟，我看，你对妻子照顾得很好，她住在你的庄

园里身体好多了。克里斯丁，你现在不象举行婚礼时那样消瘦和憔悴。你的脸色红润多了。”他笑起来了，因为克里斯丁羞得脸象蔷薇花一样红。

埃尔伦没有回答。波尔德大人沉着脸，两位妇女也许没有听见，也许没有注意，她们镇静而殷勤地向主人夫妇问好。

客人们等着用膳的时候，克里斯丁吩咐把啤酒和蜂蜜端到炉子前面。波尔德之子蒙南滔滔不绝地谈着话。他给埃尔伦带来了公爵夫人的一封信。公爵夫人问起埃尔伦和他看中的姑娘情况怎样，埃尔伦当时准备带到瑞典去的是否就是现在所娶的这位姑娘？眼下，在最严寒的冬季，长途旅行是极端艰难的——首先要穿过谷地，然后乘船到尼达洛斯。不过这一次蒙南是奉国王之命来的，因此不能怨天尤人。他顺便还到海乌格庄园去探望了自己的母亲，并且带来了她的问候。

“那么你去过约栾寨吗？”克里斯丁低声问。

没有，因为他获悉他们到勃拉卡萨尔夫去参加葬礼了。那里发生了不幸。女主人去世了：拉根弗丽德的堂妹图拉从阁子的游廊上摔下来，折断了脊椎骨，是她丈夫罗耳夫自己不当心推了一下把她推下去的。要知道，这样的老阁子没有象样的游廊，只是在圆木柱子的顶端，在二层楼铺上一些薄板。发生不幸以后，只能把罗耳夫绑起来，日夜看守着——他要自杀。

大家保持着令人难堪的沉默。克里斯丁对这些亲戚不大熟悉，不过他们参加过她的婚礼。她觉得有点不舒服，她的目光暗淡了。蒙南坐在克里斯丁正对面，他走到克里斯丁面前，向她弯下身子，双手抓住她的肩膀，脸上露出非常亲切的神色。克里斯丁明白了：埃尔伦这样喜欢他的这位堂兄，看来是不奇怪的。

“我和罗耳夫年轻的时候很熟，”蒙南说。“人们都可怜哥托尔姆之女图拉，说罗耳夫性子粗暴，冷酷无情。可现在清楚了，他是爱图拉的。是的，是的，许多丈夫会胡说八道，并且装出愿意和自己的妻子分手的样子，可是大多数人都知道得很清楚，再没有比失去妻子更不幸的事情了……”

彼得之子波尔德霍地站起身来，离开坐位，走到靠墙的长凳那边去。

“让主惩罚我的舌头吧！”蒙南大人低声说。“我老是记不住：说话应当谨慎！……”

克里斯丁不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现在她的头晕已经过去了，可是却感到惶惑不安——她觉得所有的人都很古怪。因此看到仆人把食物端来，她很高兴。

蒙南向桌子上看了一眼，搓搓自己的手。

“我早就料到，克里斯丁，如果我们在斋前来到你这里，是不会吃亏的。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你竟然准备了这么多精美的酒菜！也许有人认为你在我母亲那里学会了魔法！可是我知道，你做一切事情都很利索，这一点一个主妇一定能使丈夫高兴。”

大家都就座。在靠墙的长凳上，在主人的座位两旁，为客人们铺上丝绒的坐垫。仆人们坐在外面一排长凳上——哈耳多之子乌耳夫坐在正中，正对着主人。

克里斯丁镇静地同女宾攀谈，竭力不让她们看出她身体不舒服。波尔德之子蒙南时常插进来说几句笑话，但总是针对克里斯丁的身体状态。克里斯丁装作没有听见。

蒙南是个异常肥胖的人。他的一对样子很好看的小耳朵完全埋在红通通的肥厚的颈肉里。大家都入座的时候，他凸出了大肚子，挤不过去。

“是的，我经常在考虑肉体复活的事情，”蒙南说。“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从死里复活，难道还会带着这一身脂肪吗？克里斯丁，你的身体不久又会很匀称，很苗条的，可是我的情况很糟糕。当然，你不会相信，我二十岁的时候，我的腰围并不比埃尔伦粗大……”

“别说了，蒙南，”埃尔伦低声请求。“别再折磨克里斯丁！”

“好吧，既然你请求我，我就不说。”蒙南继续说。“你现在可神气了，我明白……你坐在自己的桌子后面，有合法的妻子和你一起坐在主人的座位上……早该这样了，主知道，你已经并不年轻，我的孩子！既然你吩咐我别说话，我自然不说！可是以前你坐在**我的**桌子后面的那些日子……从来没有人向你指出过，你什么时候应该说话，什么时候不应该说话……你在我家里长期作客，我想，你可从来没有感到自己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

“我同克里斯丁说两句笑话，难道她就这样不高兴吗？……克里斯丁，我的美丽的亲戚，对这一点，你是怎么看的？以前你并不那样怕生！我在埃尔伦这般大小的时候就认识他了，我敢说，我一直希望他好。埃尔伦，你手中执着宝剑，骑在马上或站在船上，样子很果断，很勇敢。可是如果哪一天我能看到你用两条长长的腿站着，敢于正视着人们——不管男人还是女人，——为你轻率地干过的事情作出回答，就让圣奥拉甫用他的斧子把我劈成两爿。不，亲爱的亲戚，那时候你就会象捕鸟器里的小鸟那样耷拉着脑袋，等待主和你的亲戚帮助你摆脱困境。克里斯丁，你是个十分聪明的女人，你想必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我是想说，你现在应该笑了，今年冬天，那种惶惑不安的脸色、忧愁、悔恨，你大概已经看够了……”

克里斯丁满面通红地坐着，她的双手不住地颤抖，她不敢向埃尔伦看一眼。她心中充满忿怒，因为两个陌生的妇女，还有奥尔姆和仆人都坐在这里！埃尔伦的富贵亲戚竟然这样放肆无礼！……

于是波尔德大人开口了，他的声音很轻，只有坐在他身边的人能够听清楚。

"我不明白，埃尔伦和他的妻子之间的事情……这怎么能够当笑话来说。埃尔伦，可我在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面前替你担保过！"

"是的，我的教父，这对你来说是非常愚蠢的，"埃尔伦暴躁地大声说。"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样傻。因为你……你对我的事情也是一清二楚的……"

这时蒙南已经毫不顾忌了。

"好吧，现在我说，为什么我觉得可笑！波尔德，当初我来找你说，我们必须在这桩婚事上帮助埃尔伦，你还记得你是怎样回答我的吗？……不！现在听我来说——应当让埃尔伦知道你当时对我的看法。我那时对你说，他们的事情如此这般，如果他不能娶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做妻子，那么只有主和圣母马利亚知道，我们将会听到他们干出怎样疯狂的事情来！那时候你问我，我希望他娶一个受骗的姑娘做妻子，是不是我看到她这么长久一直没有出问题，巴望她不会生育？不过，我想你们是知道我的，你们大家都知道我！你们知道我对自己的亲戚是忠诚的……"蒙南激动得泪流满面。"请主和所有的圣徒为我作证吧，埃尔伦，我从来没有觊觎你的家产……况且，除此以外，在我与侯萨村的产业之间还有哥恩纽夫。可是，波尔德，你知道，我是这样回答你的……我要给克里斯丁生的第一个儿子赠送我

的镶金的短剑和海象骨的剑鞘……这就是，拿去吧！"蒙南痛哭失声地叫喊着，把这珍贵的兵器扔在克里斯丁面前的桌子上。"如果你这一次生的不是儿子，那么明年大概会生儿子的！……"

克里斯丁热烘烘的脸颊上流下羞愧和忿怒的泪水。她竭力挣扎着不使自己失去知觉。可是两位女客却只管坐着吃东西，毫不动容，似乎她们对这种不成体统的行为已经司空见惯。埃尔伦在克里斯丁耳边低声说，要她收下这短剑："要不然的话，蒙南会整个晚上没完没了地闹下去……"

"况且我不想隐瞒，"蒙南继续说，"克里斯丁，我并不反对能让你父亲明白，在为你的品德担保的时候，他作得过于匆忙了。他当时是多么傲慢！在他看来，我们都不够好，是的，是的，而你却太好了，太纯洁了，因此不能把你嫁给象埃尔伦这样的丈夫。你父亲说话的神气，仿佛相信你夜里除了同修女们一起在礼拜堂的上敞廊里唱赞美诗以外，不知道任何其他的事情。我当时是这样对他说的。我说：'亲爱的劳伦斯，你的女儿是一个美丽的、健康的、活泼的年轻姑娘，可是在我们这里，冬夜是漫长的、寒冷的……'"

克里斯丁用头巾遮住了脸。她大声啼哭，想从桌子后面站起来，可是埃尔伦用力把她按在座位上。

"你必须克制自己，"他气呼呼地说。"别理会蒙南……难道你没有看见他已经酩酊大醉了吗？"

克里斯丁感觉到，卡特玲夫人和维耳波尔夫人由于她不能克制自己而瞧不起她。然而她无法止住自己的眼泪。

彼得之子波尔德暴怒地说：

"闭上你的臭嘴！你永远是一头猪……难道你不能让一位有病的妇女安静一下，不说这一切乱七八糟的脏话吗？！……"

“你说我是一头猪？……是的，我的私生子要比你多得多，是的，是的！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从来没有做过……埃尔伦也没有做过……我们没有雇人来做自己孩子的父亲。”

“蒙南！”埃尔伦从座位上跳起来大声说。“我要你在我的家里保持安静！……”

“嘿，在你的屁股上保持安静吧！在猪的生活中，正象你所说的……它们只承认生它们的是自己的父亲！”蒙南用拳头在桌上猛击，所有的杯子、碟子都直跳起来。“我们的儿子并没有在自己的亲戚家里当仆人！可是在这里，同你隔着桌子坐着的，是你的儿子，他坐在仆人的座位上。我认为这是我最大的羞耻……”

波尔德直跳起来，把一只杯子扔到蒙南脸上。两人扭打起来，桌面倾侧了，食物和碗碟翻倒在坐在外面一排长凳上的人们膝上。

克里斯丁脸色苍白，半张着嘴坐着。她无意中向乌耳夫瞥了一眼——乌耳夫粗暴地大声狂笑着。然后他把桌面推回去，用它压住两个正在扭打的人。

埃尔伦跳到桌上，跪在残存的菜肴中间，双手抓住蒙南的手臂，把他拖到自己身边——这时埃尔伦自己的脸也由于用力而涨得通红。蒙南趁势向波尔德踢了一脚，老头儿嘴里流了血。于是埃尔伦把蒙南提起来，越过桌子直扔到地板上，自己也跳下桌子，站着喘大气——他的胸部一起一伏，象风箱似的。

蒙南站起来，扑向埃尔伦。埃尔伦两次从他的手底下避开，然后自己扑到蒙南身上，用长长的、结实的手臂和腿把蒙南紧紧勾住。埃尔伦象猫一样灵活，可是蒙南却强壮而沉重，他稳如泰山地站着，不让自己摔倒在地上。他们两人在房间里打转，

使女们尖声叫喊，可是男人中间没有一个人想去把打架的人拉开。

这时卡特玲夫人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她的身体又肥胖，又笨重。她慢慢地从桌子上爬过去，不慌不忙地，仿佛在走楼梯似的。

“好啦，别打啦！”她用粗大的嗓音拖长了声调说。“放开他，埃尔伦！我的丈夫，你对一个老人说这样的话是不应该的，何况是近亲……”

两人都听从了她的话。蒙南顺从地站着，让妻子用头巾替他擦去从鼻子里流出的血。卡特玲夫人命令他躺到床上去，他顺从地跟在妻子后面，妻子把他带到南墙边的床前。卡特玲夫人和一个仆人替他脱去衣服，把他推到床上，关上床门。

埃尔伦走到桌子前面，站在乌耳夫身旁，俯伏在桌子上。乌耳夫一直保持着原来的姿势坐着。

“我的教父！”埃尔伦悲戚地说，仿佛他把自己的妻子完全遗忘了。波尔德大人坐着，不住地摇头，他的脸颊上淌下泪水。

“乌耳夫完全不必要当仆人，”最后他抽抽搭搭、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在哈耳多死后，你能得到他的庄园，你知道，我本来就是这样考虑的……”

“你赠送给哈耳多的并不是一个怎样富饶的庄园……你为自己妻子的使女买了个丈夫，花的钱可并不多，”乌耳夫说。“他清理了土地，把土地耕种得很好……我认为，我的几个弟弟在自己父亲死后得到庄园是公正的。再说，我也不大想待在田里当庄稼汉。尤其是从那里的山上可以望见海斯特涅斯庄园的院子……我仿佛觉得，我将每天听到保尔和维耳波尔的咒骂声传到我的耳边，他们会咒骂我，由于你给自己的小崽子赠送了过

于丰厚的礼物……”

“你同埃尔伦一起离开的时候，我曾经提出要帮助你，乌耳夫……”波尔德一面哭一面说，“在你长大懂事以后，我把这件事情都告诉了你。我要求过你回到自己的父亲身边来……”

“我把小时候抚养我的那个人当作自己的父亲。那时候抚养我的是哈耳多！他对我母亲和对我都很好。他教会我骑马和击剑……以及男人靠棍子来谋生的一切本领——我记得，保尔有一次曾经这样说过……”

乌耳夫把手中拿着的刀一扔，刀哐啷一声掉在桌子上。然后他站起身来，又把刀捡起来，在自己大腿上擦了擦，重新插在刀鞘里，转身对埃尔伦说：

“宴会该结束了，让人们去睡觉吧！难道你没有看见吗，你妻子对我们家族中在筵席上经常演出的这一套把戏还不习惯？……”

说罢，他从房间里走了出去。

波尔德大人望着乌耳夫的背影——他蜷缩着身子坐在丝绒坐垫上，显得很可怜，既衰老，又颓唐。他的女儿维耳波尔和一个仆人扶他站起来，把他从房间里带了出去。

克里斯丁一个人坐在主人的座位上，不停地流泪。埃尔伦来拥抱她，她生气地推开埃尔伦的手。她摇摇晃晃地穿过房间，丈夫问她是不是病了，她生硬地回答说：“不是！”

她不喜欢这些密不通风的床。在她娘家，床与房间的其余部分仅仅是用帐幔隔开的，因此并不怎样闷热。而现在比平时更糟糕……她甚至呼吸都感到困难。她的肋骨下有一团坚硬的东西压迫着她——她想，这是孩子的脑袋，她想象孩子躺着，把乌黑的小脑袋伸在她的心脏下部，孩子沉沉地躺着，正象有

一次埃尔伦把头发乌黑的脑袋压在她的胸部。然而今夜她没有感觉到一点柔情……

"怎么，你还哭个不停吗？"丈夫问，把手伸到克里斯丁的肩膀下面。

埃尔伦一点也没有醉。他的酒量很大，不过通常喝得很少。克里斯丁躺着想：在她娘家是永远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的。她生平从没有听到过人们相互辱骂、毁谤，或者揭人隐私。有几次她看到父亲喝得酩酊大醉，脚步踉跄，房间里都是喝醉的客人，可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父亲在自己家里不能维持礼仪的事情：人们都是和和气气、安安静静的，直到从长凳滚到地板上，快乐地、和睦地进入睡乡。

"亲爱的，这事情你不必放在心上！"埃尔伦央求说。

"可波尔德大人！"她痛哭失声地说。"呸，多么可耻！……他胆敢这样同我父亲说话，仿佛他是主亲自派来的……是的，在我们订婚的时候蒙南对我讲过……"

埃尔伦低声回答：

"我知道得很清楚，克里斯丁，我确实在你父亲面前抬不起头来。他是个超群绝伦的人，不过我的养父并不比他差。保尔和维耳波尔的母亲英加生病，身体十分衰弱，在床上躺了六年，后来才死去。这还是我来到海斯特涅斯庄园以前的事，不过我听说过——从来没有一个丈夫照料有病的妻子比他更诚心，更体贴。乌耳夫就是在这时候生的……"

"那就尤其可耻……同自己有病的妻子的使女生儿子……"

"你经常这样孩子气，简直无法同你谈话，"埃尔伦懊恼地说。"愿主原谅我，明年春天你将二十岁了，克里斯丁，而且你应当被看作成年妇女以后，也已经过了不止一年……"

“是的，当然，在这方面你有理由瞧不起我……”

埃尔伦大声哼叫着。

“你自己也知道，我要说的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你生活在你们约栾寨庄园里，听惯了劳伦斯的话……他是个勇敢、刚强的人，可是讲起话来常常象是个修士，不象一个成年的男子汉。”

“你听到过有六个孩子的修士吗？”克里斯丁气呼呼地说。

“是的，听到过一个，他叫斯库尔德—格林，他有七个孩子，”埃尔伦不好意思地说。“他过去是尼达尔岛的修道院院长……好啦，克里斯丁，克里斯丁，别这样哭了！天哪，你大概发疯了！……”

第二天早晨，蒙南非常安静。

“我想不到你竟把我醉后的胡言乱语放在心上，克里斯丁，亲爱的，”他郑重其事地说，并且在克里斯丁脸颊上抚摩了一下。“要不然的话，我自然会闭口不谈的！”

他对埃尔伦说，奥尔姆这孩子在克里斯丁身边转来转去，她大概会感到不自在，还是尽快把奥尔姆送走吧。他还建议暂时把孩子带到他家里去，埃尔伦对此很高兴，奥尔姆也很乐意地跟蒙南一起走了。可是克里斯丁经常思念奥尔姆，她很喜欢自己的继子。

现在每天晚上她又单独同埃尔伦一起坐着，而同他是没有什么可谈的。他通常坐在炉子前面，有时说一两句话，从大碗里喝一口啤酒，抚弄着自己的几条狗。然后走开去，摊手摊脚地躺在长凳上，接着就去睡觉了，问克里斯丁一两次，她是不是也快睡了，就进入了梦乡。

克里斯丁坐着做针线活儿。可以听到，她呼吸急促而粗重。

可是现在不需要等待很久了。她早就记不起身体轻盈灵活的感觉，那时候能够毫不困难、毫不费劲地系鞋带。

现在埃尔伦睡着了，她不想再克制自己的眼泪。在房间里，除了炉子里劈柴下沉和狗偶尔移动身体的声响以外，没有一点声音。克里斯丁不止一次地向自己提出一个困惑不解的问题：过去她和埃尔伦谈话，谈了些什么？当然，他们谈话的机会不多，在那几次偷偷幽会的短促时间里，他们还有别的事情……

在一年中的这段时间，母亲和使女们晚上通常总是坐在织布间里织布。然后父亲和其余的男仆也到那里去坐坐，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工作——缝补皮革制品，修理各种工具，雕刻木器。小房间里常常坐得满满的，人们从容不迫地、静静地谈着话。有人走出去从木桶里舀一勺子啤酒喝，把勺子重新挂好以前，总要问一声，是不是还有人要喝。这是一种固定的习惯。

然后有人会讲一段古老的传说——关于古代的勇士们同山灵或巨人争斗。有时父亲一边雕刻木器，一边讲述他青年时代在哈康公爵的宫殿里当执火炬的侍从时听人朗诵的骑士小说。那些美丽的名字听起来非常悦耳：奥桑特利克国王，提图列尔骑士……还有西西贝，哥尼维尔，格罗里安娜，伊索德——这些都是后妃的名字……有些晚上尽讲些无稽的传说和荒唐的故事，男人们都纵声大笑，母亲和使女们只是摇摇头，暗暗窃笑。

乌耳希德和阿斯丽德唱着歌。母亲的嗓子异常圆润，不过她要人们一再请求才肯唱。父亲不需要人们久久央求，他弦琴弹得很好。

后来乌耳希德把纺车和纱锭推到一边，摸摸自己的腰。

“你感到腰酸了吗，小乌耳希德？”父亲问，抱她坐在自己膝上。有人拿来一盘跳棋，父亲就同乌耳希德下棋，一直到睡觉

的时刻。克里斯丁回忆起小妹妹金色的鬈发披挂在父亲褐绿色粗呢外衣的衣袖上，劳伦斯温存地用一条手臂搂住孩子瘦弱的脊背。

父亲有一双漂亮的大手，两个小指头上各戴一只粗大的金戒指……这两只戒指是他母亲的。他说，镶红宝石的那一只是他母亲的结婚戒指，将来他死后要传给克里斯丁。右手戴的那只戒指，镶着象他盾牌上的徽识那样半蓝半白的宝石，是卑尔哥夫大人在妻子怀孕后给她定购的。如果她生了儿子，就赠送给她。劳伦斯的母亲西哥尔德之女克里斯丁把这只戒指戴了三天，然后把它系在孩子的脖子上。劳伦斯说，他死的时候，希望戴着这只戒指进坟墓。

唉，一旦父亲知道了她的事情，会怎么说呢？一旦这消息传到她家乡，传到整个区里，不管父亲走到哪里，到礼拜堂去也好，去参加市民会议或集会也好，他都能听到这个消息，每个人都会在他背后暗暗窃笑，说劳伦斯受人愚弄，在约染寨庄园为一个淫荡的女人举办隆重的婚礼，把祖传的婚礼花冠戴在她按少女打扮披散的头发上！……

“人们经常说我不会使自己的孩子听话，”克里斯丁回想起父亲说这句话时的脸色：他应当严肃认真，可是他的目光中却带着愉快的神色。克里斯丁在一件小事情上做得不对——大概是父亲在同旁人谈话的时候，父亲没有问她，她就插嘴同父亲说话，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嗯，克里斯丁，你不大怕自己的父亲！”这时劳伦斯笑了，克里斯丁也跟父亲一起笑了。“这样不好，克里斯丁！”可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不好：是她对父亲没有应有的惧怕呢，还是父亲在应当责备她的时候完全不能认认真真地责备她。

……克里斯丁感到自己的身体越来越笨重，越来越难受，担心自己的孩子可能出问题的那种无法忍受的可怕思想也就随着渐渐地减弱了，消失了。她试图考虑未来：一个月以后将会怎样？那时候她的孩子已经生下几天了！可是实际上这一点她无法想象。她老是在想家。

有一回埃尔伦曾经问过她，要不要派人去把她母亲请来。克里斯丁回答说："不要！"她觉得母亲在冬天受不了这样的长途跋涉。现在她后悔了。她还后悔当时拒绝了莱加桥庄园的图尔提丝。图尔提丝很愿意随同她一起到北方来，在她开始当家的第一个冬天帮助她料理家务。可是她在图尔提丝面前感到惭愧。图尔提丝是拉根弗丽德还在娘家顺德村时的心腹使女，跟着拉根弗丽德到斯库格庄园，后来又随同他们回到约栾寨。图尔提丝嫁人后，劳伦斯派她的丈夫当约栾寨庄园的管家，因为拉根弗丽德身边少不了这个心爱的使女。当时克里斯丁不想从自己家里带走任何一个女仆。

现在她觉得，等到她要躺在地板上铺着的稻草上分娩的时刻，身边没有一个熟人，是很可怕的。她害怕的是自己对妇女分娩的知识知道得很少。母亲从来没有同她讲过这方面的事情，而且从来不让年轻的姑娘同她一起去接生。"这只会使年轻人感到害怕，"拉根弗丽德经常这样说。有时这是非常可怕的……克里斯丁记得母亲生乌耳希德的情景。不过拉根弗丽德说，她这次分娩所以比较困难，是因为她由于健忘曾经在栅栏底下钻过去——其余几个孩子她生得比较容易。克里斯丁回想起她自己也不小心曾经在船上的缆绳下面钻过去……

不过，不一定都会发生这样的后果——克里斯丁听母亲讲过，其余的妇女也都这样说起过。关于拉根弗丽德，他们全区

都说她是个出色的接生婆，而且，哪怕是女乞丐或者贫苦农民受骗的女儿请求她帮助，她也从来不拒绝。甚至有时候天气非常恶劣，需要三个男人踏着滑雪板轮流背她去。

……然而，象她母亲那样经验丰富的女人，在克里斯丁去年夏天感到身体不舒服的时候会不明白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变化，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克里斯丁突然产生了这个想法。那么……那么到时候母亲想必会到这里来的，即使没有派人去请她！自然，在女儿受难的时刻，拉根弗丽德不会让一个陌生女人来帮助她……母亲一定会来……母亲现在大概已经上路了！……啊，那时候她要请求母亲原谅她所犯的一切罪恶……她的亲生母亲会帮助她的，当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母亲会在她的脚边双膝跪下，感谢主的宏恩。母亲会来的，母亲会来的！……克里斯丁心里一松，双手捂着脸痛哭起来。"妈妈啊！原谅我吧！亲爱的妈妈！"

母亲会到这里来看她的想法，牢固地扎根在克里斯丁的头脑中，有一次她觉得，仿佛她的整个身心都预感到今天母亲就会到来。因此她一清早就披上斗篷走出屋子，到从盖乌耳谷地通向斯凯温的道路上去迎接母亲。谁也没有注意到克里斯丁走出庄园。

埃尔伦在派人搬运圆木，以便修理房屋，因为道路已经能通车马。可是克里斯丁还是觉得行走很困难——她喘着气，她的心怦怦地跳着，敲击着肋骨。她走了不多路，就感觉到紧张的身体快要倒塌下来了。可是穿过密林的路程还很长很长。她感到有点害怕，幸而去年冬天在整个地区没有听到过有狼。而且看来主也会保护她，因为她是去迎接母亲，准备跪在母亲脚

下请求原谅的——她不能停步不前。

她走到小湖边，湖边有几个小庄园。在道路往下伸展到冰上的地方，克里斯丁在一根圆木上坐下来——她有时坐一会儿，有时感到寒冷了，又走一会儿，这样等待了几个小时。最后她不得不回家。第二天她又沿着原路出发。可是当她穿过湖边一个小庄园的院子时，小庄园的女主人跑到她身边说：

"天哪，太太，不能去！"

一听到这句话，克里斯丁感到非常害怕，简直无法移步。她浑身哆嗦着，用恐惧的目光望着这个农妇。

"你要穿过树林！你想想看，要是碰到狼怎么办！而且还可能发生各种各样的不幸——你怎么这样不懂事？"

农妇抱住年轻的太太，扶着她，看了看她白里带黄、有褐色斑点的疲惫的脸。

"你必须到我们小屋里去休息一下，然后我们送你回家，"农妇说，把克里斯丁带到家里。

这是一幢简陋的小屋，里面的东西放得乱七八糟。许多孩子坐在地板上玩。母亲把他们赶到厨房里去，替客人脱下斗篷，扶她坐在长凳上，再替她脱去沾满雪的鞋子。然后把克里斯丁的两只脚裹在羊皮里。

虽然克里斯丁请求农妇不要张罗，然而农妇还是用各种食物和圣诞节喝剩的啤酒款待她。这当儿农妇心里却在想：没有什么可说的，侯萨村里尽干这种好事！虽然她是个穷人的妻子，在自己庄园里难得雇用女仆，常常一个女仆也没有，可是她的艾斯坦从来不让她拖着重身子走出院子的围墙。甚至她在天黑后到畜栏里去，也总会有人来照看她。可是这个全区最富裕的女人冒着遭到最可怕的死亡的危险从庄园里走出来，却没有一

个人关心她，尽管侯萨村庄园里婢仆成群，都闲着没有事干。人们都说，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已经对婚后的生活和对妻子厌倦了，大概不是无中生有的。

她一直同克里斯丁攀谈，请克里斯丁吃东西，喝啤酒。克里斯丁简直有点不好意思——她的胃口忽然好起来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从去年春天起！这个好心的农妇端来的食物都非常可口。农妇笑着说：看样子，贵妇人和其余的人都是一样的。有时候在家里对美酒佳肴连看一眼都觉得讨厌，而对别人家的食物，哪怕是粗茶淡饭，却会吃得津津有味。

农妇的名字叫埃乌顿之女埃乌德芬娜，据她说，家乡在乌普谷地。她看到客人很喜欢听她讲话，她就开始讲述自己的家庭和家乡的谷地。克里斯丁情不自禁，也打开了话匣子，讲起自己的家，自己的父母亲，自己的家乡。埃乌德芬娜明白，这个年轻女人思家情切，连心都要碎了，因此诺诺连声，频频催促她继续讲述。克里斯丁喝了浓烈的啤酒，心情激动，头脑昏沉，她讲着讲着，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在侯萨村孤独的夜晚她试图大哭一场，把心中的委屈发泄出来，可是没有成功，而现在她在这个善良的农妇面前倾诉衷肠，她的委屈也渐渐地涣然冰释了。

排烟气孔上的天色完全阴暗了，埃乌德芬娜说，最好还是等待艾斯坦或儿子从树林里回来，让他们护送克里斯丁回家。克里斯丁默默不语，她已经昏昏欲睡了，可是她还是坐着，带着笑容，露出愉快的目光——自从她来到侯萨村以后，很久以来还没有感到这样心情舒畅过。

突然一个男人急匆匆地打开门，大声问有没有人看到过太太，一看见克里斯丁，就跑了出去。接着，门楣下马上出现了

埃尔伦颀长的身影。他放下手中的斧子，摇摇晃晃地退到墙边，用双手在背后摸索着，寻找可以凭靠的东西。他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

“你为自己的妻子担忧吗?”埃乌德芬娜走到他面前问道。

“是的，这一点我不怕承认，”他用一只手抚摩了一下头发说。“大概从来没有一个丈夫象我今天傍晚那样害怕，那时我听说她到树林里去了……”

埃乌德芬娜说明了克里斯丁是怎样到这里来的。埃尔伦抓住农妇的手。

“这件事情，我永远忘不了你，也忘不了你的丈夫，”他说。

然后他走到妻子坐着的地方，站在她面前，把一只手搁在她头上。他一句话也不说，在他们走出房间以前一直这样站着。

这时候侯萨村的仆人和附近庄园里的人们都来了。他们的脸色表明，他们都迫切需要喝一点提神的饮料。因此在客人们上路以前，埃乌德芬娜让他们都喝了啤酒。

男人们都套着滑雪板在田野里滑行，可是埃尔伦把滑雪板交给了仆人，把克里斯丁裹在自己的斗篷里，扶着她走下山坡。天色已经完全黑了，星星闪着明亮的光芒。

突然背后树林里传来一阵阵长嚎，在夜间的寂静中越来越响。这是狼——树林里狼很多。埃尔伦浑身颤抖着停住脚步，放开了克里斯丁。克里斯丁感觉到，他一只手在给自己画十字，另一只手按着斧子。

“要是你现在独自一人碰到了狼，那可怎么办?……不，不!……”

他紧紧地搂着克里斯丁，克里斯丁痛得哼叫起来。

在田野里滑行的人们急忙转身，拼命地向他们走来。然后，他们把滑雪板扛在肩上，用长枪和斧子组成一道密密的栅栏围绕着克里斯丁。狼群紧跟着他们，一直到侯萨村，跟得这样近，在黑暗中不止一次可以看清狼的影子。

他们走进庄园的大房间里的时候，许多男人都脸如死灰。

"这是最可怕的……"一个人刚要说，马上就对着炉子呕吐起来。

大惊失色的使女们把女主人安置在床上。克里斯丁不想吃东西。可是现在，这种非同小可的可怕的惊吓过去以后，克里斯丁看到大家都为她而担惊受怕，甚至感到很快慰。

当他们两个人单独在房间里的时候，埃尔伦走过来，坐在床沿上。

"你干吗要这样做？"他低声说。由于克里斯丁没有回答，他用更低的声音说："你到我这里来，到我家里来，不感到后悔吗？"

过了片刻，克里斯丁才理会他这句话的意思。

"耶稣啊，马利亚啊！你怎么会产生这种想法的？"

"那一天我们到麦达耳村去的时候，我想从你身边走开……那时候你说……我要等很久很久，才能等你回到侯萨村，那时你是怎么想的？"埃尔伦仍旧低声说。

"啊，那是我在气头上说的！"克里斯丁不好意思地低声说。于是她告诉埃尔伦，为什么这两天她离家外出。埃尔伦静静地坐着听她讲。

"我很想知道，你在我这里，在侯萨村，感到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的那一天，终于能到来吗？"埃尔伦在黑暗中俯伏在她身上说。

"啊，到那一天大概不会超过一星期了！"克里斯丁低声说，

同时羞怯地笑起来了。埃尔伦把自己的脸贴在她的脸上，她紧紧地搂住埃尔伦的脖子，热情地接了个吻。

“自从那一天我打了你以后，你第一次主动拥抱我，”埃尔伦低声说。“你真是个爱记仇的女人，我的克里斯丁……”

这时她头脑里闪过一个思想，自从埃尔伦知道她怀孕的那一天晚上以来，今天她第一次敢于主动地同自己的丈夫亲昵。

这一天以后，埃尔伦对克里斯丁非常温柔体贴，克里斯丁每次回想起自己生埃尔伦的气，感到十分后悔。

4.

圣格里哥利日到来了又过去了。克里斯丁本来认为这是她最后的产期。可是眼看四旬斋的圣马利亚日也快到了，而她还在等待。

在斋期中旬埃尔伦要到尼达洛斯去参加市民会议。他说大概星期一傍晚就能到家，可是直到星期三早晨还不见他回来。克里斯丁坐在房间里，不知如何是好——她仿佛抬不起手来做任何工作。

阳光从排烟气窗里倾泻进来。克里斯丁感觉到，今天大概是真正的春天了。她站起身来，披上斗篷。

有一个使女对她说过，如果孕妇久久不分娩，那么她应该用自己的衣裾兜一点谷子去喂她结婚时骑的那匹马，这对她很有好处。克里斯丁在房间门口站了片刻。在耀目的阳光下，院子里现出一片灰褐色，积满马粪和垫着稻草的冰冻的车辙，被闪闪发光的水流一冲洗，也显得明净而清澈。古老的房屋上面的天空，象是张着一块透亮的浅蓝色绸缎。东边储藏室梁上搁

着的两个船头装饰物上，剥落未尽的镀金也在闪闪发光。屋檐上滴下的水在地上流着。在温暖的微风吹拂下，袅袅的轻烟缭绕上升。

克里斯丁走到马厩里，她去的时候用自己连衫裙的衣裾从饲料柜里兜了一点燕麦。闻到马厩的气味，听到马匹在黑暗中走动的声音，她感到很舒服。可是马厩里有人。因此克里斯丁不好意思做她想要做的事情。

她走出马厩，把燕麦撒在地上，喂那些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晒太阳的母鸡。她懒洋洋地向马夫图勒看了一眼，图勒在洗刷一匹灰色的骟马——这匹马的毛脱落了很多。克里斯丁有时闭上眼睛，让阳光晒着她的脸，由于长时期闭门不出，她的脸色苍白而憔悴。

她这样站着，忽然有三个男人骑马走进院子。走在前面的是一个她不相识的年轻神父。神父一看见她，马上跳下马背，笔直走到她面前，向她伸出了手。

"太太，你当然不是为了向我表示欢迎，亲自走到院子里来迎接我的，"他笑容满面地说。"不过我还是要为此而向你道谢。你想必是我的嫂子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罗？"

"如此说来，你自然是我的小叔子哥恩纽夫硕士……"克里斯丁回答，她的脸红得象罂粟花一样。"欢迎你！欢迎你回到侯萨村家里来！"

"谢谢你的问候，"神父说。他弯下身子，吻了吻克里斯丁的脸颊。克里斯丁知道，这是外国通行的亲人见面时的礼节。"祝你健康，埃尔伦太太！"

哈耳多之子乌耳夫走到院子里，吩咐仆人把来客的马匹牵走。哥恩纽夫亲切地向乌耳夫问好。

“啊，你在这里，我的亲戚？我等着听你娶妻和自己当家作主的消息。”

“不，在我在妻子和绞架之间作出选择以前，我不会娶妻的，”乌耳夫说，同时笑起来了。神父也笑起来。“我答应过魔鬼，坚决不娶妻，正象你在这件事情上对主作过保证一样！”

“那么，乌耳夫，不管你怎么干，你都能得救，”哥恩纽夫硕士含笑回答。“因为到时候你违反了对魔鬼所作的保证，你也做得对。不过，也有人说，一个人必须遵守自己的诺言，甚至是对魔鬼的诺言……难道埃尔伦不在家里吗？”他惊讶地问。当他们转身向主屋走去的时候，他把手伸给克里斯丁。

为了掩盖自己的窘态，克里斯丁挤在使女们中间照料着开饭。她请埃尔伦的这位有学问的弟弟坐在主人的座位上，但由于她自己不愿意同哥恩纽夫一起坐在那里，因此哥恩纽夫就移到她身旁的长凳上去坐。

现在，当哥恩纽夫硕士坐在克里斯丁身边的时候，克里斯丁看到，他大概至少比埃尔伦矮半个头，不过他的身体要比埃尔伦结实得多。他的体质更加健壮，宽大的肩背是笔直的。而埃尔伦有点儿驼背。哥恩纽夫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完全合乎一个神父的打扮，他的长袍下面一直拖到脚跟，上面几乎一直到脖子边麻布衬衫的带子那里，这长袍是用涂釉的纽扣扣住的，在绣花的腰带上挂着一只放小刀子和匙子的银盒。

克里斯丁悄悄地打量着这位神父。他长着一个结实的圆脑袋，虽然消瘦却很宽阔的脸盘，宽阔的、低低的前额，稍稍凸出的颧骨，模样好看的圆下巴。他的鼻子挺直，耳朵小巧玲珑，不过嘴巴很大，嘴唇薄薄的，上嘴唇微微翘出，掩盖着略带红色的下嘴唇。只有他的头发象埃尔伦的一样——神父的头顶照

例是剃光的，周围的一圈头发浓密而乌黑，泛出烟子似的干枯的色泽，但却象埃尔伦的额发一样柔软而光滑。然而哥恩纽夫的容貌却有点象自己的堂兄波尔德之子蒙南。现在克里斯丁明白了，人们说蒙南年轻时很漂亮，不是没有原因的。不，更确切地说，哥恩纽夫的容貌象自己的姨妈奥斯希德——现在克里斯丁看清了，他的眼睛确实同奥斯希德夫人的眼睛一模一样：金黄色的，在狭长、笔直的黑眉毛下显得晶莹澄澈。

起初克里斯丁对这位在巴黎和许多天主教国家的著名学校里深造过的有学问的小叔子有点儿怕生。不过她渐渐地忘记了腼腆。同哥恩纽夫很容易谈得拢。使人一点也不感到他在谈自己本身的事情——他从不夸耀自己的学识。等到克里斯丁稍稍理会的时候，哥恩纽夫已经向她讲了许多她所想的事情：她过去从来不知道在挪威国界以外世界是多么辽阔。克里斯丁坐在这里，望着神父骨骼宽大的圆脸和愉快而含蓄的笑容，忘记了自己和自己的一切忧虑。神父在长袍下把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一双强劲有力的白白的手抱着自己的膝盖。

傍晚他走到克里斯丁房间里，问她愿意不愿意下跳棋。克里斯丁只得回答说，大概家里没有棋盘。

“没有跳棋吗？”神父惊讶地问。他走到乌耳夫面前。“乌耳夫，你不知道埃尔伦把母亲的镀金跳棋放在哪里吗？还有她去世后留下的各种娱乐用品？我想埃尔伦不会拿去送人吧？”

“都在兵器室楼上的箱子里，”乌耳夫说。“他不希望外人……以前在这里的人……把它们拿走，”他低声说。“要我去把箱子拿来吗，哥恩纽夫？”

“好的，现在埃尔伦大概不会感到不高兴的，”神父说。

不久他们两人抬回来一只刻花的大箱子。钥匙就插在锁眼

里，哥恩纽夫把它打开了。上面是一张弦琴，还有一把弦乐器——克里斯丁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乐器，哥恩纽夫管它叫竖琴，同时用手在琴弦上拨了一下，不过这乐器完全走音了。箱子里还有几卷缘带，几团丝线，一副绣花手套，几条丝的三角头巾，三本书，书套用扣子扣着。最后神父找到了棋盘。棋盘上画成白色和金色的方格，棋子是用海象骨制成的——一半是白的，一半是镀金的。

直到这时克里斯丁才想到，自从她来到这里侯萨村以后，她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件供人消遣的玩意儿。

克里斯丁不得不向小叔子承认，她跳棋下得不好，而且也不擅长弹奏乐器。不过对这几本书她倒很有兴趣看一下。

“那么，克里斯丁，想必有人教过你读书吧？”神父问。对这一点，克里斯丁能够相当自豪地回答，她小时候就能读。而在修道院里，她读书和书写的成绩得到过夸奖！

在克里斯丁翻阅书本的时候，神父站着，笑容满面地向她弯下身子。其中一本书是关于特里斯丹和绮瑟的骑士小说①，另外一本是圣徒故事。克里斯丁翻到圣马尔坦传的一页。第三本书是拉丁文写的，抄得特别讲究，大写字母是用彩色笔写的，写得很大。

“这是我们的曾祖父尼古拉乌斯主教的书，”哥恩纽夫说。

克里斯丁低声诵读：

“Averte faciam tuam a peccatis meis* et omnes iniquitates meas dele.

“Cor mundum crea in me, Deus,* et Spiritum rectum

① 特里斯丹和绮瑟的传说是西欧中世纪流传很广的文学题材，叙述康沃尔（在英国西南部）国王的王后绮瑟与国王的侄儿特里斯丹的恋爱故事。

innova in visceribus meis.

"Ne projicias me a facie tua* et Spiritum Sanctum tuum ne auferas a me."①

"你看得懂吗?"哥恩纽夫问。克里斯丁点点头说，有点懂。她认识这些词句，这些词句恰恰在这时刻落入她的眼帘，使她感到非常吃惊。她的脸抽搐了一下，眼泪沿着脸颊滚了下来。这时哥恩纽夫把乐器放在膝上说，他想试一试，能不能把琴弦调正。

当他们这样坐着的时候，院子里传来一阵马蹄声——埃尔伦喜溢眉梢地马上冲进房间：他已经听说是谁来了。兄弟两人相互把双手搁在对方的肩膀上站着。埃尔伦连珠炮似地提出一连串问题，来不及等对方一一回答。哥恩纽夫在尼达洛斯只待了两天，因此埃尔伦恰巧没有同弟弟在那里碰见。

"真奇怪，"埃尔伦说。"我原以为，你回家的时候，大教堂里的全体教士会列队出来迎接你——现在你是个这样博学多才的学者……"

"你怎么知道他们没有迎接?"弟弟含笑问道。"我听说，你进城去的时候，连礼拜堂的门口都没有走近。"

"是的，弟弟！我尽可能地要离开大主教远些。他已经惩罚过我一次了，"埃尔伦轻蔑地纵声大笑。"你喜欢这位小叔子吗，亲爱的?……我看得出，哥恩纽夫，你同克里斯丁已经很友好了……她不大喜欢我们的其他亲戚!……"

---

① 拉丁文:"把你的脸移开，不要看着我的罪恶，忘却我的一切不法行为吧。
"主啊，在我胸中创造一颗纯洁的心吧，使我身上重新产生正直的灵魂吧。
"别让我背离你的脸容，别让我失去你神圣的精神。"

直到坐下吃晚饭的时候，埃尔伦才发现自己还穿着斗篷，戴着皮帽，腰里挂着宝剑。

这是克里斯丁在侯萨村度过的最愉快的一个夜晚。埃尔伦硬是拉弟弟坐在克里斯丁旁边的主人的座位上，亲自给他切食物，斟酒。他第一次向哥恩纽夫祝酒的时候，一条腿跪在地上，想去吻弟弟的手。

“欢迎你，大主教！克里斯丁，我们应当习惯于给予大主教应有的尊敬——当然，你将来会成为大主教的，哥恩纽夫！”

仆人们很晚才从房间里走出去，弟兄俩和克里斯丁还久久地坐着饮酒。埃尔伦坐到桌子上，面对着弟弟。

“是的，在我们结婚的时候我曾经想过，应该把它交给克里斯丁，”他指着母亲的箱子说。“可是我很健忘，你却什么也不会忘记，弟弟！不过母亲的戒指戴在她美丽的手上了，不是吗？”他把克里斯丁的手放在自己膝上，转动着她的结婚戒。

哥恩纽夫点点头，表示同意。他把竖琴放在埃尔伦膝上。

“好吧，哥哥，唱一支歌吧。你过去唱得很悦耳，也弹得很动听！”

“从那时候已经过了好多年了，”埃尔伦用比较严肃的语气说。然后用手指拨动琴弦。

我们的国王奥拉甫，
带着侍从走过树林。
在河水泛滥过的泥土上，
听说，他看见一个脚印。

于是阿尔纳之子费恩说

(他骑在马上缓缓前行)：
“啊，穿着红鞋的那只小脚，
想必一定非常漂亮！”

埃尔伦笑嘻嘻地唱着，克里斯丁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神父——不知他是否爱听这首关于圣奥拉甫和阿甫希德的歌曲？哥恩纽夫脸上带着笑容——不过克里斯丁马上就明白，她并不是为这首歌，而是为埃尔伦而感到高兴……

“克里斯丁决定不唱歌。亲爱的，大概你胸中感到空气不够吧，”埃尔伦在妻子脸颊上抚摩了一下说。“现在轮到你唱了。”他把乐器递给弟弟。

听神父弹琴和唱歌，一望而知他在学校里受过很好的训练。

国王在遥远的山中策马向前，

他听见一只鸽子在哀哀哭泣：
“可恶的老鹰叼走了我的爱妻！”

他又从那里走了很长时间。
一只老鹰在高高的空中盘旋。

那只老鹰飞到一座花园里，
那里连日来花开遍地。

春天的花木丛中有一座高楼，
楼中的墙上挂满紫红的丝绸。

我们仁慈的国王躺在床上，
他的鲜血慢慢地往地上流淌。

他身上盖着蓝色的丝绒被，
墓碑上刻着："Corpus Domini.①"

"你是在哪儿学会这首歌的？"埃尔伦问。

"啊？我住在坎特伯雷的时候，听见一些孩子在旅馆附近唱这首歌。我被吸引住了，把它翻译成挪威文，"哥恩纽夫说。"不过翻得不太流畅……"他拨动琴弦，又弹起这曲调来。

"不过，弟弟，早已过了半夜。大概克里斯丁需要睡觉了。你不感到疲倦吗，我的妻子？"

克里斯丁担忧地向弟兄俩瞥了一眼。她的脸色非常苍白。

"我不知道……也许，我现在最好还是不要躺在床上……"

"你病了吗？"弟兄两人都向她弯下身子问。

"我不知道，"她仍旧用这样的口气说。同时把双手抓住腰部。"我的腰疼得厉害……"

埃尔伦直跳起来，走到门口。哥恩纽夫跟着他走去。

"可惜你没有事先把那些帮忙的女人唤到这里来，"哥恩纽夫说。"她比预期的时间提前很多吗？"

埃尔伦满面通红。

"克里斯丁认为除了她身边的几个使女以外不需要任何人……她们中间有的自己也生过孩子……"他试图装出笑脸。

---

① 拉丁语：此身归于主。

“你发疯啦！”哥恩纽夫向他看了一眼。“连每一个喂牲口的女人在分娩的时候也要叫邻家的妇女和接生婆帮忙！难道你的妻子该爬到角落里藏起来，象母猫生小猫那样吗？不，哥哥，你要象个男人的样子，为克里斯丁把全区最有经验的接生婆都请来！”

埃尔伦低下了头，脸上露出羞愧的红晕。

“你说得对，弟弟。我亲自骑马到罗斯沃耳德庄园去……再分头派人到其他庄园去。你暂时留在克里斯丁身边！”

“你要走？……”克里斯丁看到埃尔伦穿外衣，害怕地问。

埃尔伦走到她面前，拥抱住她。

“我给你去把那些最有经验的妇女请来，我的克里斯丁！哥恩纽夫会待在你身边的，这时让使女们给你收拾一个小房间，”他吻着克里斯丁说。

“你能不能派一个人去把埃乌顿之女埃乌德芬娜请来？”克里斯丁请求说。“不过不要在天亮以前——我不想让她为我而从被窝里爬起来……我知道她家里事情很多。”

哥恩纽夫问哥哥，这个埃乌德芬娜是什么人。

“我觉得这不大妥当，”神父说。“你的一个分成农民的妻子……”

“克里斯丁要怎样就怎样，”埃尔伦说。由于神父跟着他一起走出去，他又等待着备马，于是他就把克里斯丁同这个农妇相识的经过情形告诉神父。哥恩纽夫咬住嘴唇，陷入了沉思。

庄园里顿时忙乱起来：男人们分头骑马出去了，使女们跑到房间里，问女主人身体怎样。克里斯丁说，暂时还没有什么，不过必须把小房间收拾好。什么时候需要把她搬到那里去，她

会派人通知的。

这样，她就单独同神父留在房间里，竭力象以前一样平静而愉快地同他谈话。

“你不觉得害怕吗？”神父带着微笑问。

“不，我很害怕！”她看了看神父的眼睛，她自己的眼睛阴暗了，流露出恐惧的神色。“你是否知道，小叔子……埃尔伦的另外两个孩子也是生在这里侯萨村的吗？”

“不！”神父立刻回答。“男孩生在侯涅哈耳斯附近，女孩生在他当时拥有的斯特林德庄园里……怎么啦，”他过了片刻问，“你想起了在你之前埃尔伦家里住着另外一个女人，心里感到痛苦吗？”

“是的！”克里斯丁回答。

“埃尔伦在同埃琳娜这件事情上的行为，你是不能责备他的，”神父认真地说。“埃尔伦很难控制自己……他过去一直分不清是非，因为在我们很小的时候，不管埃尔伦做什么事，母亲总认为他做的是好事，父亲总认为他干的是坏事。关于我们的母亲，大概哥哥已经对你讲过多次了，你都很清楚……”

“据我记得，他提到过两三回，”克里斯丁说。“不过我还是知道，埃尔伦是爱她的……”

哥恩纽夫低声说：

“母子之间这样深刻的爱，大概从来没有过！母亲比我父亲年轻得多。这件事情同奥斯希德姨妈有关……我们的叔父波尔德死了，人们都说……这一切想必你都知道？父亲相信了最坏的情况，告诉了母亲……埃尔伦有一次把刀子向父亲扔去，那时候他年纪还很小……他成为少年以后，还不止一次由于母亲的缘故向父亲扔刀子……

“母亲生病以后，他同奥尔姆之女埃琳娜分手了。母亲身上生疮结痂，父亲说她生了麻风病，把她从自己身边赶开……迫使她寄住在养老院的修女们那里。于是埃尔伦带着母亲，一起到奥斯陆去……他们住在奥斯希德家里。奥斯希德是一个很好的医生，而且国王的法国御医也说。母亲生的不是麻风病。那时候哈康国王对埃尔伦非常亲切，他建议埃尔伦到他外祖父丹麦国王瓦耳台玛之子圣艾利克的坟墓上去求医。那时候许多人都到那里去医治皮肤病。

“埃尔伦带着母亲到丹麦去，可是母亲在他从斯塔德驶往南方去的船上死了。埃尔伦带着她的遗体回家的时候——你应该记得，父亲的年纪已经很老了，埃尔伦一直是他的不听话的儿子，——埃尔伦带着母亲的遗体来到尼达洛斯的时候，父亲正住在我们城里的宅邸里，他说，在他确信埃尔伦没有染上病以前，不准埃尔伦回到家里。埃尔伦一气之下跨上自己的马一口气奔到埃琳娜和他的儿子所住的庄园里。从那时候起，不管怎样，不管他自己对埃琳娜已经感到厌倦，他还是紧跟着埃琳娜。于是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等到他成为侯萨村庄园的主人，就把埃琳娜带到侯萨村，让埃琳娜管理家产。埃琳娜把他掌握在自己手中，说，这以后如果他变心，那么一定会生麻风病……

“不过，我看，现在该让你的那些女仆来侍候你了，克里斯丁……”神父向克里斯丁的脸看了一眼，她的年轻、苍白的脸由于恐惧和疼痛而呆滞了。可是当他走到门口去的时候，克里斯丁大声喊住他：

“不，不！不要离开我！……”

“既然你已经感到这样不舒服，看来时间不会很久的，”神父安慰她。

"问题不在这里！"克里斯丁紧紧地抓住他的手。"哥恩纽夫！"

哥恩纽夫觉得，他从来没有看到过什么人现出这样恐惧的脸色。

"克里斯丁……你应该记住，你现在的情况并不比其他妇女更坏些……"

"不，不！"克里斯丁把脸贴在神父肩膀上。"我现在知道，埃琳娜和她的孩子一定都在这里。在我成为他的情妇以前，他答应过埃琳娜对她保持忠诚并娶她做妻子……"

"这件事情你也知道？"哥恩纽夫平静地说。"那时候埃尔伦自己也不知道他所干的事情。不过你要知道，他是不可能遵守这个诺言的……大主教从来没有同意过他同埃琳娜结婚。不过你可别以为你的婚姻是无效的……你是埃尔伦合法的妻子……"

"啊，在这以前很久，我早已失去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一切权利……甚至比我过去所想的更糟……啊，要是我能死去，我的孩子永远不降生在世界上就好了！……我没有勇气看一看自己所怀的孩子……"

"愿主宽恕你，克里斯丁，你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话！难道你希望自己的孩子没有生下来，没有受洗就死去吗？……"

"是的，我腹中怀着的孩子，大概反正会被魔鬼得到的！他不可能得救……唉，要是我当初喝了埃琳娜给我的药酒就好了！……也许，这样就能赎取我和埃尔伦所犯的罪！……这样我就不会怀孕了！……唉，我过去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哥恩纽夫……要是我能预见到在我腹中会有孩子，我就会明白，那时我倒不如喝了她给我的会感染麻风病的药酒，这要比促使早就

同埃尔伦发生关系的那个女人死去好得多……”

“克里斯丁，”神父说。“你在说胡话了。不是你促使这个可怜的女人死的。埃尔伦不可能遵守在他年轻和不懂法律的时候给她的诺言。他永远不可能和她一起生活而不犯罪！况且她本人也让另外一个人勾引自己，埃尔伦知道了这件事情，想把她嫁给那个人。并不是你促使她自杀的！……”

“你想知道她是怎样自杀的吗？”现在克里斯丁已经完全绝望，因此她说话的语气十分平静。“她来到海乌格庄园的时候，埃尔伦和我也在那里。她带来一只角杯，要我和她一起饮酒……我现在想，这大概是她给埃尔伦准备的，不过，她看到我和埃尔伦在一起，就想让我喝……我知道这是个圈套……我看见她把角杯凑到自己嘴唇上，却一滴也没有喝。不过我想喝……当我获悉埃琳娜一直住在他侯萨村家里以后，对我来说，死或活反正都一样。这时埃尔伦走进房间……他用刀子威胁埃琳娜：‘你必须先喝。’埃琳娜苦苦哀求，埃尔伦就想放她。这时我鬼迷心窍，抓住角杯。‘我们两人，你的两个情妇，总有一人要喝，’我说……我激怒埃尔伦……‘你不可能同时得到我们两个，’我说。于是她就用埃尔伦的刀子杀死自己……不过卑伦和奥斯希德想法把这一切都隐瞒了起来……”

“这样说来，奥斯希德姨妈也参与这件事情，”哥恩纽夫阴郁地说。“我明白了……她把你推到了埃尔伦手里。”

“不！”克里斯丁急躁地大声说。“奥斯希德夫人劝过我们……劝过埃尔伦，也劝过我，我不知道我怎么会敢于违拗她的……她要我们尽可能还是做得光明正大些，跪在我父亲脚下，哀求他宽恕我们的罪孽。可是我不敢这样做。我装出害怕的样子，说父亲会杀死埃尔伦的……唉，其实我知道得很清楚，父

亲对主动向他承认错误的人，是不会怎样的！我借口担心这会给父亲带来痛苦，使他永远抬不起头来。啊，可是我后来表明，我完全不怕给父亲造成痛苦！……哥恩纽夫，你不知道我父亲是个多么善良的人！不认识我父亲的人无法想象在我一生中他对我多么亲切。父亲一直是疼爱我的。我不想让他知道，在他以为我在奥斯陆的修道院里学习一切善良和正义的道理的时候，我却干着无耻的勾当……是的，我穿着见习修女的服装，却同埃尔伦在畜栏里和市内的一个阁楼里鬼混……”

她向哥恩纽夫看了一眼。哥恩纽夫脸色苍白，象石头一样呆板。

“现在你明白我害怕的是什么吗？那个在他染了麻风病回来还接纳他的女人……”

“要是你处在这个地位，你会不接纳他吗？”神父低声问。

“会接纳他的！会接纳他的！会接纳他的！”在她瘦削的脸上掠过往昔那种遏止不住的亲切微笑的影子。

“然而埃尔伦没有染上麻风病，”哥恩纽夫说。“除了我父亲以外，大家都从来不相信我母亲是死于麻风病的。”

“可是我，大概我在主的心目中反正是个患了麻风病的女人，”克里斯丁说。她抓住神父的手，把脸贴在神父的手上。“我浑身都是罪恶……”

“我的姐妹，”神父把一只手按在她的头巾上低声说。“你没有犯了不起的罪，你太年轻了，以致于忘记了主不仅能医治肉体上的麻风病，而且还确实能医治你灵魂中的一切罪恶……”

“啊，我不知道，”克里斯丁把脸埋在他的衣袖上，抽抽搭搭地哭着说。“我不知道——不过我并不后悔，哥恩纽夫……我害怕，但毕竟……当神父给我们举行婚礼的时候，我和埃尔伦站

在礼拜堂的大门前，我心里感到害怕……我和他去进行结婚祈祷的时候，也感到害怕，……由于我不敢把我所干的丑事告诉父亲，我在披散的头发上还戴着黄金的婚礼花冠，……我带着尚未赎取的罪——我甚至在我们的神父面前忏悔的时候也不敢说出全部真情。可是去年冬天，我看到自己变得越来越难看了，我就更加害怕，因为埃尔伦对待我不象以前那样了……我回想起在斯库格庄园他晚上到房间里来看我的那个时候……"

"克里斯丁，"神父说，并且试图把她的脸抬起来。"现在不要去想这件事情！……你要想主，主看到了你的痛苦和后悔。你要祈求仁慈的圣母马利亚，她怜悯一切受苦的人……"

"你怎么不明白？我使一个人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克里斯丁，"神父严肃地说。"你怎么能这样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认为你能胜过主的仁慈而去犯罪？"

他不停地抚摩克里斯丁的三角头巾。

"难道你不记得吗，我的姐妹？魔鬼想考验圣马尔坦。魔鬼问圣马尔坦，他在使所有的罪人忏悔，保证他们能得到主的仁慈的时候，他自己是确实相信的吗？于是马尔坦主教回答说：'我也敢保证你能得到主的宽恕，只要你请求得到这种宽恕，只要你抛弃自己的骄傲，相信主的爱比你的恨更有力量……'"

哥恩纽夫继续抚摩着这个痛哭流涕的女人的脑袋，可是心里却在想："原来埃尔伦是这样对待自己的年轻未婚妻的！……"他脸色苍白，嘴角露出了深刻的皱纹。

埃乌顿之女埃乌德芬娜最先到来。她在小房间里见了产妇。哥恩纽夫坐在克里斯丁身旁，几个使女在周围张罗。

埃乌德芬娜恭恭敬敬地向神父问了好，克里斯丁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她身边，向她伸出了手。

“谢谢你到这里来，埃乌德芬娜。我知道，你离开了家里，你家里的人会感到不方便的！……”

哥恩纽夫用试探的目光看着这个女人。这时他也站了起来。

“你这样快到来，很好。我嫂子身边需要有个能安慰她的人……她在这里谷地里是外乡人，况且她还年轻，没有经验……”

“主啊！她的脸色白得象她的头巾一样！”埃乌德芬娜喃喃地说。“大人，你看怎样，可以给她喝一点安眠药水吗？趁现在阵痛还没有真正开始，看来应当让她稍稍休息一下。”

她悄没声儿地、干练地张罗起来，摸了摸使女们在地板上铺好的床铺，吩咐她们再拿几个垫子和多拿一些稻草来。接着把几个盛药草的小瓦罐放在炉子上。然后她替克里斯丁解去衣服上的一切绦带和纽扣，最后拔掉产妇头发上的发簪。

“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比这更美丽的头发！”当一股象蚕丝一样柔软的金褐色的长发披散在苍白的脸庞两边时，埃乌德芬娜惊呼了一声。她不由自主地笑起来。“看来，这头发既没有失去光泽，也没有失去弹性。虽然你没有及时把它包起来！……”

她使克里斯丁在垫子上躺得舒服些，再给她盖上毯子。

“现在把这药水喝下去，这样阵痛时就不会很疼。然后尽可能睡一会儿。”

哥恩纽夫准备离开。他走到克里斯丁面前，向她弯下身子。

“你能替我祈祷吗，哥恩纽夫？”克里斯丁用哀求的口吻问。

“我会替你祈祷的，一直到看见你把孩子抱在怀里……而且以后还会祈祷！”哥恩纽夫说，同时把她的手放回到毯子下面。

克里斯丁半睡半醒地躺着。她感觉到大体上很好。腰部的酸痛一下子发作，一下子消失，一下子又发作，但完全不象她

以前感觉到的那样，以前每一次腰酸过去后，她几乎总要问自己：这也许只是一个幻觉吧？清晨时的一阵折磨和惊恐过去以后，克里斯丁觉得她好象已经顺利地度过了最厉害的恐惧和疼痛。埃乌德芬娜静悄悄地走来走去，把孩子用的东西、毯子、毛皮挂在炉子旁边烘烘暖，还在瓦罐里搅拌着，因此小房间里弥散着一股辛香的气味。最后，克里斯丁在阵痛的间隙中几乎睡着了，她好象觉得自己现在在约栾寨家里的啤酒酿造室里，帮助母亲把一大块布染色——这大概是由于房间里在煮荨麻和白蜡树皮，充满了蒸气。

后来，女邻居们——本区和比尔格西的庄园主的妻子——都陆续到来了。埃乌德芬娜让位给她们，自己挤在一群使女中间。傍晚时分，克里斯丁感觉到疼痛简直无法忍受。妇女们说，趁现在还有气力，她应该在房间里走走。这对克里斯丁来说是极大的痛苦——这时房间里挤满了妇女，克里斯丁不得不象一匹在市场上待售的牝马那样当众走几步。她还得时常让那些陌生妇女用双手在她全身按摩，这样以后，她们马上纷纷发表意见。最后罗斯沃耳德庄园的哥恩娜夫人仿佛向大家发号施令似地说，现在克里斯丁可以躺在地板上了。她把妇女们分成两班，吩咐一班睡觉，另一班陪夜。

"好吧，这不会很快就结束的……克里斯丁，你觉得疼痛就叫喊吧，不要因为有人睡着而不好意思！我们都是到这里来帮助你的，可怜的孩子！"她温柔而亲切地说，拍了拍年轻产妇的脸颊。

克里斯丁躺着，咬着嘴唇，汗津津的双手揉着毯子的边沿。小房间里热得发闷，可是妇女们说，必须这样。每次阵痛以后，

克里斯丁浑身汗如雨下。

在阵痛的间隙时间，克里斯丁躺着想，她应该怎样款待这些妇女。她很想使她们看到，她已经把家治得井井有条。在煮鲜鱼的时候，她吩咐女厨子图尔贝尔在开水里放一些提炼凝乳后留下的乳浆。只要哥恩纽夫不认为这违反斋戒就好。艾利克神父曾经说过，这没有关系，因为乳浆不是乳制品，况且鱼汤上的浮油反正是要撇去的。埃尔伦还在去年秋天买回来的鱼干，是无论怎样不能拿出来款待客人的：鱼干已经腐烂，里面生了蛆。

“纯洁的圣母马利亚啊！……我还要等待很久才能得到你的助吗？……哎哟，现在好疼呀，好疼呀，好疼呀！”

克里斯丁又竭力忍受了片刻，后来忍不住了，开始叫喊起来……

埃乌德芬娜坐在炉子旁边，看着瓦罐里的水。克里斯丁想鼓起勇气请求埃乌德芬娜走过来拉着她的手。在这当儿只要能够拉着熟悉的、友爱的手，她什么代价都肯付。不过她不好意思提出这个请求……

第二天，侯萨村庄园里笼罩着一片爽然若失的寂静。这是报喜节的前一天，庄园里的工作照例在天黑前就结束了。男人们都神情严肃，若有所思地走来走去，惊惶不安的使女们对什么事情都无心去干。仆人们都敬爱这位年轻的女主人，但听说她的情况不太好。

埃尔伦站在院子里同一个铁匠谈话，他竭力集中思想去听铁匠对他说的话。突然哥恩娜夫人急冲冲地向他走来：

“埃尔伦，你妻子情况不好……我们已经试过一切方法。你

必须到她那里去……让她在你膝上坐一会儿，说不定对她有好处。你到房间里去穿一件短上衣，赶快去吧：她的情况很不好，这可怜的孩子！”

埃尔伦的脸涨得通红。他记得人们说过，如果一个女人私底下受胎的孩子生不下来，她只要在孩子的父亲膝上坐一会儿，就会有帮助。

克里斯丁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几张毯子。两个妇女坐在她身边。埃尔伦走进去的当儿，他看见克里斯丁全身蜷缩起来，把脸埋在一个妇女的膝盖之间，脑袋转来转去，然而没有发出一声呻吟。

阵痛过去以后，她稍稍抬起头来，用带有野性的、害怕的目光向四周扫视了一下。她的干裂、发黑的嘴唇急促地吸着空气。在这张肿胀、发红的脸上，已看不到一点青春、美丽的痕迹——甚至头发也同稻草和毛皮毯子上的兽毛混在一起，仿佛变成了肮脏的毡子。她向埃尔伦看了一眼，好象一下子认不出来。

后来她省悟了，妇女们为了什么才把他唤来，就气呼呼地摇摇头说：

“在我们家乡没有这种习惯……女人生产的时候，男人是不能进来的……”

“在这里北方，这有时也可以，”埃尔伦温柔地说。“只要这样能帮助你稍许减轻一点痛苦，我的克里斯丁，你就不要反对吧……”

“哎哟……”当埃尔伦在她身边跪下的时候，克里斯丁用双手抱住他的腰，把脸贴在他身上。克里斯丁全身抽搐着，颤抖着，忍住了阵痛，不再叫喊。

“能不能让我同丈夫单独说两句话？”阵痛过去后，她困难地喘着气，很快地说。两个妇女退到了一边。

“她所说的那件事情，你是在她生产的时候答应她的？……等她守寡以后你就娶她……在她生奥尔姆的那个夜里……”克里斯丁喃喃地说。

……埃尔伦的呼吸一下子停止了，仿佛当胸挨了一拳。后来他坚决地摇摇头。

“那天夜里我在城堡里——我的部队在那里值岗。早晨我回家，回到我们所住的地方，他们把孩子递给了我……难道你在这里躺着，还在想这件事情吗，克里斯丁？……”

“是的！”她又紧紧地贴在埃尔伦身上，然而阵痛又向她袭来。埃尔伦替她擦去脸上沁出的汗珠。

“现在你知道了，”当她又静静地躺着的时候，埃尔伦说。“要不要象哥恩娜夫人所说的那样，我待在你身边？”

克里斯丁摇摇头。最后妇女们不得不叫埃尔伦走开。

可是就在这当儿，她仿佛一点气力也没有了，她再也忍受不住。她非常可怕地大声叫喊起来，一感到阵痛到来，就苦苦地哀求帮助。然而，妇女们向她提出重新把丈夫唤来，她却大声说：“不要！”她宁可被折磨致死……

哥恩纽夫和同他一起来的一个教士到礼拜堂里去做晚祷。庄园里所有的人，除了那些侍候产妇的以外，都跟他们一起去了。可是埃尔伦不等祈祷结束，就悄悄地离开礼拜堂，往家里走去。

在谷地对面的群山和林木之上，西方的天空呈现出一片火红色——春天的白昼已经消逝，开始了清明、晴朗、柔和的夜

晚。有些地方现出了星星，在明亮的空中闪出暗淡的光芒。湖边的阔叶树林上空，飘荡着一层薄雾。向阳的田野里雪已经融化了，空气中弥漫着湿土和融雪的香味。

平缓地伸向谷地的院子里，西部有一个小房间。埃尔伦走到那里，在墙外站了片刻。他靠在墙上的时候，屋子的圆木墙壁由于刚才受到夕阳的照射，还很暖和。啊，她叫得多惨哪！……有一回埃尔伦听到过一只在熊爪子下挣扎的牛犊的惨叫声——这是在他们的山间牧场里，那时候埃尔伦还是个半大小子。牧人阿伦贝伦和他穿过树林往南边跑去。埃尔伦记得他看见一堆毛茸茸的东西，站立起来变成了一头熊，张着血盆大口。阿伦贝伦的长枪被熊爪子一击，折成两段。于是他急忙夺下埃尔伦手中的长枪，因为埃尔伦站在那儿，已经吓呆了。牛犊还活着，不过它的奶子和一条腿被咬掉了……

"我的克里斯丁，啊，我的克里斯丁！……主啊，看在纯洁的圣母份上，可怜可怜她吧！……"他向礼拜堂跑回去。

使女们把晚餐端到大房间里——她们没有铺桌子，把食物直接端到炉子旁边。男人们拿了面包和鱼，回到自己坐的长凳上，静静地坐着。他们吃得很少——好象谁也没有胃口。吃过晚饭后，谁也不走来收拾碗碟，也没有一个男人站起来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休息。大家都继续坐着，默默无言地望着炉子里的火光。

埃尔伦躲在床边的角落里——他不愿意让人看见他的脸色，他受不了。

哥恩纽夫硕士点了一盏油灯，把它放在主人座位的扶手上，自己却坐在下手的长凳上，手里捧着一本书——他的嘴唇无声

地、不停地微微翕动着。

有一回哈耳多之子乌耳夫站起来，走到炉子前面，拿了一块软面包，接着又在劈柴中翻找，取出一根劈柴。然后他走到房门口的角落里，那里坐着老奥恩。他们两人躲在乌耳夫的斗篷下摆弄面包。老奥恩还把木柴劈小刨光。男人们不时偷偷地看着他们。不久，乌耳夫和奥恩站起来，走出房间。

哥恩纽夫目送着他们，可是什么也不说，继续念他的祈祷文。

忽然，一个男孩在睡梦中从长凳摔倒在地板上。然后站起来，用带有野性的目光向大家扫视了一下，叹了口气，重新坐到长凳上。

哈耳多之子乌耳夫和奥恩悄悄地走进房间，走到他们原先坐着的地方。男人们向他们看了一眼，可是谁也不说话。

埃尔伦突然直跳起来，穿过整个房间走到仆人们面前。他脸如死灰，眼睛眍了进去。

“难道你们谁也想不出办法吗？”他说。“你呢，奥恩？”他低声补充了一句。

“不管用，”乌耳夫也低声回答。

“看来，这是命中注定的，她不可能有这个孩子，”奥恩擦了擦自己的鼻子说。“祭祀也罢，刻魔符也罢，都不起作用。我很可怜你，埃尔伦，你这么快就失去亲爱的妻子！……”

“唉，别这样说，仿佛她已经死去似的！”埃尔伦绝望地哀求。他走到自己的角落里，扑在长凳上，把脑袋贴在床脚的木板上

只有一回，一个男人走出房间，然后又折回来。

“月亮升起来了，”他说。“天快亮了……”

这以后不久，哥恩娜夫人走进房间，在门口给贫苦的朝圣者坐的长凳上坐下。她的花白的头发披散着，头巾挂在背后。

男人们都站起来，慢慢地围绕在她身边。

“你们要去一个人扶着她，”她一面哭一面说。“我们再也没有气力了……你应该到她那里去，哥恩纽夫……不知道会有怎样的结局……”

哥恩纽夫站起来，把祈祷书放进腰部的口袋里。

“你也去，埃尔伦，”哥恩娜夫人说。

埃尔伦走到门口，听到一阵嘶哑的、颤抖的呼叫声……他停住了，浑身哆嗦起来。他在一堆哭泣的妇女中间瞥见了克里斯丁扭曲得已经认不出来的脸——她跪着，妇女们扶着她。

门口有几个跪着的使女，把头伏在长凳上，连续不断地大声作祈祷。埃尔伦扑倒在她们旁边的地板上，双手捂着脸。克里斯丁不住地叫喊着。每一次听到这种叫喊声，由于恐惧和不能置信，埃尔伦仿佛呆住了。这是不可能的……

他鼓起勇气向那边看了一眼。现在哥恩纽夫坐在克里斯丁前面的长凳上，抓着她的手臂。哥恩娜夫人跪在她身边，抱住她的腰部，克里斯丁带着极大的恐惧在同这个老妇人挣扎，想拼命把她推开。

“啊，不！啊，不！放开我！……我再也受不住了！主啊，主啊，帮助我吧！……”

“现在主马上就会帮助你，克里斯丁，”神父每次重复着这句话。有一个女人捧着一面盆水，每次阵痛过后，哥恩纽夫用湿布擦着产妇的脸，从头发根一直到嘴唇，嘴唇边流着黏液。

忽然，克里斯丁的头倒在哥恩纽夫手臂上，刹时间睡着了，但几乎就在同一时刻疼痛又使她苏醒过来。神父继续说：

“好了，克里斯丁，主现在就会帮助你……”

谁也弄不清眼下是夜里什么时刻。但灰白色的晨曦已经从排烟气窗中透进来了。

经过长时间可怕的疯狂哀号以后，房间里一片寂静。埃尔伦听到妇女们忙乱起来……他想看一看，突然听见有人大声痛哭——他又哆嗦了一下……不敢去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克里斯丁又叫喊了——一声响亮的、粗野的、凄厉的叫声，完全不象以前那种发疯似的野兽的哀号。埃尔伦直跳起来。

哥恩纽夫弯着身子站着，扶着仍旧跪在地板上的克里斯丁。克里斯丁带着恐怖的神色注视着哥恩娜夫人手中用羊皮裹着的东西，一团潮呼呼的、暗红色的东西，简直象是宰杀的牲口的内脏。

神父紧紧地抱住克里斯丁。

“克里斯丁！你生了一个最美丽的、最漂亮的儿子，这正是以前母亲祈求主赐给她的……他活着！”哥恩纽夫热情地对那些正在哭泣的妇女说。“他活着……主不会这样严厉，他听取了我们的哀求！……”

神父的话声未毕，克里斯丁疲倦、麻木的头脑里闪过一个几乎已经遗忘的幻象：她曾经在修道院的花园里看见一棵幼苗……仿佛长出了皱皱巴巴的柔软的红色花瓣……变成了一朵小花。

这一团不成形状的肉蠕动起来……发出了声音……伸展开来，变成了一个小小的、红葡萄酒色的人形的婴孩：他有手有

脚，手和脚上长着完整的手指和脚趾……他手脚乱划，低声呱呱啼哭起来。

“多么小啊，多么小啊，他长得多么小啊！”克里斯丁用嘶哑的、细小的声音说，她又笑，又哭，浑身瘫软了。站在周围的妇女们擦着眼泪，破涕为笑。哥恩纽夫叫她们来扶着克里斯丁。

“把他裹起来，放在木盆里，让他舒舒服服地哭吧，”神父说。妇女们把新生的婴孩抱到炉子前面，神父也跟着她们走去。

克里斯丁昏睡了很久才苏醒过来，她躺在被窝里。有人替她脱去了被汗水湿透的脏衣服，她全身沉浸在温暖和幸福之中，感到非常舒服……她被裹在烘暖的毯子和毛皮里，身上放着几个盛着热的荨麻糊的小口袋。

她想开口说话，有人向她嘘了一下。房间里一片寂静。在寂静中克里斯丁耳边传来一个人的声音，她一下子听不出这是谁的声音：

“奉父子圣灵的名，取名尼古拉乌斯。”

什么地方在滴水。

克里斯丁用臂肘微微撑起身子，看了一眼。在炉子旁边，神父穿着白衣服站着，哈耳多之子乌耳夫把一个手脚乱划、赤身露体、皮肤通红的婴孩从大铜盆里抱出来，把他递给教母，并从她手里接过一支点燃的蜡烛。

克里斯丁生了一个孩子，现在孩子大声啼哭着，使神父说话的声音几乎听不清楚。然而她感到非常疲惫……她什么也顾不上，她只想睡觉……

这时她听到埃尔伦急促而害怕的声音：

“他的头……他的头有点不大一样。”

“有点儿发肿，”一个女人平静地说。“这没有什么特别。因

为孩子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搏斗，他也经历了千辛万苦。”

克里斯丁叫喊了一声。在她心中，在她的内心深处，仿佛有一个思想变得清楚了：她的儿子也象她一样为自己的生命而搏斗过……

哥恩纽夫带着笑容很快地转过身来。他从哥恩娜夫人膝上接过小小的白色襁褓，捧到床前，把孩子放在母亲怀里。克里斯丁心中充满了柔情和幸福，把脸在麻布襁褓中象丝绸一样柔软的红通通的小脸上亲了一下。

她向埃尔伦看了一眼。她曾经有一次看见过埃尔伦的那张同样消瘦而灰白的脸……她回忆不起是在什么时候。她头脑里非常混乱……不过她知道她不必再回忆，这已经很好了。看到埃尔伦同他的弟弟一起站着——神父把一只手搁在他肩上，这也很好。一看到这个穿着神父服装的身材颀长的人，克里斯丁就感到无比的平安和宁静。那张瘦削的阔脸在一圈乌黑的头发下显得很坚强，然而经常露出慈和、亲切的笑容。

埃尔伦把一柄短剑深深地插入母子两人背后的圆木墙壁里。

“现在这没有必要了，”神父含笑说。“因为孩子已经受洗……”

克里斯丁回想起埃德文修士有一次说过的话。刚受洗的孩子象天上的天使一样圣洁。父母的罪从他身上洗去了，而他自己还没有犯任何罪。克里斯丁害怕地、小心地吻了吻那张小脸。

哥恩娜夫人向他们走来。她感到非常疲惫，并且对埃尔伦很生气，因为埃尔伦还没有想到对接生婆说一句表示感谢的话。尤其是神父从她手里抱去孩子，递给母亲，而这本来是应该由

她递给母亲的。还因为是她给克里斯丁接生的，还因为她是孩子的教母。

“你还没有对自己的儿子表示过欢迎呢，埃尔伦，甚至还没有抱过他呢！”她气呼呼地说。

埃尔伦从妻子手中接过裹在襁褓里的孩子，用脸在他身上贴了一下。

“诺克维，在我没有忘记你给自己的母亲带来多么巨大的苦难之前，也许我不会真正地爱你！”埃尔伦说，同时把孩子交还给克里斯丁。

“哼，哼！你把自己的过失推在他身上吧！”哥恩娜夫人气忿地说。

哥恩纽夫大人纵声大笑，哥恩娜夫人也跟着他一起大笑起来。她想把孩子接过去放在摇篮里，可是克里斯丁央求说，让她再抱一会儿。刚说完这句话，她把儿子抱在怀里，就睡着了……她迷迷糊糊地感觉到，埃尔伦小心地碰了她一下，仿佛担心碰痛她似的，接着又睡着了。

5

孩子诞生后的第十天，弟兄两人早晨单独在大房间里，哥恩纽夫对哥哥说：

“埃尔伦，你应该送个信给你妻子的亲人，把她的健康状况告诉他们！”

“我想，这用不到性急，”埃尔伦回答。“约栾寨知道这里庄园里已经生了个儿子，未必会感到极大的高兴。”

“那么你认为怎样？”哥恩纽夫问。“难道克里斯丁的母亲不

是去年秋天就知道女儿的身体不好吗？现在她大概在感到不安了……”

埃尔伦什么也没有回答。

稍后，到了白天，哥恩纽夫坐在小房间里同克里斯丁谈话，埃尔伦走了进来。他头上戴着毛皮帽，身上穿着厚厚的本色粗呢短上衣，长裤，脚上穿着暖和的毛皮靴子。他向妻子弯下身子，拍了拍她的脸颊。

“好，亲爱的克里斯丁！要不要带个信到约栾寨去表示问候，因为我就要到那里去，到南方去，把我们生儿子的喜讯告诉他们……”

克里斯丁的脸涨得通红——她又害怕，又高兴。

“你父亲有权要求我亲自登门去把这个消息告诉他。”埃尔伦认真地说。

克里斯丁静静地躺着。

“你对我家里的人说，”她几乎听不出声音地说，“自从我离开他们以后，我每天都只是想，我要跪在父亲和母亲脚下乞求他们原谅。”

不久埃尔伦离开了。克里斯丁没有想到问问他准备怎样去。可是哥恩纽夫却跟着哥哥走到院子里。房间门口放着埃尔伦的滑雪板和棍子，棍子上装着枪尖。

“你用滑雪板滑到那里去吗？”哥恩纽夫问。“谁同你一起去？”

“没有人，”埃尔伦含笑说。“你知道得最清楚，哥恩纽夫，要在滑雪板上跟上我是不容易的。”

“我看，这并不明智，”神父说。“听说，眼下侯兰森林里狼非常多……”

埃尔伦只是笑了笑，开始把滑雪板绑在脚上。

“我估计到达耶特斯卡尔山间牧场天还不会黑。现在日长了。第三天傍晚我可以到达约栾寨……”

“从耶特斯卡尔到通车马的大路这段路程不好走，况且那里有一些被浓雾遮盖着的险恶的深沟。你知道，山间牧场冬季有时也不平静。”

“把你的火镰给我，”埃尔伦仍旧含笑说。“万一我会失去自己的火镰……如果我在树林里遇见女妖。她要求我干一个有妇之夫不应该干的事情，我就把火镰向她扔过去。听我说，弟弟，现在我去做你对我说过的事情：到克里斯丁的父亲那里去，请他向我索取他认为满意的罚金……因此，我用什么方法去，就让我自己选择吧。”

哥恩纽夫只能满足于此。不过他非常严厉地吩咐家里所有的人保守秘密，不让克里斯丁知道埃尔伦是独自一个人去的。

那一天傍晚，在蓝盈盈的雪山顶上，天空象一块浅黄色的帐幕伸向南方，埃尔伦在礼拜堂的废墟旁边疾驰而下，速度极快，只听见冰冻的雪面上发出吱吱声、嗞嗞声。在苍茫的暮色中，高挂在空中的一弯新月射出白蒙蒙的如雾一般的光线。

约栾寨庄园里，从排烟气窗冒出一团团浓烟，升向晴朗的、淡白的天空。在寂静中可以听到有节奏的、单调的斧头声。

从庄园大门里窜出一大群狗，唁唁地叫着扑向来人。院子里有一群毛茸茸的山羊，在微明的暮色中形成墨黑的一团——它们在啃院子中央的一堆枞树枝。三个穿着冬装的小孩在羊群中跑来跑去。

这一幕景象奇怪地把埃尔伦吸引住了。他准备着，等待岳

父出来迎接他这个不速之客。刚才，劳伦斯站在堆木柴的板棚旁边，同一个正在劈板条做栅栏的人讲话。听说自己的女婿来了，他急忙停下来，把手中的长枪使劲插在雪地里。

"是你？"他低声问。"一个人？……还是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你这样到来，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停了片刻问。

"是这么回事，"埃尔伦鼓起勇气，看了岳父一眼。"我以为，我至少应该这样做——我要亲自前来告诉你们一个消息：克里斯丁在报喜节早晨生了一个儿子。现在她身体很好。"他急忙补充一句。

劳伦斯默默地站着。他用力咬住下嘴唇——他的下巴在微微颤抖。

"嗯，这是个新闻！"他停了片刻说。

小兰波尔跑来，站在父亲身边。

她看了父亲一眼，脸上露出通红的红晕。

"别说话！"劳伦斯用嘶哑的声音说，虽然女孩并没有说一句话，只是红着脸。"别站在这里！……走开！……"

他不再说什么。埃尔伦站着，向前深深地弯下身子，支撑在左手紧紧执住的滑雪棍上，眼睛看着雪地。他的右手插在怀里。劳伦斯用手指头指了一下说：

"你受伤了？……"

"一点儿，"埃尔伦回答。"昨天黑暗中从山石上摔了下去。"

劳伦斯抓住他的下臂，小心地摸了一下。

"看样子骨头没有折断，"他说。"你可以亲自告诉她母亲。"

他向屋子走去，因为拉根弗丽德走到院子里来了。拉根弗丽德惊讶地目送着丈夫，后来认出了埃尔伦，就急忙走到他面

前。

埃尔伦只得把他带来的消息再说一遍。拉根弗丽德听着，不说一句话。埃尔伦最后说：

“我想，在去年秋天克里斯丁离开这里以前，你也许已经知道一些了……现在你正在为女儿担忧……”

这时拉根弗丽德眼睛里闪出了泪花。

“你记得这一点很好，埃尔伦……”她犹豫不决地说。“自从你把她从我们家里带走以后，我确实每天在为她担忧……”

劳伦斯走回来了。

“给，这是狸膏。女婿，我看你的脸冻伤了。先在穿堂里等一会儿，让拉根弗丽德给你涂一点狸膏，你身上的冰雪还没有化开呢……你的脚怎样？……过一会儿把靴子脱下来，让我看看。”

当家里的人们聚集在一起吃晚饭的时候，劳伦斯把消息告诉他们，并且吩咐把浓烈的啤酒端来，以便大家可以高兴一下。可是在宴会上并没有真正的高兴，主人自己也只满足于喝一碗清水。他请求埃尔伦原谅：他早在年轻时就许过愿在斋戒期间只喝清水。因此人们都静悄悄地坐着，即使有上等的啤酒助兴，交谈也十分勉强。孩子们时常跑到劳伦斯身边来——他们挨在他膝上的时候，他搂着他们，但对他们的提问回答得漫不经心。埃尔伦试图同兰波尔说几句笑话，兰波尔回答得简短而生硬——显然，她想表明自己不喜欢这位姐夫。现在她八岁了，她很聪明，也很美丽，不过不象她的姐姐。

埃尔伦问：“其余几个孩子是什么人？”劳伦斯回答说，男孩子是特隆德之子霍瓦尔德，是顺德村庄园里最小的孩子。他在

成年的哥哥和姐姐们中间感到非常寂寞，因此去年圣诞节他要姑妈带他到约栾寨来。女孩子是罗耳夫之女海尔加。在勃拉卡萨尔参加葬礼以后，不得不把孩子带到这里来，因为孩子看到父亲的情况，心里很难受。兰波尔同自己的表兄妹在一起生活，也比较愉快。

“我和拉根弗丽德开始老了，”劳伦斯说。“兰波尔比克里斯丁小时候更淘气，更好动。”他抚摩了一下女孩的鬈发。

埃尔伦坐到岳母身边，岳母开始问他克里斯丁生产的情况。他注意到劳伦斯在听他们谈话。可是后来劳伦斯站起来，离开桌子，披上斗篷，拿了棍子：他说，他要到神父的庄园里去，邀请艾利克神父到这里来喝酒。

劳伦斯沿着一条踩出的小路穿过田野向鲁蒙寨庄园走去。月亮已经开始往山背后落下去了，然而在白色的山顶上面，天空中繁星闪烁。要是神父在家里就好了——一个人同家里这些人坐在那里实在受不了。

当他已经走到栅栏之间，快走近院子的时候，他看见一支蜡烛向他移近过来。蜡烛由老埃乌顿拿着——老埃乌顿看见有人站在当路，就摇了摇银铃铛。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在路边的雪堆里双膝跪下。

埃乌顿拿着蜡烛和铃铛从他身边走过，铃铛发出柔和亲切的声音。艾利克神父骑着马在后面走。经过那个跪着的人的时候，他用双手高高地举起圣餐盒，目不旁视，慢慢地走了过去。劳伦斯弯着身子，伸出双手，向救主致敬。

“同神父一起骑马走过去的，是艾那尔·赫纽法的儿子——这样看来，老头儿快要死了！……是的，是的……”劳伦斯念了

安魂祈祷，然后站起身来回家。同主的这次夜间会见毕竟使他得到了安慰，使他变得坚强起来。

躺下睡觉的时候，劳伦斯问妻子：

“这件事情……关于克里斯丁的情况，你以前有点知道吗？”

“你不知道吗？”拉根弗丽德说。

“不知道，”丈夫简短地回答，使拉根弗丽德明白，他有时毕竟有过这样的想法。

“去年夏天有一段时间我很担心，”妻子犹豫不决地说。“我看到她身体不好，没有食欲。不过由于后来一切都过去了，我想可能是我搞错了。我们为她准备婚礼的那段时间，她显得非常愉快……”

“嗯，她是有理由感到愉快的，”丈夫带着一丝嘲笑说。“可是她怎么会什么也不对你说……你毕竟是她的母亲啊……”

“现在，在她犯罪以后，你可以很好地回想起这一点，”拉根弗丽德伤心地说。“你知道，克里斯丁对我从来就不亲热……”

劳伦斯不再说什么。过了片刻，他亲切地向妻子道了晚安，就静静地躺在她身旁。他知道自己不会很快就睡着。

……克里斯丁……他最疼爱的女儿克里斯丁……

对那天晚上拉根弗丽德向他坦白的这件事情，他甚至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而且拉根弗丽德凭良心也不能说丈夫让她感觉到他还记着这件事情。丈夫对待她丝毫也没有改变……相反，丈夫竭力对她表现得更加友好，更加亲爱。然而劳伦斯在去年冬天不止一次发现妻子非常悲痛，看到她竭力想在他无意识的话语中找到什么暗含的辱意。对这一点他无法理解……也不知道怎样才有帮助……只能听天由命……

“我们在天上的父……”他开始为克里斯丁和她的孩子祈祷，接着又为妻子和自己祈祷。最后又请求主赐给他力量容忍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使他能让女婿待在家里而不感到难受。

在女婿手臂上的伤痊愈以前，劳伦斯无论怎样不让他回家。而且也不肯让他一个人上路。

“要是你同我一起去，克里斯丁会感到非常高兴的，”有一回埃尔伦说。

劳伦斯沉默了片刻。后来找到了许多不同意的理由。大概拉根弗丽德不愿意一个人待在庄园里。除此以外，如果他现在到遥远的北方去，那么未必能在春播以前赶回家。但结果他还是同埃尔伦一起去了。劳伦斯没有带仆人——回来的时候他可以乘船到莱姆斯谷地，再往南可以租借马匹，那里一路上大家都认识他。

一路上滑雪的时候他们很少谈话，不过一般地说，他们的感情融洽了。劳伦斯要跟上埃尔伦有点吃力；不过他不想承认女婿滑雪的速度对他来说太快了。然而埃尔伦觉察了这一点，马上减慢速度，以适应岳父。他竭力讨好岳父，在他想博得某个人的友谊的时候，他变得又谦虚，又和气。

第三天他们停留在一幢空的小石屋里宿夜。天气很恶劣——有雾，不过，看来埃尔伦同样能很有把握地找到道路。劳伦斯看到，埃尔伦能异常正确地辨别空中和地上的一切征象，熟悉各种野兽的生活方式和习性，他随时能确切地说出自己所处的方位。看来，虽然劳伦斯也习惯于山里的生活，他通过努力观

察、辨别、记忆而学会的一切知识，他的旅伴闭着眼睛都能知道！对这一点埃尔伦自己也笑起来了——他有这种嗅觉。

他们找到小石屋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正是在埃尔伦事先估计的那个时间。劳伦斯回想起也是在这样的一个黑夜里，在离开自己山间牧马场的板棚一箭之遥的地方，自己却迷了路，不得不躲在雪堆里。石屋完全被雪封住了，因此他们只得从排烟气窗里爬进去。埃尔伦用石屋里的一张马皮把气窗孔遮盖起来，把马皮牢牢地缚在几根木杆上，再把木杆塞在桁架下面。然后用滑雪板耙去堆积在石屋里的雪，用放在那里的结上冰的木柴在一只没有盖子的炉子里生了火。他从长凳底下取出三四只沙鸡——这是他到南方去的时候留在那里的，——从炉子旁边融化的地上抓了一把泥土，把沙鸡涂好，丢在烧红的炭火中。

劳伦斯躺在土台上——埃尔伦已经把背囊和斗篷铺在土台上，尽量搞得舒服些。

“军人偷了鸡是经常这样烤的，埃尔伦！”劳伦斯含笑说。

“是的，我在伯爵那里服役的时候，也学会了一些！”埃尔伦也笑着说。

以前他一直没精打彩，懒懒散散——岳父也经常看到他这样，——而现在却朝气蓬勃，手脚麻利。他坐在劳伦斯面前的地板上，开始讲述自己当年在哈兰德，在耶科布伯爵手下服役的情况。当时他在城堡里当支队长，后来率领三艘不大的船出海，守卫海岸。埃尔伦的眼睛里充满了稚气——他并不夸耀自己，只是滔滔不绝地讲述。劳伦斯躺着，从上到下打量着他……

不久以前劳伦斯还在祈求主赐给他耐心，能够容忍女婿待在他家里……现在他几乎要对自己生气了，因为他对埃尔伦的喜欢，大大地超过了他过去心目中所想的程度。他回想起还在

他们的礼拜堂被烧毁的那个夜里，他已经喜欢女婿了。这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非常勇敢！劳伦斯动了慈父之心：他可怜埃尔伦，埃尔伦能够做更好的事情，而不只是诱骗妇女！可是却什么也没有做成——只有孩子气的荒唐行为！“要是在过去的时代，有一个首领把这个人收录在手下，加以使用，他会很有出息的……可是在我们目前的世界中，一个人在许多事情上都要靠自己来判断，而一个处在埃尔伦的地位的人，不仅要自己关心自己的利益，而且还要关心许许多多人的命运……而这是克里斯丁的丈夫！……”

埃尔伦向岳父看了一眼。他自己也变得严肃起来。后来他说：

“我要请求你一件事情，劳伦斯……在到我家里以前……你能不能把你心里所想的事情告诉我？”

劳伦斯默默不语。

“你要知道，”埃尔伦仍旧用这种语气说，“我很愿意跪在你的脚下，不管你提出什么要求，不管你提出多少罚金，我都愿意付给你。”

劳伦斯向这个年轻人的脸看了一眼，然后发出一声奇怪的冷笑。

“埃尔伦……要我说出来，而你去完成，这也许是很困难的……你可以给顺德村的礼拜堂和同样受你蒙骗的神父们捐献一笔可观的款子，”他生硬地说。“我不想再提起这件事情！你也不要把自己的年轻作为借口……埃尔伦，要是你在我给你们举办婚礼以前就跪在我脚下，你就会诚实得多……”

“是的，”埃尔伦回答。“不过那时候我不知道事情会暴露出来而给你带来这样的羞辱。”

劳伦斯坐到火炕上。

“那么你在结婚的时候不知道克里斯丁已经……”

“我不知道，”埃尔伦说。他的神气很沮丧。“在我们结婚了将近两个月，我才初次了解这件事情。”

劳伦斯带着有点惊讶的神色看了他一眼，可是什么也没有说。于是埃尔伦又用微弱的、犹豫不决的声调说：

“岳父，你同我一起去，我很高兴。整个冬天来克里斯丁一直心情不好……有时候好不容易才同我讲一句话。有好几次我觉得她讨厌侯萨村庄园，也讨厌我。”

劳伦斯的回答十分冷淡，而且是转弯抹角的：

“年轻的妻子常常是这样的。现在她的身体又健康了，因此，你和她大概很快又会成为象以前一样的好朋友，”他补充了一句，同时带着嘲弄的神色微微一笑。

埃尔伦坐着，用呆滞的目光注视着一堆烧红的木炭。突然他完全明白了……虽然他在克里斯丁白色的手臂旁边第一次看见那张红通通的小脸的时刻就已经明白了：他们之间以前有过的东西，以后永远不会再有了。

父亲走到小房间里去看克里斯丁，克里斯丁坐在床上，向父亲伸出双手。她紧紧地搂住父亲的脖子，泪如雨下，号啕大哭起来，哭得这样伤心，使劳伦斯也大为吃惊。

有一段时间她已经能起床了，可是后来获悉埃尔伦不带旅伴独自一个人翻山越岭而去，而且又迟迟不归，心里非常不安，她又发了寒热。

一看就知道，克里斯丁的身体还十分虚弱：她为每一件小事情都要伤心掉泪。埃尔伦不在家里的时候，庄园里来了一个

新的固定的神父，谢尔克之子艾里夫神父。他担负起有时来看望女主人并给她念祈祷文的工作，可是克里斯丁对这样微小的事情也要流泪，使神父感到困惑不解：到底应该给她念些什么呢？

有一次，父亲坐在克里斯丁身旁，克里斯丁要亲自给孩子包襁褓，以便劳伦斯能看到，这是一个身体多么匀称，多么漂亮的男孩。孩子赤身露体躺在襁褓里，在母亲面前的小毯子上手脚乱划。

“他胸口是什么？”劳伦斯问。

在孩子胸口的上部有几个血红的小斑点，仿佛有一只沾上鲜血的手在孩子身上按了一下。克里斯丁第一次看见这个标记的时候，自己也非常不安。不过她尽量安慰自己，因此就说：

“大概这不过是一个火记。那一次我看见礼拜堂失火的时候，在胸口抓了一把。”

父亲哆嗦了一下。是的！可是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她隐瞒着，……隐瞒了多少时候。而且不明白，她，他亲生的女儿……怎么有力量瞒着他……

“我常常觉得，你并不真正喜欢我的儿子，”克里斯丁多次对父亲说，可是劳伦斯仅是笑了笑，说：“不，我喜欢他的。”况且他赠送了许多贵重的礼物——给新生婴儿作为洗礼礼物和给产妇本人。不过克里斯丁还是感觉到，人们，尤其是埃尔伦，对她的儿子没有给予足够的关心。

“看看他吧，爸爸，”她提出要求。“看他在笑了！爸爸，你看到过象诺克维这样好看的孩子吗？”

她经常提出同一个问题。有一回劳伦斯若有所思地说：

"你的哥哥霍瓦尔德……我们的第二个儿子……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孩子。"

过了片刻，克里斯丁用微弱的声音问：

"就是我的弟兄中活得最长久的那一个吗？……"

"是的。他活了两岁。好啦，不要再哭啦，我的克里斯丁，"劳伦斯低声请求。

劳伦斯和哥恩纽夫都不喜欢管孩子叫诺克维——因为他的正式名字是尼古拉乌斯！埃尔伦坚持说，这是同样的名字，可是哥恩纽夫说："不，不对。在古代传说中叙述的那些人名字叫诺克维，那是在信仰异教的时代。"不过埃尔伦还是不愿意让孩子继承他父亲的名字。克里斯丁听到埃尔伦在欢迎他们的儿子时第一次怎样叫唤他，也就一直怎样叫唤他。

因此，在克里斯丁看来，侯萨村除了她本人以外，只有一个人能充分认识到诺克维是一个多么出色的、有希望的孩子。他就是新来的神父艾里夫……在这个问题上，他的见解几乎同孩子的母亲一样合理。

艾里夫神父是一个身材琐小、身体瘦弱的人，有一个圆圆的小肚子，使他的模样显得有点儿滑稽。他生得貌不惊人；人们同他谈过多次话以后，还要费很大的劲才想得起这位神父的面容——可见他的容貌是多么平凡。他的头发和皮肤是同样颜色的——象沙子一样的赭黄色，——略带浅蓝色的圆眼睛呆板无表情。他的性情平静而怯懦，可是哥恩纽夫硕士说，艾里夫神父学识渊博，只要他的自信心稍足一点，他也能考上学位。不

过他在生活纯洁，待人谦逊，对基督和礼拜堂虔诚敬爱方面，比他的学识表现得更为特出。

他出身寒微，虽然年纪比尼古拉乌斯之子哥恩纽夫大不了几岁，可是却显得几乎有点老态。哥恩纽夫和他在尼达洛斯的学校里读书的时候就相识，一谈起谢尔克之子艾里夫，总是带着喜爱的心情。在埃尔伦看来，给他们派到侯萨村来的不是一个怎样了不起的神父，可是克里斯丁对他一下子就充满了信任和敬爱。

克里斯丁甚至在去礼拜堂做过赎罪祈祷以后，仍旧同孩子住在小房间里。对她来说这是一个艰难的日子。艾里夫神父扶着她的手臂把她带到礼拜堂里，但不敢给她吃圣餐。她向神父作了忏悔，但由于她在促使另一个人死亡的事件中也是有过失的，还没有悔过罪，因此她必须在大主教那里请求赦免她的罪。那天早晨哥恩纽夫同她在一起坐着，她心里备受折磨，哥恩纽夫劝导她，一旦她肉体上死亡的危险过去以后，她应当立即去寻求灵魂的治疗。等她感到身体足够康健以后，她就要去还自己向圣奥拉甫许过的愿。现在，圣奥拉甫的保佑拯救了她的孩子，使他诞生到世界上，受了洗礼，她就应当赤脚走到圣奥拉甫的坟墓上，呈献出自己的黄金的花冠，她少女时代的珍贵首饰，这首饰她过去没有好好地珍惜，而且也不配佩戴。哥恩纽夫向克里斯丁提出建议，在为这件事情作准备的阶段，她要过独居的生活，要祈祷，诵读祈祷文并作反省，还要斋戒——不过为了吃奶的孩子，持斋也应适度。

埃尔伦每次在院子里遇见自己年轻的妻子后，目送着她的背影，心里感到一种异样的忧伤。她现在比以前更加美丽了：高

高的、匀称的身材，穿着朴素的深褐色粗呢连衫裙。粗麻布三角头巾遮盖着她的头发、脖子和肩膀，更加明显地衬托出她皮肤的白净。春天的阳光照在克里斯丁脸上，仿佛深深地渗透她的肌肤——她显得容光照人。她的眼睛和嘴唇好象是透明的。埃尔伦到小房间里去看看孩子的时候，每当他的眼睛看着克里斯丁，克里斯丁总是垂下大大的、白色的眼睑——她显得这样素雅贞静，埃尔伦甚至不敢用自己的手指摸一下她的手臂。当她抱着诺克维喂奶的时候，她用头巾的边缘遮盖着隐约可见的洁白的肌肤。肯定大家都抱着一个目的，要把他的妻子从丈夫手中夺下来，把她直接送进天国！……

埃尔伦同弟弟和岳父每天晚上坐在大房间里闲谈的时候——只有男人在场，常常半生气半开玩笑地这样说，侯萨村简直变成了一座大教堂。眼下那里有哥恩纽夫和艾里夫神父，岳父也可以算是半个神父，现在他们想把他也变成半个神父。结果将是一个庄园里有三个神父！可是他们只是嘲笑他。

这一年春天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在治理产业方面做了许多工作。现在所有的栅栏都在适当的时候修好了，还装上了大门。耕地和春播工作都很好地及时完成了。埃尔伦还购买了一批出色的牛羊——新年前他不得不把相当一部分原有的牲口宰掉，不过这也没有很大的坏处，因为他的很多牲口都已衰老，饲养得不好。埃尔伦雇了一些人蒸馏树脂，剥桦树皮。庄园里的屋子都翻修了，屋顶也修理了。只有在当年尼古拉乌斯大人年富力强的时候，侯萨村和饲养场里才有过这样兴旺的盛况。的确，人们知道，埃尔伦经常向岳父讨教，并得到他的帮助。埃尔伦陪同岳父和当神父的弟弟骑着马在全区巡视了一圈，工作之余还在亲友家里作客。现在他出去巡视的时候规规矩矩，带

着两三个麻利而勤恳的仆人。以前埃尔伦到各处走动的时候，通常总带着一大群无法无天的恶奴豪仆。过去由于埃尔伦生活放荡，在侯萨村花天酒地，不事生产，人们长期来对他积怨甚深，散布着种种流言蜚语，现在这些流言蜚语开始消失了，变成一种善意的玩笑。人们都笑嘻嘻地说，埃尔伦的年轻妻子在六个月的时间内作出了不少成绩。

在圣布托耳夫日①前几天，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在哥恩纽夫硕士陪同下到尼达洛斯去。这位神父邀请劳伦斯去作客数天，因为劳伦斯想在他回到南方去以前参观圣奥拉甫礼拜堂和市内的其余礼拜堂。他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同女儿和女婿分了手。

6

在塞里埃圣徒日以后的第四天，克里斯丁要徒步走到尼达洛斯去——再迟了，到月底，由于庆祝圣奥拉甫节，城里人很多，会拥挤不堪，而在这以前，大主教不在城里。

临行前一天的傍晚，哥恩纽夫硕士来到了侯萨村。次日一清早他和艾里夫神父一起到礼拜堂里去作晨祷。克里斯丁到礼拜堂去的时候，露水象是在草地上铺了一张灰色的毡毯，阳光把小山顶上的树林染上一层金色，杜鹃在山坡上的树丛中啼鸣——看来，克里斯丁这次去朝圣，碰上一个好天气。

礼拜堂里除了埃尔伦夫妇和烛光辉煌的上敞廊里的两个神父以外，没有别人。埃尔伦睨视了克里斯丁赤露的双脚一眼——她就这样站在象冰一样寒冷的石板地上！她要走三十公里路，伴

---

① 六月十七日。

随着她的只是他们为她所作的祈祷。埃尔伦真想把自己的灵魂献给主，多年来他从没有这样想过。

克里斯丁穿着一件灰色的长袍，腰里束一根绳子。埃尔伦知道，她在长袍里面穿着用粗麻袋布做的衬裙。裹得紧紧的粗呢头巾遮盖着她的头发。

他们从礼拜堂里出来，走到早晨的阳光下，使女抱着孩子迎上来。克里斯丁在一些圆木上坐下。她转身背对着丈夫，喂孩子吃奶，在上路前让他吃吃饱。埃尔伦退到一边一动不动地站着——由于激动，他脸色苍白，两颊冰凉。

神父们出来得稍迟一些——他们在法衣圣器室里脱去法衣。他们在克里斯丁近旁站住了。不久，艾里夫神父回到庄园去了，哥恩纽夫帮克里斯丁把孩子牢牢地束在背后。克里斯丁脖子上挂着一只口袋，里面盛着黄金的花冠、钱币，还有少许面包和盐。她手里拿着一根拐杖，向神父深深地行了个屈膝礼，沿着穿过树林的山径向上，慢慢地往北方走去。

埃尔伦继续站着，他的脸色白如死灰。突然他奔跑起来。礼拜堂北面有几个高高的山岗，上面长着稀疏的草，以及被牲口啃食过的桧树和白桦树幼苗——人们常常在那里放牧山羊。埃尔伦奔到一个山岗上——从那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还能望见克里斯丁，直到她隐没在树林里为止。

哥恩纽夫跟在哥哥背后慢慢地走上山岗。在早晨明亮的阳光里，神父的身子显得又高又黑。他的脸色也十分苍白。

埃尔伦半张着嘴站着，他苍白的脸颊上淌下了泪水。突然他向前一冲，双膝跪在地上，接着又扑倒在低低的草丛中，号啕痛哭，用晒黑的长长的手指拔着石楠。

哥恩纽夫一动不动地站着。他看着这个号啕痛哭的男人，后来又向远方的树林看了看，那个女人已经失去了踪影。

埃尔伦稍稍抬起头来：

“哥恩纽夫……你要她这样做，难道是必要的吗？……”

“难道这是必要的吗？”他又问。“难道你不能赦免她的罪吗？”

哥恩纽夫不回答。于是埃尔伦又说：

“要知道我已经忏悔和赎罪了。”他坐在地上。“对那个女人，我花钱做了三十次弥撒，还每年追荐，把她葬在礼拜堂的墓地上——我在海尔格主教面前作了忏悔，到什未林去朝拜圣血。难道这对克里斯丁一点也没有帮助吗？”

“尽管你做了这一切，”神父低声说，“把一颗破碎的心献给主，并且得到主的宽恕，可是你毕竟要明白，你在尘世的罪恶所留下的痕迹，还得花多年的努力才能把它抹去。你对现在成为你妻子的那个女人造成的一切——你起先把她拖入放荡的生活，后来又拖入杀人案件，——你是无法替她改正的，只有主才能够。在她眼下的这次旅行中，你无法跟在她后面保护她，你还是祈求主向她伸出手来吧。哥哥，只要你们两人生活在世界上，你不要忘记，你看见你的妻子是怎样从你的院子里走出去的——更多的是由于你的罪恶而不是她本人的罪恶。”

过了片刻，埃尔伦说：

“我在侵害她的名誉以前曾经以主的名义和基督教的信仰起过誓，我永远不会娶别人做妻子，她也答应，只要我们生活在世界上，不嫁给别人。哥恩纽夫，你自己曾经说过，这样就是在主面前举行了婚礼；今后如果再同别人结婚，在主的心目中就是过淫荡的生活。因此，那时克里斯丁为我所有，不能认

为是放荡的生活……”

“如果这样做而不损害另外一种权利，那么你和她在一起也不算什么罪恶。”神父沉默了片刻说。“可是你引诱她去罪恶地反对主派来监护她的人们，最终又给她招致流血的罪恶。以前我们谈起这种事情的时候，我还说了另外一点：教会制定婚姻法，是为了正式宣布某人与某人结婚，为了使我们当神父的人不违背他们的亲人的意愿而给他们举行婚礼。”他坐到地上，把双手搁在一个膝盖上，用凝滞的目光望着远方，那里，穿过一个被夏天的阳光照耀着的村庄，有一个小湖在谷地深处泛出蔚蓝的色彩。

“你自己应该知道，埃尔伦：你在自己周围种满了荆棘，……怎么还能够吸引一个年轻姑娘到自己身边，而使她不被刺出血来或者刺伤呢？……”

“弟弟，在我和埃琳娜一起生活的日子里，你不止一次支持过我，这一点我永远不会忘记……”埃尔伦低声说。

“如果我能想到你并不怜惜这个纯洁而可敬的姑娘——同你相比她还是个孩子呢，”哥恩纽夫回答，他的嗓音颤抖起来，“那我就未必会这样做！”

埃尔伦并不回答。哥恩纽夫又低声问：

“那时候，在奥斯陆……你考虑过吗，如果克里斯丁怀了孩子……当她还住在修道院里的时候，而且还是另外一个人的未婚妻，……她会怎样呢？……而她的父亲是一个高傲的、爱惜自己名誉的人……她的所有亲戚都是门第高贵、不习惯于忍受羞辱的人……”

“请你相信，我考虑过这一点……”埃尔伦把脸扭开去。“蒙南答应过支持克里斯丁……这一点我也对她讲过……”

“蒙南！你怎么能同蒙南这种人谈论有关克里斯丁名声的事情？”

“他不象你所想象的那样，”埃尔伦打断了他的话。

“而且还有我们的亲戚卡特玲夫人。你们总不会打算把克里斯丁带到他的情妇们住的随便哪一座庄园里去吧？……”

埃尔伦捏紧拳头在地上猛击一下，手指关节上击出了血。

“妻子向小叔子作忏悔，丈夫只好去见魔鬼！”

“她没有向我作忏悔，”神父说。“况且我也不是她的忏悔神父。她在痛苦的恐惧和折磨中向我诉说了这一切……我试图帮助她，给予她我认为是最好的忠告和安慰。”

“那好！”埃尔伦仰起头来，向弟弟看了一眼。“我自己也知道，……我当时不应该这样做……不能让她到勃栾希德的屋子里去见我……”

神父坐着发呆了一阵子。

“到臭蝇子勃栾希德的屋子里？……”

“嗯！既然她把一切都告诉了你，难道这一点她没有说？”

“克里斯丁去作忏悔的时候，讲到自己丈夫所作的这些事情，会很难受的，”神父停了片刻说：“我觉得，在另外的场合提起这件事情，她宁肯死去……”哥恩纽夫默默地坐了一会儿，然后，严峻而急躁地说：“埃尔伦，如果你认为在主面前自己是理应保护她的丈夫，那么我觉得你的行为尤其恶劣！你把她引诱到树林里和板棚里，使她陷入淫荡的深渊。最后又把她带到哥恩纳尔之子卑伦和奥斯希德夫人那里……”

“你不应该用这种口气谈论我们的姨妈奥斯希德，”埃尔伦温和地说。

“你自己以前也说过，你认为我们叔父的死她是有罪的……

她和这个卑伦。”

“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埃尔伦急躁地说。“我喜欢奥斯希德姨妈……”

“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你和劳伦斯的女儿逃跑后，还要奥斯希德姨妈帮你去向劳伦斯解释。”神父说。他的嘴唇扭曲成嘲弄的微笑。“的确，埃尔伦，如果听从你的话，为了和你保持友谊，结果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主啊！”埃尔伦用双手捂住脸。可是神父继续说：

“如果你能看到你的妻子在自己尚未忏悔和赦免的罪恶面前吓得浑身发抖，内心感到极大痛苦的样子，那就好了……那时候她等待着孩子临盆，而死神就站在她身边……她自己也还是一个孩子呢，这样的不幸……”

“我知道，我知道！”埃尔伦浑身哆嗦着。“我知道，她在受折磨的时刻，心里正想着这件事情。哥恩纽夫，看在主份上，别说了，我毕竟是你的哥哥啊！”

可是哥恩纽夫仍旧无情地说：

“假如我是个象你一样的男人，而不是神父……假如我把一个这样年轻、这样善良的姑娘引入歧途……我就会甩掉另外一个女人。愿主宽恕我，我宁可象奥斯希德姨妈对待自己的丈夫那样去做，然后为此而在地狱里受不灭的烈火焚烧，而不愿意象你那样使自己无辜的女友遭受这样的痛苦……”

埃尔伦仍旧浑身哆嗦着。

“你说，你是个神父……”他低声说。“你是个这样纯洁的神父，从来没有同女人……发生过犯罪的行为吗？”

哥恩纽夫并不看着哥哥。他脸上泛起一层红晕。

“你没有权利向我提出这种问题……不过我还是回答你。那

个为我们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知道，我是多么强烈地需要他的仁慈。我对你说，埃尔伦，即使在整个地面上他找不到一个纯洁的、没有被罪恶玷污的仆人，即使在他神圣的礼拜堂里没有一个比我这可怜的逆子更虔诚、更可敬的神父，反正礼拜堂里宣讲的是主的教训和法律。不可能让一个不纯洁的神父之口去玷污主的言语，它会炙伤和销蚀我们的嘴唇——这也许你不会理解。不过，有一点你知道得并不比我和任何一个靠他的鲜血赎罪的卑微的奴仆差：主的法律是不可动摇的，主的荣耀是无法贬低的。正象太阳是同样地雄伟有力，不管它是照在苍茫无际的海洋上，荒凉不毛的高原上，还是人烟稠密的富饶的谷地上……"

埃尔伦仍旧用双手捂着脸。他坐了很久，但说话的时候，嗓音冷淡而坚决：

"不管你是神父也罢，不是神父也罢……但既然你是一个生活并不那样严肃而纯洁的人……难道你还不明白吗？……你对一个曾经睡在你怀抱里……给你生过两个孩子的女人……能象我们的姨妈对待她的丈夫那样去做吗？"

神父沉默了片刻。后来带着明显的嘲笑的口吻说：

"你不是不主张严厉责备奥斯希德姨妈的吗？……"

"男人是一回事，女人又是一回事！我记得他们最后一次到这里侯萨村来的情景，卑伦大人和他们一起来了。我同母亲和姨妈坐在炉子旁边，卑伦大人给她们弹着弦琴，唱着歌……我站在他身旁……突然波尔德叔叔叫唤姨妈……他已经躺在床上，要奥斯希德夫人也去睡觉……还说了几句下流的脏话。……姨妈站起身来，卑伦大人也站起身来；他走出房间，但临去前他们交换了一个眼色。……是的，后来我长大懂事以后想过……

很可能确实是这样的……我想提出给卑伦大人照个火，送他到他睡觉的储藏室里去，可是我不敢……也不敢睡在大房间里……我跑开了，同仆人们一起睡在下房里……天哪，哥恩纽夫……男人永远不可能干那天晚上奥斯希德所干的事情！不，哥恩纽夫！要杀死一个同你一起生活过的女人……除非我看到她同别人睡在一起……”

可是他却杀死了那个女人！不过这一点哥恩纽夫不能对自己的哥哥说。因此他冷淡地问：

“那么，埃琳娜对你不忠实那件事情，也是不确实的？”

“不忠实！”埃尔伦霍地转过身来对着弟弟，充满热情地说：“在我经常向她表明，我们之间一切都已经结束以后……你认为我还能责备她同基休尔的关系吗？”

哥恩纽夫垂下了头。

“是的！也许你是对的！”他疲惫地低声说。

可是埃尔伦取得了这个小小的让步，就发作起来。他高高地昂起头，向神父看了一眼：

“你对克里斯丁的关心太过份了，哥恩纽夫！整个春天你老是跟在她后面……大大地超过了一个弟弟和神父应有的分寸！看来你有点妒忌她对我的感情！……要是她不处在你初次看见她的那种状态，恐怕人们难免会想……”

哥恩纽夫向他看了一眼。弟弟的目光使埃尔伦勃然大怒，他直跳起来——哥恩纽夫也站起身来。他的目光仍旧注视着埃尔伦，于是埃尔伦捏紧拳头向他扑过去。神父抓住了埃尔伦的手臂。埃尔伦想把弟弟摔倒在地上，但哥恩纽夫屹然不动。

埃尔伦马上冷静下来。

“我应当记得你是个神父，”他低声说。

“看来你是不知改悔的，”哥恩纽夫冷笑一声说。埃尔伦站着，搓搓自己的手腕。

“是的，你的手劲一直是惊人的……”

“反正就象我们小时候一样，”哥恩纽夫的声音异常温和亲切。“我在远离家乡的那几年里，经常回忆我们小时候的情景。我们经常吵架，不过从来不会持续很久，埃尔伦！”

“现在，哥恩纽夫，”哥哥忧伤地说，“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情况，永远不会再有了。”

“是的，”神父低声回答。“大概不会再有了……”

他们默默地站了很久。最后哥恩纽夫说：

“好吧，埃尔伦，我要离开了。我现在到艾里夫那里去向他告别，然后就走。是的，我要到奥尔克谷地的神父那里去，不过当她还在尼达洛斯的时候，我不会到那里去。”他冷笑了一声。

“哥恩纽夫……我根本没有这种想法……不要这样离开我……”

哥恩纽夫仍旧站着。他叹了两口气，然后说：

“埃尔伦，既然你知道，关于你的事情我已经完全了解……你也应当了解关于我的一件事情……坐下吧！”

神父又坐下来。埃尔伦伸直了腿坐在他前面的地上，把下巴搁在一只手上，望着弟弟激动而又尴尬的脸。然后噗嗤一笑：

“怎么，哥恩纽夫……你打算向我忏悔吗？”

“是的！”弟弟低声说。可是接着又久久不作声。埃尔伦看到，有一次他的嘴唇翕动了一下，他捏紧了搁在膝上的双手。

“是什么事情？”埃尔伦脸上闪过一丝微笑。“难道你……有

一位非常漂亮的太太……在南方的国家……”

“不，”神父说。他的语气非常粗暴。“与爱情无关……埃尔伦，你知道怎么会决定让我去当神父的？……”

“嗯。我们的两个哥哥死了，父母亲认为，他们也会失去我们两人……”

“不是那么回事！”哥恩纽夫说。“他们当时认为蒙南是健康的，而盖乌提完全没有生病，他是过了一年才死去的。可是你却在喘气，因此母亲向圣奥拉甫许愿，如果他能拯救你的生命，就把我献出去侍奉圣奥拉甫。”

“这是谁告诉你的？”埃尔伦停了片刻问。

“英格丽德，我的奶妈。”

“是的，也许把我献给圣奥拉甫，是非常不合适的！”埃尔伦笑着说。“我对他没有什么用处……不过听你的话，哥恩纽夫，你对从小让你去当神父感到很满意！”

“是的，”神父说。“但并不一直如此。我记得那一天你同波尔德之子蒙南一起离开侯萨村，到我们的亲戚国王那里去，在他那里服役。你骑的马跳跃着，你手中的新兵器闪闪发光。我可从来也没有执过兵器！……你当时非常英俊，我的哥哥！……你总共才十六岁，可是我早已注意到，有许多妇女和姑娘在偷偷地看你……”

“这件体面的事情时间并不长久，”埃尔伦说。“我学会了剪短自己的指甲，每说两句话就请主作证，佩着短剑，以便在有人动刀动枪时制止他们。后来我被派到北方去，我遇见了她……于是被屈辱地革除侍从的职务，我们的父亲也把我逐出家门。”

“于是你带着那个漂亮的女人从祖国逃亡了，”哥恩纽夫仍

旧那样低声说。“我们在家里获悉，你在耶科布伯爵的城堡里当了军事长官……”

“这并不是象你们在家里认为的什么大官，”埃尔伦笑着说。

“你同父亲相处得不好…… 可是他对我，甚至一点也不关心，更不用说相处得好不好了。母亲是爱我的——我知道。不过对她来说，你更重要得多……这一点在你离开祖国的时候我知道得最清楚。哥哥，你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爱过我的人。主知道，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亲爱的朋友。不过在我年轻不懂事的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想到，你从生活中取得的东西，比起我来已经太多了。现在我说完了，埃尔伦！”

埃尔伦把脸埋在地上。

“别离开这里，哥恩纽夫，”他请求说。

“不，我要离开，”神父说。“现在我们相互之间话说得太多了。愿主和圣母马利亚保佑我们在美好的时刻重新相见。再见，埃尔伦！”

“再见！”埃尔伦说。他没有抬起头来。

几小时以后，哥恩纽夫已经穿上旅行服装走出艾里夫神父的屋子，他看见一个人在田野里骑马往南面的树林走去。他背着一张弓，三条狗跟在马旁边奔跑。这是埃尔伦。

这当儿克里斯丁沿着林间小径很快地往山坡上走。现在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在夏天的天空映衬下，枞树的树顶闪闪发光，可是树林里还象早晨一样清新、凉爽。空气中充满了针叶树、沼泽土壤和放着美丽花朵的牧草的香味，对生的粉红色小玲珰密布在所有的土墩上。细草如茵的小径潮湿而又柔软，赤

脚踏在上面很舒服。克里斯丁一面走，一面喃喃地念着祈祷。她有时看看天上的白云——白云在树顶上面的蓝天里慢慢地飘浮，预示着天气晴朗。

克里斯丁老是想起埃德文修士。他也是年复一年，从早春到晚秋，在墨黑的岩崖和终年白雪皑皑的雪山之下沿着山径徒步行走。他在山间牧场休息，喝着泉水，吃着饲养牲口的女仆和牧马人给他送去的面包，然后向他们告别，祝愿人和牲口都得到和平和康宁。修士穿过山坡上瑟瑟作响的树林来到谷地：身材高高的，驼着背，低着头，沿着大路慢慢地经过庄园的屋宇和农民的小屋。所到之处，由于他对所有的人所作的充满热爱的祈祷，到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克里斯丁一路上没有遇见一个人——只是在有些地方看到几条奶牛：说明山里有牧场。不过小径被来往的行人踏得很宽，通过沼泽的地方有用原木铺的道路。克里斯丁毫不惧怕地走着。她仿佛感觉到修士在冥冥之中跟在她身边走。"埃德文修士啊，如果你确实是圣徒，如果你现在在主面前，那么为我祈祷吧！"

主耶稣基督啊，圣母马利亚啊，圣奥拉甫啊！……她急切地希望赶快到达自己朝拜的目的地……急切地希望赶快摆脱由于多年来隐瞒罪恶而压在身上的负担——她没有经过忏悔，没有经过悔罪而私自参加弥撒和祈祷仪式的罪恶……她急切地希望摆脱罪恶，清洗罪恶——比她今年春天希望摆脱怀着的孩子的负担更加急切……

孩子在母亲背上睡得很香甜，很平静。直到克里斯丁穿过树林，向山下的斯涅菲格镇走去，在她面前展现出布德湾和萨耳特海岬旁边的一个湾流的景色时，孩子才醒过来。于是她坐在草地上，把包着孩子的包裹移到膝盖上，解开衬裙的领口。

把孩子紧紧地搂抱着是很愉快的，这样坐着也是很愉快的，她全身感觉到一种舒适的慵倦，象石头一样坚硬、充满乳汁而肿胀的双乳，由于孩子的吮吸，渐渐松软下来，使她产生甜蜜的感觉。

山下，在克里斯丁脚下，斯涅菲格镇以及密林之间碧绿的草地和明净的田野平静地伸展着，沐浴在阳光中。到处屋顶上升起袅袅的炊烟。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收割干草了。

她要乘渡船渡过萨耳特海岬的浅滩到斯坦纳。现在她已经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穿过布涅斯半岛的道路有一段时间是在庄园附近走过的，但后来克里斯丁又到了树林里——不过，现在从一个有人烟的地方到另一个有人烟的地方已经不怎么遥远了。她感到非常疲乏，可是她想起了自己的父母亲——他们那时也两个人用担架抬着乌耳希德，赤脚从西尔的约栾寨庄园穿过多孚尔山，一直走到尼达洛斯。因此她沉重地背着诺克维，也算不了什么！

……不过她的头痒得厉害——由于裹着厚厚的粗呢头巾，头上出了汗。身体周围，在绳子勒住衣服的地方，衬裙嵌进肉里，几乎要割出血来。

沿路开始遇到行人。有时有几个骑马的人赶上克里斯丁，或者向她迎面走来。她赶上了一辆运货上市的农民的大车：沉重的、密实的车轮辗过树根和石块，发出吱呀吱呀和叽叽嘎嘎的声音。两个男人把一条奶牛牵到屠宰场去。他们向这个年轻的朝圣者看了一眼，因为她很美丽——一般说来，这地方的居民对这类过路人已经司空见惯。在路边的一个地方，有几个小伙子在用圆木造房子——他们向克里斯丁唤了一声，一个上年纪的人追上她，邀请她去喝一点啤酒。克里斯丁深深地行了个

屈膝礼，喝了啤酒，用她过去施舍时经常听到乞丐对她说的话道谢了一番。

这以后不久，她又停下来休息。她找到一个碧绿的小山岗，路边有一块草地。一道清泉在那里流过。她把孩子放在草地上，孩子醒了，开始放声啼哭起来。因此克里斯丁赶紧念完了规定要念的祈祷文，草草地作了祈祷。然后把诺克维放在自己膝上，解开束襁褓的带子。孩子在襁褓里把衣服弄脏了，克里斯丁没有带更换的内衣。于是她把孩子的内衣洗了一下，摊在一块光滑的石头上晒干。孩子光穿着外衣。他在吃奶的时候，高兴得手脚乱划。克里斯丁一面喂孩子吃奶，一面高兴地看着他白里透红的小手小脚，她握了握伸在她乳房之间的一只小手。

有两个男人骑马从旁疾驰而过。克里斯丁向他们很快地瞥了一眼——是一个贵人带着自己的仆人。忽然那位先生猛地勒住马，跳下马背，回到克里斯丁坐着的地方。他是安德列斯之子西蒙。

“也许，我向你问好，你会感到不愉快吧？”他问。他牵着马站着，从上往下看着克里斯丁。他穿着旅行服装——在浅蓝色的粗麻布长衣外面套着皮背心，头上戴着绸缎的小帽。他的脸红通通的，在流汗。“看到你很奇怪……不过，也许你不想同我谈话？……”

“这是什么话！……你过得好吗，西蒙？……”

克里斯丁把赤裸的脚缩到衣服下面，想从孩子嘴里拔出乳头。可是孩子啼哭起来，咂着嘴唇寻找，因此只得又喂他吃。克里斯丁尽可能把胸口的衣服拉拉好，眼睛望着地面坐着。

“这是你的孩子？”西蒙用手指头指着孩子问。“咳，这是个

多么愚蠢的问题！"他笑起来了。"当然，是儿子？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运气真好！"他把马系在树上，在离克里斯丁不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他把自己的宝剑夹在两膝之间，双手按在剑柄上，用剑鞘的尖端挖着地。

"在这里北方碰到你，真是出乎意料，西蒙，"为了敷衍几句，克里斯丁说。

"是的，"西蒙说。"以前我在这个地区没有事情。"

克里斯丁想起她曾经听说过——在她到这里来的那一天的宴会上，——好象兰赫姆庄园的雅瓦尔达之子阿尔纳的小儿子要娶安德列斯·达莱的小女儿为妻。因此她问西蒙是不是在那里。

"你知道这件事情？"西蒙问。"嗯，嗯，这件事情当然早已在这里全区传开了……"

"这样说来，雅瓦尔达①要娶西格丽德？"

西蒙咬着嘴唇很快地向她看了一眼。

"我看，你还是没有知道。"

"我整个冬天没有走出侯萨村庄园的院子，"克里斯丁说。"而且也难得和人见面。我只听说，对这桩婚事有种种议论……"

"好吧，那么你可以同样方便地从我嘴里听到……反正你不久也会知道的，"他沉默了片刻。"雅瓦尔达在去年冬夜②开始前三天死了——他从马上坠下来，摔断了脊椎骨。你还记得吗，在进入兑弗林庄园的地方，道路从河边往东拐，那里有一个很陡的陡坡……不，你当然不会记得！我们是去庆祝他们的订婚

① 指雅瓦尔达之子阿尔纳的小儿子，与祖父同名。

② 冬夜（冬季的半年）在挪威是从十月十四日开始的。

仪式的。阿尔纳带着几个儿子乘船到奥斯陆……"西蒙沉默不语了。

"西格丽德当时大概是很高兴嫁给雅瓦尔达的，"克里斯丁胆怯地、小心翼翼地问。

"是的，"西蒙说。"她还和雅瓦尔达生了一个儿子……在今年春天，圣使徒日①……"

"啊，西蒙！"

安德列斯之女西格丽德长着一头乌黑的卷发，围绕着圆圆的小脸……她笑的时候，脸颊上现出两个深深的笑涡。西蒙也有笑涡和孩子般细小的牙齿。克里斯丁回想起来，那时她有时候对自己的未婚夫感情不大好，她觉得西蒙没有男子气，特别是在她与埃尔伦相识以后。西蒙和西格丽德的面貌十分相象。胖胖的脸，经常哈哈大笑，这对西格丽德倒是挺合适的。那时候她十四岁……象西格丽德那样愉快的笑声，克里斯丁从来没有听见过。西蒙喜欢揶揄自己的小妹妹，经常同她说笑话——克里斯丁感觉到，西蒙在兄弟姐妹中最喜欢西格丽德。

"你知道，父亲最喜欢西格丽德，"西蒙说。"他当时想在同阿尔纳结这门亲事以前，让西格丽德和雅瓦尔达相一次亲，看他们相互之间是不是喜欢。于是他们相识了……也许，当时我就感觉到他们亲近得有点过头了……他们一见面，就拉拉扯扯，眉来眼去，笑声不绝——这是去年夏天在兑弗林庄园。不过他们还这样年轻……谁能料到？……你知道，在我和你在一起的时候，阿斯丽德已经订了婚……当然，她当时是很愿意的，因为图格林非常富裕，在一定程度上也很和气……可是现在任何

① 二月二十二日。

人、任何事情都不合他的心意，况且他认为，他身上得了人们所知道的一切疾病。正因为这样，看到西格丽德对她未来的婚事感到满意，我们大家都很高兴。

"我们把雅瓦尔达抬到庄园里的时候…… 我的妻子哈弗丽德把一切都安排好，让西格丽德跟我们一起住到曼德维克庄园去。后来发现，她怀着雅瓦尔达的遗腹子……"

他们默默不语。后来克里斯丁低声说：

"你这次旅行很不愉快，西蒙！"

"确实是这样！"接着他噗嗤一笑。"不过我不久大概就会习惯于带着可悲的消息来来去去的，克里斯丁。只能由我去——父亲已经没有精力了，况且西格丽德和孩子又住在我的曼德维克庄园。不过孩子现在取得了他父亲在族中的地位，我在那里见到他们所有的人，我明白，这可怜的小孩将来被带到那里去，不会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那么你的妹妹呢？"克里斯丁喘着气问。"她将来住在哪里？"

西蒙的眼睛望着地面，不抬起来。

"父亲希望她目前住在家里，住在兑弗林庄园，"他低声说。

"西蒙！这是很残忍的，你怎么能参加做这种事情？……"

"可是你要明白，"西蒙回答，仍旧没有抬起眼睛，"这对孩子多么有利，他一开始就进入了父亲的家庭。我和哈弗丽德当然很乐意把她们母子俩留在家里。哈弗丽德对待西格丽德比亲姐妹更亲密，更忠诚。可是你别以为我们家里的人对她都不严格。甚至父亲……虽然他在这件事情以后已经成了个弥留人世的人。难道你不明白……如果我们中间有人反对这个无辜的孩

子在自己父亲死后取得遗产和继承香烟，那是很不公正的！”

克里斯丁的孩子放开了奶头。母亲很快地掩上胸口的衣服，把孩子紧紧搂住。孩子满足地咂了几下嘴，吐出一口奶，把自己的脸和母亲的手弄脏了。

西蒙侧着眼睛向母子俩看了一下，用讪笑的口气说：

“克里斯丁，你比我妹妹要幸运得多！”

“是的，我成为一个正式的妻子，我的孩子也能合法地生下来，你当然会觉得命运是不公正的，”克里斯丁低声说。“也许，我本该有一个不认识父亲的私生子……”

“这是我最不愿意听到的，”西蒙说。“我只希望你幸福，克里斯丁，”他用更低的声音补充了一句。

于是他马上向克里斯丁讯问路上的情况。因为他是从吞斯堡乘船到北方来的，西蒙解释说。

“好，我该走了！我要赶上自己的仆人……”

“伴随你的是费恩吗？”克里斯丁问。

“不！费恩已经娶妻了，不再在我身边当差。你还记得他吗？”西蒙问，他的语气中带着一种愉快的声调。

“那么，西格丽德的孩子长得好看吗？”克里斯丁问，同时看看诺克维。

“我听人们说，很好看。不过在我看来，所有吃奶的孩子都长得一模一样，”西蒙回答。

“如此看来，你自己还没有孩子，”克里斯丁说，忽然微微一笑。

“没有！”西蒙简短地回答。然后就向克里斯丁告别，骑马走了。

克里斯丁继续赶路，她没有把孩子背在背上，而是抱在怀里，使孩子的小脸紧贴在自己裸露的脖子上。她除了想安德列斯之女西格丽德以外，不能想其他别的事情。

不，她的父亲是不可能这样办的……要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到处奔走，为自己女儿的私生子向他生父的亲族乞求名义和地位……劳伦斯是从来不会做这种事的！他从来不会有勇气从她手中夺走刚生下的儿子……把婴孩从母亲的怀抱里夺下来，在孩子无辜的嘴唇上母乳未干的时候就使他离开母亲的怀抱。"我的诺克维！不，这种事情父亲当然是没有勇气去做的……即使这是非常公正的，我的父亲也不会这样做！……"

可是克里斯丁无法排除自己眼前的一幕景象。几个骑马的人冲入罗斯托峡谷——在她家乡的谷地北部，她蜷缩在那里，两边林木蓊郁的山岩渐渐逼近过来。在岩石上哗哗地奔流的河水透出一股凉气，河水是绿盈盈的，泛起泡沫，河中有深深的漩涡。一个人向她身上扑来，转瞬之间撞在岩石上，从一个悬坡坠到另一个悬坡……耶稣啊，马利亚啊！

后来她看见了田野——那里是她的老家，是约栾寨庄园，在一个晴明的夏夜，——她看见自己沿着小径向山下河边赤杨树林中的一块碧绿的草地奔跑……就在她们经常洗衣服的那条河边。河水沿着到处有大石头的平缓的河床迅速地流着，发出单调的潺潺声……"主啊……我没有别的办法……"

"唉，不过我父亲是没有勇气做这种事的！尽管人们一再说，这样做是公正的。我要用赤裸的膝盖跪在地上祈求：'爸爸，不要从我手中夺走我的孩子！'"

克里斯丁站在费根斯勃列克山上，望着她脚下沐浴在夕阳

金色光辉中的城市。在波光粼粼的宽阔河湾对岸，耸立着一幢幢褐色的建筑物，屋顶上铺着碧绿的草皮，花园里绿树成荫，还有许多屋脊成阶梯形的色泽明亮的石头房子，有的礼拜堂耸起一排排黑色的木板屋顶，有的礼拜堂的屋顶反射出灰暗的光线，而大教堂高高地耸立于这繁华的城市和碧绿的城郊之上，雄伟壮丽，其他的一切建筑物都仿佛俯伏在它的脚下。夕阳直接照在它的墙上，玻璃窗闪闪发光，侧祭坛金光灿灿，塔楼和令人头晕目眩的尖顶笔直插入夏天明净的天空。

四周是一片苍翠的谷地，山坡上有许多华丽、富饶的庄园。再下去，在城市的那边，是一个明净而辽阔的海湾，水面上映出慢慢飘动的夏天巨大云朵的阴影，对岸是一排青翠的山峦。修道院所在的小岛，仿佛是一个在大海中飘浮的绿色的花冠，岛上的房屋象是镶嵌在花冠上的白玉的花朵。码头旁边船桅林立，华丽的房屋鳞次栉比……

这个年轻的妇女大为感动，俯伏在路边的十字架底座上哀哀啜泣，那里在她之前有成千上万的朝圣者双膝下跪，向主虔诚感谢，由于在他们通过这个美好而危险的世界的路程中主向他们伸出了援助之手。

克里斯丁走进大教堂院子的时候，各个礼拜堂和修道院里响起了晚祷的钟声。她抬起目光向大教堂面西的正门看了一眼，由于光线耀眼，又低下了眼睛。

人们不可能靠自身的力量完成这样的事业——这是圣灵指引着圣艾斯坦并且在他死后还指引着其他的人们建造了这座大教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现在这句话的意思她开始理解了。天国的光在石头上反照出来，

证明在一切美好的事物中都有主的旨意。克里斯丁哆嗦了一下。是的，主必然愤怒地摈弃一切丑恶的事物——罪恶的、可耻的和不洁的事物。

在大教堂的游廊里有许多圣徒像和圣女像，他们都美丽得使克里斯丁不敢向他们看一眼。永不凋谢的藤蔓，沉静而优美，盘绕着爬到塔楼和尖顶上，开放着圣洁的石花。在中门之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他的两边站着马利亚和施洗约翰，他们全身洁白，仿佛是用冰雪塑成的，而在白色中却闪出金光。

克里斯丁念着祷词在礼拜堂周围绕了三圈。气势雄伟的墙壁，富丽堂皇的柱子、拱门和窗户，高得看不清楚的庞大的屋顶、塔楼，高高地升入天空的金顶……克里斯丁在自己的罪恶的重压下，低下了头。

她全身颤栗着，吻着磨平的石头大门。一刹那间——象电光一闪，——她仿佛看见了她家乡的礼拜堂大门周围色泽阴暗的木雕像，小时候她跟随父母亲走进礼拜堂时，也用自己的小嘴吻着大门旁的木雕像。

她把圣水洒在孩子和自己身上，她记得自己小时候父亲也是这样做的。她把孩子紧紧地抱在怀里，走进了礼拜堂。

她仿佛走进了树林。柱子上全都是一道道纹路，象是古老的树木。从彩色的玻璃窗里射进光线，这光线也是彩色的，象诗一样明净。在克里斯丁的头顶之上，在高高的石头树叶中，有雕刻的野兽和人，天使们在游戏和唱歌，再上面，在令人头晕目眩的高处，伸展着尖顶的拱券，高高地直升到天主身边。在一个副祭坛的供桌旁边，有人在进行祈祷。克里斯丁在柱子旁边双膝跪下。歌声象过于明亮的光线一样，引起了她的创痛。她感觉到自己也变成了一堆粪土。

"Pater noster". "Credo inunum Deum". "Ave maria, gratia plena".① 她记得从前自己经常跟着父亲和母亲背诵祈祷文，在还不懂祈祷文的含义以前。主耶稣基督啊！世界上还有象我一样罪孽深重的女人吗？……

在高高的拱券下面，在人们的头顶之上，挂着耶稣受难像。纯洁的圣母站在旁边，看着自己无辜的儿子忍受酷刑，象歹徒一样被折磨至死……

克里斯丁自己却跪在这里，怀中抱着自己的罪恶的果实！她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孩子象苹果一样新鲜结实，象玫瑰花一样白里透红……他现在并不睡着，而是用自己清澈可爱的小眼睛看着母亲。

他是在罪恶中孕育的。在她冷酷、恶毒的心下面成长的。从她罪恶的躯体里生出来，却变得这样光润，这样健康，这样无可比拟的美丽，清新，纯洁。这种受之有愧的恩德使她心如刀割。她心中充满了悔恨，跪在地上，眼泪从她的肺腑之中涌出来，象从致命的伤口中流出的鲜血一样。

"诺克维，诺克维，我的孩子……主会在孩子身上惩罚父母的罪恶……难道这一点我过去不知道吗？我是知道的。可是我对可能在我怀抱中苏醒的无辜生命也没有慈爱之心——由于我的罪恶而去受诅咒和苦难吧……

"我的最最亲爱的儿子，当我怀着你的时候，我对自己的罪恶后悔过吗？不，那不是后悔……在那最初的时刻，我第一次感觉到你在蠕动，那样幼小，那样可怜，我的心却被愤怒和邪恶的思想弄得冷酷了……Magnificat anima mea Dominum. Et

---

① 拉丁语："我们的父"，"我信仰唯一的主"，"向你致敬，仁慈的马利亚"。

exultavit spiritus meus in Deo salutari meo.① 当仁慈的圣母被挑选来怀着那个应当为赎取我们的罪恶而死的人的时候，她是这样祈祷的。可是我却没有想到他——赎取我的罪恶和我孩子的罪恶的救主。……不，那不是后悔……我贬低自己，装出可怜相，哀求正义的教导不要实现，因为如果主遵照自己的法律，按照我一生中一直知道的他的教导而惩罚我，我是无法忍受的……”

克里斯丁哭得这样厉害，当人们在做礼拜的过程中站起来的时候，她也没有气力站起来。她蜷缩着身子伏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她身旁跪着的几个人也没有站起来——两个服装整洁的农妇，还有在她们中间的一个半大小子。

克里斯丁抬起眼睛看上敞廊。在祭坛的上方，镀金的门栅栏后面，圣奥拉甫的干尸棺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闪闪发光。她背上感到一阵冷颤。那里躺着圣奥拉甫的圣体，在等待复活。一旦复活之日到来，棺盖就会打开，他就会站起来，手持战斧在这个礼拜堂的大厅里巡行。从石板地下，从礼拜堂四周的土地下，从挪威国土上的每一个墓地里，那些蜡黄的尸骨都将跳出来，长出血肉，聚集在自己的国王身边。他们有的打算踏着他血迹斑斑的脚印前进，有的只是来向他乞助，要他帮助他们承担在自己生活中给自己和孩子造成的罪恶、悲哀和疾病。现在他们会挤到自己的国王面前，请求他向主提出他们的需要。主啊，听取我为这些臣民向你提出的祈求吧，我热爱他们，我甘愿忍受驱逐、贫困、憎恶和死亡的痛苦，只要挪威的每一个男子，每一个少女都知道，你是为拯救一切罪人而死的。主啊，你不是命

---

① 拉丁语：我心尊主为大。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令我们走出去，使所有的人都能听到你的教导吗？我，哈拉尔德之子奥拉甫，为了自己的这些可怜的臣民，以自己的鲜血用挪威文写下了你的光荣事迹……

克里斯丁闭上眼睛。她头晕目眩，感觉到自己生病了。圣奥拉甫国王的脸正对着她——他那火炬一样的目光看透了她的灵魂深处，——她在圣王的目光逼视下打了个冷颤。

克里斯丁，当年由于我的同胞们不肯接受主的法律而把我驱逐出自己的祖国①，我来到你家乡谷地的北部休息，那里后来不是也建造了礼拜堂吗？难道那些学识渊博的人没有到那里去向你们宣讲主的戒律吗？

要敬爱你的父亲和母亲。不要使他们伤心。主会在孩子身上惩罚父母的罪恶。……我是为了使你们理解这些道理而死的。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难道他们没有教导过你这些道理吗？

教导过的，国王，教导过的！

她家乡的圣奥拉甫礼拜堂——她仿佛看见了它宽敞的圆木屋宇。那里的天花板并不象这里那样高得吓人。那个礼拜堂造得很牢固，是用人们通常用来给自己造住房、储藏室和畜栏的涂过树脂的深色的木料建造的。不过这些木料经过加工削平，变成光滑的木柱，再把它们一排排垒成礼拜堂的墙壁。艾利克神父在礼拜堂每年举行祓除仪式的时候教导说，我们也同样要以信仰的工具来刨削我们的有罪之身直到成为基督教虔信的教徒……

---

① 当时（十一世纪初）基督教传入挪威还不久，奥拉甫二世草拟了一个法典，对教会、教会供职人员、圣礼和宗教节日的遵守作出了应有的规定，对继续崇拜旧神祇和迷信妖术的人处以重罚。但遭到当时习惯势力的反对，以及政治上的种种原因，奥拉甫被驱逐，逃亡基辅达两年之久。后来他组织一支军队企图打回挪威，战败而死。死后被尊为圣徒。

你把这一点忘记了吗,克里斯丁?在末日审判的时刻,能证明你是基督教教徒的事实在哪里?证明你皈依于主的善行在哪里?

耶稣啊，她的善行嘛！她念过教会她念的祈祷文。她替父亲把施舍转交给穷人，母亲送衣服给穷人的时候她也帮过忙，给挨饿的人吃饱肚子，侍候过生痈疽的病人……

而一切坏事都是她亲手干的。

她竭力讨好那些给她庇护和支持的人。埃德文修士爱护备至地教诲她，为她的罪恶而感到痛苦，她接受了埃德文修士亲切的开导，可是一离开他慈祥的老眼，又投入罪恶的狂热激情中。躺在畜栏和板棚里，欺骗善良的、可敬的格鲁阿夫人而几乎不感到羞惭，接受虔诚的修女们友爱的关怀，当她们在她父亲面前称赞她为人谦逊和品行端庄时，她甚至不觉得脸红。

啊，父亲！想到父亲是最痛苦的……今年春天父亲来看望她的时候，没有对她说过一句不体贴的话……

西蒙看到她，自己的未婚妻，同一个男人待在给光棍士兵消遣的小酒店里，没有把她的丑事宣扬出去。而她还要西蒙把破坏婚约罪责拉在自己身上，让西蒙在她父亲面前负疚……

啊,对待父亲是最恶劣的……不,对待母亲尤其恶劣。难道将来诺克维长大以后，对待母亲也会象她对待母亲那样寡情吗……不,这一点她是受不了的。母亲生育她,给她喂奶,在她生病的时候彻夜不眠地护理她，给她洗澡，梳头，因她的头发长得美丽而感到高兴。在她初次发现自己需要母亲的帮助和安慰的时候，她期待着母亲会不计较她的一切违迕而来看望她。父亲上次说过，要是你母亲知道你需要得到她的安慰，她是会到北方来看望你的。啊，妈妈，妈妈，亲爱的妈妈……

有一次在家里的时候，克里斯丁把井水倒在木碗里，觉得

它十分清澈洁净。可是把这水再倒入父亲的玻璃杯里，在阳光下一照，就看到它十分混浊，充满不洁之物……

是的，我的国王，我明白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她从所有的人那里接受善意和友爱，仿佛这是她应有的权利。她从来不知道在自己一生中遇到的善意和友爱是有止境的。可是她第一次看到有人挡她的路，她就象被蛇咬似地起来反对他。她在置奥尔姆之女埃琳娜于死命这件事情上，她的意志是坚决的，象刀子一样锐利……

假如那时主把公正的手按在她的脖子上，她也会起来反对主的。唉，父亲和母亲怎么忍受得住——他们失去了三个年幼的孩子，他们看到乌耳希德度过了多年痛苦的岁月，尽管他们为使她恢复健康作了种种努力而乌耳希德仍然日益羸弱，奄奄待毙。可是他们耐心地忍受着这一切考验，从不怀疑主对他们的孩子的善意。而她却给他们造成了这一切的痛苦和羞辱……

可是，如果她的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如果从她手中把孩子夺走，象从安德列斯之女西格丽德手中把孩子夺走那样，那又会怎样呢？啊，不要再诱惑我们吧，使我们不再受魔鬼的欺骗吧！……

她已经爬到无底的地狱的边缘。要是她失去孩子，她就会纵身投入烟雾茫茫的深渊，带着嘲笑抛弃同所有爱过她的善良、亲切的人们在一起的希望，杀死自己，把自己交给魔鬼支配……

诺克维胸前有一只血手印，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啊，圣奥拉甫，我请求你帮助我的孩子的时候，你是听见过我的祈祷的！……我请求你把惩罚加在我的身上，而宽恕这无辜的孩子。国王啊，我知道我应当怎样遵守那个誓言中自己应该遵守的部分……

她一受到惩罚就象一只信奉异教的野兽那样凶猛地起来反抗。埃尔伦……她从来没有产生过埃尔伦已经不再爱她的思想。因为如果她有这样的思想，那么她就没有力量继续生活下去。不！她曾经从旁观的立场考虑过，只要她又变得那样美丽、健康和调皮，那么埃尔伦会重新向她乞怜的……并不是去年冬天埃尔伦待她不好。不过她从小就听人说，魔鬼经常跟随在孕妇身边，在她身体虚弱耳朵软的当儿诱惑她，让她听取撒旦的谎言。当她看到埃尔伦担心人们对她和自己有种种议论时，……她经常假装认为埃尔伦已经不爱她了，因为她身体有病，模样变得很难看……埃尔伦惶惑不安的话和甜言蜜语她不愿意听，而当她激怒埃尔伦，使他急躁地说出那些未加思考的话以后，就抓住这些话用来责备埃尔伦。主啊！她不仅是个脏女人，而且还是个坏妻子……

现在你明白了吗，克里斯丁，你是多么需要帮助？……

是的，我的国王，现在我明白了。我非常需要你的支持，使我今后不再背离主。人民的领袖啊，我现在走来向你祈求，请你和我在一起，为我祈祷吧，圣奥拉甫，为我祈祷吧！

Cor mundum crea in me, Deus, et spiritum rectum innova in visceribus meis.

Ne projicias me a facie tua……

Libera me de sanguinibus, Deus, Deus, salutis meae①……

---

① 拉丁语：主啊，在我胸中创造一颗纯洁的心吧，使我身上重新产生正直的灵魂吧。
别让我背离你的脸容，别让我失去你神圣的精神……
使我不再流血吧，主啊，我的救主……

祈祷仪式结束了。人们开始离开礼拜堂。跪在克里斯丁身旁的两个农妇站起身来。可是和她们在一起的那个男孩没有站起来。他用弯曲的手指关节支撑着石板地，挪动着身子，而且象一只羽毛未丰的小乌鸦那样一跳一跳。他的两条腿很细小，是弯曲的，蜷缩在身子底下。两个妇女一面走，一面尽量用自己的衣服遮挡着这个残废的孩子。

这三个人消失后，克里斯丁匍伏在地上，吻了吻他们在她身旁经过的地方的地板。

克里斯丁有点爽然若失，可怜巴巴地站在上敞廊的入口处，这时一个年轻神父从栅栏门里走出来。他在这个泪流满面的年轻妇女身旁站住了，于是克里斯丁尽可能清楚地向他陈述了自己的事情。起初神父不大明白。克里斯丁取出黄金的花冠，递给神父。

"啊？你是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侯萨村的埃尔伦的妻子？"神父稍稍带着惊讶的神色向她看了看。克里斯丁哭得脸都肿了。"对，对！你的小叔子哥恩纽夫硕士说起过这件事情，对，对！"

神父带领她走进法衣圣器室，接住花冠，解开裹着花冠的麻布，看了看，然后含笑说：

"对……你当然明白……这需要邀请见证人，以及……因为，太太，你不能献出这样贵重的东西，仿佛这只不过是一块面包……不过，当然，我可以暂时收下来保管着，因为你大概是不愿意带着它进城的。听着，去请阿尔纳大人费神到这里来！"神父对一个仆人说。"如果照章办理，也许你的丈夫也应该出席。不过，说不定哥恩纽夫带来了他的信？……你希望面见大主教本人，是吗？现在是托马斯之子海乌克在接受忏悔……我

不知道哥恩纽夫同艾里夫大主教讲过没有……你要明天早些到这里来，在晨祷以前。你可以在念过赞美诗以后找我，我的名字叫阿斯拉克之子保尔。他，”神父指指孩子，“你们需要住在旅馆里。你想在巴克的女修道院里过夜吗？据我记得，你的小叔子曾经说起过。”

又走进来一个神父，两个神父相互之间说了几句话。第一个神父打开小壁橱，取出一杆秤，把花冠称了一下，第二个神父在本子里记载下来。然后他们把花冠放进壁橱，用锁锁好。

保尔神父已经想把克里斯丁送出法衣圣器室了，不过他事先问克里斯丁，是否希望他把她的儿子抱到圣奥拉甫的干尸棺前面去。

他熟练地、有点随随便便地接过孩子——神父在给孩子举行洗礼时习惯于这样接孩子。克里斯丁跟在他后面走进礼拜堂，于是他问克里斯丁，她自己是否也想吻一吻干尸棺。

“我没有这个权利！”克里斯丁心里想，然而她还是跟随神父沿着小梯子走上去，走到陈放干尸棺的地方。当她把嘴唇凑到这涂金的干尸棺上的时候，她眼前仿佛现出了一大片白得耀眼的火焰。

神父向她看了看：她会不会昏倒？可是她挺起身子站了起来。于是神父把孩子的前额在神圣的干尸棺上碰了一下。

保尔神父把克里斯丁送到礼拜堂大门口，问她是否能找到去渡口的道路。然后向她道了晚安——他一直用平板的、没有感情色彩的语气同克里斯丁讲话，象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年轻的宫廷侍从。

下起小雨来了。街上除了一条条被车马和行人践踏过的地带以外，其余的部分象农村的庭院里一样碧绿清新，散发出令

人清爽愉快的气味，花园里也传来喜人的凉意。克里斯丁尽量把孩子裹裹好，免得他淋到雨……现在孩子变得越来越沉重，她的手臂简直麻木了，瘫痪了。孩子还不停地呱呱啼哭——当然，他又饿了！

母亲感到异常疲乏——由于长时间行走，由于流泪，由于在礼拜堂里经受强烈的内心激动。她身子感到寒冷，而雨还在下着，雨点落在树枝上，树叶颤动着，闪着微光。克里斯丁沿着小巷步履艰难地走到一条大路上，看到前面有一条灰色的宽阔的河，雨点打在河面上，形成一个个小涡，象筛子似的。

河边没有渡船。克里斯丁同两个躲在货栈下避雨的男人攀谈起来——这货栈是建造在河边的木桩上的。他们说，她需要走到停船码头——那里在修女们住的地方旁边有一幢屋子，船夫就住在这屋子里。

克里斯丁又走上小山岗，她疲惫不堪，浑身湿透，两只脚也割破了。她走到一座灰色石头的小礼拜堂前面，礼拜堂后面有几幢屋子，外面有围墙圈着。诺克维简直力竭声嘶地啼哭着，因此她不能走进礼拜堂去。可是她听到了从没有装玻璃的窗子里传来的歌声，她听出是《Laetare, Regina Coeli》① 的对唱部分："高兴吧，圣母……因为你被挑选去怀着的那个人……已经照他所说的从死里复活了，哈利路亚②！"

这是小兄弟会修士在祈祷结束时唱的歌。埃德文修士在约栾寨庄园卧病时，克里斯丁常常夜里坐在他床边侍候，埃德文修士教她唱过这首对圣母的颂歌。她悄悄地走到礼拜堂的院子里，抱着孩子站在墙边，低声背诵这首颂歌。

---

① 拉丁语：《高兴吧，圣母》。

②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欢呼语，意思是：赞美上帝！

“不管你作了什么事情，克里斯丁，都不会改变父亲对你真心的爱！正因为如此，你不应该使他增加新的痛苦……”

……你的刺穿的双手伸展在十字架上，啊，光荣的天国之主……不管灵魂从正确的道路上背离得多么远，这双被刺穿的手还是忧伤地伸展着。什么也不需要，只需要一点：使有罪的灵魂投入张开的怀抱——自愿地，象孩子走到父亲身边那样，而不是象奴隶被赶进严厉的主人的屋子里。现在她明白了，罪恶是多么的卑鄙。她胸中又隐隐作痛了，由于在不应得的恩惠前面感到后悔和羞愧，她心如刀割。

在礼拜堂墙壁凹进去的地方，可以稍稍躲一下雨。克里斯丁坐在墓石上，开始给孩子喂奶。她时时弯下身子吻着孩子长满柔发的头顶。

她大概睡着了。有人碰碰她的肩膀。她面前站着一个修士和一个手执掘墓铲的俗家老人。小兄弟会赤脚修士问她，是不是需要找一个住宿的地方。

克里斯丁精神一振：她最愿意在这里，在埃德文修士的伙伴小兄弟会修士们那里过夜，何况到巴克去还得走很多路，而她已经疲惫得要倒下去了……于是修士吩咐俗家仆人带领这个妇女到女宿舍去。“给她一点擦脚的芦苇水——我看，她的脚割破了。”

女宿舍里又闷热又阴暗。它坐落在围墙外面的一条小巷里。那个俗家仆人给克里斯丁端来了洗脸水和少量食物。克里斯丁坐在炉子旁边拍孩子睡觉。由于母亲非常劳累，而且一整天持斋，诺克维感到没有吃饱。他咬住奶头，呱呱地啼哭。克里斯丁喝了几口俗家仆人端来的牛奶。她试图用嘴喂给孩子吃，可是孩子不要吃，只是大声啼哭。老人笑了，摇摇头说：

"你自己喝一点牛奶吧，这对孩子自然会有好处的……"

最后老人走了。克里斯丁爬到上面靠近屋顶的一张床铺上。从那里她伸手可以碰到排烟气窗并把它打开。房间里一股臭气——有一个腹泻的女人在那里过夜。克里斯丁打开气窗。经雨水冲洗过的夏夜明净而凉爽的空气向她吹来。克里斯丁坐在短短的床铺上，把后脑勺靠在圆木墙壁上——床上枕头很少。孩子睡在她膝上。过了片刻，克里斯丁想关窗，可是不由自主地睡着了。

她夜里醒来。淡黄而苍白的夏天的月光探进气窗，照在她和孩子身上。月光投在克里斯丁面前的墙壁上。这时她看见一个人站在月光中，在地板与屋顶之间飘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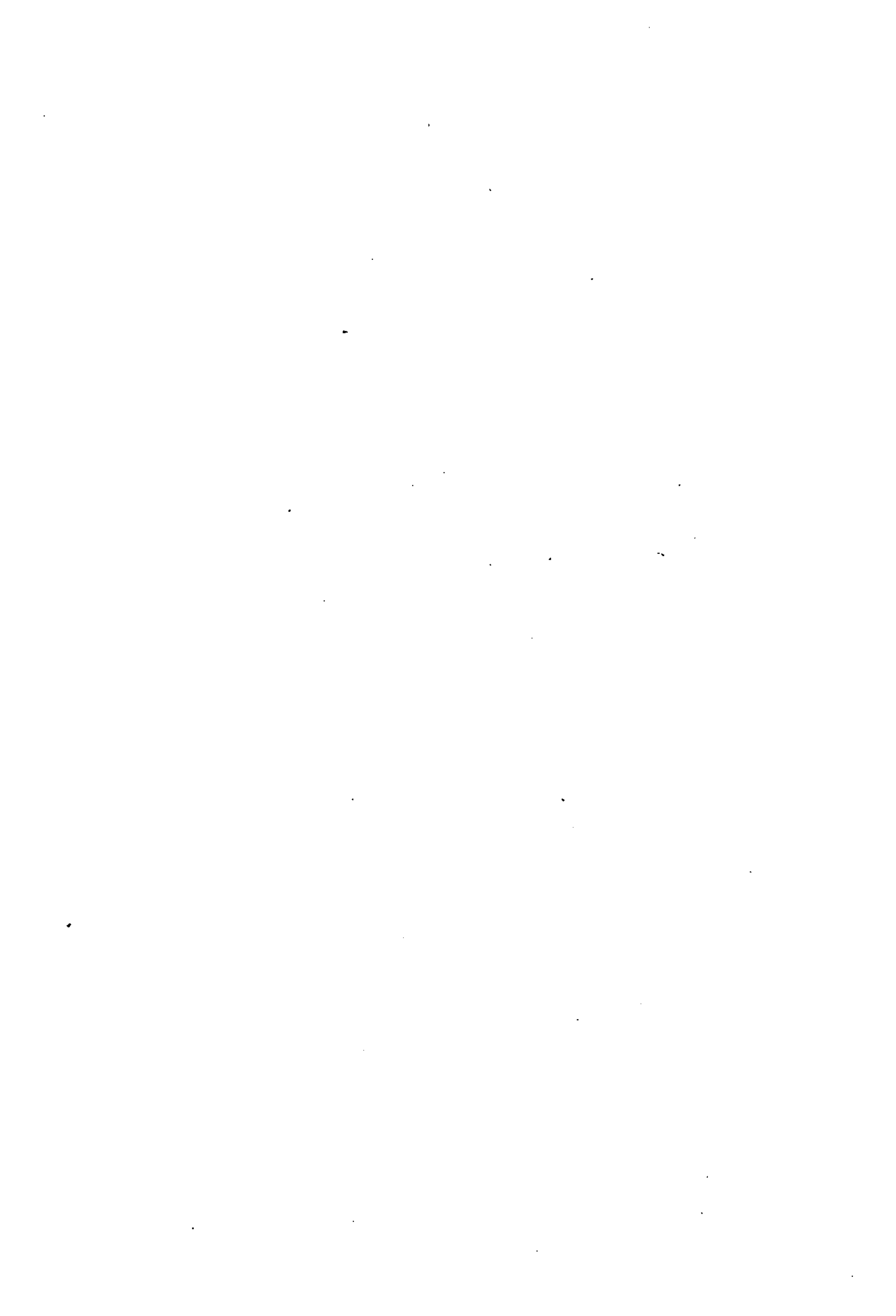
他穿着灰色的长袍，身材高大，驼着背。他那满是皱纹的非常衰老的脸对着克里斯丁。这是埃德文修士。他带着无法形容的温柔、愉快而又有点神秘的神色，微微含笑，完全象他活在人世的时候一样。

克里斯丁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她恭顺地，幸福地，充满希望地看着埃德文修士，等待他说话或者做什么事情。

修士向她笑着，伸出手来给她看一只沉重的、旧的皮手套，然后把它悬空挂在月亮的光线上。于是他笑得更欢了，向她点点头，消失了。

第 二 部

侯 萨 村



1

年初，侯萨村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是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多孚尔山里的哥德莱克之子老斯米特，还有两位克里斯丁不认识的先生。埃尔伦看到自己的岳父同这些人作伴，感到非常惊讶：这两个人是吉斯克庄园和比雅尔乔庄园的维德贡之子艾尔林大人和古焦岛的哈夫图尔·格莱乌特。埃尔伦原先不知道劳伦斯是同他们相识的。艾尔林大人解释说，他们是在莱姆斯谷地的海岬上相遇的。他同劳伦斯和斯米特一起在六人法庭开庭，现在终于解决了海乌克之子约翰的几房远亲之间继承遗产的纠纷。他们偶然同劳伦斯谈起了埃尔伦，艾尔林有事要到尼达洛斯去，于是他想，如果劳伦斯愿意和他作伴乘船到北方去，就顺道来拜访侯萨村的主人。哥德莱克之子斯米特笑着说，他几乎是自己挤进来参加这次旅行的：

“我很想再看看我们的克里斯丁，我们家乡谷地里最美丽的玫瑰花。而且我还想，我替我的亲戚拉根弗丽德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的丈夫，看他同那些英明的风云人物参加怎样的重大会议，拉根弗丽德也会感谢我的！是的，克里斯丁！去年冬天你父亲有了别的事情，不再在斋期以前同我们一起到各个庄园去视察，以及为过圣诞节作准备工作！这些年来我们一直无声无息地待在自己的院子里，每个人只考虑自己的利益。可是现在劳伦斯要我们谷地里的居民——国王陛下的大地主，冒着冬

天的严寒结队到奥斯陆去；现在我们将要在国务会议向当道的大臣提呈条陈，保卫国王的利益。照劳伦斯的话说，他们在那里替那个未成年的可怜的孩子治理得很糟糕！……”

艾尔林大人显出很担心的样子。埃尔伦扬起了眉毛：

“你参加有关召开民兵代表大会的这些会议吗，岳父？”

“不，不！”劳伦斯说。“我象我们这个地区其余的臣民一样，既然叫我们去开会，我就去……”

可是哥德莱克之子斯米特又开始说：他是劳伦斯亲自动员他去参加的。不是还动员过刻留克庄园的海尔斯坦、特隆德·耶斯林、哥托尔姆·史涅斯和其他不愿意去的人吗？……

“干吗不邀请客人到屋子里去坐？”劳伦斯说。“现在我们倒要看看，克里斯丁酿造的啤酒有没有她母亲酿造的好。”

埃尔伦若有所思地看了一下，克里斯丁感到很惊讶。

“这是怎么回事，爸爸？”不久以后，当克里斯丁同劳伦斯单独在小房间里的时候，克里斯丁问。由于来了客人，克里斯丁把孩子搬到小房间里去住。

劳伦斯坐着，摇着坐在他膝盖上的外孙。诺克维现在已经十个月了，长得很结实，很漂亮。在圣诞节以前就给他穿上了长衬衫和小袜子。

“我从没有听到你以前在这种事情上发表过意见，”女儿又说。“你过去一直说，对国家大事，对军机大事，以及对一切手持兵器的人，最好是由国王和国王身边的大臣指挥。埃尔伦说，这件事情是南方的贵族们策动的阴谋。他们想剥夺英格贝尔夫人和她父亲派给她当谋臣的那些人的统治权，夺取他们在哈康国王和他弟弟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曾经享有过的权力。但这样做

对国家造成了很大的损失，正象你自己过去说过的那样……”

劳伦斯在克里斯丁耳边低声说了一句，要她叫保姆从房间里走出去。

“埃尔伦从哪里得到这些消息的？想必是从蒙南那儿得到的吧？”

克里斯丁说，奥尔姆去年秋天回家的时候，带来了蒙南大人的一封信。她没有说，是她亲自把这封信念给埃尔伦听的——埃尔伦不大认识手写体的字。蒙南在信中痛苦地埋怨说，现在挪威每一个在自己盾牌上刻有徽识的男人，都认为自己比哈康国王生前在国王身边服役的骑士们更懂得治理国家大事。有些人想象自己比那位尊贵的夫人——小国王的亲生母亲——更关心国王的利益。蒙南警告埃尔伦说，一旦出现这样的征象：挪威贵族想仿效瑞典人的榜样，象瑞典人去年夏天在斯卡尔所干的那样，企图搞反对英格贝尔夫人及其久经考验的老谋臣的阴谋，那么英格贝尔夫人的亲戚们必须时刻准备反击，埃尔伦必须到哈马尔去同蒙南见面。

“他没有提到我也是反对者之一吗？我们反对蒙南要求的不合法的征兵，他以我们国王的名义在谷地到处活动。”劳伦斯用手指头拨着诺克维胖胖的下巴说。

“你？”克里斯丁惊呼了一声。“难道你去年秋天遇见过波尔德之子蒙南吗？”

“是的，遇见过，”劳伦斯回答。“我们的意见不大一致。”

“你们谈起过我吗？”克里斯丁急忙问。

“没有，我的孩子！”父亲笑了笑说。“我记不起我们在那一次谈话时是否提到过你。你知道，你丈夫真的想到南方去见蒙南吗？”

“我想是的！”克里斯丁回答。“艾里夫神父不久以前替他草拟过一封信……埃尔伦在信中说，也许他不久就要到南方去……”

劳伦斯默默地坐了一段时间，眼睛看着孩子，孩子用小手指头抓着他的短剑的剑柄，想把嵌在剑柄上的一颗水晶剥下来。

“他们想剥夺英格贝尔夫人的统治权，这是确实的吗？”

“她的年纪同你差不多，”父亲继续笑着回答。“谁也不想剥夺王太后天生应有的荣誉和权力。可是大主教以及我们先王的一些朋友和亲戚目前正在开会讨论，怎样才能最有利地保卫王太后的权力和荣誉，以及全国人民的利益。”

克里斯丁低声说：

“我明白，爸爸，你这一次到侯萨村来不仅是为了看看诺克维和我。”

“不仅是为了这一点，”劳伦斯说，同时笑起来了：“我也明白，我的女儿，你对这一点不大高兴！”

他用手把女儿的脸从上到下抚摩了一下。在克里斯丁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他每次责怪或逗引克里斯丁，经常是这样做的。

这时艾尔林大人和埃尔伦坐在楼上兵器室里——这是坐落在院子东北部大门旁边的一个大储藏室。它造得象塔楼一样高，里面有三个房间。楼上一个房间的墙上有枪眼。那里存放着庄园里不是日常使用的兵器。这个兵器室是斯库累国王建造的。

艾尔林大人和埃尔伦身上穿着毛皮斗篷，因为房间里异常寒冷。客人绕室而行，欣赏着埃尔伦从他的外祖父埃尔伦之子

盖乌提那里继承所得的许多精美兵器和盔甲。

维德贡之子艾尔林是个身材矮小、体质虚弱的人，已经开始发胖，但举止从容不迫，动作优美。他虽然五官端正，但容貌并不好看，头发是火红色的，睫毛和眉毛是白色的，眼睛的颜色也很淡，是浅蓝色的。如果人们仍然认为艾尔林大人长得一表人才，这大概是由于大家都知道他是挪威最富裕的骑士。除此以外，他待人接物安静沉着，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异常聪明，受过良好教育，知识渊博，而从不炫耀自己的学识，经常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因此被公认为国内最聪明的人之一。他与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同岁，他们按斯图甫莱家族的谱系算起来，也有一点葭莩之亲。他们很早就相识了，但两人之间交谊不深。

埃尔伦坐在箱子上，讲述他去年夏天命人建造的一艘大船。船上安装十六条长凳，埃尔伦认为，这艘船速度极快，而且操纵非常灵便。埃尔伦从北方带来了两个造船匠，自己和他们一起监工督造。

“船是我所懂得的一点点知识，艾尔林，”他说。“你可以看到，当我的‘马哥格尔’号①乘风破浪地前进的时候，将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情景！”

“‘马哥格尔’……我的亲戚，你给自己的船取了个可怕的异教的名字！”艾尔林大人笑着说。“那么你是打算乘这艘船到南方去？”

“你象我的妻子一样笃信天主吗？她也说这是一个异教的名字。她对我的这艘船本身也不喜欢——她是个山里的女人，受

① 意思是“海上女巨人”。

不了海上的风浪。”

“是的，我觉得你的妻子十分笃信天主，举止优雅而且非常美丽，”艾尔林大人彬彬有礼地说。“从她的出身门第来看，这是毫不足怪的。”

“是的……”埃尔伦笑起来了。“在我们这里，她没有一天不做弥撒。艾里夫神父，你看到过的我们的那个神父，经常给我们念祈祷文。他最喜欢大声朗诵——在吃过美酒佳肴以后！贫苦的人们常常到这里来向克里斯丁讨教和乞求帮助……看样子他们准备吻她的衣裾，真的！我简直不认识自己的那些佃户和仆人了。她最象圣徒传中记载的一个妇女……你还记得吗，在我们当持火炬的侍从的时候，哈康国王经常命令我们坐着听神父给我们念圣徒传？艾尔林，自从你上一次到我这里来作客以后，侯萨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这一次你愿意到我这里来，是很出乎意料的，”他过了片刻说。

“你还记得我们两人当持火炬的侍从的那个时候，”艾尔林笑容可掬地说，“那时候我们是好朋友，不是吗？埃尔伦，在那些日子，我们都期望你在我国大展鸿图……”

可是埃尔伦只是笑了笑：

“是的，我自己也是这样期望的！”

“埃尔伦，你不能同我一起从海道到南方去吗？”艾尔林大人问他。

“我准备走陆路，”埃尔伦回答。

“这对你将是很艰苦的……在这样的季节，在冬季翻山越岭，”艾尔林大人说。“如果你同哈夫图尔和我结伴同行，会愉快得多。”

“我已经答应同别人一起走了，”埃尔伦回答。

“哦！你要同你的岳父一起去……当然，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不！……我对同他一起走的那些谷地居民不大了解，”埃尔伦沉默了一会儿。“不，我答应顺便到斯坦格去看蒙南，”他很快地说。

“你不必费心到那里去寻找蒙南，”艾尔林回答说。“他已经到南方，到他在希辛格的领地去了，也许，要过相当时间才重新回到北方来。你接到他的消息已经很久了吗？”

“在米哈依日前后。他那时候从林加村写给我一封信。”

“你了解去年秋天在那边谷地发生了什么事情吗？”艾尔林问。“不了解吗？你当然知道，蒙南带了信件亲自到米耶萨湖周围，以后又到谷地里去找所有的郡长，要求农民尽民兵的义务，缴纳马匹和粮食，每六个农民缴纳一匹马，贵族子弟本人可以待在家里，但必需缴纳马匹。怎么，这件事情你没有听说过？蒙南同艾利克·托普到沃格谷地去参加市民会议的时候，谷地北部的居民都拒绝执行这个要求，这你也没有听说过？顺便说，反对者为首的是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他坚持艾利克只能收尚未收全的法定的赋税，而向农民征收军税来资助那个丹麦人①同丹麦国王打仗，他认为这是向人民征收苛捐杂税。如果是我们的国王要求自己的臣民服役，那么他认为，他们一定会很快地集合精良的兵器、马匹和武装的仆人。可是如果是蒙南在耍阴谋，他劳伦斯甚至不会从约栾寨庄园缴纳一只套大麻笼头的山羊，除非是国王要求他亲自骑着山羊去参加检阅！怎么，这件事情你一点也不知道？哥德莱克之子斯米特说，劳伦斯答应

---

① 指王太后英格贝尔夫人的宠幸者克努特·波尔斯骑士。

自己的分成农民，如果由于不缴赋税而被处以罚金，必要时他愿意自己代他们受罚……”

埃尔伦惊得目瞪口呆：

“什么，劳伦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的岳父除了涉及他本人和他朋友的田产的事情以外，还会干预别的事情……”

“他不是经常这样的，”艾尔林大人说。“我在莱姆斯谷地海岬上的时候了解到：只要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提出自己的意见，不愁没有人拥护；因为如果他不很好地掌握一切情况，知道他的意见难以驳倒，他是不会轻易发表意见的。至于后盾嘛，听说他同自己在瑞典的亲戚有过书信往来——因为他的祖母兰波尔夫人和艾伦吉斯列大人的祖父是堂兄妹，因此劳伦斯在瑞典有很多亲戚。你的岳父是一个温良恭俭的人，不喜欢出头露面，不过在人们都知道他的那些地区，他的影响很大……虽然他并不经常利用自己的影响。”

“啊，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你同他结伴，艾尔林，”埃尔伦笑着说。“我刚才还感到非常奇怪，你怎么会同他成为莫逆之交……”

“你感到奇怪吗？”艾尔林平静地说。“不，不愿意成为约栾寨庄园的劳伦斯的朋友，这才奇怪呢！我的亲戚，如果你能听从劳伦斯的话，而不是听从蒙南的话，对你要好得多！”

“自从我初次离家的那一天起，蒙南一直象是我的长兄，”埃尔伦非常激奋地说。“在我遭难的日子里，他从来没有离弃过我。而现在他自己在灾难之中……”

“这蒙南自己能对付过去，”维德贡之子艾尔林依旧平静地说。“他分发的信件都盖有挪威的国玺，虽然是非法盗用的——但这与他无关。的确，这还不是全部情况……他还是在文书上

盖上自己私人图章的人之一，是国王的姐姐厄费米亚公主订婚仪式上的证婚人——不过这一点是难以揭发的，因为牵涉到我们不能触犯的人……说实在的，埃尔伦，我觉得蒙甫没有你的支持也能保护自己……可是你可能会给自己带来不利……”

“我明白，你们想伤害英格贝尔夫人，”埃尔伦说。“可是我答应过我们的这位亲戚，我愿意在这里和在国外为她效力……”

“我也答应过，”艾尔林回答。“而且我要履行自己的诺言——每一个侍候过我们的哈康国王并且敬爱他的挪威人，大概都会这样做的。对英格贝尔夫人将会给予最好的照顾，只要让她同那些谋臣分开，他们向这位年轻王太后提出的计谋，只会损害她和她的儿子……”

“你认为，这一点你们做得到吗？”埃尔伦压低了声音问。

“是的！”维德贡之子艾尔林坚决地说。“我是这样认为的。所有那些不愿意听信蓄意制造的……毫无根据的……闲话的人，大概也都是这样认为的。”他耸了耸肩膀。“而我们作为她的亲戚，更不应该听信这些闲话。”

一个使女推起地板上入口处的盖子问埃尔伦：女主人说现在马上在大房间里开饭，不知道是不是方便……

宾主入席以后，谈话常常不由自主地回到大家都感兴趣的一些重要消息上去。克里斯丁注意到她父亲和艾尔林大人讲话都很有分寸。他们讲述亲友中婚丧吊庆、遗产纠纷、分家析产的新闻。克里斯丁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感到很激动。他们到这儿来是有事找埃尔伦，这一点她是明白的。虽然她自己不愿意承认，但现在她对自己的丈夫已非常了解，她感觉到：埃尔伦尽管专横任性，但一个绵里藏针的人可以非常轻易地使他转

向任何一边。

晚饭结束后，男人们走到炉子旁边，坐在那里饮酒。克里斯丁坐在长凳上，膝上放了一个绣架，开始织花边。不久，哈夫图尔·格莱乌特走来，把一个垫子放在地板上，在女主人脚边坐下。他找到了埃尔伦的弦琴，放在自己膝上，一边拨弄琴弦，一边闲谈。哈夫图尔年纪很轻，长着一头金色的鬈发，脸盘儿很秀气，不过脸上满是密密麻麻的雀斑。克里斯丁一下子就发现他是个喜欢饶舌的人。他刚同一个富裕的女人结了婚，但待在家里，待在自己的领地上感到寂寞。因此他很想去参加国王的民兵们的集会。

“不过，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显然宁愿待在家里，”他把自己的脑袋搁在克里斯丁膝盖上说。克里斯丁稍稍移开了一点，笑了笑说，据她所知，她丈夫也打算到南方去。

“我不知道他要去干什么！”她带着天真的神气补充了一句。“眼下国内的局势很不安定，一个头脑简单的女人要搞清楚这些事情是不容易的。”

“然而引起这一切的主要原因，正是由于一个女人的头脑简单，”哈夫图尔笑着回答，同时跟着克里斯丁把身子凑近过去。“是的，艾尔林和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都是这样说的，我很想知道，他们是指什么而言。你呢，克里斯丁，女主人，你是怎样想的？英格贝尔夫人是一个漂亮的、头脑简单的女人……也许，她现在也象你一样坐着用她雪白的手指编结丝线，同时心里在想：‘拒绝给予我亡夫的那个忠心耿耿的军事长官一点微小的帮助，来改善他的生活处境，那是很忍心的……’”

埃尔伦走到他们跟前，在妻子身边坐下，因此哈夫图尔只得把身子稍稍移开一点。

“这一切都是毫无根据的闲话，有些丈夫非常愚蠢，去参加会议还带着妻子，让她们住在旅馆里编造谣言……”

“在我生长的那个地方，”哈夫图尔说，“人们都说，无火不生烟。”

“是的，我们那里也有这句俗语，”劳伦斯说。他和艾尔林也走到谈话的人们跟前。“然而，去年冬天我做了一件傻事，哈夫图尔……那时候我想用新鲜的马粪点灯。”

他在桌子边上坐下：艾尔林大人马上拿起劳伦斯的杯子，鞠了个躬递给他，然后坐在他旁边的长凳上。

“哈夫图尔，你们在北方，在霍鲁加兰，想知道英格贝尔夫人和她的谋臣们对丹麦人的意图和打算了解些什么，那是不大可能的。”埃尔伦说。“我不知道，你们反对国王提出的援助要求，是不是目光短浅。克努特大人——也许我们可以随便说出他的名字，因为我们大家心目中想的就是他，——我觉得他是个不肯束手就擒的人。你们坐得离大锅子太远了，因此闻不到锅子里煮的东西的气味。我可以告诉你们：不知道水的深浅，不要随便下水……”

“是的，”艾尔林说。“也许可以说，是在邻人的院子里给我们煮食物……我们挪威人不久都将寄人篱下，从门外给我们送来在瑞典煮的粥①——拿去，想吃就吃，不想吃拉倒！我认为，哈康国王当时把厨房移到住宅的边缘，把奥斯陆作为国家的首都，是失策的。因为，如果继续用这个比喻的话，以前厨房是

① 挪威国王哈康五世的女儿英格贝尔嫁给瑞典的艾利克公爵为妻，生子马格努斯。这时年幼的马格努斯继承为瑞典和挪威两国的国王，大权则掌握在王太后英格贝尔和她的宠幸者丹麦骑士克努特·波尔斯手中。此事引起挪威贵族们的不满。

在院子的中央，在卑尔根或尼达洛斯，而现在那里只有大主教和神父会在管理事务……你的意见呢，埃尔伦？你是这里当地的居民，你的财产都在这里特隆赫姆地区，也能在这里起一定的影响！”

“是的！真见鬼，艾尔林，那么你们是想把锅子搬回家，把它挂在炉子上面吗？那时候……”

“是啊，”哈夫图尔说。“很久以来，我们北方的居民只能满足于闻烧糊的粥的气味和喝冷菜汤……”

劳伦斯插嘴说：

“问题就在这里，埃尔伦……如果我不掌握我的亲戚艾伦吉斯列大人从瑞典寄给我的信，我也不会代表我们地区的居民说话。从这些信中我了解到，谁也不打算破坏国家之间的和约和协议——在丹麦王国和我们的国王统治的两个国家中，任何一个执政的人都这样。”

“岳父，如果你知道现在丹麦谁在掌权，那就是说，你知道的情况要比大多数其他的人多！”埃尔伦说。

“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有一个人，谁也不希望看到他掌权——不管在这里挪威，在瑞典，还是在丹麦。因此，去年夏天瑞典人在斯卡尔干的那件事情的目的，以及我们现在打算在奥斯陆召开的这个代表大会的目的，都在于向那些还不了解这件事情的人说明，在这个问题上，一切明知事理的人都是意见一致的。”

这时大家都已经喝了不少酒，因此谈话的声音都很高——除了哥德莱克之子斯米特以外，他坐在炉子旁边的圈椅里打瞌睡。埃尔伦大声说：

“是的，你们都非常明知事理，甚至连魔鬼也骗不了你们！

显然是你们害怕这个克努特·波尔斯！好心的先生们，你们不知道——他不是一个一天到晚平静地坐在家里逍遥度日、无所用心的人！我很想再同这位骑士见面，因为在哈兰德的时候我认识他。而且我一点也不反对能处在克努特·波尔斯的位子上！"

"这样的话我可不敢当着妻子的面说，"哈夫图尔·格莱乌德说。

维德贡之子艾尔林也已经略有醉意。他还竭力保持礼仪，但最后突然发作了。

"哎，你啊！"他纵声大笑说。"你啊，我的亲戚！……真有你的，埃尔伦！"他拍着埃尔伦的肩膀，一直笑个不停。

"不，埃尔伦！"劳伦斯漫不经心地说。"这需要有比勾引女人更大的本领。假如克努特·波尔斯只是一只钻进鹅棚的狐狸，那么挪威的贵族们也就懒得走出屋子去驱赶它了，哪怕它叼走的是我们国王的母亲。但不管克努特大人诱惑去替他干蠢事的是什么人，他本人是有疯狂的打算的。他有自己的目标，可以相信，他的目光一直盯着这个目标……"

谈话中断了片刻。后来埃尔伦说（他的眼睛里闪着光）：

"那么我希望克努特大人能成为挪威人！"

"但愿主保佑不发生这种事情！……如果我们挪威有这种人，我担心，国内的和平生活马上就会结束……"

"和平生活！"埃尔伦不屑地说。

"是的，和平生活！"维德贡之子艾尔林回答。"埃尔伦，你应该记得，建设这个国家的不仅是我们骑士家族。如果这里产生了象克努特·波尔斯那样野心勃勃的冒险家，你也许会感到满足。从前也常有这样的事情：如果有人想在我们这个国家组织一支叛军，他总能很容易地在贵族中间找到拥护者。因为如果

他们获胜，他们就能得到光荣的封号和食邑；如果他们的亲戚获胜，他们也能得到赦免，保全生命，他们的财产也能发还……的确，书籍中也记载有人丧失了生命，但大多数人仍旧安然无恙，不管事情的结局如何……你明白，我们的祖先中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可是那些无足轻重的农民和城市居民呢，劳动人民呢，埃尔伦，他们却一年中不止一次必须向两个大人缴税，还要每一次巴望过路的军队不烧毁他们的院子，不宰杀他们的牛羊，……普通老百姓必须忍受一切苛捐杂税和暴力。我相信，他们会由于哈康老王、马格努斯国王①和他的子孙制订了法律，批准了和约而感谢主和圣奥拉甫……”

“是的！我很乐意相信你是这样想的……”埃尔伦昂起了头。劳伦斯坐在那里，望着这个年轻人。的确，现在不能说他精神萎靡不振！他那黝黑的、激动的脸上升起了红晕，晒黑的，柔韧的脖子僵硬地挺直着。接着劳伦斯向女儿看了一眼。克里斯丁把针线活儿放在膝上，仔细地听着男人们谈话。“但你能完全确信农民和普通老百姓也是这样想的吗？他们拥护新的制度吗？的确，他们过去经常碰到灾难的岁月……过去，国王和僭王手执宝剑在全国各地到处厮杀。我知道，他们还记得他们的院子里一片火光，他们不得不带着妻儿和牲口逃到山里去的那些年代。我听他们讲过这一点。可是我知道，他们还记得另外一点——他们自己的父辈也参加过这些军队。把赌注押在争夺政权上的不仅仅是我们，艾尔林，农民的子弟也和我们一起玩牌……还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他们取得了我们的世袭领地。法律在国内起作用的年代，不可能有这样的情况：斯基丹的一个

① 指哈康四世(1204—1263)和马格努斯六世(1238—1280)。马格努斯六世以修改法律闻名。

破鞋的儿子，连自己父亲的名字都不知道，却娶了一个懒惰领主的寡妇，还得到了她的财产，正象雷达尔·达莱那样，而这个人的一个后辈却非常出色，以致于，劳伦斯，你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现在他却娶了你妻子的侄女，艾尔林！现在我们的国家是靠法律和法制治理的……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可是我知道，农民的土地转到了我们手中，而且完全通过合法的手续……法律统治得越严厉，越会使农民失去管理国家大事和个人私事的力量和能力。这一点，艾尔林，那些无足轻重的农民也是了解的。不，不！先生们，不要这样肯定地认为普通老百姓不希望回到过去的年代：那时候他们可能会遭受战火和暴力而失去自己的家园，然而也可能用武力夺得比他们奉公守法所能得到的更多的东西。”

劳伦斯点点头。

“也许埃尔伦的话有部分是正确的，”他低声说。

但这时维德贡之子艾尔林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我很乐意假定是这样——在靠宝剑统治的时代……普通老百姓会忘记绝大多数在饥寒贫困中死去的人，……而更记得少数几个摆脱了贫困成为大人的人……然而对待卑微的平民最残酷的正是这些大人……我觉得，象‘本家亲戚是冤家’那样的俗语，首先就是为这类人说的，人必须生来就做大人，要不然他就会成为一个残酷的大人……但如果他从小生活在仆人使女之间，那么他就更能明白，如果没有那些小人物，我们就会象孩子一样，在生活中是无能为力的。因此，不是为了主，即使为了我们本身，我们也必须用我们的全部知识为老百姓服务，用我们的骑士精神来保护他们。一个国家如果不是有贵族用自己的权力去保护普通老百姓的权利，那么这个国家是绝对不能维

持下去的……"

"你可以去同我的堂兄作宣传竞争，艾尔林！"埃尔伦笑着说。"可是我认为，在过去的年代，我的老乡们更喜欢我们这些贵族，在那个时代，我们带领农民子弟出征，我们的血和他们的血流在一起，染红整个船甲板，我们劈开戒指，同自己的仆人们平分战利品……你听见吗，克里斯丁？艾里夫神父给我们念他的那些大书的当儿，有时候我在打瞌睡，但还竖着一只耳朵在听呢！"

"横财不传三代孙，"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说。"难道你没有听说过这句话吗，埃尔伦？"

"怎么没有听说过！"埃尔伦纵声大笑。"不过从来没有看到过！……"

维德贡之子艾尔林说：

"问题在于只有少数人是生来当大人的，而多数人是生来服役的。最真正的统治，是去当自己仆人的仆人……"

埃尔伦把双手抱住后脑勺，挺直了身子微微一笑：

"关于这一点我从来没有考虑过！也不认为我的分成农民会由于我的效劳而来感谢我。然而，不管这是多么奇怪，我相信他们是喜欢我的……"他亲切地用脸颊在克里斯丁的小黑猫身上摩擦，小猫跳到他肩膀上，弓起身子喵喵地叫着，绕着他的脖子走……"不过我的妻子……是一个最会效劳的女人……虽然你们不会相信这一点……因为桌子上的罐子和杯子都空了，我的克里斯丁！"

奥尔姆一直默默地坐着听大人谈话，这时站起身来，走出房间。

"女主人感到寂寞，甚至睡着了，"哈夫图尔含笑说。"这都

怪我们不好……还是让我同她安静地谈谈吧，我善于同太太们聊天……"

"是的，对你来说，女主人，这谈话大概拖得太久了，"艾尔林大人表示歉意，可是克里斯丁含笑回答：

"的确，大人，今天晚上你们在这里所说的话，我没有全部听懂，不过我都记住了，以后我会有时间思考的……"

奥尔姆同几个使女回来了，又端来几桶酒。孩子给客人们一一斟酒。劳伦斯忧郁地看着这个漂亮的孩子。白天他试图同埃尔伦之子奥尔姆攀谈，可是孩子沉默寡言，虽然态度文雅，彬彬有礼。

一个使女在克里斯丁耳边低声说，诺克维在小房间里醒了，哭得很凶。克里斯丁向客人们道了晚安，跟着使女们走出房间。

男人们重新饮酒。艾尔林大人和劳伦斯不时交换眼色，后来艾尔林大人开口说：

"埃尔伦，有一件事情我想同你谈谈。很可能，在这里的海湾沿岸地区和苗列将公布一项船只服役法。……这里以北的人民都担心俄罗斯人在夏天会不会以更大的兵力入侵，那时北方的居民将应付不了捍卫国家的任务。我们的第一个有利条件是我们和瑞典有着一个共同的国王①……要是一切东西全部被北方的居民拿去，是不公平的！然而雅瓦尔达之子阿尔纳年纪已经太老了，身体也不好……因此人们议论，是否任命你担任海湾这边的民船总监。不知道你是否愿意？……"

埃尔伦把手在另一只手的手掌上击了一下，整个脸上喜气洋洋。

---

① 这时瑞典正在同诺夫哥罗德作战。

“我是否愿意？……”

“也许我们目前还无法集结怎样大的力量，”艾尔林说，使埃尔伦稍稍冷静下来。“不过你可以先同郡长们准备起来……在这个地区反正大家都认识你……国务会议的大人们中间说，也许你是个能够有所建树的人。有些人还记得你在耶科布伯爵手下当军事长官的时候赢得了不小的声誉……而且我记得，我自己也听到过耶科布伯爵对哈康国王说，国王对这样一个有才干的年轻人如此严格，是不明智的。他说，你应该成为国王的支柱……”

埃尔伦打了个榧子。

“嘿，维德贡之子艾尔林，不是你将成为我们的国王吗？不是你有这种打算吗？”他纵声大笑说。“推举艾尔林当国王？”

艾尔林不耐烦地说：

“听我说，埃尔伦，难道你不明白，我现在是认真地说的……”

“愿主宽恕！那么你以前都是说着玩儿的吗？我认为，整个晚上你都是认真地说的，……好，好，那么我们就认真地谈一谈……把这件事情原原本本告诉我吧，我的亲戚！……”

埃尔伦走进小房间的时候，克里斯丁怀里抱着孩子，躺在床上已经睡着了。他把一根松明在炉子里的木炭上点了火，向睡着的人照了照。

她是多么美丽啊！他们的儿子也是个美丽的孩子。现在克里斯丁每到晚上，总是十分困倦……她一躺到床上，把孩子搂在身边，两人马上就睡着了。埃尔伦笑了笑，把松明扔到炉子里。慢吞吞地脱去衣服。

春天率领“马哥格尔”号和另外三四艘民兵船到北方去……哈夫图尔·格莱乌特率领三艘北方居民的船……然而哈夫图尔没有任何经验，埃尔伦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他。是的，显然他们会让他自己发号施令的。这个哈夫图尔似乎也不是个胆小鬼，不是个没有毅力的人……埃尔伦在黑暗中伸了个懒腰，微微一笑。他在考虑为“马哥格尔”号从苗列沿岸招募船员。在那里和在比尔格西，勇敢而健壮的小伙子要多少有多少……可以招募到一大帮最出色的船员……

他结婚至今，过了一年稍多一点时间。妻子怀孕，忏悔，持斋——而现在日日夜夜只关心孩子……不过……她现在仍旧是那个年轻可爱的克里斯丁……要能够使她把神父的废话和这个一天到晚不停地吃奶的婴孩稍稍忘记一会儿就好了!……

埃尔伦吻了吻克里斯丁的肩膀，可是她没有醒来。可怜的女人!让她睡一会儿吧……今夜埃尔伦有值得考虑的事情。他背对克里斯丁躺着，目不转睛地望着房间深处炉子里一根烧得通红的小木柴。说实在的，应该站起来用炉灰把炭火盖上……可是他懒得起身……

他脑海里浮现出青年时代的断断续续的回忆……一刹那间船只被海浪推到浪尖上，艄柱微微摇动着……大片浪花扑到甲板上。风暴和海浪的轰响。由于波浪的冲击，整个船只不停地震动着，桅杆尖在迎面飞来的黑云上画了个极大的弧圈。这是在哈兰德海岸的什么地方。埃尔伦为回忆所感动，眼睛里饱含着泪水。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些年来无所事事，使他感到多么的痛苦。

第二天早晨，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和维德贡之子艾尔林大人站在院子的山坡上，看着埃尔伦的许多马匹在栅栏外面奔跑。

“我认为，”劳伦斯说，“如果埃尔伦能参加这次代表大会，那么按照他的地位和出身——他是国王和王太后的亲戚——他应该在首要人物之间占一个位子。可是我不知道，艾尔林大人，根据他对这些事情的意见，你认为可以依靠他吗？这种意见不会更容易把他引到对方去吗？如果奥格蒙之子伊瓦尔企图采取相反的步骤……埃尔伦同追随伊瓦尔大人的那些人关系也是很密切的。”

“我不大相信伊瓦尔大人会采取什么步骤，”维德贡之子艾尔林说。“而蒙南……”这时他稍稍扭曲了一下嘴唇，“蒙南非常聪明，他会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他知道，他一站出来，大家都会清楚，波尔德之子蒙南到底有多少价值。”

两人都笑了起来。

“问题在于……你自然知道得比我清楚，监法官之子劳伦斯——因为你是那里出身的人，你在那里有亲戚，——瑞典贵族不愿意承认我国的骑士是和他们地位相等的。因此，重要的是要使我们的队伍中每一个人都是最富裕的、门第最高贵的人……我们不能想象，象埃尔伦这样的人会一直待在家里同妻子取乐和经管自己的庄园……不管他是怎样经管的，”他看了看劳伦斯的脸色说。劳伦斯的嘴唇上掠过一丝笑意。“如果你认为对埃尔伦施加一点压力使他参加代表大会是不明智的，那么我就不这样办。”

“亲爱的艾尔林大人，”劳伦斯说，“我认为埃尔伦待在这里，待在他家乡的这个地区，会带来更大的利益。你自己也说过，服役的要求可能会在纳姆峡谷①以南地区遭到反对，那里

---

① 特隆赫姆港和海洋之间的峡谷，在尼达洛斯北面。

的人民认为，他们不必害怕俄罗斯人。很可能，埃尔伦恰好是这样一个人，他能使居民稍稍改变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他的废话太多了！”艾尔林大人脱口而出。

劳伦斯含笑回答：

“然而，也许这种废话比那些有远见的人说的话……更能为多数人所理解……”他们又相互交换了一个眼色，两人都笑起来了。“不管怎样，如果他去参加代表大会，在那里过多地大声嚷嚷，会造成很大的害处！……”

“是的，如果你不能够制止他，那……”

“总而言之，即使我能够，也只是在他不遇见同他气味相投的那些人的时候——我和我的女婿是完全不同的人。”

埃尔伦向他们走来：

“难道你们从弥撒中得到了这样的功效，连早饭也不需要吃了吗！”

“关于早饭，我没有听说可以不吃，我可饿得象狼一样瘦了……还想喝点酒呢……”劳伦斯拍拍身边的一匹很脏的白马，还不断地摸摸它。“听我说，女婿！那个照料你的役马的马夫，如果是我的仆人，我在坐下吃饭以前早就把他赶走了。”

“由于克里斯丁的缘故，我不敢把他赶走，”埃尔伦说。“他同克里斯丁的使女生了个孩子。”

“啊，在这里，这就被认为是什么了不起的功劳，”劳伦斯稍稍扬起眉毛说，“难道，照你这样说，他已经是个不可替代的人了？”

“不，可是你要明白，”埃尔伦笑着说，“克里斯丁和神父想让他们结婚……他们要求我给这个小伙子安排一下，让他和妻子能够有口饭吃。姑娘不愿意，她的婚姻保护人也不愿意，

而且图勒本人也不怎么想……可是他们不准我把他赶走。克里斯丁担心，这样他会彻底离开我们这个地方。况且，哈耳多之子乌耳夫在家里的时候，他是受乌耳夫管的……”

维德贡之子艾尔林向走近过来的哥德莱克之子斯米德迎上去。劳伦斯对女婿说：

“我觉得，克里斯丁近来面色很苍白。”

“是的！”埃尔伦很快地接口说。“你能不能同她谈一谈，岳父？这个孩子简直在吮她的骨髓。大概，她打算给他喂到三岁，象饲养牲口的女人那样……”

“是的，她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劳伦斯含笑说。

“是的，是的！”埃尔伦摇摇头。“克里斯丁和艾里夫神父，他们经常一连两三小时地坐着，谈论孩子在这里或者那里出现了一个红斑。他每长出一颗牙齿，他们都认为是了不起的奇迹！在我看来，孩子有时长出牙齿，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如果我们的诺克维长不出牙齿，这倒是个很大的奇迹呢……”

2

过了一年，圣诞节末尾的一天晚上，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和埃尔伦之子奥尔姆完全出乎意料地来到哥恩纽夫在城中的家里。从中午起一直刮着强劲的寒风，还夹带着潮湿的雪，傍晚前变成了真正的暴风雪。他们走进房间的时候，浑身上下都是雪，神父同家里的人们正坐在房间里吃饭。

哥恩纽夫害怕地问，他们家里，庄园里，是否出了什么事。可是克里斯丁摇摇头。她对小叔子的讯问回答说，埃尔伦出外作客去了，她没有气力同他一起去，她感到很疲乏。

神父心里想，她是怎样骑马走这样漫长的路进城的——克里斯丁和奥尔姆的马已经走得筋疲力尽了，最后一段路冒着劈面打来的雪片几乎无法向前移步。哥恩纽夫吩咐住在他家里的两个老太婆伴同克里斯丁去更换干燥的衣服。这两个老太婆是哥恩纽夫的奶妈和她的妹妹，神父家里没有别的妇女。他自己则帮助侄子更换衣服。这时奥尔姆开始说：

“大概克里斯丁病了。我把这一点告诉父亲，可是他大发雷霆……”

孩子说，最近一个时期克里斯丁简直不象平时的为人。他不明白她怎么会这样的。他已经记不起来，他们两人中是谁——是克里斯丁，还是他自己，——忽然想起到这里来。哦！大概是克里斯丁首先提出，她非常想到尼达洛斯的大教堂里去，于是他就说，愿意陪同她一起去。今天早晨，父亲一出门，克里斯丁就说，现在她也要出去。奥尔姆虽然看到天气会变坏，不过他让步了……他觉得克里斯丁眼睛的神色很难看。

克里斯丁回到房间里，哥恩纽夫心里想，他也觉得克里斯丁的目光很难看。克里斯丁穿着英格丽德的黑色连衫裙，显得异常消瘦，脸色白得象纸，眼睛完全眍下去了，眼睛下面有两个黑圈，目光有点异乎寻常，非常阴沉。

自从哥恩纽夫在侯萨村的洗礼宴上看见她以后，已经过了三个多月。那时她的气色很好——哥恩纽夫看见她产后躺在陈设华丽的床铺上，——她说感到身体很健康。这一次生产很顺利。因此，当伊瓦尔之女拉根弗丽德和埃尔伦提出这一次把孩子交给奶妈喂奶的时候，哥恩纽夫表示反对。克里斯丁流着泪，央求让她亲自给卑尔哥夫喂奶——他们的第二个儿子继承了劳伦斯的父亲的名字。

因此现在神父首先问起卑尔哥夫的情况——他知道，克里斯丁不喜欢那个给孩子喂奶的奶妈。可是克里斯丁说，孩子身体很好，弗丽达很喜欢他，照料得比意料中的要好。

“那么，尼古拉乌斯呢?”神父问。“还是那样漂亮吗?”

母亲脸上掠过一丝微弱的笑意。诺克维一天比一天长得更漂亮了。不！他还不大会说话，可是在其他一切方面都超过了他的年龄，而且长得很高大！……谁也不相信他还不满两岁，连哥恩娜夫人也这样说……

接着克里斯丁又低下了头。哥恩纽夫向坐在他左右两边的嫂子和侄子看了一下。两人的神色都很疲惫而忧郁，哥恩纽夫一看到他们，心里非常难过。

奥尔姆现在一直愁眉苦脸。这孩子已经十五岁了，如果他的模样不是那样瘦弱和病态，他会成为一个非常英俊的青年。他的身材几乎象父亲一样高，可是体质太单弱了，肩膀不宽大。他的容貌也象埃尔伦，不过眼睛蓝得更深些，在刚生出来的毛茸茸的髭须下，嘴巴更小，嘴唇更薄，经常闭着，嘴角出现了一些愁苦的细小皱纹。当孩子坐在桌子后面，稍稍弓着背吃东西的时候，甚至他那黑色鬈发下黝黑的狭窄后脑，也带有一种异样的可怜相。

克里斯丁从来没有同小叔子一起在他家里吃过饭。一年前埃尔伦同她进城参加春季市民会议，住在父亲死后归哥恩纽夫所有的这幢屋子里，但那时哥恩纽夫住在同他交换过十字架的盟兄弟家里，在那里代理大教堂的一个神父的工作。现在哥恩纽夫硕士是斯坦纳教区的神父，不过暂时由一个助手在那里代替他工作，而他自己则在礼拜堂合唱指挥费恩之子艾利克患病期间主持替大主教属下的各礼拜堂抄写经典的工作。因此他眼

下住在自己家里。

这房间与克里斯丁所习惯的住房很少相似之处。这是由圆木构架建造的屋子，可是哥恩纽夫叫人在狭的一边墙壁的中央用砖砌了一个大炉子，象他在南方各国所看到的那样。在生铁的支架之间燃烧着大块的劈柴。靠长的一边墙壁有一张桌子，沿对面的墙壁放着几条长凳，长凳前有斜面书桌。圣母马利亚像前面点着一盏黄铜的灯，旁边有几个书架。

克里斯丁觉得这个房间很陌生，看到小叔子也似乎有点生疏，他同家里的人们、司书和仆人们一起坐在桌子后面，他们的样子都有点古怪，半象出家人半象俗家人。那里还有一些穷人——几个老人和一个男孩，男孩的眼睑象红色的薄膜，贴在空无所有的眼眶上。在女宾席上除了两个年老的佣妇以外，还有一个女孩子，她膝上抱着一个两岁的孩子。她贪婪地喝着稀粥，还不断地把食物塞进孩子嘴里，孩子的脸颊也几乎要胀破了。

大教堂的所有神父都供给穷人吃晚饭，这已经成为习俗。可是克里斯丁听说，到尼古拉乌斯之子哥恩纽夫那里去的乞食者要比到其他神父那里去的少，尽管（或者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让他们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把每一个流浪者视同上宾。他们从神父本人使用的盆子里取食物吃，从神父本人使用的木桶里舀啤酒喝。他们只在可以吃到荤腥的时候才到这里来，其余时间宁可到其他神父那里去，那里只在厨房里给乞食者吃粥，喝清淡的啤酒。

饭后司书刚念毕感恩祈祷，所有的穷苦客人都纷纷离席。哥恩纽夫亲切地对每个人作个别交谈，问他们今天要不要在这里住宿，或者是否还需要什么东西，可是只有那个双目失明的

男孩留了下来。神父特别邀请那个抱小孩的女孩子留下来，不要在夜里抱着婴孩到户外去，可是那个女孩含糊地说了几句告罪的话，急匆匆地离开了。于是哥恩纽夫吩咐仆人把双目失明的阿伦斯坦带到客房去，再给他送一点啤酒和一床干净的被褥。然后哥恩纽夫穿上有风帽的斗篷：

“克里斯丁和奥尔姆，你们想必很疲倦，要休息了。埃乌希德会照料你们的。我想，我从礼拜堂里回来的时候，你们已经睡了。”

可是克里斯丁要求神父带她一起去。

“我就是为这而来的，”她说，抬起带着绝望神色的眼睛看着哥恩纽夫。于是英格丽德借给她一件干的斗篷，他们同奥尔姆跟着人们一起走出神父的家门，走到街上。

钟声鸣着，仿佛就在他们头顶上面墨黑的夜空中震荡——到礼拜堂一共只有几步路。大家沉重地踩着刚下的潮湿的深雪走着。暴风雪已经平息了，只有稀疏的雪片还在慢慢地飘落，在黑暗中闪着微光。

克里斯丁感到异常疲乏，把身子靠在她身边的柱子上，石柱往她身上传来一股寒气。她站在阴暗的礼拜堂里，目不转睛地看着烛光照耀着的上敞廊。她无法看清哥恩纽夫的身影。哥恩纽夫在那里坐在其他神父之间，执着蜡烛念祈祷文……不，她还是无法决定是否要同哥恩纽夫谈一谈！……

今天晚上她觉得，无论从哪儿她都不可能得到帮助。在家里，艾里夫神父责备她过于重视自己日常的一般性的罪恶——神父说，在这一点上有坠入自傲的危险。她只需要虔诚祈祷和经常做善事，那么她就没有闲暇来考虑这类问题。

“魔鬼并不那样愚蠢，以致于会不懂得他最终反正无法得到你的灵魂，因此就懒得来引诱你了！……”

克里斯丁静心倾听两部对唱的赞美诗，她回想起在奥斯陆女修道院的礼拜堂里的情景。在那里，她自己细小的声音也参加在赞美诗的大合唱中，而埃尔伦站在礼拜堂的大门外，用斗篷遮盖着自己的脸——他们两人心里只是想能不能找到一个适当的机会单独谈谈。

那时候克里斯丁心里思念着这种不可遏止的火热的爱情，并不认为它是怎样可怕的罪恶……因为他们不能不这样做……况且两人还没有结婚。这在更大的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反对人世间的法律的罪。由于埃尔伦那时正想结束可怕的、罪恶的生活……她克里斯丁认为，如果她把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名誉和幸福交托给埃尔伦，那么埃尔伦就会更有力量摆脱过去的负担！……

上一次她跪在这个礼拜堂里的时候，她彻底明白了：她自己这样想，无异于用谎言和诡辩去欺骗主。他们之所以没有完全违犯戒律，他们之所以没有彻底犯罪，这并不是他们的德行，而是他们的幸运。假如她遇见埃尔伦的时候已经成了另外一个人的妻子，难道她还能比受到她无情责备的另一个女人更关怀他的精神健全和名誉吗？现在她觉得，在那个时候她处在疯狂和绝望之中，无论什么罪恶她都可能去作。那时候她感觉到，爱情淬砺了她的意志，使她的意志象刀一样锐利和坚硬，能割断一切的束缚——亲族的情谊，基督教的信仰，以及个人的名誉。那时候，除了急切地渴望看见他，和他在一起，向他热情的嘴唇张开自己的嘴唇，向他教会她的无比甜蜜的情欲敞开自己的怀抱以外，她心中没有任何别的思想！……

啊，不！魔鬼不会深信他无法得到她的灵魂！……不过，

当她由于自己的罪恶、由于自己的忍心、由于自己不洁的生活和盲目的灵魂而悲痛欲绝地跪在这里的时候，那时她感觉到圣王用自己的斗篷保护了她。她抓住了圣王的坚强而温暖的手，圣王向她指出了光明，这光明能产生一切力量和圣洁。圣奥拉甫指引她注视着耶稣受难像——看，克里斯丁，这是主的爱……是的，她开始理解主的爱和耐心……可是后来她又背离了光明，使自己的心看不见光明，现在她心中除了不耐烦、愤怒和恐惧以外，已经什么也没有了。

她是个卑鄙的女人，卑鄙的女人！克里斯丁明白：象她这样的女人，需要经过严峻的考验，才可能治愈憎恨之心。而现在她还是那样不耐烦，她觉得，由于她遭受到的种种痛苦和忧患，她的心都要破碎了。不能说是很大的痛苦……然而痛苦是这样的多……而她的耐心又很不足。克里斯丁在礼拜堂的男宾席一边看到了自己的继子高高的、优美的身影。

她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对奥尔姆她很喜爱，把他看作自己亲生的孩子一般。可是她无法喜爱玛格丽特。自从去年冬天哈耳多之子乌耳夫把女孩带回侯萨村的那一天起，克里斯丁作了很大的努力，想迫使自己喜爱她。克里斯丁自己也觉得，这是很可怕的——她怎么能对一个九岁的小女孩怀有憎恨和敌意呢？而且她知道得很清楚，她所以会这样，部分是由于孩子长得非常象自己的母亲。克里斯丁当时不明白埃尔伦的心情：埃尔伦只是因为他的金发黑眼的小女儿长得美丽而感到自豪，但是看来这孩子从来没有在父亲心中勾起任何可怕的回忆。埃尔伦似乎把这两个孩子的母亲完全忘记了……然而，并不仅仅由于玛格丽特酷似另一个女人，才使克里斯丁不喜爱自己的继女。玛格丽特不喜欢别人教导她，她对待仆人很傲慢、粗暴，除此

以外，还好撒谎，可是对父亲却很会巴结奉承。她不象奥尔姆那样爱父亲，她总是想得到什么东西，才亲昵地挨在埃尔伦身上。埃尔伦经常给她许多礼物，满足她的一切古怪要求。奥尔姆也不喜欢自己的妹妹——这一点克里斯丁是知道的……

克里斯丁心里很痛苦，认为如果她对待玛格丽特的行为不能不带敌意和责备，那么一定是她心肠狠毒。可是更使她痛苦的是，她经常听到和看到埃尔伦和他长子之间的不睦。使她感到最痛苦的是，她知道埃尔伦内心无比地喜爱这个孩子！……他之所以对待奥尔姆不公正，粗暴，是由于他想不出自己应该为儿子做些什么，怎样才能保证儿子的前途。他把土地和各种财产分给了自己的非婚生子女……但一想到奥尔姆只配过农民的生活，就觉得这似乎是不可思议的！后来，埃尔伦看到奥尔姆身体单弱无力，就克制不住了……开始骂儿子是废物，疯狂地对他进行锻炼，一连几小时地和他在一起，训练他摆弄兵器，而兵器很重，孩子甚至连拿都拿不动；每天晚上使孩子喝得烂醉如泥，结果只会损害他的健康；还拖着孩子骑马出去进行危险而劳累的打猎。在这一切活动中，克里斯丁看出了埃尔伦心中的隐忧……埃尔伦经常痛心地慨叹（这一点克里斯丁是知道的），他的如此优雅、如此漂亮的儿子只适宜于做一件事情——去当神父，而且即使去当神父也还会受到自己出身的阻碍。这样，克里斯丁渐渐明白，埃尔伦在为他所爱的人担忧，或者感到怜惜的时候，是多么缺乏耐心。

克里斯丁还知道：奥尔姆对这一点也是明白的。她看到这个青年的心分成了两半：他既爱父亲，为父亲而感到自豪，又鄙视父亲的不公正——埃尔伦要儿子去清偿由于他自己的过失、并不是由于孩子的过失而欠下的债务。奥尔姆对年轻的继

母很亲近——在继母身边，他心情比较轻松，感觉到自己比较自由自在，精神爽快。同继母单独在一起，他能说几句笑话，露出他所特有的淡淡的笑意。可是埃尔伦对此很不高兴：好象他怀疑他们两人在责备他的行为。

不，埃尔伦的心里也不好受！……他这样过于敏感地记着有关这两个孩子的事情，是不明智的。而且老是这样……

克里斯丁一想到这件事情，就由于痛苦而哆嗦了一下。

一星期前他们家里来了许多客人。原先玛格丽特回家的时候，埃尔伦吩咐把阁楼收拾一下，他说要给女儿作闺房。这个阁楼是在储藏室和大房间的穿堂楼上，是屋子最边远的一角。玛格丽特就同埃尔伦派去侍候她的一个使女睡在那里。弗丽达和卑尔哥夫夜里也睡在那里。但圣诞节家里来了这么多客人，克里斯丁就把这个阁楼腾出来作为年轻客人们的卧室。两个女佣人和吃奶的孩子只能睡到使女们的房间里去。正是因为克里斯丁考虑到，如果把玛格丽特安排到使女们的房间里去睡，埃尔伦可能会生气，所以她吩咐把玛格丽特的被褥铺在女宾(已婚妇女和少女)睡的大房间里的一条长凳上。玛格丽特早晨经常起不来。这一天早晨克里斯丁唤醒了她几次，但女孩每一次都重新躺下，翻了个身又睡着了，尽管其余的人都早已起身。克里斯丁需要收拾房间，把房间打扫干净，准备给客人用早餐。因此她最后失去了耐心，从玛格丽特脑袋下面把枕头抽掉，还揭去了她身上盖着的被子。克里斯丁看到女孩赤身露体继续躺在毛皮毯子上，就从自己肩膀上解下披肩，盖在玛格丽特身上。这披肩只是一块未染色的粗呢，是克里斯丁平时到厨房里和储藏室里去监督使女们准备食物时才披的。

这时埃尔伦走进房间。他同其余的几个男人一起睡在一个

储藏室里，因为他们夫妇俩睡的床现在由哥恩娜夫人和克里斯丁一起睡了。他一看见这情况顿时勃然大怒。他抓住克里斯丁的手臂，抓得这样重，至今克里斯丁手臂的皮肤上还留有他的手指印。

"怎么，你认为我的女儿只配盖着粗呢睡在稻草上吗？玛格丽德虽然不是你的女儿，她可是我的女儿——她应该和你自己的孩子享受同样好的待遇。既然你当着这些妇女的面嘲弄这个无辜的女孩，那么现在就也当着她们的面改正自己的过错吧：把你从她身上揭去的东西重新给她盖上！"

的确，如果埃尔伦在前一天晚上喝醉了酒，第二天早晨就老爱嘟嘟囔囔地发牢骚。当然，他认为妇女们看着他和埃琳娜生的孩子，在说他的闲话。他对一切有关他两个孩子的尊严的事情过于敏感了……但毕竟……

克里斯丁想同艾里夫神父谈谈这件事情。然而艾里夫神父无法帮助她。哥恩纽夫曾经对她说过，在谢尔克之子艾里夫担任她那里的教区神父以前她已经忏悔过并且赎了罪的那些事情，她在艾里夫神父面前可以不必重提——除非她自己觉得需要让艾里夫知道，以便于艾里夫能帮助她判断她的事情并向她提出建议。因此有许多事情她没有对艾里夫神父讲，虽然她觉得，由于这个缘故，在艾里夫神父的心目中她显得比实际上好。不过她很高兴得到这个善良的、心地纯洁的神父的友谊。埃尔伦经常对此加以嘲笑，可是克里斯丁却能在艾里夫神父那里得到很大的安慰！同艾里夫神父在一起，她能开怀畅谈有关自己孩子的事情。使埃尔伦感到极大厌烦的、唯恐趋避不及的一切细琐小事，神父非常乐意同她一起商议。神父还善于同小孩子打交道，非常理解他们的小小的灾难和病痛。有时克里斯丁亲

自到厨房里去做一些精致的菜肴送到神父屋子里去，埃尔伦总要笑她——艾里夫神父喜欢吃一点可口的酒菜，而克里斯丁也喜欢做菜，把她从母亲那里学到的和在修道院里看到的手艺实际试验一下。埃尔伦对食物非常随便，在容许吃荤的日子只要有肉吃就行。而艾里夫神父呢，每当克里斯丁把整整一铁叉涂上猪油烤熟的小沙鸡或一盆在法国葡萄酒和蜂蜜中渍过的鹿舌送给他吃的时候，他总要谈起克里斯丁所做的菜，向她道谢，并夸奖她的手艺。除此以外，艾里夫神父还在园艺方面给她提出建议，为她从泰乌特拉修道院(他弟弟在那里当修士)和圣奥拉甫修道院(那里的院长是他的好朋友)索取插枝。最后，还给她诵读经文和讲述世界上有趣的生活故事。

正因为艾里夫神父是一个这样善良、这样真诚的人，克里斯丁经常觉得难以开口向神父讲她所看到的自己心中的罪恶。克里斯丁向神父承认，在那一次关于玛格丽特的事情中，埃尔伦的行为使她感到很难过，艾里夫神父劝导她，不管丈夫怎样做，都要耐心忍受。看来神父认为这只是埃尔伦一个人的事，埃尔伦对待妻子不公正，况且当着外人的面。的确，克里斯丁也是这样认为的。可是她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感觉到自己也有过错，她不明白自己的过错在哪里，但这种过错却引起她心中深深的痛苦。

克里斯丁望着在祭坛后面的昏暗光线中闪出暗淡金光的圣奥拉甫干尸棺。她很有信心地等待着：只要她重新站在这里，一定会有某种情况出现——她心中会感到一定程度的轻松。她心中又会迸发出活的泉源，冲刷掉她心中的一切骚扰、一切恐惧、烦恼和不安。

然而今天晚上谁也不会耐心地听她诉说。克里斯丁，你不

是有一次已经学会了把自己凭空设想的真理端出来，放在主的真理之光下面吗？把自己邪恶、自私的爱端出来，放在真正的爱的光下面吗？你现在不想这样学习吗，克里斯丁？

可是上一次她跪在这里的时候，她怀中抱着诺克维。诺克维的小嘴巴凑在她胸口，温暖着她的心，使她的心变得象蜡一样柔软，因此天国的爱能够很容易地使它改变原有的模样。的确，她现在仍旧有着诺克维，他在家中的房间里跑来跑去，这样漂亮，这样可爱，克里斯丁一想到他，心里就会隐隐作痛。他的柔软的鬈发现在开始变深了，大概他也象父亲一样，会有一头黑发。他的性子也是那样的激动和暴烈……克里斯丁用旧毛皮给他做几只小野兽，孩子把它们扔出去，然后带着几条小狗争先恐后地追赶。结果一只毛皮小熊落在炉火中烧掉了，冒出一股难闻的油烟和臭气。诺克维顿脚，蹦跳，大哭大叫，然后把脑袋伸到母亲的膝盖中间——他的一切淘气行为眼下总是这样结束的。使女们争着和他戏耍，男人们把他举在手里，走进房间的时候，把他往上抛，几乎抛到天花板。孩子一看见哈耳多之子乌耳夫，就跑过去扑在他膝盖上。乌耳夫有时带着孩子去巡视庄园里的工作。埃尔伦用手指在儿子的小鼻子前面打着榧子，让他在自己肩膀上坐一会儿。可是在整个侯萨村，父亲比所有的人都更少关心这个孩子。虽然他是喜欢诺克维的。他已经有了两个合法的儿子，对这一点他很高兴。

母亲心头感到非常沉重。

他们从她手中夺走了卑尔哥夫。她想抱抱卑尔哥夫的时候，孩子呱呱地哭起来，弗丽达马上给他喂奶——奶妈怀着妒意地关心着孩子。以后如果再生一个孩子，她无论怎样不肯再交给别人带领！当时她母亲和埃尔伦都对她说，她现在需要爱惜自

己的身体，因此把新生的儿子从她手里抱走，交给了另外一个女人。克里斯丁一想到他们这样做什么目的也没有达到，感觉到一种类似得到报复的快乐。他们所能达到的只有一点：现在她正等待着生第三个孩子，他将在卑尔哥夫满十一个月以前出世！

这一点她不敢对艾里夫神父说。她唯恐神父会认为，她之所以感到烦恼，是因为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又将经受这一切苦难。而实际上不是这么一回事……

那一次她朝圣回家的时候，内心感到很害怕——她今后永远不应该再任性妄为！直到夏末，她带着孩子单独住在原先的小房间里，心中忖量着大主教和哥恩纽夫的话，警惕着进行祈祷和忏悔，辛勤工作，整顿荒废的庄园，善意对待家里的婢仆，关心他们的福利，以赢得他们的心，竭尽自己的心力热诚帮助自己周围的人，为他们效劳。对父亲的思念给了她支持。艾里夫神父经常给她念圣徒和圣女的故事，对圣徒和圣女的祈祷也给了她支持，她思考着他们坚忍不拔和刚强勇敢的精神。她怀着幸福和感激的心情回想起那天夜里在月光中向她显灵的埃德文修士。当然，她明白，埃德文修士亲切地向她微笑，把自己的手套悬空挂在月亮的光线上，是向她暗示什么。只要她有更多的信仰，她就会成为一个好女人。

他们婚后生活将满一年的时候，克里斯丁必须搬回到丈夫那里去。她每感到信心不足，就安慰自己：大主教本人也劝导过她，她可以在和丈夫的共同生活中表现出新的精神状态。她勤勉热诚地关心着丈夫的幸福和名誉。埃尔伦自己也曾经说过："克里斯丁，你终于使侯萨村重新获得了好名声！"人们对她表示了极大的善意和尊敬……可以看出，大家都愿意忘记她过早

地开始了自己的结婚生活。已婚的妇女们不管聚集在什么地方，她们都乐于倾听克里斯丁的意见。人们都夸奖她把庄园治理得井井有条。名门贵族都邀请她去当女主婚人和接生婆。谁也不嫌她年纪轻，经验不足，不是本地人。每到晚上，仆人们都在大房间里坐着，完全象她约栾寨庄园家里一样……大家都有事情要请示女主人。人们对她这样亲切，使她忘怀一切，埃尔伦也为自己的妻子感到自豪……

后来埃尔伦忙于办理海湾以南沿海地区船只服役的事务。他有时骑马，有时乘船，带着前来投奔他的人们和需要投送的信件到处奔波。他是这样年轻，这样英俊，这样心情愉快……以前克里斯丁经常在他脸上看到的灰心丧气、抑郁寡欢的神色，仿佛风卷残云似地一扫而光了。他容光焕发，又象清晨一样神清气爽！现在他很少有空余的时间同克里斯丁周旋。可是每当他脸上带着笑容，目光中充满着对未来的冒险事业的渴望走到克里斯丁身边来的时候，克里斯丁也快乐得简直要陶醉了。

她和丈夫一起读着波尔德之子蒙南派人送来的一封信，放声大笑。蒙南骑士本人没有参加民兵代表大会，而对这整个事情，特别是对维德贡之子艾尔林当选为国家执政者嗤之以鼻。那个人首先为自己编造了一个封号——今后他将自命为摄政王。关于克里斯丁的父亲，蒙南在信中也说："西尔地区山中的一只狼钻在岩石下面静静地坐着。我指的是你的岳父在圣劳伦蒂乌斯礼拜堂的神父们那里找到了一个安身之处，在讨论的时候没有听到他的甜蜜洪亮的声音。他随声带着盖有艾伦吉斯列大人和图勒之子卡尔大人图章的信件：要是这些信件还没有读烂，那么一定是写信用的羊皮纸比撒旦本人的靴底还要结实！我还要告诉你，劳伦斯向农内塞脱女修道院捐献了八马克纯银。

应该说，这位可爱的先生心里明白，克里斯丁以前在那里过的生活不象院规所规定的那样枯燥乏味……”

的确，读到这几行，克里斯丁感到异常羞愧，可是她毕竟还是同埃尔伦一起笑了。去冬和今春她都沉醉在快乐和幸福之中。只是偶尔由于奥尔姆的缘故情绪发生波动——埃尔伦一直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带孩子到北方去。在复活节①这件事情以爆发结束：夜里，埃尔伦在妻子怀中失声痛哭——他不能把奥尔姆带到船上去，因为他担心奥尔姆在行军作战时不能胜任。克里斯丁安慰丈夫，也安慰自己……还安慰孩子……也许，随着年岁长大，孩子的身体会渐渐变得结实的。

那一天，克里斯丁和埃尔伦一起来到比尔格西的码头上，她既不感到害怕，也没有受压抑的感觉。她仿佛为埃尔伦，为埃尔伦的快乐和自豪所陶醉了。

那时候克里斯丁还不知道自己又怀孕了。她感到身体不舒服，还认为这是由于埃尔伦老是这样奔走叫喊，家里工作繁忙，宴饮不绝，况且诺克维把她的气血完全吮干了。可是当她感觉到一个新的生命在她腹中蠕动的时候，她就……她本来心情非常愉快，想到冬天可以跟着英俊、勇敢的丈夫在整个地区巡视一圈，而自己也既年轻，又美丽。她已经考虑到，秋天应该给孩子断奶……不管他们到哪里去，随时随地带着孩子和保姆总是很麻烦的。克里斯丁完全相信，在抗击俄罗斯人的征伐中，埃尔伦能表现出他不仅仅会毁坏自己的名誉和自己的财产。不！她对这次怀孕并不感到高兴……她对艾里夫神父说了。神父非常严肃地责备克里斯丁忍心和热中浮名。因此整个夏天她竭力

---

① 三月二十一日。

使自己愉快，还为她又将生一个孩子、为传来埃尔伦在北方勇立战功的好消息而感谢主。

后来，在米哈依日前一天埃尔伦回家了。克里斯丁明白，埃尔伦看到不久他们将过怎样的生活，并不十分高兴。晚上他说：

"我本来以为你终于将为我所得……那时候就如同每天过圣诞节那样开怀畅饮。可是看样子，多半又要长期吃斋……"

克里斯丁每次回想起这几句话，就会满面通红，浑身发热，就象在那天晚上一样。那时候她转身不理丈夫，气得面红耳赤，不过没有流泪。埃尔伦想用柔情蜜意来弥补这个过错。可是克里斯丁无法克制自己。她心中的火，悔恨的眼泪无法把它扑灭，对犯罪的恐惧也不能使它熄灭，而埃尔伦所说的这几句话，却仿佛用脚把它踩灭了。

深夜里，他们坐在哥恩纽夫家中的壁炉旁边——哥恩纽夫本人，克里斯丁和奥尔姆。壁炉上面的石板边上放着一罐葡萄酒和几只小酒杯。哥恩纽夫已经不止一次暗示客人们该去休息了。可是克里斯丁要求让她再坐一会儿。

"小叔子，"她说，"有一次我对你说过，如果我父亲不同意我与埃尔伦结婚，我们家乡的神父劝我进修道院，你还记得吗?"

哥恩纽夫不由自主地向奥尔姆看了一眼。可是克里斯丁带着微弱的苦笑说：

"你认为，难道这样大的孩子还会不知道我是个软弱的、有罪的女人吗?"

哥恩纽夫神父低声回答：

"那时你有向往修道院生活的心愿吗，克里斯丁?"

"可是，只要我去为主效劳，主会帮助我打开我的眼睛的!"

“也许主认为，你需要睁开眼睛看到，你不管在什么地方都可以为主效劳。你的丈夫、孩子、侯萨村的婢仆大概都需要一个忠实的、有耐心的主的使女，她要生活在他们中间，关心他们的幸福……

“当然，有些姑娘宁愿把自己献给基督而不肯嫁给有罪的丈夫，她们选择了更好的道路。但如果一个孩子已经犯了罪……”

“‘那时我希望你能戴着少女的花冠去侍奉天主，’”克里斯丁喃喃地说。“这是理查德之子埃德文修士对我说过的一句话，关于他的事情，我已经对你讲过许多了。你也是这样认为的？……”

尼古拉乌斯之子哥恩纽夫点点头。

“……不过也有不少女人能够非常坚强地从罪恶的苦海里站起来，因此我们现在还在祈求她们向主求情。不过这多半发生在过去的时代，那时候，如果她们说明自己是基督徒，也许就要受到折磨，遭到烧红的钳子的迫害。克里斯丁，我经常想，在那些年代要从罪恶的罗网中脱身，还是比较容易，那时只要使一点劲，猛冲一下就可以做到。虽然我们世人已经变得如此堕落，但许多人的天性中还有勇气，而勇气经常能使灵魂去寻找通向主的道路。因此，折磨不仅能吓唬人们，使他们背弃信念，大概同样也能促使他们保持信念。可是一个误入歧途的年轻姑娘，在她认识情欲对灵魂的危害以前，就把她从罪恶的情欲的枷锁中解救出来，让她和那些立誓彻夜不眠、为被尘梦所困的人们祈祷的纯洁修女住在一起……

“啊，但愿夏天早些到来！”哥恩纽夫忽然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说。

克里斯丁和奥尔姆惊讶地向他看了一眼。

"我回想起我们侯萨村家中遍地树木的山坡上杜鹃的啼声。我们总是听到它起先在东边，在屋子后面的山里啼叫，接着在山下，在村子周围很远很远的树林中也应和起来……在清晨的寂静中，它的清脆的啼声在小湖上空飘荡，非常悦耳。难道侯萨村不美丽吗，你觉得怎样，克里斯丁？"

"听到东边啼杜鹃，流泪的日子已不远！"奥尔姆低声说。"依我看来，世界上没有比侯萨村更美丽的地方了。"

神父把自己的双手搁在侄子狭窄的肩膀上，停了片刻。

"我也是这样想的，我的亲人！对我来说，这也是我的老家。不过作为家中的一个小儿子，我对遗产的权利并不比你更多，我的奥尔姆！"

"父亲和我母亲一起住在那里的时候，你是最亲近的继承人，"这个青年仍旧低声说。

"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既不是我的，也不是我的孩子们的过错，奥尔姆，"克里斯丁忧伤地说。

"你当然知道，我并没有怨恨你们，"奥尔姆平静地说。

"那里是这样的开阔，空旷，"过了片刻，克里斯丁说。"从侯萨村可以俯瞰四面八方，天空也是这样的……这样的辽阔。而在我生长的地方，它仿佛是一个罩在山崖上的盖子。谷地在山脚下，吹不到风，圆圆的一片，清新，碧绿……环境是那样的舒服，不太广阔，也不太狭隘，"她叹了口气，把搁在膝盖上的两只手移动了一下。

"你父亲想把你嫁给他的那个人也住在那里？"神父问。克里斯丁点了点头。"你没有成为他的妻子，有时也觉得后悔吗？"他又问，可是克里斯丁摇摇头。

哥恩纽夫走开去，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然后又在炉子旁

边坐下，解开书套上的扣子，开始翻阅起来。可是他没有诵读，而是把书往膝上一放说：

“亚当和他的妻子违反神的旨意，他们在自己的肉体中感觉到一种违反自己意志的力量。神创造他们，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年轻而又美好，让他们过夫妇生活，生儿育女，共享神恩赐的礼物——乐园的美景，生命树的果子，永恒的幸福。他们不必为自己的赤身露体感到羞耻，因为在他们听从神之日，他们的整个身躯，他们的全部肢体，都受自己的意志支配，就象手和脚一样。”

克里斯丁满脸绯红，双手交叉按在胸前。神父稍稍向她弯下身子；她感觉到神父俯下的脸上一双坚强的黄眼睛射出的目光。

“夏娃窃取了属于神的东西，她的丈夫接受了妻子给他的理应属于他们的父亲和创造者的东西。从那时候起他们就想与神一样，于是他们看到，首先在这一点上他们同神是一样的：正象他们背叛神对大世界的权力那样，他们自己对小世界——灵魂所依附的肉体——的权力也被背叛了。正象他们背叛自己的主那样，从此以后他们的肉体也背叛了自己的主人——灵魂。

“于是他们觉得这肉体是如此的丑恶，如此的可憎，因此他们给自己做了衣服，用以遮盖身体。起初只是用无花果叶做的裙子。可是随着他们渐渐理解到自己的肉体的本质，他们把衣服伸展到胸部和不愿弯曲的背部。这样一直发展到近代，男子全身披挂铠甲，还把自己的脸藏在头盔的脸甲后面——世界上到处产生仇恨和背叛。”

“帮助我吧，哥恩纽夫，”克里斯丁请求说。她脸色苍白，一直白到嘴唇。“我……我不知道我的意愿在哪里。”

“你应该说：‘我听从你的旨意’，”神父低声回答。“而主的旨意，你知道，在于使你的心接受主的爱。你应当用全部心力重新爱主……”

克里斯丁突然转身面对小叔子：

“你不知道我是多么爱埃尔伦，还有孩子！”

“我的姐妹，任何一种另外的爱，都只不过是泥泞道路上水洼里反映出来的天空的影子。如果你沉浸在这里面，就会把自己染污。如果你能经常记住，这不过是另一个世界的光反射出来的反光，你就会喜欢它的色彩，而不是去把水洼底部的沉渣搅起来，以致破坏这种色彩……”

“是的。不过你是个神父啊，哥恩纽夫……你向主许过愿，立意断绝这些……烦恼……”

“克里斯丁，在你许愿要摒弃魔鬼和魔鬼的勾当的时候，你也是这样的。撒旦的勾当是：以甜蜜的享受开始，而结果是使两个人变得象蛇和癞蛤蟆一样互相厮咬。夏娃是知道这一点的——她想把属于神所有的东西交给自己的丈夫和后裔，而结果只是被驱逐出乐园，使世界上产生流血的罪孽和死亡，在一小块开垦的土地周围的乱石堆里长出荆棘和蒺藜，在这块小小的土地上弟兄残杀，除此以外一无所得。……”

“是的。不过你是个神父，”克里斯丁又重复了一句。“你不需要每天费心去迎合别人的意见，以便能够忍耐相处，”这时她放声大哭起来。

神父笑了笑说：

“这种肉体和灵魂的不一致，每一个人都是有的。因此才规定了订婚祈祷和结婚祈祷，求主给予男人和女人帮助，使他们能够象一起到修道院去的忠实的、愿意相互帮助的旅伴一样生

活——不管是夫妇，父母，儿女，还是合住在一个屋子里的人们……”

克里斯丁低声说：

“我觉得，彻夜不眠地替被尘梦所困的人们祈祷，可能要比同自己本身的罪恶搏斗容易些。”

“这倒是的，”神父生硬地说。“可是，克里斯丁，你不认为世界上只要还有一个受过洗礼的人，他就应该捍卫自己，防止魔鬼的诱惑，正象他应该竭力保护自己的羔羊，防止狼的伤害吗？……”

克里斯丁不好意思地低声说：

“可是我本来以为……有些人只接触神圣的东西，通晓一切威力无比的言语和祈祷文，他们……”

哥恩纽夫探身向前，把炉子里的木炭翻拨了一下，然后仍旧用臂肘撑着膝盖坐着：

“整整六年以前，我们四个人——艾里夫、我和两个在亚维尼翁相识的苏格兰神父——一起到罗马去，一路上我们都是徒步走去的……

“我们在大斋期开始前一天到达这个城市。这当儿一些南方国家的人民正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和庆祝，这叫‘carne vale’。①那时小酒馆里的红葡萄酒和白葡萄酒象泉水一样流着，直到深夜人们还在街上跳舞，在空地上燃烧着篝火。这时意大利已经是春天了，所有的草地上和花园里鲜花盛开，妇女们摘了花插在自己身上，还把玫瑰花和紫罗兰掷给街上的游人——她们坐在窗前，把丝毯和锦缎从窗台上挂下去，遮住石头墙壁。因为

① 意大利语：嘉年华会。指天主教大斋期前一周的狂欢节。

那里的房屋都是用石头砌的。骑士的城堡和他们牢固的住房都建造在民房之间。在这个城市大概既没有城市法，也没有保障和平和秩序的法律，因为骑士和他们的仆人经常在大街上格斗，血流成河……

"在我们所住的街上有一个城堡，管辖这个城堡的骑士叫艾尔麦斯·玛拉伏蒂。这个城堡把我们旅馆的整条狭窄小巷的阳光都遮挡了，我们住的房间既阴暗，又寒冷，象石头堡垒里的监狱。我们走出屋子，经常要把身子贴在墙上，好让衣服上挂着小银铃的骑士带着大队武装仆人骑着马从我们身边飞快地跑过去。马蹄下溅起粪便和各种脏东西，因为在这个国家里人们习惯于把垃圾和脏东西直接倒在门外。那里的小巷都象山谷一样寒冷、阴暗和狭窄——不象我国城市里宽阔、碧绿的街道。在嘉年华会的节日里，在这些小巷里举行赛马——让一些野性未除的阿拉伯马争先恐后地狂奔……"

神父沉默了片刻，接着又开始说：

"在这位艾尔麦斯大人家里住着他的一个女亲戚。人们管她叫绮瑟，她完全可以把自己称作美丽的绮瑟。她的皮肤和头发的颜色象蜂蜜一样，不过眼睛大概是黑的。我不止一次看见她站在窗前。

"……这个城市的四郊一片荒芜，比我们挪威渺无人烟只有鹿和狼出没、可以听到老鹰叫声的最荒凉的高原地带更加荒凉。可是在城市周围的山里仍然有其他的住房和城堡，在更远的碧绿的原野里到处可以看到古代居民留下的遗迹——人们曾经在那里放牧过大群的绵羊和白牛。牧人们手执长枪，骑在马上驱赶畜群。对过路人来说，这些人是很可怕的，他们常常杀人越货，然后把尸体抛到沟坑里……

“可是就在这些碧绿的原野上也有为朝圣者建造的礼拜堂。”

哥恩纽夫硕士沉默了片刻。

“也许，那个地区所以会令人感到无比的荒凉，正因为它是与罗马城接壤的，而罗马是整个异教世界的皇后，又成为基督教的新娘。守卫者放弃了这个城市，于是罗马在这花天酒地的欢乐的喧闹声中象是一个被遗弃的妻子。寻欢作乐的人们进入没有主人的城堡，引诱这个妻子纵酒狂饮，同他们一起纵情声色，浴血厮杀，彼此为仇……

“可是那里的地下却埋藏着珍宝，比世界上一切珍宝更为宝贵的珍宝。这是地底下用岩石凿成的受难圣徒们的陵墓，这种陵墓多得不计其数，回想起来简直令人头晕目眩。一想到有这么许多人甘受折磨和死亡之苦来证明基督的事业，那么就会觉得，这土地，甚至是寻欢作乐的人们的马蹄扬起的每一粒尘土，都是神圣的，值得俯首膜拜……”

神父从衣服里面取出一根细细的链子，打开挂在上面的银十字架。十字架里面藏着一块象火绒一般的黑色的东西和一根绿色的小骨头。

“有一天我们在这些地下通道里待了一整天，读着使徒彼得的门徒和使徒保尔的门徒在山洞和祈祷室里相遇后一起进行祈祷的祈祷文。于是地下室上面的那个礼拜堂里的修士们赠送给我们这些圣物。这是一小块海绵，虔诚的少女们通常用这种海绵给受难者擦去身上的血，使它不致于白白消失。这骨头是一位圣徒的指关节。这位圣徒的名字现在只有主知道。于是我们四个人许下愿心，每天向这位不为人所知的圣徒呼告，我们请这位不知名的受难者作证，我们将永远不忘记，对主赐予我们

的奖励和人们给予我们的尊敬，我们是多么受之有愧，我们将永远记住，除了主的仁慈以外，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是不值得去追求的……”

克里斯丁虔敬地吻了吻十字架，把它递给奥尔姆，奥尔姆也吻了吻。这时哥恩纽夫忽然说：

“我把这个神圣的十字架赠送给你，我的亲人。”

奥尔姆跪下来，吻了吻叔父的手。哥恩纽夫把十字架挂在这个青年的脖子上。

“奥尔姆，你不想亲自去看看这些地方吗？”

孩子笑逐颜开：

“是的！现在我知道，将来我会到那里去的。”

“你从来没有过想当神父的愿望吗？”叔父问。

“有过的！”孩子回答。“在父亲骂我这双手瘦弱无力的时候。可是我不知道，如果我当了神父，他是否会高兴。另外还有一点，这你自己也知道，”他低声补充了一句。

“大概，要得到一份关于你出身的许可证，”神父用平静的语气回答。“也许，奥尔姆，什么时候我和你一起到南方去游方……”

“再讲些什么吧，叔父，”奥尔姆低声请求。

“我讲，”哥恩纽夫抓住圈椅的扶手，看了看炉子里的火。“当我在那里漫游的时候，我所听见的都是对这些受难者的回忆，于是我念念不忘地思索着他们为了基督而遭受的难以忍受的苦难，……我陷入了极大的诱惑。我想到主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刻。而那些看到他的人在许多天之内受到难以想象的折磨——妇女们看到自己的孩子受难：幼小瘦弱的女孩被用铁梳子从骨头上刮下皮肉，年幼的男孩被抛给猛兽和野牛吞食……于是

我产生了这样的思想：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遭受了比耶稣本人更大的苦难……

“我这样想着，想着，感觉到我的心和头脑都要炸裂了。可是我所祈祷的光明，终于向我显现了。于是我明白，正象那些人忍受苦难一样，我们大家都应当有勇气忍受苦难。那个忠诚而坚定地爱我们的人张开手臂，用一颗沾上鲜血的热爱的心等待着我们，即使在走向他身边去的道路上有困难和折磨，难道有谁会这样无知，以致于不心甘情愿地去接受这种困难和折磨吗？

“主是爱我们的。因此他象一个未婚夫为从强盗们手中搭救未婚妻而死去。强盗们把他捆绑起来，要把他处死，但他看到，他所爱的姑娘却和刽子手们一起坐在桌子后面打情骂俏，嘲笑他的痛苦和他的忠实的爱……”

尼古拉乌斯之子哥恩纽夫用双手捂着脸。

“于是我明白，这种博大的爱支持着世界上的一切事物，甚至是地狱的火。因为主如果需要，能够把灵魂强行召去——那时候我们在他手中就完全无能为力了。然而由于他是爱我们的，象未婚夫爱未婚妻一样，因此他不愿意强迫她，在她不肯自愿见他的时候，他应当容忍她的回避和怕生。不过我还想到，也许没有一个人会永远沉沦。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人都不可能不对这种爱作出响应，只不过是她认为要取得这种爱所花的代价太高——要抛弃其余的一切东西。但一旦她的另外一种意愿，反对主的意愿，被烈火吞噬，那么最后，向往主的意愿——虽然这种意愿在人的心中并不比一个钉子在整幢房子里的比重更大，——就会留在心中，象火灾后烧剩下来的钢铁……”

“哥恩纽夫……”克里斯丁欠身说。“我觉得很可怕……”

哥恩纽夫目光炯炯地向她看了一眼。

"我也觉得很可怕。因为我明白，只要世界上还产生男人和女人，那么这种神圣的爱的折磨就永远不会结束，主担心会失去他们的灵魂……因此每时每刻把自己的肉体和鲜血供献在千万个祭坛上……可是却还有人不接受他的牺牲……

"我也为我自己担心，我是以不洁的心在他的祭坛旁边祈祷的，我是以不洁的口念祈祷文的……我觉得自己象是这样一个人：把自己的未婚妻带到下流场所，把她交给……"

克里斯丁软瘫下来，失去了知觉，神父把她抱在怀里，和奥尔姆一起把她抬到床上。

过了片刻，克里斯丁睁开眼睛坐起来，用双手捂着脸。她发疯似地悲伤痛哭：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哥恩纽夫……你这样说的时候，我明白，我永远做不到……"

哥恩纽夫抓住她的一只手。可是她转过身去，不去看他瘦削的、有病容的脸。

"克里斯丁！你不能满足于尘俗的爱，它比主和人的灵魂之间的爱渺小得多……

"克里斯丁，你要向自己周围环顾一下，看看世界是怎样的。你生了两个孩子。可是你从没有考虑过，每一个孩子生下来的时候，都受到血的洗礼，人在这个世界上首先闻到的，是血的气味。你作为他们的母亲，难道你不想竭尽心力使你的儿子不致于沉沦，不致于回到使他们与世界连接起来的第一次洗礼中去，而要他们遵守他们在圣水盘边同主缔结的誓约？……"

克里斯丁还是不停地哭泣。

"我害怕你，"她又说，"哥恩纽夫，当你说这些话的时候，

我明白，我永远找不到和平安宁的道路……”

“主会找到你的，”神父低声说。“你要冷静，别躲避他，因为当你还在娘胎中开始有意识以前，他就在寻找你。”

他在床沿上坐了片刻。然后镇静地用平静的口气问，要不要唤醒英格丽德，请英格丽德来帮她脱衣服。克里斯丁摇摇头。

于是他给克里斯丁画了三次十字。然后向奥尔姆道了晚安，就回到自己睡觉的小储藏室去了。

奥尔姆和克里斯丁开始脱衣服。孩子似乎陷入了沉思。克里斯丁躺下以后，奥尔姆走到她身边，看着她满是泪痕的脸问，在她没有睡着以前，要不要陪她坐一会儿。

“啊，……不，奥尔姆！你想必也很疲倦了，因为你年纪还这样小。现在大概已经很晚了……”

奥尔姆站了片刻。

“你不感到奇怪吗？”他忽然说。“父亲和哥恩纽夫叔叔……他们是多么不相象……可是又有一点相象……”

克里斯丁躺着想：

“是的，也许……他们都不象其余的人们……”

不久她睡着了，奥尔姆走到另外一只床边，脱去衣服，钻到被窝里。床上铺着麻布被单，枕头上套的是麻布枕套。孩子在平滑凉爽的床铺上舒服地伸直了身体。一想到叔叔向他指示的新的历险道路，他的心激动得怦怦直跳。祈祷，斋戒，以及他经常作的种种仪式(因为他已经习惯于这一切)，忽然变成了一种新的东西：他所向往的一场出色的战争中的兵器。如果他作为一个非婚生的孩子而能得到许可证，也许他就能成为一个修士，或者神父……

作为哥恩纽夫床铺的是一条木头长凳，上面铺了一层薄薄的稻草，稻草上盖着毛皮垫子，只有一个小枕头，因此只得伸直身子躺着。神父脱去长袍，穿着内衣躺到长凳上，在身上盖了一条薄薄的粗呢毯子。

他让绕在铁条上的小灯芯仍旧点着。

他为自己所讲的话而忧伤、惊恐。

由于热情地思念着往昔的岁月，他感到无力控制自己——难道他再也不能得到那年春天在罗马时充满他整个身心的那种无忧无虑的快乐吗？他和三个同伴在明媚的阳光下沿着遍地开着繁星般花朵的碧绿草地行走。他看着这个美丽的世界，心中感到震颤……他知道，这一切同另一个世界的财宝比较起来，是微不足道的！虽然这个世界也用千万种愉快而甜蜜的零星回忆使他们想起主。野百合花和空中的飞鸟使他们想起主所说的话，想起他们在路上遇到的驴子，想起象这些石头水槽一样的水井。他们在所朝拜的那些礼拜堂的修士们那里用膳，喝血红的葡萄酒，啃金黄的小麦面包皮的时候，他们四个来自大麦之乡的神父明白，为什么基督在大地的果实中看重最纯洁的葡萄酒和小麦，希望在举行祈祷仪式时把它们作为圣餐……

在那一个春天，他不知道不安和恐惧。他感觉到自己完全摆脱了这个世界的诱惑，他在皮肤上感到温暖的阳光时，他更懂得了以前害怕地思索过的事情：他的这个躯体怎么能够经过火的净化，成为晶莹透亮的物体。他摆脱了一切尘世的恚虑，他对睡眠的需要并不多于春夜的杜鹃。他的心在胸中歌唱……他感觉到自己的灵魂象未婚妻在未婚夫的怀抱中一样甜蜜。

可是他自己知道：这是不可能长久维持下去的。在世界上没有人能够长久地这样生活。因此他把这个阳光灿烂的春天的

每一小时都当作一种保证——当乌云向他袭来，道路引着他走向阴暗的峡谷、穿过波涛汹涌的河流和终年寒冷的雪地时，这是保证使他能够坚强起来的一个恩惠……

直到他回到挪威以后，他心中才第一次真正充满了不安。

这有许多原因。他的财富，父亲留下的巨大遗产……以及巨大的收入。这是展现在他面前的道路。他在大教堂全体教士中的地位……哥恩纽夫知道，这是他生来就注定有的。要是他不放弃自己的这一切财产……他就不能进布道会修道院，不能成为修士，不能恪守修道院的院规。这是他所向往的生活……但不是一心一意向往的。

等到他年纪老了，在斗争中经过足够的锻炼以后……在挪威国境内有一些灵魂没有得救的人——死不改悔的异教徒，或者是被俄罗斯人借基督教名义散布的异端邪说①引入歧途的人。芬人②，以及哥恩纽夫时常考虑的其他半开化部族……难道不是主促使他产生这个愿望吗——到他们的部落里去传道？……

可是哥恩纽夫经常迫使自己放弃这个想法，以需要听大主教的命令作为辩解。大主教艾里夫大人劝他不要去。艾里夫大人同他谈过话，听了他所说的理由以后，大主教让他明白，自己是他父亲侯萨村的尼古拉乌斯大人的老朋友，现在是以父执的身份在同他谈话。"要知道你们是斯库格赫姆的盖乌提的外孙，你们从来不知道自己灵机一动想出来的事情，到底是好是坏。"关于拯救芬人的灵魂的事情，大主教本人也很重视……但

① 俄罗斯人信奉东正教。

② 在挪威称萨阿米人(洛帕里人)为芬人。

芬人那里不需要派一个象通晓本族语一样精通拉丁文、象熟悉加减法一样精通法学的宗教教师去。当然，哥恩纽夫学到了知识，应当应用。“可是我不相信你有跟居住在北方的心地淳朴的穷人交谈的才能。”

啊，在那个甜蜜的春天，他觉得自己的学识并不比每一个小姑娘从母亲那里学到的知识，如每一个孩子生活在世界上都需要学会的纺纱、酿啤酒、烘面包、劈木柴等技能，更值得受人尊敬。

哥恩纽夫向大主教诉说，每当他想起自己的财富，想到自己喜欢当一个财主，他就会感到不安和惊恐。对满足自己身体的需要，哥恩纽夫的要求是不多的：他象一个贫苦的修士一样生活。不过他喜欢看到自己家里宾客盈门，喜欢及时满足穷人的需要，向他们赠送礼物。他还喜爱自己的马匹和书籍……

作为回答，艾里夫大人严肃地同他谈论了关于礼拜堂的声誉。有些礼拜堂需要以端庄、崇高的德行闻名，而有些礼拜堂则要以甘于贫苦的精神向世界表明，财富本身是微不足道的。他提到了一些古代的大主教、高级教士和教士，他们由于捍卫教会的权利，受到统治者的虐待、驱逐和凌辱。他们不止一次地表明，如果需要，挪威的基督教徒是能够抛弃世界上的一切而去追随主的。可是什么时候需要，主本身会给予我们启示，因此只需要牢记这一点，这样，就可以不必害怕财富会对灵魂有害。

哥恩纽夫常常注意到，大主教不喜欢他过多地考虑自己的问题。他觉得艾里夫大主教本人和他手下的神父们象一些把自己家里的墙壁越砌越高的人。什么礼拜堂的名声啦，教会的权力啦，教会的权利啦。主知道，他对礼拜堂的事务所花的精力

并不比任何一个神父少，为建造礼拜堂，他也不会推辞搬砖抹墙的工作。可是他们似乎都害怕到自己建造的屋子里面去休息一下。他们似乎害怕，如果过多地思考，就会迷失道路……

哥恩纽夫并不害怕这一点。一个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十字架、不断把自己置于圣母庇护下的人，是不会堕入异端的。对他来说，危险并不在这里……

他的危险在于他的心不断地追求着人们的赞美和友谊……

因为他深心感觉到："主是爱我的，我的灵魂是主所宝贵的，同世界上任何一个灵魂一样为主所爱……"

可是一到这里家中，他在少年时代和青年时代的痛苦回忆，又在他心中复活了。母亲爱他不象爱埃尔伦那样深。父亲经常使埃尔伦不得安宁，但毕竟还是关心埃尔伦的，可是对于他，父亲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要为他而担心。后来在海斯特涅斯庄园的波尔德家里，人家也只是谈论埃尔伦：埃尔伦真行，埃尔伦犯了过失，而哥恩纽夫在那里只不过是哥哥的附属品。埃尔伦，埃尔伦是所有半大小子的首领。所有的年轻使女都骂埃尔伦，同时又笑他……哥恩纽夫本人也爱埃尔伦，甚于爱世界上的任何人。只要埃尔伦肯爱他……可是哥恩纽夫对埃尔伦给他的爱不能满足。爱他的只有埃尔伦一个人……而埃尔伦却要把自己的爱分给许许多多人！……

现在他看到哥哥是怎样支配自己份内所得的一切的。只有主知道，侯萨村的家产最终会怎样！在尼达洛斯，人们对埃尔伦不好好治理产业已经议论得够多的了。而埃尔伦不明白，主赐给了他四个很好的孩子……要知道他在荒唐生活中生下的两个孩子也是很好的。可是他不认为这是主的恩惠，而当作是自己理所应得的……

埃尔伦终于还得到了一个出身高贵、纯洁、美丽、年轻的姑娘的爱情。哥恩纽夫觉得：埃尔伦对待她也并不好……哥恩纽夫知道了这一点以后，他无论怎样再也不能尊敬自己的哥哥了。哥恩纽夫发现自己身上也有哥哥的某种特点，觉得难以忍受：埃尔伦虽然年纪不小了，却还象年轻姑娘那样很容易脸色一会儿发红，一会儿发白……哥恩纽夫知道自己的脸色也很容易变化，感到非常生气。这一点他们两人都是从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母亲听到一句话脸就会变色。

自己的妻子是一个很好的女人，是妻子中的典范，对于这一点，现在埃尔伦认为是非常普通的事情……而这是在他年复一年竭尽全力去摧残这个孩子、把她推向毁灭的深渊以后才达到的。他似乎认为非这样不可……现在，他娶了这个自己教会她淫欲、欺骗、撒谎的女人以后，他并不认为应该看重自己的妻子，她虽然曾经堕落过，但仍旧正直、忠诚、善良、值得尊敬。

然而，今年夏天和秋天哥恩纽夫获悉埃尔伦到北方去的这些消息以后，……他仍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和哥哥一起去！埃尔伦是王家的军事长官，而他哥恩纽夫是亨德维克海①沿岸荒凉的半异教土地上替主布道的传教士。

哥恩纽夫站起身来。小储藏室狭窄的一边墙壁上挂着一个巨大的耶稣受难像，像下面的地板上有一块大石板。

他跪在石板上，向两边伸开双手。他的身体已经锻炼得能够一连几小时象岩石那样一动不动地保持着这种状态。他目光注视着耶稣受难像，等待着得到安慰，能把自己的全部思想充

① 亨德维克海指北冰洋以及巴伦支海和白海。

满热情地贯注在十字架上。

可是浮现在他头脑中的第一个思想是：应当同这个耶稣受难像分开吗？圣方济和他的弟兄们都有自己用树枝做成的十字架。应当把这个精致的十字架送走——可以送到侯萨村的礼拜堂里去。也许，农民、孩子和妇女聚集在那里作祈祷仪式的时候，由于能够如此清楚地看到在苦难中的救主的温和慈爱，因此而变得坚强起来。那些象克里斯丁那样纯朴的灵魂……他自己不需要这个十字架。

他一夜又一夜地这样跪着，四肢麻木，万念俱绝，直到他面前出现幻象为止。一座小山，在蓝天的衬托下，山上有三个十字架。中间一个背负着天地之主的十字架摇动着，震颤着，渐渐倾侧，象暴风雨中的一棵树，眼看背不起这个无比珍贵的重负——为整个世界的罪恶而作出的牺牲。山岳和风雨之神制伏了它，象骑士制服一匹战马一样，太阳城的统治者前来同他作战。于是出现了一个奇迹，它仿佛是解开一切更为奥秘的奇迹的钥匙。为赎取一切罪恶，为安慰一切悲苦而从十字架上流下的鲜血——这是一个明显的征象。这奇迹打开了人们的眼睛，使他们能看清一些更为隐秘的事情：圣灵降世，成了一个童女的儿子和人类的弟兄，他踩掉地狱，带领由解救的灵魂组成的队伍进入灿烂夺目的光海之中——世界就是从这个光海中产生的，并且靠这个光海支持着。于是哥恩纽夫的全部思想都奔向这个深邃的、永恒的光海，并且消失在这光海之中，象一群鸟儿消失在晚霞的光辉之中。

直到大教堂里响起了晨祷的钟声，哥恩纽夫才站起身来。他穿过房间的时候，房间里很静——克里斯丁和奥尔姆都还睡着。

门外一片漆黑。神父停了一下。可是家里没有一个人走出来跟他一起到礼拜堂里去。他过去并不要求他们一天作两次以上的祈祷。不过他的奶妈英格丽德几乎经常是跟他一起去作晨祷的。但今天早晨看来她也还睡着。的确，她昨夜睡得很迟。

第二天整天，三个亲人相互之间很少谈话，谈的也主要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哥恩纽夫的神色很疲乏，但还是竭力说着笑话。有一回他说："昨天晚上我们多傻，象三个死去父亲的孤儿那样悲伤地坐着。"在这里尼达洛斯，朝圣者经常会发生许多可笑的事情，神父们相互之间常常以此作为笑料。海列谷地的一个老人，乡亲们托他办许多事情，因此他把所有祈祷的词句都搞错了，后来才醒悟过来，说：要是圣奥拉甫根据他所说的话来理解他的意思，那么他们的谷地就要倒霉。

傍晚的时候，埃尔伦来了，浑身湿淋淋的——他是乘船进城的，海上又刮起了风雨。埃尔伦的心情很不好，一来就向奥尔姆发作，对他破口大骂。哥恩纽夫默默地听了一段时间。

"埃尔伦，你这样对奥尔姆讲话，完全象我们的父亲……他对你讲话的时候，也老是这样的……"

埃尔伦顿时沉默下来。后来霍地转过身去。

"我只知道一点：我小时候从来不做这样轻举妄动的事情……一个有病的女人，一个小崽子，冒着暴风雪从家里跑出去！奥尔姆的勇敢好象不大值得称赞吧，你看，他并不惧怕自己的父亲！"

"你从前也并不惧怕自己的父亲，"弟弟含笑说。

奥尔姆笔直地站在父亲面前，一言不发，竭力保持冷静的

态度。

“好，你可以走了！”埃尔伦说。“侯萨村的这些麻烦事儿马上会使我厌烦得受不了的！等着瞧吧：今年夏天奥尔姆要同我一起到北方去，在那里，我们会使克里斯丁的这个宠儿就范的！他并不笨拙，”他急忙对弟弟说。“射击百发百中，我可以向你保证……什么也不怕……不过一贯执拗，忧郁，仿佛他的血管里没有血似的……”

“你经常象现在这样辱骂自己的儿子，那就无怪乎他要忧郁了，”神父说。

埃尔伦沉静了一会，放声大笑说：

“我过去经常遭到父亲责骂，还要更厉害些呢……可是，我向主起誓，我毕竟并不因此而变得这样忧郁。得啦！既然我到这里来了，又是在圣诞节，那就让我们一起庆祝圣诞节吧。克里斯丁在哪儿？她又要同你说些什么？……”

“我想，她没有什么需要同我谈的，”神父说。“她想在这里参加圣诞弥撒……”

“我觉得，她在家里得到的，已经足够了……”埃尔伦说。“我很可怜她：如果她继续这样下去，她的青春就会从她身上消失……”他用手在另外一只手上击了一记。“我不明白，主为什么这样决定：我们需要每年添一个儿子！……”

哥恩纽夫向哥哥看了一眼。

“是的！……我当然不知道，按照主的意思，你需要什么，不过克里斯丁大概最需要你待她和气些……”

“是的，也许是这样！”埃尔伦低声说。

次日早晨，埃尔伦同妻子一起去做弥撒。他们走到圣格利

哥里礼拜堂——埃尔伦进城，经常在那里做弥撒。他们单独沿着街道往下走，每到有潮湿的积雪的地方，埃尔伦落落大方、彬彬有礼地扶着妻子的手臂。对她的出走，埃尔伦一句话也没有对她说，而且在第一次发作以后，对奥尔姆也很亲切。

克里斯丁脸色苍白，沉默寡言，低着头走。她娇瘦羸弱的身子上披着有银扣环的长长的黑色毛皮斗篷，看样子有点弱不禁风。

“要不要我和你一起骑马回家？让奥尔姆乘船回去，”丈夫说。“你大概不想乘船渡过海湾吧？”

“是的，你知道我不喜欢在海上漂浮……”

现在风雪已经停止，开始解冻了，树枝上时常掉下一团团潮湿而沉重的雪。融雪泛出灰绿色的微光，而房屋的圆木墙壁、栅栏、树干在潮湿的空气中仿佛是黑色的。她从来没有看到过世界是这样的阴冷、惨白、灰暗——克里斯丁心里这样想。

3

克里斯丁把盖乌提抱在膝盖上，坐在庄园北边的小山顶上，俯视着下方。夜晚可真美。山下的湖水清澈恬静，波平似镜，倒映出连绵的山峰、村中的庭院屋舍和天际金灿灿的云霞。白天下了一场雨以后，树叶和泥土的气味变得分外浓重。牧场上的青草大概长得已有齐膝高，田里的庄稼也已抽穗了。

今晚声音传得很远。维尼亚尔村的草地上又有人在吹笛，打鼓，拉提琴——乐音袅袅，传到上方十分动听。

杜鹃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在远处，在南边的树林里咕咕、咕咕地连叫了几声，好象在呼唤。庄园周围的丛林里也有鸟儿

在啁啾，啼鸣，不过声音既不和谐也不响亮，因为太阳还高挂在空中。

一群还没进山的牲口正从牧场归来，往庄园的大门走去，只听见羊儿咩咩，牛儿哞哞，铃声叮叮当当地响成一片。

"啊，我的盖乌提马上有牛奶喝了！"克里斯丁对孩子嘟嘟哝哝地说着，把他抱起来。孩子象通常那样把沉甸甸的脑袋靠在母亲肩上。他自己还老是把身子紧贴住她——克里斯丁认为，这表明孩子还是懂得她那轻声的交谈和亲昵的话语的。

她下山向屋子走去。诺克维和皋尔哥夫正在家门口闹着玩，想把躲开他们跑到屋顶上的猫儿引下来。然后，孩子们又操起那把属于他俩的断匕首，继续在穿堂的泥地上挖起坑来。

达格栾提着挤奶桶走进房间，克里斯丁就用小勺子舀了一点刚挤好的羊奶喂盖乌提。使女想同盖乌提说话，可是孩子气鼓鼓的，鼻子里呼哧呼哧地作响。达格栾想抱抱孩子，他怎么也不肯，往母亲怀里直钻。

"我还是觉得他好一点了，"那个饲养牲口的女仆说。

克里斯丁用手掌把盖乌提的脸蛋托起来：孩子的脸颊白里泛黄，颜色象蜡烛油似的，两只眼睛黯然无神。头很大，挺重，可手脚却是细细的，没有一点力气。再有一个星期，过了圣劳伦蒂节，他就满两足岁了，可是他还不会站立，嘴里只有五颗牙齿，而且一句话也不会说。

艾里夫神父说：这不是奶痨。尽管他把祭坛上的盖布和礼拜堂里的圣书放到孩子身上，全都无济于事。神父每到一地，就向人打听，怎样能把盖乌提的病治好。克里斯丁也知道，神父在每次祈祷时都要提到她的孩子的名字。不过，神父对她却只能说一句话：你必须耐心地顺从主的旨意。还要给孩子喝刚挤

出的羊奶……

她那可怜的、不幸的小宝贝啊！……使女走开后，克里斯丁便把孩子抱在怀里吻个不停。他长得有多漂亮！克里斯丁觉得，孩子象是继承了她父亲的容貌特征——两只眼睛是深灰色的，而一头厚厚的亚麻般的浅色头发又柔软又光亮。

这时孩子又哭起来了！克里斯丁站起身来，抱着他在房间里来回走着。尽管他是那么瘦小，可长时间地抱在手里还是挺沉着……而盖乌提又只要母亲一个人抱。所以，克里斯丁只好手抱孩子，低声哼着歌，不停地在暮色朦胧的房间里踱来踱去。

有人骑马走进院子。那是哈耳多之子乌耳夫。他的讲话声在房子之间引起嗡嗡的回声。克里斯丁手抱孩子，走到穿堂的门口。

"乌耳夫，你今天要自己给马卸鞍啦。仆人全去跳舞了。真过意不去，弄得你为这些忙碌，请原谅……"

乌耳夫一边卸马鞍，一边不高兴地嘀咕着。这时，诺克维和卑尔哥夫又缠住他，央求他扶他们上马，带他们到围起的草地上去。

"不行，我亲爱的诺克维，还是留在盖乌提身边吧……跟小弟弟玩玩，哄他别哭，我现在要上厨房去一趟。"

诺克维撅起了嘴巴。不过一眨眼，他又趴在地上爬着，一边学牛叫，一边用头去牴触克里斯丁放在穿堂门口垫子上的小弟弟。母亲弯下身子抚摸了一下诺克维的头。他的心地可真好，对自己的两个弟弟是多么友善。

当克里斯丁双手托着盘子又回到起居室时，乌耳夫正坐在长凳上逗孩子们玩。母亲不在的当儿，盖乌提就爱同乌耳夫在

一起；不过，现在一看见母亲，他又轻声哭起来，探过身子要她抱。克里斯丁将盘子放到长凳上，把盖乌提接到手里。

乌耳夫吹掉刚滤过的啤酒上浮起的泡沫，啜了一口，把手伸到放在盘子上的几个小碗里掏食物。

“怎么，你的使女今天也都跑光啦？”

克里斯丁回答说：

“那边又是拉提琴，又是打鼓，又是吹笛子……整整一帮子乐师在奥尔克谷地参加婚礼后跑到这里来了。你想想，我的那些使女知道了这件事情……要知道，她们都是些年轻的姑娘呀……”

“克里斯丁，那是你答应她们赶来赶去，到处乱逛的。你好象怕秋天会找不到奶妈似的……”

听到乌耳夫这样说，克里斯丁不禁满脸通红。她下意识地把围住细腰的衣服上的皱褶揉揉平。乌耳夫嘿嘿地干笑了几声。

“要是你老把盖乌提拖在身边，恐怕又会发生去年那样的事罗……孩子，到教父这边来，跟我一块儿吃点东西吧！……”

克里斯丁什么也没有说。她让三个儿子并排坐在靠另一边墙的长凳上，端来一碗牛奶粥，再把方凳移近一点。然后，她坐在那里只管喂孩子，也不理会诺克维和卑尔哥夫的调皮捣蛋：他们嚷着要汤匙，想自个儿动手吃。大孩子已经四岁，另一个孩子也快满三岁了。

“埃尔伦在哪里？”乌耳夫问道。

“玛格丽特想跳舞，他就跟她一起走了。”

“还好，他倒还想得着护卫女儿哩，”乌耳夫说。

克里斯丁又什么也没有回答。她给孩子们脱去衣服，安置他

们睡觉：把盖乌提放在摇篮里，让另外两个孩子睡在他们夫妇俩睡的大床上。自从克里斯丁在去年大病痊愈以后，两个孩子一直睡在大床上，埃尔伦也不再反对。

乌耳夫吃饱以后便直挺挺地躺在长凳上。克里斯丁把一段圆木头推到摇篮跟前，拎来一篮羊毛，一边把羊毛绕成供编结用的线团，一边用脚轻轻地推着摇篮。

“你怎么不去睡觉?”过了片刻，她头也不回地问。“你大概累了吧，乌耳夫?”

乌耳夫站起身来，在炉子里拨弄了一阵，然后走到女主人跟前，在她对面的长凳上坐了下来。以往，乌耳夫在尼达洛斯住上几天以后总是喝得醉醺醺的，显得疲惫不堪。可是这一次克里斯丁却发现他不是那副样子。

“克里斯丁，你连城里的消息还没有打听呢，”乌耳夫说罢，向她瞅了一眼，然后俯着身子，把胳膊肘支在膝盖上。

克里斯丁感到一阵惊惧，心剧烈地跳动起来——她从乌耳夫的表情和举止上看出，他准又带来了什么坏消息。不过，她仍旧满脸笑容，不动声色地答道：

“乌耳夫，那么你讲讲看，听到了什么消息。”

“好吧……”

但他却先把自己的背包拿来，从里面取出替克里斯丁从城里购买的各种货物。克里斯丁向他道谢了几句。

“我想，你在城里听到什么消息了吧?”她稍停片刻问道。

乌耳夫向年轻的女主人打量了一下，然后把目光移到睡在摇篮里的脸色苍白的孩子身上。

“他的小脑袋老是这样出汗吗?”他问道，一边小心翼翼地摸摸被汗水浸得颜色变深的头发。“克里斯丁……你当初嫁给埃

尔伦的时候……有没有立一份关于你们持有财产的文书，写明你有权自行处理丈夫赠给你的那些地产？”

克里斯丁的心跳得更快了，不过她还是镇静地说：

“乌耳夫，事情是这样的：有关我的那些地产，埃尔伦总是先征求我的意见，得到我的同意后再办理的。你这儿说的是埃尔伦卖给栾格湾维格莱克的那些韦尔谷地的庄园地吧？”

“是的，”乌耳夫答道。“如今他从维格莱克那里买了条‘侯格列克’号船。这样一来，他的手里就有两条船。留给你的还有些什么呢，克里斯丁？”

“还有埃尔伦在歇尔瓦镇的领地，在乌耳夫克镇的两处食邑，以及在奥尔哈马尔的属于他的那些产业，”克里斯丁说。“你总不致于认为埃尔伦会违背我的心意把我的产业卖掉，而又不补偿我的损失吧！”

“哼！……”乌耳夫沉默了片刻。“不过，你的收入毕竟会减少的，克里斯丁。歇尔瓦镇……那是不是去年冬天埃尔伦去收干草，并且免掉一个农民三年地租的地方？……”

“去年我们没有收到干草，那不是埃尔伦的过错……乌耳夫，我知道你已经尽力而为……不过，碰到去年夏天我们所遭到的那些灾难……”

“还在他准备同你一起跑到国外去的时候，他已经把奥尔哈马尔的一大半产业卖给莱因庄园的修女们了……”乌耳夫冷笑一声。“或许是抵押，不过这对埃尔伦来说是一码事。而且又没有付过军税……现在所有的重负都压到了算是属于你的那块田地上的埃乌顿身上罗！”

“难道他不能租用转到修道院手里的那些田地吗？”克里斯丁问道。

“早给来自邻村的修道院的一个老佃户租去了，”乌耳夫说。“农民们现在入不敷出，日子不好过。再说象埃尔伦那样把田地弄得东一块，西一块的，总也不是个道理。”

克里斯丁没有吭声。她对这件事情是很清楚的。

“人丁增加，家财耗尽，”乌耳夫说，“埃尔伦很快便会落到这种地步的。”

见克里斯丁没有回答，他又说道：

“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过不久你会有许多孩子呢。”

“而且一个也不能失去！”她回答，声音有点发抖。

“你别为盖乌提担心……他会恢复健康的，”乌耳夫低声说。

“那要看主的意愿罗……不过等得实在叫人难受。”

他从这位母亲的话声中听出了隐忍着的痛苦……一种奇怪的无可奈何的情绪顿时攫住了这个性情孤癖，神色忧郁的人的心。

“克里斯丁，那样是没有多大好处的……你在这里，在侯萨村已经办了不少事情，可埃尔伦还要驾着两条船出海……我不怎么相信北方会那么太平，而你的丈夫不会随机应变，也不会从这两年的经历中吸取一点有益的教训。这两年可真倒霉……你又是经常有病。如果再这样拖下去，就算你年纪还轻，最后也会给累垮的。我在你们庄园里尽力帮忙……不过那是另一回事……埃尔伦没有头脑……”

“主会看到的，”克里斯丁打断了他的话，“你是……在亲戚中你是待我们最好的人，我的朋友乌耳夫。我永远也无法充分地报答和酬谢你……”

乌耳夫站起身来，从炉子里取火点亮一支蜡烛，把它插在桌上的烛台里，然后背对女主人站着。谈到后来，克里斯丁把

双手放在膝盖上——现在她又绕起毛线，推起摇篮来。

“那你不能给家里的父母亲捎个信吗？”乌耳夫低声问道。“在你母亲秋天来看你时，让劳伦斯也一起来。”

“今年秋天我不想惊动母亲。她开始变得衰老了……我孩子生得太密——总不能每一次都叫她来吧……”

她不太自然地笑了一笑。

“这一回还是请求她来吧，”乌耳夫答道。“也请求你的父亲同她一起来……这样，你就可以把这些事情同他们商量商量……”

“这种事情，我是不想请教父亲的，”她平静而又坚决地说。

“那么是不是问问哥恩纽夫呢？”乌耳夫过了片刻又问道。“难道你不能同他谈谈吗？”

“现在用这种事情来打扰他也不合适，”克里斯丁仍然平静地说。

“你是想说，这是因为他已经进了修道院的缘故？”乌耳夫嘲弄地笑道。“我可从来没有发现修士在管理财产上比别人逊色！克里斯丁，要是你跟谁也不想商量，那你自己该同埃尔伦谈谈，”他继续说下去，因为克里斯丁没有回答。“克里斯丁，替你的几个儿子想想吧。”

克里斯丁默不作声地坐了好久。

“乌耳夫，你待我们的孩子真好，”她最后说，“不过，我觉得你最好还是去娶个妻子，自己成家立业……别这样……为了埃尔伦的……也为了我的倒霉事……给自己添烦恼……”

乌耳夫向女主人转过身去。他站着，把双手撑在身后的桌沿上，一边瞅着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她还是那样身材匀称，体态苗条，姿容秀美。身上穿的是用家里自己织的布缝制的深色连衫

裙，一条精细柔软的亚麻布头巾衬托出她安详、苍白的脸庞。挂着一串钥匙的腰带上用银线绣着一朵朵小小的玫瑰花。胸前闪耀着两根带十字架的链子：那根长的镀金的链子几乎拖到腰际——这是父亲赠送给她的；在它上面的另外一根挂着小十字架的细细的银链子，是奥尔姆请求继母收下，并要求她一直戴着的。

经过一次又一次生育，她依然还是那样美丽，只是人变得更文静了，压在她柔弱的肩膀上的担子更重了。她的脸变得清瘦了一点，开阔而洁白的前额下的那双眼睛变得忧郁了一点，流露出更多严肃的神情，嘴唇也不如以前那样鲜艳和丰满了。不过，事情老是这样拖下去，她的红颜大概会过早地凋萎……

“乌耳夫，难道你不觉得，要是你在自己的庄园里成了家，那不是更好吗？”她又启口说。“埃尔伦告诉我，你在绍耳德维克镇买了块田，有三埃列①的收入。过不久，那边半个庄园都将归你所有。伊萨克只有一个孩子，而且奥珊长得很漂亮，心地又好……她是个能干的姑娘，好象挺喜欢你的……”

“要是叫我娶她，我是不会要的！”乌耳夫粗暴地打断了她的话，哈哈大笑起来。“而且，伊萨克之女奥珊对我来说是太好了……”他的声音变了。“克里斯丁，我从来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只知道有个教父……我觉得，我命中注定也不会有自己的孩子，只有教子。”

“我要向圣母马利亚祈祷，愿上天赐给你更多的幸福，我的亲戚！”

“况且我年纪也不轻了。有三十五岁，克里斯丁……”他笑

① 一埃列等于八分之一马克纯银。

了起来。“差不了几岁，就可以做你的父亲了……”

“那你这个父亲就太年轻了，而且做得太早！”克里斯丁回答，一边尽力使这些话显得轻松、自然一点，象在开玩笑。

“好吧，难道你还不想睡觉吗？”乌耳夫接着问道。

“马上就睡！你当然也累了，乌耳夫，你该回房去啦！”

乌耳夫泰然自若地向克里斯丁道过晚安，便走出房间。

克里斯丁从桌子上拿起插着蜡烛的烛台，照亮了四面遮盖着的箱式木床，那里边睡着两个男孩。卑尔哥夫的眼睫上再也不流脓了——感谢主！近来的天气一直很好。不过，只要刮起一阵狂风，或者只要天气一变，逼得孩子们老是坐在房间里的炉火边，那么他的双眼马上会流起脓来。克里斯丁久久地站着，瞧着两个孩子。然后，她又弯下身子看看摇篮里的盖乌提。

过去，她那三个儿子就跟小鸟儿一样健康……可是去年夏天，在他们附近一带流行一种疾病。猩红热……它夺走了海湾周围许多人家的孩子的生命，耳闻目睹这种情景，简直叫人悲痛欲绝！克里斯丁总算把自己的……自己亲生的孩子保下来了……

整整五个昼夜，她坐在南边的床前，三个孩子躺着，浑身全是红斑，眼睛畏光发疼——小小的躯体烧得滚烫。她坐着，把手伸到被子下面，轻轻地拍着卑尔哥夫的脚掌，口中老是唱着，唱着，直到尖细的声音变哑：

咱们给士兵钉马掌，
你问我：“钉什么掌？”
给他得钉铁马掌！

咱们给公爵钉马掌，
你问我："钉什么掌？"
给他要钉银马掌！

咱们给国王钉马掌，
你问我："钉什么掌？"
给他只能钉金马掌！

卑尔哥夫的病情最轻，也最不安分。只要母亲一停止歌唱，他便立即把被子踢掉。盖乌提才十个月，情况很不好——母亲担心他活不了啦。他一直躺在母亲怀里，裹着襁褓和兽皮，连吮奶的气力都没有。克里斯丁就这样一手抱着盖乌提，一手拍着卑尔哥夫的脚掌。

逢到三个孩子偶尔熟睡片刻的时候，她便和衣躺在他们的床边。埃尔伦来来去去，光是看着三个儿子发愁。他想唱歌给他们听，可是孩子们并不喜欢父亲悦耳的歌声——他们只要母亲唱，虽说她的嗓子并不好。

使女们围在那里，劝女主人保重身体，男人们经常走来打听消息，奥尔姆则想把小弟弟们逗乐。按照克里斯丁的劝告，埃尔伦把玛格丽特送到厄斯特谷地去了。不过，奥尔姆却想留在这里——他现在已经长大了！艾里夫神父要是不出去探望病人，总是坐在孩子们的床边。由于劳累和忧伤，他这几年里在侯萨村养胖的身子又瘦下去了——他看到那么多好孩子死去，心里可真难受。还死去了几个成年人。

在第六天傍晚，孩子们的病情大为好转，克里斯丁答应丈

夫，今天夜里她可以脱去衣服上床睡觉了。埃尔伦提议让他同使女们陪夜，万一有需要便来叫醒克里斯丁。可是在吃晚饭时，她发现奥尔姆脸颊通红，两眼由于发烧而闪闪发亮。奥尔姆说这不要紧，但他突然跳起身来，往屋外跑去。埃尔伦和克里斯丁急忙跟着他跑出门外，他们看到这孩子站在院子里不断地呕吐。

埃尔伦紧紧抱住这小伙子：

“奥尔姆……我的孩子……你病了吗？”

“我的头疼得要命，”孩子说，一边把头沉甸甸地靠在父亲肩上。

就这样，他们在奥尔姆的床边守了一夜。孩子在大部分时间里神志不清，躺着说胡话，高声喊叫，伸出长长的双手在空中乱挥——他大概在做恶梦。不过到底说了些什么，他们听不明白。

第二天早晨，克里斯丁也倒下了。原来她又有了身孕，这次她小产了，后来处于半昏迷状态，好象死去一般地躺着，发着高烧。等到克里斯丁知道奥尔姆已死去时，孩子已经下葬两个多礼拜了。

她的身体虚弱不堪，简直没有气力真正地感觉到痛苦。由于贫血和衰竭，全身无法动弹——她只觉得自己能这样半死不活地躺着已经算是不错了。有时使女们勉强碰碰她，或者给她擦擦身子，那才可怕呢——不过，这一切都是在她烧得昏昏沉沉的时刻进行的。现在她对这种精心的照料感到非常惬意。在她床铺的四周挂着许多用香气袭人的山花编成的花环，用以防止苍蝇飞来。花儿是山间牧场的牧人送来的。这样，房间里的气味十分好闻，特别是逢到雨天。有一次，埃尔伦把孩子们领到她跟前；克里斯丁看到他们在病后消瘦了不少，盖乌提连母

亲都不认识了。不过，即使这样也没有使她悲伤。她只觉得，埃尔伦似乎一直在她的身边。

每天，埃尔伦都要去做弥撒，还跪在奥尔姆的墓前做祷告。墓地坐落在维尼亚尔村的教区礼拜堂旁边，不过他们家族中有几个年幼的孩子是安葬在侯萨村的家庭礼拜堂旁边的：这里有埃尔伦的两个哥哥，有主教之子蒙南的小女儿。以往，克里斯丁常常为这些孤零零地躺在石板底下的小孩难过。现在，埃尔伦之子奥尔姆也在这些小孩中间安息了。

正当大家在为克里斯丁的生命担忧时，一大群穷人走过侯萨村，他们是到尼达洛斯去参加宗教节日活动的，其中大部分人是每年都要上尼达洛斯去的乞食者，有男也有女——因为朝圣者对穷人的施舍一向比较慷慨，认为他们的祈祷特别灵验。在克里斯丁住在侯萨村的那些年月里，他们已经习惯于取道斯凯温——他们知道，在这儿的庄园里可以找到过夜的地方，还可以在上路之前得到许多食物和施舍的东西。可是这一次仆人想把他们赶走，因为女主人卧病在床。埃尔伦前两年是在北方度过的，他获悉妻子以往经常热情接待穷人，便吩咐让那些人住下来，象当初克里斯丁所做的那样，向他们提供方便。第二天早晨，他还亲自一个个地看望穷人，向他们分送饮料和食物，施舍给每个人一大笔钱，恭顺地请求他们为他的妻子祈祷。许多穷人听说好心的女主人年纪轻轻便病得奄奄一息，禁不住都哭了起来。

这全都是艾里夫神父在克里斯丁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告诉她的。直到圣诞节前夕，她才算真正恢复了健康，能重新掌管起家里的钥匙。

克里斯丁刚得病，埃尔伦就报信给她的父母，可是他们不

在家——到斯库格庄园参加婚礼去了。后来他们赶到侯萨村来。那时，克里斯丁已经好一点了，不过仍然十分虚弱，没有气力同父母亲多交谈。她只有一个心愿——让埃尔伦一直待在她的床头。

克里斯丁浑身乏力，老是发冷，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她紧紧偎依着丈夫，似乎想从他身上吸取一点活力。昔日在血液中燃烧的那团烈火已经熄灭了，完全熄灭了，她甚至已经回想不起，当初是怎么会带着如此强烈的激情来爱他的——不过与此同时，近年来经受的种种不安和痛苦也一起消失了。克里斯丁感到现在很好，虽说失去奥尔姆的悲痛还象沉重的石块压在他们俩的心头，虽说埃尔伦不能理解她为小宝贝盖乌提担着多大的心事——不管怎样，她现在同丈夫在一起是多么好啊。他很怕失去她——这一点她是明白的！

现在是很难，也不忍心启口同他谈……谈那件会破坏他们的安宁和欢乐的事情……

那是一个月色皎洁的夏夜，克里斯丁站在院子里，站在穿堂的门前，这时家里的人正跳罢舞回来。玛格丽特挽着父亲的手。她的一身穿着和打扮太华丽了，与其说是去参加在礼拜堂边草地上举行的大众舞会，倒不如说是去参加婚礼更为合适。不过，继母已经完全不过问小姑娘的教育了。埃尔伦高兴怎样对待他的女儿就怎样对待。

埃尔伦和玛格丽特想喝酒，克里斯丁就为他们去拿啤酒。小姑娘坐了片刻，聊了一会儿天——她同继母现在成了好朋友，因为克里斯丁再也不打算教训她了。埃尔伦老是呵呵笑着，听女儿叙说舞会上的情形。最后，玛格丽特和她的使女回到阁楼

上睡觉去了。

丈夫仍然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伸着懒腰，打着呵欠，不过嘴里却说不累。他把手指插在长长的黑头发里。

“洗好澡回来时间太紧……忙着准备参加舞会…… 克里斯丁，看来还是你替我剪剪头发吧……我总不能这副样子过节……”

克里斯丁本来想拒绝：光线太暗。可是埃尔伦却笑着指了指排烟气窗——天色已经亮了。于是，克里斯丁又点起蜡烛，叫埃尔伦坐着，把一块粗麻布披在他的肩头。克里斯丁给他剪发的时候，他怕痒，缩着身子。剪刀触到他的后脑勺，他哈哈大笑。

克里斯丁把剪下的头发小心地扫成一堆，用火烧掉。把粗麻布在火焰上抖了一抖。然后，替埃尔伦把头发从头顶往下梳得光光的，再拿剪刀把参差不齐的地方修平。

当她站在埃尔伦后面时，埃尔伦一把抓住她的双手，把它们按在自己的喉头，一边笑，一边尽力把头往后仰，向妻子瞅了一眼。

“你累了，”后来他说，一边松开她的手，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站起身来。

夏至一过，埃尔伦就要出海到卑尔根去。他很不高兴，因为妻子又不能和他同行了——克里斯丁疲倦地笑了一笑：她可不能离开盖乌提啊。

就这样，这个夏天克里斯丁也独自留在侯萨村。幸好今年在圣马太节之前她不生孩子。否则又要给自己，给邻居增添麻烦，弄得邻居家的妇女在最忙碌的日子里还要住在她家里照料

她。

她暗自思忖：难道会老是这样下去吗？时代已经不同了，不象她童年时那样了。她从父亲那里听到过不少有关同丹麦人打仗的故事，也记得父亲曾经离家去参加反抗艾利克公爵的战争。他身上的几个大伤疤正是从那里带来的。不过，在他们家乡的谷地里，似乎根本没有战争的影子——看来，那儿永远不会再发生战争了，大家显然都这样认为。那时候和平的日子要多得多，父亲总是坐在家里管理田庄，为他们大家考虑，操心。

可现在却总是不安定，人人都在讲什么纷争，什么民兵，什么治国方略。在克里斯丁的意识中，这一切是同她当年来到北方时看到过仅仅一次的那种波涛与海岸的画面结合在一起的。那些男子汉，他们的头脑里充满着种种计划和谋略，种种推测和打算，沿着海岸破浪而来——他们都是教会的大员和世俗的权贵。论门第和财产，埃尔伦也属于这类贵族。不过克里斯丁感觉到，他毕竟已经半脱离这个圈子了。

她反复思考……她的丈夫这样离群索居，原因究竟在哪里？这些跟他有着同等身分的人到底把他看成了什么人？

当埃尔伦仅仅是她的心上人的时候，她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确实，她也发现他缺乏耐心，容易冲动，做事不慎重，待人接物往往不合情理。但那时，她总是对一切都能找到辩解的理由——她从来没有动脑筋去想，他这种脾气会给他们俩带来什么后果。当他们俩获准成婚时，一切都会变样的——她过去常常这样安慰自己。有时，她自己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正是在她得知在他们之间多了一个孩子的时刻，她才开始思索：这个被人称为不可信任的轻佻鬼和糊涂虫的埃尔伦到底是个什么

样的人？……

她是信任埃尔伦的。她回想起勃栾希德屋子里的那个小房间，回想起埃尔伦同另外一个女人最终决裂的情景。她回想起在她成为他的正式未婚妻后埃尔伦的行为。尽管遭受种种屈辱和打击，埃尔伦还是苦苦地追求她。她看到，就是现在，埃尔伦也不愿失去她，拿全世界的黄金来换也不愿……

她不由自主地想起古焦岛的哈夫图尔。每次见面，他总是钉着她说傻话。不过克里斯丁从不在意，她以为他不过是习惯于开开玩笑。即使现在，她也没有想到别的什么。克里斯丁很喜欢这个性格开朗，仪表英俊的年轻人——而且到现在也喜欢。不过，要是把那种事情看作是开玩笑……不，这一点她不理解！

她在尼达洛斯的王家宴会上常常遇见哈夫图尔·格莱乌特，在那里他也跟往常那样钉着她。有一天晚上，他把克里斯丁带到一个房间里，克里斯丁同他一起靠在一张已经铺好的床上。在家里，她是根本不敢想象有这种举动的——那里在宴会上可不作兴有那一套，让男男女女成双成对地走散。可是在这里，大家都这样做，而且看来谁也不认为这有什么不体面之处：似乎这是海外各国通行的骑士风俗！当他们走进房间时，那边另一张床上躺着艾尔林大人的妻子埃琳夫人，身旁是一位瑞典骑士。克里斯丁听得一清二楚，他们在议论国王所患的耳疾……当埃琳夫人想起身回到大房间里去的时候，瑞典人显然很高兴。

当他们靠在床上聊天的时候，克里斯丁终于弄明白了，哈夫图尔真的是在追求她。这使她大为震惊，以致连害怕、连狠狠地发一通脾气都不会了。因为他们两人都已经结了婚，都和

合法配偶生了孩子。她大概从来没有当真相信确实有这种事情。哪怕她亲身也干过，也经历过……不，她想，这种事情是不可能有的！哈夫图尔是多么可笑，多么活泼，多么调皮……克里斯丁怎么也无法相信，原来他是想勾引她——要这样做，他可太不慎重了。然而，他真是想把克里斯丁拖到最深重的罪孽中去……

克里斯丁刚开口说，请他走开，他就急忙下了床——他表现得很温和，脸上的神色与其说是羞惭，倒不如说是惊讶。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问克里斯丁，是不是当真认为结过婚的人全是忠贞不贰的……她应该知道，只有极少数丈夫能够说他们没有情妇。女人也许稍微好一点，不过还是……

"怎么，你把做姑娘时从神父那里听来的关于罪孽之类的东西都信以为真啦？"他问。"那我不明白，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怎么会让埃尔伦把你搞到手的呢？……"

他向克里斯丁的脸瞥了一眼。克里斯丁的眼神中包含着很多话语，不过这一点她怎么也不会启口对哈夫图尔说。因为当他说"我本来倒以为这全是编出来的……只是在歌曲中才有呢！……"这句话的时候，他的声音中带着真正的惊讶。

克里斯丁对谁也没有讲起这件事情，甚至对埃尔伦。因为他也喜欢哈夫图尔。尽管她感到可怕，怎么世界上有些人会象哈夫图尔·格莱乌特一样轻佻，不过她似乎并不觉得这与她有关。何况，从此以后哈夫图尔再也不来纠缠她了。现在他仅是瞪着那双蓝得象海水一般的大眼睛，满含惊讶的神色紧瞅着她。

不，如果说埃尔伦也很轻佻，那无论如何不是在这种含义上。“难道他真有那么糊涂吗？”克里斯丁想。她看到，人们听了埃尔伦发表的意见总会愕然一惊，以后便议论纷纷。可是在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意见中往往有不少合乎实情的正确的东西。只是他从来也不理解别的贵族念念不忘的那一套手段——相互留一手，事后装聪明。埃尔伦却把这称为“耍阴谋”，还故意纵声大笑，惹人恼火。不过到后来，人们也无可奈何。他们也哈哈大笑，拍着埃尔伦的肩膀，并且说埃尔伦的脑子挺机灵，就是考虑问题肤浅了一点。

过后，埃尔伦却用俏皮而又粗俗的笑话把自己亲口说过的意见一笔勾销。因此人们对埃尔伦也就容让三分。克里斯丁隐约捉摸到人们对埃尔伦的信口雌黄所以肯容忍的原因之后，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挫伤。埃尔伦一碰到固执己见的人便会胆怯让步。即使埃尔伦觉得这个人的意见是愚蠢的，他依然会放弃自己的看法，只是讲些粗话来嘲弄对方，以便掩饰自己的退却。而这很合人们的脾胃：原来埃尔伦是这样的角色，尽管他家境富裕，尽管他渴望冒险，尽管他酷爱手执兵器面对任何危险，可是在智力上却是个懦夫，是低能儿。归根到底，他们可以不必因为有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这个人而替自己担心。

一年之前，那是在冬末，摄政王带着年幼的国王驻跸尼达洛斯。克里斯丁出席了在王庄举行的盛大宴会。她包上丝头巾，戴上最好的首饰，身穿婚礼上穿过的红色连衫裙，安详而又庄重地坐在一大群身分最高的名媛贵妇中间。她目不转睛地观察丈夫在其余男人中间的一举一动。她一边看着，听着，一边在沉思——当她同埃尔伦在一起，或者发现人们在议论埃尔伦时，她总是这样一边看着，听着，一边在沉思。

她终于把有些事情弄明白了。维德贡之子艾尔林大人主张竭力巩固挪威国在北方、直至亨德维克海域的权力，捍卫霍鲁加兰。但是，许多文官和骑士不赞成，他们不愿意干任何值得一试的事情。大主教本人，以及在他教区里的神父们倒毫不反对提供资助——这是她从哥恩纽夫那儿获悉的，——然而全国其他地区的教士们却不同意，尽管这件事情牵涉到同天主的敌人——信奉多神教的异教徒开战的问题。那些贵族也同摄政王作梗——无论如何，在特隆赫姆郡当地是这么一回事。他们已经惯于不把法律条文和国王权力放在眼里，他们也不喜欢艾尔林大人在经办此事时采取同他去世的亲戚哈康国王一样的激烈态度。不过——根据克里斯丁现在的理解，——埃尔伦倒并非因此而不希望摄政王在实现自己的计划时任用他。埃尔伦仅仅是因为艾尔林大人那种趾高气扬，架子十足的待人态度使他讨厌才这样的。有时，他为了报复，还故意对这位有权势的亲戚稍稍嘲弄一番。

现在，克里斯丁觉得自己能理解艾尔林大人对埃尔伦的态度了。事情是这样的：从他们年轻的时候起，艾尔林对埃尔伦一直抱有好感，所以他大概认为，要是他能把这位门第高贵，性格豪放，而且当年曾在耶科布伯爵麾下服役、积累了一定作战经验(不管怎样，总比那些坐在家里的人多一些)的侯萨村主人拉到自己一边，那无论是对实现艾尔林本人的计划，还是对埃尔伦的家业都是有好处的。但是，这毫无结果。

埃尔伦在海上过了两个夏天，深秋之前他一直沿着北方长长的海岸线漂泊，同归他指挥的四条船一起追踪海盗。当他抵达一个地处北端的新建的挪威人村落——塔奈，想补充新鲜食物时，刚好碰到一群卡累利人在那里抢劫。于是，他同上岸的

一些人抓获了十八个强盗，把他们活活吊死在半已烧毁的棚屋的梁上。他把企图躲到山里去的一队俄罗斯人全部砍死，还在出海口的岩岛群附近烧毁了几艘敌人的船只。这样，在北方，人们纷纷传说埃尔伦作战神速勇敢，他的那些来自特隆赫姆郡和苗列的部下都爱戴这位指挥官，因为他坚韧不拔，而且愿意跟船上的民兵们同甘苦，共患难。他结交的朋友既有平民百姓，又有北方霍鲁加兰的贵族庄园中的年轻子弟，那里的居民已经习惯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捍卫家乡的海岸了。

尽管这样，埃尔伦对摄政王向北方进行大规模十字军远征的计划，没有帮一点忙。在特隆赫姆郡，人民老是夸奖他过去在征讨俄罗斯人时立下了汗马功劳——一提起这一点，大家马上就想到：埃尔伦是他们的同乡！对啊，这表明在当地海湾沿岸的年轻人身上还保留着古代的良好气质！至于侯萨村的埃尔伦说些什么，干些什么，则跟那些成熟的、明智的人毫无关系。

克里斯丁看到，人们仍然把埃尔伦算作年轻人，虽说他比摄政王还大一岁。她懂得：埃尔伦说话行事象个无忧无虑的年轻小伙子，他这副样子使许多人感到很满意。因此人们爱他，宠他，夸他，却又不把他当作一个享有充分权利的男子汉。克里斯丁也看出，埃尔伦是很乐意充当他的同辈人要他扮演的角色的。

埃尔伦主张同俄罗斯人开战，他也常常议论同我们共有一位国王的瑞典人。但瑞典人却不想承认挪威的名门子弟和骑士是跟他们平起平坐的贵族。哪一个国家在和平时期听到过这种事情：有人要求贵族们亲自跨上战马、手持盾牌上战场？克里斯丁知道，她父亲在沃格的那次市民会议上讲过类似的话，并且在埃尔伦面前也谈到这些想法，那时埃尔伦不愿意放弃波尔

德之子蒙南给他出的主意。不过，现在是埃尔伦在讲这些话，并且还提到了自己的岳父在瑞典的那些有权有势的亲属。他很了解，瑞典的达官贵人是因为谁才尊重我们的。"要是我们不向他们显示一下，我们会干些什么，那么要不了多久，就可能干脆把我们当作瑞典人的附庸……"

是的，人们都说这些话有点道理。不过，后来他们又议论起摄政王来。据说，艾尔林对北方问题有他自己的打算，因为有一次，卡累利人就在他的管家的鼻子底下烧毁了比雅尔乔庄园，还洗劫了他的农民。这时，埃尔伦马上转过话头，冷嘲热讽地说：维德贡之子艾尔林不会考虑一己的私利，他埃尔伦对此是深信不疑的。艾尔林是个高尚、文雅、出色的骑士，简直找不出一个更强的人来担任要职了。真的，艾尔林实在德高望重，令人钦佩，就象法典的标题上一个最漂亮的烫金字母！大家哄笑起来，他们不记得埃尔伦夸奖摄政王为人正直的话，而只记住那个烫金字母的比喻。

不，他们并不认真对待埃尔伦所说的话——即使是现在，他受到了一定的尊敬。可是当初，当他还是个胆大妄为，一意孤行的年轻人，当他同一个放荡的女人同居，并且不肯遵照国王的谕旨和教会的禁令把这个女人打发走的时候，人们是认真对待他的，纷纷同他断交，对他不信天主的可耻生活表示深恶痛绝。现在，这件事情已经给淡忘了，得到了宽恕。克里斯丁觉得，似乎正是为了对这一点表示谢意，她的丈夫才那么心甘情愿地充当人们要他扮演的角色……要知道在他遭到自己家乡的同辈人摈弃的那些日子里，他已经吃足了苦头。当然，只是有一点……她不由自主地回想起自己的父亲，他总是微微地耸耸肩膀，宽恕那些不会干活的人的过失，或者豁免他们的债务。

原谅那些无法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义务。人们原谅埃尔伦在年轻时犯下的罪过，不也是这样吗？

不过，埃尔伦跟埃琳娜同居，他是付出了代价的啊！他在同她克里斯丁相遇的那一天以前，一直承担着罪责，而她却顺从地跟着他犯下了新的罪。那么，这是她……

不！现在她对自己的想法都感到害怕了。

于是，她竭力不去想那些她自己无法过问的烦心事，而只去考虑她自己能多少出一点力的事情。其余的一切应当交给主安排。凡是在她竭力去做的事情上，主总是帮助她的。现在，侯萨村的家业管理得很好，庄园地跟过去一样有起色了——尽管年成不好。主施恩，让她生了三个又健康、又漂亮的儿子——每年，当她在分娩的生死关头，主总是赐给她生命。主让她在每次生育以后得以康复起床。去年在他们这个地区有多少很好的孩子给瘟疫夺去了生命，而她的三个小宝贝却都保全了下来。至于盖乌提……盖乌提是会好的，克里斯丁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也许，埃尔伦说得对：他必须这样行事，这样大笔大笔地花钱。否则，他就无法在同辈人中站住脚跟，也无法获得同他的出身和门第相称的权利，以及国王陛下所赐的俸禄。克里斯丁不能不相信，在这件事情上埃尔伦要比她懂得多。

要是以为，当他同另一个女人……或者同她本人一起缠在罪孽的罗网中时，他似乎要好过一点，那完全是没有道理的。一个个幻影接踵而来，在克里斯丁眼前浮现出埃尔伦昔日的脸容——由于心事重重而神情憔悴，由于情欲勃发而面目变形。不，不，一切象现在那样才好！……他只是显得有点过于乐天，过于鲁莽而已。

埃尔伦刚好是在米哈依日前夕回家的。他本以为克里斯丁还卧病在床，可是她已经能走动了。克里斯丁还到大路上去迎接他。尽管这一次她的步履十分艰难，却还跟平时一样把盖乌提抱在手里。两个大的儿子跑在母亲的前面。

埃尔伦跳下马，将两个孩子抱到马背上。然后，他从妻子那儿接过小儿子，想抱一会儿。看到盖乌提对父亲并不怕生，克里斯丁苍白瘦削的脸顿时容光焕发——儿子认出他来了！她对丈夫旅途的情况一句不问，只提到盖乌提长了四个牙齿——为此孩子生了一场重病！

这时，孩子哭了起来，原来他的脸颊给父亲胸前的扣环擦破了，在淌血。他又要母亲抱，于是克里斯丁不管埃尔伦同意不同意，马上把孩子接了过去。

只是到晚上，孩子们睡了，他们俩坐在大房间里，克里斯丁才向丈夫问起他到卑尔根去的情况——她似乎这时才想起这件事情。

埃尔伦偷偷地向妻子瞥了一眼，心里想："我的不幸的朋友啊！她的样子是多么可怜！"然后，他便讲起各种无关紧要的新闻来。艾尔林要他向克里斯丁转达问候，还托他捎来一件东西——那是一把盖满绿色铜锈的青铜短剑。它是在吉斯克庄园附近的石头堆下面被找到的。据说，如果盖乌提是奶痨，那么把这种东西放在摇篮里是有益的。

克里斯丁把短剑重新用布包好，吃力地从圈椅上站起身来，向摇篮走去。她把这个小包塞到早已在床单下面放着的一堆东西里去：一把从地里掘到的石斧，一块海狸油，一个用瑞香木制的小十字架，上代传下来的小银币，一块钢火镰，还有被称

为“圣母之手”和“奥拉甫的胡子”的植物的根。

“我的克里斯丁，现在睡吧！”埃尔伦温柔地请求她说。他走到妻子跟前，替她脱下鞋袜，同时讲给她听：

奥格蒙之子哈康回来了，同俄罗斯人和卡累利人已经签订了和约，还加盖上印章。埃尔伦本人得在今年秋天上北方去一次。那边大概未必会一下子变得太平无事的。所以，需要一个了解国情的人坐镇在瓦尔哥①。当然，埃尔伦已经得到在那边要塞担任王国军事长官的全权——这种权力还得进一步巩固，以便捍卫和维护新边疆的和平。

埃尔伦激动地瞅了妻子一眼。克里斯丁似乎有点吃惊，不过她没有详细盘问丈夫。显然，她还没有彻底明白丈夫带来的消息的含义。埃尔伦看到克里斯丁已经累了，便不再同她多谈这件事，只是挨着她在床边坐了一会儿。

埃尔伦自己很明白，他承担的是一项什么样的任务。他暗暗地笑着，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边不慌不忙地脱着衣服。是啊，那可不象南方一些要塞里的王国军事长官，肚子上围着银腰带，整天坐着同亲朋好友一起饮酒作乐，或是一边修剪指甲，一边调遣部下和士兵往这儿，往那儿。瓦尔哥的城堡，那可是一个完全不同寻常的要塞！

芬人，俄罗斯人，卡累利人，形形色色的杂种——那全是些妖精，巫师，可恶的异教徒，魔鬼的子孙。要教会他们重新向挪威收税人纳贡，要教会他们别去骚扰挪威的农户——那些农户是那样分散，相互之间的距离又是象从这儿到苗列那样遥远。安宁……也许在将来什么时候那里会有安宁的，但是在他

① 在挪威北部，现名瓦尔德。

活着的时候，这个郡要会有安宁，那除非是魔鬼上礼拜堂去做弥撒。此外，他还得把手下那帮子亡命之徒牢牢地控制住。特别是在春天，那时大家都被阴沉的天色，狂风暴雨，咆哮的海浪和严寒弄得疯疯癫癫……那时缺少面粉、食油和酒，人们往往为了女人而恶斗，在岛上打发日子是挺不容易的。当他还是个小伙子，同基休尔·加列一起在那儿的时候，这种场面见得多了。咳，你啊！这可不是侧身躺着享清福哩！……

现在坐镇在那里的英戈尔夫·佩特倒是个好小伙子。不过，艾尔林说得对，这个郡的权柄应该掌握在某个来自骑士阶层的人手中，不然谁也不会了解挪威国王已经狠下决心要在全国各地确立自己的统治权。哈哈！在这个地方，他将象根戳在地毯上的针一样地惹人注目！在这个遥远的鬼地方，直至马兰格，连一个挪威的村落也没有！

英戈尔夫这个人，当有人驾驭他的时候，是挺能干的。应该把“侯格列克”号船交给他指挥。“马哥格尔”号是艘极好的船，这现在很清楚。埃尔伦幸福地轻声笑了。以前他常常对克里斯丁说：“我已经有了那条船做情妇，你只好受点委屈……”

在黑暗中，他被孩子的哭声吵醒了，听到克里斯丁在靠那一边墙的床上张罗着，还温柔地说些什么——这是卑尔哥夫在哭诉。原来，这孩子半夜醒来时，眼睛被眼眵粘住了，怎么也睁不开，于是母亲给他用舌头舔掉。埃尔伦一向觉得这种情景令人讨厌。

克里斯丁轻轻地哼着歌，哄孩子入睡。她那尖细的声音把他惹恼了。

埃尔伦回想起自己刚才做的梦，他沿着海岸散步，那是在

退潮的时刻，他老是从一块石头跳到另一块石头上。远处是一片大海，白茫茫，亮闪闪，荡漾着水草——那似乎是一个阴暗而宁静的夏夜，不见阳光。他看到，在海湾出口处的银白色背景上停泊着一艘漂亮的黑色大船，随着波浪轻轻地颠簸——那海水、那树脂的气味可真是好闻……

他愁思满腹，心头在隐隐作痛。象这样在黑夜里躺在为客人预备的床上，听着一阵阵闯入耳中的单调的催眠歌声，他明白自己心里是多么烦恼。他真想远离这个家，远离家中的这一大群孩子，别去理会那些有关家庭杂务、仆人、农民、雇工等等的扯淡……别去提心吊胆地为她，为老是生病、老是需要他怜惜的她担惊受怕……

埃尔伦把攥紧的双手紧压住心口。他觉得，心似乎停止了跳动，而只是在胸膛里战战兢兢地哆嗦。他发愁，他想离开她！但他想到孱弱无力的她将会面临什么（他知道，这是随时会发生的），一阵恐惧便袭上心头。要是他失去克里斯丁……他不知道，那时候他有没有勇气再活下去。可是，他也没有勇气同她在一起生活……无论如何，现在是这样。还是甩掉这一切，自由自在地舒口气吧！对他来说，这也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主啊！他是个怎样的人哪！今天夜里他才明白过来……“克里斯丁，我的爱人，我亲爱的朋友……”他只是在把她引入罪孽中去的那些日子里，才同她一起领略到令人心醉神迷的真正的欢乐……

而他过去还自信地认为：在他娶上克里斯丁，在主和众人面前宣布占有她的那一天，一切坏的东西会从他的生活中一笔勾销的——他甚至会记不起它们是否有过……

大概，他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身边容不得一点真正美好

和纯洁的东西。要知道克里斯丁……是的，自从她摆脱了由他强加在身上的罪孽和污垢以后……她是个天使！温柔，忠诚，文静，勤奋，可亲可敬。她使侯萨村重新有了好名声！她又成为当初那样，在那个夏夜，在修道院的花园里，她披着他的斗篷，纯洁的少女的热血在沸腾。当他感到身边有这样一个美好的年轻的躯体时，心里想：就是魔鬼也下不了手，来欺侮这个孩子，或者使她感到痛苦的……

泪水在埃尔伦的脸上流淌。

大概，那些神父说对了，罪恶会象锈斑一样地腐蚀人的灵魂——看，现在他在这儿，在他心爱的人儿身边，既得不到和平，也得不到安宁……他向往的是远走高飞，离开她，离开为她所珍视的一切……

他哭了好一会儿，才迷迷糊糊地入睡。突然，他听到克里斯丁起了床，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边拍孩子，一边哼着歌。

埃尔伦从床上一跃而起，在黑暗中踩着乱放在地板上的小孩鞋子，急急地向妻子走去，把孩子从克里斯丁手里接过来。盖乌提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克里斯丁抱怨说：

"你看！我已经把他哄得差不多睡着了！"

父亲把啼哭的孩子颠了一颠，在小屁股上拍打了几下。当孩子哭叫得更响时，他便恶狠狠地嘘了几声，盖乌提给吓坏了，顿时默不作声。这样的事情，他生平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哩！

"克里斯丁，你听我说，要动动脑筋！"勃发的怒火使他不能自制，他站在漆黑一团的房间里，光着身子，冷得索索发抖，手里抱着抽泣不停的孩子，心里满怀不安。"不行，我对你说，不能再这样下去啦。你用那些保姆是干啥的？小孩该去同她们睡，你这样是支撑不住的……"

“难道你不希望趁我活着的时候让孩子们在我身边多待一会儿吗?”妻子抱怨地低声问道。

埃尔伦不想弄明白她这些话的含义。

“你活着的时候就该休息!克里斯丁,躺下睡觉吧!”他用比较温和的口气央求她。

他把盖乌提抱到自己床上,拍了孩子一会儿,然后摸黑儿在床踏板上找到了自己的腰带。当孩子玩弄腰带时,镶在上面的许多小银片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上面挂着短剑吗?”克里斯丁从那边床上不放心地问道,盖乌提一听到母亲的声音又哇地哭了起来。埃尔伦对他嘘了一声,把腰带拨弄得哗哗直响,最后孩子终于住了口,安静下来。

不幸的小家伙!看来,未必值得要他活下来——不知盖乌提是否有人的理智。

啊,不!不!永远有福的圣母马利亚!这种话他可不愿说——他不能希望自己的亲生儿子死去。不,不!埃尔伦把孩子抱到手里,把脸紧贴在柔软纤细的暖烘烘的头发上。

他们俩生的儿子真漂亮……不过,从早到夜听人唠叨孩子的事也着实叫人厌烦;在家里不管走到哪里,总是会撞在孩子身上。他弄不懂,在偌大一个庄园里,这三个小孩怎么会同时到处出现。他回想起,当初因为埃琳娜不照管孩子,他对她大发脾气。看来,不能使他称心——因为他现在没有一天不看到克里斯丁拖着孩子而发脾气的。

当他把自己合法的儿子抱在手里时,他再也体验不到当年把奥尔姆第一次抱在手里时的那种感情了!“唉,奥尔姆.奥尔姆,我的儿子!……”那时他为埃琳娜弄得心力交瘁……她那古怪任性的行为,她那暴跳如雷的性格,她那不知节制的情欲都

叫他受不了。他已经明白，她对他来说是太老了。他也开始懂得，为了这种荒唐的行为他得付出多大的代价。不过，他觉得抛弃她也是办不到的，因为她为他已经失去了一切。孩子的出生就为他同埃琳娜一起将就度日提供了一个理由，他当时是这样想的。当他成为奥尔姆的父亲的时候，还是那样年轻，没有好好弄清楚，要是孩子的母亲是另一个人的合法妻子，那么孩子将处于怎样的地位……

泪水又哽塞住喉头，他把盖乌提抱得更紧了。奥尔姆……他疼爱奥尔姆甚于自己的任何一个孩子；他是多么怀念奥尔姆，多么痛苦地为自己对奥尔姆所说的每一句粗暴的、未加考虑的话追悔不已。当然，奥尔姆是不会知道父亲是多么爱他的！这全是由于埃尔伦获悉奥尔姆永远不会被承认为合法的儿子，奥尔姆永远不可能继承父亲盾牌上的家族徽识之后变得肝火旺、脾气坏的缘故；这还出于一种妒意，因为埃尔伦看到儿子对继母要比对他亲近得多，而且觉得克里斯丁对孩子那种一视同仁的关切、体贴的态度象是对他的责备。

接着是他不堪回首的日子。奥尔姆奄奄一息地躺在小房间里的干草上，女仆们走来说，她们很难相信克里斯丁会活得了。人们在礼拜堂旁边替奥尔姆掘好了墓穴，还问埃尔伦：让克里斯丁也埋在那里，还是运到圣格利哥里礼拜堂，葬在他双亲的墓地上？

是啊，不过……当他想到自己过了这一辈子，而这一辈子里充满了种种不堪回首、唯恐避之不及的往事时，他不禁毛骨悚然，屏住了气息。今夜，他懂得了……在杂务纷繁的白天他能够把这一切暂时忘掉。但是，他无法阻止往事在某一时刻浮现在脑海中，就象今天那样……这时，他犹如中了魔法，他的

全部勇气都消失了……

在海乌格庄园度过的那些日子……他忙于日常事务时几乎把这一段事情全忘了。自从那一夜他离开那里以后，便再也没有到海乌格庄园去过，结婚以后既没有同卑伦，也没有同奥斯希德见过面。他很怕同卑伦大人会面。而现在……他想起了蒙南告诉他的事——据说，他们还是每夜在那里出现。海乌格庄园老是闹鬼，弄得房子空关，谁也不敢住，就是把庄园白送给人也没人要。

埃尔伦自己也意识到，哥恩纳尔之子卑伦有着他埃尔伦怎么也鼓不起来的那种勇气。卑伦杀死妻子，连手都不抖一抖……刀子直戳进心口，那是蒙南说的。

到冬天，离卑伦和奥斯希德夫人死去的日子快满两周年了。起初，人们发现海乌格庄园的房子整整一星期没有冒出炊烟，因此几个男人便壮着胆走去瞧瞧。卑伦大人躺在床上，喉管已经割断，怀里抱着妻子的尸体。就在床跟前的地板上横着他那把血迹斑斑的短剑。

大家都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波尔德之子蒙南和他的弟弟还是把这两具尸体葬在礼拜堂的墓地上——还说，那里大概遭了强盗抢劫，尽管卑伦和奥斯希德的那只装着家财的大箱子原封未动。尸体没有给老鼠咬过——不过，在海乌格庄园也没有这种肮脏的动物，——人们便认为这是奥斯希德夫人会施魔法的确凿证据。

波尔德之子蒙南对他母亲的死深感震惊。此后不久，他便启程到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①朝圣去了……

① 西班牙西北部的一个城市。

埃尔伦回想起他亲生的母亲夜里死去后的第二天早晨的情景。他们的船停泊在莫尔提海峡的入口处，四周笼罩着一片白茫茫的浓雾，只是偶尔，在刹那间可以隐约看到高悬在船只上方的峭壁。当载着神父的舢舨向海岸驶去时，随着轻轻的荡桨声，从峭壁那儿传来一阵阵低沉的回声。埃尔伦站在船头的舱里，看着那些划桨的人驶离大船。由于雾气，埃尔伦碰到什么都是湿漉漉的；他的头发和衣服上也凝结着小水珠。那个不相识的神父和他的帮手坐在舢舨的船头上，高耸着双肩，耷拉着脑袋，对着放在膝头的圣餐发呆。他们活象两头遭到雨淋的老鹰。等到舢舨消失在浓雾中以后，荡桨声、桨架的轧轧声，以及从山那边传来的回声还依稀可闻，久久不绝。

那时候他也曾经下决心要去朝圣。那时他唯一的心愿便是能再一次见到母亲那张跟从前一样秀美可亲的脸庞——皮肤细腻滑润，黝黑中带点苍白。现在，她成了一具尸体，躺在那边的地下，脸上留着可怕的疮口……在母亲生前，每当她想向他笑一笑时，疮口总是变得水淋淋的，从里面渗出一滴滴透明的液体……

父亲这样对待他，这是他埃尔伦的过错吗？他不得不去向一个跟他一样被逐的女人求助，这也是他的过错吗？……于是，他丢掉了去朝圣的念头，回想起母亲时也不再惶恐不安了。母亲在这个人世间过的日子是多么艰辛，现在理所当然是在平静和安宁的地方罗……至于他自己，自从他又同埃琳娜结合以后，日子过得不怎么太平……

平静和安宁……真的，他有生以来只领略过一次！……是在那天夜里，他坐在霍甫文养老院树林边的石头围墙后面，双手搂抱着克里斯丁，而克里斯丁则信任地躺在他怀里，做着孩子一

般的香甜的酣梦。他没有长久地克制住自己，不去扰乱她的安宁！从此以后，他从她那儿既得不到平静，也得不到安宁，就是现在也没有得到。尽管他看到，家里其他人从他年轻的妻子那里都得到了安宁。

现在他一心向往离开这里，奔向纷争不息的地方。他如痴若狂地惦念着大海中的这个岩石峥嵘的岛屿，惦念着拍打北方那些直插在大洋中的海岬的惊涛骇浪，惦念着绵延不断的海岸和包藏着各种险象的海湾，惦念着那些语言不易听懂的部族、他们的巫术和魔法、反复无常和狡猾的手段，惦念着战争，惦念着大海，惦念着他自己的兵器和他手下人的兵器的铿锵碰击声……

最后，埃尔伦睡着了，可是不久又惊醒过来……他刚才梦见了什么？……噢，是的！梦见他躺在床上，两边各睡着一个皮肤黝黑的芬族姑娘。那是他跟基休尔一起在北方时发生的事，已经半已遗忘……疯狂的一夜，他们喝得烂醉，人人都头晕目眩。现在，他已经什么也记不清了，除了女人身上那股刺鼻的、兽性的气味。

现在他躺着，怀里抱着生病的小儿子，可是却做着这样的梦！……埃尔伦自己也害怕起来，他再不敢入睡了。但是，他又无法躺着不睡。是啊，看来他带来了不幸！恐惧使他变得麻木了，他躺着，一动也不动，感到胸口的心在渐渐揪紧。他只得忧心忡忡地等待着，让朝霞来使他解脱。

第二天，他说服克里斯丁别起床。因为他再也不能眼看她步履蹒跚地在家里走来走去了——样子着实可怜。他坐在她身旁，扳着她的手指头。过去，克里斯丁那双手长得可真漂亮——

纤细玲珑，但又圆润丰美，连细小的关节也看不出来。而现在，在她瘦瘦的手上却凸出一个个骨节，手掌的皮肤白里带青。

户外风雨交加，地面上水花四溅。傍晚时埃尔伦走出兵器室，听到盖乌提在院子里大哭大叫。他在两幢房屋之间的一条狭窄通道里找到了三个儿子，他们坐在屋檐的滴水下面。诺克维紧紧地抱住小弟弟，而卑尔哥夫想把一条活蚯蚓塞到他的嘴里去——这孩子手里有一大把弯来弯去、蠕动不息的浅红色的蚯蚓。

孩子们垂头丧气地站着，听父亲训斥。他们说，这是老奥恩告诉他们的，要是让盖乌提咬一口活蚯蚓，他长起牙来就不疼了。

他们三个从头到脚浑身都湿透了。埃尔伦在狂怒中用走音的嗓子呼唤保姆——保姆们急匆匆地赶来，一个从作坊里走来，另一个从马厩里走来。主人把她们狠狠地骂了一通，然后把盖乌提象捉小猪似地夹在腋下，让其余两个孩子走在前边，把他们赶到大房间里去。

过了一会儿，擦干了身子的孩子们穿着蓝色的节日长衣，心满意足地坐在母亲床前的踏板上。父亲把小凳子端过去，同他们大声地闹着玩，一边笑一边把他们紧紧地搂住。他想用这个方法来驱走残留在心头的夜间的恐惧。母亲高兴地笑着，看埃尔伦跟孩子们嬉耍。埃尔伦讲故事，说他有一个芬族妖婆，已经两百岁了，她浑身干瘪，缩成一团——就这么小！他把妖婆装在一个皮袋里，皮袋就藏在造船间里的一只大箱子中。当然，是要给她吃东西的！每到圣诞节夜里，就给她一条人腿——够她吃一年。要是他们不肯安安静静地坐着，老是缠住生病的母亲，那么他们也会给塞到这个皮袋里去的……

“母亲有病，是因为她想给我们生一个妹妹！”诺克维说道，他为自己懂事而得意洋洋。

埃尔伦扯住孩子的耳朵，把他拉到自己膝盖跟前说：

“对啊，对啊！等到你们的小妹妹一出世，我就叫芬族老妖婆对你们三个施魔法，让你们统统变成白熊，到深山老林里去游逛。我的女儿就能继承我的全部家产。”

孩子们一齐叫着扑到母亲床上。盖乌提什么也不懂，但也学着哥哥的样子，又是叫，又是手舞足蹈的。克里斯丁埋怨说：不应该用这种话来吓孩子！不过，诺克维又要起调皮来；他又喜又怕，格格笑着，扑到父亲身上，吊在他的腰带上，又拉着他的双手，快乐得大喊大叫。

然而，这一次出世的也不是埃尔伦久久盼望的女儿。克里斯丁给他生了两个健壮而又漂亮的儿子，他们差一点要了她的命。

埃尔伦给他们举行了洗礼。为了纪念伊瓦尔·耶斯林和斯库累国王，给一个儿子取名为伊瓦尔，另一个儿子取名为斯库累。斯库累这个名字至今还没有在家族中站住脚跟。斯库累的女儿拉根丽德说，她的父亲不走运，所以不应该给孩子们取他的名字。但是，埃尔伦却发誓说，他的儿子中没有一个人的名字象最小的儿子的名字那样值得自豪。

秋天已经逼近，埃尔伦一等克里斯丁脱离危险期就得上北方去。他暗自决定，也许还是等妻子能起床前走为好。五年里生了五个儿子——那实在是足够了。而且当他坐镇在瓦尔哥的时候，也不必担心，怕克里斯丁在难产中死去。

他知道，克里斯丁也有类似这样的想法。她已经再也不因

为他出门远行而抱怨了。她把她所生的每一个孩子都看作是主恩赐的贵重礼物，而把身受的种种苦难看作是一种必须毫无怨言地承受的负担。不过，这一次她的情况非常严重，埃尔伦觉得她的勇气似乎一下子全消失了。她脸色蜡黄地躺着，看着身旁两个小小的襁褓，睛睛里没有流露出在生其余几个孩子时曾经出现过的那种幸福的神情。

埃尔伦坐在她的身边，头脑里却在盘算到北方去的行程。大概，在眼下深秋的时刻，海上往来是很艰险的，而且硬要赶在漫长的冬夜开始以前抵达那边，这也太古怪了！但是，他又惦念得要命！刚才替妻子担心的思想打消了他心里所有的疑虑——他不知不觉地完全被一种赶快出门，离家越远越好的狂热愿望所支配了。

4

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在瓦尔哥要塞担任王家军事长官几乎达两年之久。在这段时间里，他往南跑得最远的地方也不超过比雅尔乔岛——到那里是为了同维德贡之子艾尔林会面。埃尔伦离家之后的第二年夏天，阿耳夫之子海明终于死了，于是埃尔伦在他之后担任奥尔克谷地的郡长。哈夫图尔·格莱乌特则启程到北方去接替埃尔伦在瓦尔哥的职务。

秋季的圣母马利亚节以后过了几天，埃尔伦高高兴兴地乘船往南方去。对他来说，获得他父亲一度担任过的郡长职位意味着恢复自己的权利，而这正是他这些年来的宿愿。那倒并不是说，这就是他孜孜以求的目标。不是的，不过埃尔伦总认为，他应该担任一个不管在他自己的心目中，还是在同辈人眼里看

来都是理所当然的职务。人们曾经因为他不同于那些整日坐在家里的人而认为他古怪，现在那可无关紧要了——他的特殊地位没有一点坏处。

至于家里，他是挺想念的。芬玛克郡的形势要比他原先料想的安定。第一个冬季就使他感到无聊透顶——他呆在要塞里无所事事，想加固工事却又一事无成。这些工事在十七年前曾经加固整修过一次，可是现在全坍塌了。

然后便是热闹而又繁忙的夏季和秋季——在海湾各处，同挪威的、半是挪威的收税人，以及住在高原腹地的各部落的通译官见面。埃尔伦指挥两艘船，从一个地方游弋到另一个地方，毫无顾忌地排忧消遣。岛上的建筑物已经整修好了，工事也加强了。可是第二年倒太平无事。

哈夫图尔当然是希望那里重新不太平的。埃尔伦不禁笑了起来。他们曾经一起驾船往东去，几乎到达特里亚涅马。在那里，哈夫图尔抓到一个捷尔芬①女人，把她带走了。埃尔伦为此还责备过他。他应该牢牢记住：要让异教徒明白，我们在这里是主人，这意味着应该处事小心，不要无缘无故地惊扰别人，因为我们的人在这里一共才那么几个！要是芬族部落之间打架，杀来杀去，我们不要去干涉；只管安安稳稳地看白戏。但是对那些俄罗斯人，那些柯尔比亚格人，以及鬼知道叫什么名堂的坏种却要摆出威风！别去碰他们的女人。因为第一，她们全是些妖精，第二，即使没有她们，那边自己送上门的女人也已经够多了……话还得说回来，这个古焦岛的小伙子还是会一意孤行的，总要受点教训才罢休！

---

① 捷尔芬人是挪威人对白海海峡沿岸土著居民的称呼。

哈夫图尔想离开他的领地，离开他的妻子。可是，埃尔伦现在却想回家同亲人团聚。他十分想念克里斯丁，想念侯萨村，想念自己的家乡和所有的孩子——想念在家里，在克里斯丁那儿的一切。

他打听到有一艘船停泊在栾格湾，搭乘的是几名修道院的神父，据说这是从尼达洛斯到北方来的传教士。他们打算在边疆的异教徒和邪教徒中间传播真正的信仰。

埃尔伦确信哥恩纽夫也在这些修士中间。过了三天，他果然在那边的岸上见到了弟弟，两人面对面地坐在一个挪威小庄园的地窖里。

埃尔伦非常感动。他同船上的一伙人一起做了礼拜，领了圣餐——那是他到北方来以后参加的唯一的一次宗教仪式，要是不算比雅尔乔岛之行的话。瓦尔哥的礼拜堂里没有神父，要塞里则只有一位助祭，那个人的主要工作是给他们把宗教节日推算出来，在极北地区对挽救挪威人灵魂的事情一般是做得很马虎的。只好自我安慰，似乎他们参加的是某种十字军远征，那么对他们的罪孽想来总会宽容一点。

他坐着，同哥恩纽夫谈论这件事情，弟弟漫不经心地听着，一张大嘴的两片薄唇上挂着莫名其妙的笑容。哥恩纽夫老是缩着下唇，好象一个人在深思什么问题，将要弄懂了，但还没有搞得一清二楚。

时间已是夜里。住在庄园里的其他人都在岸边的板棚里安歇了。兄弟俩知道，现在只有他们两人醒着。两人都很激动：他们能单独坐在这里，真有点叫人难以置信……

透过土墙隐隐约约地传来海浪拍岸的澎湃声和暴风雨的呼

啸声。狂风不时闯进来，把炉中微微燃着的炭火吹旺，使油灯的火花摇曳不定。地窖里空无一物——兄弟俩坐在沿着三面墙壁垒起的低低的土台上，两人中间放着哥恩纽夫的文具：牛角制的墨水瓶，几枝鹅毛笔和一卷羊皮纸。哥恩纽夫根据哥哥的讲述做了些记录——关于集会的地点和移民的庄园，关于海上的航标和预报天气的信号，以及萨阿米语言的单词，——凡是埃尔伦想到的全都记下来。哥恩纽夫自己也指挥着一艘船——船名叫“森尼瓦”号，因为传教士们把圣女森尼瓦奉为他们事业的庇护者。

“但愿你们别遭到塞里埃的圣徒们的命运！”埃尔伦说道，哥恩纽夫又笑了笑。

“哥恩纽夫，你说我是坐不定的人，”他又开口说。“那么，该把你叫做什么样的人呢？这几年来，你先是在南方各国游来逛去，然后，刚一回到家里，你就匆匆忙忙地拒绝圣职，也不要收入，而是跑到北方来，向魔鬼和它的子孙布道！你不懂他们说的话，他们也不懂你说的话。我倒觉得，你比我更坐不定哩。”

“我既没有领地，也没有家眷，不需要操什么心，”修士说。“现在，我是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可是，哥哥，你是有家室之累的啊。”

“嗯，那是对的！一无所有的人，当然自由自在罗。”

哥恩纽夫答道：

“真是人有身外物，反为物所累啊。”

“嗯！那可不一定，我以基督的名义起誓。就算克里斯丁想拖住我……我也不愿受我的领地和孩子的牵累……”

“哥哥，别这样讲！”哥恩纽夫低声说。“否则，你就会轻易地失去这一切的……”

“不，我可不愿象某些有福气的人那样，钻在泥地里，埋到齐

脖子深，"埃尔伦笑着说，弟弟也笑了笑。

"我从来没见到过象伊瓦尔和斯库累那样漂亮的孩子，"他说。"我觉得，你在这种年龄时也是这副模样……怪不得母亲当初是那样疼你。"

兄弟俩都把手搁到放在他们之间的写字板上。就是在油灯微弱的光线下也可以看出，这两个人的手是多么不同。修士的手臂裸露着，皮肤白净，肌肉发达，手背较小，没有戴戒指，但比哥哥那双看来比较有力的手要结实得多。埃尔伦的手掌现在长满硬茧，象是包着一层角质，而灰蓝色的伤疤象一道笔直的沟痕穿过手腕上方，消失在袖口中。他的手是瘦瘦的，肤色黝黑，就象鞣制过的皮革，手指干瘪，骨节粗大，活象几根树枝，上面套着几个金戒指，有的是纯金的，有的镶有宝石。

埃尔伦真想握住弟弟的手，但他有点不好意思……所以他只是为弟弟的健康干了一杯，由于啤酒差劲，又皱了下眉头。

"那么，你觉得我的克里斯丁现在已经身体康复，很有精神罗？"埃尔伦又问道。

"是的，我夏天去侯萨村的时候，她精神焕发，好象一朵盛开的玫瑰花。"修士笑道。他沉默了片刻，然后已是用严肃的口吻说："哥哥，我想请求你一件事情。你要多多为克里斯丁和孩子们的幸福着想。听听她的意见，答应她同艾里夫神父商谈好的那笔交易吧；他们等你一同意，就准备签订契约。"

"凭良心说，我并不怎么喜欢你所说的她的这些计划……"埃尔伦犹豫不决地说。"何况，我现在的地位已经完全改变了……"

"要是你把你的地产并在一起，凑个整数，那它们就更有价值了，"修士回答。"克里斯丁把她的想法告诉我时，我觉得她这

个主意是有道理的。”

“大概，现在全挪威没有一个女人比克里斯丁更能当家作主了吧！”埃尔伦说。

“不过，决定权总还是在你的手里，”哥恩纽夫再回答。“而你……你现在还可以按照你的愿望来支配克里斯丁本人呢！”他用有点异样的微弱的嗓音说。

埃尔伦从喉咙深处发出一阵轻轻的笑声，伸直身子打了个呵欠。后来突然严肃地说：

“我的弟弟，你也支配过她，给她出过点子呢！有时，还免不了有这样的事情，你出的点子影响了我们的和睦。”

“你想说的是你同你妻子之间的和睦，还是我们兄弟之间的和睦？”修士慢腾腾地问道。

“既是指这个，也是指那个！”埃尔伦答道，似乎这个念头是他现在刚产生的。“一个世俗女子是不需要如此笃信宗教的，”他已经不那么紧张地说。

“我只是把我认为最好的主意提供给她。它们确实是最好的，”修士赶忙改口说。

埃尔伦向修士瞅了一眼，哥恩纽夫穿着布道会修士的浅灰色粗布长袍，黑色的风帽挂在后面，在脖子周围和肩后形成一大团皱巴巴的东西。头顶剃得光光的，只剩下狭狭一圈头发，使那张开阔、瘦削而又苍白的脸庞格外显得轮廓分明，不过头发还是那么稠密，那么乌黑，就跟他年轻时一样。

“是啊，你现在与其说是我的弟弟，倒不如说是每个人的弟兄，”埃尔伦说道，他自己也感到惊奇：他的话音里包含着多么深的悲哀。

“我还没有做到这一点……虽说应该是这样的。”

“主帮助我！我想，你是因为这个缘故才上北方到芬族人那儿去的吧！”埃尔伦说。

哥恩纽夫低下头来。他那双褐黄色的眼睛里显露出某种深意。

“是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他急匆匆地低声说。

他们把随身带来的兽皮和盖布铺好。房间里又冷又潮湿，根本无法脱衣睡。所以，弟兄俩相互道了晚安，就和衣躺在土台上。土台垒得很低，紧靠着地板，因为上面烟味太浓。

埃尔伦躺着，一边在思考从家里捎来的消息。这些年来，他得到的音信很少——从妻子那里收到过两封信，可是等它们到他手里，都早已过时了。信是由艾里夫神父代克里斯丁写的——她自己也会把一个个字母整齐、漂亮地描出来，不过不喜欢写，因为她觉得，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女人家来说，干这种事似乎不大体面。

自从邻近的山谷成了圣地以后，现在她大概变得愈加笃信天主了——更何况这个圣地所纪念的人在生前是同她相识的。幸好盖乌提已经痊愈，她自己也恢复了健康。不然，她生了双胞胎以后准会长时期缠绵床榻。哥恩纽夫说，哈马尔的布道会修士们最终只好把理查德之子埃德文的遗体交给他的奥斯陆的修士们，后者命人把埃德文修士的生平言行，以及据说在他生前和死后所显示出的种种圣迹一一记载下来。于是，盖乌耳谷地和麦达耳谷地①的几个农民便来到南方作证说，由于埃德

① 盖乌耳谷地和麦达耳谷地位于特隆赫姆郡内。离尼达洛斯，离埃尔伦和克里斯丁所居的斯凯温区都不远。麦达耳谷地有一小镇，名为麦达耳休斯（现名麦耳休斯）。

文修士的庇护和祈祷，也由于他亲手刻成，而现在保存在麦达耳休斯的那个十字架的神力，在那些谷地里真的出现了奇迹。他们许愿要在瓦茨费耳山上建造一座小礼拜堂，因为埃德文修士曾经在那里隐居过几个夏天，他走后还留下一口能治病的矿泉。于是就把死者的一只手交给他们，以便保存在这座礼拜堂里。

克里斯丁把两个银杯，以及一枚还是从外祖母霍瓦尔德之女乌耳希德手里传下来的镶有几块蓝宝石的斗篷大扣环献了出来，还吩咐济台根·保斯在城里打制一只手形银盒，以便安放埃德文修士的那只圣手。埃尔伦到北方去后的第二年夏天，在伊万日前后，当大主教为瓦茨费耳山的礼拜堂举行奉献礼的时候，克里斯丁还随同艾里夫神父带着孩子和仆人到山上去朝圣。

从这以后，盖乌提很快便恢复了健康，学会了走路和说话，现在已跟同年龄的其他孩子一个样了。埃尔伦伸了个懒腰，他想：盖乌提身体痊愈，这大概是他们所能遇到的最大的喜事了。他将给这座礼拜堂拨出少量土地。按照哥恩纽夫的说法，盖乌提长着一头浅发，脸蛋挺漂亮——象母亲。要是这样，他不是个小姑娘倒太遗憾罗，否则就给他取名玛根希德。是啊……他现在也很想念那几个漂亮的儿子……

尼古拉乌斯之子哥恩纽夫躺着，回想起三年前的一个春日，他骑着马往侯萨村去。路上他碰到一个庄园里的人。“女主人不在家，”那个人告诉他说，“她在一个患病的女人那儿。”

他沿着旧篱笆之间那条蓬草丛生的狭长小径往前走去。小山岗的土坡上新栽起一片阔叶林——树林展现在他的上方，也在他的后面延伸，直至由于春汛而水位涨高，喧腾着向谷地奔流而去的那条小河边。他是迎着太阳走的，枝头的绿叶闪闪发光，好象一个个金色的小火舌。不过再往前，到了树林的深处，

绿草如茵的地面便全给浓密、阴凉的树荫笼罩住了。

他这样策马前行。忽然，在前边现出一角湖水，水面隐隐约约地倒映出对面的湖岸、蓝色的天空，以及一大片乌云，云影随着水流激起的粼波冉冉地浮动着，摇晃着。下边远处，在小径的尽头，有一个小小的庄园坐落在林中旷地上，那里芳草萋萋，杂花斑驳。一群戴着白色头巾的已婚妇女正站在门外，不过克里斯丁不在她们中间。

他骑着马再走了一段路，发现克里斯丁的马儿正同别的马一起在篱笆外的牧场上吃草。他沿着陡然往下的小径进入绿荫蔽日的谷地，就在那里，在小径向上延伸、通往另一个土山岗的地方，看到克里斯丁站在篱边的树荫下倾听鸟儿的歌唱。哥恩纽夫看到她那苗条的黑色身影，面对树林，向篱笆弯下腰去，还看到她白色的头巾和白净的手。哥恩纽夫轻轻地勒住马，一步一步地向她走过去。可是他到了跟前，却发现这原来是一株老白桦树的树干。

第二天晚上，当仆人驾船把哥恩纽夫从海上送到城里去时，神父自己掌起舵来。他感到胸口的那颗心变坚强了，似乎获得了新生。现在，什么也改变不了他的打算。

他现在知道：至今使他眷恋尘世的，是他从少年时代起便暗藏在心头的那种经久不衰的热望。他总想赢得人们的赞赏。为了得到下人的爱戴，他同他们相处时显得平易近人，慷慨大方，常常取笑逗乐；他在城里那些神父中间很喜欢显示自己的才学，不过做得谦恭得体，以便博得人们的好感；他想方设法去结交艾里夫·科尔京大人，因为那个人同他的父亲是朋友，此外，哥恩纽夫也挺了解大主教喜欢怎样的人。他待奥尔姆很亲切，很温存，想夺取这孩子对那个没有主见的父亲的一部分爱。他对

克里斯丁很严厉，很苛刻，因为他知道，当她求助的时候，必须要找一个牢靠的支柱；当她行事的时候，必须要有一个不会引入歧途的向导。

但是，现在他明白了：他所做的一切主要是为了使克里斯丁更相信他自己，而不是更相信主……

今天，埃尔伦找到了确切的话语。“作为弟兄，你对我并不比对其他人更亲一些！”在他的兄弟情谊还没有给任何人带来好处之前，他只好支吾其词了。

回城以后过了两个星期，他把自己的全部家产赠给亲族和礼拜堂，并在布道会修士的修道院里接受了剃度。今年春天，电火焚烧尼达洛斯大教堂，使半个圣奥拉甫修道院变成一堆废墟，人们对国家遭到的可怕灾难深感震惊，这时大主教终于支持哥恩纽夫过去提出的想法了。于是，现在他便同和他一样担任过神父职务的约翰之子奥拉甫以及三个年轻的修士——一个来自尼达洛斯，两个来自卑尔根的布道会修士的修道院，一起上北方去，为那些住在信奉基督的国家边陲，在愚昧之中混混噩噩地度日的不幸的异教徒带去真理之光。

“受难的基督！我现在摆脱了一切牵累。愿你恩准我以自己的生命为撒旦的子孙赎罪，我把我自己奉献给你。收受我吧，让我领悟——我是你的奴仆，因为只有这样，我的命运将全部寄托在你的身上……”那时候，心儿有朝一日，有朝一日也许会在胸口重新欢快地跳动，就跟他当年在罗马城附近的绿色原野上漫游，走遍一个个朝圣者的礼拜堂。“我属于我衷心热爱的主，我向他倾诉自己的心愿……”

兄弟俩躺着，各自在想心事，一直想到在地窖的小土台上入睡为止。两人中间的炉子里还在微微地燃火。他们的思路把

兄弟两人引得越离越远了。第二天，一个启程上北方，另一个则回南方去。

埃尔伦答应哈夫图尔·格莱乌特的请求，顺便到古焦岛去弯一弯，把哈夫图尔的妹妹森尼瓦送到南方去。她已经出嫁了，丈夫是连斯维克的奥寿夫之子波尔德——他也是埃尔伦的亲戚，不过关系很远。

在第一天早晨，当"马哥格尔"号船破浪驶出古焦海峡，在一片蓝幽幽的山影中乘着好风扬起白帆时，埃尔伦站在船尾的跳板上。掌舵的是哈耳多之子乌耳夫。这时森尼瓦上他们的船来了。她的斗篷的风帽挂在后面，风把头巾吹到一边，露出了金灿灿的鬈发。她同她哥哥一样，也长着一双海蓝色的炯炯发光的眼睛，也有一个俊俏的脸蛋，只是布满了雀斑；连她那双丰润的小手上也全是雀斑。

在埃尔伦去古焦岛见到她的第一个晚上，他们俩的目光碰在一起；然后两人看着一旁，不知不觉地微笑起来。从那时起，埃尔伦就知道她摸透了他的心思，而他也摸透了她的心思。奥拉甫之女森尼瓦……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她，而她则巴不得这样！

现在，埃尔伦同她并排站着，挽着她的手，帮她走上甲板。他在无意中向乌耳夫那张饱经风霜，神色阴沉的脸瞅了一眼。乌耳夫对这也是一清二楚的。这个人的目光不知怎么使埃尔伦发窘，感到不好意思。埃尔伦在刹那间回想起为他的这位亲戚和侍从所目击的种种往事——自己从青年时代起就沉溺在其中的每一个荒唐行为。其实，乌耳夫不必用这种藐视的目光盯住他——他根本不想同这个女人有什么超出常礼，违背道德的亲

密关系，埃尔伦自慰地想。他现在已经上了年纪，而且吃过苦头，变得聪明多了。所以，可以放心地让他上北方，到霍鲁加兰去，而不必担心他会同人家的女人胡搞。现在，他自己有了妻子啦……他忠于克里斯丁，从见到她的第一天直到现在……至于在那边，在北方发生的一、两件事情，有头脑的人是谁也不会认真对待的。一般地说，他对女人是连瞧都不瞧一眼的——真的！他自己也明白……同一个挪威女人，而且还是同他出身门第相当的女人勾搭……不，要是他这样对克里斯丁变节，那在良心上会一刻也不得安宁。然而，跟这个女人同船到南方去……那可能是件相当危险的事情！

幸亏在到南方去的航程中碰到的多数是狂风恶浪的坏天气，埃尔伦忙得要命，顾不上去同女人调情。船开到一个群岛附近时便不得不进入港湾，在那里等待几天。当他们停泊在那里时，发生了一件事情，使森尼瓦夫人在埃尔伦的心目中变得再也不那么诱人了。

埃尔伦同乌耳夫，还有他手下的两三个人睡在一个板棚里，森尼瓦夫人和她的几个使女也在那里安歇。突然，森尼瓦把埃尔伦叫去，说她把一枚金戒指掉在床铺上了，请埃尔伦过去帮她找找——森尼瓦夫人自己正跪在床上爬来爬去，身上光穿一件衬裙。这样，他们就找起来，时而两人转过身子，脸冲着脸，那当儿两双眼睛便都露出狡黠的微笑。接着，森尼瓦夫人把他一把抱住……当然，也不能说埃尔伦本人的行为是规规矩矩的——这样做既不是地方，也不是时候，——但是，她是那样放肆，又是那样不知羞耻地想委身于他，这倒使埃尔伦顿时冷静了下来。他羞得满面通红，看到那张嘻笑的脸便扭过头去，默默地挣开她的怀抱，一走了之。然后，他吩咐使女到她那儿去。

不行，那真是见鬼！他可不是那种小老鼠，会在垫在铺床下的干草里一下子给人抓住！引诱别人是一回事，给别人引诱是另一回事。不过，人们怎么会不笑——竟有这样的事情，他象美貌的约瑟那样，碰到漂亮女人都会逃走！是啊，在海上真是无奇不有，在陆地上也一样。

不行，森尼瓦夫人！……他应该时刻记住另外一个女人……一个为他所了解的女人。她跟着他到下流场所去同他相会……来时是那样高尚纯洁，温柔贤惠，就象一个国王的年轻女儿上礼拜堂去做弥撒。她在小树林和堆放稻禾的屋子里委身于他——愿主宽恕，他埃尔伦忘了她的出身和名誉。她为他也忘了这一切，但完全摆脱却又不可能。在她的身上时时显示出她的家世，即使她并不考虑这一点。

“我的克里斯丁，愿主赐福给你！愿主帮助我，——不论是向你一个人秘密立下的誓言，还是当着礼拜堂的大门立下的誓言，我都信守不渝，否则我就不是一个男子汉；但愿这样！”

他让森尼瓦夫人在埃里亚尔上了岸，那里有她的几个亲戚。谢天谢地，当他们分手的时候，看来她并不怎么记埃尔伦的恨。所以，埃尔伦显然也不必垂头丧气，忧心忡忡——他们不过是象常言所说的“玩了一下火”。临别时，他送给那个女人几张珍贵的毛皮，用来缝制斗篷。她许诺说，埃尔伦将会看到她穿上这件斗篷的。他们以后还会见面。不幸的女人！她的丈夫已经上了年纪，而且还有病……

不过，埃尔伦是幸福的，因为他就要回家见到妻子，而且心里坦然，没有一点事情需要向她隐瞒。他的忠诚得到了考验，为此他感到自豪。他心醉神迷地思念着克里斯丁——要知道她还是一朵最美妙、最艳丽的玫瑰花，一朵百合花——是属于他的！

当埃尔伦的船驶近比尔格西时，克里斯丁已经在码头上迎候他了。渔民们把消息带到维格，说是在埃里亚尔看到了“马哥格尔”号船。克里斯丁还把两个大儿子和玛格丽特一起带来了，在侯萨村家中也一切准备就绪，以便宴请前来祝贺埃尔伦平安回家的诸亲好友。

克里斯丁显得那样美丽，埃尔伦一见到她不禁愣住了。不过，她改变了不少。以往每次生育以后还会恢复的少女时代的某种特征——在已婚女子的白色头巾下显出的某种娇羞，温柔，象修女似的神态，已经不见踪影。她现在是个美艳动人的年轻妻子和母亲。打褶的白色头巾衬托出一张圆圆的脸蛋，两颊绯红，胸脯又高又结实，胸前挂着的项链和扣环闪闪发光。胯股变得更丰满，在挂着钥匙和镀金刀剪盒的腰带下面似乎显得分外柔软。是啊，是啊！她只是变得更美，再也没有过去那种弱不禁风的样子啦！甚至那双细长的大手也变得白净有肉了。

他们在维格的修道院院长家里住了一夜，第二天便动身回家。这一次，当克里斯丁同埃尔伦一起到侯萨村去参加宴会时，她真是青春焕发，心怡神畅，陶醉在幸福之中。

丈夫回到家里，她是有多少要紧的话想跟他讲啊！有关孩子们的种种琐闻、由玛格丽特引起的许多不快、安排和整顿地产的计划。可是，这一切在欢叙和酣饮中全都消失了。

他们四出作客，出席一个又一个宴会，克里斯丁跟着她的郡长外出巡行，寸步不离。现在，埃尔伦在侯萨村接待的人越来越多了；他不断地向外发函、派人，从他的部下和管家那里也不断有人送信来。他总是那样轻松愉快，无忧无虑：难道他还

管不了这个郡吗？他的脑袋几乎同国家法律和宗教戒律的每一个条款都磕碰过了。这种教训是记得很牢的，不会轻易忘记的！埃尔伦不费多大气力就能够把事情迅速地记住，他年轻时又受过很好的教育。现在这一切他倒刚好用得上。他养成了亲自阅读信函的习惯，还雇了一个冰岛人当文书。以前，不管人们念给他听什么，他总是盖上章了事，从不高兴去弄清楚写的内容——那是在两年中克里斯丁把他存放在小箱子里的信函通读一遍后才知道的。

现在，克里斯丁也有点轻举妄动起来，而在过去她是从不会这样做的。她变得大为活跃，不再象以往那样在陌生人中间沉默寡言了，因为她觉得自己很漂亮，很健康——那是她出嫁以来第一次出现的情况。晚上，当她同埃尔伦落脚在某个大庄园的堂屋，或者农舍的上房里，睡在别人的床上时，他们俩唧唧哝哝，有说有笑，议论着碰到的各种人物和听到的各种新闻。现在，埃尔伦的谈吐要比以往小心得多，他显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讨人喜欢。

克里斯丁从孩子身上也看出了这一点：父亲有时注意到他们，他们便欣喜若狂。诺克维和卑尔哥夫现在就爱玩弓箭，梭镖，斧头。有时，父亲穿过院子，停下脚步，看着他们，一边给他们指正："孩子，不是这样，应该那样拿！"改变了小拳头的握法，使手指头的位置也放对了。这时，孩子们个个一本正经，十分用心。

两个大儿子形影不离。卑尔哥夫长得最健壮，他的身材跟比他大一岁半的诺克维一样高，而且还结实一点。他有一头硬撅撅的乌黑的鬈发，小脸蛋很阔，但很漂亮，眼睛是蓝黑色的。有一次，埃尔伦不放心地问孩子的母亲，她是不是知道卑尔哥夫的一只眼睛视力不好，还有点斜视。克里斯丁说，她觉得不

必担心——孩子长大了会好的。她对这个孩子一向不大操心，这不知怎么已经成了习惯——因为他出生的当儿，刚好逢到克里斯丁为了照料诺克维弄得精疲力竭的时候，而盖乌提又过早地跟着哥哥来到了人间。在三个孩子中卑尔哥夫气力最大，大概也最聪明，不过说话不多。埃尔伦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儿子。

埃尔伦对诺克维却不知不觉地抱着恶感，因为这孩子的出世不是时候，而且还取了祖父的名字。盖乌提也不是他所盼望的样子……这男孩有个大脑袋——那也不奇怪，因为在前两年中他似乎只有脑袋在长大，——当然，现在他的身材匀称了。这孩子挺机灵，就是说话太慢，因为他一讲快，马上就咬音不准，或者口吃起来，这样玛格丽特就要嘲笑他。克里斯丁对这个孩子很疼爱，不过埃尔伦心里明白，在一定程度上她最宠的还是大儿子。她疼爱盖乌提，是因为这孩子在开初太孱弱了，此外，他那一头亚麻色的浅发和深灰色的眼睛有点象她自己的父亲。盖乌提老是钉住母亲。两个哥哥只管自己在一起玩，两个孪生弟弟还小，一直由奶妈带着，盖乌提处在他们之间就显得有点孤单了。

现在克里斯丁不大有时间张罗孩子了，她只好象别的女人那样办，比以往更为经常地把孩子托付给使女们——不过，两个大孩子倒宁可跟着男人们在庄园里跑来跑去。她对他们也不再怀着过去那种病态的温情，一百个不放心，但要是她有空，就把他们聚在一起玩耍嬉笑。

新年快到时，侯萨村收到一封信，上面盖着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的图章。这是一封亲笔信，是托奥尔克谷地的一位神父带来的。神父先到南方去跑了一圈，所以到收信时已经过了两个月。信中最重要的消息是：劳伦斯给兰波尔同福尔莫庄园的

安德列斯之子西蒙订了亲。婚礼将在明年春天举行。

克里斯丁大吃一惊。可是，埃尔伦却说：他曾听说西蒙·达莱死去了妻子，并在哥德蒙之子老安德列斯过世后定居在自己在西尔的庄园里，从这以后他便一直认为可能会发生这件事情。

5

当初，父亲替西蒙·达莱说上劳伦斯的女儿这门亲事时，西蒙把这看作是命里注定的事情。儿女的婚事由父母作主，这是他们家族历来的规矩。西蒙看到未婚妻那么漂亮，那么迷人，他心里可乐坏了。他一直深信，自己会同父亲给他选中的妻子相亲相爱——从没有想到会有别的结局。克里斯丁同他不管从年龄，从家产，还是从家庭出身方面看都相配——尽管劳伦斯的门第要高一点，但是西蒙的父亲是骑士，同哈康国王的关系很密切，可不象劳伦斯那样老是无声无息地待在庄园里。西蒙从没有发现过，门当户对的配偶在婚后会合不来。

接着，便是在芬斯勃列肯庄园，在阿尔纳的双亲家里的那个晚上……人们想恶意中伤这个纯洁的年轻姑娘。正是从那一时刻起，他明白自己对未婚妻的爱已经大大超过寻常。他没有怎样考虑，只是感到高兴。他看到姑娘脸有愧色，羞怯不安，也没有对此多作思索。后来开始了在奥斯陆的那段时间，他不得不对许多事情深思一番……然后，便是在臭蝇子家阁楼上的那个晚上。

他碰到了一件他认为在世界上……在当代，在门第高贵、素受尊敬的人们中罕见的事情。在震惊和惶惑之余，他不假思索地解除了婚约——他在同自己的父亲和同克里斯丁的父亲谈

起这件事情时表面上装得镇定自若，无动于衷。

在走出违背家族规矩和习俗的这一步之后，他又作出了一个在他们家族中闻所未闻的行动：事先没有跟父亲商量就向曼德维克庄园的一个年轻富孀求婚。当他获悉自己得到哈弗丽德夫人垂青时，不禁大为惊讶——她比克里斯丁富裕得多，有名望得多，是吞斯堡的哈康之子图勃男爵的孙女，是阿斯拉克之子费恩骑士的遗孀。她长得很漂亮，体态端庄，雍容华贵。在西蒙看来，在他这个圈子里的女人同她一比，简直全是粗俗不堪的村妇。见鬼！他要让他们瞧瞧，他会娶到一个最好的女人！论财产，论其他任何条件，她都远远超过克里斯丁甘心受其玷污的那个特隆赫姆郡的家伙！至于她是寡妇——那很好，明摆着是这么一回事，那些黄花闺女现在还是让魔鬼自己去相信吧！……

西蒙终于弄明白，人生在世并不那么轻松，那么简单，好象他在兑弗林庄园老家时所想的那样。在那里，样样事情都由父亲作主，老人说了就算数。当然，西蒙在侍卫队里待过，当过一阵子执火炬的侍从，还在父亲的家庭神父那里学了些东西，所以有时候他觉得父亲的某些意见有点过时了。偶尔他还反驳几句，不过是用开玩笑的口吻说的，大家也只不过看作是开玩笑。“啊，西蒙的脑子可真聪明”——父母亲，兄弟姐妹都笑着说，那些兄弟姐妹是从来不同安德列斯大人抬杠的。不过，事情还是照父亲说的那样办。连西蒙自己也认为这样是对的。

而在西蒙娶了艾尔林之女哈弗丽德，住在曼德维克庄园的那些年月中，他越来越了解，生活是多么复杂，多么荒唐，象哥德蒙之子安德列斯大人那样的人过去甚至连做梦都没有见到过。

他怎么也没有想象到，他竟然无法同已经到手的这样一个妻子过上幸福的日子……他眼看美貌的妻子整天在家里走来走

去，一双眼睛是多么温柔，嘴唇闭上时又是多么秀美……他的内心怀着一种说不出的惊讶……西蒙过去没有见到过一个女人在衣着穿戴和珠宝首饰方面会那样优雅大方。可是，在暗夜里，对妻子的厌恶却把他青春的活力全部抵消了——她有病，嘴里老是发出一股臭气，她的抚爱只会使他感到难受。而她的心地又是那样善良。西蒙不禁为自己的想法感到非常羞愧，但在心中却怎么也抑制不住对她的厌恶。

而且，在新婚燕尔之后不久，西蒙便明白：她永远也不会给他生下一个健康活泼的孩子；他也明白，她为此比他更加难过。一想到她的遭遇，西蒙便仿佛感到万箭攒心。他听到过一些传闻：她不会生育，是由于当初嫁给费恩大人后老是被丈夫拳打脚踢，弄得多次流产的缘故。费恩对年轻美貌的妻子猜忌得要命，简直象个疯子。父母亲想把哈弗丽德领回去，但是她认为，无论丈夫怎么样，也得同他住在一起——这是一个基督徒妻子的职责。

既然她没有给西蒙生孩子，那么西蒙就得时时记住，他是住在妻子的庄园里，管理的是妻子的家产。他管理得井井有条，十分经心。然而，这几年来他心里却越来越惦念祖母传下来的世袭领地福尔莫庄园，那是确定在父亲死后由他继承的。到头来，他甚至觉得，他的真正的老家与其说是在莱玛利克地区的兑弗林庄园，倒不如说是在哥德勃兰斯谷地的福尔莫庄园。

人们仍然称他的妻子为哈弗丽德夫人，就跟她的前夫，那位骑士在世时那样。为此，西蒙越发感到自己在曼德维克庄园不过是妻子的一个管家。

有一天，西蒙和妻子一起坐在房间里。一个使女有事到房

间里来了一趟。哈弗丽德望了望她的背影说：

“我倒很想知道……我担心尤丽恩现在怀孕了……”

西蒙坐着，膝盖上搁着一张弩弓，他正在修扳机。他换了枚螺丝，检查一下弹簧装置，便头也不抬地答道：

“是啊。而且怀的是我的孩子。”

妻子什么也没有说。过一会儿西蒙向她看了一眼，她还是坐着缝东西，那样专心致志，就跟他修弩弓一样。

西蒙对刚才说的话很后悔。他痛感自己不应该这样使妻子受委屈，不应该同那个姑娘乱搞，而且也为贸然自认为孩子的父亲而懊丧。实际上，他对这一点毫无把握，因为尤丽恩对任何人都是来者不拒的。何况，他从来没有喜欢过尤丽恩；她长得并不好看，不过嘴皮很灵巧，同她聊天挺有趣。去年冬天，逢到他回家迟的时候，尤丽恩老是等着他。刚才他回答得太匆忙了，因为他料想妻子会哭诉，会抱怨。这种想法很愚蠢，他当然应该知道，哈弗丽德决不会降低身分到这种地步。不过，现在木已成舟，他也不愿意收回自己的话。于是，他只好自认是使女的孩子的父亲，也不管这孩子到底是不是他的。

整整一年哈弗丽德没有提起这件事情。后来，有一次，她问西蒙是不是知道尤丽恩要出嫁，要搬到波尔格去。西蒙当然知道这件事情，连姑娘的嫁妆都是他给办的。

“那么孩子将来住在什么地方？”妻子问。

“在她母亲的父母身边，还象现在那样，”西蒙答道。

这时，哈弗丽德说：

“我看，还是让你的女儿住在这儿，在你的庄园里受教育比较妥当。”

“你是想说在你的庄园里吗？”西蒙问她。

哈弗丽德的脸哆嗦了一下。

“我的丈夫，你很清楚，只要我们俩活着，你在这里，在曼德维克庄园便是当家人，”她说道。

西蒙走到她跟前，把双手按在她的肩膀上。

“哈弗丽德，要是你认为你在这里看到这个孩子不会感到难受，那么我对你的宽宏大量深表感谢！”

西蒙并不喜欢这种安排。他已经看到过孩子几次，小姑娘长得很丑，他看不出她有哪一点象他本人或者象他亲族中的某个人。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难以相信这孩子是他生的。所以，他当时获悉尤丽恩没有取得他的同意就在孩子受洗时沿用他母亲的名字，取名阿尔涅德①，便大发雷霆。不过现在，他听任哈弗丽德去安排。她把小姑娘接到曼德维克庄园，雇了奶妈，亲自照看小家伙的饮食和冷暖。要是她看到孩子在跟前，就把她抱在手里，亲切温存地亲自替她张罗。西蒙对这个小姑娘渐渐看惯了，最后还是喜欢起她来：他本来就喜欢孩子。现在，他甚至觉得小阿尔涅德有点象他自己的父亲。也许，尤丽恩比较聪明，在庄园主人同她发生过关系以后行为一直很检点……要是那样，阿尔涅德便真的是他的女儿了，那么哈弗丽德要他这样安排真是再好也没有了。

他们婚后五年，哈弗丽德给丈夫生了一个足月的孩子——是个男孩。她感到十分幸福，简直容光焕发了。可是，她在产后身体就垮了。过不久，大家都清楚，她是活不长了。尽管这样，她在最后一次恢复片刻知觉时，仍充满着希望。

“西蒙，你看，现在你在曼德维克庄园管理的是我们两人的

① 西蒙的母亲的名字叫安格尔德，阿尔涅德是安格尔德的另一种叫法。

后代的家产，"她对丈夫这样说。

此后，她的体温急剧升高，神志一直没有清醒，所以在临终前没有听到儿子死去的噩耗——孩子是在母亲去世前一天死的。"她在另一个世界上，当然是不会为此伤心的，"西蒙想，"她只会高兴，因为小艾尔林同她在一起！"

西蒙后来回忆起那个夜晚，两具遗体停放在楼上的小房间里，而他站在那块往大海方向延伸的田地边，靠着栅栏。那是在伊万日的前夕，夜里是多么明亮，圆圆的月亮显不出一点光华，倒是海面闪耀着银白色的反光。向岸边涌来的粼粼细波发出隐约的汩汩声。西蒙迷迷糊糊地打了几个盹，不过加起来也不超过一个钟点。他感到从孩子出生那一夜到现在似乎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他是多么疲倦，连痛苦都感觉不出来了。

那时他二十七岁。

夏末，一待遗产处理停当，西蒙便把曼德维克庄园交给哈弗丽德的堂兄弟哈康之子斯蒂格。他自己迁居到兑弗林庄园，并在那里过冬。

老安德列斯大人卧床不起，他患了浮肿病，浑身不是这儿难过，便是那儿疼痛，健康每况愈下。他老是诉苦：到了垂暮之年，他的日子还是不见轻松。他那几个长得漂漂亮亮，本来是前途无量的孩子又很不走运，他们安排的生活并不象他所期待的那样好。西蒙坐在父亲床边，努力想使谈话变得轻松些，有说有笑，就跟往年那样，但是老头儿却埋怨个没完没了。哥尔德娶了萨克谢之女海尔加，那女人神气得要命，简直无法无天。要是没有得到妻子准许，哥尔德在自己的庄园里连打个饱嗝都不敢！而那个图格林又老是哼哼，说是肚子难受——早知

道这个人的身体那样虚弱，半死不活的，便休想让女儿嫁给他。只要丈夫还活着，阿斯丽德就算年轻、有钱，也不会高兴。西格丽德呢，一直荡来荡去，神情沮丧，愁眉不展——完全忘掉了欢笑和歌唱，可怜的孩子！她真不该生孩子，可是西蒙却又偏偏没有孩子！安德列斯大人觉得自己年迈多病，时运不济，便伤心地哭了。做父亲的替哥德蒙说了多少回亲，都被他一口回绝了。老子上了年纪，不顶用了，小子就一点也不听话……

不过，厄运是从西蒙和那个山里的乡下姑娘违背父母之命自行其是那当儿开始的。这要怪劳伦斯不好——他在男子汉中间是个勇士，可是在娘儿们面前却两腿直打颤！姑娘当然会哭哭啼啼，可他马上就软了下来，派人急匆匆地去把那个身穿锦衣纨袴的特隆赫姆郡的浪荡子追回来，而那个人竟连得同未婚妻举行婚礼都等不及。真的，要是劳伦斯在自己家里也表现得象个男子汉，那么他安德列斯·达莱当然也会做出个样子，教训自己的那个毛头小子办事要合乎情理！要是娶上劳伦斯的女儿克里斯丁，想必是会生孩子的……他听说，她每隔十一个月就会生一个胖小子！

"爸爸，这可不大上算，"西蒙笑着说。"以后家产会给分得七零八碎的！"他抱起阿尔涅德，让她坐在膝盖上，小姑娘刚才跺着小脚跑进屋来。

"可是就因为她，你身后的遗产给谁享用都行，也不必花气力去分喽，"安德列斯大人怒气冲冲地说。其实，他还是爱孙女的，不过西蒙的这个孩子是非婚生的，这使他很恼火。"西蒙，你不想续弦了吗？"

"爸爸，总得先让哈弗丽德的尸骨在坟墓里冷一冷吧！"西蒙说道，一边抚弄着孩子的淡黄色头发。"当然，我是要再娶的，

但也不必着急。”

接着，他拿起弩弓和滑雪板，准备到树林去走走——想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他想带着猎狗，踩着雪面上的冰凌，去搜索驼鹿，去射击栖息在树顶上的乌鸡，到属于兑弗林庄园的守林人小屋里过夜，去享受一番悠然独处的乐趣。

突然，传来一阵滑雪板压在冰凌上发出的吱嘎声，几条猎狗一跃而起，门外有几条狗也应声吠叫起来。西蒙开门向外一望，只见满天澄碧，月光如水，哥尔德迎面进来。他体格魁梧，身材匀称，长得相貌堂堂，可就是不爱说话。现在，从外表上看，他似乎比西蒙要年轻，因为西蒙一向见胖，而在曼德维克庄园过了那些年以后更是大为发福了。

弟兄俩坐着，把装着食品的背囊放在跟前，边吃边喝，还不时瞧着炉中的火焰。

“你大概知道吧，”哥尔德说，“图格林想在父亲去世后大闹一场……他已经把哥德蒙拉到自己一边去了。还有海尔加。他们要克扣分给西格丽德妹妹的遗产份额……”

“这我已经知道了。不过，西格丽德会拿到属于她的遗产份额的。哥哥，我同你当然会竭力这样做！”

“当然。但要是父亲能在去世之前亲自把这一切安排妥当，那就更好一点，”哥尔德谈了自己的想法。

“不行，还是让父亲在去世前过几天安稳日子吧！”西蒙说道。“难道我和你就不能保护自己妹妹的利益？他们不能只是因为她遭到了这样的不幸，就想去盘剥她！……”

安德列斯·达莱骑士的继承者们就这样相互怀着痛苦的恶感各奔东西。西蒙离家时，只有哥尔德一个人同他告别——他

知道，现在哥尔德同妻子相处日子是不会太平的。西格丽德由西蒙带到了福尔莫庄园——她在那里替西蒙料理家务，西蒙则帮她照管地产。

在他骑马进入院子的那一天，天色是灰沉沉的，周围的积雪正在融化，洛根河边的赤杨树林已经开满棕褐色的花了。西蒙抱着阿尔涅德，刚想走进房门，西格丽德突然问道：

"西蒙，你干吗在笑？"

"我在笑吗？……"

他想：以往，他总是期待有朝一日……会在祖母的庄园里安家落户……可是，今天的情景同他以往的期待是多么不相象啊……一个被人引诱过的妹妹，一个非婚生的孩子——这就是现在属于他的亲人；……

在第一年夏天，西蒙难得同约栾寨庄园里的人见面，他总是竭力避开他们。

可是，在秋季的马利亚日之后的一个星期天，他在礼拜堂里刚好同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并排站在一起，所以一待艾利克神父宣告："让人人得到安宁！"他们便不得不相互亲吻。西蒙的脸颊上感觉到这位年老邻居干燥的薄嘴唇的接触，听到那个人在默念祈求安宁的祷词，便感到异样的激动。他心里明白，劳伦斯的这几句话不光是简单地遵守教会的习俗，而是想表达某种更深切的心意。

祈祷仪式一结束，西蒙就匆匆离开了，可是在系马桩前又碰到了劳伦斯，劳伦斯邀请他到约栾寨去叙叙。西蒙回答说，他的女儿病了，现在只有他的妹妹陪着。于是，劳伦斯说了些祝愿孩子早日恢复健康的话，便同西蒙握手告别。

几天以后，在他们福尔莫庄园里忙得不可开交：要赶收还未脱粒的谷子，因为天气看来靠不住。到傍晚，大部分谷子已经搬运到屋檐下面，这时突然下起了一场阵雨。西蒙刚冒着滂沱大雨跑过院子，一片阳光已经透过乌云，金晃晃地洒在他身后的住房和陡坡上了——这时，他看见一个陌生小姑娘站在正房门前，她淋着雨，也给阳光照着。在她身边的是西蒙最心爱的一条狗——它猛地挣脱身子向他扑来，系在颈圈上的一根线织的女式腰带给拖在后面。

西蒙推想这小姑娘是个贵族家的小姐：虽说她没有穿斗篷，光着头，可是她那象葡萄酒般红色的连衫裙是用买来的料子裁制的，绣着花，胸口还有镀金的扣环。一大绺弯弯曲曲的鬈发给雨一淋，颜色变深了，她便用一根丝带扎住，不让它们垂在额上。小姑娘有着表情丰富的脸蛋，开阔的前额，尖尖的下巴。一双大眼睛炯炯发亮，两颊浮着红晕，好象刚刚奔跑了一阵似的。

西蒙终于猜到这个小姑娘是谁，他向她问好，还叫出了她的名字——兰波尔。

“是什么风把你吹来，光临寒舍的？”

“是这条狗把我带来的，”她说罢跟着西蒙走进屋里躲雨。这条狗老爱往约栾寨跑，已经习以为常，现在她把它送回来。她知道这是西蒙的狗，因为她曾经看到，当他骑马外出时，这条狗就跟在后面。

西蒙微微责备了小姑娘几句，说她不该单身一人跑出来，还说他要吩咐备马，亲自把她送回家去。不过，她先得吃一点东西。兰波尔马上跑到阿尔涅德的病床前。不一会儿，不管是小女孩，还是西格丽德都喜欢起客人来了，因为兰波尔又活泼，又伶俐。“她不象她的姐姐，”西蒙心里想。

西蒙骑着马把兰波尔送到庄园的大门口，正想转身回去，恰好碰到劳伦斯。劳伦斯刚才得知在莱加桥庄园的小伙伴那儿没有找到兰波尔，便急坏了，赶忙召集家里的人，要四出寻找。现在，西蒙便只好留下来作客。不过，一待他应邀到楼上坐下时，一切窘迫的感觉都消失了。稍过片刻，他同拉根弗丽德和劳伦斯谈得很融洽。他们喝着啤酒，久久地坐着。看到天气不可能转好，西蒙便同意留在这里过夜。

楼上有两张床。拉根弗丽德替客人把一张床铺得整整齐齐，但这时产生了一个问题：兰波尔睡在哪里——同父母亲睡在一起，还是睡到另外的屋子里去？

“不，我要睡在自己的床上，”小姑娘说。“西蒙，难道我不可以同你一起睡吗？”她问道。

父亲说，让客人同小孩子一起睡，挺不方便，可是兰波尔还在纠缠——她要同西蒙一起睡！最后，劳伦斯严厉地说，她已经那么大了，同男人家睡一张床不合适。

“不，父亲！我还小哩，”她固执己见。“西蒙，难道我已经有那么大了吗？”

“你还太小，”西蒙笑道。“要是再过五年让我跟你一起睡，那时我大概不会说‘不’的！不过，那时你当然已经有丈夫了。是的，我的小兰波尔！”

显然，劳伦斯不喜欢这句戏言。他硬声硬气地训斥小姑娘，要她别开口，快走开，睡到妈妈的床上去。可是，兰波尔又喊道：

“那么，西蒙·达莱，你已经向我求过亲罗。我父亲也听到的。”

“好吧，好吧，”西蒙笑着回答，“不过，兰波尔，我担心他

会拒绝我的！”

从那天以后，福尔莫庄园的主人和约栾寨庄园一家人开始频繁来往起来。兰波尔一有机会就到毗邻的庄园去，同阿尔涅德一起玩，好象小家伙是她的布娃娃似的。她还跟着西格丽德走来走去，帮着料理家务。当大家聚集在房间里的时候，她总是坐在西蒙的膝盖上。西蒙也习惯于同这个小姑娘闹着玩，娇纵她，就象当初她和乌耳希德是他的姨妹时那样。

西蒙在谷地里住了两年，刻留克庄园的主人海尔斯坦之子盖尔蒙来向西格丽德求婚。刻留克那一家是个有着古老家世的殷实农户。他们自己有地产，不必租田。尽管家里有人在王家侍卫队供职，但在本乡本土之外没有什么名望。虽然这样，但这对西格丽德来说已经是一桩再好不过的婚事了，她自己很乐意嫁给盖尔蒙。几位兄长也表示同意。于是，西蒙便在自己的庄园里替妹妹举办婚礼。

婚礼前不久的一个晚上，当家里乱成一团，大家忙着准备新婚酒宴时，西蒙说了句笑话，说他简直不知道西格丽德走后家里的事情该怎么办。这时，兰波尔接口说：

“西蒙，你将就着对付两年吧。女孩子到十四岁便可以出嫁，那时你就能把我娶来了。”

“不，我不要你，”西蒙笑着说。“我可不指望能制服象你这样一个任性的姑娘。”

“我父亲说过，表面不吭声，会动鬼脑筋！我是吵吵嚷嚷，任性惯了。可我的姐姐却是多么温顺，不声不响。西蒙，现在你把克里斯丁忘了吗？”

西蒙突然从长凳上一跃而起，把小姑娘抱在怀里，让她坐

在自己的肩头，重重地吻了一下她的脖子，弄得她的皮肤上留着一个红红的印记。他对自己的举动大吃一惊，自己也难以置信，便连忙放开兰波尔，一把抓起阿尔涅德，也是那样地紧抱，摇晃，想以此来掩饰自己的窘态。然后，他又同两个小姑娘——一个是少女，一个是小女孩——追着嬉闹起来。她们俩在桌子和长凳上跳上蹦下，想逃开他。最后，他让她们坐在靠门口的一根横木上，自己便跑出门外去了。

……在约栾寨庄园，当着他的面几乎是从来不提起克里斯丁的名字的。

劳伦斯之女兰波尔长大了，出落得越发漂亮。左邻右舍一直在议论她会嫁给谁。有一段时间，人们提到住在瓦尔迪斯谷地①的耶斯林家族的哈康之子艾恩里德。他们还是不出五服的亲戚，不过劳伦斯和哈康都是财主，他们有足够的钱设法送信给住在瓦尔兰②的教皇，以便获准完婚。耶斯林的先辈曾经替斯库累公爵效力，为此哈康老王剥夺了他们在沃格的领地，把它赐给西哥尔德·艾耳迦伦，从此两家便讼争不休。小伊瓦尔·耶斯林结婚后，用交换地产的方式重新得了顺德村庄园，但这件事情带来了无休止的纠纷③。劳伦斯自己也觉得好笑：他为他的妻子所争到的那块地产还不及打官司写状纸所用掉的小牛皮和封蜡值钱，更不去说种种麻烦和来往奔波所耗费的精力

① 哥德勃兰斯谷地西边的一个谷地。

② 古代挪威人对拉丁民族国家的称呼。这里指法国：当时教皇住在亚维尼翁。

③ 小伊瓦尔·耶斯林有两个女儿，长女哥德栾嫁给西哥尔德·艾耳迦伦的后裔埃尔伦·艾耳迦伦，次女拉根弗丽德嫁给劳伦斯。两连襟为分遗产而发生纠纷。

了。但他一结婚后就着手张罗这件事情，所以只好把它办到底。现在要是兰波尔的婚事成功，便可以使这场官司了结。

然而，艾恩里德·耶斯林娶了另外一个姑娘，约栾寨庄园的那一家人似乎也并不为此而发愁。他们去吃了喜酒，兰波尔回家后还得意洋洋地告诉别人，整整有四个男人同劳伦斯谈起她，或是自己求婚，或是为自己的亲戚提亲。劳伦斯回答他们说，在女儿还没有长大，她自己还不能对婚事发表意见以前，他不会作出任何决定。

所以，直至兰波尔年满十四岁的那年春天，事情一直没有进展。有一天晚上，她在福尔莫庄园，同西蒙一起顺便走到牛栏去看看刚生的小牛犊。牛犊的全身都是白色的，带着一个棕色的斑点。兰波尔觉得，这个斑点的形状活象一座礼拜堂的轮廓。西蒙坐在牲口槽边，小姑娘将臂肘支在他的膝盖上，他拉着兰波尔的发辫。

"兰波尔，这预示你过不久就要到礼拜堂里去做新娘了！"

"是啊！因为你知道，到那一天你来向我求亲，我父亲是不会拒绝的，"她说道。"我现在已经是大人了——今年夏天完全可以出嫁。"

西蒙有点不好意思，不过还是装出笑脸。

"你又跟过去那样胡说八道啦！"

"你很明白，这不是胡说八道，"小姑娘说，一边抬起头来用一双大眼睛紧盯住他。"我早已知道，我最希望的是住到你这里，住到福尔莫庄园来。要是你不想娶我，那么你这几年中干吗一次一次地吻我，让我坐在你的膝上？"

"我的兰波尔，我当然是乐意娶你的。可我从来没想过能配得上象你这样一位迷人的妙龄姑娘。我比你大十七岁……你当

然没有考虑过，将来，你自己还在花信年华，你的丈夫却已经变成一个双眼半瞎，大腹便便的老头了。”

“你看，现在我也正当花信年华，”她满面春风地说。“而你还不怎么老呢，西蒙！”

“而且我长得挺难看——过不了多久你就会讨厌我，不愿吻我的！”

“你没有理由这样想，”她答道，一边高兴地笑着，一边把自己的嘴唇向西蒙凑上去。可是西蒙没有吻她。

“我亲爱的，我可不能利用你的天真不懂事。劳伦斯打算在今年夏天把你带到南方去。要是你在回家之前不改变主意，那么我就为获得没有料想到的幸福而感谢主和圣母……不过，我不想束缚你，我的美丽的姑娘。”

当天晚上，他牵着狗，带着弓箭和镖枪出发进山去。高原上还是白雪皑皑。西蒙走到自己的牧场，踏上滑雪板，在野猪岭南面的小湖边扎下营帐，在那里打了整整一个星期的鹿。不过，在回谷地的那天晚上，他的心头又惶恐不安起来。从兰波尔的性格来看，她还是会把事情讲给她父亲听的。西蒙在下山经过约栾寨的牧场时，见到那边屋顶上空轻烟袅袅，火星飞舞，便想：现在劳伦斯本人可能就在那里，所以便转身向小屋走去。

他原以为，根据劳伦斯接待他的态度马上可以确定他的猜测是否正确。但结果并不这样！他们俩坐了好一会儿，谈到去年夏季的坏天气，谈到今年什么时候可以把牲口赶到山里去放牧，谈到打猎，也谈到劳伦斯新添置的猎鹰，那头猛禽正扑打着翅膀停在地板上，眼盯住在铁叉上熏烤的鸟肉。劳伦斯来的目的是想看看坐落在伊耳曼谷地牧马场上的那间窝棚——有个当

地居民白天路过那儿，回来说，窝棚似乎已经倒塌。大半个晚上就在闲谈中过去了。最后，西蒙鼓起勇气说：

"我同兰波尔有一天晚上商量过一件事情，不知她有没有跟你讲起。"

劳伦斯慢吞吞地说：

"西蒙，我想，你应该首先同我谈谈……你是可以料想会得到什么答复的……是的，是的……现在你跟姑娘先谈了，我也能理解……对我来说，这没有什么区别……我很高兴能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一个好人。"

"这样就用不着再多讲了，"西蒙想。不过总有点奇怪——他坐在这儿，从没有想到要同某个清白的姑娘或者妇人亲近，而现在他的人格却责成他要同一个他宁肯不娶的姑娘成亲！不过他还是作了一次试探：

"不过，劳伦斯，我并没有背着你引诱你的女儿……我想，我的年岁太大了。在同兰波尔说说笑笑时，我总以为她把这当作以往就存在着的兄妹之间的感情罢了。要是你嫌我同她年龄相差太大，这种意见不会使我见怪，也不会损害我们之间的友谊。"

"西蒙，我难得碰到一个比你更使我乐意称为子婿的人，"劳伦斯说。"我自己很高兴让兰波尔嫁给你。不过，你也知道，当我一旦不在人世的时候，谁是她的主婚人！"他在两人交谈中第一次隐约地提到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虽说我那一个女婿看来在许多方面比我同他初次相识时留下的印象要好一点，但他在替年轻姑娘办喜事时能否做到得体尽礼，那我可没有把握。当然，我从兰波尔的意思来看，她自己是同意这门亲事的。"

"她现在是这样想的，"西蒙说。"不过，要知道前不久她还

是个孩子呢！所以，要是你觉得应该把婚事推迟一段时间，我不打算催促，也不坚持……”

“至于我，”劳伦斯微微皱起眉头说。“我并不想把女儿硬塞给你……你可以确信这一点。”

“你可以相信，”西蒙急忙说道，“在全挪威没有一个姑娘比兰波尔更合乎我的心愿，使我高高兴兴地去迎娶。劳伦斯，你可明白，娶到这样一个年轻美貌，出身于名门的好姑娘，我是感到太幸福了。有你做岳父我也感到幸福！”他有点羞涩地补充说。

劳伦斯不好意思地笑了。

“那么，你可知道，我对你的想法是怎样的呢？你一定会厚待我的孩子，一定会把她所得的遗产处置得合情合理。以后，不管是孩子的母亲，还是我，都不会对这门亲事感到懊悔……”

“这我可以起誓——在主和所有圣徒面前起誓！”西蒙说。

于是他们俩相互伸出手。西蒙回想起上次他同劳伦斯为类似的事情击掌为信的情景。他的心口一阵揪紧，在隐隐发痛。

不过，对他来说，兰波尔确实是个出乎望外的好媳妇。劳伦斯一过世，遗产只归两个女儿平分。而西蒙即将成为其子婿的那个人，素来是他所敬爱的，胜过他所认识的任何人……兰波尔又是那样年轻，温柔，健康……

应该是象个成年人一般有理智地行事了。要是他老是坐着胡思乱想，希望在人家做姑娘时没有娶到的那个人……在别人享有她的青春之后……一旦成为寡妇，还可以再娶她……让她随身拖来近十个前夫的儿子……那可不行，那时他真要被哥哥和弟弟宣布他不懂人事，而剥夺他当家的权利了。何况，埃尔伦不

是短命之辈，他象块山里的石头……那样的好汉总是长寿的……

是啊，就是说他们现在要以连襟相称了。自从那天晚上在奥斯陆的一幢房子里相遇之后，他们一直没有见过面。是啊！回忆这件事情对那个人来说恐怕要比西蒙自己更加不舒服吧。

他将成为兰波尔的好丈夫——决不做欺骗她的事情。尽管说实在的，她那么小就使他堕入情网……

"你笑些什么？"劳伦斯问道。

"我在笑吗？我在考虑一个问题……"

"西蒙，你就说说，是什么问题……让我也同你一起笑笑。"

安德列斯之子西蒙那双敏锐的小眼睛紧瞅着对方。

"我想的是……那些女人。我真想知道，世界上有没有一个女人会尊重男人的忠诚和法律……就象我们男人之间那样，要是她自己或者她亲近的人违反这种忠诚和法律可以得到好处的话。就拿哈弗丽德，我的前妻来说……劳伦斯，以前我跟谁都没有谈起过这件事情，今后也不会对别人谈。哈弗丽德是个心地善良，笃信宗教，为人正直的女子，象她那样的人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我曾经对你说过，她是怎样对待阿尔涅德出生这件事情的。但在那一次，当我们获悉西格丽德的遭遇之后……她便希望我把我的妹妹藏起来，由她自己装作有了身孕，把西格丽德的孩子算作是她自己生的。这样，我们便有了继承人，对孩子固然有好处，西格丽德住在我们那里，也不会同孩子分开。我觉得，她甚至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对她自己的亲族是一种欺骗……"

劳伦斯沉吟片刻后说：

"这样你也可以保有曼德维克庄园了……"

“是啊，”西蒙苦笑着说。“许多人根据法律待在他们自认为是父辈遗产的土地上，而我根据的也可能是这个法律。既然在这种事情上我们只能指望女人不会弄虚作假……”

劳伦斯把小帽子套在老鹰头上，让它停在他的手臂上。

“这些话出自一个准备结婚的人的口中，倒是挺奇怪的，”他低声说。

“至于对你的女儿，那谁也没有这样想，”西蒙答道。

“甚至对克里斯丁也没有这样想吗？”他低声问。

“是的！”西蒙非常肯定地说。“尽管她的行为有负于我，但我从没有发现她讲假话。她老老实实、开诚布公地说，她遇到了另外一个人，爱上了他，甚于爱我。”

“那么你那样轻易地同她解除婚约，”劳伦斯仍旧低声问，“是不是因为……听到有关她的……种种流言蜚语？”

“不！”西蒙仍旧非常肯定地说。“我没有听到任何有关克里斯丁的流言蜚语。”

结果讲定，今年夏季订婚，而婚礼则要在明年复活节之后，在兰波尔年满十五岁时举行。

克里斯丁自从出嫁离家之后一直没有回去探望过——一眨眼已过了八个冬天。现在她回来时带着大队人马——有丈夫，玛格丽特，五个儿子，许多奶妈、使女、仆人，还有好几匹马，载着供旅途中使用的物品。劳伦斯骑马出去迎接客人——他们在多孚尔高原上相遇了。虽说克里斯丁已经不象少女时代那样爱哭，但当她见到父亲走近时，两眼仍禁不住充满了泪水。她勒住马，跨下鞍子，向父亲奔去。到了坐骑跟前，她抓住父亲

的手温柔地吻了一吻。劳伦斯立即跳下马背，把女儿搂在怀里。然后，他握了握埃尔伦的手——埃尔伦也跟大家一样，下马徒步走过来，向岳父恭恭敬敬地鞠了一躬。

第二天，西蒙到约栾寨庄园来欢迎新亲戚。兄长哥尔德和妹夫刻留克庄园的盖尔蒙陪他一起来，不过他们的妻子还是留在福尔莫庄园。西蒙想在自己的庄园里举行婚礼，所以女人们在那里非常忙碌。

西蒙和埃尔伦在见面时寒暄了几句，显得挺自然，挺大方。西蒙克制着自己，埃尔伦却谈笑风生，这倒使西蒙纳闷起来：这个人大概忘了，他们上一次是在什么地方见面的！然后，西蒙向克里斯丁伸出手来。这时，两人都有点拘束，目光一接触就避开了。

克里斯丁觉得西蒙见老了好多。他在年轻时相貌挺英俊，虽说在那时已经显得太胖，脖子嫌短。虽说他那双铁灰色的眼睛在浮肿的眼皮底下看来似乎太小，嘴巴也太小，而两颊和下巴上的酒窝又过大，同他那张充满稚气的圆脸庞不相称。但是，那时他的肤色却光洁鲜艳，前额白净开阔，盖着一头漂亮的深褐色的鬈发……他的头发现在仍是拳曲的，仍是深褐色的，仍是那样浓密，但是整个脸却给晒得红里带黑，眼睛下面有了皱纹，腮帮和双下巴的皮肤松垂着。他的身体也不大灵活了——已经鼓起一个大肚子。现在，他再也不象那个肯费劲地倚在床沿上同未婚妻情话绵绵的青年人了。克里斯丁不由得替年轻的小妹妹惋惜起来。她正处在妙龄之年，楚楚动人，现在为了出嫁就象孩子那样地高兴！第一天，她就给克里斯丁看那几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陪嫁的东西和西蒙送来的彩礼。她还告诉姐姐从西格丽德那儿听来的一个消息，好象在福尔莫庄园的新房

里放着一个镀金的小盒子，里面放着十二块贵重的头巾，她在新婚后的第一个早晨便可以从丈夫手里得到这些东西。可怜的小宝贝！她还不明白结婚是怎么一回事呢！克里斯丁也为自己这样不了解小妹妹而感到忧伤——兰波尔到侯萨村去过两次，可是她住在那儿总是闷闷不乐，表情冷淡：无论是埃尔伦，还是跟她同岁的玛格丽特都不讨她喜欢。

西蒙本来料想，甚至还期待克里斯丁会变老，因为她生了那么多孩子。可是，她还是那样年轻、健康，身材还是那样挺拔，苗条，步伐还是那样优雅，只是她的脚步现在走得稍微重了一点。当她置身在五个漂亮的小儿子中间时，她是最漂亮的母亲。

她身穿一件用家中自己织的棕褐色毛料缝制的连衫裙，上面织出一个个深蓝色的鸟形图案——西蒙不禁回想起当初克里斯丁织这块布时，他用臂肘支着织布机站在旁边的情景。

大家在楼上房间的桌子边就座，一时出现了忙乱。斯库累和伊瓦尔哭叫起来，他们要坐到母亲和同他们已经混熟了的奶妈中间。劳伦斯认为，兰波尔不应该坐在使女和外甥的下座，所以他叫女儿坐在主人的席位上，挨在自己身旁，因为她过不久就要离开自己的老家了。

从侯萨村来的那些小家伙一直坐立不安，看来他们还不懂席面上的规矩。离吃完饭还有不少时间，忽然从桌子底下钻出一个浅黄色头发的小男孩。他站到坐在长凳上的西蒙的膝盖前。

"我的西蒙姨夫，能不能把挂在你腰带上的这个奇怪的盒子拿给我看看？"他说道。小孩讲得慢条斯理，煞有介事。他对那个装着匙子和两把小刀的镶银大盒子发生了兴趣。

“行，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姨夫，我叫埃尔伦之子盖乌提！”他把手里的一块猪肉老实不客气地搁到西蒙的膝盖上，也不管西蒙穿的是佛兰芒①银灰呢套装，从盒子里抽出一把刀子仔细察看起来。然后，他把西蒙正在吃饭用的那把刀子和匙子拿走，摆在一起，想看看它们放在盒子里会是什么样子。他做这一切十分认真，弄得手指头和脸上涂满了油腻。西蒙笑吟吟地看着那张漂亮而又一本正经的小脸蛋。

不久，两个大孩子也闯到男宾坐的长凳旁边，一对孪生子溜到桌子底下，在客人们的脚跟前打闹起来。一会儿从桌子底下钻出来，跑到躺在炉子旁边的猎狗那儿，一会儿又钻到桌子底下。再不管他们，大人就无法用餐了。尽管父母亲一次又一次地呵责孩子，要他们老老实实地坐好，不许出声，可是他们根本不加理会。而且，父母亲看着他们老是哈哈大笑，对他们的胡闹似乎并不介意——甚至当劳伦斯气呼呼地吩咐一个仆人把狗牵到楼下去，说“不这样做简直连自己说话都听不出来”时，情况还是不见好转。

侯萨村的一家人将在楼上房间里安歇，所以饭后，在给男人们端来各种饮料时，克里斯丁同她的使女便把孩子们带领到一角去，给他们脱衣服。孩子们在吃饭时弄得全身都是汤水，母亲想给他们洗一洗。可是几个小的不肯洗澡，大孩子又在泼水玩耍。五个小家伙在房间里奔来奔去，女人们边追着，边给他们把衣服一件件地脱下来。最后，他们爬到一张床上，开始在那儿打打闹闹，踢来踢去，又是大笑，又是尖叫，把枕头、床

---

① 比利时的一个民族。此处指佛兰芒人纺织的呢子。

罩、被单一会儿扯到东，一会儿扯到西，弄得灰尘飞扬，满屋都是干草屑。克里斯丁哈哈笑着，满不在乎地说："孩子们在陌生地方过夜，所以才这样兴奋。"

兰波尔走出房间给未婚夫送行，她要趁着春天的夜色同他一起在篱笆之间的路上散一会步。哥尔德和盖尔蒙骑着马走在前面，西蒙停下脚步跟未婚妻话别。他已经把一只脚踏上马镫了，可是突然又向姑娘转过身去，把她抱在怀里，把她娇弱的身躯搂得紧紧的，兰波尔不禁低声呻吟起来，但心头却充满着幸福。

"我的兰波尔，愿主赐福给你，你是多么可爱，多么美丽……太可爱了，太美丽了，我真不敢同你相配！"他贴着她那蓬乱的鬈发嘟嘟哝哝地说。

当他骑着马在朦胧的月光中离去时，兰波尔站着，久久地望着他的背影。然后，她揉了揉自己的肩膀——西蒙把她抱得那么紧，连手都给压疼了。她陶醉在欢乐之中，心里想：离她嫁给他的日子只剩三个昼夜啦！……

劳伦斯站在孩子们的床前，看女儿安排小家伙一个个地躺下睡觉。年长的三个已是大孩子了，长得瘦溜溜的，手臂和腿很细，但很匀称，两个小的却还是圆滚滚的，肤色白里透红，身上胖得都是皱襞，四肢的每个弯处都有一个小凹窝。他看到这些孩子在睡梦中均匀地呼吸，看到这一张张红扑扑的脸蛋和给汗水浸湿的蓬松头发，心里着实高兴。这几个外孙长得又漂亮又健康——可是又这样没有教养，他简直见所未见。幸好今天西蒙的妹妹和嫂子没有来！不过，当然用不到他来议论孩子的教养……劳伦斯轻轻地叹了口气，在孩子们的头上画了个十

字。

就这样，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同劳伦斯之女兰波尔举行了婚礼，喜事办得又隆重，又热闹。新郎和新娘笑容满面。许多人觉得，兰波尔在举行婚礼那天比当初她姐姐结婚时更加漂亮——她虽没有克里斯丁那种惊人的魅力，可是比克里斯丁更快乐，更温柔。大家看到新娘那双晶莹澄澈的眼睛，都确信，她今天戴上耶斯林家族的黄金的婚礼花冠是当之无愧的。

第二天早晨客人们前来探望新婚夫妇。兰波尔已经梳好头，用发针别住头发，高兴而又自豪地坐在新床前的圈椅上。大家一边笑着说俏皮话，一边看西蒙替年轻的妻子戴上头巾。当兰波尔头戴白色头巾，两颊通红地从座位上站起来，挺直身子，向丈夫伸出手去时，一阵阵欢呼声和兵器敲击声把墙壁都震动了。

同一个地区的名门望族的儿女缔结婚约，不是常有的事情——因为仔细查一查族谱，经常会发现他们有比较接近的亲缘。所以，大家都把这次婚礼看作盛大的欢乐的节日。

6

克里斯丁一到约栾寨庄园，就发现原先放在房顶脊檩上作为装饰物的木雕人头全给取走了。现在，那里钉上许多雕着树叶和鸟儿的尖顶，新的阁子上还装起一只镀金的风向标。在生着炉子的旧房间里，主人坐的席位两旁原先的木柱也换上新的了。原先的两根柱子上雕着两个男人，样子当然相当难看，不过自从房子建成之日起便一直站在那里，逢年过节，人们就在

他们身上涂油，浇酒。在新的柱子上，父亲也雕着两个男人，手持盾牌，头戴刻有十字的头盔。那不是圣奥拉甫本人——父亲说，因为他觉得，要是让每个人家里都放上圣徒像，而目的不过是为了在圣徒像面前念念祷词，那是不成体统的，——说实在的，柱子上雕的似乎是圣奥拉甫的两个卫兵。所有旧的雕像都给劳伦斯亲自劈成碎块，放在火里烧掉了。仆人们是不敢这样干的。他们好容易才获准在节日前把食物送到约栾墓的那块大石头上——劳伦斯最后还是认为，自从人们在这个庄园住下时起，那位长眠于墓下的死者一直是受人祭祀的，现在剥夺他的祭品似乎不大好。他在基督教传入挪威之前很久就死了，所以他信奉异教不能怪罪于他！

人们并不喜欢劳伦斯的这些玩意儿。既然他出钱到别处去买个守护神来，那对他总是有好处的。那个守护神看来还挺灵验，因为劳伦斯在农事上始终一帆风顺。不过，一旦这里的庄园换了主人，而他并不怎么虔诚，对一切宗教活动又并不怎么慷慨，那个守护神会不会报复呢？——这还是一个问题。小人物按老规矩献给原先那些神祇的贡品的代价，比起站在同他们敌对的一边，完全投靠神父所花的代价要小得多。

何况，目前还不清楚，一旦艾利克神父去世，约栾寨庄园同神父的庄园之间的友好关系会不会起变化。神父现在年迈体衰，不得不找个助手。起先，他同主教谈起，想叫他的孙子宾坦来帮忙，可是劳伦斯却向主教——他多年的老朋友——表示反对。

人们认为他这样做不大妥当。尽管那个年轻的神父在那天晚上确实对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有点纠缠不清，说不定还使小姑娘受了点惊吓——然而，谁知道是不是她自己叫小伙子那样

胡来的呢？因为后来证明，克里斯丁并不象表面看来的那样老实。只是劳伦斯一味偏信女儿，简直要把她捧在手里，当作宝贝似的！

所以，有一段时间，艾利克神父和劳伦斯之间的关系冷了下来。可是，后来来了个苏耳蒙神父，一跑来就同教区神父艾利克为了那块不知是属于礼拜堂经营的，还是属于艾利克私人所有的田地闹纠纷。在全教区的居民中，要数劳伦斯对历年的土地交易最了解，他的作证决定了争执的结局。从此，他同苏耳蒙神父一直不和，但是艾利克神父和老助祭埃乌顿现在却几乎是长住在约柰寨庄园了，因为他们天天跑来，同劳伦斯一起坐着聊天，抱怨新来的神父对他们如何如何的不公，使他们如何如何的讨厌，而庄园里招待他们就象是招待两位主教。

关于这件事情，克里斯丁过去曾经从住在顺德村的特隆德之子博加尔那儿听到过一些；博加尔的妻子的老家就在特隆赫姆郡，所以他曾多次到侯萨村来作客。特隆德·耶斯林在几年前就去世了。没有人对他的死感到特别悲痛，因为他在古老的家族中多半象个不肖之子——又贪婪，又固执，又多病。只有劳伦斯一个人同特隆德合得来，因为他可怜这个小舅子，更可怜他的妻子哥丽德。现在，这一对夫妻都已不在人世，四个儿子一起住在父亲的庄园里。他们很能干，很勇敢，长得挺英俊，所以人们认为家境有了转机。他们同住在约柰寨庄园的姑夫相处得挺和睦——劳伦斯每年都要上顺德村走两次，同年轻人一起在西部山区打猎。不过，博加尔说，劳伦斯和拉根弗丽德现在这样笃信宗教，这样忏悔祷告，自我折磨，简直有点反常。“你的父亲在斋期里喝水倒仍是那样有豪兴，可是一看到别人拿着一勺啤酒，他说话便不象过去那样好声好气了，”博加尔讲。谁也

弄不明白是什么原因——总不能推想劳伦斯需要赎什么不可告人的罪吧。大家都知道，在亚当的子孙中确实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恪守基督教的戒律——除非是圣徒！

克里斯丁在内心深处不禁模模糊糊地猜测起来，为什么她的父亲这样热忱地想去接近主。但是，她不敢顺着这条思路想下去。

她也不愿承认发现父亲变了样。这不是说他已经衰老：他的腰板还是那样硬朗，举止还是那样优雅、潇洒。头发虽白，但并不显眼，因为劳伦斯的头发本来就是浅色的。不过……父亲在她的脑海中的印象一直是一个俊俏英武的年轻人……他的脸庞是椭圆形的，不大开阔，但是双颊胖胖的，使人看来觉得很健康，给太阳晒黑的皮肤上泛出一片红晕，双唇鲜红，很丰满，嘴角很深。而现在，他那肌肉发达的身躯变得干瘦了，只剩下青筋和骨骼，脸是棕褐色的，双颊瘦削，两边嘴角堆着肉疙瘩。是啊，他现在可不是年轻人了，尽管从另一角度看，他还不算老。

劳伦斯一向为人平和，处事审慎，而且好沉思默想。克里斯丁知道他自幼便对遵守基督教戒律特别热心，他喜欢到礼拜堂里去做礼拜，喜欢用罗马人的语言作祷告，把礼拜堂当作能获得最大愉快的地方。但是，大家都感到，在这个性格温和的人的心灵之海中却有一种勇敢的精神，一种对生活乐趣的企望在悄悄地掀起汹涌的波澜。可是现在，这海似乎已经退潮，把他心灵中的东西也卷走了。

克里斯丁从回家以后只看到他喝醉过一次——那是在福尔莫庄园举行婚礼的一个晚上。他脚步踉跄，艰难地转动着舌头，但是并不怎么高兴。她从童年时代起就记得，父亲在欢度节日

或者出外作客的宴会上一听到开玩笑的话便会拍着大腿，哈哈大笑，还会向所有身强力壮的男子汉提议赛一赛拔河或者角斗，还会骑马，跳舞。要是他站立不稳，那他本人比别人笑得更起劲；他还会慷慨地分赠礼物，滔滔不绝地向所有的人表示祝愿和友情。克里斯丁明白，她父亲在辛勤劳作、严格守斋，以及同把他视为良友和支柱的家人们一起度过的宁静生活的间隙中，是需要酣饮和沉醉一番的。

她还感到，她的丈夫是从来不需要这样开怀畅饮的，因为他难得克制自己，即使在头脑完全清醒的时候，也总是想到什么就干什么，不去深思做得对不对，也不去深思什么才是公认的好习惯，怎样的行为才算合乎理智。埃尔伦在饮烈性酒方面倒是个最有节制的人，这只有克里斯丁知道——他饮酒只是为了解渴，或者应酬，从来不把它当一回事。

现在，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拿起一杯好酒，却没有以往的那种兴致。他再也不需要趁着醉意来倾吐心曲。他从没有想到要借酒浇愁，现在也没有这样想，因为他认为坐上筵席就得高高兴兴。

劳伦斯经常找另外的场所来倾吐自己的痛苦和忧愁。在女儿的记忆中始终留着一个半已遗忘的模模糊糊的形象：父亲在礼拜堂失火那天夜里的举止。他站在被他抢救出来的耶稣受难像下面，扶着十字架，自己也靠在十字架上。克里斯丁不敢再想下去，但也猜到了几分：父亲心中充满了对她的前途的担忧，对她的孩子和那个为她所选中的人的前途的担忧，以及感到他自己在这件事情上无能为力的痛苦——正是这些心事在某种程度上使劳伦斯变了样。

克里斯丁意识到这一点，良心上感到极度的不安。由于去

年冬天纷繁的家务，也由于她轻率地容忍了埃尔伦那样不顾前后的生活方式，她回娘家时已经疲惫不堪。她知道，她的丈夫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浪荡子，他没有能耐管理自己的家产——这些家产在他的手下不知不觉地日见减少。虽说克里斯丁在有些事情上还能够促使埃尔伦听听她的或者艾里夫神父的意见，但她毕竟不能喋喋不休地老是钉着他。何况同他一起过过轻快日子还是挺诱人的。她同周围环境和自己思想中的一切进行斗争，感到非常疲倦。可是，她对无忧无虑的生活也感到害怕，感到厌烦，她生来就是这样的人。

在这儿老家，她指望在父亲的庇护下重新得到在童年时代享受过的和平和安宁。

……但是不行！她毫无把握。现在，埃尔伦在郡长的职位上得到的俸禄很高，可是用钱也越加挥霍。他在家里处处摆阔气，还弄来一帮侍从，想显出军事长官的威风。除了夫妻之间的一点相处，他把克里斯丁完全排除在自己的生活之外。她很明白，埃尔伦不愿让她的目光监视他的一举一动。他很乐意同男人们闲聊北方的见闻和感受——可是对她却只字不提。还有别的事情哩。这些年来，他几次同王太后英格贝尔夫人和克努特·波尔斯大人会面。克努特大人现在是丹麦的大公，哈康国王的女儿①同他成了婚。这使许多挪威男子心中很痛苦，认为受了屈辱；一些人还图谋反对英格贝尔夫人。克里斯丁对其中

---

① 挪威国王哈康五世的女儿英格贝尔嫁给瑞典的艾利克公爵，他们儿子马格努斯此时成了挪威和瑞典共同的国王（艾利克公爵早已被其兄瑞典国王比尔格杀害）。国王年幼，权力落在寡居的王太后英格贝尔手中。英格贝尔宠幸丹麦骑士克努特·波尔斯，引起挪威贵族的不满。在以各地大地主为代表的民兵会议上，世袭大贵族艾尔林骑士被推举为摄政王，英格贝尔王太后失势，下嫁给克努特，迁往丹麦。

的内情并不了解。卑尔根的主教把几只箱子秘密运到侯萨村来；现在它们已装到停泊在莱姆斯谷地海岬附近的"马哥格尔"号船上去了。埃尔伦收到一些函件以后，便打算今年夏天上丹麦去。这一次，他坚决要带克里斯丁一起去，但是她怎么也不同意。她知道埃尔伦是作为有身分的人、作为尊贵的亲戚在那些权贵中周旋的，所以老是担心：象埃尔伦那样处事不慎，恐怕会招祸。但是她又不敢同他一起去——反正她在那里也出不上主意。此外，她也不愿意同那些人交往，因为她是个普通的女人，很难同他们平起平坐。何况她还怕航海——她觉得晕船要比生孩子，甚至比难产都可怕。

这样，她一直忐忑不安地住在约栾寨老家。

有一天，她同父亲一起待在歇纳庄园里，再次看到了保管在那里的稀世宝物。这是一个用纯金打制的马刺，形状很大，古色古香，上面刻着奇怪的花纹。克里斯丁跟周围地区的每个孩子一样，早就知道它的来历了。

当年圣奥拉甫给谷地的居民举行洗礼，而歇纳庄园的美丽的埃乌德希德失踪了，被囚禁在山里。人们把礼拜堂里的大钟拖到高地上敲打起来，去寻找姑娘。第三天晚上她出现了，已经走到山坡的草地上，全身穿戴着金饰，象星星似地闪闪发光。但这时绳子断了，大钟从乱石堆上滚下来，埃乌德希德便只好回到山里去。

许多年以后的一天深夜，有十二名勇士来到神父那儿——这是西尔地区的第一位神父。勇士们头戴金盔，身披银甲，骑着枣红马。这是埃乌德希德同山神所生的儿子，他们请求神父按基督教的仪式把他们的母亲安葬在礼拜堂旁边的墓地上。据

他们说，她在山里还是竭力保持自己的信仰，恪守所有的斋戒，所以她含泪恳求这个恩典。可是神父一口回绝了。人们传说，为了这件事情神父自己现在在坟墓里也不得安宁：每逢秋夜总能听到他在礼拜堂上方的小树林里踱来踱去，一边哀哀哭泣，为自己当初的冷酷态度追悔不已。在那天夜里，埃乌德希德的儿子们还来到歇纳庄园，代表他们的母亲向她的年老的双亲问候。第二天早晨，在院子里找到了一个金马刺。看来，山岩那边的人至今还认为他们是歇纳庄园那一家后代的亲戚，因为那一家人在山里总是特别走运。

当他们在晴朗的夏夜骑马回家时，劳伦斯对女儿说：

“埃乌德希德的这些儿子也会念基督教的祷词，这是从母亲那儿学会的。他们不能提到天主和基督的圣名，因此便把‘我们的父’和‘我信仰主’念成‘我信仰那个全能者，信仰独生子，信仰最有威力的神。’他们还念道：‘向你致意……太太，你在女人中最有福……你的孩子最有福，是世界的安慰……’”

克里斯丁不好意思地向父亲那张饱经风霜的瘦削的脸瞥了一眼。在夏夜的幽光中，那张备受烦恼和忧愁折磨的脸庞显得十分憔悴，十分疲倦，她在以往从来没有看到过。

“这件事情你过去可没有对我讲过，”她说道。

“难道没有讲过吗？大概，当初我觉得这会使你产生一些跟你年龄不相称的不愉快的想法。艾利克神父说，使徒圣保罗曾这样写：不仅仅是人类在为痛苦而叹息……”

一次，克里斯丁坐在通到楼上房间的最高一个梯级上，手里在做针线活儿。突然，西蒙骑马跑进庄园的院子，他在下面站定了，但没有发现克里斯丁。父母亲走到屋外。但西蒙没有跳

下马，因为兰波尔只是嘱咐他在路过这儿时问一声：她那头心爱的小绵羊有没有给送到山间牧场去？兰波尔想把它带走。

克里斯丁看到父亲在搔后脑勺。是一啊，兰波尔的小绵羊！他尴尬地笑了。真遗憾，他本来指望兰波尔会忘掉它的。事情是这样的，他送给两个大外孙一人一把小手斧，这两个孩子操起斧子干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把兰波尔的小绵羊给活活砍杀了。

西蒙冷笑一声说：

"唉呀，这些侯萨村的小家伙真象是强盗……"

克里斯丁踩着楼梯跑下去，把系在腰带的细链子上的一把银剪刀解了下来。

"这样吧，把这个送给兰波尔，算是赔偿，因为我的儿子宰了她的绵羊！我知道她从小时候起就一直想要这把剪刀。可别让人家说我的儿子是……"

她在气头上说了这一些话，但马上就住了口。她看到父母亲的脸色——劳伦斯和拉根弗丽德都带着惊讶而又不满的神色瞅着她。

西蒙没有收下剪刀，他显然有点发窘。这时，他一眼瞧见卑尔哥夫，便骑马走到孩子跟前，俯身把孩子抱到马鞍上，让他坐在自己前边。

"啊，你这个海盗，是在这儿攻击我们的村子吧？嘿，你现在成了我的俘虏啦！让你的爸爸，妈妈明天上我家去，谈谈该付多少赎金……"

他说罢便笑着转过马头，挥手告别，同孩子一起疾驰而去。那孩子乐得手舞足蹈，哈哈大笑。西蒙同埃尔伦的几个孩子成了好朋友。克里斯丁回想起以前他也总是爱接近孩子的，她那

两个小妹妹都喜欢他。她感到十分难堪：西蒙是那样爱孩子，那样会逗他们玩，而她自己的丈夫却连孩子们在说些什么都难得注意。

然而，过了一天，当他们在福尔莫庄园时，她了解到，兰波尔对西蒙拖个小客人到家里并不感到高兴。

“不能要求兰波尔现在就对孩子感兴趣，”拉根弗丽德说。“要知道她自己在不久之前还是个孩子呢。当然，等她年纪长大些，情况会完全不同的。”

“看来准是这样！”西蒙和他的岳母交换了一下眼色，微微地笑了。

“噢，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克里斯丁想。“本来嘛，他们成亲也快两个月了……”

心神不定，思绪万端——克里斯丁目前就处于这种状态，——她不由得迁怒于埃尔伦。他倒对待在岳家的庄园里安之若素，还得意洋洋，好象他是个品行端正的人似的。他和拉根弗丽德相处很和睦，还明白表示十分喜欢岳父，而且劳伦斯看来也挺喜欢这个女婿。但是，克里斯丁现在却变得有点病态的过敏。她感到，在劳伦斯对埃尔伦的善意态度中多半是包含一层宽容的意思，就象他平时对那些没有人帮助便经受不起不幸的人一样。可是，他对小女婿的爱就不是这样：他把西蒙是作为朋友和伙伴来接待的。虽然埃尔伦在年龄上要比西蒙更同岳父接近，但是西蒙和劳伦斯之间却是象朋友那样熟不拘礼的。而埃尔伦呢，自从他成为克里斯丁的未婚夫那时起，便把劳伦斯当作长辈对待，劳伦斯也把他当作小辈对待。劳伦斯从来没有提起要改变这种礼仪。

西蒙和埃尔伦在见面时倒表现得挺友好，不过他们都不主动来往。克里斯丁在西蒙面前仍然暗暗感到难堪——这是因为西蒙了解她的底细，而更主要的是因为她意识到，在那一次事情中西蒙表现得很漂亮，而埃尔伦却显得很不光彩。看来，埃尔伦竟然把这件事情都忘记了。想到这里，她简直要气疯啦！因此她对丈夫并不总是和和气气的。要是埃尔伦情绪很好，在她耍脾气时百依百顺，默默忍受，克里斯丁就为他不把她的话当一回事而怒火中烧。有时候，埃尔伦忍不住了，也发起火来，克里斯丁便冷言冷语地挖苦他。

有一天晚上，他们坐在约索寨庄园的老房子里。劳伦斯最喜欢这幢房子，特别是逢到象今天那样阴雨连绵，空气湿重的日子。因为新房子的二楼还有房间，底层的天花板是平顶的，炉中的浓烟便熏得呛人，而在老房子里，炉中的烟却直升屋梁，即使因为天气不好而关上排烟气窗也不碍事。

克里斯丁坐在炉边做针线；她心绪不佳，感到无聊。玛格丽特坐在她的对面，手里拿着针线活儿打瞌睡，还不时地打着呵欠。孩子们在房间里吵吵闹闹。拉根弗丽德到福尔莫庄园去了，大部分仆人和使女也都从屋子里走出去了。劳伦斯坐在主人坐的座位上，埃尔伦坐在他对面的外边一排长凳上；中间桌子上放着一个象棋盘，两人默默地挪动着棋子，每走一步都要沉思良久。只是有一回，当伊瓦尔和斯库累想把一只小狗一撕为二，把它往两边扯时，劳伦斯才站起身来，把吱吱叫的小动物从孩子手中夺走。他一声不吭，又坐下来下棋，把小狗抱在膝头。

克里斯丁走过去观棋，一只手搁在丈夫肩膀上。埃尔伦的棋艺远比岳父差，所以当他们每晚对弈时，他常常失利，不过

他对待输赢并不在意。这天晚上，他的棋下得很不顺手。克里斯丁便老是为此埋怨他——话说得硬声硬气。最后，劳伦斯气呼呼地说：

“你站在这儿一直打扰埃尔伦，他无法集中心思下棋啦！克里斯丁，你在这儿干什么？你对下棋是一点也不懂的！”

“那当然，依你看来，我是什么也不懂的！”

“依我看来，不管怎么样，你有一点确实不懂，”父亲不客气地说，“那就是，妻子应该怎样同丈夫说话。你最好走开去，把孩子管管好：他们吵得象发疯似的。”

克里斯丁走到一边，让所有的孩子并排坐在长凳上，她自己也同他们坐在一起。

“孩子们，现在给我安安静静地坐着！”她说。“外祖父不喜欢你们这样玩。”

劳伦斯向女儿瞅了一眼，不过没有开腔。过一会儿，保姆走进房来，克里斯丁便同使女和玛格丽特一起去安置孩子们睡觉。当房间里只留下埃尔伦和劳伦斯两人时，埃尔伦对岳父说：

“岳父，我希望你别去责备克里斯丁。每当她心境不好，就会埋怨我，想从中得到点安慰……这时同她说什么也不管用。而且，现在谁一提到她的孩子，她就会不高兴！……”

“那么你，”劳伦斯问道，“你倒高兴让你的儿子变得这样没有教养吗？那些理应照管孩子的使女都跑到什么地方去啦？”

“我想，她们同你的仆人都在下房里！”埃尔伦笑着说，一边伸了下懒腰。“不过，我可不敢在克里斯丁面前说她使女的闲话。要不，她会大发脾气，说什么她也好，我也好，都不是别人的表率！……”

第二天，克里斯丁在庄园南边的小草地上走来走去摘草莓。突然，父亲从锻工场的门里喊住她，要她上他那儿去。

克里斯丁不乐意地走过去——大概又是讲诺克维的事：这天早晨，这孩子打开了大门，结果所有没进山的母牛都闯进了大麦田。

父亲从熔铁炉里取出一块烧得通红的铁，把它放在铁砧上。女儿坐着，等父亲开口，可是好长时间里只听到铁锤敲打那枚正在成形的悬挂锅子的铁钩的声音，火星四溅，夹着铁块碰击铁砧发出的嗡嗡声。最后，克里斯丁忍不住问道，要她来做什么。

铁块已经变冷了。劳伦斯把钳子和大锤搁到一边，向女儿走去。他系着一条很大的皮围身，脸和头发上尽是烟子，双手和衣服给弄得黑乎乎的，神色看上去比平时要严肃。

"我的女儿，我叫你来，是想同你说这件事情。在这儿，在我的家里，你就该象个妻子，要敬重你的丈夫。要是我的女儿同丈夫说话用你昨天同埃尔伦说话时的那种腔调，那我可不爱听！"

"爸爸，你怎么把埃尔伦看作一个值得大家尊敬的人了，那对我倒是一个新闻！"

"他是你的丈夫，"劳伦斯说。"要知道我可并没有强迫你同他成亲。这你总该记得。"

"你现在同他那么热乎，"克里斯丁答道。"你当初要是象现在那样了解他，你会强迫我嫁给他的。"

父亲用严峻而又满含痛苦的目光向克里斯丁瞅了一眼。

"克里斯丁，你现在这样回答可太轻率了，你自己也知道，你说的不是真话。当初你把合法的未婚夫抛弃时，我并没有强

迫你·虽然你明白我是衷心喜欢西蒙的……”

“是啊……不过西蒙在那时也不想娶我……”

“是吗？他是个高尚的人，既然你不愿意，他就不会坚持自己的权利。不过，我还不清楚，要是我象安德列斯·达莱当初所希望的那样去做……就是说，根本不理会你们这两个年轻人的胡闹……他在内心深处会不会竭力反对！过不久，我大概会考虑：安德列斯骑士的主张也许倒是对的呢？特别是现在，看到你同你一心跟定的那个丈夫不能象象样样过日子的时候！……”

克里斯丁大声冷笑起来。

“西蒙！你永远别想强迫西蒙同这样的女人结婚，这个女人同另外一个男人在那所房子里，给他撞见了……”

劳伦斯觉得透不过气来。

“那所房子？”他不由自主地说。

“对……在那所你们男人称为妓院的房子里。开妓院的女人是蒙南的情妇——她自己就警告过我，叫我别去。可我却说：‘我要同我的亲戚见见面’。我哪里知道，他也是她的亲戚……”

她又恶狠狠地冷笑起来……

“住嘴！”父亲喊了一声。

他呆立了片刻。脸上的肌肉突然抖动起来……面容苍白，象在微笑。克里斯丁不由得想起山坡上的一片树林……当一阵狂风吹动每一片树叶时，树林就那样闪着惨白的反光。

“不问，知道得反而多……”

克里斯丁无力地垂着头，坐在长凳上——一手支着臂肘，一手遮住眼睛。有生以来，她还是第一次害怕父亲——怕得要

命。

劳伦斯转身走到一边，拿起大锤，把它放到铁锤堆里，然后收起锉刀和其他小工具，把它们一件件整整齐齐地搁到墙壁之间的横搁板上。他背对克里斯丁站着，两手异样地哆嗦着。

"克里斯丁，你可从来没有想过……埃尔伦对这件事情只字未提。"劳伦斯走到她的面前，停下脚步，居高临下地注视着她那因恐惧而发白的脸庞。"当他和他那些有钱的亲戚赶到吞斯堡，想向你求亲时，我斩钉截铁地回答说：'不行'……我那时还不知道，原来还得向他道谢，因为他想恢复我的女儿的名誉……别的许多男人在这种场合，早就让我明白这一点了……他却来了一次又一次，慎重其事地求亲。不是任何人都会那么热心，去娶一个……，已经……，一个象你当时那样的女人的！"

"我觉得，没有一个男人敢对你讲这件事情……"

"埃尔伦可是在任何时候都不怕利剑的！……"劳伦斯脸上突然出现一种难以形容的倦意，他的声音也变得有气无力，好容易才听得出来。可是，过一会儿，他又镇静而坚决地说："克里斯丁，不管这些事情是多么糟……可我认为，更糟的是现在，当他已经成为你的丈夫、你孩子的父亲时，你还这样讲……

"要是一切都象你讲的那样，那就是说，你在如此固执地想嫁给他之前就已经知道他最大的短处了。但是，他还是想花高昂的代价来娶你，好象你还是一个纯洁的姑娘似的。他还给了你相当的自由来支配一切，来管家……所以，你应该把家管好，要是埃尔伦在什么地方考虑不周，你就去纠正，用这个来赎自己的罪……这是你在主面前，在自己的孩子面前应尽的义务！

"我自己说过，而且别人也这样说过，埃尔伦大概只会引诱女人。你对这种流言蜚语也负有部分责任，因为你自己也证明

了这一点。然而后来他表明了他还会干别的事情……你的丈夫在战争中表现勇敢，行动果断，赢得过好名声。父亲以英勇善战闻名，这对你的儿子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吧。至于他过去……不明事理……这个，你应该比我们大家都清楚。要是你能尊敬和帮助你自己所选中的丈夫，就能更快地洗刷掉自己身上的耻辱。”

克里斯丁双手抱头，弯下身子，脸几乎碰到膝盖。听到这些话，她向父亲看了一眼，脸色惨白，满面愁容。

“我对你讲这些事情是太冷酷了。唉！……西蒙曾经请求我……他只求我一件事情！……要我怜惜你，别把最坏的消息告诉你……”

“西蒙请求你怜惜我？……”克里斯丁从父亲的口气中听出他是多么伤心，便明白：她告诉父亲，一个外人认为必需提醒她要她怜惜自己的父亲——她说出来也是够冷酷的。

这时，劳伦斯坐到她的身边，双手抓住她的一只手，把它放在自己的膝盖上。

“我的克里斯丁，这太冷酷了！”他温和而又伤感地说。“我的好孩子，你对所有的人都是很和善的，但我早就发现，你对那些为你所深爱的人却可能是冷酷的。克里斯丁，看在主份上，别让我老是替你担心事啦！别让你的任性给你自己和你的亲人带来更大的痛苦。你象一匹第一次被系到柱子上的小马那样乱踢乱跳，可你是给万缕情丝系住的啊。”

她靠在父亲身上痛哭起来，父亲便把她拉到自己身边，紧紧地抱住她。他们就这样坐了好久，劳伦斯再也没有说什么。最后，他托起克里斯丁的头。

“你也给弄得黑不溜秋了，”他微笑着说。“那边屋角里有一

块抹布……不过你用它越擦越脏，还是回家去洗个脸吧……要不，人家一看，就猜到你在铁匠的膝盖上坐过！”

他满怀深情地把克里斯丁推到门外，关上门，站了片刻。然后摇摇晃晃地向长凳走了几步，啪的一声坐在上面，把后脑勺靠在木墙上，仰起扭曲的脸，一直保持这副样子。他用尽气力把手按住心脏跳动的地方。

这种情况能持续多久呢？胸闷，乏力，两眼发黑，心脏在挣扎，在颤抖，跳了几下又痉挛着停一停，手也感觉到心在发痛，脖子的血管在突突地乱跳。

不要紧，过一会儿就会好的。他只要静静地坐一会儿，总是会好的。但是，这种情况出现得越来越频繁了。

埃尔伦同手下的船员约定在韦埃岛见面，时间是在圣雅各日①前夕，但他本人却在约桑寨庄园耽搁了下来，同西蒙一起去猎那头给山间牧场放牧的牲口带来不少危害的老熊。当他打猎回家，报信的人已经在等他，说是他的部下同那边的市民打起来了，他必须立即上北方去替自己人解围。劳伦斯也要上北方去办点事，他便同女婿一起骑马出发。

将近秋季的圣奥拉甫节的时候，他们才抵达韦埃岛。摄政王维德贡之子艾尔林的船已经停泊在那里了。他们在圣彼得礼拜堂做晚祷时，见到了摄政王本人。艾尔林同他们一起到劳伦斯落脚的修道院客店，一起吃了晚饭，还特地派人上船去取些上好的法国葡萄酒，那酒是他在尼达洛斯弄到的。

但是，喝酒时谈话的劲头却不高。埃尔伦只管坐着想自己

① 七月二十五日。

的心事，两眼炯炯发光，神情得意洋洋，他在面临什么新奇事情时总是这样的，而对别人讲话却只是漫不经心地听着。劳伦斯大口大口地喝酒，艾尔林大人也不吭声。

“我的亲戚，你好象累了吧！”埃尔伦对他说。

原来，昨夜船只驶过海湾时碰到了暴风雨，艾尔林通宵都在甲板上……

“要是你想在圣劳伦蒂日以前抵达吞斯堡，那你也得拼命赶路！而且，你也休想在那里过上什么舒适、安逸的日子。要是修士会长保尔现在同国王在一起……”

“是啊。你不是也要顺路到吞斯堡去吗？”

“只是为了去打听一下，国王是不是要以儿子的名义向他的母亲问安，”埃尔伦笑了起来。“或者埃乌德芬主教是不是要给英格贝尔夫人送什么消息。”

“所有别的军事长官都到吞斯堡去开会，而你却在这时候到丹麦去，许多人都感到诧异，”艾尔林大人说。

“人们干吗老是对我的行为感到诧异，这不是太奇怪了吗？我有心去考察考察人家的美好风俗，那总是可以的。自从上次到丹麦去以后，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哩。再去参加赛马……何况，我们那位亲戚还发出了邀请。现在，她在挪威的亲戚没有一个愿意同她来往，除了我和蒙南！”

“蒙南……”艾尔林皱起眉头，然后又笑了起来。“难道在这头——我几乎要说老……野猪身上还有气力来挪动自己肥胖的身子吗？这样，就是说，克努特公爵打算举行赛马会！当然，蒙南也要去赛一赛罗？”

“对……艾尔林，你不想跟我们一起去见见这个场面，我真替你可惜。”埃尔伦也笑了起来。“我发现，你是担心，英格贝尔

夫人邀请我们参加这次洗礼宴，是为了让我们在那里替另一次宴会酿啤酒，而且不邀请她赴宴。不过，你自己也很了解，我的手脚太笨拙，而头脑又太简单，用我去搞密谋真是看错了人。至于蒙南，你早就把他的牙齿都拔掉了！……”

“不，从我们方面来看，根本不怕什么密谋。要知道哈康之女英格贝尔现在完全应该放明白，自从她嫁给那个波尔斯以后，她就失去了在自己祖国的一切权利。既然她把手伸到我国同胞连其小指头都不愿看到的那个人的手里，那她即使想把一只脚跨进我们的门槛也难以办到……”

“当然，从你们来看，把孩子和母亲硬拆开是很聪明的一招……”埃尔伦阴沉沉地说。“他还是个小孩子呢……而我们挪威人一想到自己宣誓效忠的国王，是有理由昂起头来的……”

“闭嘴！”艾尔林痛苦地低声说。“这……毫无疑问是不确实的……”

埃尔伦和劳伦斯从他的表情中看出：他知道这是确实的。虽说艾利克之子马格努斯国王还未成年，但他已经染上了受过洗礼的人不宜提及的恶习。当他住在瑞典的时候，一个受托教他读书写字的瑞典教士竟然用无法说出口的手段把他引入歧途。

埃尔伦说：

“在我们北方的每一座庄园，每一所农舍里都有人在暗中议论，说什么尼达洛斯的大教堂被焚，是因为我们的国王不配坐在圣奥拉甫的王位上。”

“埃尔伦，看在主份上！……我说，这种讲法是否对还不清楚！而这个孩子，马格努斯国王，在主的眼里是无罪的，我们应该相信这一点……他可以悔过自新……你说，我们把他同他的母亲硬拆开来啦！我可要说：让主惩罚那些象英格贝尔那样

背弃自己儿子的母亲吧……埃尔伦，对这种人是不能信任的！你要记住：你现在想去会见的那些人全是背信弃义之徒！”

“我想，他们相互之间倒是很讲信义的……不过，你这样说，好象你天天得到主的神谕似的……你表现得那么勇敢，是因为想同教会中的大人们斗一斗吗？……”

“够了，埃尔伦！我亲爱的，你就光讲讲你弄得明白的事吧，要不就闭嘴！”艾尔林大人从座位上站起来。他同埃尔伦两人都气呼呼地站着，脸涨得通红。

埃尔伦撇了撇嘴——他感到厌恶透顶。

“跟人有秽行的动物，我们要杀，还要把尸体扔到瀑布里……”

“埃尔伦！”摄政王用双手猛地抓住桌沿。“你自己也有儿子……”他低声说道。“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埃尔伦，注意你的舌头！你到了那边，说什么话之前要想一遍，干什么事之前要想二十遍……”

“要是你们这些掌管国事的人都这样办，把我们这儿一切都搞得七颠八倒，那我也不奇怪！不过，你当然不必担心。”他撇了撇嘴。“我……我……明摆着什么也不会干的。住在我们国内挺好呗！……好吧，明天你得一早起床。我的岳父也困了……”

埃尔伦道了晚安告辞以后(他睡在自己的船上)，那两个人还默不作声地待了一会儿。维德贡之子艾尔林坐着，手里摆弄着一只高脚酒杯。

“你有点咳嗽吧？”他无话找话地说。

“上了年纪的人总是又要咳嗽，又要吐痰的。我亲爱的大人，我们身上有那么多的病痛，你们年轻人恐怕一点也不会知

道吧！”劳伦斯笑着说。

他们又这样坐了一会儿。最后，维德贡之子艾尔林仿佛在自言自语：

“是啊，大家都那样想……我们国家的情况不妙。六年之前，在奥斯陆，我觉得支持王权的意向……在那些参预国事的世族大人物中……是坚定不移的。我……我正是根据这一点来考虑自己的打算的。”

“大人，我觉得你在那时候的看法是正确的。你本人也说过，我们习惯于团结在自己国王的周围。可是现在，他还是个孩子……而且一半时间是在别国度过的……”

“是啊。有时我想……因祸得福。过去，我们的国王们象野马一般地乱奔乱跳……往往只好在随便哪一匹出色的小马身上下注。人民则但求把最会顶嘴抬杠的选出来……”

劳伦斯笑了起来。

“对，对！”

“劳伦斯，三年前，当你从斯乔弗台朝圣回来，在盖乌特兰①同亲友见面时，我曾同你谈过一阵子……”

“我记得，大人，承蒙你那时光临敝处……”

“不，不，劳伦斯！不必说客套话……”对方很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事情就象我讲过的那样，”他忧郁地说。“谁也无法把我们国内的贵族子弟拧成一股绳。那些想吃多吃好的人在拼命钻营——食槽里毕竟还留有点吃的东西。可是，那些本来可以象我们的祖辈那样光荣地谋取权力和财富的人，却不肯出来干。”

① 在瑞典。

“似乎是这样。不过话也得说回来，光荣总是属于领袖的旗帜的。”

“那么，人们就认为我的旗帜不那么光荣罗，”艾尔林干巴巴地说。“劳伦斯，就拿你来说，你就对可以为你赢得声誉的事业袖手旁观……”

“大人，我在成家后就一直这样。我成家又很早……我的妻子老是有病，她很难同人们交往。而且，我这个家族看来在这儿挪威是不会兴旺的。我的几个儿子都过早地夭折了，只有一个侄儿算是活到成年。”

他对自己被迫说出这些话感到不高兴。维德贡之子艾尔林本人在自己家里也遭到过许多类似的不幸。他的几个女儿倒挺健康，都长大了，但是却只有一个儿子活下来，而且这个男孩的体质很差。不过，艾尔林大人只是问了一句：

“据我的记忆，你在母亲方面也没有什么近亲吧?”

“对，最近的亲戚——那便是外祖父的姐妹的孩子。洛定之子西哥尔德只有两个女儿，而且她们俩都在第一次生产时死去了……我的舅母是同婴儿一起进入坟墓的。”

他们又默默地坐了一会儿。

“象埃尔伦这样的人最危险，”摄政王低声说，“他们考虑事情要比考虑私利稍微多一点……但又不够多。埃尔伦岂不象个偷懒的小男孩吗?”他气呼呼地把高脚酒杯推来推去。“他难道缺乏才干?还是出身低贱?还是胆小?但他却始终不肯费心听听，把事情彻底弄明白!……就算他肯听人家把话说完，肯定也是没有等人家讲到结尾，便把开头给忘了!……”

劳伦斯向对方瞅了一眼。自从他们上次会面以来，艾尔林大人已经见老了不少。他看上去心力交瘁——似乎整个身躯也

不知怎么地缩小了。艾尔林的脸容长得挺清秀，不过似乎太纤巧了一点，皮肤也太白，象是褪了一层颜色——这在过去也是如此。劳伦斯觉得，这个人尽管是个心地坦率的骑士，头脑聪明，乐于光明磊落和忘我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但是作为一个首领，他在一切方面都嫌小了一点。要是他长得哪怕高出一个头——他肯定能比较容易地找到拥护者。

劳伦斯低声说：

"象克努特大人那样的聪明人不会不看到……假如他们在那里策划什么……那么从埃尔伦身上是捞不到多少有助于密谋活动的东西的。"

"劳伦斯，你好象挺喜欢你的女婿，"艾尔林有点生气地说。"尽管，老实说，你似乎并没有什么理由爱他……"

劳伦斯坐着，一边用手指蘸着桌面上的酒渍画花纹。艾尔林大人发现，他指头上的几个戒指现在套得很松。

"那你有理由吗？"劳伦斯瞅了他一眼，温和地笑了一笑。"我还是觉得，你也是喜欢他的！"

"是的……只有主才知道！……不过，劳伦斯，你可以保证克努特大人现在在动鬼脑筋……要知道他是哈康国王的外孙的父亲啊！……"

"但是，即使是埃尔伦，他也懂得，这个儿子的父亲的后背太宽了，小王子是永远也走不到前台来的。而他的母亲又因为这次结婚遭到了我国全体人民的反对。"

过一会儿，维德贡之子艾尔林站起身来，把宝剑挂在腰带上。劳伦斯恭恭敬敬地把客人的斗篷从挂钩上取下来，捧在手里站着——突然，他身子一晃，差点栽倒在地，艾尔林大人赶忙把他扶住。他好容易才把劳伦斯抱到床上——劳伦斯的个子

又大又重。这不是中风……劳伦斯躺着，脸色苍白，嘴唇发青，四肢疲软无力。艾尔林大人急匆匆地跑出院子，叫人把管理客店的修士唤醒。

劳伦斯在恢复知觉后显然感到很不好意思。这是一时虚脱，现在常常会发生……而最初是在两年前开始的，那时他在猎驼鹿，迷了路，又碰到暴风雪。"这种事情也是需要的，好让人明白，已经上了年纪啦，"他笑了一笑，似乎是在请求别人原谅。

艾尔林骑士一直守在劳伦斯身边，看修士替病人放血，虽然劳伦斯一再要他不必烦劳——因为他拂晓时就要启程……

一轮明月高挂在大陆的群山上空，岸边的水色是黑乎乎的，不过在远处，在海湾出口的地方却泛着粼粼的银波。烟囱中没有一缕轻烟；长在屋顶上的青草缀着露珠，在月光下闪闪发亮。当艾尔林大人急匆匆地向近处他住宿的王庄走去的时候，小镇仅有的一条街上寂无行人。他在月光下紧紧地裹在大斗篷里，显得出奇的柔弱和瘦小——浑身还在微微哆嗦。两三个仆人一直在等待他回来，他们提着灯睡眼惺忪地跑到院子里。摄政王接过灯，吩咐仆人去睡觉，然后瑟缩着身子，踩着楼梯，走到他住宿的阁子上的房间里。

7

圣巴托罗缪节过后不久，克里斯丁带着孩子、使女、仆人这一大队人马，还带着许多什物，启程回家去了。劳伦斯骑马一直把她送到多孚尔高原上的小客栈里。

在劳伦斯要回谷地老家去的那天早晨，父女俩在院子里边散步边交谈。群山披着灿烂的阳光，沼泽地已经一片通红，山岗

上覆盖着金色的小白桦林，黄澄澄的。预示好天气的一大片一大片明净的浮云在上空飘过，影子掠过远处高原上的小湖，使湖水时而发亮，时而又暗下来。浮云不断地飘着，飘过灰蒙蒙的峻岭，飘过下过新雪后留下一条条白色条纹的蓝盈盈的山麓，飘过遮住远处视野的古老雪峰，然后徐徐下降到远方的山罅峡谷中。属于客站的一小块灰绿色的庄稼地在这一片耀眼的初秋的山色中显得分外醒目。

风很大，带着几分凉意……克里斯丁斗篷上的风帽给风刮了下来，挂在肩头，劳伦斯便替她戴好，还用手指把她的亚麻布头巾的边沿塞好。

“你怎么在我们老家倒变得又苍白又消瘦啦！”劳伦斯说道。“克里斯丁，是我们接待得不好吗？”

“不，很好！这不是因为……”

“再加上带着这一大堆孩子走远路是够累的，”父亲推测说。

“是啊！不过，我脸上没有血色倒不是因为这五个孩子……”她莞尔一笑。看到父亲惊疑地瞅着她，她向父亲点了点头，又笑了。

父亲把头转到一边，不过稍等一会儿他又问道：

“那么，依我看来，你在短时期内可能不会再来到我们谷地的老家吧？”

“这一次，大概总不至于要等八年吧，”她仍旧笑着说。这时，她看到了父亲脸上的表情。“爸爸！哎哟，我的爸爸！”

“嘘！嘘！我的女儿！”劳伦斯不由自主地抓住她的双肩，止住了她。克里斯丁这时已经想扑到他的怀里了。“克里斯丁啊……”

他紧握着女儿的手，带她往外走。他们离开屋子，漫无目

的地在一条穿越发黄的桦树林的小径上走。劳伦斯跳过横在小径上的山溪，转身伸出手去拉女儿。

克里斯丁发现，即使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跳跃动作，父亲也不象过去那样矫健和灵活了。她虽然没有多加考虑，但在早些时候就注意到，父亲上马和下马已经不象过去那样轻快，他不再快步踏着楼梯上阁子，也举不动先前可以举起的重物。他的整个身体都不及以往好动，不知怎么的变得谨慎小心起来，好象体内老是有一种潜在的病痛，为了不让它发作，连走路都得放轻脚步。当他骑马回来，走进房间时，可以看到他脖子上的血管在突突地跳动。有时，克里斯丁还发现他的眼睛下面有点发胀或者浮肿……她不禁回想起有一天早晨，她走进房间，看到父亲还没有把衣服全穿好，躺在床上，把一双光脚伸在床沿外；母亲蹲在他前面，替他按摩脚踝骨。

"我的孩子，要是你为每一个年老体衰的人发愁，那你就愁不胜愁了，"他平心静气地说。"你自己的儿子已经有那么大了，克里斯丁，那么看到你的父亲不久成为老废物也不会感到突然。当初我们分手的时候，我还挺年轻哩……那时，我们并不比现在更知道，我们命中在这个世界上还会不会再见面。我还会活好久呢……这全是主的旨意，克里斯丁！"

"爸爸，你有病吗？"她几乎不出声地问道。

"上了年纪嘛，各种毛病都会来的，"劳伦斯若无其事地回答。

"爸爸，你还不算老呢！你才五十二岁……"

"我的父亲还活不到这个年纪哩。走吧，陪我去坐坐！……"

山溪上方耸立着一座峭壁，峭壁下面有一个低低的土台样

的东西，长着青草。劳伦斯解下斗篷，把它铺在地上，让女儿坐在自己身边。前面的溪水在小石头上流淌，发出淙淙的响声，轻轻地摇荡着挂在水中的柳枝。父亲坐着，把目光投向染上一片秋色的高原外，白蒙蒙、蓝盈盈的远山。

“爸爸，你会着凉的，”克里斯丁说，“把我的斗篷拿去……”她解开钮扣，劳伦斯便把她的斗篷的下摆披在肩上。这样，两人都裹起斗篷坐着。劳伦斯一手搂着克里斯丁的腰。

“我的克里斯丁，你很了解，要是有人为谁的去世而痛哭流涕，那是很不聪明的——你不是听到人们常说吗：‘让一切属于主，而不是属于我。’我深信主的仁慈。朋友们分离的时间不会很长久的。也许在你还年轻的时候，有时会觉得这分离的时间很长，但即便如此，你还有你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啊。当你一旦活到我这把年纪，你就会觉得，我们的那些过世的人仿佛还在眼前，可是算一算逝去的岁月，你便会大吃一惊，——过了那么多年啦！……我现在就觉得，仿佛不久之前我还是个孩子哩……而从你还是一个长着淡黄色头发的小姑娘，老是跟在我后面到处跑的那时候，到现在过去了多少年啦……你是那么高兴地跟着自己的爸爸……我的克里斯丁，愿主酬劳你，为了你给我的那些快乐……”

“不过，要是主象我过去酬劳你那样来酬劳我呢！……”她跪在父亲面前，抓住他的双手，不停地吻着，把热泪纵横的脸贴住他的手掌。“唉，爸爸，我亲爱的爸爸……我还没有成为一个成年的姑娘以前，就给你增添了最深重的痛苦，来报答你的爱……”

“不，不，孩子！别这样哭。”父亲从她那儿抽出双手，把她扶起来，拉到自己身边。他们又象刚才那样坐着。

“克里斯丁，这些年中你也给我带来了不少快乐。我能看到

在你身边有那么多又漂亮、又有希望的孩子在成长，能看到你成为一个勤劳而又聪明的妻子，我还明白，你在碰到不愉快的事情时已经越来越习惯于向最合适的地方去求助了。克里斯丁，我的宝贝，别那样痛哭！你那样对腹中的孩子是有害的，”他低声说。“别那样伤心！”

但是，他怎么也无法止住她的眼泪。于是，他抱起女儿，让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现在，她坐的姿势跟往年，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完全一样：双手围着父亲的脖子，脸贴在他的肩上。

“还有一件事情，除了对我自己的神父以外，我跟谁都没有说过，……现在我想讲给你听。在我还是个少年……住在我们斯库格庄园老家，以及在侍卫队里服役的最初日子里，我就有一个念头：年纪一老就进修道院。当然，我并没有许愿，甚至在内心深处也没有。许多事情还把我引上别的道路……不过，当我在博腾湾的岸边钓鱼，听到胡维乔岛上修道院里叮叮当当的钟声时……我觉得，这对我比什么都更有吸引力……

“后来，我满了十六岁，父亲为我定购了那副用银焊接的西班牙钢片打造的铠甲——那是住在奥斯陆的英国人理查德做的，——还赠给我一把宝剑，就是我经常佩带的那一把，以及给马披挂的铁甲。那时，国内可不象你长大后那样太平——我们正在同丹麦人开战，我知道过不久就得使用自己精良的兵器了。我没有勇气拒绝它……我只能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我的父亲是不喜欢他的长子当修士的，而且我违背父母的意愿也不合适。

“不过，我为自己选择了一项尘世的事业。当人们反对我的时候，我总是想，一个男子汉选定了自己的事业，就不必再去抱怨。随着年岁的增长，我越来越明白：对一个接受主的恩惠、懂

得主的仁慈的人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比为主效力、为被红尘遮蔽住双目的人们服务并为他们祈祷更值得做的了。我的克里斯丁，我还得说，为了主而抛弃我在庄园里所过的生活，抛弃我为之操心的身外之物，抛弃尘世的乐趣……抛弃同我朝夕相处的你的母亲，抛弃你们大家，我的孩子们，那是很难受的。看来，既然一个人生育了后代，那么当他因失去孩子，或者因孩子的生活遭到不幸而心痛欲裂时，他也得忍耐。主宰孩子的是赐给他们灵魂的主，而不是我……”

克里斯丁哭得浑身抖动着；父亲便让她坐在膝头，轻轻地摇晃她，好象她是个小孩。

“我在年轻时许多事情都不懂。父亲也爱奥斯蒙，可是远不如爱我那样强烈。你可明白，这是因为我母亲的缘故……父亲永远也忘不了她，不过他还是续娶了英加，因为这是他父亲的意思。现在我真想在这里，在这个世界上再次同我的继母见见面，请求她宽恕，因为我是太不珍惜她的一片好心啦……”

“爸爸，你不是经常说，你的继母待你既不好，也不坏吗？”克里斯丁哭着说。

“愿主帮助我，我那时还不怎么懂得这一点。不过，现在我觉得，她不恨我，从来不说我一句坏话，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克里斯丁，要是你看到前妻的儿子时时处处都要占你儿子的先，那你会不会喜欢呢？”

克里斯丁的情绪稍微安定了一点。现在她靠在父亲怀里，转过头去望着正前方的群山。一大块灰蓝色的阴云遮住了太阳，天色顿时变暗了……但几缕金光穿透了乌云，溪水也熠熠闪耀起来。

这时，克里斯丁又放声痛哭起来。

“啊，不行！……爸爸，我的爸爸，难道我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你啦！……”

“克里斯丁，愿主保佑你，让我们大家在那一天都能见面——所有那些在生活中同我们交好的人，所有的人……愿耶稣基督和圣母马利亚，圣奥拉甫，圣托玛斯时时刻刻庇护你……”他用手托起克里斯丁的头，吻了吻她的嘴唇。“愿主赐福给你，在这个世界上他把光华投在你身上，在那个世界上他那伟大的光华也把你照亮……”

过了几小时，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离开多孚尔高原的客栈时，女儿跟在马旁边陪送他。仆人在前面，已经走得很远了，但劳伦斯还是轻轻地勒住马，走着小步。看到克里斯丁那张泪痕斑斑，愁眉不展的脸，他的心里十分难过。刚才，劳伦斯在客栈里吃饭、跟孩子们交谈、同他们玩、让他们一个个地坐在他膝上时，克里斯丁也一直这样坐着。

劳伦斯慢吞吞地说：

“克里斯丁，至于你要在我面前表示悔过的那件事情，就不必放在心上啦！不过，当你的孩子长大以后，你可能会觉得，他们待你或者待他们的父亲不象你们所期待的那样好，那时你就应该回想起这件事情。那时，你还应该回想起我跟你讲过的我自己年轻时的那段经历。我知道，你对孩子是十分疼爱的，可是你爱得越深，你便越是显得固执任性。而在你的那些小家伙身上也有自作主张的毛病——这我已经看出了，”他笑了笑说。

最后，劳伦斯请求女儿别送了，叫她回去。

“我不希望你走得离住所那么远，再一个人回去。”

这时，他们正走在小山岗中间的山沟里，山脚下有一片小白桦林，山坡上布满一堆堆石头。

克里斯丁把脸贴住父亲那踩着马镫的腿，一会儿抓住他的衣服，一会儿抓住他的手、马鞍、马脖子和后背，她的头转来转去，哭得这样悲伤，这样凄切。看到女儿如此痛苦，劳伦斯也心如刀割。

他跳下马来，抱住女儿，最后一次把她紧搂在怀里。然后，久久地给她画十字，祈求主和所有的圣徒保护她。最后他说，现在她必须放他走了。

他们就这样分了手。但是，当劳伦斯走了一段路以后，克里斯丁看到父亲又勒住马，她明白，父亲一边离开她一边在哭。

她奔进白桦林，急匆匆地穿过去，沿着长满金色地衣的多石的山坡攀上最近的一个山岗。可是，山坡上巨石累累，攀上去很不容易，而山岗又比她原先想象的要高。她好容易登上山顶，但是劳伦斯已经消失在山岗后面了。克里斯丁一头扑倒在山顶的苔藓和熊果树丛上，久久地躺着，用双手捂住脸痛哭不已。

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回到约栾寨家里已经很晚了。当他看到老房间里还坐着人——在面向门廊的小玻璃窗内还闪耀着炉火的微弱亮光时，顿时感到心头有一股暖流在起伏。在这个房间里，他总是觉得特别亲切。

拉根弗丽德一个人在那儿坐着，在缝什么大件的东西，那件活就放在她前面的桌子上。旁边竖着一支脂油制的蜡烛，插在黄铜烛台上。她立即站起身来，亲热地向丈夫问好，再往炉子里添几块木柴，然后便亲自去张罗食物和饮料。她早已吩咐使女们去睡觉了；今天她们够辛苦的，不过烤好的大麦面包可不少，足够吃到圣诞节。保尔和哥恩斯坦到山里采青苔去了。既然说起青苔，那就顺便问问——劳伦斯的冬衣是想用青苔染色

的布缝，还是想用石楠染色的绿布缝？今天早晨，穆阿尔庄园的奥尔姆曾到这里来过，他问：肯不肯把搓好的皮条卖给他？她便把挂在板棚门旁的那些皮条取下来，说是送给他做礼物。现在他的女儿的情况好一点了——脚上的伤口正在愈合……

劳伦斯一边回答，一边满意地点点头，然后他们俩跟仆人一起吃东西，饮酒。不过主人吃得很快。他从桌子旁边站起身来，把刀子在裤子后边擦了擦，然后把掉在拉根弗丽德脚旁的一个线团捡起来。线是缠在小木棍上的，木棍两端各刻着一只鸟——其中一只鸟的尾巴已经掉了一小块。劳伦斯把折断的地方切掉一点，再把它削圆，这样那只小鸟就变成短尾巴的了。他给妻子做过一大堆这种缠毛线的小木棍，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你想自己缝吗?”劳伦斯问道，一边瞧着拉根弗丽德的针线活。这是他的一条皮裤。拉根弗丽德在给裤子的里子——跟马鞍相磨擦的臀部——衬补丁。“拉根弗丽德，做这种活，你的手指太累了。”

“你说到哪里去了!”她把几块皮拼齐，铺好，便用钻子钻起洞来。

仆人向主人道了晚安，便离开了。房间里只留下他们夫妇俩。劳伦斯站在炉边取暖，一只脚踏在炉沿上，一只手握着支撑排烟气窗的杆子。拉根弗丽德不时地打量着他。突然，她发现劳伦斯手指上那枚镶着红宝石的戒指不见了——这是他母亲的订婚戒指。劳伦斯看到她发现了这个。

“我把它送给克里斯丁了，”他说。“要知道，这本来就是准备给她的……我觉得，她现在已经可以顺顺当当地得到它了。”

接着，两人中不知是谁说了声：“是不是该睡觉了?”但是，劳伦斯还是保持原先的姿势站着，而拉根弗丽德仍继续做她的针

线。他们拉了几句家常，谈到克里斯丁的行程，谈到庄园里即将要做的事情，谈到兰波尔和西蒙。然后，又顺便提到，大概是该睡觉的时候了，可是谁也没有挪动身子。

这时，劳伦斯从右手的手指上脱下一枚镶着蓝白色宝石的金戒指，走到妻子跟前。他小心翼翼而又有点不好意思地拿起她的手，把戒指戴到她的手指上——劳伦斯套上、脱下了好几回，想把戒指戴到最合适的手指上。最后，它终于套在中指那枚结婚戒指的上方。

"我希望现在你来戴它，"他悄声说，两眼没有看着妻子。

拉根弗丽德静静地坐着，一动也不动，她的两颊浮起了红晕。

"你干吗这样做？"她终于低声说道。"你以为，女儿拿到戒指，我就会妒忌吗？……"

劳伦斯摇摇头笑道：

"我干吗这样做，你是很明白的！"

"你以前说过，要把这枚戒指随身带进坟墓，"她又低声说。"希望在你死后谁也不去戴它……"

"正因为这样，你永远也不要把它从手指上脱下来，拉根弗丽德——你答应我吧！我不希望在你死后有人再戴它……"

"你干吗这样做？"她屏住呼吸再次问道。

丈夫对她的脸瞅了一眼。

"今年春天，我们结婚已满三十四年了。我那时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至于在我成年以后的日子，不管是苦是甜，都是同你一起分享的。

"愿主帮助我，当初我太不了解，你在我们共同生活中挑的担子有多重！但现在我想，这些天来我一直感到，有你在我

的身边，那是多么好啊！……

“不知道是否这样，你也许会认为我爱克里斯丁甚于爱你。她曾经带给我莫大的快慰，也带给我莫大的痛苦——是这样的……但你是所有这些孩子的母亲，所以我觉得，一旦我要离开人世，便最难同你割舍……

“正因为这个缘故，无论在什么时候，你都不要把我的戒指交给别人……甚至交给我们的哪一个女儿，对她们说，别把戒指从你的手上脱下来……

“我的妻子，也许你觉得同我在一起苦多甜少吧？……尽管在有些事情上我们还不够和谐，但我还是觉得，我们俩是忠诚的伴侣！我想，当我们以后重新相见时，我们之间的种种不愉快再也不会有了，而昔日的友情却会由主给我们恢复，甚至变得更加深厚。”

妻子抬起布满皱纹的苍白的脸……当她看着丈夫的时候，她那双深陷的大眼睛在炯炯发光。丈夫仍旧紧握着她的手。拉根弗丽德看到自己的手放在丈夫的手里，手指微微弯曲着。三枚戒指亮闪闪地套在一起——最下面的是订婚戒指，上面是结婚戒指，最后是这一枚……

她感到这是多么奇怪！她回想起当年劳伦斯给她戴上第一枚戒指的情景：在房间里支撑排烟气窗的杆子前面，在她顺德村的老家；他们的父亲站在他们旁边。劳伦斯那时的脸蛋是圆圆的，肤色白里透红，几乎还是个孩子……他从卑尔哥夫大人身边往前走上一步，样子显得有点笨拙。

第二枚戒指是他在格达留德的礼拜堂大门前，奉父子圣灵的名，当着神父的面给她戴上的。

她感到：劳伦斯给她戴上这最后一枚戒指，似乎是同她重

新举行了一次婚礼。如果不久之后她将坐在他那停止呼吸的身躯旁边，那么现在他希望她能明白：这一枚戒指已经把她同曾经存在于他的躯壳、他的骸骨中的那种强大的生命力结合在一起了……

她胸中那颗曾是多么年轻的动荡的心似乎被撕得四分五裂，血流如注。那是由于对那种生气勃勃的火热激情的思念——失去这种激情仍然使她暗暗痛惜；那是由于这种平淡而发光的爱所带来的充满恐惧的幸福，这种爱将把她一直带到人生的尽头。透过未来的一片黑暗，她似乎看到了另一个比较温柔的太阳的光辉，闻到了盛开在遥远天际的花园里的鲜花的芬芳……

劳伦斯把她的手重新放回到她的膝头，坐到离妻子不远的长凳上，背对桌子，把胳膊肘搁在桌面上。他不是看着拉根弗丽德，而是看着炉火。

当拉根弗丽德再次启口时，她的声音还是那样轻，那样平静。

“我的丈夫，我可没有想到，我在你眼里有那样珍贵……”

“正是这样，”他也用那样平静、那样轻的声音回答。

两人都不说话了。拉根弗丽德把针线活从膝头挪到身旁的长凳上。过了一会儿，她低声问道：

“那天夜里我对你讲了些什么？……这件事情你忘记了吗？……”

“这种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大概是谁也忘不了的！说老实话，自从我知道这件事情以后，我自己也觉得我们相互之间都不好过。不过，拉根弗丽德，主可以证明，我是尽了很大的努力，不让你在什么时候发觉我对这件事情考虑得很多……”

“我真不知道，你对这件事情考虑得很多……”

他猛地向妻子转过身去，瞅了她一眼。于是拉根弗丽德说道：

“劳伦斯，我们相处得比较困难，这全是我的过错。但我觉得，在那一夜之后……要是你能完全象以往那样对待我……那么，这意味着你爱我的程度比我所想象的更小。如果在这之后，你成了一个凶狠的丈夫，揍了我，即使是那么一次，在喝醉酒之后……那我还比较容易忍受内心的痛苦和悔恨。可是，你却那样轻易地看待这件事情……”

“你认为我是轻易地看待这件事情的吗？……”

他那微微颤抖的声音使她感到无穷的悲哀。面前似乎是一个深潭，而他那紧张有力的声音象是潭中涌起的浪花，她真想纵身跳进去，一直沉到底！拉根弗丽德满脸通红地说：

“是的，如果你哪怕有一次拥抱我，不是因为我是人们带到你床前的合乎基督教礼仪的妻子，而是因为我是你热烈追求过的，经过奋力搏斗而夺得的妻子……那么，你在那时就不会那样看待我，好象这些话根本没有说过似的！……”

劳伦斯沉思起来：

“对！……大概……我不能……不，我不能……”

“如果你爱同你正式订婚的未婚妻，象西蒙爱我们的克里斯丁那样呢？……”

劳伦斯没有回答。过了片刻，他好象违心似的，怯生生地低声说：

“你干吗要提到西蒙呢？”

“我无法把你同另外的一个人对比，”妻子答道，她感到有点不好意思，有点害怕，不过还勉强带着笑容。“你和他太不相同啦。”

劳伦斯站起身来，心神不安地走了几步，然后用更轻的声音说：

“主是不会抛弃西蒙的。”

“那么你从来没有感觉到主抛弃了你吗？”妻子问他。

“不。”

“在那天夜里，当我们一起坐在那边板棚里……当你在同一个时刻获悉，为你如此热爱，对你来说又是比谁都亲近的人——我们母女俩都有负于你，作了看来再坏也没有的事情，当时你是怎样想的？……”

“我在那一次想得似乎很少……”丈夫答道。

“那么，后来呢？……”妻子追问。“当你……就象你所说的，老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呢？……”

“我在想，我经常有负于耶稣基督……”他低声说。

拉根弗丽德也站起身来，她站了片刻，突然鼓起勇气走到丈夫跟前，把双手搁到他的肩上。当丈夫拥抱她时，她把头贴在丈夫胸口。劳伦斯感觉到她在哭。他把她抱得更紧，把脸颊紧贴住她的头顶。

“好吧，拉根弗丽德，现在去睡吧！”过一会儿他说。

他们一起走到耶稣受难像前，跪下一膝，画了个十字。劳伦斯用教会语一字一句地低声念着晚祷词，妻子跟着他默诵。

然后，他们脱了衣服。拉根弗丽德躺到离床边较远的地方，床上的枕头现在放低了不少，因为丈夫近来经常头晕。劳伦斯闩上门，上好锁，把炉子里的木炭耙成一堆，把灯吹熄，便睡到妻子身边。他们躺在黑暗里，手挨着手。不一会儿，他们的手指便紧握在一起了。

伊瓦尔之女拉根弗丽德心里想：这似乎又是一个新婚之夜，

而且是一个多么奇特的新婚之夜啊！真是悲喜交集，种种思绪一齐涌上心头。她被感情的激浪猛烈地颠簸着，只觉得：现在她的灵魂同躯壳之间的一线纽带即将断裂……死神也第一次向她……伸出手来。

是啊，本来就应该这样……既然这一切已经开了头，就让它开头吧。拉根弗丽德回想起第一次见到未婚夫的情景。那时，他看到她可真高兴……尽管有点不好意思，但他一心想爱上自己的未婚妻。可是，她却只感到烦恼，连小伙子那惊人英俊的外貌，那绺直垂到洁白红润、覆盖着金色茸毛的脸上的浓密光润的头发，都叫她不愉快。一想到那个长得并不漂亮、年纪并不轻、脸颊也并不是那么白里透红的人留在她心头的那道深深的创伤，她的心便会剧烈作痛。她热望能扑到那人的怀里，同时却拿起刀子直刺那人的咽喉，即使自己死去也心甘情愿……当她的未婚夫第一次想爱抚她时——他们俩坐在家里的阁子梯级上，他把她的发辫卷在自己手上，——她脸色煞白，冲着他跳起来就走。

唉，她回想起那天夜里骑马同特隆德和图尔提丝穿过耶伦谷地到多孚尔山里去找那个女巫的情景。她跪倒在女巫的脚下，从手上把戒指和手镯脱下来，扔在地板上，徒劳地恳求奥斯希德夫人授她一种法术，不让新郎接触她的身子……她回想起同父亲、亲戚、女伴，同迎亲车队里的所有的人一起沿着山谷往下走，穿过坐落在小山丘之间的一个个村落，到斯库格庄园去举行婚礼的行程。还回想起新婚第一夜……以及后来所有的夜晚……她象块石头一般冷冰冰地接受小新郎笨拙的抚爱，毫不掩饰内心的不快。

不，主没有抛弃她。当她越来越深地陷入不幸的泥坑，当

她向主求告……甚至当她向主发出呼吁而又并不相信他会听见的时候，仁慈的主还是听到她的绝望的号哭。似乎有一股黑色的海浪向她袭来……现在，一个个浪头把她送到极乐的幸福之中——拉根弗丽德感觉到，它们就要把她从人世带走了……

"劳伦斯，跟我说几句话吧，"她低声恳求。"我真累……"

丈夫对她喃喃地说：

"主说：'Venite ad me, omnes qui laborate et onerati estis. Ego reficiam vos.'"①

他把手伸到妻子的肩下，把她拉到身边。他们就这样脸挨着脸躺了片刻。后来拉根弗丽德低声说道：

"我的丈夫，刚才我向圣母马利亚祷告，求她施恩，别让我比你多活得太久！……"

黑暗中，他的嘴唇和眼睫毛触在她的脸颊上，象是有只蝴蝶在轻扇着翅膀：

"我的拉根弗丽德，我亲爱的拉根弗丽德！……"

8

这年秋冬两季，克里斯丁一直待在侯萨村，她推说身体不好，什么地方也不想去。实际上，她只是有点疲乏。有生以来她从没有这样疲乏过——她没有气力去玩乐，没有气力去感伤，更没有气力去思索。

她想，一旦生下这个新生儿，情况便会好一些的；她是多么迫切地期待这个孩子，似乎得救的希望全寄托在他身上。要

① 拉丁语："所有操劳终日，重负在身的人们，到我这儿来，我会安慰你们。"

是生的是儿子，而她的父亲死在孩子诞生之前，那就给孩子取名为劳伦斯。克里斯丁想象自己会怎样疼爱这个孩子，亲自给他喂奶——她身边已经好久没有吃奶孩子了，——一想到不久之后她又得怀抱婴儿，她就心烦意乱，常常为此流泪。

她又象以往那样，把几个儿子都叫到自己身边，想要他们懂点规矩，受点严格的教育。她觉得，这是根据父亲的心愿来做的，似乎可以使她的内心得到一点安慰。艾里夫神父现在开始教诺克维和卑尔哥夫写字和念拉丁文。孩子们到神父家去念书时，克里斯丁也常常去听课。不过，这些学生并不怎样好学，他们不听话，爱胡闹，只有盖乌提算是例外。他仍然还是埃尔伦所说的"母亲的宠儿"。

埃尔伦是在诸圣日①前后兴冲冲地从丹麦回来的。他受到公爵和他的亲戚英格贝尔夫人极为隆重的接待；英格贝尔夫人对他馈赠的毛皮和银器深表谢意；他还参加了赛马和猎鹿活动。临别时，克努特大人赠送给他一匹漆黑的西班牙种的公马，英格贝尔夫人托他向克里斯丁表示衷心的问候，并带给她两条银灰色的俄国狼狗。可是，克里斯丁却认为这些外国种的狗样子很不老实，贼溜溜的，担心它们会伤害孩子。附近的居民对那匹卡斯提利亚②种的公马议论纷纷。埃尔伦骑在这匹四腿细长，身材匀称，外形漂亮的马上真是神气，不过这种马在挪威却不顶用，只有主知道这匹马在山里会跑得怎么样。不过，目前埃尔伦不管跑到郡内的什么地方，他总要购买一批漂亮的乌黑色的牝马，现在他已经有了整整一大群，这至少看起来是挺象样的。过去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总要给自己的坐骑取一些动听

① 十一月一日。

② 西班牙的一个省。

的外国名字：贝里柯洛尔，巴亚尔德等等。不过，他说这匹公马太美了，用不到在名字上再加修饰——它就简简单单地叫"烟黑"。

无论埃尔伦到什么地方，妻子都不肯同行，为此他很生气。据他观察，她并没有生病——这一次她既没有晕厥，也没有呕吐，总之还看不出任何症状……她弄得病恹恹，懒洋洋，当然是因为老坐在家里，对他的过失和错误胡猜乱想的缘故。圣诞节期间，他们俩发生了几次激烈的口角。不过现在，埃尔伦可不象以往那样常常走到克里斯丁跟前为自己脾气不好而赔礼道歉了。在过去，只要他们俩有争执，他总认为这是他的过错。克里斯丁心地好，她一向是对的。他心境欠佳，在家里感到无聊的时候，要是人家待他好，态度公正，他反而会厌烦；他的天性就是这样的。但是今年夏天，他不止一次地发觉岳父在支持他，并且显然认为克里斯丁作为妻子还不够温柔和克制。于是，他便产生了一个念头，觉得她气量太小，把什么都牢记在心里，不肯原谅他那些小小的过失，何况他犯下这些过失完全不是出于恶意。以往，一当他怒火平息，回心想想时，他就向妻子赔罪——她也表示肯原谅他，但事后他发现，她原谅了，却并没有忘掉。

所以，他经常出门，现在还老是把女儿玛格丽特拖在身边。这小姑娘的教育问题常常是夫妻俩争吵的导火线。尽管克里斯丁从来没有讲出口，但埃尔伦却很清楚，她——还有别人——是怎样想的。他事事、处处都把玛格丽特看作为自己合法的女儿。当小姑娘同父亲和继母在什么地方出现时，人们也似乎是把她作为他合法的女儿来接待的。在兰波尔的婚礼上，她还充当新娘的女傧相，在披散的头发上戴起了黄金的花冠。许多女人为此很不高兴，不过劳伦斯向她们作了解释，西蒙也说，在这件

事情上谁也不能责怪埃尔伦，或者对姑娘本人说三道四。这个漂亮的孩子是无辜的，她不能替自己不幸的出生负责。但是，克里斯丁却了解得更多，埃尔伦希望能把女儿嫁给某个属于骑士阶层的年轻人，他认为凭他现在所据的地位准能达到这个目的，尽管这个小姑娘是非婚生的，很难为她谋取一个不可动摇的完全可靠的地位。要是人们真的确信埃尔伦有本领保持，并且进而扩大他的权力和财富，这件事情是有可能成功的。然而，尽管埃尔伦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尊敬，却没有一个人完全相信，侯萨村的兴旺日子能长期保持下去。所以，克里斯丁担心，他那份为女儿安排终身的心事看来未必能够实现。克里斯丁虽说不怎么喜欢玛格丽特，但还是挺可怜她，而且担心，有朝一日如果玛格丽特不得不满足于随随便便嫁一个人，比父亲平时讲的那一套要寒碜得多，而且还得面临跟埃尔伦教育她的那种环境根本不同的生活条件，那么这小姑娘的自尊心会大受挫伤。

奉献节过后不久，有三个男人从福尔莫庄园来到侯萨村。他们是滑雪翻山越岭而来的，给埃尔伦捎来一封西蒙的急信。西蒙写道，他们的岳父有病，眼看活不多久了。埃尔伦如有可能，劳伦斯请求他到西尔来。他想同两位女婿谈谈，怎样安排他身后的事情。

埃尔伦在房间里踱着方步，时而暗暗地向妻子瞅上一眼。克里斯丁的产期已经临近，她脸色苍白，两颊瘦削……样子抑郁不欢，两眼动不动就流泪。埃尔伦想到今年冬天对她态度很生硬，心里不禁懊悔起来……对她来说，父亲的病是早在意料中的。既然她住在这儿，心里默默地怀着痛苦，那么她有时举止乖张一点，他也该原谅她。

要是他一个人滑雪穿山，到西尔去是相当快的。但要是带着妻子同行，那在路上要麻烦得多，得花许多时间。这样，便只好等大斋期的兵器定期检查完毕以后再去，而且还先得同手下人商量一下。此外，还有几次会见和市民会议，都是他必须参加的。等到他们可以启程，大概离克里斯丁的分娩期也非常近了——而她就是在健康的时候也极怕晕船啊！但是，他又不敢设想，妻子竟然无法同她的父亲见上最后一面。所以，晚上上床时，埃尔伦问克里斯丁，她是不是决定动身。

这时，克里斯丁扑到埃尔伦的怀里放声大哭起来，她满怀着感激之情，同时又为她自己在去年冬天待他不公正而深感悔恨。埃尔伦觉得十分欣慰，他心软了，变得温情脉脉，就跟他在以往给女人带来痛苦后不得不亲耳聆听她的诉苦时那样。他耐心地听克里斯丁谈自己的打算。不过他立即说，他不想把孩子们带去。可是妻子说，诺克维现在那么大了，让他看到外公去世是有益的。埃尔伦说："不行。"接着她又谈到，伊瓦尔和斯库累太小，把他们交给使女照看不大放心。"不行，"丈夫说。劳伦斯是非常喜欢盖乌提的啊！"不行，"埃尔伦答道。要是考虑到她即将临盆，那么对拉根弗丽德来说，丈夫卧病在床，再要来一个坐月子的女人，这已经是够麻烦的了，而对他们自己来说，抱着新生婴儿回家也是够呛的。所以，她要么把婴儿交给劳伦斯的庄园里的奶妈照料，要么自己留在约栾寨，直到夏天，而他本人则需要早一些回家。他把这一切翻来覆去地讲给妻子听，并且尽量说得心平气和，入情入理。

后来他想起，还要上尼达洛斯去采办一些供殡葬宴席用的物品：葡萄酒、蜂蜡、小麦粉、稻米等。不过，最后他们还是从家里出发，并在圣雅特留德节前一天抵达约栾寨庄园。

然而，在父母亲家里逗留的情况根本不象克里斯丁原先料想的那样。

她本来应该非常高兴，因为得以再次见到父亲。她回想起上次回到老家时父亲是多么快活，还为此向埃尔伦道谢，她心里也感到乐滋滋的。可是现在，她觉得好多事情都插不上手，心里很苦恼。

克里斯丁离分娩已经不到一个月了，所以劳伦斯严禁她来服侍，还不准她跟别人一样在他床边陪夜。母亲则根本不让她动一动手指头来帮助料理家务。克里斯丁往往整天坐在父亲床边，但他们难得有机会单独相处。几乎每天都有客人到庄园来——亲友不断来访，他们都想趁劳伦斯活着时再看他一眼。这使他很高兴，虽然经常弄得他很累。他热情愉快地同人们——同男人和女人、穷人和富人、青年和老人交谈，感谢他们的友情，请求他们为他的灵魂祈祷——愿主让我们在另一个世界重新相见吧！而在晚上，只有亲人留在楼下劳伦斯身边时，克里斯丁躺在楼上房间里，两眼呆呆地望着暗处，怎么也无法入睡，因为老是在考虑父亲的病势，考虑自己那颗对什么都不满意的心儿的毛病。

劳伦斯的病情很快就恶化了。在兰波尔生孩子，而拉根弗丽德需要在福尔莫庄园住一段时间那当儿，他还能站起来。有一天，他甚至吩咐下人备了马车把他送到那里去看看女儿和小外孙女。小女孩在受洗时取名为乌耳希德。可是，后来他就躺倒了，而且看来已经注定起不了床。

劳伦斯躺在楼下的大房间里，给他在主人坐的长凳上铺了个床铺，因为床上的高枕头他受不了——马上感到头晕乏力，心

口发痛。人们已经再也不敢给他放血了。在秋冬两季放了那么多血，弄得他严重贫血，饮食很少，食物难以下咽。

父亲那清秀、俊俏的脸庞现在瘦削不堪，黝黑的面色，过去由于接触新鲜空气而显得油光光的，现在已经消褪，变得黄蜡蜡的，嘴唇和眼角在失血后有点泛白。一头乱蓬蓬的、已经花白的浅色浓发长久没有修剪，萎靡无力地披散在绣有蓝色花纹的枕套上，不过使他脸容变得最厉害的是那一把硬撅撅的灰白胡子，它现在不仅长在下半个脸上，而且还长在青筋暴出的又长又粗的脖子上。而以往在节前劳伦斯总是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他的身体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了。不过，劳伦斯说，他只要挺直身子一动不动地躺着，便感到自己挺好。他始终还是那样乐观和开朗。

庄园里宰了牛羊，酿起啤酒，为殡葬后的筵席烤制面包，还把床铺搬到院子里检查一番——能办到的现在都在办了，免得到病人临终时家里乱成一团。劳伦斯听到家里在做这些准备也大为高兴——他的最后一次筵席不能办得比约栾寨的历次酒宴差：他要隆隆重重、体体面面地辞去作为一家之主的职务。有一天，他想看一看将要跟在他的灵柩后面，然后赠送给艾利克神父和苏耳蒙神父的两头牝牛，人们就把牛牵进了房间。整个冬天，它们都得到了双份饲料，所以长得又肥壮，又神气，就象夏天在山间牧场上放牧时那样，虽然现在还是草料严重不足的春天。其中一头牝牛在地板上撒下一泡屎，劳伦斯哈哈大笑，声音比谁都响亮。不过，他担心妻子最后会累倒。克里斯丁一向认为自己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主妇——她在斯凯温地区的家里也是有这个名声的——但是她现在觉得，若要跟母亲相比，那她简直毫无用处。谁也弄不明白，拉根弗丽德怎么能处处都去，样样都做，而且又似乎一直没有离开丈夫；每天夜里，她还和大

家一样守在丈夫身边。

“我的丈夫，别为我操心，”她把手放到劳伦斯手里说。“你也知道，一旦你去世，我永远不会再有这样的操劳了。”

许多年前，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就在哈马尔的修士们那里给自己买了一块墓地，拉根弗丽德将把他的遗体送去，并留在那边。她要向城里的这些修士租一间修道院的房子，定居下来。不过在这之前，还得把劳伦斯的棺柩暂厝在家乡的礼拜堂里，还得给礼拜堂和神父们送一大批礼物。劳伦斯的马匹要载着他的灵柩和他生前所用的盔甲和兵器出丧，这些遗物应由埃尔伦花四十五个银马克取得。盔甲和兵器将归埃尔伦和克里斯丁生的某个儿子所有——很可能，就给克里斯丁现在所怀的孩子，要是这是个男孩的话。病人笑了笑说，也许以后在约柔寨又会出现一个劳伦斯啦。在从哥德勃兰斯谷地到哈马尔去的路上，遗体还得送到沿路的各座礼拜堂去，在那里停放一夜。劳伦斯在遗嘱中列举了这些礼拜堂的名字，还说明该送多少钱，多少蜡烛。

有一回西蒙说，岳父生褥疮了——他帮拉根弗丽德抬起病人，替病人洗换。

克里斯丁不禁妒忌起来，心里十分苦恼。看到父母亲对西蒙这样亲近和信任，她简直受不了。西蒙在约柔寨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埃尔伦可从来没有这种情况。西蒙的那匹浅黄色的高头大马几乎每天都系在院子的栅栏边，而西蒙本人则坐在劳伦斯的房间里，既不脱掉帽子，也不解下斗篷——他说过一会儿他就要走的。但是，稍等片刻，他就出现在门口，大声吩咐把他的马牵到马厩里去。他对岳父的事情一清二楚，有时还把那个装文件的小箱子拿来，替劳伦斯取出收据和契约，完成拉根弗丽德托他办的各种事情，跟管家交谈有关管理田地的事项。克里

斯丁心里想，她一向所抱的最大心愿是让父亲喜欢埃尔伦……可是，当父亲第一次站在埃尔伦一边说她不对时，她却马上干出最愚蠢的事情……

安德列斯之子西蒙为自己过不久就要同岳父永别而满怀忧伤。不过同时他又为小女儿的出世深感欣慰。劳伦斯和拉根弗丽德一次又一次地详细讯问有关小乌耳希德的情况，什么小家伙的体重啦，长得怎么样啦，西蒙总是有问必答。这时，克里斯丁也会妒火中烧——埃尔伦是从来不注意孩子们这方面的情况的。与此同时，她又觉得有点好笑，因为这样一个已经不算年轻的红脸汉子竟然会十分在行地扯淡起吃奶孩子的肚子痛或者怎样饮食之类的琐事。

有一次，西蒙让克里斯丁搭上雪橇一起走——因为她想去看看妹妹和小外甥女。

几百年来福尔莫庄园的妇女们在生产时居住的那个被烟熏黑的老房间，已经给西蒙翻修一新。原来的炉子已经拆掉，用砖砌了个新炉子，在炉子的一边舒适、妥贴地安置了一张精致的雕花大床，而在对面靠墙的地方则放着一尊精美的圣母雕像。这样，躺在床上就能时时看到圣母像就在眼前。房间里铺上木头地板，墙头的窗子安上玻璃，还放着各种各样漂亮的家具什物和几张新长凳。西蒙想把这个房间作为兰波尔的闺房——她在这里可以安放自己的东西，接待邻家的女主人；要是庄园里举行宴会，男人们在晚上喝得烂醉，使女宾们感到讨厌时，她们可以躲到这里来休息。

兰波尔坐在床上迎接客人。她戴着丝的三角头巾，穿着胸前用白色毛皮镶边的红上衣，她的背后堆着几个套着丝枕套的枕头，床上铺着有小花图案的丝绒床单。床前摆着西蒙之女乌

耳希德的摇篮。这是一个古色古香的瑞典摇篮，还是由克里斯丁的曾祖母森纳之女兰波尔随身带到挪威来的。克里斯丁的父亲和祖父、她本人以及她的弟兄、妹妹都在里面睡过。按照风俗习惯，这个摇篮理应给长女克里斯丁充作陪嫁物，可是在克里斯丁出嫁时却没有提到这个摇篮。她当然很明白，父母亲是故意忘记把这个摇篮放在陪嫁物中的：他们认为她和埃尔伦的孩子不配睡在里面……

此后，克里斯丁便避着不到福尔莫庄园去——她推说没有气力走动。

她也确实感到自己已经恹恹成病，不过这是由于内心痛苦和不安的缘故。因为她无法对自己隐瞒这样一个事实：她在老家住得越久，情绪就越坏。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连得看到父亲死期将近，而父亲最亲近的人结果还是他的妻子时，都会感到难受。

她一直听人说，她的双亲的共同生活可以作为令人可敬的好夫妻的表率，他们相处和谐，忠诚体贴。但是，克里斯丁还是不知不觉地感觉到他们两人之间有一点隔阂，有一个阴影，即使模模糊糊，也使家庭生活大为逊色，虽说劳伦斯和拉根弗丽德一直是很和睦的。而现在，父母亲之间没有任何阴影了。他们平心静气地交谈，话题大多是最普通的生活琐事，但克里斯丁却觉得在他们的目光和话音中出现了某种新的东西。她明白，只要母亲不在房间里，不在父亲身边，父亲就会惦记她。要是他自己劝她去休息一会儿，她一走，他躺在床上便会显得有点不安，似乎老在等她，而一待她走进房间，安宁和喜悦似乎也同她一起回到了病人身边。有一次，克里斯丁听到父母亲谈起他们已经死去的几个孩子，可是两人的神情却很幸福。有时，艾

利克神父走来，给劳伦斯念祈祷文，拉根弗丽德总是坐在他们身边。那时候劳伦斯经常拿起妻子的手，一边躺着一边拨弄她的手指，转动手指上戴的戒指。

克里斯丁知道父亲仍是疼爱她的，一点也不比过去少。但在这之前，她不理解他对她母亲的爱。现在，她明白了，他对长期一起生活、同甘共苦的妻子的爱和对仅是同他分享快乐，仅是从他那儿接受最深厚的柔情的孩子的爱是有区别的。克里斯丁痛哭着向主和圣奥拉甫求助，因为她回想起去年秋天在山里她泣涕涟涟地同父亲依依惜别的情景——不，她当时并不希望这是最后的诀别！

立夏①那天，克里斯丁生了第六个儿子，产后第五天她就下床，到父亲的房间里去陪伴病人。劳伦斯却不喜欢这样：在他家里，可从来不作兴让坐月子的女人还没到该上礼拜堂的那一天就走出房门。无论如何，除非天上没有太阳，她是不应该走到院子里的。拉根弗丽德听劳伦斯这样说。

"我的丈夫，我现在想，"她说道，"我们家里的这些女人一向是不大听你话的，总是我们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那你过去有没有发现这一点呢？"丈夫笑着说。"不过，你可知道，你的弟弟特隆德在这方面倒是说得对的……记得吗，他老是说我是窝囊废，因为我让你们自作主张？"

立夏后的第一个节日，兰波尔上礼拜堂去做赎罪祈祷，她在回家路上顺便弯到约栾寨庄园来——这是她生孩子后第一次回娘家。跟她一起来的还有罗耳夫之女海尔加——这姑娘也已

① 挪威每年的立夏是四月十四日。

经出嫁了。这时，顺德村的特隆德之子霍瓦尔德也坐在劳伦斯那儿。他们三人是同岁，曾经象兄弟姐妹那样在约荣寨庄园共度过三年。那时霍瓦尔德最调皮，在一切游戏中都要做头头，因为他是男孩子。可是现在，这两个戴着白色头巾的已婚少妇却明明白白地让他感觉到，她们在同丈夫和孩子的相处中，在掌管家务的过程中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而他只不过是个未成年的不懂事的毛孩子。劳伦斯对这一点感到非常有趣。

"霍瓦尔德，我的朋友，你等着自己娶个老婆吧。那时你才会弄明白，还有多少事情你还不懂哩！"他说，房间里的男人全都哈哈大笑，说他讲得对。

艾利克神父天天都到病人这儿来。现在，这位老教区神父视力很差，不过他用挪威语讲起《创世记》来，或者用拉丁语念起福音书和赞美诗来，仍旧十分流利，因为他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几年前劳伦斯在索镇换到一本大书，他现在一心想听听这本书中所讲的内容，可是艾利克神父由于视力不佳就无法念它。于是，父亲便请克里斯丁试试看，能不能念这本书。克里斯丁对这本书的内容稍微熟悉一下以后，便念得很出色。她非常高兴，因为现在总算能替父亲做点有用的事了。

顺便说，这本书里讲的是有关畏惧与勇敢，信仰与怀疑，灵魂与肉体的论争。此外，书里还讲了几个有关圣徒的故事，讲了几个活着时灵魂就得到超升的伟大人物的经历，他们目睹地狱中的罪人，目睹炼狱之火的考验和天堂的极乐。劳伦斯现在老爱讲"炼狱之火"，说他不久便要投身进去，不过他并不害怕。他指望朋友和神父的祈祷能使他的心情轻松一点，并且认为圣奥拉甫和圣托玛斯会在最后的考验中帮助他坚定信仰，就象他在这一辈子中多次感受到这种帮助时那样，他用这种想法

来安慰自己。以往，他经常听说，信仰坚定的人是一刻也不会迷失方向的，他的灵魂将冲破炼狱的烈焰直奔天堂极乐世界。克里斯丁觉得，父亲很高兴，仿佛他即将去试试自己的勇气似的。她不禁回忆起孩提时代看到国王的各路大军从谷地出发去反击艾利克公爵的情景——现在，她觉得父亲面对死神，就象他那一次面对光辉的战斗业绩一般。

有一回她说，按她的意见，父亲在尘世生活中经受了那么多的考验，他在另一个世界上的磨炼总该轻一点吧。劳伦斯答道，现在他可不同意这种意见。他是个有钱人，出身于名门望族，有许多亲朋好友，生活很顺遂。

"我最大的痛苦，是从来没见过亲娘的面，还有是失去了几个孩子。然而，不管是第一桩，还是第二桩事情，对我来说不久就不成其为痛苦了。其他种种在我生前使我感到苦恼的事情，对我来说同样也不再成为痛苦。"

在克里斯丁朗读时，母亲常常待在一旁，有时还有外人，连埃尔伦也很乐意到房间里来听听。这种朗读使大家很高兴，可是却使克里斯丁感到忧郁不安：她想，她自己心里是懂得是非和好恶的，但办事却往往失之偏颇。她也为她的婴孩担心，怕他还未受洗就成为异教徒死去，以致弄得几乎夜不成寐。本来已经有两个使女守夜陪她了，可克里斯丁还是害怕：要是一个疏忽，她睡着了，那怎么办？其他几个孩子都是生下来不满三天就受洗的，可是克里斯丁的这个最小的儿子却不得不等着，因为孩子长得又胖又结实，大家都想给他取名劳伦斯，以此来纪念外祖父。可是，在这里谷地里人们都严守这样的风俗习惯：不能给孩子取还活着的人的名字。

有一次，克里斯丁把婴儿抱在膝头，坐在劳伦斯身边，父

亲要她把襁褓解开来——至今他还只看过孩子的小脸蛋哩。克里斯丁照父亲的吩咐做了，然后把孩子递给他。劳伦斯抚摸了一下凸起的小胸膛，再把那紧握的小拳头放在自己手里。

"孩子，有朝一日你会披上我的铠甲，这真叫我惊奇——要是现在给你套上它，你占的地方不比钻在空核桃壳里的小虫多一点！这只手还得好好地长，才能抓住我那把剑的剑柄。一见到这样的小宝贝，就会明白，主不希望我们手执兵器。但是，你这个孩子只要稍微长大一点，便会热切地盼着拿剑了。世界上只有极少数人才对主怀着伟大的爱，不想手执兵器。我就没有这样的爱。"

他看着新生的孩子躺了片刻。

"我的克里斯丁，你对怀中的孩子真是百般疼爱——孩子长得又胖又大，可是你自己却脸色苍白，瘦得象根树枝——而且听你母亲说，你每次生孩子总是这副样子。兰波尔的小女儿生下来又瘦又小，"他笑道，"可是兰波尔自己倒挺好，简直象朵玫瑰花。"

"我总感到奇怪，她怎么不肯亲自给孩子喂奶，"克里斯丁说。

"西蒙也不肯——他说，他不愿意使兰波尔变得消瘦憔悴。你总该记得，兰波尔还不满十六足岁哩。她还没来得及把童鞋穿坏，倒已经生下女儿了……而且以往从来没有生过一次病……那就难怪她缺少耐心罗。而你，克里斯丁，在出嫁时已经是个成年的女子啦！"

克里斯丁突然痛哭起来……她自己也未必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哭。不过那倒是真话：她一开始就疼爱自己的孩子，在知道自己怀着他们的时候就疼爱他们，在他们不给她一点安生、弄

得她行动不便、脸容变丑的时候就疼爱他们。她第一次看到他们的小脸蛋就爱，而且在他们成长、变化、强壮起来的每时每刻她都爱。可是，没有一个人同她一起真正地疼爱他们，没有一个人同她一起为他们而高兴！……埃尔伦不是这样的人——当然，他是爱他们的……不过他认为诺克维出世得太早，至于其余的孩子，他又总是说一个人生那么些个太多了……她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当初，她曾经考虑过那个罪恶的果实，那是在侯萨村的第一年冬天——她知道自己要尝到它的苦涩味，虽然结果事情不象她所担心的那样。那一次，她和埃尔伦之间发生了龃龉，这件事情大概永远也无法改变了。

她跟母亲一向不亲近。当她已经是个大姑娘的时候，她的两个妹妹都还是小孩子哩，她没有女伴同她一起玩。她是在男人中间接受教育的，并且完全能够过着娇生惯养的生活，因为在她的周围总是有男人伸手护卫着她，把她同外部世界隔离开来。现在，她觉得她生的全是儿子是多么合理，主赐给她的全是男孩，让她抱在怀中，用自己的鲜血来哺育他们，疼爱他们，保护他们，抚养他们，直到他们长大成人，得以在男子汉中间占一席之地。她回想起一个传说，讲的是一位被人称为“勇士之母”的女王。真的，在那个女王的孩子的房间周围，总是有许多男子汉警觉地守卫着……

“克里斯丁，你怎么啦？”过了片刻父亲问她。

她不能把这一切全告诉父亲。所以，她嗫嚅了一会儿，才忍住眼泪开口说：

“父亲，我怎么会不难受，当你躺在这儿……”

但到最后，在父亲的一再追问下，克里斯丁终于说，她是在为未受洗的孩子担忧。于是劳伦斯立即吩咐在下一次做礼拜时

把孩子送到礼拜堂里去，还说他不信因为这样就会比主注定的日子早死几天。

“再说，我在这里也躺得太久了，”他笑着说，“克里斯丁，我们的生与死都伴随着不幸！我们在种种病痛中诞生，也在种种病痛中去世——只要谁不遭到横死，都是如此。我在年轻时觉得，最美好的死便是捐躯疆场。可是，我这待罪之身看来还得死在病床上……不过现在我感到，我在这里躺得再久，我的灵魂也不会超升得快一点。”

这样，孩子在下一个礼拜日受了洗，并且取了外祖父的名字。为此，周围地区的人纷纷数说克里斯丁和埃尔伦的不是，尽管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对前来探望的人一再说明，这是他自己要求这样做的，因为他不希望在死神走近门口时，家里还有个异教徒。

劳伦斯还担心自己会不会刚好在春耕大忙季节死去，弄得许多人赶来参加吊唁活动，给他们添麻烦。在孩子受洗后两周的一天，埃尔伦走到克里斯丁产后居住的原先的那个织布间里。时间已近中午，饭也吃过了。不过，克里斯丁还躺着，因为孩子在夜里吵个不停。埃尔伦显得很激动。他亲切地对她低声说，要她赶快起床到父亲那儿去。拂晓时，劳伦斯的心脏病多次发作，此后，他神志不清地躺了好久。现在艾利克神父在他身边，刚听罢他的忏悔。

这是圣哈瓦尔德节后的第五天。天空中不时下着暖和的毛毛细雨。克里斯丁走到院子里，一阵和煦的南风吹来，她闻到一股从施上厩肥的新耕的地里散发出来的泥土味。褐色的谷地正承受着绵绵春雨的润泽，夹在崇山峻岭之间的天空显得蓝莹莹的，雾气沿着林木蓊郁的山坡静静地飘浮，在半山腰间流连。河

水暴涨，变成灰茫茫的一片，从沿河的小树林里传来一阵阵叮叮当当的铃声——这是一群牧放的山羊，它们东奔西散，啃着长出幼芽的树枝。要在平时，这是一个准会使她父亲心旷神怡的好天气：对人，对牲畜来说，冬天和寒冷已经结束了——牲口从阴暗的畜栏里给解放出来，它们在里面度过了这么长久半饥不饱的日子。

克里斯丁看到父亲的脸色，就知道他的大限已近。鼻孔边的皮肤白得象雪，嘴唇发绀，一双大眼睛的下面也有两块青紫；开阔的前额上全是汗珠，蓬乱的头发一绺绺地贴在额上，已经湿透了。不过，劳伦斯这时神志很清，话尽管说得很慢，有气无力，但很清楚。

家里的仆人一个个地走到他的床前。劳伦斯同每个人握手，感谢他们为他操劳，祝他们健康长寿，要是以往他对谁犯下什么过失，就请求原谅，并请求他们为拯救他的灵魂而祈祷。然后，他开始同亲人诀别。他要两个女儿弯下腰来，让他亲吻一下，祝愿主和圣徒给她们赐福。两个女儿放声大哭。年轻的兰波尔扑到姐姐的怀里。直到她们拥抱着回到父亲的床脚边，妹妹还把头贴住克里斯丁的胸口，不停地抽泣。

埃尔伦的脸在哆嗦，泪水沿着两颊直淌。他捧起劳伦斯的手亲吻了一下，然后低声请求岳父宽恕他这些年来他给岳父带来的许多痛苦。劳伦斯说，他真诚地宽恕埃尔伦，并且祈求主保护他一辈子。当埃尔伦悄悄地离开病床，同妻子并肩站在一起时，他俊秀的脸显得异样的苍白。

西蒙没有哭，他双膝跪下，托起岳父的手亲吻。他这样跪了很长时间，把岳父的手紧握着。

“女婿，你的手真暖和，真美啊！”劳伦斯脸上挂着一丝微

笑说。

西蒙走到兰波尔跟前，兰波尔向丈夫转过身去。西蒙便搂住了她那瘦削的少女的肩膀。

劳伦斯最后是同妻子诀别。他们低声交谈了几句，谁也没有听清楚他们讲了些什么，然后又当着大家的面亲吻，既然死神已经到了屋内，那么这样做是得体的。然后，拉根弗丽德在丈夫床前双膝跪下，脸对着病人。她面色煞白，可是依然镇定自若。

艾利克神父给垂死的人搽上香油，念了临别赠言，授了圣餐以后，仍旧一直留在屋里。他坐在床头念祈祷文。拉根弗丽德现在坐到床沿上。这样过了几个小时。劳伦斯双目半闭地躺着。有时，他不安地把搁在枕头上的头转来转去，双手紧揉着被子，还呻吟着沉重地叹了两口气。大家都以为他已经不能说话了，但实际上生与死的搏斗还没有开始。

天色很早便暗下来了，神父点了一支蜡烛。人们默默地坐着，观察临终的人的动静，一边倾听墙外淅淅沥沥的雨声。突然，病人变得烦躁起来，他浑身打战，脸色发青，显然是喘不过气来。艾利克神父把手塞到他的双肩下面，把他稍稍扶起一点，让他坐稳，然后把病人的头抱在胸口，把一个十字架举在他的面前。

劳伦斯睁开眼睛，凝视着神父手中的耶稣受难像说起话来，他的声音很轻，不过挺清楚，房间里的大多数人都能听到：

“Exsurrexi, et adhuc sum tlcum.”①

他的身体又抽搐了几下，双手在床单上摸索着。艾利克神

① 拉丁语：“当我醒来时，我还是与你同在。”

父把他紧抱了一会儿，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朋友的头安放到枕头上，吻了吻他的前额，把他的头发抚平，这以后才按了按死者的眼皮和鼻孔，接着站起身来开始念祈祷文。

家里允许克里斯丁夜间在遗体边参加守灵。劳伦斯的遗体被安放在楼上房间里铺的干草上，因为那里比较宽敞，可以容纳大批来客。

她看到父亲在烛光下躺着，一张开阔而苍白的脸似乎蒙上了一层金光，叫人感到有说不出的美。盖在脸上的那块亚麻布已撩开一点，免得被纷至沓来的瞻仰遗容的人弄脏。主持祭祷的是艾利克和一位从克瓦姆来的教区神父——他是晚上刚到的，准备给劳伦斯举行最后一次忏悔式，可是他到来的时候劳伦斯已经死了。

第二天，吊唁的客人就已经纷纷骑马到庄园来了，克里斯丁为了保持礼仪只好躺在床上，因为她还没有到礼拜堂去做赎罪祈祷。现在，给她这位产妇铺的床很讲究，有丝绸的被子、家里最漂亮的枕头。还从福尔莫庄园搬来摇篮，临时借用一下。里面躺着小劳伦斯。人们从早到晚进进出出，络绎不绝，都想来看看克里斯丁和新生的孩子。

父亲的遗体依然保存得很好——人们转告克里斯丁说，——只不过稍微有点发黄。在死者的灵柩前送来那么多蜡烛，这在以前是从未有过的。

在第五天摆起了殡葬筵席。筵席异常丰盛。停在庄园院子里和莱加桥那儿的客人的马匹数以百计，一部分客人还分住到福尔莫庄园去。第七天，继承人分了父亲的财产——一切都做得既和睦又友好。劳伦斯在去世前已经亲自把一切事情安排停

当，现在完全按照他的嘱咐办理。

翌日，按规矩要举行出殡礼——目前遗体暂厝在圣奥拉甫礼拜堂——准备把它送到哈马尔去。

出殡前一天的晚上——多半已经是深夜了，——拉根弗丽德走进老房间，那里睡着她的长女和婴儿。女主人已经疲惫不堪，不过她的脸容还是那么开朗和安详。她把使女们打发走了。

“我们的房间都已经住满人了，不过你们还是可以找个角落去休息一下。我想自己陪陪女儿，这是我在庄园里的最后一夜啦。”

她从克里斯丁手里接过孩子，抱到炉子旁边，把襁褓重新包了一下，让孩子安睡。

“妈妈，想必你会感到奇怪吧，怎么一下子要离开同父亲住了这么多年的家呢，”克里斯丁说。“我不明白，你怎么会有勇气这样做的。”

“可我也没有勇气再留在这里，”拉根弗丽德回答，一边摇着抱在膝头的小劳伦斯，哄他入睡，“留在这里，却又看不到你的父亲在庄园里走动。

“你有没有听说过，我们是怎样搬到这谷地里来定居的？”过了一会儿她继续说。“那时，我们得到消息，说是我的父亲伊瓦尔已经病重垂危，可是我不会骑马——劳伦斯只好一个人到北方来。记得他启程那天天气很好——他在那时候就已经爱拣凉快的傍晚时分动身了。就这样，他想在当夜赶到奥斯陆……这刚好是在夏至前夕。我把他一直送到庄园大道和去礼拜堂的那条路的十字路口——你还记得那地方吗？那边有几块光秃秃的大岩石，周围的土地十分贫瘠……是整个斯库格庄园最差的土地——那里老是缺水，可是在那一年这些田里的庄稼却长得

很旺，我们就谈起这件事情。劳伦斯牵着马走，我拉着你的手——你那时候四岁……

“当我们走到十字路口的时候，我要你跑回去。你不肯，这时你父亲说，要你去找五块白色的小石头，把它们在小溪的河床上排成十字形——他说，这样，当他乘船经过缪尔斯森林时，就不会受到住在那里的特罗利①侵害。于是你马上就跑去找……”

“真有这样的讲法吗?”克里斯丁问道。

“不知道，我没有听说过——在这之前和以后都没有听说过。我想，你的父亲只不过是信口胡编罢了。难道你不记得，当他跟你玩的时候，他多么会编故事?”

“当然记得罗!”

“我陪他穿过树林，一直送到侏儒岩跟前。这时，他要我回家去，他自己也同我一起往回走到十字路口。他笑了笑说：你应该明白，我是不允许你一个人穿过树林的，何况是在太阳落山以后。当我们站在十字路口的时候，我抱住他的脖子：我不能回到老家去，心里感到非常痛苦……我从来没有在斯库格庄园真正住惯，老是思念着北方的谷地，想到那儿去。劳伦斯安慰我，最后说：‘我回家的时候，要是你抱着个儿子出门来迎接我，那么你可以向我提出任何要求。只要人力能够办到，你的愿望就不会落空!’于是我答道，要是那样，我就请求让我们搬到北方去，住在我老家的领地上。你父亲可不喜欢这样，他说：‘你难道不能提出更高的要求吗?……’他笑了起来。我想：他是永远不会这样做的，而且我觉得这完全可以理解。后来，你知道，

① 按照挪威迷信：指住在山里面的威力无比的巨人。

你的弟弟西哥尔德没有活满一个钟点……哈夫丹送他去举行了洗礼，孩子马上就死了……

“你父亲一天大清早回家——前一天晚上，他在奥斯陆听到了我们这里的消息，便立即动身。我还躺在床上……我是多么难过，简直不想起床。我本来就想，大概再也无法恢复健康了。主宽恕我，人们把你带领到我的跟前，我把脸转向墙壁，不想看你，我可怜的孩子！可是这时，劳伦斯却开了口——他坐在我的床边，还披着斗篷，连宝剑也没有解下来，他说：‘好吧，现在让我们试试看，要是搬到约栾寨去，我们会不会好一点。’就这样，我们迁出了斯库格庄园。现在你该明白了，为什么劳伦斯去世之后我不愿意在这儿住下去。”

拉根弗丽德抱着孩子走过来，把他放到母亲怀里。她取下白天盖在克里斯丁床上的丝绸罩布，把它叠好，搁到一边。然后，她凝视着女儿，站了片刻，摸了摸女儿那根垂在雪白的双乳之间的又粗又长的浅褐色发辫。

“你的父亲经常问我，你的头发是不是还那么长，那么美。看到你生了这么多孩子还保持着美丽的容貌，他心里可真高兴。近年来，你使他非常高兴，因为你成了一个能干的女人，而且身边围着一群可爱的儿子，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又健康，又漂亮。”

克里斯丁强忍着眼泪。

“妈妈，他经常对我说，你是世界上最贤惠的妻子……还说，我应该把这一点转告你……”她不好意思地住了口，拉根弗丽德低声笑了。

“劳伦斯想必明白，他不需要委托任何人来向我转达他对我的厚爱。”她抚摸一下孩子的头，以及女儿抱孩子的那只

手。"不过，他可能希望……我的克里斯丁，别以为我在什么时候妒忌过你，因为父亲对你那么疼爱。你爱他甚于爱我。那也是对的，公正的。你那时是个多么好看，多么可爱的小姑娘，我简直弄不懂，怎么主倒允许我把你保全下来了。不过，我思念失去的东西总是要比考虑现有的东西来得多……"

拉根弗丽德坐到床边。

"在那边，在斯库格庄园①的习惯跟我们这儿完全不同。我记不起我的父亲在什么时候吻过我……他吻母亲，也只是在她临终时才这样做。母亲在礼拜堂里做弥撒时吻哥德栾的，因为姐姐站得离她最近，然后姐姐再吻我……在别的场合，我们从来不这样……

"在斯库格庄园的习惯却是这样的：我们在礼拜堂里进了圣餐回来，在院子里一下马，卑尔哥夫大人就要吻儿子们和我的脸颊，我们也得吻他的手。接着，丈夫们吻自己的妻子，然后我们同参加祈祷式的仆人一一握手，为接受圣礼互相祝贺。劳伦斯和奥斯蒙还有个习惯，要在接受父亲的礼物时吻父亲的手。每当父亲或者英加走进房间，儿子们就得起立，直到吩咐坐下时才可以坐。起先我觉得这套规矩真是荒谬可笑，是外国的风俗……

"可是，在后来我同你父亲相处的岁月中，当我们失去了三个儿子，当我们为我们的乌耳希德担忧和伤心的时候……劳伦斯所受的这种教育，养成的这种比较温柔、比较肯体贴人的性格对我来说是多么好啊。"

---

① 似应作"顺德村"。因为拉根弗丽德的父亲小伊瓦尔·耶斯林和姐姐哥德栾都住在顺德村。斯库格庄园是劳伦斯的父亲卑尔哥夫和弟弟奥斯蒙的庄园。

克里斯丁过一会儿低声问道：

“那么，父亲从来没有看到过西哥尔德罗？”

“是的，”拉根弗丽德也是那样低声回答。“那孩子活着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过他。”

克里斯丁躺了片刻说：

“妈妈，我还是觉得在你的生活中有不少美好的东西……”

拉根弗丽德苍白的脸上淌着泪水。

“对，你说得对，愿主帮助我！现在我自己也有这种感觉。”

不久，拉根弗丽德小心地把睡着的孩子从母亲怀里抱走，放到摇篮里。再用小扣环把克里斯丁的衬裙扣好，抚摸了一下女儿的脸，要她睡觉。克里斯丁伸出一只手。

“好妈妈！……”女儿央求起来。

拉根弗丽德弯下身子，把女儿拉到怀里，吻了她好多次。自从乌耳希德死后的这些年来，母亲从没有这样做过。

第二天，克里斯丁站在起居室屋角后眺望着河对岸遥远的山坡——那是一个好天气。春意盎然，到处都有解冻的溪流在潺潺歌唱，小树林和草地蒙上一片新绿。在道路沿着莱加桥庄园上方的陡坡延伸的地方，有一片青翠的冬黑麦田——去年，约翰把那里的小灌木丛烧掉了，并在烧过的地方播下了黑麦。

当出殡的队伍走近这个地方时，她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现在，队伍正在山崖底下，在新播的青翠的黑麦田上方缓缓移动。

克里斯丁能把走在前边的几个神父都分辨出来。还看到走在队伍前边的人捧着十字架和烛台。在白天明亮的阳光下是看

不出烛火的，蜡烛本身看上去象一根根白色的细线。接着出现了两匹马，它们拖着悬挂在中间的驭架，架上搁着父亲的灵柩。再后面，她在浩浩荡荡的队伍中认出了骑着黑马的埃尔伦、母亲、西蒙和兰波尔，以及许多亲友。

起先，透过洛根河的喧哗声还能清楚地听到神父们唱赞美诗的声音，不过到后来，这声音被河流的波涛拍击声和从山林陡坡上奔腾而下的春溪的汩汩声吞没了。直到最后一匹驮着行李的马消失在谷地对面的树林中之后，克里斯丁还站在那里久久地凝望着。

第　三　部

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

1

伊瓦尔之女拉根弗丽德比丈夫多活了不到两年：她是在一三三二年的初冬去世的。从哈马尔到斯凯温路途遥远，所以等到侯萨村得到噩耗，她已经下葬一月有余了。不过，将近三一节①时，安德列斯之子西蒙赶到了他们这里。妹夫要同他们商量有关拉根弗丽德死后遗产分配的事项。现在约栾寨庄园已归克里斯丁所有，因此她决定请西蒙代为照看财产，并安排农民的耕作。岳母住在哈马尔的时候，西蒙就已经在管理岳母的不动产了。

刚好在这时候，埃尔伦被在他的郡里发生的几桩事情弄得焦头烂额。去年秋天，住在乌普谷地②福尔布列格德庄园的一个名叫侯乔夫的农民杀死了他的邻居，因为那人说他的妻子是女巫。当地居民把凶手捆绑起来，送到郡长那里。埃尔伦下令把他关押在储藏室的阁楼上。但是，到冬天严寒降临时，埃尔伦把他放了出来，让他同庄园里的仆人们住在一起。侯乔夫曾在“马哥格尔”号船上当过水手，同埃尔伦一起在北方待过，而且在那里表现得非常勇敢。所以，埃尔伦千方百计替他开脱，在将案件上报时请求不要判处案犯流放出境。而在哈耳多之子乌耳夫担保侯乔夫能准时到奥尔克谷地听候市民会议审理后，埃尔伦还准许这个农民回家过圣诞节。但是，后来侯乔夫和他的妻子到德利夫谷地一个开旅店的亲戚家里去作客，在去那里

的路上失踪了。埃尔伦认为，他们是遇到暴风雪惨遭不测，因为那时刚好碰上坏天气，可是许多人都说他们早已逃之夭夭——现在郡里的人只好空忙一场！后来，对失踪的案犯又提出新的控诉——似乎侯乔夫在这次作案之前几年已经在山里杀死过一个人，把尸体埋在石头堆下，因为当时侯乔夫怀疑那个人割断了他那匹马的血管。还发现凶手的妻子确实从事巫术活动。

现在乌普谷地的神父和大主教派来的专使正在着手调查有关巫术活动的种种流言是否属实，结果了解到不少令人失望的事情——尽管奥尔克谷地大部分地区的人都信奉基督教。当然，这种事情通常都发生在边远的地方——在伦纳村，在乌普谷地的森林里，但在布德湾也有一个老头儿给拖到尼达洛斯，去接受大主教法庭的审判。在这件事情上，埃尔伦表现得极不热心，引起许多人的议论。事情是从这个名叫奥恩的老头儿身上开的头，他居住在侯萨村附近的湖岸上，差不多被看作是埃尔伦的家仆。他会刻魔符，会算命，他的房间里甚至还有一些希奇古怪的神像，据说他还向这些神像祭祀。但是，当老头儿死后，在他所住的小屋里却根本没有发现这类东西。当然，在老头儿断气的当儿，埃尔伦本人和哈耳多之子乌耳夫都在他身边，看来正是他们在神父到来之前把有些东西销毁了——人们这样议论。而且，人们一想到这件事情，便拉扯到埃尔伦的姨妈奥斯希德夫人身上去，那个女人也曾被控从事巫术活动，行为放荡，谋杀亲夫，只是盖乌提之女奥斯希德夫人聪明能干，又有一帮有势力的朋友支持，人们抓不到她的把柄。大家又马上回想起埃尔伦在年轻时的表现，他当初的生活方式根本不象一个基督徒，

① 每年夏季在耶稣复活节之后第五十天的节日。

② 在多孚尔山至奥尔克谷地之间。

对教会的戒律不当一回事……

最后，大主教终于传呼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叫他到尼达洛斯去面谈。西蒙骑着马和连襟同行，他要到兰赫姆庄园去领外甥，因为家里人希望让孩子跟他回到谷地的老家，到自己母亲那儿去住一段时间。

这事情发生在尼达洛斯召开弗罗斯达市民会议①之前一星期，所以城里熙来攘往，十分热闹。连襟俩抵达大主教府邸的庭院后，人们把他们带领到一个会客室里，那里有许多修士，还有几个世俗显贵，其中有：弗罗斯达市民会议的监法官尼古拉乌斯之子哈拉尔德，尼达洛斯市监法官格尔曼之子奥拉甫，耶姆特兰郡②郡长海尔格之子哥托尔姆骑士，以及雅瓦尔达之子阿尔纳。阿尔纳立即走到西蒙·达莱面前，友好地向他问候，把西蒙带到墙壁凹进去的地方的窗下，两人坐了下来。

西蒙似乎有点不大自在。自从十年前离开兰赫姆庄园之后，他同阿尔纳一直没有见过面，虽然当时他们那一家接待他非常热情，不过到那儿去办理这样的事情，在西蒙的心灵中留下了创伤。

当阿尔纳夸赞自己的孙子小雅瓦尔达这样好、那样好的时候，西蒙只管坐着，目不转睛地瞧着连襟。埃尔伦站在那边，正在同当地的行政长官交谈——那人叫彼得之子波尔德，不过跟海斯特涅斯庄园的那一个家族没有亲戚关系。不能说埃尔伦态度失礼，但他的举止总有点太自由，太随便，在同老头儿交谈时，他把双手放在背后，身子前后摇晃个不停。他跟往常一样，穿着一身深色衣服，不过显得挺漂亮：法国式的紫色短外

① 挪威北部的市民会议，是当时国内四个最高市民会议之一。

② 特隆赫姆郡以东的郡，古时属挪威，现属瑞典。

衣紧裹着身体，腰部两侧开着衩，外披黑色短斗篷，风帽挂在背后，露出灰色的丝绸里子；身围镶银的腰带，脚穿高帮红皮靴，鞋带紧紧地绑住小腿肚，勾勒出匀称秀美的两条腿。

在透过石头房间的玻璃窗的强烈光线照耀下，可以看出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两鬓已有不少白发。在他晒黑了的清秀的脸上，在嘴巴四周和两眼下面现在已经有了细细的皱纹，在他优雅地侧向一边的长脖子上也刻着一道道横纹。但他在其余的人们中间还是显得异常年轻——尽管他在这房间里年纪并不是最小的。他始终是那样仪表堂堂，他的举止始终象他年轻时那样潇洒自如，有点不拘小节，他的步伐始终是那样轻快矫健。行政长官走开后，他仍旧反剪着手在房间里踱着方步。其他人都坐着，在干巴巴地低声交谈。所以，埃尔伦那轻盈的脚步声和他那小小的银马刺的铿锵声听起来十分清晰。

最后，不知是哪个比较年轻的人气呼呼地要埃尔伦坐下来："可敬的先生，能不能把声音放轻点?!"

埃尔伦猛地停下脚步，皱起眉头，然后笑着向说话的人转过身去。

"我亲爱的约翰，昨晚你在哪里喝了酒，弄得现在头痛起来啦?"他说罢坐了下来。当监法官哈拉尔德走到他跟前时，他倒也站起身来，一直等到那人坐定，但是接着他却又随随便便地咕咚一声坐到那人旁边，把一条腿搁到另一条腿上，双手抱住膝盖，听那人说话。

埃尔伦曾经坦率地告诉西蒙，说是有一个杀人凶手和一个女巫从他的手里溜走了，所以他现在遭到了麻烦。可是，现在他坐在这里同监法官讨论事情时，一副样子比谁都无忧无虑。

这时，大主教走了进来。两个下人把他带到主人的座位上，

并在老头儿的四周放了许多垫子。西蒙从来没见过艾里夫·科尔京大主教。那个人看来老态龙钟，弱不禁风，并且似乎老是怕冷，尽管他身上穿着毛皮斗篷，头上戴着镦皮帽子。轮到接见时，埃尔伦把连襟带到大主教跟前，西蒙便跪下一膝，吻了吻艾里夫大主教手上的戒指。埃尔伦也毕恭毕敬地吻了吻戒指。

大主教是在同别的官员就各种事情聊了好长时间后才接见埃尔伦的，此时的埃尔伦举止得体，彬彬有礼。但是，当有个大教堂的神父向埃尔伦提问时，他却回答得十分轻率，脸上的表情高高兴兴，似乎他毫无过错。

当然，他多年来是听到过有关巫术的流言蜚语的。不过，既然过去没有人要他作解释，那就很难说他一定有责任要把谷地里几个女人瞎扯出来的废话弄清楚。调查事实，确定有否根据提出控诉，这已属于神父的职责。

这时有人向他问起那个住在侯萨村，据说搞过巫术活动的老头儿的事情。

埃尔伦笑了一笑说：是的，奥恩自己曾经吹嘘过他会巫术，埃尔伦从来没有看到过他玩的花样。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听人说，奥恩讲起过几个名叫海伦、斯乔古莉、斯诺特拉的女人①，不过他一直把这看作是讲故事或者说笑话。

"我的弟弟哥恩纽夫和我们的神父艾里夫审问过他几次，不过，看来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对他提出控诉的理由，因为他什么坏事也没有干。要知道这个老头儿每逢节日都上礼拜堂，他会念基督教的祈祷文。"埃尔伦从来没有相信过奥恩的玩意儿，因为后来他在北方见识到芬人的那些魔法和巫术之后，便认为奥

---

① 海伦、斯乔古莉、斯诺特拉都是古代斯堪的纳维亚神话中的女神。

恩的那些花样全不过是胡闹。

这时神父问道，有一次埃尔伦本人从奥恩那儿得到过一件……一件能使他在情场一帆风顺的东西，这是真的吗？

"是的，"埃尔伦乐意而又迅速地笑着答道。

这件事情发生在他大约十五岁那一年，也就是说发生在二十八年前。他得到了一个皮钱袋，里面装着一颗白色的小石子和几块晒干的动物肢体。不过，即使在那时候他也不怎么相信这种玩意儿，所以过了一年左右，在他到宫廷服役的第一年，便把这东西送了人。那是在城内的公共澡堂里，他开玩笑地把这个法宝拿给其他小伙子看。后来有个宫廷侍从找到他那儿，想买这个法宝，于是埃尔伦便把这个法宝同他换了一把上好的刮脸刀。

人们问他：那么，这位先生是谁呢？

起先埃尔伦怎么也不肯讲。可是，大主教本人也要他说出来。埃尔伦向他瞅了一眼，蓝眼睛里闪出神秘的光芒：

"这是奥格蒙之子伊瓦尔大人！"

在座的人脸上顿时露出某种异样的表情。年老的海尔格之子哥托尔姆大人有点按捺不住，莫名其妙地嗤了下鼻子。艾里夫大主教自己也强压住笑容。这时，埃尔伦垂着眼皮，咬着下嘴唇，鼓起勇气说道：

"我的大主教，您当然是不会把这些陈年老帐翻出来，去给一位善良的骑士添麻烦的。我已经对您说过，我自己也不怎么相信这些玩意儿……而且从来没有因为我给了他这件东西而发现在我们身上有什么变化……"

哥托尔姆大人不知怎么地吼了一声，后来男人们再也忍不住了，一个接一个地纵声大笑起来。大主教也嘻嘻笑着，连声

咳嗽，还不住地摇头。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件事情上伊瓦尔大人总是空有愿望而难得交好运。

然而，过了一会儿，有个修士冷静了下来，他提醒在座的人说，他们是为了谈正经事才到这里来的。于是，埃尔伦便很不客气地问道，是不是某一方对他提出了控诉，这是不是审问——他本人认为，召见他不过是为了当面谈谈罢了。于是交谈又继续下去，不过中间免不了发生干扰，因为海尔格之子哥托尔姆大人动不动便噗哧一声笑出来。

过了一天，当连襟俩从兰赫姆庄园回家时，西蒙又讲起这次谈话的内容。西蒙觉得，埃尔伦把这次谈话看得很轻松，然而实际上却似乎可以看出，许多达官贵人只要能办到，是很乐意捉弄一下埃尔伦的。

埃尔伦说，他对这一点毫不怀疑；只要他们有能耐，是很高兴这样做的。因为现在在这里北方，大多数人都拥护首相……而对埃尔伦来说，除大主教外，首相也是他的一位忠实的朋友。不过，埃尔伦在一切事情上都依法办理：一切问题他都要同他的文书阿列之子克隆商量，那人对法律十分精通。埃尔伦在说这些话时态度很严肃，只是在讲到不管是这个地区的好朋友，还是国务会议的那些大人先生，也许谁也没有料想到他对法律会如此了解时，他才露出一丝笑容。当时，在维德贡之子艾尔林掌权时，艾尔林接受了他提出的条件，他才当了郡长，现在条件变了，他是否还想保持郡长职位呢？——说实在话，他心里一点也没有数。现在，特别是在妻子的双亲去世之后，埃尔伦的处境是这样的：他没有必要到在宣布国王成年以后当权的那些人那里去乞求恩惠。不过，无论何时宣布这个品质恶劣的男孩子成年亲政，是现在也好，是今后也好，如果继续把他藏

来藏去，那他总是成不了大器的。这样，倒会更快地暴露出他的……或者是那些同他一起执政的瑞典大臣们的企图。人民将不得不承认艾尔林的眼光看得准。要是马格努斯国王想把斯科纳①强行归并入瑞典王国，那我们就得付出很大的代价……只是丹麦那边有个丹麦人或者德国人取得政权，马上就会引起我们同丹麦人的战争。北方的和平条约的有效期为十年……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半期限，俄罗斯人是否想这样长久地和睦共处还不清楚呢。埃尔伦对这一点不大相信……艾尔林本人也不相信。当然，保尔首相是个有学问的人，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得很有头脑……也许是这样。但是，推选他当领袖的国务会议上的这些大人先生却并不高明。现在，他们当然都跟艾尔林疏远了……眼下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埃尔伦也想辞职不干。但是，艾尔林和他的朋友们却希望埃尔伦在这里北方保持权力和财富——所以他还没有作出决定。

“我觉得你现在好象也学会了跟艾尔林大人唱一个调子，”西蒙·达莱忍不住说了一句。

埃尔伦答道：“是这样。”去年夏天埃尔伦到卑尔根去时，他住在艾尔林大人的庄园里，对这个人有了较好的了解。事情是这样的，艾尔林最大的心愿是维护国内的安宁。但是，他希望挪威王国享有的是雄狮的安宁——要让任何人都不敢惹弄他们的亲戚雄狮哈康国王，不敢敲它的牙齿，剪它的利爪……把它变成外国人的猎犬。而且，艾尔林有个隐藏在心中的念头——想彻底消释挪威人同英格贝尔夫人之间的前嫌。现在，克努特大人已死，她成了寡妇，就可以期望她重新得到照管自己儿子

① 瑞典南部边区的一个郡，当时属于丹麦。

的某些权利。当然，她对自己同克努特·波尔斯生的几个孩子十分疼爱，以致看来有点把大儿子忘记了——不过，一旦她同大儿子重新见面，情况会起变化的。想来英格贝尔夫人总没有理由希望马格努斯国王仅仅由于他的几个同母异父弟弟在斯科纳有几块种亚麻的领地，而卷到当地的纠纷中去吧。

西蒙想，埃尔伦的这一番话似乎证明他消息挺灵通，不过同时他又对维德贡之子艾尔林的举止感到惊奇——埃尔伦对这种事情能否作出正确的判断，那位前摄政王考虑过吗？还是艾尔林的境况不妙，以致现在要取得不管什么人的支持呢？当然，这位比雅尔乔庄园的骑士是不甘心放弃权力的。尽管怎样也不能说他掌权是为了谋取私利，因为他的地位决定了他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不过，大家都说，他一年年变得越来越固执自信。由于国务会议的其他大臣想反对他的越来越多，他便越是专横，别人的话几乎一句都听不进。

埃尔伦目前的做法倒是跟他一贯的作风挺合拍，他终于象人们所说的那样，刚好是在刮顶头风的时候两只脚都踏上了艾尔林的船。看来，他一心投靠那位阔亲戚，到底会不会给艾尔林大人，以及埃尔伦本人带来好处，还处于未定之天。不过，西蒙在内心深处还是承认，尽管埃尔伦对人对事所说的话都有点肆无忌惮，但毕竟也有一部分道理。

晚上，埃尔伦兴致勃勃，谈笑风生。他现在住在父亲的房子里，这房子是他弟弟出家当修士的时候赠送给他的。克里斯丁也住到丈夫这儿来了，还拖着三个孩子——两个大的和一个最小的，跟她来的还有埃尔伦的女儿玛格丽特。

傍晚时来了一大批客人，其中有许多是昨天早晨在大主教那里会见过的。大家进了晚餐，坐着喝酒，埃尔伦在席间高谈

阔论，哈哈大笑。他从桌子上的碟子里拿了个苹果，用刀子在上面刻划了几下，随后让它从膝盖上滚到坐在对面的奥拉甫之女森尼瓦夫人那边去。

坐在森尼瓦旁边的那位夫人想瞧瞧那个苹果，一把将它抓住。但是，森尼瓦却不愿意给她，于是两个女人便在大家的呼喊和哄笑声中争夺起来。埃尔伦赶忙大声说，他给艾沃尔夫人也要送一个苹果。过不久，他把苹果扔给所有在座的女人，还声称他在每个苹果上都刻着爱情的魔符。

“老弟，要是你把这些许诺全部兑现，那你的精力要消耗光罗！”男人中不知是谁大声说。

“那我就不兑现这些许诺呗，过去我就常常这样做的！”埃尔伦回答，大家哄然大笑。

不过，冰岛人克隆对一个苹果看了一眼大声说，这不过是乱画一通，毫无意思，根本不是什么魔符。他现在就给大家看看，真正的魔符该怎样画。可是埃尔伦把他喝住，叫他别画。

“克隆，否则人家就会要我把你关起来……可我缺了你就办不成事罗！”

正当大家闹得起劲的时候，埃尔伦和克里斯丁的小儿子摇摇晃晃地走进房间来。埃尔伦之子劳伦斯现在两岁出头，他是一个漂亮得少有的孩子，长得又白又胖，留着一头细得象丝一样的金色鬈发。坐在外面一排长凳上的女人们，马上把小家伙抱起来，一个传给另一个，接连不断地抚弄孩子，却又做得相当粗鲁，因为她们都已经喝得醉醺醺了，有点忘乎所以。同丈夫一起坐在主人座位上的克里斯丁请她们把孩子抱到她那儿去，小孩正在哭叫，要母亲抱——可是没有人听她。

孩子已经在大声啼哭了，因为森尼瓦夫人和艾沃尔夫人都

想把他往自己身边拖，而且为此打起架来。这时，埃尔伦蓦地跳过桌子，把孩子接了过去。父亲把孩子抱在手里，温柔地同他说话，看到小家伙还在哭，便拍着他，摇着他，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踱来踱去。埃尔伦似乎把客人全忘了。孩子的长着浅黄色头发的小脑袋靠在父亲肩上，躲在父亲的黑发下面。埃尔伦不时用半张的嘴唇亲吻那只紧贴住他胸口的小手。他就这样踱来踱去，直到照管孩子的使女走进屋来，她早该安顿孩子睡觉了。

这时有个客人喊了起来，说是现在该请埃尔伦唱支歌，他们要跳舞了——埃尔伦的嗓子是非常好的。埃尔伦起先推辞了一番，后来走到他的女儿和别的女人所坐的长凳跟前。埃尔伦抱起女儿，把她推到房间中间：

"玛格丽特，去吧！跟爸爸一起跳个舞！"

一个年轻人抢上一步，拉住姑娘的手说：

"今天晚上玛尔吉特①是答应同我跳舞的……"

但是埃尔伦用双手把女儿提起来，放到自己身子另一边的地板上。

"哈康，去同你的妻子跳吧……我象你那样做新郎的时候，是不同别人跳舞的……"

"爸爸，英格贝尔说，她已经没有气力了……所以我答应哈康，同他跳一会儿舞，"玛格丽特说。

西蒙·达莱不想跳舞。这时，他正同一位年迈的太太站在一边，看着周围的人们……他的目光不时从克里斯丁身上滑过去。当几个使女收拾餐桌，把它擦干净，再把饮料和核桃送来

---

① 玛格丽特的俗称。

时，克里斯丁一直站在桌子的上首。然后，她走到壁炉跟前，坐在那边同一位来作客的神父攀谈起来。过了片刻，西蒙也坐到他们身边。

大家随着歌声刚跳了一两圈舞，埃尔伦走到妻子面前。

“克里斯丁，跟我们一起去跳跳舞吧！”他恳求说，并向她伸出手来。

“我累了，”她抬头瞥了他一眼答道。

“西蒙，你来邀请她——她总不会拒绝同你跳舞的。”

西蒙从座位上欠身，想伸出手来，可是克里斯丁摇了摇头：

“西蒙，别叫我……我太累了……”

埃尔伦站了一会儿，看来有点扫兴。接着他回到森尼瓦夫人那儿，挽起她的手，走到跳舞的行列中，一边喊着，要玛格丽特现在给大家唱支歌。

“你的继女在跟谁跳舞啊？”西蒙问道。他暗自忖思，那个年轻人的脸蛋儿他不喜欢，尽管小伙子长得身材魁梧，英姿勃勃，脸色黑里透红，一副牙齿挺整齐，目光炯炯有神——只是两眼离鼻梁太近。一张大嘴和下巴的线条说明他的意志很坚强。整个脸在上半部分，在额部显得很窄。克里斯丁回答说，这是金萨尔庄园的艾恩里德之子哈康，盖乌耳谷地①的郡长艾恩里德之子图勒的孙子。哈康新婚不久，妻子是个年轻、姣小的女人，她现在正坐在监法官奥拉甫的膝头——奥拉甫是她的教父。西蒙定睛瞧了瞧这个女人——她有点象他的前妻，不过不及他的前妻美丽。他了解到自己同英格贝尔还有点

---

① 同奥尔克谷地相毗邻的谷地。

亲戚关系，便走过去同她打了个招呼，坐在旁边同她攀谈起来。

跳舞的人圈不久便散了。上年纪的人喝起酒来，年轻人还留在房间中央唱歌嬉闹。埃尔伦同几个已过中年的人一起走到壁炉边，可是依然拉着森尼瓦夫人的手，有点漫不经心似的。男人们一齐坐到炉火跟前，结果森尼瓦夫人就没有座位了。她站在埃尔伦面前，一边吃着埃尔伦替她用手指掐开取出的核桃肉。

"埃尔伦，你太没礼貌了，"她突然说道。"自个儿坐着，倒让我站在你面前……"

"好吧，那就请坐！"埃尔伦笑道，一边把她拉到自己的膝头。她挣扎起来，格格笑着，还向女主人叫喊，要她瞧瞧她的丈夫是怎样对待女客人的。

"埃尔伦这样做是出于好心，"克里斯丁也笑着回答。"我那只小猫有时偎在他的脚边，他也把它抱到膝盖上的！"

埃尔伦和那位夫人仍然那样坐着，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可是两人的脸都涨得通红。他随随便便地抱着这个女人，简直象是没有觉察到她坐在那里似的，而自己却和客人们又扯淡起维德贡之子艾尔林同保尔首相之间的龃龉来了，这件事情一直叫人关切。埃尔伦说，波尔德之子保尔已经多次表示，他对艾尔林没有好感，而且做得毫无气度，象个女人。现在请听这件事情，你们自己作出判断吧。

"去年夏天，有个年轻人从芬族地区赶到军事长官会议上，想在宫廷谋个差使。这个不幸的毛头小伙子竭力想培养军人风度，学会宫廷礼节，所以在谈吐中夹进不少瑞典词儿——在我年轻时风行的是法国话，眼下时兴的是瑞典话。有一天，小伙子向一个人问起：瑞典语中'tråkig'①这个词用挪威语来解释是

① 意为讨厌鬼。

什么意思？保尔大人听到后说：‘tråkig，我的朋友，比如说艾尔林的妻子埃琳夫人，就是tråkig！’那个北方人以为，这大概总是‘美丽’或者‘可爱’的意思，因为埃琳夫人确实是这样，而他那个倒霉鬼还没有机会见识一下埃琳夫人说话的腔调和内容哩！有一次，艾尔林在通往大厅的楼梯上同他相遇了。艾尔林停下脚步，和蔼地同小伙子谈起话来，问他喜欢不喜欢这个城市等等，还请他向他的父亲转达问候。小伙子表示感谢，说他回家时带去‘您亲爱的大人和您 tråkig 夫人的问候’，他的父亲一定会非常高兴！艾尔林一听到这句话，便给了他一记耳光，弄得小伙子屁股着地，滚下三四个梯级，幸好有人把他抱住。于是，爆发了一场争吵，人们纷纷跑来瞧热闹，才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艾尔林怒火中烧——因为人家出了他的洋相！——可还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首相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只是付之一笑，并且说：他本应该告诉小伙子，tråkig——比如说，摄政王便是这种人，这样，那个年轻人当然就不会搞错他的话的意思了。”

听埃尔伦讲的人都同意他的看法，认为首相的这种做法不大光彩……很多人都笑了。只有西蒙默默地听着，一只手托着下巴。他暗自思忖：埃尔伦对维德贡之子艾尔林表示友情的方式毕竟有点古怪，——因为从讲的故事看，如果艾尔林竟然认为一个刚从穷乡僻壤来的毛头小伙子会胆敢站在王宫正门的梯级上当面嘲笑他，显然他表现得不够冷静。至于埃尔伦会不会想到西蒙同埃琳夫人和艾尔林大人早先是亲戚，从而感到不好意思——对这一点，西蒙并不指望。

“克里斯丁，你在想什么？”他问道。克里斯丁默默地坐着，挺直身子，把交叉的双手放在膝盖上。

她答道：

“我现在正惦记着玛格丽特。”

深夜，埃尔伦和西蒙有事走到院子里，他们把站在屋角后的一对男女惊跑了。夜里很明亮，跟白天一样。西蒙认出这是金萨尔庄园的哈康和埃尔伦之女玛格丽特。埃尔伦目送着他们——他还没有喝醉。西蒙明白，这件事情使他很不高兴，尽管他似乎表示歉意地说，这两个年轻人从小就认识了，老爱彼此开点小玩笑。西蒙想，纵使这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他还是挺可怜哈康的年轻妻子英格贝尔。

第二天，年轻的哈康受托办理什么事情，又到埃尔伦家来了，还问玛尔吉特在哪里。这时，埃尔伦狠狠地责备他起来：

“对你来说，我的女儿可不是什么‘玛尔吉特’！要是你们昨晚谈得还不够，那就把你想对她讲的话替我收起来……”

哈康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膀，不过临走的时候还是请求代他向玛格丽特表示问候。

侯萨村的一家子住在尼达洛斯，一直待到市民会议结束，可是西蒙并不为此感到有多少高兴。埃尔伦来到城里寓所作短期居留时常常发脾气，因为苹果园的另一边是一所医院，哥恩纽夫把一些毗连的建筑物和苹果园本身的若干使用权移交给医院了。埃尔伦想方设法要把这些权利从医院方面赎回来。他不喜欢让病人在果园里，甚至在院子里散步——他们中间许多人叫人看看都害怕，——他又担心他们会把病传染给孩子。但是，他怎么也不能同掌管医院的修士们达成协议。

而且，还加上玛格丽特的事情！西蒙很清楚，人们已经在说她的闲话了。克里斯丁对这件事情很担忧，可是做父亲的却

似乎不当它一回事。当然，埃尔伦相信他自己一直能够保护女儿，这件事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有一次他向西蒙提起，说是阿列之子克隆大概很愿意娶他的女儿，只是他埃尔伦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他丝毫也不反对克隆的求亲，只是有一点：那个人是神父的儿子——他不希望将来别人议论玛格丽特的孩子，说他们的父母都打着私生子的印记。可是，话也得说回来，克隆是个讨人喜欢的人，性格开朗，头脑聪明，而且挺有学问。他的父亲阿列神父亲自培养他，手把手地教他读书写字，打算让儿子当神父，而且已经在通关节，想弄到一张许可证，但是克隆本人却不愿接受圣职。看来，埃尔伦决定把这件事情暂时搁一搁。要是替女儿物色不到更好的女婿，那么他随时可以把她嫁给阿列之子克隆。

再说，有人已经向埃尔伦求过亲，要娶他的女儿。那是一门很好的婚事，所以当他放弃这个机会后人们议论纷纷，说他太高傲，没头脑。男方是莱尔胡列庄园的西格瓦特男爵的孙子，名叫费恩之子西格蒙。他并不富裕，因为他的父亲西格瓦特之子费恩生了十一个孩子，个个都活着。他也并不年轻——大概年纪跟埃尔伦不相上下，——不过，他是个受人尊敬，知书达礼的人。埃尔伦在娶克里斯丁时已经把部分地产给了女儿，这些年来他又给了她不少珠宝首饰，而且还跟西格蒙讲定要给一笔陪嫁。这样，玛格丽特可以把生活安排得非常好。埃尔伦也挺高兴，因为替自己的私生女儿竟然找到了一个这样体面的求婚者。但是，当他把这个求婚者带到家里时，姑娘却表示不肯嫁给这个人。因为在西格蒙一只眼睛的眼皮边上长着几个瘊子。玛格丽特说，这叫她感到厌恶透顶。埃尔伦就听凭女儿自己作主。西格蒙非常生气，指责他毁约。埃尔伦也发起火来，说那

人总该明白，婚约是以姑娘本人同意为条件的：总不能强迫女儿躺到合欢床上去吧！克里斯丁同意丈夫的意见，认为不应该向小姑娘施加压力，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她觉得埃尔伦应该同女儿认真地谈一谈，让她懂得，费恩之子西格蒙是个很好的对象，对她玛格丽特这种身分的人来说是再好不过的了。可是，埃尔伦仅仅因为克里斯丁胆敢向他提到这一点便对她大发雷霆。所有这些情况，西蒙都是在兰赫姆庄园的亲戚家里获悉的。他们预言说，这样不会有好结果——当然，埃尔伦眼下有财有势，而且姑娘长得非常漂亮，但这些年来父亲对她百般宠爱，纵容她如此骄横任性，这对她终究没有什么益处。

市民会议结束后，埃尔伦带着妻儿回到侯萨村，西蒙·达莱带着外甥雅瓦尔达之子雅瓦尔达和他们同行。西蒙一直担心，他妹妹西格丽德如此高兴地期待的这次会见结果会变成坏事。西格丽德在刻留克庄园里生活挺美满，给丈夫生了三个可爱的孩子，至于盖尔蒙，他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正是他开口请求舅兄把小雅瓦尔达带到南方来的：好让母亲瞧瞧，因为西格丽德老是惦记这个孩子。但是，雅瓦尔达已经在祖父母那儿住惯了——两位老人对孩子非常溺爱，百依百顺，有求必应，——可是在刻留克就不同于在兰赫姆庄园了。而且盖尔蒙是否会喜欢跑来作客的妻子的非婚生儿子那种王孙公子的派头，尚难逆料。孩子随身带来并供他使唤的那个仆人，已经上了年纪，看到他胡作非为根本不敢吭声。不过，埃尔伦的几个孩子看到雅瓦尔达到他们庄园来却欢天喜地。埃尔伦认为，他的儿子可不能比阿尔纳的孙子雅瓦尔达差，所以只要诺克维和卑尔哥夫说客人有什么，父亲就给他们什么。

现在，几个大孩子长高了，可以同父亲一起骑马外出，埃尔伦便开始注意起儿子们的教育来。西蒙发现，克里斯丁对这一点并不始终都感到高兴：她觉得，孩子在父亲那个圈子的人们中间厮混并不总在学好。为了孩子，夫妻俩经常不和；虽然事情还不至于闹到当面吵架，但不管怎样，他们之间的言谈已经多次超出据西蒙看来可以认为合乎礼貌的程度。他也感到，这往往是由于克里斯丁的过错。埃尔伦的性情本来就很急躁，可是克里斯丁说起话来还要硬声硬气，总象藏着一肚子的委屈。有一次，她不知为什么事情埋怨诺克维。父亲说，他去找诺克维好好地谈谈。后来，妻子又不知说了些什么，他便怒气冲冲地说：我总不能把这样大的儿子揍一顿吧——在仆人面前也不好看！

"是的，现在是迟了！要是你在他小一点的时候就这样做，他现在就会听你的话了。可是在那时候，你从来不去瞧一瞧他在什么地方。"

"好吧，就算瞧了又怎么样呢？我现在也认为，在他小的时候让他跟着你是对的……况且揍光屁股的孩子，这也不是男子汉干的事！"

"可是，你在上星期就不是这样想的，"克里斯丁用痛苦而又带有嘲笑的语气说。

埃尔伦什么也没有回答，他站起身来，走出房间。西蒙想，克里斯丁不应该说这些话。她有意暗示一星期之前发生的那桩事情。当时，埃尔伦和西蒙骑着马走进院子，小劳伦斯手执木剑飞快地向他们奔去。孩子从父亲的马旁边跑过，顽皮地用木剑打了下马腿。马蓦地前腿腾空，直立起来，一刹那间把孩子

撞倒在地。埃尔伦赶快把马勒住，狠命地把它转到一边，把缰绳甩给西蒙，自己一跃而下。他把孩子抱起来的当儿，吓得脸色煞白。可是，他看到孩子安然无恙，便用左手挟住他，抓起木剑，在小劳伦斯的光屁股上抽了几下——这孩子还没有穿裤子哩。埃尔伦在火头上没有发觉打得有多厉害，劳伦斯至今屁股上还是青一块，紫一块。后来，埃尔伦整整一天想逗孩子玩，要跟他重归于好，可是孩子噘着嘴，紧偎着母亲，双手挣扎着，怎么也不肯要父亲。晚上安置劳伦斯睡觉以后——劳伦斯仍旧睡在大床上，因为母亲夜里还要给他喂奶——埃尔伦整个晚上一直坐在床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沉睡的孩子，不时轻轻地摸摸他。埃尔伦曾经亲口对西蒙说，在几个儿子中他最喜欢这个孩子。

当埃尔伦离家去参加夏季的市民会议时，西蒙便动身回家。他驱马穿过盖乌耳谷地，向南方飞奔，奔得马蹄下火星直溅。有一次，当他们攀登一个陡坡，走得慢一点的时候，几个仆人笑着问西蒙，他是不是想在两天中赶完三天的路程。西蒙也笑了起来，说，这是他最大的心愿。

“因为我现在十分想念福尔莫庄园。”

确实，他在离开庄园的时候总是牵挂着它。西蒙是个不爱出门的人，当他转过马头回家走的时候，心里总是乐滋滋的。不过，他觉得以前想家可从来没有象这一次那样急切——他真想回到谷地，回到家里，回到两个小女儿的身边；他现在还想念兰波尔。实际上，他对自己的这种心理感到吃惊——不过，反正在侯萨村他总觉得抑郁不欢，这使他不由得回想起牲口在天气变坏之前的那股难受劲儿，现在他有了亲身体验。

2

整个夏天，克里斯丁一直在回想西蒙所讲的母亲去世时的情景。

伊瓦尔之女拉根弗丽德是在孤独中死去的——要是不算那个已经睡熟的使女，那么在她断气时身边一个人也没有。尽管西蒙说，她去世时早已作好思想准备，但这并不能带来多少安慰。她在临终前几天渴望得到圣餐，所以在修道院那位充当她的忏悔神父的修士那里作了忏悔，进了圣餐，这也象是一种天意。无疑，她死得很平静——西蒙见到过拉根弗丽德的遗体，他说这真是一个令人惊叹的场面：拉根弗丽德在死后变得真美；要知道她已经年近六十，而且多年前就已经满脸皱纹，两颊干瘦——可是那时的脸蛋却完全变了，显得很年轻，而且圆润光滑，看上去简直象一个熟睡的年轻女人。现在已经把她同丈夫安葬在一起；父亲死后不久，乌耳希德的遗骸也迁葬到那里去了。坟墓上放着一块大石碑，上面刻着一个精致的十字架，把碑面分成两半，下方刻着一行用拉丁文写的长长的诗句，它出自修道院院长的手笔……不过，西蒙没有把诗句记牢，因为他不太懂拉丁文。

在修道院的房客们居住的城区住宅里，拉根弗丽德有一幢单独的住房——一间小木屋，二楼有一个精致的房间。她一个人住在那里，身边还有一个贫穷的农妇。那个女人是修士们雇佣的，挣一点工钱，不过她不去替修士做工，却来服侍修道院里比较富裕的房客。然而，不管怎样，近半年来倒是拉根弗丽德在服侍她，因为那个寡妇——她的名字叫图尔哥娜，——生

起病来了，拉根弗丽德便怀着深情对她热心地照料。

拉根弗丽德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晚上参加了修道院礼拜堂的晚祷，然后弯到房客们居住的住宅的院子里，走进厨房。她在那里熬了一锅汤，加进一点健身的草药，还对厨房里的其余女人说，她想把这汤给图尔哥娜喝，但愿那个女人到早晨身子好一点，她们俩便可以一起去参加晨祷。可是，人们再也见不到这位约栾寨庄园的寡妇了。她和那个农妇没有去做晨祷，上午做弥撒时，她们也没有去。站在上敞廊里的一位修士发现，拉根弗丽德在晚弥撒时也没有到礼拜堂里去，大家便着急起来，因为以往从来没有发生过她在一天之内接连错过三次礼拜的事情。于是立即派人到城里去打听，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的遗孀是不是病了。人们上楼走进房间，看到一大碗汤放在桌子上，没有人碰过；图尔哥娜睡在床的靠墙一侧，还在做好梦，而拉根弗丽德则躺在床的外侧，双手交叉在胸前，她早已死去，身子也冰冻了。西蒙和兰波尔赶去参加她的葬礼，仪式办得很隆重。

现在，侯萨村庄园人丁如此兴旺，克里斯丁有六个儿子，她再也不能亲手经管所有的家务琐事了。她只好找个女管家来帮忙，结果女主人就老是坐在房间里，把大部分时间花在针线活上，因为总是有人需要添衣服——埃尔伦、玛格丽特或者孩子们。

克里斯丁最后一次看见母亲，是在母亲骑马跟着丈夫的灵柩上路的时候——就在那个晴朗的春天，当时克里斯丁站在约栾寨庄园前边的小草地上，望着运送父亲遗体的出殡行列在山崖下绿油油的冬黑麦田边缓缓前行。

克里斯丁的手运针如飞，头脑里却在想着自己的父母亲，

想着约栾寨的老家。现在，当一切成为过去以后，她觉得自己看清了许多事情，而当初她生活在其中是看不到的。因为那时，她把父亲的疼爱和照顾，把一向忧郁多思、沉默寡言的母亲的关怀和操劳都看作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克里斯丁想到了自己的几个孩子——他们是她的心头肉，比什么都要宝贵，只要她醒着，就时时刻刻牵挂着他们。然而，她头脑中想得更多的毕竟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至于爱孩子，那她是用不到多加思索的。她住在老家时已经习惯于认为，父母亲的一生，他们的一切操劳和事业都是为了她，以及她的妹妹。克里斯丁觉得，现在她似乎体会到，她的双亲在年轻时由父母作主，几乎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就结为夫妇，结合以后尝了多少酸甜苦辣，可是除了他们一起从她的生活中消失这一点之外，她对其他却一无所知。现在她开始明白，这两个人的生活中除了对孩子的爱之外，还包含着许许多多别的东西——但不管怎样，他们这种对孩子的爱却是强烈的，博大的，无比深厚的，而反过来，她对他们的爱却是微弱的，淡薄的，自私的，即使是在她的童年时代，在对一个孩子来说除了父母亲以外不接触别的事物的时期，也是如此。克里斯丁似乎看到自己远远地站着……完全还是个小女孩，在遥远的过去，在遥远的地方。她站在从排烟气窗里透进来的一缕阳光下，在自己老家的老房间里，在孩提时代冬天居住的那个房间里。父母亲站在稍稍靠后的暗处，他们在幼小的她的眼中总是显得又高又大，他们在向她微笑——现在她自己也懂得，当一个孩子走上前来，把一切烦恼和愁思驱走时，人们总是这样微笑的。

"克里斯丁，我想，将来有一天你自己生了孩子，你大概会明白的……"

她回想起母亲讲这些话时的情景。她满怀忧伤地想：看来，即使到现在她还没有理解自己的母亲。不过，她开始意识到，她不理解的事情还有许多许多哩……

这一年秋天，艾里夫大主教去世了。大约与此同时，马格努斯国王下令重新审查全国各郡军事长官的任职资格，不过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不在此列。在国王成年亲政前的那年夏天，埃尔伦到卑尔根去了一次，得到一纸文书，授权他可以从税收、诉讼费和罚款中提取四分之一的份额——他在摄政期末竟然得到如此优厚的恩遇，人们对此不禁议论纷纷。因为埃尔伦现在拥有大量地产，他在郡里巡视时经常住在分布在各处的自己的庄园中，于是他向农民收钱，算是由他们赎免大队人马来往住宿的费用，因此他的收入十分可观。当然，这样他的地租就收得少了，而且开销也大了。除了家仆之外，他在侯萨村还有一批武装随从，人数从来不少于二十名；个个骑着骏马，装备精良。当他在郡里巡行时，他的随从人员都过着老爷一般的生活。

一天，当监法官哈拉尔德和盖乌耳谷地的郡长在侯萨村时，他们谈起了这件事情。埃尔伦答道，他的随从中有不少人是他在北方时就跟着他的。

"那时候，我们不管到手什么都是大家分享的——我们吃晒干的鳕鱼，喝发苦的啤酒。而现在，由我供给衣食的那些人知道，我不会舍不得给他们吃小麦面包，喝上等好酒。甚至当我生了气，叫他们去见鬼，他们也明白，只要我自己不带头，是不会让他们走那条路的……"

哈耳多之子乌耳夫现在是埃尔伦的侍卫长，他后来对克里斯丁说，事情确实是这样。部下爱戴埃尔伦，都愿意听从他的

指挥。

“克里斯丁，你自己也知道，埃尔伦的话并不怎么靠得住，判断他的为人要看他的行动！”

还有传闻，说埃尔伦除了在家里布置岗哨外，还在谷地各处安插自己的人——甚至远远超出奥尔克谷地的范围，——那些人都曾经手按剑柄向他宣誓效忠。最后，国王来信讯问这件事情。埃尔伦回答说，这些人是他过去船队的成员。当年他上北方去的第一年春天就让他们宣誓了。于是，国王下达谕旨，要他在为宣布法庭判决和决定而召开的最近一次市民会议上解除这些人的誓约，把住在郡外的人全部召来，并付给他们车马费。埃尔伦便真的叫一个住在苗列海岸的年老的荡桨手到奥尔克谷地来参加市民会议——但是谁也没有听说他解除了部下任何人的誓约。不过，这件事情以后再也没有提起，到秋末人们也不再议论了。

晚秋时，埃尔伦到南方去，并在马格努斯国王那儿过了圣诞节；那一年国王住在奥斯陆。埃尔伦很生气，因为不能带妻子一起去。克里斯丁下不了决心去作这次艰巨的冬季旅行，所以她留在侯萨村。

埃尔伦是在圣诞节后过了三个星期才回家的，随身带来不少礼物，分赠给妻子和儿女。克里斯丁得到一个银铃，可以用它召唤女仆，玛格丽特拿到一个纯金制的扣环；这姑娘虽然已经有了一大堆银制的和镀金的小玩意儿和装饰品，但是这样的东西还从未有过。不过，当她们各自把礼物放进自己的小箱子时，有一样东西挂在玛格丽特的袖子上，沉甸甸的。姑娘赶快用手把它掩起来，一边对继母说：

“这东西是母亲传给我的……所以父亲不希望我拿给你看。”

克里斯丁的脸涨得比姑娘的脸还要红。她的心由于恐惧而怦怦乱跳。不过，她觉得，还是应该同继女谈一谈，叫她处事小心一点。

过一会儿，她犹豫不决地低声说：

“这东西很象是金萨尔庄园的海尔加夫人在节日里用的金发针……”

“是啊，许多金首饰样子都差不多，”姑娘简短地回答。

克里斯丁把自己的小箱子锁好，呆立着，双手支撑在箱盖上，免得玛格丽特发现她的手在发抖。

“我的玛格丽特……”她温柔地低声说；她的话讲到一半又刹住了，不过后来终于鼓起了勇气。“我的玛格丽特，我真懊悔……现在，再高兴的事情也不会给我带来多少欢乐，虽说我父亲从心底里原谅了我对他犯下的过失……你知道，由于你的父亲，我对自己的双亲作了不少孽。但是，随着我年岁的增长，学会和懂得的东西渐渐增多，我回想起自己报答父母恩惠的竟是给他们带来痛苦，心里便越发难受。我的玛格丽特……要知道你的父亲自你出世以来一直待你很好……”

“妈妈，你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小姑娘答道。“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你不必担心我会偷你的脏衬衣或者拖你的鞋子！”

克里斯丁怒冲冲地把脸转向继女。后来，她把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紧握在手里，把已到嘴边的话强咽了下去。

当天做完晚祷以后，她赶到艾里夫神父那里，把这件事情告诉他。她的两眼紧盯着神父，徒劳地想从他脸上看出什么征

兆……是否已经出了不幸的事情，他是否知道这事情？她回想起自己年轻时不顾一切的行为，回想起艾利克神父把她罪恶的秘密深藏在心头，在同她和她轻信的双亲见面时不露声色……以及她自己守口如瓶，由于他严厉的警告和威吓而变得心如铁石的情景。她还回想起自己把埃尔伦在奥斯陆赠送给她的礼物拿给母亲看时的情景——那已经是在她同埃尔伦订了婚，成为他合法的未婚妻以后的事情了。母亲把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到手里，看着，夸着，然后放到一边，脸上镇静自若。

克里斯丁老是提心吊胆，神情沮丧，她尽一切可能监视着玛格丽特。埃尔伦发现妻子象有什么心事，便在一天晚上就寝时问她，是不是又怀孕了。

克里斯丁默默地躺了一会儿，然后答道，好象是那么一回事。这时，丈夫亲昵地把她拉到怀里，再也不问什么。她没有勇气说使她感到不安的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过，当埃尔伦在她耳边说，但愿她这一次给他生个女儿时，她可答不上来了。她由于害怕只是一动不动地躺着，同时心里在想：埃尔伦迟早会明白，一个人从自己女儿那里会得到什么样的快乐……

几个夜晚过去了，再过几天便是斋期，所以侯萨村一家人酒醉饭饱之后便上床呼呼大睡。半夜里，睡在父母亲床上的小劳伦斯忽然醒了，他哭叫起来，睡眼惺忪地抽泣着要母亲喂奶。其实，这孩子也该断奶了。埃尔伦醒来，生气地埋怨了一句，拿起搁在床前踏板上的碗，给孩子喝了些牛奶，然后把他抱到自己身子的另一边。

克里斯丁已经蒙蒙眬眬地再次入睡了，可是她突然发觉埃尔伦从床上坐起身来。她半睡半醒地问，出了什么事——埃尔

伦用异样的声音向她嘘了一声。他悄没声儿地下了床。克里斯丁知道他在披衣服。但当她支起一个胳膊，稍稍抬起身子时，埃尔伦把她推倒在床上，用一只手把她按在枕头上，自己则从她身上跨过去，把挂在床头的剑取下来。

尽管他的行动毫无声息，象只大山猫，克里斯丁还是猜到，他正在向小梯子走去，那梯子是通到大房间穿堂楼上玛格丽特的房间去的。

一时间，克里斯丁躺在床上吓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可是过了一会儿她也坐起身来，找到衬裙和裙子，再在黑暗里摸索着寻找放在床头地板上的鞋子。

在这一刹那，从楼上房间里传来一阵刺耳的女人哭叫声……看来，全庄园的人都听到了。接着，埃尔伦喊了几声……然后，克里斯丁听到楼上有叮当的击剑声和脚步声……再后来是兵器掉到地板上的哐啷声——玛格丽特吓得失声大叫。

克里斯丁蹲在炉灶边，用双手扒开滚烫的炉灰，想把木炭吹燃。炉火旺了，她燃起一枝松明，哆嗦着把它高高地举起来，她看到埃尔伦正在楼上的暗处——他一跃而下，连梯子都没有踩；一手握着出鞘的剑，从房间穿过外门跑出去。

黑洞洞的周围渐渐露出一张张男孩的脸庞。克里斯丁走到三个大孩子睡的北边的床前，叮嘱他们马上躺下去，并把床上的小门关好。伊瓦尔和斯库累在他们睡觉的长凳上坐了起来，又惊又怕地向火光眯起了眼睛。克里斯丁叫他们爬到父母亲的床上去，也给他们关上小门。然后，她点亮蜡烛，走到院子里。

外面在下雨……当烛光映照在闪闪发亮的盖着薄冰的潮湿地面上那一瞬间，她看见一大群人聚集在毗邻的那幢房子门前

——那是埃尔伦的仆人居住的下房。就在这时，一阵风把烛火吹熄了——周围顿时变得漆黑一片，——不过，从下房里立即擎出一盏灯；那是哈耳多之子乌耳夫拿来的。

乌耳夫俯身去看那个蜷曲着躺在湿漉漉的冰地上的黑不溜秋的身躯。克里斯丁弯下膝盖，去抚摸躺在地上的人——那是金萨尔庄园的年轻的哈康，不知他失去了知觉，还是已经死了。她的两手顿时沾满了鲜血。她同乌耳夫一起把那人的身子翻过来，放直。那人的右手手腕给砍断了，血流如注。

克里斯丁不由自主地向玛格丽特居住的房间瞥了一眼，那里通风窗的护窗板给狂风吹得时开时阖，乒乒乓乓地敲打着墙壁。克里斯丁看不清窗内有没有谁的脸——天色确实很暗。

克里斯丁跪在水洼里，竭尽全力把哈康的腕关节攥紧，不让血再流出来。这时，她发现埃尔伦的那些仆人半裸着身子站在她的周围。后来她又看到埃尔伦灰白的、变形的脸；他正用长衣的衣襟擦着血迹斑斑的宝剑。他在长衣里面什么也没有穿，双脚也光着。

“请谁……给我弄条包布来…… 卑伦，你去把艾里夫神父叫醒——我们要把他送到神父家里去。”

不知是谁递给她一根皮带，她接过来，用它把哈康的断手的手臂紧紧地捆住。突然，埃尔伦声色俱厉地说：

“不许碰他！让他躺在原地！……”

“我的丈夫，你很了解，”克里斯丁沉着地说，尽管她心口跳得几乎喘不过气来，“这样做是不行的。”

埃尔伦把剑往泥地里重重地一戳，说道：

“嘿，当然罗！……那又不是你的亲骨肉——这些年来你天天让我明白这一点。”

克里斯丁站起身来，用轻得只有他一个人才听得见的声音说：

“不管怎样，为了她，我想还是尽量把这件事情包起来为好……听着，伙计们，”她转过身去对站在周围的仆人说，“你们对主人都很忠心，今后只要主人没有同你们说起他跟哈康吵架的原因，你们就别提起这件事情……”

所有的仆人都满口答应。其中有一个人还放大胆子走上前来说：他们醒来时听到有个女人在呼救，好象有人要强奸她。在这之后，不知是谁跳到他们的屋顶上，大概在结冰的屋面上滑了一下。只听见他骨碌碌地往下滚，最后重重地摔倒在地上。可是，克里斯丁要他住口。这时艾里夫神父跑来了。

埃尔伦转身往屋里走，妻子急急地跟着他，想赶在他前面进房去。当他向通到楼上房间的梯子走去时，克里斯丁又抢在他前面，抱住他的双肩。

“埃尔伦！你想对小姑娘怎么样？”她急忙问道，一面注视着他那狂怒的灰白的脸。

埃尔伦没有回答，想把她推到一边，可是克里斯丁紧紧地抓住他。

“等一等，埃尔伦，等一等！……她是你的孩子呀！你还不知道……那人的衣服穿得好好的！”克里斯丁拼命要制止他。

埃尔伦没有回答，他猛地喊了一声——克里斯丁吓得脸如死灰……他的话是多么粗鲁，嗓子由于极度痛苦而走了音。

她默默地同狂怒的丈夫搏斗着——他咬牙切齿，不停地吼叫。最后，她在半明半暗中盯住他的眼睛说：

“埃尔伦……让我先到她身边去。我忘不了当初那一天，我自己并不比玛格丽特好多少……”

于是埃尔伦放开了她，摇摇晃晃地退到小储藏室的墙根前，在那里站定了，浑身哆嗦着，好象一头奄奄待毙的野兽。克里斯丁走到一边，点起蜡烛，再走回来经过丈夫身边，上楼到玛格丽特的房间里去。

在烛光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把剑，它横在离床不远的地板上，旁边有一只砍断的手腕。刚才出门到仆人那里去的时候，克里斯丁不假思索地拿起一条头巾，把披散的头发马马虎虎地包起来，现在她又扯下头巾，把地板上的东西盖住。

玛格丽特坐在床上的枕头堆里瑟瑟发抖，一双大眼睛睁得圆圆的，直视着克里斯丁手中的烛火。她用毯子裹着身子，可是透过金色的鬈发裸露出雪白的肩膀。四周全是血迹。

极度紧张的克里斯丁禁不住痛哭起来——看到如此漂亮的小姑娘干出这种可怕的事情，心里实在感到难受！这时，玛格丽特大声叫道：

“妈妈！……父亲想拿我怎么样？……”

克里斯丁控制不住自己；尽管她对小姑娘深为同情，可是心头却似乎被揪住似的，变得麻木了。玛格丽特竟然不问一声：他的父亲拿哈康怎样了？刹那间，在她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情景：埃尔伦躺在地上，而她自己的父亲则握着沾血的剑站在他身边，她自己……可是玛格丽特却毫无表示。虽然克里斯丁早就对埃琳娜的女儿瞧大不起，也不抱好感，而现在，当玛格丽特吓得半死，浑身颤抖着偎依在她身边，而她坐在床沿，竭力想叫小姑娘安下心来的时候，她不由得又回想起自身的经历。

她们这样坐着。突然，埃尔伦踩着梯子走上来。他现在已经把衣服穿好了。玛格丽特又惊叫起来，往继母的怀里直钻——克里斯丁瞥了丈夫一眼；现在，他火头已过，不过脸色煞

白，神情沮丧。他还是第一次显得那么苍老。

他平静地说："克里斯丁，你下去，我想同女儿单独谈谈，"——她听从了。克里斯丁关切地让小姑娘睡好，用毯子把她一直盖到下巴，然后走下楼去。

克里斯丁学埃尔伦的样，也把衣服全穿好，然后去安慰那些受惊的孩子和使女——当然，在这一天夜里，侯萨村里谁也不想再睡了。

第二天早晨刮着暴风雪，玛格丽特的使女把自己的衣物装在背囊里，哭哭啼啼地离开了庄园。主人把她赶了出去，还臭骂她一顿，威胁要把她的皮扒下来，因为她出卖了自己的女主人。

接着，埃尔伦对其余的使女也盘问了一遍：玛格丽特的那个贴身丫头英格蕾秋冬两季经常不在小姐楼上过夜，而到她们那儿住宿，难道她们一点也不觉得可疑吗？她们的几条狗为什么给关在屋里？然而，不出所料，使女们把事情赖得一干二净。

最后，他在同妻子单独相处时也追究起她来了。克里斯丁伤心透顶，而且又累得要命。不过，她还是边听丈夫的唠叨，边好言好语地回答他的不公正的责难。她不否认自己曾经担心出事，但是却克制住自己，没有说出为什么不把担心的事讲给丈夫听的原因——因为每一次当她为了玛格丽特好，想给埃尔伦或者玛格丽特提出劝告时，总是好心得不到好报。她还对着主和圣母马利亚起誓，她从来不知道——而且也想象不出，——这个人竟然每晚都跑到玛格丽特的房间里去。

"想象不出！"埃尔伦轻蔑地说。"你不是自己也说，还记着

那个时候，你不比玛格丽特好多少……主也知道，在我们一起生活的这些岁月里，你总是让我明白，你还牢记着我使你受到的委屈……尽管当初你也跟我一样，完全是出于自觉自愿的，尽管造成种种不幸的原因不是我，而是你的父亲，因为当我求婚时他不肯把你嫁给我……我是从一开始就想赎取自己的罪过的。当你看到金萨尔庄园的金首饰时，”他粗鲁地抓住妻子的手，把它抬起来，手指上有两枚戒指在闪闪发光，那是埃尔伦在格达留德同克里斯丁见面时赠送给她的。“难道你还不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这些年来你天天都戴着我在你委身于我时赠送给你的戒指……”

克里斯丁又困倦，又悲伤，简直站立不住；她低声答道：

“埃尔伦，我真奇怪，你怎么还记得当初获得我的贞操的时候……”

这时，埃尔伦双手捧住脑袋，扑到长凳上，浑身抽搐着，翻来滚去。克里斯丁坐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她真想用什么法子帮帮丈夫的忙。她明白，这件不幸的事情对他的打击太沉重了，因为当初他自己用这种手法对别人犯下了罪，而现在人家用同样的手法来给予他报应。他过去对自己制造的不幸一向是不愿承担罪责的，现在他也没有力量承认这个过错——但是又无法诿过于人，除非把它推到克里斯丁身上，而她倒并不生气，只是在为眼下的事情悲伤，发愁……

克里斯丁不时上楼去看玛格丽特。小姑娘一动不动地躺着，脸色苍白，目光呆滞地盯着远处。她还是只字不提哈康怎么样，克里斯丁不清楚，这是因为她不敢提，还是因为她给自己的痛苦吓呆了。

傍晚时分，克里斯丁看到埃尔伦和冰岛人克隆两人一起冒着暴风雪走到兵器室去。但是，过了不多一会儿，埃尔伦独自回来了。埃尔伦走到灯光下，从她身旁经过的一刹那间，克里斯丁抬起头来向他看了一眼，以后她便再也不敢向他藏身的屋角里张望了。她知道，埃尔伦的心境极坏……

过了片刻，她到储藏室去取东西，伊瓦尔和斯库累跑来告诉母亲，说是冰岛人克隆晚上要走了——孩子们很难过，因为这位文书是他们的好朋友。现在，他在整理行装，想连夜赶到比尔格西去……

克里斯丁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事情。埃尔伦想把玛格丽特许配给文书，可是那个人不想娶一个已经失身的姑娘。为了这次谈话，埃尔伦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啊！克里斯丁感到头晕目眩，浑身不适，她无法把这件事情再考虑下去。

过了一天，有人从神父屋子里捎信来，说是艾恩里德之子哈康要求同埃尔伦面谈一次。埃尔伦要来人回复，他同哈康没有什么可谈的。艾里夫神父告诉克里斯丁，哈康就算活下来，也完全成了残废。他不仅失去了右手，他从下房的屋顶上跌下来，还摔伤了背脊和大腿。即使伤成这副样子，他还想回家去，神父答应给他搞一辆雪橇。现在他对自己的罪孽表示真心悔过——他说，不管怎样解释法律，玛格丽特的父亲都有权这样做，不过他很希望大家尽力把这件事情悄悄了结，尽量把他的行为和玛格丽特的耻辱包起来。傍晚时，人们把他从屋里抬出去，放到艾里夫神父从列普镇借来的雪橇上。神父本人也同他一起出发，翻过山岭到盖乌耳谷地去。

第二天是大斋期第一周的星期三，所以侯萨村的居民要到坐落在谷地下边的维尼亚尔村的教区礼拜堂去做弥撒。晚祷前，克里斯丁请求礼拜堂里的一个低级教士放她回到家中的礼拜堂里去。

她跪在自己的继子墓前默念《我们的父》，为他的灵魂安息而祈祷，这时她觉得头上撒的香灰还没有被吹掉①。

大概，在石板下面，孩子的遗体已经烂掉，只剩下一堆白骨了。几根骨头，一些头发，以及在他入土时所穿的衣物的残片。她看见过自己的小妹妹的遗骸，那时人们把坟墓掘开，要把遗骸运送到哈马尔去同父亲安葬在一起。结果只找到一点灰土……克里斯丁回想起父亲英俊的容貌，回想起母亲皱纹纵横的脸上的那双大眼睛，她的身形依然显得异常年轻、娇小、柔弱，尽管她衰老得那么早。他们俩躺在同一块石板下面，渐渐朽坏，就象住户离开后的老房子一样。克里斯丁眼前不时浮现出这样的画面：故乡的谷地上那座烧毁的礼拜堂留下的废墟，西尔河河谷的庄园，那是从约栾寨到沃格去的必经之地。房屋空荡荡的，已经东倒西歪，那些耕种庄园田地的人一到太阳下山就不敢走近去。她想起那些亡故的亲人——他们脸上的表情，他们的音容笑貌，他们的嗜好和习惯；当他们已经离开人间，到了另一个世界之后，缅怀他们是多么痛苦，就象缅怀自己的老家，想到那里屋舍空空，腐朽的梁木已经倾圮，倒在污泥烂草之中。

她坐在空无一人的礼拜堂里靠墙的长凳上，经久不散的香烛气味使她老是想到死亡，想到尘世的一切是多么短暂。没有

① 在这一天，人们按习惯要在礼拜堂行忏悔礼，并把香灰撒在头上。

一种力量可以使她的灵魂得到超升，使她得以望见天国的回光——一切善良、挚爱、忠诚的情感最终要在那里找到归宿的，亡人们居住的天国所产生的哪怕是瞬息即逝的回光。每天，当她为他们的灵魂安息而祈祷时，她总是想到：为那些还在人世时就比她成年后享受过更多的安宁的人祈祷，是多么别扭。诚然，艾里夫神父说过，为亡人祈祷永远是有好处的——即使他们在主那儿已经得到了安宁，那对你自己也有好处。

然而，这对她无济于事。她觉得，当她那疲惫不堪的躯体最终将在石板底下腐烂时，她那忐忑不安的灵魂依然会在近处流连，就象绕着荒园颓宅呻吟踯躅的幽灵一样。因为在她的心灵深处隐藏着罪孽，象扎根在泥土中的野花，再也不会萌发，开花，散布香气了，但是在泥土中却保存着苍白有力，生气勃勃的根。她在看到丈夫苦恼时，尽管满怀柔情，却压制不住发自内心的充满委屈和愤恨的呼声，它在发问：你怎么可以这样同我说话，难道你忘了，我是怎样把自己的贞操和忠诚奉献给你的；难道你忘了，我曾经是你钟爱的女友？……她也明白，当这个呼声在内心发问时，她自己眼下只能装作把什么都忘了似的同他讲话……

她想象自己跪倒在圣奥拉甫的干尸棺前，想象自己在瓦茨费耳山的礼拜堂里抓住埃德文修士那只皮肉已经烂尽，只剩一把骨头的手，想象自己把两个十字架依次紧握在自己的手中——一个十字架里藏着死者的一小块盖尸布，一个十字架里藏着无名殉道者的碎骨，——抓住这些透过死亡和毁灭还为逝去的灵魂保留着一点力量的遗物，就象认为从地下掘出来的古代勇士生锈的宝剑还保留着魔力一样，想从这些东西上面寻求庇护。

第二天，埃尔伦动身到城里去，伴随他的只有乌耳夫和一名仆人。整个斋戒期间他一直没有回来，不过乌耳夫曾经回家过一次，召集武装随从，然后同他们一起出发，以便在奥尔克谷地的春季市民会议上迎接埃尔伦。

当克里斯丁一个人时，乌耳夫告诉她，埃尔伦已经同尼达洛斯的首饰匠，一个名叫济台根·保斯的德国人谈妥，把玛格丽特嫁给济台根的儿子格尔拉赫，一过复活节就举行婚礼。

埃尔伦直到节前才回家。现在，他的气消了，恢复了常态，不过克里斯丁心里明白，这不会象以往许多事情那样轻易地过去——可能是因为他现在已经上了点年纪，也可能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大的侮辱。至于玛格丽特，看来不管父亲怎样安排她的命运，她都觉得无所谓。

一天晚上，夫妻俩单独相处时，埃尔伦还是启口说：

"假如她是我的合法的孩子——或者假如她的母亲不是一个有夫之妇……那么她出事之后，我也绝对不会把她嫁给一个外国人。我不会舍不得对她和她的子孙提供保护和住所。现在的出路是最坏的了。不过，既然她的出身是这样，那么，由合法丈夫来保护她就比什么都好……"

在克里斯丁为继女准备行装时，埃尔伦有一回直截了当地说：

"你跟我们一起进城，心里大概不大好过吧?"

"要是你想要我去，那我当然去罗，"克里斯丁说。

"我干吗要你去？既然你在以前代替不了她的母亲，那么现在也可以免走这一遭……婚礼上也不会特别高兴的！罗斯沃耳德庄园的哥恩娜夫人和她的媳妇看在老亲戚的份上已经答应去了。"

就这样，当埃尔伦为女儿嫁给济台根之子格尔拉赫而在尼达洛斯举办婚事时，克里斯丁一直待在侯萨村。

3

这年夏天，在伊万日前夕，尼古拉乌斯之子哥恩纽夫回到了自己的修道院。埃尔伦正在城里参加弗罗斯达市民会议。他赶紧派人回家通知妻子，问她能不能来同小叔子见见面。克里斯丁感到身子不太舒服，不过还是去了。当她碰到埃尔伦时，埃尔伦说，他觉得弟弟的身体完全垮了。修士们到北方蒙克湾去的活动并没有取得多大的成绩。他们建造的礼拜堂始终未能举行奉献礼，因为大主教无法在这样动荡不安的时刻赶到北方去。于是，他们只好在露天祭坛前做弥撒。除了这种种倒霉事之外，他们的粮食、酒、蜡烛，以及供礼拜用的灯油都不够，而当哥恩纽夫修士和阿斯拉克修士搭船往瓦尔哥去，设法把这一切东西搞来时，芬人又对他们施了妖术，结果船翻了，他们只好在一个遍地岩石的小岛上坐了三天三夜。后来他们俩都病倒了，阿斯拉克修士过不久就去世。在大斋期间，他们都患了严重的坏血病，因为他们除了干鳕鱼以外，既没有面粉，也没有蔬菜。因此，卑尔根的哈康主教和在保尔大主教去参谒教皇接受封号期间主持尼达洛斯大教堂修士会工作的修士会会长阿尔纳，命令那些活着的修士返回家园。在未接到新的命令之前，蒙克湾的教徒应由瓦尔哥的神父们负责关心。

虽然克里斯丁事先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但她重新见到哥恩纽夫时还是吓了一大跳。

她是在第二天同埃尔伦一起到修道院去的，人们把他们带

到会客室。一位修士走出来见他们——他的背驼得厉害，一头白发，深陷的两眼下全是皱纹和黑圈，而在脸部光滑的白皮肤上则布满铅灰色的斑点。他从长袍的袖子里探出手来伸向克里斯丁，那只手上也全是这种斑点。他微微一笑，克里斯丁看到他嘴里已经掉了好几颗牙齿。

他们坐下交谈起来，可是哥恩纽夫似乎连说话也不会了。当埃尔伦夫妇俩要离开时，他自己也提到了这一点。

"埃尔伦，你倒还是老样子……好象没有见老，"他微笑着说。

克里斯丁自己也很明白，她眼下的样子很难看，而埃尔伦却挺漂亮——身材颀长、匀称，深色的头发，再加上讲究的衣着。不过克里斯丁心里暗想，就是埃尔伦也改变了不少……奇怪的是哥恩纽夫怎么没有发现这种变化——以前他的目光一向是挺锐利的。

夏末的一天，克里斯丁正在存放衣服的阁楼上，同她一起的还有罗斯沃耳德庄园的哥恩娜夫人。哥恩娜夫人是到侯萨村来帮忙的，克里斯丁又要生孩子了。她们听到诺克维和卑尔哥夫在院子里边跺脚边唱歌——唱的是一首粗俗猥亵的小调。他们拉开嗓门，哇哇直叫。

母亲勃然大怒。她下楼走到孩子跟前，把他们狠狠地训斥了一顿。然后，她想打听一下，他们是从谁那里学来的。当然，他们准是在下房里听到这种歌子的，不过到底是哪一个仆人把这种东西教给孩子的呢？孩子们不肯回答。这时，斯库聂从通到阁楼的梯子下面钻出来，他说，母亲可别声张：这支歌是父亲常唱的，他们听着，听着，也就学会了……

这时，哥恩娜夫人插嘴说——难道他们唱这种劳什子不怕主惩罚吗？……尤其是现在，当他们在夜里上床睡觉时，还不知道明天鸡啼之前会不会失去母亲哩。克里斯丁没有搭腔，她默默地回到屋里。

后来，当她躺在床上休息时，诺克维进房来，走到她的跟前。他抓住母亲的手，什么话也没有说，却抽抽噎噎地哭起来。克里斯丁便用开玩笑的口吻和蔼地对他说，要他别难过，别抱怨：她已经六次顺利过关，这第七次大概也会太平无事的。但是孩子哭得愈加厉害。最后，他请求爬到母亲床上，躺在靠墙的那一边，还抱住母亲的脖子，把头枕在她的胸口，继续哭个不停。不过克里斯丁还是没法叫他把使他不高兴的那件事情说出来，尽管他一直躺到使女们把晚餐送来的时刻。

现在诺克维快满十二岁了。他看上去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要大。他也很想让自己显得勇敢一点，象个大人，可是他的性情很温和。母亲常常发觉他的举动还完全是个孩子。但他毕竟是个大孩子，已经懂得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遭到了多大的不幸。母亲暗自思忖，他是不是还发现，父亲在这件事情发生后也完全变了样。

埃尔伦的脾气一向如此，他一生气，便什么可怕的话都会说出来——不过在以前，除非他动怒，否则从不会对谁讲难听的话。而且，当他自己稍微冷静下来以后，马上会去赔礼道歉。可是现在，他讲起冷酷无情的龌龊话来却可以不动声色。过去他说话也没有分寸，喜欢吵架和赌咒，不过在看到这会使妻子伤心，会使越来越受他敬重的艾里夫神父不快时，他多少还是改掉了这种坏习气。以前他从来不讲粗话、脏话，而且也不喜欢别的男人讲这种话——在这一方面，他同许多过着比较规矩的

生活的男人相比倒还做得好一点。可是，克里斯丁从她年幼的儿子嘴里听到了这种话，尤其是在她怀孕的时候，而且获悉他们是从父亲那里学来的，那是多么叫人难受和痛苦啊。再说，还有一件事情使她的心里感到格外苦涩：她弄明白了，埃尔伦竟然这样天真，自以为在女儿出了丑事以后只要嘴里脏话连篇，便可以以己之言，钳人之口。

她从哥恩娜夫人那里得知，圣奥拉甫日前不久，玛格丽特生下一个死胎，是个男孩。照这位老太太的说法，玛格丽特很快就宽心了；她同格尔拉赫相处挺和睦，丈夫待她很体贴。埃尔伦进城时常去看女儿，格尔拉赫接待岳父十分隆重，虽说埃尔伦并不怎么愿意认这个亲。自从女儿离开庄园以后，他在侯萨村里从不提起她。

克里斯丁又生了一个儿子，举行洗礼时取名为蒙甫——为了纪念埃尔伦的祖父。在她躺在小房间的那段时间里，诺克维天天到母亲身边来，把在树林里采集到的草莓和榛子，或者用各种药草编结的花环带给她。埃尔伦直到孩子出世三周以后才回家。他久久地坐在妻子身边，努力想显得温存、体贴一点。这一次，他没有埋怨说又生了个男孩，而不是女孩，或者说孩子太瘦小孱弱。但是，克里斯丁听着他温柔的话语却很少答对，她沉默寡言，若有所思，抑郁不欢。这一次，她的健康恢复得很慢。

整个冬天，克里斯丁一直身子不好。看来，让孩子活下来的希望微乎其微。母亲几乎什么也不考虑——只想到她那可怜的小宝贝。所以，对这年冬天到处都在流传的那些重要消息她只是略有所闻。马格努斯国王由于试图确保他在斯科纳的统治

权弄得十分拮据，现在正在等待来自挪威方面的人力和资金的援助。国务会议的某些大臣倾向于在这件事情上支持他。可是当国王的使者赶到吞斯堡时，当地的长官却已经离开了，吞斯堡要塞的前任长官哈康之子斯蒂格则对国王的来使关起城堡的大门，还准备以武力来守卫。他手下的人马并不多，不过他那位住在阿克区领地上的姑夫维德贡之子艾尔林派了四十名武装人员来接应，艾尔林本人乘船往西方去了。与此同时，国王的两个表兄弟哈夫图尔之子约翰和西哥尔德，由于在一桩官司上对他们的人作出了不利的判决，也反对起国王来了。埃尔伦对此感到很好笑，他说：哈夫图尔的两个儿子在这件事情上显得太年幼无知了。现在，不满马格努斯国王的浪潮遍及全国。权贵们要求有个摄政王来掌管国事，要求把国玺转交给挪威人，反正国王忙于斯科纳的纠纷，显然想在瑞典度过大部分时间。市民和城里的教士听到有关国王向德国的一些城市借钱的谣传，都吓坏了。德国人一向趾高气扬，他们对挪威的法律和风俗十分藐视，这本来已经叫人难以忍受，而现在又传闻说国王准许他们在挪威的各个城市享有更多的权利和优惠条件，这样一来，那些惨淡经营的挪威商人简直就走投无路了。有关马格努斯国王的隐秘罪孽的说法在民间流传不息。不管怎样，各郡许多教区的神父和游方修士都一致认为，尼达洛斯的圣奥拉甫大教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而被焚的。农民们也开始琢磨原因，为什么近年来种种灾祸冲击一个又一个谷地——牲口染上瘟疫，谷类作物得了黑穗病，弄得粮食歉收，草料不足。所以，埃尔伦说，要是哈夫图尔的儿子放聪明一点，老老实实地静坐一段时间，赢得慷慨大度，有领袖气派的好名声，那么人们大概会想起他们也是哈康国王的外孙的。

但是，这些风浪都平息下来了。结果是国王任命奥格蒙之子伊瓦尔为驻挪威的摄政王。维德贡之子艾尔林，哈康之子斯蒂格，哈夫图尔的两个儿子，以及所有拥护艾尔林的人全受到警告，要宣布他们是叛国犯。于是他们只好让步，跑到国王跟前，同国王言归于好。奥普兰有个强有力的人物——萨克谢之子乌耳夫，他参与哈夫图尔的两个儿子的密谋活动，但是没有去觐见国王，表示和解，而在圣诞节后赶到尼达洛斯来了。他在城里同埃尔伦一起待了好长时间，据哈耳多之子乌耳夫所知，北方各郡的居民正是从这个人那里，并根据这个人的观点来了解所有这些事情的。克里斯丁对这个人很不喜欢；她对这个人本人并不认识，但是同他的妹妹，那个嫁给兑弗林庄园的哥尔德·达莱的萨克谢之女海尔加很熟。海尔加长得挺漂亮，但是十分高傲，连西蒙都不喜欢她，不过兰波尔同她相处得很好。大斋开始后不久，上面便有公文发到各郡，命令在各市民会议上宣布剥夺萨克谢之子乌耳夫的爵位和权利。不过，在这之前乌耳夫已趁着严冬季节乘船离开挪威了。

这年春天，埃尔伦和克里斯丁是在他们城里的寓所度过复活节的，小儿子蒙南同他们在一起。因为在巴克的修道院里有一个修女医术非常高明，所有生病的孩子，只要主不要他们死去，经她一医就能恢复健康。

有一天，那是在节日过后不久，克里斯丁抱着婴儿从修道院回来。陪随她的仆人和使女同她一起走进房间。埃尔伦一个人在那里——躺在长凳上。当仆人退走，妇女们脱下斗篷之后，克里斯丁抱着孩子坐到炉子旁边，使女便着手把修女给的一种油加热。埃尔伦依然躺着问道，关于孩子拉根希德修女说了些

什么。克里斯丁一边解开襁褓，一边三言两语地作了回答，以后就再也不开腔了。

“克里斯丁，怎么啦，孩子情况不好，所以你不想谈这个吗?”埃尔伦有点不耐烦地问道。

“你以前已经问过了，埃尔伦，”妻子冷冷地答道，“我也对你反复讲了许多次。但是，你难得把孩子放在心上，老是把这件事情忘掉，一次又一次……”

“克里斯丁，我也有过这种情况的，”埃尔伦站起身来，走到她的跟前说，“我不得不接二连三地回答你的问话，因为你总是记不住我说了些什么。”

“大概，总不是有关孩子健康一类的要紧事吧，”她仍旧冷冷地说道。

“不过也不是鸡毛蒜皮的小事……比如，去年冬天，我就讲了叫我关切的事情。”

“这是撒谎，埃尔伦！你早就不跟我谈你最关切的事情了……”

“西格纳，你出去！”埃尔伦对使女说。他涨得满脸通红，向妻子转过身去。“我明白你指得是什么。不过我不愿当着你使女的面来谈这件事情，虽说你同她很亲近，以致不管她在场竟然跟丈夫吵架，说我撒谎……”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克里斯丁直截了当地说。

“真弄不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可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对你表示冷淡，或者当着下人的面对你有什么轻慢失礼之处。”

克里斯丁突然发出一阵异乎寻常的，病态的，颤抖的笑声。

“埃尔伦，你的记性真不好！这些年来，哈耳多之子乌耳夫一直住在我们这里。难道你忘了，当初在奥斯陆你是怎样要他和哈夫图尔把我陪送到勃栾希德那儿，陪送到你睡的房间里去的。”

埃尔伦无力地坐在长凳上，半张着嘴望着妻子。她继续说道：

“在侯萨村……或者在别的地方……都难得发生这种不光彩的下流事，而你本来也该想到别让下人知道呗……即使是为了使你自己或者你的妻子别丢脸也罢……”

埃尔伦仍旧那样坐着，又惊又怕地瞅着她。

“你可记得婚后的第一个冬天……我正怀着诺克维，那时我的处境可真难，常常弄得没有一个仆人肯听从和尊重我；你可记得那时候你是怎样支持我的？……你可记得，你的养父带着一群陌生的女人，以及佣人和使女到我们这里来作客，我们家的仆人也同我们坐在一个桌子旁边……你可记得，蒙南把我用来遮羞的每条衣巾都扯下来，而你却冷眼坐着，也不敢叫他闭嘴……”

“主啊！难道你把这件事情在心里藏了整整十五年！”埃尔伦抬起头来看着她，两眼显得出奇的蓝，声音却软弱无力。“我的克里斯丁，不管怎样……我想，这跟我们相互赌气斗嘴总不是一码事……”

“是的，”克里斯丁说，“更使我伤心的是那一次，在我们的圣诞节宴会上，你因为我把自己的斗篷披在玛格丽特身上，便把我痛骂一顿……来自三个郡的妇女都站在四周，听你骂……”

埃尔伦没有回答。

“你还因为玛格丽特出了事责怪我……可是，以往每当我为

了她好而说上哪怕一句话，她便跑到你这儿告状，你就怒气冲冲地吩咐我别去打扰这姑娘——说什么她是你的女儿，不是我的……”

“对你……我可没有责怪啊！……”埃尔伦好不容易地答道；他竭力想使语气平静一点。“要是我们的孩子中有一个是姑娘，你大概比较容易理解，在我女儿身上发生的这件事情……对做父亲的来说真是莫大的打击……”

“我觉得，早在去年春天我便向你作出证明，我是理解这一点的，”妻子低声答道。“我只要回忆一下我自己的父亲就够了……”

“不管怎样，”埃尔伦依然心平气和地说，“这件事情更糟糕。我当时是个单身汉。而那个人……却是……有妇之夫。我当时不受约束……我不受很大的约束，”他更正说，“不至于永远无法自由行动……”

“你还是无法自由行动，”克里斯丁说。“难道你不记得，你是怎样得到自由的吗？”

埃尔伦跳起身来，向她脸上击了一掌。接着，他吓呆了，目光直盯着她——白净的脸颊上现出红色的手印。但是，克里斯丁镇静自若，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中没有泪水。受惊的孩子哭叫起来——她轻轻地摇着膝头的孩子，哄他入睡。

“这……是我一时发火，克里斯丁，”丈夫嗫嚅着说。

“上一次你打我时，”她低声说，“我正怀着你的孩子。现在你打我，我正坐着，把你的儿子抱在膝头……”

“唉呀，老是扯到这些孩子身上去！”他不耐烦地喊道，

他们都不吭声了。埃尔伦在房间里快步踱来踱去。克里斯丁把孩子抱到小房间里，把他放到床上；当她回身走到小房间

门口时，埃尔伦站在她的面前。

“我……我真不该打你，我的克里斯丁！我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我大概又得懊悔很长一段时间，就象上一次那样。不过，你……你过去也提醒过我，照你的看法，我是太健忘了。而你，你却什么也不忘记……我在什么地方亏待过你，你一件事也不忘记。不过，我是曾经努力……努力做你的好丈夫的，但看来你觉得这已经不值得回忆喽。你……你真好，克里斯丁……”当克里斯丁从他身旁走过时，他望着她的背影。

确实，女主人那种娴雅、端庄的风度跟年轻姑娘的娇羞之态是同样地迷人；她的胸脯变得更丰满，胯股更宽大，不过个子也更高了。她的体态是那么挺拔，圆圆的脑袋总是那么优雅地昂起在脖子上。表情含蓄的苍白的脸，再加上一双深灰色的大眼睛真使他心醉神迷，就跟当初那个显得异常安详而又充满稚气的、两颊绯红的圆脸蛋使他心醉神迷一样。埃尔伦走到她身边，拿起她的一只手。

“克里斯丁，对我来说，你永远是一个最好、最可爱的女人……”

她让埃尔伦握着手，但对他的握手没有作出反应。于是埃尔伦把她的手猛地一甩——心头又冒起火来。

“你说，我忘了？遗忘，这大概并不总是最重大的罪过。我从来不以笃信宗教自居，不过我记得在童年时从约翰神父那儿学得的东西，那些教士后来也一再提醒过我。老是把人家在神父面前，在主面前作过忏悔，并通过神父的手和嘴得到主宽恕的那些罪过揪住不放，这也是一种罪过。克里斯丁，你动不动提起我们过去的罪孽并不是出于对宗教的虔诚！不是的，你是想，每当我不按你的心意办事，就用这个来对付我！……”

埃尔伦从她身边走开了几步，又走了回来。

“你就喜欢发号施令……克里斯丁，主知道我是爱你的，……虽说我看到你喜欢发号施令，而且根本不想宽恕我，因为我对你做了错事，引诱你走上邪路。克里斯丁，我对你是忍了又忍，但是今后再也忍不下去了。总不能由于过去这些不幸的事情，我弄得永世不得安生，容忍你象对奴仆一样地同我说话……”

克里斯丁激动得浑身哆嗦着，她答道：

“我可没有象对奴仆一样地同你说话。难道你听到过我什么时候同比我身分低的人说话粗声粗气，吵吵嚷嚷的吗？……即使对我们家仆中最愚笨无能的人也罢——在主面前我问心无愧，我没有用言语和行动侮辱过可怜的人们，我没有犯过这种罪。倒是你应该成为我的主子，我要听从和敬重你，在你面前卑躬屈膝，从你身上寻找支柱——除了主，便是你……按照主的法则，埃尔伦！要是我失去耐心，同你说话时的口气不象是一个妻子在同丈夫交谈，那大概是由于你的过错，使我多次无法打消自己的糊涂念头，来接受你明智的想法，无法对自己的丈夫和主子产生敬仰之心，无法始终听从你，就象我内心所希望的那样……也许，我等待着，有朝一日你……也许我想，我可以促使你显示一下，你是个男子汉，而我不过是一个可怜的女人……

“……不过，埃尔伦，你可以放心。我再也不会用什么话来羞辱你了，从今以后我永远不会忘记，同你说话要和和气气，就象把你看作是个天生的奴仆似的……”

埃尔伦的脸红得发紫，他本想向她举起紧握的拳头，可是后来却用脚跟猛一转身，从门边长凳上一把抓起斗篷和宝剑，跑出了房间。

户外的阳光亮堂堂的，寒风刺骨；天气挺冷，随着一阵阵

风刮过，由雪水凝成的晶莹透亮的冰珠不时从屋檐和树枝飘洒到埃尔伦的身上。屋顶上是一片银晃晃的积雪，而在城市四周林木茂密的深绿色山岗之外，远处闪耀着蓝幽幽、白皑皑的群山，映射出不知是春天还是冬天的刺目的阳光。

埃尔伦沿着大街小巷走着——脚步很快，但漫无目的。他的心中在沸腾：她错了，这是一清二楚的事，从一开始就错了，而他埃尔伦是对的，虽说他没有克制住自己，打了她一下，因而显得有点理亏……但她是错了！至于现在该怎么办，他不知道。他压根儿不想拐到某个熟人那里去，但也不愿意回家……

城里显得似乎热闹了一点。从冰岛来的一艘大商船——这是今春的第一艘——已经在早晨靠岸了。埃尔伦沿着几条小巷往西拐，从圣马尔坦礼拜堂旁边穿过去，再往下向沿岸的小街走去。虽然天色还相当早，但是在架着天棚的小铺子和小饭馆里已经人声喧嚷。埃尔伦自己在年轻时就爱光顾这些馆子——同朋友和伙伴们一起。不过现在，要是他作为附近地区的一个郡长，城内的一个大宅邸的主人，自己家里啤酒、蜂蜜和葡萄酒应有尽有，却闯到小饭馆里要一杯劣等啤酒，那人们就会惊讶得目瞪口呆，以后还会议论纷纷。不过，说实在的，他最喜欢的是同进城的农民、家仆和水手们坐在一起喝酒……要是谁家的小伙子给了自己的婆娘一记耳光，在那里是不会起哄的——谢天谢地……真见鬼，要是由于妻子出身高贵，由于丈夫要保持体面，所以不能打她，那么丈夫怎样来对付妻子呢？……而要同女人斗嘴，连魔鬼自己也未必有这种本事！多么坏的婆娘！……又是多么美丽的女人！……假如能够揍得她重新变得温顺听话，那可多好！……

城里的礼拜堂里钟声齐鸣，召唤人们去做晚祷——这阵阵钟声汇合在春风中，变成雄浑的一片声浪，在埃尔伦头顶的上空回荡着，经久不散。现在，她大概上礼拜堂去了……圣洁的坏婆娘！去向主、圣母马利亚和圣奥拉甫诉苦，说丈夫把她打得鼻青眼肿！埃尔伦完全是出于有罪的念头去向妻子的神圣庇护者们致意的，这时钟声还在叮叮当当地鸣响。他迈步向圣格利哥里礼拜堂走去。

他父母亲的坟墓就在北边副祭坛的供桌前。埃尔伦在念祈祷词时发现奥拉甫之女森尼瓦夫人走进礼拜堂的大门，随身带着一名使女。埃尔伦做完祈祷便走到她跟前，向她问好。

自从他同这个女人结识以后的这些年中，他们一见面就随随便便地胡缠瞎闹，这已经习以为常。这天晚上，当他们坐在靠墙的长凳上等待弥撒开始时，埃尔伦的举止实在放肆，弄得那女人不得不一再提醒说，他们是在礼拜堂里，而且一直有人在他们身边来来往往。

“对，对！”埃尔伦说。“可是你今天真漂亮，森尼瓦！同长着一双这样温柔的眼睛的女人一起玩玩是很愉快的！……”

“埃尔伦，你可不配我用温柔的眼睛来瞧哩……”她笑着说。

“那么，等到天黑以后我来找你玩玩！”埃尔伦也笑着回答，“等到做完礼拜，我陪你回家……”

这时，神父们走到上敞廊里，埃尔伦便走到南边的副祭坛前，在男宾席中入座。

礼拜结束后，他走出正门，看到森尼瓦夫人带着使女走在离礼拜堂不远的街上……他想，还是别送她，直接回家去吧。正在这时，街上出现了一群从商船上下来的冰岛人。他们手挽着手，摇摇晃晃地走着，看来是想拦女人的路。埃尔伦赶快向森

尼瓦夫人追去。水手们看到有个腰里佩剑的先生走过来，便闪到一边，让妇女们走过去。

“看来，还是让我送你回家为好，”埃尔伦说。“今晚城里不太平。”

“埃尔伦，你可知道？象我这样的老太婆……要是有个男人觉得我还挺美，值得拦我的路，那我不见得不高兴哩……”

任何一个知趣的男人对这种话只能作出一种回答。

第二天拂晓时分埃尔伦才回家，他在紧闭的家门前站了片刻，身子冻僵了，累得要命，心头隐隐作痛，情绪极坏。是不是敲门唤醒家人，走进屋子挤到怀抱婴儿的克里斯丁躺着的床上去……不！他身边带着一把东楼储藏室的钥匙；那里放着归他管的财物。埃尔伦打开门，走进储藏室，脱下靴子，把一块粗呢布和几个空布袋铺在干草上，权充床铺。他裹着斗篷，钻到布袋底下，终于幸运地进入梦乡，把世界上的一切忘个精光——他受惊太甚，也太疲倦了。

克里斯丁同家里的人们一起坐到桌子旁边进早餐，她脸色苍白，由于彻夜未眠感到很不舒服。有个仆人向她报告，说是他已经请过主人吃饭了……主人是在楼上储藏室里过夜的……可是埃尔伦却叫他去见鬼。

埃尔伦做完弥撒后要到埃格塞脱修道院去办一件公务——担任一项不动产交易的见证人。但是他没有参加事后在修道院大食堂举办的酒宴，也没有接受雅瓦尔达之子阿尔纳的邀请——那人也不能留下来同修士们畅饮，却千方百计地想叫埃尔伦跟他一起到兰赫姆庄园去。

后来，埃尔伦却又因为身边没有伙伴而懊悔起来……他很怕一个人回城去：现在他不能不对自己干下的事情深思一番。他一转念曾想立即上圣格利哥里礼拜堂去——因为他获准，当他住在尼达洛斯的时候，可以在那边的一个神父面前作忏悔。然而，假如他在忏悔以后还是那样干，那么他的罪就要大得多。最好还是等一等！……

现在，森尼瓦大概会想，他是被她徒手抓到的一只小鸡罗。不过，真见鬼，他怎么也想象不出，一个女人竟然会让他见识那么多新花样——要知道他干过这事以后至今还没有恢复过来。他原先还以为自己在 ars amoris① 上相当有经验，或者还是所谓的"行家"哩。如果他是个毛头小伙子，那他当然会引以自豪，并且认为这是绝妙的艳遇。可是现在他却并不喜欢这个女人——疯疯癫癫，叫他讨厌，除了他的妻子，**所有的**女人都叫他讨厌……而且就是妻子也使他心烦！真的，自从成婚以来他同妻子已经相处惯了，他深信她是个虔诚的教徒，以致他自己也变得虔诚起来……然而，由于他的忠诚和钟爱，他从笃信宗教的妻子……从这个坏婆娘那儿得到了多好的奖赏啊！他回想起昨晚她所说的那些尖刻、憎恶的话语：那就是说，她觉得他的举止就象个奴仆出身的人……而另一个女人，森尼瓦，大概认为他是个毫无经验的笨拙的汉子，因为他竟然给她一下子抓住了，而且在她的调情把戏前显得有点惊慌失措。现在他要给她瞧瞧，他是个堂堂男子汉，就象她是个地地道道的女人一样……他答应她，今夜上她丈夫波尔德的家里去……那有什么，说去就去！既然犯下了罪恶，那干吗不把伴随罪恶一起来的欢

① 拉丁文：爱的艺术。

乐尽情享受一番呢？

既然他已经背叛克里斯丁……而且是她那充满恶意的不公正的态度促使他这样做的……

他一回到家里，就在马厩和边房闲逛，想找谁吵上一架，结果把从医院来的神父的女仆骂了一顿，因为她明明知道他家里的人这一次住在城里，已经不需要酒窖了，却还要把酒曲送到烤房里去。他真希望几个儿子能在这里；不管怎样总可以搭个伴儿……他希望回家，马上回到侯萨村去……但是，他需要留在城里等待来自南方的信件——要是在乡下自己的家里收到这种信件，那可太不明智了。

“女主人没有来吃晚饭，她在小房间里，躺在床上，”克里斯丁的使女西格纳说，一面带着责备的神色看着主人。

埃尔伦硬声硬气地回答说，他可没有向她打听女主人的事情。当人们从大房间里退出去以后，他走到小房间里。那里一片漆黑。埃尔伦弯下身子看着躺在床上的克里斯丁。

“你在哭吗？”他用勉强听得见的声音问道，因为克里斯丁的呼吸似乎有点异样。

但是，她艰难地转动着舌头回答说，不，她没有哭。

“你累了？我现在也想躺下睡一会儿，”埃尔伦低声说。

克里斯丁用颤抖的声音说：

“埃尔伦，我希望你还是走你的，睡到你昨晚过夜的地方去。”

埃尔伦没有回答。他走出小房间，从大房间里取了蜡烛，再回来把自己的衣箱打开。他的衣装已经够好了，不管到哪里去都不会有失体面，因为他身上仍然穿着早上去埃格塞脱修道院时穿的那件深紫色的法国式短上衣。但是现在他还要把衣

装慢条斯理、仔仔细细地更换一番：穿上红色的绸衬衫和丝绒的灰鼠色齐膝长衣，袖子的翻口上还缀着一个个小银铃，再梳理了一下头发，洗净双手。这当儿他还不时向妻子瞧上几眼——她默默地躺着，一动也不动。然后，他连晚安也不道一声便走了出去。第二天，他直到将近中午才堂而皇之地回到家里。

这种情况持续了近一个礼拜。一天晚上，埃尔伦回家——他是有事到汉格拉尔去的，——有人告诉他，克里斯丁早晨回侯萨村去了。

在这之前，他已经很清楚，任何一个人在罪孽中得到的欢乐，都不会比他在同森尼瓦的苟合中所得到的那一份更少。他对这个疯疯癫癫的女人从心底里感到厌烦——她使他憎恶，甚至当他同她一起调笑作乐时也是如此。而且，他的所作所为是多么轻率——大概现在全城、全区都在议论纷纷，说他夜里在波尔德家里寻欢作乐了。他可犯不着为了森尼瓦弄得身败名裂。有时他还考虑，这件事情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要知道她毕竟是个有夫之妇，尽管那个丈夫年迈多病。他真可怜波尔德，娶了这样一个放荡而又没头脑的女人——说不定埃尔伦已经不是第一个败坏她丈夫名誉的人。至于哈夫图尔……不过，埃尔伦在同森尼瓦勾搭时根本没有想到她是哈夫图尔的妹妹；等想到这一点已经迟了。这一切是多么下流，简直糟糕透顶。而现在他还明白，克里斯丁知道了这件事情。

她总不至于会想到找大主教去告他的状……要求准许离开他吧？她有约栾寨庄园可作栖身之所，但她不能在这个季节翻山越岭——要是她想带着孩子走，那根本不可思议，而克里斯丁是不会丢开孩子一走了之的。带着蒙南和劳伦斯，她也决不

肯在这种早春天乘船从海路走，埃尔伦这样自我安慰着。不，向大主教求助，告丈夫的状，这不象克里斯丁会干的事……尽管她这样做是有理由的……不过，他将自觉自愿地不同妻子睡在一张床上……直到她了解他已经诚心悔过为止。克里斯丁也不会愿意把这件事情张扬出去。然而他也知道，自从他真正地了解妻子，知道她会干什么，不会干什么之后，到现在又过去了不少时间。

夜里，他躺在自己的床上反复思量。他很清楚，他的举止比他起初认为的更为不当——正当他处于实现伟大计谋的紧要关头，竟然会陷入这件恶劣的事情中。

他咒骂自己，因为他在妻子面前依然是个大傻瓜，给她一惹恼就干出这种事情来。他咒骂妻子，也咒骂森尼瓦。真是活见鬼，他并不比别的男人更为好色——同他所知道的大多数男人相比，他结交的女人说不定还少得多！可是，好象魔鬼亲自设下了圈套……他只要稍稍接近女人，就会一头栽入泥坑！……

不过，现在这算是过去了！谢天谢地，他忙着别的事情。不久，要不了多久，他肯定会收到英格贝尔夫人的来信。是啊，在这件事情上他也免不了要同蠢女人打交道，不过这大概是主由于他年轻时犯下的罪过而施加于他的惩罚吧！埃尔伦独自在黑暗中哈哈大笑。英格贝尔夫人应该懂得，情况正是象以前向她讲明的那样。问题在于：挪威人会不会起来反对马格努斯，拥戴她的儿子或者她那庶出的妹妹所生的儿子①？英格贝尔夫人对她同克努特·波尔斯所生的几个孩子特别疼爱，远胜于她

① 即哈夫图尔的两个儿子。

的另外几个孩子……

不久，要不了多久……他将敞开胸膛迎着狂风，迎着带咸味的、泡沫飞溅的海浪前进。我的主啊，身子给大洋的波涛打湿，海风把清新的气息直送心田，那可多好！在这一段漫长的美妙时光要摆脱开所有的女人！

森尼瓦……她怎么想，随她的便。反正他再也不会上她那里去了。克里斯丁要是愿意，可以到约栾寨去——他反正无所谓。如果她和孩子们在今年夏天置身事外，住在哥德勃兰斯谷地，那也许对他们来说倒是再好不过，再安全不过的了。以后，他会同她言归于好……

翌日早晨，他启程到斯凯温去。不管怎样，在还没有了解到妻子的打算以前，他终究放心不下。

他在傍晚抵达侯萨村时，克里斯丁对他以礼相待，显得平静而又冷淡。要是他不向她发问，那她自己决不会对他说一句难听的话。当他作为试探，在晚上走到她的房间里，准备上床时，她也没有任何反对的表示。躺了片刻之后，他犹豫不决地把手搁到她的胸口。

这时，克里斯丁喃喃地说起话来，声音颤抖着，埃尔伦弄不清楚，这是由于痛苦，还是由于憎恶。

“埃尔伦，你总不是一个卑鄙小人，一定要弄得我忍无可忍吧。现在我不想同你吵——孩子们就睡在我们旁边。既然我同你已经生了七个儿子，那么即使我做妻子的受了委屈，也不想让家里人感觉到我是知道这件事情的……”

埃尔伦默默地躺了好一会儿才鼓起勇气答道：

“是的。愿主宽恕我，克里斯丁，我确实是使你受了委屈。我不会……要是对你那天在尼达洛斯讲的刻毒话少计较一点，我

本来不会这样做的……我这次回家也不是为了恳求你原谅——我很明白，现在这样做，就意味着要你作出很大的……”

“我看，波尔德之子蒙南说得很对，”妻子回答说。“你挺身而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日子是永远不会有的。你应该向主乞求宽恕……你求我原谅倒还在其次……”

“是的，我明白，”埃尔伦苦恼地说。他们再也不开口了。第二天一早，他便回到尼达洛斯去。

他在城里住了几天，有一次在圣格利哥里礼拜堂里看见森尼瓦夫人的使女向他走来。埃尔伦决定，不管怎样总得同那个女人谈上最后一次，所以嘱咐这姑娘在晚上守着——他要象往常那样上那儿去。

为了钻到约会的房间里，他不得不象个偷鸡贼似的翻墙，爬行。现在他羞愧万分，因为活到这把年纪，有了这样的地位，却还要干这种蠢事。不过，在开初，这种象年轻人干的玩意儿倒使他挺开心。

那个女人是躺在床上迎接他的。

“你最后还是来了？”她打着呵欠笑道。“好朋友，快点上床，以后还可以谈谈，你那么些日子在什么地方……”

埃尔伦还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或者用什么方式把心里的想法告诉她。他不由自主地脱起衣服来。

“森尼瓦，我们俩的行为太轻率了……真的，今夜我留在这里恐怕不妥当。也许波尔德在什么时候回家来呢？”他说。

“你怎么怕起我的丈夫来啦？”森尼瓦用嘲弄的口气问道。“你自己不是也看到，我们当着他的面打情骂俏，他也满不在乎。要是他得知你经常上这儿来，我也有办法叫他相信，这不

过是以前那样的胡闹。他太信任我了……”

“是啊，看来他确实是太信任你了，”埃尔伦哈哈大笑，一边把手指插到她的淡黄色头发里，一边抓住她那雪白结实的肩膀。

“哎哟，你也觉得这样啦？”她一把抓住埃尔伦的手腕。“那你信任不信任你自己的妻子？波尔德娶我的时候，我倒还是个黄花闺女哩……”

“别把我的妻子扯到这儿来，”埃尔伦生硬地说，一边放开了她。

“这怎么啦？那么依你看，谈论克里斯丁要比谈论我的丈夫波尔德大人更不得当吗？”

埃尔伦咬了咬牙，没有回答。

“埃尔伦，看来你是属于这一类男人，”森尼瓦讪笑着说。“他们自以为是多么诱人，多么英俊，要是一个女人的贞操在他们面前象一块易碎的玻璃似的给破坏掉，他们是不会怪这个女人的；可是他们却要求她在别的男人面前必须坚如钢铁！”

“对你，我可从来不曾这样想过，”埃尔伦粗鲁地答道。

森尼瓦的两眼炯炯发亮：

“埃尔伦，既然你的婚姻很幸福……那你要我干么？”

“我已经说过了：你不应该提起我的妻子……”

“不应该提起你的妻子还是我的丈夫……”

“这是你自己老是议论波尔德，挖苦他，比我做得还起劲，”埃尔伦苦恼地说。“即使你没有用言语来侮辱他……我也很清楚，既然你找了另一个男人来代替丈夫，你还谈得上什么珍惜他的名誉。至于克里斯丁……她不会由于我的行为不端而变得坏一点。”

“你是不是想说……就算我讨你喜欢，也不过是同我玩玩，你爱的是克里斯丁？……”

“我不知道你怎样讨我喜欢……不过你知道，是我讨你喜欢……”

“可是，克里斯丁难道不明白你的爱情的真正价值吗？”她嘲笑说。“埃尔伦，我是看到的，她瞧你的目光总是那么温柔啊！……”

“住嘴！”他喊道。“也许她明白我配得到的是什么……”他恨恨地厉声说。“我同你倒是完全相配的……”

“那就是说，我不过是你手里的一根鞭子，”森尼瓦用恫吓的口气问道，“是你想用来惩罚你妻子的一根鞭子罗？……”

埃尔伦站着，沉重地喘着气。

“也可以这样说。不过，那是你自己投到我手里来的……”

“小心点！”森尼瓦说。“可别让鞭子抽到你自己身上！”

她在床上坐起来，等待着。但是，从埃尔伦的样子看，他不想回驳自己的相好所说的话，或者同她和解。他重新穿好衣服，走出房间，再也没有同她说一句话。

他对自己并不怎么满意，更确切地说，他对自己同森尼瓦这样分手并不怎么满意。这样的结局使他挺不光彩。不过，反正一样——不管怎样，他现在毕竟同她分手了。

4

这一年的春夏两季，侯萨村家里不常见到主人。在埃尔伦居住在自己庄园里的那些日子，他同女主人相处得还算亲切、和睦。现在，克里斯丁在她自己和埃尔伦之间竖起了一堵墙，

埃尔伦怎么也不敢把它拆掉，虽说他老是试探地瞧着妻子。不过，看来除了家里的事情以外，他需要考虑的事情还很多。至于土地管理得怎么样，他不闻不问。

三一节①过后不久 当埃尔伦表示，希望妻子跟他一起去莱姆斯谷地时，克里斯丁便提到了土地管理的情况。埃尔伦要到奥普兰去办件事情，他问克里斯丁愿意不愿意带领孩子到约栾寨去小住几天，会会谷地里的亲友。可是克里斯丁怎么也不答应。

埃尔伦到尼达洛斯去参加了司法会议，接着便去奥尔克谷地，然后再回到侯萨村家里，但是马上又收拾行装，准备动身到卑尔根去。“马哥格尔”号船就停泊在尼达尔岛附近，埃尔伦只等哈夫图尔·格莱乌特一到，便同他一起出航。

圣玛格丽特节②前三天，侯萨村里开始收割干草了。天气极好，人们在午休后要回到草地去的时候，管家的助手奥拉甫说，他想让孩子们一起去。

克里斯丁在存放衣物的小房间里，这个小房间的位置在兵器室的二楼。兵器室的结构是这样的：外面有明梯通向这个小房间，小房间周围有回廊，但是三楼却突出在回廊上方。要到三楼去，必须在存放衣物的小房间里搭上一个梯子，通过天花板上的出入孔。出入孔的盖子现在打开着，因为埃尔伦现在正在三楼存放兵器的房间里。

克里斯丁取出毛皮斗篷，在回廊里抖掉灰尘，那是埃尔伦想随身带着出海的。突然，她听到一阵马蹄声，一大队骑马的人策马走来，与此同时她看到许多人骑着马从树林里奔到通往

① 每年夏季在耶稣复活节之后第五十天的节日。
② 七月二十日。

盖乌耳谷地的大道上。一眨眼间，埃尔伦已经站在她身边了。

“克里斯丁，你好象说过，我们厨房里的炉火今天一早就熄灭了？”

“对，哥丽德打翻了开水锅，只能到艾里夫神父那儿去借些木炭……”

埃尔伦向神父的庄园那个方向望了一眼。

“不行！不能把他牵连到这件事情上去。盖乌提！”他向正在回廊下面走动的孩子轻轻地喊了一声。孩子在一把一把地挑选钉耙，看来他并不忙着去搂干草。“快踩着楼梯上来，……不要往别处跑，要不人家会发现你的。”

克里斯丁注意地看着丈夫。她还从来没有见到过他这副样子……他注视着路上的动静，声音和脸部的表情十分紧张，但又故作镇静。他登上兵器室，急匆匆地把一个用粗麻布缝起来的扁平的小包取下来，这时他颀长、灵活的身躯也显出了紧张感。他把小包交给孩子。

“把这个小包藏在你胸前——好好记住我的话。你要把这些信件抢救下来——我的盖乌提，这是件大事，你现在还不懂。你扛上钉耙，悄悄地穿过田野，走到那片赤杨林中。到树林之前，你要一直在灌木丛里走……我知道你对这些地方很熟……一路上都要悄悄地走，穿过密林，到绍耳德维克镇。向四周围好好地打量一下，看那边的庄园里是不是太平。要是发现有出事的迹象，或者看到周围有陌生人，就马上躲起来。要是确信那边没有什么情况，就上那儿去，看看乌耳夫在不在家，把这个小包交给他。要是那儿没有人，你无法亲手交给他，那就把信件烧掉，越快越好。不过，得留点神，要把信件和上面盖的图章全部烧掉，别让它们落到别人手里。愿主帮助我们，我的

儿子……一桩跟许多人的身家性命攸关的大事情交到你一个十岁的孩子手里——你可明白，这是件要紧事，盖乌提?”

“是，爸爸！你讲的我都懂，”盖乌提神情严肃地仰起白净的脸庞，站在楼梯上。

“要是乌耳夫不在家，你告诉伊萨克，要他马上骑马到海夫纳去，日夜兼程……让他去通知别人，什么人他是知道的，说是依我看这里刮起了顶头风，我担心我的行程给妖术破坏了。你懂吗?”

“是，爸爸。你对我讲的，我都记住了。”

”好吧，那你就走！主保佑你，我的儿子。”

埃尔伦爬进兵器室，想把盖子放下，可是克里斯丁已经把半个身子探进出入孔了。埃尔伦等她上来，然后放下盖子，赶快打开木柜，取出几份文件。他扯下火漆封印，把它在地板上踩得粉碎，把羊皮纸撕成一条条的，缠在一把钥匙上，然后把所有这些东西都从通风窗里扔下去，扔到长在屋后的高高的荨麻丛里。埃尔伦两手撑在窗台上站着，目不转睛地望着沿庄稼田的田埂往草地走去的孩子，在那边割草的人们正操着大镰刀和钉耙一排排地站着干活。当盖乌提消失在庄稼地与草地之间的小树林中以后，埃尔伦关上百叶窗——马蹄声更加响亮，离庄园近在咫尺。

埃尔伦向妻子转过身来。

“要是你能把我刚才丢出去的东西收拾一下，就让斯库累——他是个聪明的孩子……对他说，要把这些东西丢在牲口栏后面的粪坑里。他们对你大概是不会放松监视的，也许对大孩子也是这样。不过，他们未必敢来搜你的身……”他把火漆封印的碎块塞到她的怀里。“它们当然无法辨认出来，不过还

是……”

“埃尔伦，你有什么危险吗？”她低声问道。埃尔伦向她的脸看了一眼，便向她伸出的双臂扑过去，在刹那间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

“我不知道，克里斯丁！过不久，一切都会弄明白的。要是我看清楚的话，这批武装人员是由艾恩里德之子图勒带队的，波尔德大人也同他们在一起。图勒来，我是不指望有什么好事情的……”

现在，骑马的人们已经到院子里了。埃尔伦又站了片刻。然后，他热烈地吻了吻妻子，掀开出入孔的盖子，踩着梯子往下跑去。当克里斯丁走到回廊上时，埃尔伦已经站在院子里，帮助那个上了年纪、身体臃肿的地方长官下马。随同彼德之子波尔德大人和盖乌耳谷地的郡长前来的，至少有三十名武装人员。

克里斯丁穿过院子时听到郡长说：

“埃尔伦，我可以向你转达你亲戚的问候。博加尔和哥托尔姆正在韦埃岛上接受国王的款待。我想，图勒之子哈夫图尔这时大概已经到顺德村去拜访伊瓦尔和那个男孩了。格莱乌特是昨天早上在尼达洛斯给波尔德大人拦住的。”

“那么我想，你到这儿来是请我也去参加那个军事检阅吧！……”埃尔伦笑着说。

“正是这样，埃尔伦！”

“你们当然还得搜查我的庄园罗？咳，这种事情我自己就参加过许多次，应该懂得规矩……”

“象被控叛国这一类重大案件，你可未必经手过吧，”图勒说。

“对，至少到目前为止，”埃尔伦说。“图勒，看来这次棋赛我下的是黑子，于是你就将了我一军？是不是这样，亲戚？”

“我们现在要找到你从哈康之女英格贝尔夫人那里收到的信件，”艾恩里德之子图勒说。

“它们放在兵器室楼上那个盖子上画着红色鹿形图案的箱子里……不过，除了近亲之间相互问候致意之外，信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而且，这都是些旧信。现在，斯坦因可以领你们上楼去……”

外来人的随从们下了马，埃尔伦的一大群仆人也跑到院子里来了。

“我们在特隆德之子博加尔身边缴获的那封信里还写了点别的事情，”图勒说。

埃尔伦轻轻地吹了声口哨。

“看来，还是进屋去好，”他说。“这里人太多了。”

克里斯丁跟着男人们走进大房间。图勒做了个手势，两三个随从也跟了进来。

“埃尔伦，你得把你的宝剑交给我们，”等到大家走进房间后，金萨尔庄园的图勒说，“表明你是我们的俘虏。”

埃尔伦拍了拍大腿，表示他除了插在腰带上的那把匕首，身边没有别的兵器。可是图勒又说了一遍：

“你得把你的宝剑交给我们，表明……”

“哎哟，要是必须举行这样隆重的仪式，那么……”埃尔伦冷笑一声说。

他走开几步，从钩子上取下自己的宝剑，捧着剑鞘，微微鞠了一躬，把剑柄递给艾恩里德之子图勒。

金萨尔庄园的那个老头解开宝剑的带子，把剑从剑鞘里拔

出来，用手指抚了抚剑身的血槽。

“埃尔伦，你就是用这把剑？……”

埃尔伦的蓝眼睛里闪现出钢铁般的光芒，嘴唇紧抿成一条线。

“对。我碰到你的孙子在我女儿的房间里，就用这把剑教训了他一顿。”

图勒双手捧着剑站着；他对剑瞥了一眼，用威胁的口吻说：

“埃尔伦，你本人也应该维护法律。你应该明白，那一次你干得过火了一点，超出了法律允许的范围……”

埃尔伦高傲地昂起头，两颊涨得通红。

“图勒，世界上有一种法律，不管是国王还是市民会议都无法废除——那就是男子汉要用利剑来捍卫妻女的名誉！……”

“幸好对你埃尔伦谁也没有应用这个法律，”金萨尔庄园的图勒气愤地回答。“否则你就会象只老乌龟，死不了啦……”

埃尔伦用挑衅的口吻慢条斯理地说：

“难道你们这次来的目的是这样微不足道，以致觉得可以把我年轻时欠下的旧帐也扯上去吗？”

“我不知道，连斯维克的奥寿夫之子波尔德是否认为这全是些旧帐。”

埃尔伦顿时满脸通红，他想答话，可是图勒大声说：

“埃尔伦，你应该先了解一下，你的情妇是不是聪明人，会不会阅读，然后才在裤腰里藏着密信跑去同她幽会！你去问问波尔德，是谁告诉我们你在策划阴谋反对国王，反对你曾经对他宣誓效忠，并从他那儿得到封地和官职的国王！”

埃尔伦不由自主地把一只手放到胸前……他在刹那间向妻

子看了一眼，脸上浮起浓重的红晕。这时克里斯丁跑到他跟前，双手搂住他的脖子。埃尔伦看了看她的脸——脸上除了爱，没有其他的表情。

“埃尔伦！……我的丈夫！”

地方长官至今几乎不吭一声。这时他走到他们两人跟前，轻轻地说：

“亲爱的女主人！……我们在庄园里时，要是你能带领孩子和使女到闺房里去坐着，那样大概会更好一点。”

埃尔伦最后一次把妻子的双肩紧紧地搂了一下，便放开了她。

“克里斯丁，我亲爱的，那样更好……就照波尔德大人所说的那样去做吧。”

克里斯丁踮起脚尖，把嘴唇凑到他的脸上。然后，她走到院子里，把孩子和使女从惊惶不安的人群中叫出来，集中在一起，把他们带到小房间里——侯萨村也没有其他的闺房了。

他们在那里坐了几个小时，女主人从容不迫的举止在某种程度上把受惊的人们稳住了。接着埃尔伦来了，他穿着出门的服装，但没有佩带兵器。两名陌生的武装人员仍旧站在门外。

埃尔伦握了握几个大孩子的手，把年幼的孩子逐个抱在手里，随便问了一句：“盖乌提在哪里？”

“诺克维，请你向他转达我的问候！大概，他跟往常一样跑到树林里去玩弓箭了。对他说，上星期天我不肯给他的那个英国弩弓，现在他可以拿去了。”

克里斯丁默默地扑到他身上。

“我的埃尔伦，你什么时候回来？”她带着乞求的神色对他低声说。

“我的妻子，这要到主愿意的时候。”

她闪到一边，竭力克制着，不露出气馁的样子。通常，埃尔伦同她说话总是直呼名字，从来不用别的称谓，这最后一句话使她深感震惊。她似乎这时才真正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夕阳西沉时，克里斯丁坐在屋子北面的小山顶上。

她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金光灿烂的天空。在正前方林木茂密的山岭之上有一大块乌云，形状象鸟的翅膀——里面似乎有一大锅沸腾的铁水，通体透亮，闪耀着琥珀色的光芒。金晃晃的小块絮状流云，象是一片片羽毛，在空中飘浮着，渐渐离它而去。而在下方的深处，在谷地底部的湖面上映照出天空、乌云和群山的倒影——仿佛正是从那边，从湖底深处散射出火一般的光华，把她面前的一切景物染得通红。

草地上的牧草已经熟透，草茎上柔软的细叶在赤色的霞光下映成紫红的一片；大麦已经抽穗，正在用丝一般闪亮的新芒捕捉余辉。庄园里的屋顶显得很厚实，因为铺在上面的草土皮上长着许多酸模和毛茛，给夕阳一照，便形成一道宽阔的光带。礼拜堂发黑的盖屋板闪出幽幽的反光，浅色的石墙却变成淡金色的了。

太阳从乌云后面钻出来，挂在山脊上方，照亮了林木苍翠的重峦叠嶂。那是一个晴朗的傍晚——在覆盖着枞树林的远处山坡上可以望见一个个小村落。克里斯丁还能分辨出山间牧场和坐落在树林中的许多小庄园，过去她从来不知道竟然可以从侯萨村眺望这些地方。在南方，在多乎尔山脉那边隆起一道道紫红色的巨大山脊，那边总是弥漫着烟霭或者浓云。

山下礼拜堂里的那口最小的钟打响了；维尼亚尔村的礼拜堂也鸣钟呼应。克里斯丁交叉双手，垂头坐着，直到第三次敲三下钟的最后一响在空中寂静下来。

太阳终于下山，金色的光华变淡了，晚霞也由火红渐渐褪为嫩红。随着钟声的消逝，树林里到处都在簌簌作响，声音越来越大；在下边的谷地里，穿过阔叶林潺潺奔流的小溪唱得更欢。从近处围着的草地上传来一阵阵牲口的铃声，叮叮当当，听来耳熟。一只甲虫在克里斯丁身边嗡嗡地绕了半圈又飞走了。

她作完祈祷后叹了一口气，又默默地为刚才祈祷时心不在焉而祈求宽恕……

一座漂亮的大庄园展现在她的脚下——好象是缀在山岭宽阔的胸前的珍贵首饰。克里斯丁俯瞰着这一大片归她和她丈夫所有的土地，不禁思绪万端，愁肠寸断。她奔波，她奋斗，但在今晚之前却从来没有意识到，为了振兴和维持这片土地，她作出了怎样的努力——为此她花了多大的气力，取得了多大的成绩。

压在她肩头的这副重担，她是作为自己命定的任务接受下来的，需要耐心挑着，不弯腰——就象她每次获悉自己又怀着孩子那样，尽管处于生活的重负下，却依然努力忍耐，挺直腰板。每增添一个儿子，她就觉得为后代的幸福、为他们牢靠的地位所负的责任又增重了一分——在今天晚上，她看到随着每一个需要关心的婴儿的诞生，她自己观察事物的能力，她的警觉性也在日益增强。她从来没有象今晚那样把命运对她的要求，把命运通过这七个儿子所赠予她的一切看得那么分明。她为儿子们高兴，心口不禁怦怦乱跳，但她又为他们担忧，这又使她

心乱如麻——要知道这些身体瘦削、骨骼凸出的大男孩都是她的孩子啊，就跟当初他们还是那么小，那么胖，以致在长凳与母亲膝盖之间走动时栽个跟斗都摔不坏的时候一样。他们都是属于她的，就跟当初她把他们抱出摇篮，把他们紧贴在自己充满奶水的乳房上的时候一样——她还得轻轻地托着孩子的脑袋，因为孩子的脖子太娇弱，脑袋会倒来倒去，就象风铃草的小花儿挂在细茎上似的。不管他们今后会在世界上什么地方浪游，不管他们会不会忘掉母亲远走高飞——她始终认为，他们的生命，对她来说，就象是她自己生命内部的颤动，他们同她自己将永远是一体，就象当初在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知道新生命孕育在她的腹中，吮吸着她的鲜血，使她的两颊变得消瘦苍白。当她想到又将面临这样的时刻，又将有一阵阵产前的阵痛象激浪一般向她袭来……直至安度难关，把又一个幼儿抱在怀里以前，她总是胆战心惊，冷汗直淌，好象生了一场大病。但是今天晚上，她第一次明白，随着每一个孩子的诞生，她变得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坚强，越来越勇敢了。

同时，她在今天晚上还看到自己依然还是约栾寨庄园的克里斯丁，听不得一句触犯的话，因为她在生活中一直受到强烈的、温柔的爱的保护。在埃尔伦的怀抱里，她依然还是那一个……

对，对，对。确实，克里斯丁不断地回忆着埃尔伦给予她的每一处创伤——不过她一向知道，他从来不象一个居心不良的成年人故意要给她带来痛楚，他象一个孩子，一边玩耍，一边对伙伴拳打脚踢。她仔细地保护着埃尔伦每一次使她受委屈的回忆，就象仔细地保护着化脓的伤口一样。每当埃尔伦任性胡为，干出贬低自己人格的行为时，她总要大受震惊，犹如身

上给抽了一鞭，留下的伤口流血不止。不能说她有意识地故意记丈夫的恨——她自己也知道，她不是一个小心眼的人。但当事情跟埃尔伦有关时，她就变得小心眼了。只要有埃尔伦插手，她就怎么也忘不了——心灵上的每一道伤痕都会疼痛，流血，肿胀，象火烧一样发烫，只要这伤痕是埃尔伦带给她的。

她在对待埃尔伦的态度上既没有变得聪明一点，也没有变得刚强起来。尽管她在同埃尔伦的共同生活中也力图使自己显得象个能干、果断、虔诚、刚强的人，但这不是实际情况：她不是那样的人！她始终、始终受到一种热望的折磨——她想成为他的克里斯丁，格达留德树林里的那个克里斯丁。

那时她宁可匆匆忙忙地干出她认为不好的、有罪的事情，唯恐失去他。为了使埃尔伦对自己产生眷恋之情，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自己的爱情，自己的肉体，自己的名誉，自己的拯救灵魂的机会。甚至还把手头能找到的、并不属于她自己的东西都献给了他：父亲的名誉、父亲对子女的信任。凡是明智的父母为了保护一个不懂事的小姑娘而作出的一切努力，全给她毁于一旦。她不顾他们为小辈的幸福所作的打算，也不顾他们希望能在入土之后留下自己劳动成果的心愿，她只需要自己的爱情。在这场赌赛中，她押上的不仅是自己的一生，而且还有更多的东西，而赢得的仅仅是埃尔伦的爱。

她是赢得了。从埃尔伦在霍甫文养老院的花园里第一次亲吻她的时刻起，直到今天，当他被作为俘虏从家里带走以前在小房间里亲吻她时为止，她一直知道：埃尔伦象爱自己的生命一样地爱她。如果说他没有很好地照看妻子，那么在他们相逢的最初时刻她就知道他是怎样照看他自己的。如果说他并非任何时候都待她很好，那么这毕竟要比他待他自己要好一点。

主啊，她是怎样赢得的呢！在这一天晚上，她暗自承认：是她自己用冷淡、刻毒的话促使他干出破坏夫妇誓约的事来。现在她暗自承认，甚至在她经常看到他同这个森尼瓦放肆的调情，并为之十分气忿的那些年月里，她在愤怒之余还是感到某种自傲，某种执着的快意：没有人知道奥拉甫之女森尼瓦的名声受到什么明显的玷污，而埃尔伦同她又说又笑，活象一个奴仆同小酒店的下女在一起。至于克里斯丁，他是知道的，她会撒谎，会欺骗那些最信任她的人，她自愿让他引诱到最龌龊的下流场所去——但他还是信任她，还是尽其所能地珍重和尊敬她。尽管他那么容易地忘掉对罪孽的恐惧心，尽管他在最后那么容易地破坏了自己在礼拜堂里对她立下的誓约——但在她面前，他还是为自己的罪孽痛悔不已，为了信守向她许下的诺言，他自我斗争了好几年。

她自己选中了他。她陶醉在爱情中的时候作出了这一抉择，在约栾寨的那些严峻的岁月中她每天都在重复这一抉择。为了得到他那种不顾前后的爱，她宁可失去父亲的爱，而父亲则是连稍微冷一点的风都不让她吹到的。父亲对她的命运作出了安排，想把她交给一个会带领她走上最安全的道路，还乐意弯下腰来为她拣去每一块小石子，免得她把脚碰伤的人手中，而她却拒绝了这种安排。她宁可跟另外一个人走，尽管知道这个人走的是邪路。修士和神父们指点她，经过忏悔和赎罪可以得到安宁——可是她宁可过烦恼不安的生活，也不愿摆脱为她所珍视的罪孽。

所以，现在对她来说只有一条出路——既然她同这个人并肩走，那么不管碰到什么事情都不能哭鼻子，都不能抱怨。她觉得，当初同父亲告别的那个时刻已经离得那么遥远，远得令

人头晕目眩。但她还是记得父亲的可亲的脸容，记得他那天在锻工场当她最后一次使他伤心时所说的话，记得他们在山里的那一次交谈，当时她就明白，死亡的大门已经在父亲的身后打开了。你自己选择了这种生活，就犯不着去抱怨……圣奥拉甫，帮助我吧，别让我现在完全辜负父亲的爱……

埃尔伦，埃尔伦！……当克里斯丁在青春妙龄时一遇到他，生活就变成一条河涛滚滚的江河，沿着山崖巉岩奔流不息。在侯萨村度过的这些岁月中，她的生活变得广阔了，显得丰富而宽广，就象一片大湖，把她周围的一切全都映现出来。她不由得回想起故乡的洛根河，这条宽阔的、灰沉沉的大河一到春天就要泛滥，夹着枯枝朽叶在谷地上奔流，而牢牢地扎根在谷地底部的一丛丛树木则在水面之上摆来摆去。在离岸稍远的地方，转着一个个阴森可怖的旋涡，从这可以看出，在平静的水面下隐藏着多么峻急，多么汹涌，多么危险的激流啊。现在克里斯丁知道，这些年中她对埃尔伦的爱也象一股危险的激流，在平静生活的表面下汹涌奔腾。现在她被带进了狂澜之中……朝着什么方向……她不知道——到底朝什么方向。

"埃尔伦，我亲爱的朋友！……"

克里斯丁面向红通通的晚霞再一次祷告：

"圣母啊，现在我知道——我不敢向你祈求任何别的东西，但愿你救救埃尔伦，救救我丈夫的命吧！……"

她向下面的侯萨村看了一眼，想起了自己的几个儿子。现在，当庄园笼罩在暮霭中，象是即将消失的梦境的时候，当她为孩子们渺茫的前途心里感到不安的时候，她才回想起她这几年的操劳带来了丰硕的成果，但她却从未为此真正地感谢过主；她有幸生了七个儿子，却从未为此真正地感谢过主。

从夜晚的苍穹，从目力所及的脚下的谷地里传来了一阵阵低沉的，曾经耳闻过千百次的祷告声，传来了神父的嗓音，当她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便站在神父的膝前听他布道：艾利克神父把脸转向祭坛，在《Praefatio①》中便是这样唱的，用挪威语说就是：

“你真是当之无愧啊，你指破迷津，你主持正义，你拯救人类，我们每时每地感谢你，神圣的主，万能的父，永恒的神……”

克里斯丁双手捂着脸坐着。她再次抬起头来的时候，看到了上山来找她的盖乌提。她默默地坐着，等孩子走近。然后，她向盖乌提伸出手去，盖乌提把自己的手放在她的手里。山顶上长满了青草，在她所坐的那块石头周围很长一段距离内没有一处可以躲藏人的地方。

“好儿子，你是怎样把父亲托你去办的事情办好的？”她低声问道。

“就照他吩咐的那样去办，妈妈！我走到那边庄园时，没有让任何人看见。乌耳夫不在家，所以我把父亲交给我的东西放在炉子里烧掉了。我从布包里把这件东西抽出来看了看。”他稍稍迟疑了一下。“妈妈！……上面盖着九个图章！”

“我的好盖乌提！”母亲把双手搁在孩子肩上，向孩子的脸看了一眼。“你的父亲把非常重要的东西交到你手里。你可千万不能对别人说啊。要是你忍不住，非要同人家讲这件事情，那就把你心里的话告诉母亲吧。不过，好儿子，要是你根本不开口，那我才最满意哩！”

---

① 拉丁语：开场白。

又平又光，象亚麻一般的浅色头发下面是一张清秀的脸庞，一双大眼睛，以及丰满而又刚毅的鲜红的嘴唇——他现在是多么象她的父亲啊。盖乌提点点头。然后，他把一只手搁在母亲肩上。克里斯丁痛苦而又甜蜜地感到，她现在可以把头紧靠在孩子瘦瘦的胸膛上；他现在个子长高了，当他站着，而母亲坐着的时候，母亲的头刚好靠着他的心口。她从孩子那里寻找支持，这还是第一次。

盖乌提说：

"伊萨克一个人在家里。我没有给他看我带着的是什么，只是说要把一点东西烧掉。他就把炉子里的火弄旺了，然后去给马备鞍子。"

母亲点点头。于是盖乌提放开了她，转过身去，带着充满稚气的、又惊又怕的神色问道：

"妈妈，你可知道人们在说什么来着？……说什么父亲……想当国王……"

"孩子，这不大可能！"她笑着回答。

"可他是王族的人呀，妈妈！"孩子一本正经，有点自豪地说。"我觉得，父亲要比许多人够资格得多……"

"嘘！"她又抓住孩子的手。"我的盖乌提……你应该明白，既然父亲这样信任你……你，以及我们大家就应该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议论。在事情还没有弄清楚，在无法判断我们该不该讲、该怎样讲以前，说话就得小心一点。明天我到尼达洛斯去……要是我能够同你父亲单独谈谈，我当然会告诉他，你已经把他托你办的事情办好了。"

"妈妈，带我一起去！……"孩子热切地请求说。

"盖乌提，我们不能叫人犯疑，看出你不光是一个无忧无虑

的孩子。好儿子，你要在这儿家里尽兴地玩玩、闹闹。这样，你就帮了父亲的大忙。”

诺克维和卑尔哥夫慢慢地登上山来。他们走到母亲跟前，站在她的身边，显得那么年幼，那么激动，又是那么严肃。克里斯丁看到他们完全还是小孩，一受惊就到母亲那儿寻求庇护……与此同时，他们又象是男子汉，想方设法要来安慰她，叫她放心。她把手伸向这两个孩子，但并没有同他们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们一起下山，克里斯丁把双手搁在两个大孩子的肩上。

“诺克维，你盯着我看什么？”——可是孩子红着脸转过头去，没有回答。

他以往从来没有考虑，母亲的外貌看起来是怎样的。在很早很早以前，他就开始把自己的父亲同别的男人作比较——父亲是个最英俊的男子汉，比什么人都更象一位领袖。而母亲就是母亲，生下一个又一个孩子：他们渐渐长大，渐渐脱离母亲的手，去生活，结伴，同弟兄们友好相处或者吵架。母亲的双手总是摊开着，孩子需要什么，她可以不断地给予；在孩子遭到不幸的大多数场合，母亲都知道如何帮助他们。母亲在家里就象是炉中的火焰，她给家里带来了盎然生气，就象侯萨村的田地年复一年地带来收成一样。从她的身上不断地散发出活力和温热，就象畜栏中的牲口或者马厩里的马一样。孩子从来未曾想到把母亲同别的女人相比……

今天晚上，他却突然看到：母亲是个长得非常美丽的高傲的女子。亚麻布头巾覆盖着开阔、白净的前额；在弯弯的细眉下，一双铁灰色的眼睛露出开朗的神色；胸脯丰满，四肢修长而又

匀称。她总是把高高的身子挺得笔直，好象一柄剑似的。但是这一点孩子不能说；他红着脸，默默地走着，感到母亲的手抚摩着他的后脑勺。

盖乌提走在卑尔哥夫后面，拉着母亲的腰带。哥哥禁不住发起怨言来，因为盖乌提老是踩上他的脚后跟——三个孩子相互推推搡搡起来。母亲发出嘘嘘声，叫他们别吵。但她一看到这种样子，绷紧的脸露出了一丝微笑。她的儿子毕竟还都是小孩子呢。

夜里她躺着，却无法入睡——熟睡的蒙南就躺在她的怀里，劳伦斯则睡在她和墙壁之间。

克里斯丁想理一理头绪，弄清丈夫到底干了什么事。

她无法相信，面临的危险竟有那么大。维德贡之子艾尔林以及住在休德赫姆的国王的两个表弟，都被指控为背叛国王的国事犯，但是他们照样太太平平地待在家里享清福，只是不怎么得到国王的宠幸而已。

也许，埃尔伦想替英格贝尔夫人效劳，干了什么非法活动。要知道他这几年来一直同这位高贵的亲戚保持着友好往来。克里斯丁知道他曾经向她，或者别的什么人提供过非法援助，那当然是瞒着人干的——这还是五年前埃尔伦到丹麦去，在英格贝尔夫人那里作客时的事情。而现在，维德贡之子艾尔林插手英格贝尔夫人的事情，想让她取得她在挪威的地产的所有权，那么很可能在艾尔林同国王的关系冷淡下来时，艾尔林便把埃尔伦推荐给英格贝尔，或者是英格贝尔自己想到向他父亲的表兄弟求助①。在这件事情上，埃尔伦的举止未免轻率了一点……

不过，令人费解的是她的顺德村的亲戚怎么也牵连到这件

事情上去了……

要是埃尔伦只不过是被指控替国王的母亲卖力过了头，而没有其他事情，那准是会以同国王和解而告终的，不可能有别的结局。

叛国罪，克里斯丁曾经听到过有关侯格莱克之子埃乌顿败落的事情——这件事情发生在她父亲年轻的时代。埃乌顿大人被指控犯下滔天罪行。可是她父亲说，这全是谎话——艾利克之女玛格丽特②是在卑尔根的主教怀抱里死去的，埃乌顿当时根本不在场，因此他当然不可能把她出卖给异教徒。当埃乌顿把伊萨贝尔③作为新娘接到艾利克国王那儿时，伊萨贝尔姑娘才十三岁，而埃乌顿已经是年近花甲的老人了——人们怎么能相信有关这次旅程的谣言而不感到害羞！因此父亲禁止约栾寨家里的人唱有关埃乌顿的歌。除此以外，还流传着许多有关埃乌顿·海斯塔库伦的闻所未闻的事迹：说他似乎把哈康国王的全部军队都出卖给法国国王，还答应用一千二百艘战舰来支援后者——为此，那边付给他七桶黄金。可是却始终没有向老百姓讲清楚，为什么要把侯格莱克之子埃乌顿绞死在努尔德涅斯的绞架上……

埃乌顿的儿子逃出挪威——民间传闻他到法国国王的军队里去供职了。埃乌顿的两个孙女，哥丽德和西格纳，是给埃乌顿的马夫从她们祖父的刑场上带走的。据说，她们现在住在哈

---

① 埃尔伦是主教之子（即牧杖党领袖尼古拉乌斯主教之子），蒙南的孙子。蒙南娶觊觎王位的斯库累公爵的小女儿拉根丽德为妻，而斯库累公爵的大女儿则嫁给哈康五世的祖父，老王哈康四世。也就是说，埃尔伦的祖母与哈康五世的祖母是亲姐妹。

② 玛格丽特——艾利克国王的女儿，七岁时许配给威尔士王子爱德华。

③ 伊萨贝尔·勃留斯，苏格兰公主，后来成为挪威国王艾利克二世的王后。

丹格尔谷地的山里，成了普通农民的可怜的妻子。

幸好她同埃尔伦没有女儿。不，这样的结局她连想都不愿想！埃尔伦那桩官司的结局不会比……譬如说，比维德贡之子艾尔林和哈夫图尔的两个儿子的结局更坏……

侯萨村的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现在就连她自己也觉得，侯萨村是全挪威最美的庄园了。

她要去找波尔德大人，从他那儿打听全部实情。这位地方长官一直是她的朋友。监法官奥拉甫也是……不过那是在以前。后来，由于城里的那幢房子，埃尔伦同医院方面打了场官司，监法官作出不利于他的判决，埃尔伦便在那一次发了一通脾气。此外，奥拉甫对他教女的丈夫所遭到的不幸也是耿耿于怀的①。

不管是埃尔伦，还是克里斯丁都没有近支的亲族，尽管他们这一族里人丁挺兴旺。波尔德之子蒙南眼下没有什么份量了。他被指控在担任林格里克的郡长期间有非法行为——为了让为数众多的子女过上好日子，他做得过了头。他共有四个合法子女，五个非婚生孩子。据说，自从卡特玲夫人去世后，蒙南完全堕落了。至于留非尔格庄园的英格，尤丽塔和她的丈夫，以及嫁到瑞典去的拉根丽德，埃尔伦都不大熟悉——他们是波尔德大人和奥斯希德夫人的子女。自从彼得之子波尔德大人去世以后，海斯特涅斯庄园那一家同埃尔伦就没有什么来往了。罗斯沃耳德庄园的图尔蒙已经年迈糊涂，他同哥恩娜夫人生的几个孩子都死了；而孙子还没有成年。

她自己在挪威也没有多少父亲方面的亲戚，只有斯库格庄园的奥斯蒙之子凯提耳，以及娶了她叔叔的大女儿的西哥尔德·

① 奥拉甫的教女英格贝尔是金萨尔庄园的哈康的妻子，哈康被埃尔伦砍掉了手腕。

居尔宁。叔叔的二女儿是寡妇，三女儿在修道院里。顺德村的四个男子汉看来又都牵连在这桩案子里。伊瓦尔·耶斯林死后，劳伦斯为了分遗产同埃尔伦·艾尔迦伦闹翻了，从此两人再也不愿见面，所以克里斯丁既不认识这位姨父，也不认识他的儿子。

住在布道会修道院的那位患病的修士是埃尔伦唯一的近亲。而对克里斯丁来说，西蒙·达莱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因为他娶了她的唯一的妹妹。

蒙南醒了，哭叫起来。克里斯丁在床上翻了个身，把孩子放到靠胸的另一侧。可不能把他带到尼达洛斯去——情况都还不清楚呢。也许，这小家伙是最后一次吃母亲的奶了。也许，她一生中已是最后一次这样躺着，把孩子紧贴在胸口了，她感到这有多好啊，多好啊……要是埃尔伦的生命遭到威胁……圣洁的圣母啊，难道她有过一天，有过一个小时对主赐给她的孩子的诞生发过怨言吗？……难道这是最后一次亲吻散发出奶香的小嘴吗？……

5

克里斯丁在第二天傍晚抵达尼达洛斯后，立即赶到王庄去。"他们把埃尔伦弄到哪里去了？"她一边想，一边东张西望，看着一幢幢不计其数的石头建筑物。她觉得，她更关心的是埃尔伦眼下的情况，而倒不是打听事情的原委。但是，人们对她说，地方长官不在城里。

她在耀眼的阳光下乘了很长时间的船，所以两眼有点灼痛，乳房又充满了奶水，在隐隐发胀。当房间里的仆人们睡熟以后，

她起了床，整夜徘徊。

翌日，她派自己的心腹仆人哈耳多到王庄去。仆人回到家里时又害怕又担忧——他的叔叔哈耳多之子乌耳夫想渡海到尼达尔岛的修道院去时，在海湾里给抓起来啦！地方长官还没有回来。

这些消息使克里斯丁大吃一惊。近一年来，乌耳夫没有住在侯萨村，他担任郡里的税务代理人，通常住在绍耳德维克镇，那边的大部分土地现在都归他所有。看来，官司牵连了这么多人，那么这会是件什么案子呢？克里斯丁感到很不舒服，她一夜没有睡好，而现在又摆脱不掉种种不祥的念头。

第三天早晨，波尔德大人仍旧没有回城。克里斯丁想跟丈夫通个音信的目的也没有达到。她一度想到修道院去看望哥恩纽夫，可是又鼓不起勇气。于是，她便老是在房间里徘徊，徘徊，半闭着发痛的眼睛。有时她好象处于半睡状态，可是一躺到床上——恐惧便马上攫住她的心，使她疼痛万分，于是她睡意全消，只得站起身来，重新开始徘徊，否则便无法忍受。

晚弥撒之后不久，尼古拉乌斯之子哥恩纽夫来看她。克里斯丁急忙迎着修士走去。

“你见到埃尔伦了吗？……哥恩纽夫，人们说他犯了什么罪？”

“情况不妙，克里斯丁！他们谁也不让见埃尔伦——至于我们修士，那更不用提了：他们怀疑修道院院长奥拉甫是了解密谋的。的确，埃尔伦向修道院借过钱，不过全院的修士都发誓，说他们在借契上盖修道院图章的时候根本不知道埃尔伦借钱去派什么用途。奥拉甫院长拒绝作出解释……”

“是啊，是啊。不过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公爵夫人

把埃尔伦拖进这桩案子里了？……”

哥恩纽夫答道：

“更可能的是他们在向英格贝尔夫人施加压力，逼她答应。埃尔伦和他的朋友们在今年春天寄给她的这封信，它的草稿……有人……看到过，只要那边没能迫使英格贝尔夫人交出来，大概他们就无法把它弄到手。草稿根本没有找到。不过，在韦埃岛从特隆德之子博加尔那儿搜到了回信和奥格·劳利森大人的来信。从这些信件看，可以确证英格贝尔夫人收到过埃尔伦和他那些保证同他一起参加密谋活动的朋友们发出的信。看来，她一直不敢把哈康王子送到挪威来，但是他们向她指出，不管情况发生怎样的变化，马格努斯国王总不会加害于孩子——因为这孩子毕竟是他的弟弟。即使克努特之子哈康没能在挪威争得王权，他的处境也不会比以前更坏一点——而这些人则为了拥戴他登上王位，甘愿牺牲自己的生命和财产。”

克里斯丁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

“我明白了。是的，这件事情要比艾尔林大人或者哈夫图尔的两个儿子同国王之间的纠纷严重得多。”

“对，”哥恩纽夫压低声音说。“人们本来以为哈夫图尔·格莱乌特和埃尔伦出海是要到卑尔根去。可他们实际上是到丹麦，上卡隆堡去，他们要趁马格努斯国王出国相亲的机会把哈康王子带到挪威来……”

过了片刻，修士依然压低声音说：

“这个，大概……是近百年来未有的事，一个挪威贵族胆敢这样干——想推翻合法继承的国王，而把他的对手扶上王位……”

克里斯丁坐着，用呆滞的目光盯着前方。哥恩纽夫简直不

忍看她的脸。

“是的。前一次，将近一百年以前，胆敢冒这种险的是你和埃尔伦的祖先。那一次，我那耶斯林家族的远祖是站在斯库累国王那一边的，”过一会儿她若有所思地说。

她接触到哥恩纽夫试探的目光，便激动而有点急躁地说：

“哥恩纽夫，我只是个普通的女人，我不大过问我的丈夫同别人在谈论这类事情时说了些什么……而且在他想同我谈这方面的事情时，我也不高兴听……愿主帮助我，我的智慧还不足以弄懂这样重大的问题。不过，尽管我是个愚钝的女人，是个除了料理家务和教育孩子之外什么也不会做的女人，——但我毕竟还是知道，要使一桩案件送到这位国王手中，由他亲自裁决，然后再把决定落实到我们谷地，那可得要多少人秉公依法办事才行，要经过多长多长的途径。我也懂得，我们国家的人民眼下所过的生活比我年幼的时候，比已经升天的哈康国王执政的时候要差得多，苦得多。我的丈夫……”这时她局促不安地叹了几口气。“我的丈夫担当起了我们国家的其他大官中谁也不敢干的这样一件大事——我现在可明白这一点了！……”

“对，他干起来了！”修士攥紧双手，他的声音轻得象耳语。“可是许多人认为，糟糕的是这样的大事却给他自己搞坏了……是这样搞坏的……”

克里斯丁猛一咳嗽，叫喊了一声。由于突然的剧烈抽搐，由于胸口和双手发痛，她浑身直冒汗。她急遽而热切地向哥恩纽夫转过身去，大声喊道：

“那不是埃尔伦搞坏的……那是命中注定的……那是他不走运！……”

她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双手抓住长凳，仰起由于绝望而变

形的烧得滚烫的脸，望着修士。

“哥恩纽夫，我同你——你是他的弟弟，我是同他一起生活了十三年的妻子，——现在埃尔伦成了可怜的囚犯，也许他的生命也有危险，我们不应该再责备他……”

哥恩纽夫的脸哆嗦了一下。他低头看了看这个跪在地上的女人。

“克里斯丁，愿主赐福给你，因为你能这样对待这件事情。”他再次攥紧瘦骨嶙嶙的双手说。“愿主……愿主保全埃尔伦的生命，使他有可能报答你对他的忠诚！愿主保佑你和你的孩子免遭这场灾祸，克里斯丁……”

“别那样说吧！”她跪着，挺直身子，向哥恩纽夫的脸看了一眼。“哥恩纽夫，当初你过问我和埃尔伦的事情，并没有什么好的结果。谁责备他都不象你那样严厉……而你是他的弟弟，还是一个修士！”

“我从来不想特别严厉地责备埃尔伦……超过他应得的程度。”他那苍白的脸变得更白了。“对我来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比我的哥哥更亲近。大概，正因为这样……当埃尔伦对你有不好的举动时，我心如火燎——好象这是我自己的罪孽，我自己应该赎罪。然后是侯萨村……该由埃尔伦一个人延续血统，这也是我的血统！我把我父亲传下的大部分遗产都交给了他。你的儿子在血缘上同我是最亲近的……”

“埃尔伦对我没有什么不好的举动！我不比他好多少。哥恩纽夫，你干吗要对我说这些话！……你从来没有当过我的忏悔神父。艾里夫神父就不在我的面前骂我的丈夫——当我遇到困难向他诉苦的时候，他只为我的罪过而责备我。他这个神父要比你好……主安排他来，我就听他的……他从来不说我的苦恼是

由于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将来还要听他的!”

当她站起身来时,哥恩纽夫也离座站了起来。他脸色苍白,神情激动,口中低声含糊地说:

“你说得对。听艾里夫神父的话吧!……”

他转身想走;这时克里斯丁热情地抓住他的手:

“不,别这样离开我!哥恩纽夫,我记得……我记得当初我到你这儿,在这幢房子里作客的情景——那时这还是你的房子;你待我很和气。我记得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情景……我那时又不幸,又害怕,我记得你同我说话,还替埃尔伦辩解——说我还不知道……你为我的生命,为我孩子的生命一再地祈祷。我知道,你希望我们好,你是爱埃尔伦的……

“唉,别那样苛刻地责备埃尔伦,哥恩纽夫!在主面前,我和他两人谁更纯洁呢?我的父亲喜欢他,我们的孩子也爱父亲。回想一下,他发现我这个人比较软弱,很容易受到诱惑,便引导我过上富裕、体面的生活。哎呀,侯萨村有多美!在我离家的前一天傍晚景色可真动人,夕阳的霞光可真好看。我同埃尔伦在那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日子……不管怎样,不管怎样,他总是我的丈夫,我心爱的丈夫!……”

哥恩纽夫双手拄着拐杖,现在他从修道院外出时经常要用拐杖。

“克里斯丁……当你在为他的生命担忧时,可别把希望寄托在夕阳的霞光和你现在回忆起来的……爱情上面。

“……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不过是个副助祭……哥德贝尔,就是那个后来嫁给乌沃斯庄园的阿耳夫的哥德贝尔,那时在西尔赫姆当使女。有人指控她偷了一枚金戒指。实际上她是无辜的,但她又羞又怕,心神不安,结果给魔鬼控制住了;

她直奔湖边，想投湖自尽。后来她常常给我们作证说，在那一时刻她觉得面前的世界是多么美丽，只见金灿灿，红艳艳的一片，那水闪闪发亮，仿佛又温暖，又清爽。可是，当她走到湖中，水深齐腰时，她突然想起呼唤基督的名字，给自己画了个十字。于是，面前的世界顿时变得灰沉沉的，水也变得冰凉冰凉，她终于看到，她打算往哪儿走了……"

"要是我确信，这样一来我会受到诱惑，在丈夫遭难时出卖他的话，那我就不呼唤。"克里斯丁低声说；她挺直身子一动不动地站着。"不过我想，这不是基督的名字，倒是魔鬼的名字才会把人引到这一步。"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愿主保佑你，使你担当得起——能以挚爱之心忍受由于丈夫的过错所造成的一切……"

"你看到，我是会这样做的，"克里斯丁仍旧低声说。

哥恩纽夫转过身去。他面色苍白，浑身发抖，用双手捂住了脸。

"我回去了。这样我可以……在家里我可以再好好地想一想……为埃尔伦，为你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主啊……愿主和他的所有圣徒保全我哥哥的生命，使其得救！唉，克里斯丁……别以为我不爱我的哥哥……"

哥恩纽夫走后，克里斯丁感到眼下的处境越发不妙了。她不让仆人们待在她的房间里，而她自己则老是徘徊着，痛苦地比划着双手，轻轻地叹息。黄昏时分，有人骑马走进院子。房门打开了，出现一个披着旅行斗篷的又高又胖的汉子，在黑暗中一下子看不清是谁。他急急地向克里斯丁走来，脚上的马刺叮叮作响，身后拖着宝剑。等到她认出这是西蒙·达莱时，便大声

痛哭起来，伸出双手向他扑过去。不过，当西蒙紧紧地抱住她时，她又痛苦地惊叫了一声。

西蒙放开她。她依然站着，把双手搁在他的肩上，前额紧贴住他的胸口，无可奈何地低声啜泣。西蒙轻轻地搂着她的腰。

“克里斯丁，愿主保佑你！”在他冷静而又亲切的声音中，在他身上散发出来的活生生的男人的气味中——汗、路上的尘土、马匹和皮挽具的气味中，似乎已经有了得救的希望。“愿主保佑你，灰心丧气还为时过早呢！……你要相信，一定会找到个办法的……”

过不久，克里斯丁恢复了常态，甚至向西蒙表示歉意。她还因为这样突然离开了吃奶的孩子而感到非常难过。

西蒙了解到克里斯丁这三个昼夜是怎样度过的，便把使女叫到跟前，气呼呼地问道：难道在这整幢房子里都是些没有头脑的女人，竟然不懂得关心女主人的身体吗？但那个使女是个毫无经验的年轻姑娘，而埃尔伦的城里的管家又是一个拖着两个待嫁女儿的鳏夫。西蒙便派人到城里去请一位女医生，并且劝克里斯丁躺到床上去。等克里斯丁觉得好一点，他再来跟她谈谈。

在他们等候女医生的时候，仆人给西蒙和他的随从送来了吃的东西。这时克里斯丁在小房间里脱衣服，西蒙同她匆忙地交谈了几句。是的，他一听说顺德村里出了事，便立即赶到北方来了——他来这里，而兰波尔到那边，同伊瓦尔和博加尔的妻子们待在一起。伊瓦尔已经被押到米耶萨城堡去了，不过霍瓦尔德没有被抓起来，只是必须保证留在谷地的家里。据说，博加尔和哥托尔姆已经逃走了……莱加桥庄园的约翰到莱姆斯谷地去打听消息，还要派人上这里来呢。今天中午西蒙经过侯萨

村，不过没有多耽搁。几个男孩子的情况都很好，只是诺克维和卑尔哥夫缠着要他带他们一起来。

夜里，西蒙在克里斯丁的床边坐了一会儿。这时，克里斯丁已经安下心来，重新有了勇气。她跟以往一样，受到强烈的痛苦以后便疲惫不堪，现在她懒洋洋地躺着，端详着妹夫那张神情严肃的、被太阳晒黑的脸，以及他那双炯炯有神的小眼睛。西蒙的到来，对她是一个巨大的支持。尽管他在比较详细地了解情况之后沉思了好一会儿，但他对克里斯丁说的话都是令人宽慰的。

克里斯丁躺着，瞧着那条围在他粗圆的腰上的驼鹿皮带。一个扁平的铜制的大扣环，上面镶着细细的银丝，不带一点花纹，只刻着两个大写字母，意思是“圣母马利亚”；一把长长的匕首，柄上镶着镀金的银饰和几颗巨大的水晶；一把质量不好的小刀，角质刀柄已经开裂，用细铜丝绕着——这些东西都是克里斯丁的父亲的日常用品，还在她幼年的时候父亲便在使用了。她回想起西蒙得到这些东西时的情景：劳伦斯在临终前想送给他一条节日用的镶着许多小银片的镀金腰带，因为这比较合乎女婿的身分。但是西蒙却请求送给他这条旧的……劳伦斯说，这只不过是自骗自的玩意儿，可是西蒙却说，这把匕首毕竟还是贵重的东西……“对，还有那把刀子！”拉根弗丽德微笑着说。于是男人们笑起来了，说：“对，还有刀子呢！……”为了这把刀子，父亲和母亲争了不知多少回。拉根弗丽德每次看见丈夫腰里插着这把质量不好的、不象样的小刀便要生气。但劳伦斯却发誓说，她永远别想让他和这把刀子分开。“拉根弗丽德，我又不会把它拔出来捅你的，永远不会！而且，这把刀子挺不错，用它切起黄油来并不比全挪威任何一把刀子差一点——只要把它加一加

热！”

克里斯丁请西蒙把刀子拿给她看看。她躺着，双手把刀子捧了片刻。

“我真想得到这把刀子，”她恳求似地低声说。

“嗯，当然！我完全相信……我自己也为它属于我而高兴——出我二十个银马克也不卖。”他笑着，抓住克里斯丁的手，把刀子夺回去。西蒙那双丰满的小手始终是那么干燥，那么温热，令人惬意。

过了片刻，他向克里斯丁道了晚安，便拿起蜡烛回到大房间里去了。克里斯丁听到他在耶稣受难像前跪下一膝，然后站起身来，把靴子脱到地板上，不久便重重地躺到靠北墙的床上。

克里斯丁也沉入了甜蜜的梦乡。

第二天她醒得很迟。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在几小时前就已经走了，他嘱咐仆人转告克里斯丁，要她安心地待在家里。

直到傍晚他才回家，一进门就说：

“克里斯丁，埃尔伦向你致意，我已经同他谈过话了。”

他看到克里斯丁的脸顿时变年轻了，洋溢着温柔、爱怜和担忧交织在一起的感情。然后，他握住克里斯丁的手，开始原原本本地讲起来。他同埃尔伦不能多谈，因为那个把西蒙带去见囚犯的人一直留在他们旁边。至于这次谈话，还是监法官奥拉甫看在当初哈弗丽德在世时的姻亲关系的情分上，才替西蒙疏通获准的。埃尔伦衷心地向克里斯丁和孩子们问候。他热切地询问有关他们所有的人的情况，特别问到了盖乌提。西蒙推测说，大概再过几天就会准许克里斯丁同丈夫见面。看来，埃尔伦很放心，没有灰心丧气。

“要是我今天同你一起去，大概也可以见到他吧，”克里斯丁低声说。

西蒙可没有这样想；正因为他一个人去，才算见到了面。

“克里斯丁，要是有个男人在前边先开开路，你许多事情要好办一点。”

埃尔伦关在靠河的东边塔楼的一个房间里——这是为贵族设置的囚室，虽然比较小。哈耳多之子乌耳夫好象是关在地下室里，哈夫图尔关在另一间囚室中。

西蒙讲着他从城里了解到的情况，一边小心翼翼，好象步步探索似地观察着克里斯丁有没有勇气听下去。他看到克里斯丁自己对一切都了解得很清楚，便不再隐瞒了。他说，依他的看法事情很危险。不过，无论他找谁谈，大家都认为，埃尔伦若不是确知大部分骑士和贵族子弟都支持他的话，决不可能放胆策划这种活动，走得那么远。这意味着，既然心怀不满的贵族为数很多，那么国王未必敢严惩他们的为首分子——也许他会以某种方式强迫埃尔伦达成协议。

克里斯丁用几乎听不出来的声音问：

“那么维德贡之子艾尔林在这件事情中处于怎样的状态？”

“据我所知，许多人都非常希望了解这一点，”西蒙说。

只有一点，他既没有跟克里斯丁讲，也没有跟那些议论埃尔伦案件的人讲。他觉得，愿意做埃尔伦后盾，答应用自己的身家性命来支持他那种危险事业的人不大可能会有多少，否则就未必会选埃尔伦当首领——因为他的同辈都知道他这个人靠不住。当然，他是英格贝尔夫人以及她那个准备争夺王位的儿子的亲戚，近年来也有了一点权力和声望，而且不象他同辈中的大多数人那样对军事一窍不通。人们认为他善于赢得战士的

爱戴，很会带兵——尽管多次行为不检，但他说起话来却很机智，动听。这样，又似乎可以相信，他经过那么多波折以后现在终于学会谨慎从事了。西蒙认为，可能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知道埃尔伦的密谋活动，并且怂恿他干。不过现在，假如他们还不肯脱身，还不肯同埃尔伦一刀两断，让他一人受过，那倒反而令人感到奇怪。

西蒙觉得，埃尔伦本人显然不期待有什么好的结局，他准备为自己的冒险活动付出代价。"母牛陷入了沼泽，就让主人抓住尾巴把它拖出来吧！"他笑着说。不过，有第三者在场埃尔伦也无法说许多话。

使西蒙惊奇的是，他同连襟的见面竟使他大受震动：塔楼中的囚室又小又窄，埃尔伦邀他坐到床上，那张床的两头就是墙壁，床几乎占了房间面积的一半。埃尔伦靠石墙站在透光的小洞边，依然昂首挺胸，毫无畏惧，两眼是那么清澈，没有露出一点惊慌不安和心存侥幸的神气——摆脱同女人纠缠不清的爱情纠葛，他成了一个强壮，冷静，勇敢的人。虽说正是女人和私情把他送到了这里，使他那些大胆的计划还没有出笼便收了场。不过，看来埃尔伦自己并没有考虑这一点。他的举动就象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输了以后就爽爽快快，平心静气地面对失败的现实。

埃尔伦在见到西蒙时显露出又惊又喜的感激的表情，这非常讨人喜欢。西蒙那时对他说：

"连襟，你记得我们两人守在岳父身边的那一个夜晚吗？我们相互紧握着手，劳伦斯也把他的手放在我们的手上面——我们相互保证，也向他保证，今后在我们的一生中，要象兄弟般地相处。"

"对，"埃尔伦脸上露出了笑容。"不过，劳伦斯当然是不会设想你在什么时候需要我帮助的。"

"他当然会这样设想，"西蒙肯定地说，"处于你的社会地位，你可以成为我的支柱，而不是你需要我的帮助。"

埃尔伦又笑了笑。

"西蒙，劳伦斯是个聪明人。尽管说来有点奇怪，但我知道，他是喜欢我的！"

西蒙想："真的，天晓得这有多奇怪！"但就是他自己——尽管他了解埃尔伦的底细，尽管埃尔伦曾给他带来多大的不愉快，——也无法掩饰他对克里斯丁的丈夫现在所怀的兄弟般的温情。这时候，埃尔伦问起了克里斯丁的情况。

西蒙告诉说，他碰到克里斯丁时，她的样子是病恹恹的，替丈夫担足心事。格尔曼之子奥拉甫答应去说说情，等波尔德大人一回家，就让克里斯丁来看看埃尔伦。

"不过要让她身体好了再来！"埃尔伦赶忙请求说，他很不安。他那胡子拉碴的黝黑的脸上泛起一层少女般娇羞的红晕。"西蒙，我最担心的是，同她见面时可能无法很好地保持常态！"

但过了一会儿，他又镇定自若地说：

"我知道，要是这一次她成了寡妇，你会成为她的忠实的朋友。他们大概不至于穷困潦倒，不管是她，还是孩子们都不会，因为有劳伦斯死后留给她的那笔遗产。她迁到约栾寨庄园后，你同她住得也不远。"

圣母诞生节后的第二天，摄政王奥格蒙之子伊瓦尔大人到尼达洛斯来了。住在北方各郡的十二名领主受命组成法庭，来审理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案件。摄政王的弟弟，奥格蒙之

子费恩被推选为公诉人。

还在夏天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古焦岛的哈夫图尔·格莱乌特用小刀自杀了，这种小刀是每个囚犯都准许保持在身边的，以便用来切割食物。据说，囚禁生活使哈夫图尔受了很大的刺激，弄得他有点疯疯癫癫。埃尔伦听到这个消息后对西蒙说，现在他可以不必担心哈夫图尔会随便乱说了。不过他还是非常震惊。

监视稍微放松了，当西蒙或者克里斯丁去探望埃尔伦的时候，禁卒有时会出去办自己的事情。西蒙和克里斯丁很了解——他们相互之间也经常谈起，——埃尔伦最大的心愿，就是让这桩案子了结，而不透露同谋者的姓名。有一次，他还直截了当地对西蒙这样说过。他曾经向所有参与密谋的人作过保证，将采用单线联系的方式，要是万一坏了事，就让他一人担当。"迄今为止，我没有出卖过任何一个信任我的人！"西蒙向埃尔伦看了一眼，埃尔伦的蓝眼睛又清澈，又明亮。无疑，他说这些话是满有把握的。

除了住在苗列的图勒的儿子格赖普和图尔瓦德两兄弟以外，王国的官员们再也查不出有什么人参加埃尔伦的叛国活动，就是这两个人也矢口否认知道埃尔伦有什么阴谋，他们只听说埃尔伦和其他一些人想说服公爵夫人让克努特之子哈康王子到挪威来受教育。然后由官员们向马格努斯国王作解释，要是他把挪威国王的尊号授予他的同母异父兄弟，那对瑞典和挪威两国都有好处。

特隆德之子博加尔和哥托尔姆顺利地从韦埃岛的王庄潜逃了——谁也不知道他们是怎样逃出去的。不过人们猜想，博加尔得到了一个女人的帮助，因为他长得非常漂亮，举止又有点

轻佻。顺德村的伊瓦尔还关在米耶萨的城堡里，至于年轻的霍瓦尔德，三个哥哥看来没有让他知道这个密谋。

王庄的卫队正在集合．与此同时，大主教在他的城堡里召开"磋商会议"。西蒙有不少朋友和熟人，所以他常给克里斯丁带来消息。大家认为，埃尔伦将被放逐出境，他的全部领地将被国王没收。埃尔伦也说，这看来很可能；他的情绪很高——他打算到丹麦去找安身立命之处。在目前的形势下，这个国家的大门对一个熟谙军事的勇士总是敞开的，而英格贝尔夫人想必会把他的妻子看作自己的至亲，以应有的礼节来接待的。至于几个孩子，就只好归西蒙收养了，不过埃尔伦还是想把两个大儿子带出去……

在这段时间里，克里斯丁一天都没有出城，也没有去看孩子。她只见过诺克维和卑尔哥夫，他们是在一天傍晚自己骑马来的。母亲让他们在身边留了几天，不过后来又把他们打发到罗斯沃耳德庄园去，哥恩娜夫人已经把几个小的孩子全部接到那里去了。

埃尔 伦的心愿也是这样。要是克里斯丁看到孩子们在身边，听到他们的讯问，要让他们弄懂这些事情的原委，那她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可怕念头呢。她克制着自己，不去回想她出嫁后在侯萨村度过的岁月。这些岁月是多么美好，以致她现在觉得那时只有平静和安逸——就象在海边一样，要是从高高的悬岩上往下看，即使海面起着波涛，也显得很平静。浪花一个接着一个，似乎永远如此，一个模样；而在她的脑海中，这许多年来的生活也象一个个浪花平平稳稳地滚向前去。

现在，事情又跟克里斯丁年轻时那样，她为了埃尔伦，便不顾一切地行事。现在，她的生活又成了一种单纯的期待——

会面过一次后等下一次会面，只盼望能见到丈夫，同他一起坐在王庄塔楼的囚室的床上，静心地交谈……有时，在他们单独相处的短暂片刻，便紧紧地拥抱，无休无止地热烈亲吻。

其余时间她都是在礼拜堂里度过的，一连几个小时坐在那儿。要不便是跪着，用呆滞的目光注视着祭坛后面栅栏里圣奥拉甫的金色干尸棺……

"主啊，我是他的妻子。主啊，我在罪恶和错误之中属于他以后，没有抛弃他。由于你的仁慈，我们这两个卑贱的人得以在神圣的婚礼上结合。我们身上盖着罪孽的烙印，背着罪孽的重负，一起来到你的圣殿的大门前，一起从神父手中接受了救世主的圣体。只要我们两人活在世上，我就是他的妻子，他就是我的丈夫，现在难道我还能抱怨吗？难道还能有另外的想法吗？……"

米哈依日前的星期四那天，王家卫队举行集会，当众宣读对侯萨村的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判决书。他对以下罪行供认不讳：想通过叛国活动夺取马格努斯国王的土地和臣民，想在国内煽动反对国王的叛乱，并把外国雇佣军引进挪威。在研究以前发生过的类似案件之后，法官们认为，埃尔伦已经丧失了生存和拥有财产的权利，现在交由马格努斯国王处置。

雅瓦尔达之子阿尔纳到尼古拉乌斯在城里的寓所来找西蒙·达莱和克里斯丁。他刚出席了这次集会。

埃尔伦不打算否认自己的罪行。他干脆明白地承认，他的企图是想以这些活动迫使艾利克之子马格努斯国王把挪威的王权转交给国王年轻的同母异父兄弟哈康·波尔斯王子。据阿尔纳说，埃尔伦讲得非常出色。他指出，由于这些年中国王几乎

根本不到挪威来，而且始终表示不愿任命副手来履行司法职能和行使王权，结果使人民遭到极大的苦难。由于国王在斯科纳挑起的纠纷，由于国王只听信某些人的主意，在解决财政问题时挥霍无度，用钱不当，因而人民受到种种压制，面临破产的危险，而且永远也无法知道，能否不让新的资助要求和额外的税收负担落到自己头上。既然挪威的骑士和佩带武器的人所享有的权利和待遇要比瑞典骑士少得多，他们很难同后者比高下，那就完全可以理解，象艾利克之子马格努斯国王那样年轻不懂事的人会更乐意倾听瑞典大臣们的意见，更偏爱他们，因为他们的财产要多得多，而且看来更有条件得到能征善战的士兵的支持。

所以，他埃尔伦本人以及同他意见一致的朋友们认为，他们很理解挪威北部和西部地区大多数居民——贵族子弟、农民和市民们的心愿。要是他们把一个无论同我们敬爱的先王哈康，还是同现在的国王陛下在血缘上都非常接近的人拥上王位，那毫无疑问，他们会得到居民们的全力支持。他埃尔伦就期待全国人民团结一致，迫使马格努斯国王不去设置障碍，阻挠他的弟弟在这里登上王位；哈康王子则宣誓保证同马格努斯国王维持和平亲善关系，捍卫挪威王国的古老国界，维护教会的权利，坚守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国家法律和风俗习惯，保护农民和市民的权益，但是要结束外国人干涉国事的局面。他埃尔伦以及他的朋友们打算以和平的方式向马格努斯国王陈述这些观点，尽管在以往，挪威的农民和贵族一向有权推翻非法执政的国君。

至于萨克谢之子乌耳夫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活动，埃尔伦说，乌耳夫的唯一目的，是争取那里的人们，一待哈康王子蒙主之恩成为我们的国王，能对他厚意相待。“同我一起参与这些

活动的，除了古焦岛的奥拉甫之子哈夫图尔·格莱乌特——愿他在天之灵安息，——以及我的几个亲戚，顺德村的特隆德·耶斯林的三个儿子，哈台贝格家族的图勒之子格赖普和图尔瓦德以外，就没有任何一个挪威人了。”

雅瓦尔达之子阿尔纳说，埃尔伦的讲话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最后，埃尔伦在提到他们期待教会人士的支持时，又影射了当初马格努斯国王处于监护之下时便广为流传的那些流言蜚语。照阿尔纳估计，这样做可不大聪明。为此，大主教代表①对他痛加驳斥。要知道波尔德之子保尔大主教——不管在担任首相时，还是现在，——始终由于马格努斯国王笃信宗教而对他深为爱戴；而且，人们早就想把当初关于他们国王的流言蜚语丢在脑后；何况，国王即将同一位年轻的姑娘，纳缪尔斯基伯爵的女儿成亲……就算这些流言蜚语在当初确有部分真实，至少现在马格努斯国王已经洗手不干了。

……在安德列斯之子西蒙住在尼达洛斯的那段时间里，雅瓦尔达之子阿尔纳对他极为友好。正是阿尔纳提醒西蒙说，埃尔伦可以把这个判决看作非法判决而提出上诉。从法律条文的字面上看，控告埃尔伦的人必须是与他同等身分的，但是国家公诉人——海斯特村的费恩大人是位骑士，而埃尔伦按身分来说只不过是个侍从。这样，重新任命的法庭很可能会认为，不该判处埃尔伦重刑，至多不过是流放国外——这是阿尔纳的意见。

至于埃尔伦所提出的那种照他说来可以满足全国人民要求的治国方略，这当然听起来挺好！大家也知道，到哪里去寻找

---

① 大主教法庭的首席法官，代表大主教参加审理。

在国王还未成年时肯执掌权柄，领导国家执行这一方针的人……阿尔纳梳了梳翘起来的花白胡子，瞟了西蒙一眼。

"今年夏天，有关那个人①的消息一点也没有透到外面来吗？"西蒙低声问道。

"一点也没有。当然，我是听到过的，他说，现在他已经失宠于国王了，所以百事不问。他能够在家里待得那么久，整天听埃琳夫人的唠叨，那倒是前所未有的事。据说，他的几个女儿跟母亲一样美丽，也一样愚蠢。"

埃尔伦带着满不在乎的表情听了对他的判决。把他押送出法庭时，他同进来时一样，依然彬彬有礼、从容不迫、潇洒自如地向法官们致意。第二天克里斯丁和西蒙来探望他的时候，他心神安定，心情愉快。雅瓦尔达之子阿尔纳也同他们一起去。埃尔伦说，他将照阿尔纳建议的那样去做。

"我从来还没有说服过克里斯丁，让她跟我到丹麦去，"他用一只手搂着妻子的腰说。"我倒一向挺愿意带着她去周游世界的！……"他的脸似乎哆嗦了一下，接着，也不管旁人在场，突然在妻子苍白的脸颊上热情地吻了一下。

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到侯萨村去，叫人把克里斯丁的细软财物装运到约栾寨庄园。他劝克里斯丁趁此机会把孩子们也送到哥德勃兰斯谷地去。可是克里斯丁却说：

"我的儿子们在被人赶出家门以前决不离开父亲的家。"

"要是我处在你的地位，我可不等人家来赶，"西蒙说。"他

① 指艾尔林。

们还那么小，还不能好好地理解这种事情。你让孩子们离开侯萨村时，最好叫他们相信，他们是到姨妈家里去作客，照看照看母亲在谷地的祖传遗产。”

在这一点上，埃尔伦完全同意西蒙的意见。但是，到最后却只有伊瓦尔和斯库累跟着姨夫到南方去。克里斯丁舍不得把两个小的孩子送得那么远。人们把劳伦斯和蒙南送到城里的寓所来见克里斯丁时，她看到最小的那个孩子已经不认得母亲了，顿时感到浑身无力。西蒙从来到尼达洛斯的那天晚上起，从没有看到克里斯丁掉过一滴眼泪——可是现在她却抱着蒙南哭个不停，而那孩子还在手脚乱划，拼命要挣脱母亲的怀抱，回到奶妈的身边去。克里斯丁还抱着小劳伦斯痛哭，那孩子爬上母亲膝头，抱住她的脖子，因为她在哭，便也跟着哭起来。就这样，克里斯丁把两个最小的孩子留在身边，盖乌提也留了下来，因为他不愿意跟西蒙走——而且克里斯丁自己也觉得同他失去联系是不妥当的，放在这个年幼的孩子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孩子们是由艾里夫神父带进城来的。他向大主教告了个假，暂时离开礼拜堂，到泰乌特拉修道院他的弟弟那儿去作客。埃尔伦的这位家庭神父很快就得到了批准。他对克里斯丁说，她一个人在城里带着这一群孩子，还要照看他们，那太辛苦了，所以提议让他把诺克维和卑尔哥夫带到修道院去玩玩。

在神父和两个大孩子动身的前夕（西蒙已经带着那一对孪生子走了），克里斯丁在这位性情温和，品格高尚，当了她多年忏悔神父的人面前作了忏悔。他们一起待了几个小时，艾里夫神父劝导她要恭顺，要听从主的旨意，要忍耐，要对丈夫忠贞不二，始终热爱。她跪在神父坐的长凳前，接着艾里夫神父站起身来，跪在她的旁边。他没有脱下象征基督之爱的深红色披

肩，久久地、热切地作着默祷。不过，克里斯丁知道他是为这一家人祈祷——为父亲、母亲、孩子和仆人，——多少年来，他总是为健全他们的心灵而忠诚地服务。

翌日，她站在湖岸上，看泰乌特拉修道院来的俗家弟兄们在挂起船帆，神父和她的两个大儿子就是乘这条船走的。她在回家的路上弯进一座小兄弟会的礼拜堂，在那里待了些时候，好容易才鼓起勇气回到自己城里的寓所。晚上，两个年幼的孩子睡熟以后，她坐下来纺纱，并给盖乌提讲故事，直到那孩子也去睡觉。

6

圣克列门特日之前，埃尔伦一直被关在王庄。后来，一名急使带来谕旨，要把他押去见马格努斯国王，为此国王还发了保护文书。国王打算今年在博胡斯①欢度圣诞节。

克里斯丁怕得要命。当埃尔伦被判死刑关在牢里时，她故作镇静已经极为困难了。而现在人们又要把他押走，前途安危未卜。关于国王，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而在接近他的那些人中，她丈夫一个朋友也没有。奥格蒙之子伊瓦尔现在当上了博胡斯城堡的司令，他曾经在国王面前用最严厉的口气谴责过埃尔伦的叛国行为。而且据说，埃尔伦说的一句冒犯他的话传到他的耳边时，他更是火冒三丈。

然而埃尔伦却挺高兴。当然，克里斯丁看出，面临的别离使他很难受。但是，这长期的囚禁生活在他身上起了作用，他

---

① 博胡斯伦郡的城堡（现名哥德堡），位于挪威东南边界的瑞典境内；十四世纪时，该郡属于挪威版图。

渴望能捞到机会去作一次长途航行，至于其他的一切，他似乎已经置于度外。

三天时间里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埃尔伦搭上费恩大人的船往南方去。西蒙临走时答应，一待他把家里的事情稍稍安排一下，便在圣诞节之前回到尼达洛斯。如果在这之前有什么新的情况，他要克里斯丁立即派人通知他，他可以马上赶来。而现在克里斯丁却想亲自到南方去见他，再从那里设法觐见国王，恳求赦免她丈夫的罪——她愿意交出所有的一切，来赎取丈夫的生命。

埃尔伦已经把城里的房产出卖和抵押给许多人了；现在所住的房子属于尼达尔岛的修道院，不过奥拉甫院长很客气地写信给克里斯丁，如果她需要，请她尽管住下去。现在她在那里同一名使女住着，还有哈耳多之子乌耳夫——他是由于罪证不足而释放的，以及乌耳夫的侄子，克里斯丁的心腹仆人哈耳多。

克里斯丁跟乌耳夫商量了一下，但是乌耳夫起先表示不行——他认为克里斯丁要穿过多孚尔山是很艰巨的，因为山里已经下了许多雪。不过，他看到克里斯丁老是坐立不安，便改变了主意，同意她的意见。哥恩娜夫人已经把两个最小的孩子带到罗斯沃耳德庄园去了，但盖乌提不肯同母亲分开，而且让他留在北方，克里斯丁怎么也放心不下。

当他们一行往南走，抵达多孚尔山时，碰到了非常恶劣的天气。于是按照乌耳夫的建议，把马匹留在德利夫小客栈里，在那里备好滑雪板——万不得已时，第二天夜里他们还要露宿在野外。克里斯丁还是在小姑娘时滑过雪，以后就一直没有滑过，所以尽管男人们竭力帮助，她还是寸步难行。这一天，他们在

山里只走了从德里夫谷地的小客栈到耶德金之间的一半路程。天色入暮时，他们只好在山坡上的小白桦林里寻找栖身之所，把全身埋在雪地里。到托弗塔尔后又雇了几匹马；他们在那里遇到一场大雾，而稍稍进入谷地后又给淋上一阵大雨，天黑之后过了几个小时，他们才进入福尔莫庄园。狂风在屋角上吼叫，河水在不断地咆哮，山坡上的树木不时发出一阵阵呼啸。院子好象是一片涨起水来的沼泽，把马蹄声都盖住了——在星期六，在节前的晚上，偌大的庄园里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不管是人还是狗，都没有注意到客人的到来。

乌耳夫用长枪把屋门擂得咚咚响；一个仆人来开了门。西蒙立即从房间走到穿堂里；魁梧的身材背着光，显得黑乎乎的，手里抱着孩子。他把在身后吠叫的狗喝住了。一看到自己的大姨子，西蒙禁不住惊呼一声，把手里的孩子放在地上，拖着克里斯丁和盖乌提走到房间里，一边走，一边亲自给他们把湿淋淋的上衣拉下来。

房间里又宽敞又暖和，不过空气很混浊——这是一间装着炉子的房间，天花板是平的，上面还有一层楼。房间里挤满了人，每个角落里都有小孩和狗。桌子上点着一支蜡烛，克里斯丁慢慢地看清了坐在桌旁的她那两个儿子红通通、热乎乎、喜笑颜开的脸。他们离座走来，有点拘束似地向母亲和哥哥问好。克里斯丁这时才明白，原来她刚好是在他们玩得高兴的时候来的，有点影响他们做游戏了。房间里杂乱无章，地板上撒满了核桃壳，克里斯丁每走一步便会踩得咯吱作响。

西蒙把使女和仆人打发去办事，房间里顿时一空，大部分孩子也带着狗离开了(这都是邻居和他们的下人)。西蒙边向克里斯丁询问情况，听她讲述，同时把衬衫和长衣扣上钮扣，束

上皮带，它们本来是敞开的，露出了毛茸茸的胸膛。“这是孩子们把我的衣服扯开的，”他带着歉意说。他现在看起来十分邋遢，腰带翻了过来，束得歪歪斜斜，衣服和双手脏得要命，脸上涂着烟子，头发上撒着谷壳和灰土。

不久，来了两个使女，她们把克里斯丁和盖乌提带到兰波尔的闺房里。那边已经生起了炉子；使女们忙忙碌碌地点起蜡烛，铺好床，还帮克里斯丁和孩子换上干衣服。与此同时，另外一些使女在准备开饭，把食物和饮料端到桌子上。有个发辫上系着绸带的半大姑娘给克里斯丁端来一杯冒着气泡的啤酒。她是西蒙的大女儿阿尔涅德。

后来西蒙自己也来了。他已经梳洗了一番，穿得比克里斯丁平时所见的还要整齐，美观。他手里搀着小女儿，伊瓦尔和斯库累跟在后面。

克里斯丁问起妹妹，西蒙回答说，兰波尔到林格赫姆去了，还把顺德村的几个家眷也送到了那里；尤斯坦不仅拖走了自己的女儿海尔加，他还想把达格尼和兰波尔也邀去——这真是一个性格开朗，待人和气的老头儿。他答应尽心照看这三个年轻妇女。所以，兰波尔也许会在那里过冬。她大约要到明年圣马太日才生孩子，而西蒙则考虑，今年冬天他在家里可能待不成了，那么兰波尔同几个年轻的女亲戚住在一起会热闹一点。西蒙笑着说，反正对福尔莫庄园的管理来说，兰波尔在家里还是出门都无关紧要，因为他从来不曾要兰波尔这样的年轻孩子来操劳，来管理这样大的家业。

一谈到克里斯丁的计划，西蒙当即表示，他很乐意同她一起到南方去。那边他有许多亲友，不少还是故交——有父亲一辈的，也有他自己的，——他相信自己可以比在尼达洛斯更好地

为克里斯丁效劳。至于她想觐见国王本人，这种做法是否妥当，西蒙在那里打听起来也比较方便。不过，克里斯丁得在三、四天以后动身。

第二天早晨，他们一起去做弥撒——那是一个星期天，——接着便到鲁蒙寨庄园去拜访艾利克神父。神父见老了不少；他亲切地接待克里斯丁，而且看来也在为她的不幸遭遇发愁。然后，他们顺便到约桀寨去。

屋舍依然如故。房间里依然是那些床、长凳和桌子。现在这已经是克里斯丁自己的庄园了；看来，她的儿子要在这里长大成人，而她自己到时候也要在这里卧病在床，闭上眼睛。但是，她从来不象此刻那样明白地感觉到，这所房屋中的一切都是她的父母开创的。他们自己尽管不得不同各种困难默默地苦斗，但是对居住在他们周围的人们却始终是那么和蔼，那么信任，那么友善乐助。

克里斯丁很激动，心情十分沉重，所以当西蒙跟她讲起他个人的私事，讲起庄园和孩子们的情况时，她感到有点厌倦。她自己也明白，这不太好：西蒙是想尽力，尽一切可能来帮助她。她看到，西蒙为了她要在节日里离家，离开怀孕的妻子，这种行为是多么高尚……他大概老是在考虑，会不会生一个儿子——因为他同兰波尔只有一个女儿，虽说他们结婚已将近六年了。要西蒙时刻牢记着她和埃尔伦的不幸，以致把自己在安宁、顺遂的生活中所得到乐趣也忘个精光，那是很难办到的。不过，跟他一起待在他家里，在他似乎感到那样快乐、舒适、宁静的地方跑来跑去，那也有点异样的感觉。

克里斯丁不由得想起，西蒙之女乌耳希德该象她自己的小妹妹罗。正是为了纪念她的小妹妹，才给小姑娘取了这个名字。

她也会有浅黄色的头发，娇小柔弱的身体和清秀的脸蛋吧。可是西蒙的小女儿却长得圆滚滚，胖乎乎的；脸颊象两个小苹果，小嘴象一颗鲜红的浆果，一双灰色的小眼睛滴溜溜地转，活象西蒙年轻时的样子，头发也跟西蒙一样，是深褐色的鬈发，十分漂亮。西蒙对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宠得要命，而且一直为她伶俐的口齿感到自豪。

“这姑娘真讨厌，真邋遢，真难看，”他说，一面用双手托住小姑娘的胸口，把她转来转去，再把她高举在空中，“我想，这准是个给人掉包换来的孩子，是山里的特罗利偷偷塞到摇篮里，送给你母亲和我的！这真是个难看得怕人的孩子！”然后，他把小姑娘一下子放到地板上，赶快给她画了三次十字，好象害怕他自己那些不谨慎的话会招惹什么灾祸似的。

他的非婚生女儿阿尔涅德长得不好看，不过样子很和气，很聪明。父亲每次出门，只要有可能就带她一起去。他对阿尔涅德的能干赞不绝口，要克里斯丁看看阿尔涅德的箱子，看小姑娘为自己的嫁妆已经纺好、织好、缝好了多少东西。

“当我把这个女儿的手放到一个出色、体面的未婚夫手里时，”西蒙说，一面久久地望着女儿的背影，“那便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刻。”

为了节省开支，也为了走得快一点，克里斯丁不想带使女，就是随从，也只带哈耳多之子乌耳夫一个。圣诞节前两星期的一天，克里斯丁和乌耳夫在安德列斯之子西蒙以及他的两个年轻机灵的仆人陪同下，从福尔莫庄园出发了。

他们刚抵达奥斯陆，西蒙就获悉国王不来挪威了——他想在斯德哥尔摩欢度圣诞节。埃尔伦被关在阿克海岬的城堡里。城堡守备外出了，所以眼下谁也不能探望囚犯。不过，副将奥拉

甫·居尔宁答应转告埃尔伦，说他们已经到达城里了。奥拉甫对西蒙和克里斯丁的态度挺亲切——他的弟弟娶了斯库格庄园的奥斯蒙之女兰波尔，所以他对劳伦斯的女儿来说还是远房亲戚。

斯库格庄园的凯提耳进城来，邀请克里斯丁和西蒙到他的庄园去欢度圣诞节。不过，在埃尔伦处于目前的境地时，克里斯丁不愿意去出席节日宴会。于是西蒙也不想去了，尽管克里斯丁一再劝他去。西蒙和凯提耳倒还有点熟，但是克里斯丁自从这位堂弟长大后却只见过一次面。

克里斯丁和西蒙就住在当年他们订婚后她在西蒙的双亲处作客时住过的那个院子里，不过现在他们住在另一幢房子里。大房间里有两张床，一张床给克里斯丁睡，另一张床由西蒙和乌耳夫睡；仆人们则在马厩里过夜。

圣诞节前夕，克里斯丁想到农内塞脱修道院的礼拜堂去参加晚祷和弥撒，“因为修女们唱赞美诗实在好听，”她说。他们五个人就都往那里去了。那是一个满天星斗，天气不太冷的夜晚；傍晚时下了一场小雪，所以户外挺明亮。当各个礼拜堂响起钟声时，人们从各家各户象潮水一般地涌上街头，西蒙只好拉住克里斯丁的手。他有时偷偷地瞟了她一眼。今年秋天她消瘦了不少，因而她那颀长、挺拔的身段好象又获得了年轻姑娘才会有的那种优雅动人的风姿。苍白的脸上又出现了她年轻时常有的那种娴静温顺的表情，从而把深藏在内心的不安和戒心掩饰起来。现在，她象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同多年之前那个圣诞节的年轻的克里斯丁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西蒙不由自主地紧握了一下她的手，他没有觉察自己在做什么，直等到克里斯丁也握了一下他的手指作为回答，他才明白过来。西蒙看

了她一眼——她莞尔一笑，向他点点头，于是他懂了。克里斯丁把他的握手理解为一种鼓励——好象是说别灰心丧气！于是她便想向他表示：不，她没有灰心丧气！

在节期内，克里斯丁上女修道院去，请求向修道院院长和她离开后还留在那里的修女们转达敬意和问候。人们把她带到院长会客室，在那里坐了片刻。然后，她便到礼拜堂去。她知道，她在修道院里是无事可干的。尽管修女们接待她挺热情，但她看到，对她们来说，她不过是曾经在这里受过一年教育的许许多多年轻姑娘中的一个——即使她们听到过她跟其他姑娘有点不同，而且是在坏的方面有点不同的传闻，她们也决不会流露出一丁点儿来。在这里，在这所修道院里度过的一年，在她的一生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对修道院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她的父亲生前曾经花钱请修道院里的人为他自己和他家里的人诵经祈祷，所以修道院的新院长埃琳夫人和修女们说，她们将为她的丈夫和她自己祷告，祈求消灾免祸。然而克里斯丁明白，自己没有权利纠缠她们，不能常常到那里去访问而过多地打扰人家。只有她们的礼拜堂对她是敞开的，就象对所有的人都是敞开的一样。她可以站在北边的门廊里，倾听上敞廊里音色圆润的女声唱赞美诗，环顾熟悉的大厅，祭坛和绘画。当修女们离开礼拜堂，穿过门，到修道院的院子里去时，她可以走近前去，到哥托尔姆之女格鲁阿夫人的墓碑前跪下，缅怀这位聪明好学、庄严可敬的母亲，而当初克里斯丁对她的忠告既不理解，也不重视。至于其他的权利，她在这所女修道院里是没有的。

节期结束时，蒙南大人来看她——他说，他还是刚刚获悉她在城里的消息。他热忱地向她，向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向乌

耳夫问好，还口口声声称乌耳夫为亲戚，好朋友。他发表意见说：他们很难见到埃尔伦，那边看管很严——他蒙南自己也无法去探望堂兄弟。这位骑士离开后，乌耳夫笑着说，他不相信蒙南会想方设法去探望埃尔伦——他已经怕得要命，就担心连累他，所以当人们谈起这桩案件时，他连听都未必敢听。蒙南老了不少，头发秃了一大片，人也变瘦了，皮肤皱巴巴地挂在他那高大的身躯上。他住在斯库格赫姆的庄园里，身边有一个守寡的非婚生女儿。父亲很想同她分开住，只要这位同父异母的姐妹当着家，他的其他几个子女，不管是合法生的，还是非婚生的，谁也不肯来看他。因为这个女人爱弄权，贪财，嘴皮又挺厉害。但是，蒙南又不敢叫她走。

只是到了第二年年初，奥拉甫·居尔宁才设法使西蒙和克里斯丁获准去探望囚犯。于是西蒙又陪同这位满怀忧伤的女人凄凄切切地去会见亲人。这里的看管要比尼达洛斯严得多，没有城堡守备指派的人在场，埃尔伦不得同任何人交谈。

埃尔伦依然非常镇静，但是西蒙心里很明白，目前的处境已经在他的身心上产生了影响。他一点也不抱怨，而且说人们待他挺不错，还可以自由地获得能够为他搞到的一切东西，不过他承认说，他冷得要命：房间里没有炉子。此外，他尽管竭力想保持清洁，效果却微乎其微——他笑着说，话虽如此，要是他不去捉虱子，那么这里日子就过得更慢了。

克里斯丁也显得很镇静——太镇静了，使西蒙紧张得凝神屏息，担心她有朝一日会突然垮下来。

马格努斯国王隆重地在瑞典各地巡视。看来，没有任何迹象说明他会在短期内到这个边境地区来，或者在不久的将来使埃尔伦的处境有所改变。

圣格利哥里日那一天，克里斯丁和哈耳多之子乌耳夫上农内塞脱修道院的礼拜堂里去了一次。在回来的路上，他们跨过架在修道院外那条溪流上的小桥。克里斯丁没有拐向通往主教庭院附近的家中去的大道，而是往东，向圣克列门特礼拜堂一边的街上走，进入礼拜堂沿河的一条狭窄小巷里。

天气又潮湿，又阴暗，下过一阵子雨，所以他们的鞋子和斗篷的下摆都湿透了，沾满了河边的泥土，弄得重甸甸的。他们踩着耕地，向高高的河岸走去。有一回两人的目光在无意中相遇了。乌耳夫低声笑起来，撇着嘴扮了个鬼脸，但他的两眼却满含着忧愁。克里斯丁也不自然地苦笑了一声。

不一会儿，他们到了陡岸边；这里的泥土坍塌了，正下方有一座房子，它紧靠着肮脏不堪的黄土岸坡，坡上稀稀落落地长着些枯萎发黑的杂草。他们脚下是一个猪圈，从那里发出的臭气一阵阵地直往他们鼻子里钻；两头大肥猪转来转去，往黑色的污泥里刨个不停。河岸在这里成了狭长的一条；灰黑污浊的河水夹着簌簌作响的冰块在倾圮残破、草顶发白的土屋跟前奔流。

他们这样站着的当儿，有一男一女走到猪圈的栅栏前面去看猪。男人弯腰从栅栏上面探身过去，用一把镶银小斧头的长柄尖端搔了搔母猪，这柄小斧头是他用来代替手杖的。他是波尔德之子蒙南，而女人原来就是臭蝇子勃栾希德。蒙南往上一看，发现了他们，便张着嘴巴发呆，克里斯丁高兴地呼唤他，同他打招呼。

“快下来喝杯热啤酒吧——在这种鬼天气是有益的！”他往上方对他们喊道。

在他们下坡往门口走的路上，乌耳夫说，约翰之女勃栾希德现在什么旅店，什么酒铺都开不成了。她倒了几次霉，最后有人威胁要剥她的皮，不过蒙南救了她，还替她作保，说她永远不会再干非法的行当。再说她的几个儿子现在有了地位，做母亲的也不得不为他们考虑，怎样洗刷掉自己的坏名声。蒙南在妻子死后又同勃栾希德勾搭上了，老是呆在她的家里。

蒙南在院子门前迎接他们。

“我们四个人都是亲戚……在某种程度上讲，”他笑嘻嘻地说，带着点醉意，不过并不厉害。“克里斯丁，你是一个很好的女人，笃信宗教，也不高傲……勃栾希德现在也是一个诚实可敬的女人……我还没有结婚时，就和她同居生下两个儿子……他们是我所有孩子中最好的两个……勃栾希德，要知道这一点我在近几年来是天天跟你讲的。英格和哥德莱克在所有的孩子中最讨我喜欢……”

勃栾希德风韵犹存，不过脸色苍白泛黄，皮肤看上去象是粘乎乎的——克里斯丁心里想：整天站在油锅边就会变成这副样子。但是房间却收拾得很整洁，端上桌来的食物和饮料十分可口，餐具又清洁，又美观。

“我若是到奥斯陆来办事，就常来这儿走走，”蒙南说，“你可明白，做母亲的总想知道有关儿子的消息！英格常常给我写信，因为我的英格是个有学问的人，主教手下的官员就该这样，是这么一回事！我给他找了一个好媳妇，格留提庄园那个比亚尔纳之女图拉。你想，有几个人能替自己非婚生的儿子娶到这样好的妻子？我们现在坐在这里，扯淡起这件事情，勃栾希德给我送来吃的东西，送来酒，就跟过去她在斯库格赫姆掌管我的钥匙的时候那样。现在我要是坐在那边，就会回想起死去的

妻子，那我可太难受啦……所以我跑到这儿来，想稍微散散心……在勃栾希德心境好的时候，得到一点亲切友好的款待。”

哈耳多之子乌耳夫手托着下巴坐在那里，看着侯萨村的女主人。克里斯丁一边听，一边亲切而又客气地低声应答——从容自如，彬彬有礼，就象当年在特隆赫姆郡某个显贵家里作客那样。

“嗳呀！克里斯丁，你倒是名正言顺地做了妻子，享尽了荣华富贵，”臭蝇子勃栾希德说，“尽管当初你是自愿跑到我的房间里同埃尔伦会面的。可我却老是给人家骂‘母狗’、‘破鞋’——我的后娘把我卖到了他的手里！……当时我又是咬，又是抓，他还没有得逞，脸上已经全是我的指甲痕了……”

“得啦，你又扯淡起这件事情来了！”蒙南诉苦似地说。“你是知道的……我已经对你讲过多少次……要是你的举止象个人样，请求我饶恕你，我倒会好好地放你的；可是我还没进门口，你就象只野猫一样扑过来……”

哈耳多之子乌耳夫低声暗笑。

“后来我一直待你很好，”蒙南说。“你要什么——只要手指一指，就能得到……而我们的孩子……他们现在的境况倒要比克里斯丁那几个可怜的儿子更好，更有保障哩……愿主保佑那些可怜的人——你想，埃尔伦给他的孩子安排了什么样的命运！我认为，这对母亲的心来说，要比妻子的名分重要得多……你也知道，我一直希望你有个高贵的门第，这样我就可以合法地娶你……没有一个女人能象你那样讨我喜欢……虽说你难得对我好声好气……至于我娶的那个妻子，愿主保佑她在天之灵！克里斯丁，我已经请人在我们的礼拜堂里修建一个祭坛，为了我的卡特玲，也为了我自己……我天天感谢主和圣母，为了我的

婚姻——没有一个男人能有这样的好妻子……”他哽咽着说，一边抽动着鼻子。

过了片刻，乌耳夫说，他们该走了。在回家去的路上，他同克里斯丁一句话也没有交谈。可是，当克里斯丁站在房门口时，她向乌耳夫伸出手来：

“乌耳夫……我的亲戚，我的朋友！”

“要是能够的话，”他低声说，“我真乐意代埃尔伦上绞架……为了他，也为了你！”

晚上，在上床睡觉前不久，克里斯丁一个人同西蒙坐在房间里。她突然说起这一天去过什么地方，还讲了在臭蝇子那儿交谈的内容。

西蒙坐在离克里斯丁不远的凳子上。他稍稍向前弯着身子，把胳膊肘搁在膝上，垂着双手，用锐利的小眼睛看着克里斯丁，眼睛里露出异样的、好奇的神情。他不吭一声，他那粗犷、宽阔的脸膛上的肌肉也纹丝不动。

于是克里斯丁提到她是怎样把这一切告诉自己的父亲，而父亲又是怎样说的。

西蒙仍然呆呆地坐着。但是过了一会儿，他慢条斯理地说：

“在我们结识的那些年中，这是我请求你做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如果我记得正确的话……你本来应该……不过，既然你不能保持沉默，以便可怜一下劳伦斯，那么当初又为什么……”

克里斯丁全身颤栗起来。

“是呀，不过……咳，都是为了埃尔伦，埃尔伦，埃尔伦啊！”

西蒙听到这一声狂叫，便赶忙一跃而起……克里斯丁向前

弯下身子，双手抱头，身子左右摇晃，继续大声喊着埃尔伦的名字，间或夹着痛彻肺腑的悲啼，这悲啼似乎是从她体内迸发出来的，喉头被哭声哽咽住了，满腔的哀怨在起伏，沸腾。

“克里斯丁！……看在主份上！”

当西蒙抓住她的双肩，想使她平静下来时，她全身沉甸甸地向西蒙扑来，紧贴着他，抱住他的脖子，一面继续哭叫着丈夫的名字。

“克里斯丁！……冷静下来吧！……”西蒙把她紧紧地抱了一下，看到她根本没有觉察；她哭得连站都站不住了。于是西蒙把她抱在手里……刹那间把她贴在胸前，然后抱到床边，让她躺下。

“冷静下来吧！”西蒙喘着气，几乎威胁似地又恳求说……他把双手放在克里斯丁的脸上，克里斯丁抓住他的手，紧贴着。

“西蒙……西蒙……哎呀，该救救他啊！”

“克里斯丁，我一定尽力而为……好吧，冷静下来吧！”西蒙猛地转过身子，走出房门，直到院子里。他大声呼唤使女，声音响得在房屋之间发出了嗡嗡声——这使女是克里斯丁在这里，在奥斯陆雇佣的。这姑娘飞快地奔来，西蒙叫她到女主人那儿去。可是使女很快就回来了。“女主人想一个人坐坐，”她怯生生地对依然站在原地的西蒙说。

他点了点头便上马厩去，留在那里，一直等到他的仆人哥恩纳尔和哈耳多之子乌耳夫来给马匹添加晚上的草料。西蒙同他们聊了一会儿天，然后同乌耳夫一起回房间去。

第二天，克里斯丁几乎一直没有看见妹夫。傍晚时她坐着

缝一件准备捎给丈夫的衣服，西蒙急匆匆地跑进房间来。他什么也没有对克里斯丁说，也没有向她看一眼，只管忙着打开旅行箱，把高脚银杯斟满酒，然后又跑了出去。克里斯丁站起身来，跟在他后面。台阶前站着一个陌生人，手里还牵着马……西蒙从手指头脱下一枚金戒指，把它丢在酒杯里，请来人喝酒。

克里斯丁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便高兴地喊了起来：

“西蒙，你生了个儿子啦！”

“对。”

来人连声道谢，把酒杯和戒指塞到腰袋里，西蒙拍了拍他的肩膀。然后，西蒙抱住大姨子的腰，在空中转了一圈。见到他那副欣喜若狂的样子，克里斯丁不由自主地把双手放在他的肩上……于是西蒙对准她的嘴唇亲吻了一下，放声哈哈大笑。

“西蒙，那就是说，你去世后福尔莫庄园终于有达莱家族的后裔喽！”她高兴地说。

“有了！……只要主愿意！……”当克里斯丁问西蒙，是不是跟她一起到礼拜堂去做晚祷时，西蒙说：“不，今晚我一个人去。”

晚上他对克里斯丁说，有人转告他，维德贡之子艾尔林眼下正住在吞斯堡附近他自己的阿克庄园里。今天白天，西蒙已经跟人家讲妥价钱，准备搭一条从海湾驶往南方去的船——他想同艾尔林大人谈谈埃尔伦的事情。

克里斯丁几乎什么也没有说。艾尔林大人是不是知道埃尔伦的密谋呢？——他们以前曾经约略谈到过这个问题，但没有仔细地商量。西蒙说，他将去征求维德贡之子艾尔林的意见：克里斯丁想要西蒙带她到瑞典去见见劳伦斯本家的那些有势力的亲戚——同他们认认亲，请求他们看在亲戚的情份上帮个忙，他艾尔林认为这是否可行。

于是克里斯丁说：

"妹夫，现在你得到了这样大的喜讯，我看最好还是把去阿克的日期推迟一点……先到林格赫姆去看看兰波尔和你的儿子。"

一股柔情涌上西蒙的心头，他只好转过脸去。他正是期待着克里斯丁能给他一个暗示，说明克里斯丁理解他急于去看儿子的心情。但是他稍稍克制住内心的激动之后，便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克里斯丁，这一点我是想过的！……要是我有点耐心，克制住自己，等到我在这件事情上为埃尔伦和你出了一点力以后再去看儿子，也许主会给孩子带来更大的幸运吧。"

过了一天，他进城去为妻子和孩子，以及所有那些在兰波尔生产时陪在旁边的女人买了许多贵重的礼物。克里斯丁找出一把漂亮的银匙，那还是从母亲手里传下来的——准备赠送给西蒙的儿子小安德列斯。她赠送给妹妹的是一根沉甸甸的镀金的银链子，这是她在童年时从劳伦斯那里得到的，上面有一个藏着一小块圣徒尸骨的十字架。现在她把十字架挂到了埃尔伦连同其他彩礼一起送给她的一根细链子上。第二天中午前后，西蒙上船启程了。

傍晚时，船停泊在海湾中间的一个小岛边上。西蒙留在甲板上，躺在皮袋里，盖着几块原色的粗呢布，凝望着夜空。当船在懒洋洋地滚动的波涛上颠簸时，群星似乎也在摇来晃去，时隐时现。流水拍溅着，冰块擦着船舷，敲得咚咚直响。凉气渐渐钻入体内，他倒感到挺惬意，这会使人变得冷静起来……

……不管怎么样，他现在确信：象已经发生过的那种不好的行为再也不会有了。因为现在他已经有了儿子。这倒不是说

他偏爱男孩，而不怎么喜欢女儿。这里有着别的原因。尽管当两个女儿紧挨着父亲玩耍嬉笑，说这说那时，他从心底里感到高兴，尽管当他把她们抱到膝上，让下巴触着孩子的柔发时，心里是多么愉快，但要是一个人的屋宇，家产，以及对他在人世间的事业的记忆都会通过他女儿的手传给别的家族时，那他终究会使自己的家族后继无人。不过现在，如果象他所指望的那样，主让这个小男孩长大，那么儿子就能在福尔莫庄园继承父亲的事业：哥德蒙之子安德列斯，然后是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再后来是西蒙之子安德列斯……那时，他西蒙就应该成为儿子安德列斯的表率，就象他父亲是他自己的表率一样——要做一个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的人，不管是在深藏内心的思想活动中，还是在表露于外的行为举止上都是这样。

……有时简直感到不可思议，他怎么还能忍下去！即使他能够看到一丁点儿迹象，说明她理解他的心思也好啊。可是，她却始终只把他当作亲兄弟一样：关心他的利益，对他满怀厚意，亲切和爱……而他们却住在一起，住在一所房子里——他不知道，这种局面还要持续多久。难道她从来没有想到他忘不了旧情吗？仅仅是由于他现在娶了她的妹妹，还不可能使他完全忘掉他同她一度是准备结为夫妻的……

但是，现在他有了一个儿子。他在以往作祷告时总是不好意思添上自己的话语，即使是表示愿望或者谢意也罢。然而，基督和圣母马利亚当然是很清楚的，当他近来天天把祈祷时间加倍时，他内心希望的到底是什么。他将继续这样做，直到有朝一日回到家里为止。他还要以某种方式，适当而又慷慨地向主表示谢意。也许，他这样做也可以在这次航行中得到神助。

其实，他自己也认为，这次行程是很难取得什么成果的。艾

尔林大人同国王的关系目前变得十分冷淡。尽管这位前任执政官的实力有多么雄厚，而他的性格又是多么独立不羁，尽管他根本不怕这位年轻的国王，因为国王的处境要比这位全挪威最富裕、最有名望的人困难得多，但也不能期待他愿意进一步引起马格努斯国王的反感，跑去谈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案件，从而招惹别人怀疑，以为他是埃尔伦叛国密谋活动的知情人。退一步说，即使他参与密谋，即使他支持所有这些活动，一旦国内又有一个年幼的国王登基时准备插手，再次执掌国政，他也未必觉得自己有义务担着风险去救助一个由于可耻的风流艳事而把事情搞糟的人。当西蒙同克里斯丁和埃尔伦在一起时，他似乎把这一点忘记了，因为他们似乎也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但实际上这确实是埃尔伦的过错，弄得整个计划一事无成，只是给他自己，以及给那些被他的轻率举动所害的好心人带来不幸。

不过，总还得想方设法帮助她和她的丈夫。他现在只有一点希望：说不定主和圣母马利亚，或者某个他一向供奉礼拜的圣徒会在这件事情上支持他。

西蒙在第二天晚上很迟的时候才抵达阿克庄园。管家接待了他；那人吩咐一些仆人去照料马匹，另一些仆人去把西蒙的随从安顿在下房里，然后自己到阁子上的房间里去通报。艾尔林大人正坐在那里饮酒。他立即走到游廊里，等西蒙上楼。他十分亲切地向西蒙问好，欢迎他光临，并把客人带领到房间里，那里已经坐着曼德维克庄园的哈康之子斯蒂格和一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艾尔林的独生子比亚尔纳。

西蒙受到相当热情的接待；仆人给他脱下外衣，送来了食物和酒。他觉得他们已经猜到他这次来访的目的了——至少艾

尔林大人和斯蒂格是清楚的，还觉得他们的举止有点矜持。所以，当斯蒂格谈起西蒙难得上这个郡来——不能说他把老亲戚的门槛踩坏了；还问起他在哈弗丽德去世后是否常到兑弗林庄园以南的地方来时，西蒙回答说：不，在去年冬天之前不常来。不过，眼下他在奥斯陆已经住了几个月，同他一起的还有他妻子的姐姐，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就是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妻子。

对此谁也没有说什么，一时间大家都不吭声。后来艾尔林大人客气地问起克里斯丁、西蒙的妻子以及他的弟兄和妹妹的身体怎样，西蒙也问了埃琳夫人和艾尔林的几个女儿的近况，还问斯蒂格过得怎么样，曼维德克庄园和那些老邻居有什么新闻。

哈康之子斯蒂格是个长着一头黑发的大个子，年纪比西蒙大几岁。他是哈弗丽德的叔叔图勒之子哈康大人的儿子，又是艾尔林大人的妻子图勒之女埃琳夫人的侄子。两年之前，他在同国王失和后，把斯基丹郡①郡长和吞斯堡城堡守备的职位丢了。他目前住在曼德维克庄园里，过着相当安逸的生活；只是他没有孩子，妻子也已经死了。西蒙同他很熟，交情也不错，就象同前妻的所有亲戚一样，不过这种交情还不算十分热乎。西蒙很了解他们大家对哈弗丽德的再嫁是怎样想的：虽说安德列斯的小儿子家境富裕，门第高贵，但跟哈弗丽德成亲总不相配，而且又比她小十岁。他们弄不明白，她为什么选中了这个年轻小伙子，不过他们没有阻挠她按自己的心愿办事，因为她同前夫相处的日子已经是那样痛苦难熬了。

西蒙同维德贡之子艾尔林过去只见过两次面，每次艾尔林

---

① 斯基丹，现名希恩，位于奥斯陆湾以西。

总是由埃琳夫人陪着，在这样的场合他是从不开口的：当她在房间里的时候，谁都别想讲话，只能说“是”和“对”。跟那时相比，艾尔林大人见老了不少，人也有点发胖了，不过仍然挺漂亮，挺神气，因为他的举止异常优雅，而他那原先褐黄花白的头发现在变成一片银白，闪闪发亮，很合乎他的风度。

至于年轻的艾尔林之子比亚尔纳，西蒙还从来没有见过面。他是在卑尔根附近的一个神父家里受的教育，这位神父是艾尔林的朋友。在亲友中有这样的传闻，说父亲这样安排，是因为不愿让孩子在吉斯克庄园那些性情乖张的女人中间长大。艾尔林本人只有在万不得已时才留在家里，又不想在经常外出时把孩子带在身边；比亚尔纳小时候身体很弱，而维德贡之子艾尔林过去已经有两个儿子幼年夭折了。

这孩子侧着脸背光坐着，看上去长得非常英俊。浓密的黑色鬈发挂在额上，一双大眼睛也是乌黑乌黑的，大鼻子微微隆起，十分好看，嘴唇显得很刚毅，很饱满，线条分明，下巴也很端正。而且，他的个子很高，双肩宽阔，身材匀称。但是，当西蒙应邀坐到桌子旁边用餐，仆人把蜡烛移了个位置时，西蒙便看到比亚尔纳的脖子上长满瘰疬的疮疤；一个坏死的、泛着白光的斑点，暗红色的条纹和肿胀的硬块，密布在脖子两旁，从耳边直到下巴。此外，比亚尔纳坐在房间里，尽管披着带风帽的镶皮丝绒短斗篷，还习惯地不时把风帽拉到耳际。不一会儿，他似乎觉得热了，又把风帽推下去，一会儿又拉上来，他自己好象并没有意识到在做些什么。西蒙由于一直盯着他，到最后简直不知道不向他看该怎么办了。

艾尔林大人也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儿子，不过他好象没有觉察自己在这样看孩子。他的脸似乎有点呆板，浅蓝色的眼睛

毫无表情，但在他模糊无神的目光中却似乎隐含着多年来一直郁结在心头的关切、担忧和怜爱之情。

当西蒙在用餐，小伙子老是把斗篷上的风帽扯上扯下的时候，三个成年人彬彬有礼、慢条斯理地交谈着。接着四个人一起遵照礼节坐下饮酒。后来艾尔林大人问西蒙，长途跋涉后是不是有点累，于是斯蒂格便请西蒙赏光，到他那里去住宿。西蒙很高兴，因为可以把自己要谈的事情暂时搁一下。在阿克度过的第一个晚上，使他感到心里沉甸甸的。

第二天，西蒙谈起了埃尔伦的事情，艾尔林大人的答复跟他预料的大致相同。艾尔林说，马格努斯国王一向不乐意听他的意见，不过他艾尔林也早已明白：艾利克之子马格努斯自从长大成人，可以独立决定事情之后，就认为艾尔林不应该在成年的国王身边起什么作用。而自从他和他的朋友们同国王之间的纠纷平息之后，他艾尔林便对国王以及国王那些朋友的情况不问不闻。如果他现在去同马格努斯国王谈埃尔伦的案件，未必会对事情带来多大好处。他很清楚，在这里挪威有许多人认为他是以这种或者那种方式支持埃尔伦的。不过，不管西蒙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他和他的朋友们实际上对密谋活动一无所知。假如这个密谋是在另一种的情况下暴露的，或者这些渴望冒险的无法无天的年轻人把他们大胆的密谋活动搞到底，然后遭到了失败，那么他艾尔林倒可以站出来，试着调停一下。但是，鉴于目前发生的情况，他觉得，只要合情合理地考虑一番，就不能要求他大声疾呼，因为这会导致别人怀疑他在耍两面手法。

然而他建议西蒙去找哈夫图尔的两个儿子，他们是国王的表兄弟。在当初还没有同国王对抗时，他们跟国王还是有点交

情的。据他艾尔林的判断，埃尔伦掩护的那些人极可能就藏身在哈夫图尔的两个儿子的追随者中间，那是一批最年轻的贵族子弟。

事情还在于今年夏天在这里挪威要举行国王的婚礼。那时候马格努斯国王将有一个合适的机会来向他的敌人显示宽宏大量。国王的母亲和伊萨贝尔夫人当然要来出席婚礼。而西蒙的母亲年轻时曾经是伊萨贝尔王后手下亲信的女官。那还是由西蒙去向伊萨贝尔求助，或者让埃尔伦的妻子跪在国王的新娘和哈康之女英格贝尔夫人脚下，恳求她们为她的丈夫说情为好。

西蒙想——让克里斯丁在英格贝尔夫人面前屈膝，这已经是最后一着棋罗！假如这位公爵夫人懂得什么是荣誉，她早该挺身而出，搭救埃尔伦脱离苦难。有一次他曾向埃尔伦提起过这种可能性，埃尔伦只是笑笑说："这位夫人干什么事都感到为难，何况她还在生气哩，因为现在她的爱子要得到国王的尊号，可能性更少了。"

7

一直等到春天，安德列斯之子西蒙才动身到图丹①去，把妻子和新生的儿子接回到福尔莫庄园家里。他在那儿住了一段时间，把自己的事情稍稍料理一番。

克里斯丁不肯离开奥斯陆。她也不敢想念住在谷地的三个儿子，那样做会使她心痛如绞。要是今后她依然要日复一日地过目前的那种生活，那她就不能惦记孩子。她挺住了，她显得很

① 奥斯陆以北，米耶萨湖西南面的一个地区，林格赫姆庄园就在那里。

冷静，很勇敢。她同外人交谈，听取他们的建议和劝慰，但是为此她就得念念不忘埃尔伦——只想念埃尔伦！在她无法以毅力克制自己，排除种种杂念的短暂片刻，脑海里便会出现种种景象和思想：伊瓦尔跟西蒙一起站在福尔莫庄园的放木柴的板棚里，焦急地等待姨夫给他挑选一根木条，西蒙用双手把木条一根又一根地弯起来，试试它们牢不牢。盖乌提那张充满稚气的清秀的脸显示出多大的决心和勇气。那是去年秋天一个阴沉寒冷的日子，盖乌提向前弯着身子顶着暴风雪向前走，突然他的滑雪板在陡坡上倒滑下来，他的身子往下滚了几滚，深深地陷在雪堆里。他的脸在刹那间哆嗦了一下——这真是一个疲惫不堪、孤立无助的孩子啊。接着，她又想到两个年幼的孩子：蒙南现在大概会走路，会讲几句话了吧——他是不是跟同年龄的其他孩子一样漂亮呢？劳伦斯当然会把她忘了。至于住在泰乌特拉修道院的两个大孩子……诺克维，诺克维，她的头生儿子！这两个大孩子能懂得些什么，考虑些什么呢！诺克维的心地是多么单纯——当他想到，现在对他来说，也许生活中的一切再也不会象他的母亲、他自己以及大家以前所设想的那样美满时，他怎么经受得住呢？

艾里夫神父给克里斯丁寄来一封信，她便把信中所讲的有关孩子们的情况告诉埃尔伦。平时他们是从来不提到孩子的。现在他们既不谈往事，也不谈未来的打算。每次克里斯丁只是给丈夫送些衣物或者食品，他也只是问问她在上次探望以后身体可好；然后他们便手挽手坐在床上。偶尔他们俩在又冷又脏、恶臭难闻的小牢房里也有单独相处的片刻，这时他们便紧紧地拥抱着，热切而又无声地相互抚爱着。尽管克里斯丁的使女在门外楼梯上同看守们大声谈笑，他们却充耳不闻。

不管是人们要把埃尔伦从她手里夺走，还是最后还得还给她，关于这一大群孩子，关于他们业已发生变化的命运……关于除了丈夫之外的生活中的别的事情，她以后还会有时间去考虑的。她不肯放弃得以同她在一起的每一时刻，也不敢考虑同留在北方的四个孩子见面。所以，西蒙·达莱提议由他一个人到特隆赫姆去，以便在没收领地时和雅瓦尔达之子阿尔纳一起保护属于她本人的财产，她便一口答应了。马格努斯国王并不会由于没收埃尔伦的财产而富裕多少，因为埃尔伦抵押出去的东西比他自己想象的还要多，更何况他还弄钱送到丹麦、苏格兰和英格兰去哩。埃尔伦耸耸肩膀，冷笑着说，对这些钱，他是不期待得到任何补偿的。

就这样，当西蒙·达莱在将近秋季的十字架节返回奥斯陆时，埃尔伦的事情几乎毫无变化。西蒙看到克里斯丁和连襟两人神情憔悴，阴郁晦黯的样子，不禁大吃一惊。他们俩还是那样克制着自己，认为有必要由于西蒙不管自己庄园的事情有多忙，赶在这个时候到来而向他道谢，这反而使西蒙在内心深处感到异常痛苦和难受。现在马格努斯国王在吞斯堡等待新娘的到来，所以人们一窝蜂地都赶到那里去了。

这以后不久，在月中，西蒙也准备搭船上那里去，随行的有几个商人，确定在一星期以后启程。可是有一天早晨，突然来了个下人，请西蒙马上到圣哈瓦尔德礼拜堂去——奥拉甫·居尔宁在那里等他。

这位城堡的副将神态非常紧张。守备去吞斯堡后，这期间城堡是归他管的。昨晚来了几个不相识的先生，出示一份盖有马格努斯国王御玺的公文，证明他们受命侦讯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的案件。奥拉甫便把囚犯带到他们那儿。这三个人都是

外国人，看来是法国人——奥拉甫听不懂他们讲的话，不过今天早晨王室的宫廷神父同他们交谈时用的是拉丁语，——这些人好象是那个即将成为我们王后的姑娘的亲戚，真是一个有意思的开端！他们寻根究底地盘问埃尔伦，还带来一个样子象梯子似的刑具，同来的还有几个使弄这种玩意儿的年轻人。今天奥拉甫拒绝把犯人带出囚室，还加强了保卫。有什么事，由他负责，因为这种刑讯是非法的——在挪威闻所未闻！

西蒙从礼拜堂的神父那儿借了一匹马，马上跟奥拉甫一起赶往阿克海岬。

奥拉甫·居尔宁提心吊胆地看看自己的旅伴——西蒙咬紧牙关，脸上泛起一阵阵红晕。他还不时地猛拉缰绳，而自己竟毫不觉察——弄得那匹借来的马向路旁冲来冲去，惊得举起前腿站立起来，不肯听从骑手的驱使。

“西蒙，看来你发火了！”奥拉甫·居尔宁说。

西蒙自己也不知道，主宰他心灵的到底是什么感情。他太激动了，有时简直感到恶心。从他内心迸发出来，使他气得发狂的那种盲目的强烈的感情，实际上是由一种羞惭心引起的：一个几乎光着身子、手无寸铁、孤立无援的人，必须忍受着让别人把手伸进他的衣服，摸索他的躯体；听到这种事情，就如同听到一个女人遭到蹂躏一样。西蒙已经完全沉醉在复仇的热望中，他渴求为此作一血战。不，这种规矩，这种风俗在挪威从来不曾有过！怎么，难道想要挪威的贵族来忍受这一套东西？不，永远休想！

当奥拉甫·居尔宁打开通到埃尔伦囚室的那扇门时，西蒙心里十分难受，他担心马上会看见另一个人由于被人看到自己处于这种境地而感到羞惭，这种担心压倒了所有其他的感情。

埃尔伦叉开手脚，从囚室的一角到另一角斜着身子躺在地板上。他的个子可真高，简直没有地方可以容他挺直全身。他身子下面的地板上的一层厚厚的干泥土上，铺着一些干草和几件衣服。他身上盖着一件缀上毛皮的深蓝色斗篷，一直拉到下巴。领子上柔软的灰褐色貂皮同埃尔伦在关押期间留起来的拳曲散乱的黑胡子混在一起。

胡子中间的嘴唇似乎是白色的；他的脸也象纸一样白。同深陷的两颊相比，那个挺直的三角形大鼻子似乎高得不大自然，几绺分开的花白头发被汗水沾湿了，它们原先耷拉在又高又窄的前额上，现在给撩到了后面，在凹陷的太阳穴上各有一个深红色的大斑点，似乎有什么东西粘贴在上面。

他慢慢地、艰难地睁开蓝得象海水一般的大眼睛，认出了进屋的人，竭力想笑一笑。他的声音听来有点陌生，也有点含混。

“连襟，请坐……”他向那张空床侧了下头。“自从上次我们见面以后，我现在了解到一些新情况了。”

奥拉甫·居尔宁俯身问埃尔伦，他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但没有得到回答——显然埃尔伦没有气力说话。奥拉甫便把斗篷从他身上拉下来。埃尔伦身上只有一条亚麻布裤子和一些衬衫的碎片；看到这肤色异常的发肿的躯体，西蒙又惊又怒，感到厌恶透顶。他情不自禁地想：埃尔伦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当奥拉甫用水沾湿抹布，替埃尔伦擦拭手脚时，埃尔伦的脸红了一阵。奥拉甫替他重新盖上斗篷，埃尔伦稍稍挪动手脚，把斗篷拉拉好，然后又把它一直拖到下巴，想把全身都遮盖起来。

“对……”埃尔伦用似乎比较熟悉的声音说，发白的嘴唇上的笑容也比较明显了。“下一次……会更糟！不过我不怕……谁

都不用怕……他们从我身上什么也捞不到的……用这种手段……”

西蒙觉得埃尔伦讲的是真情。用拷打是无法使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吐出哪怕一个字来的。他在狂怒或者轻率行事的当儿，可能会把什么事都一古脑儿捅出来；但是用暴力却怎么也推不动他，哪怕是一丝一毫也不行。西蒙还觉得，埃尔伦本人未必跟他同样感到这是一种羞耻，一种侮辱：埃尔伦倒在为自己能使那些执刑者无可奈何而洋洋自得，为确信自己能挺得住而深感满意。过去他碰到一个固执己见的人总是乖乖地让步，但在恐惧的时候他却自己变得刚强了。现在，他在这些残酷的行为中发觉敌人比他懦弱，他便振作了起来。

但是，西蒙咬着牙答道：

“下一次……肯定是不会的。你说呢，奥拉甫？”

奥拉甫摇了摇头，埃尔伦带着往常那种开玩笑的口吻随随便便地说：

“对，但愿我能……相信这一点……跟你们一样确信！可是，这些小子未必肯……以此为……满足……”他发现西蒙的粗犷的脸上筋肉在不停地抽搐。“不，连襟……西蒙！”埃尔伦想用胳膊肘撑着抬起身子来，可是由于疼痛发出了一阵压抑着的奇特的呻吟，随后又倒了下去，失去了知觉。

奥拉甫和西蒙慌慌忙忙地在他身边张罗起来。埃尔伦从昏迷中醒过来，又睁着眼睛躺了一会儿；然后他比较严肃地说：

“难道你们……不明白吗？……对马格努斯来说……弄清楚……哪些人不能信任……当他们不在他身边的时候……这可……重要哩……，有多少令人不满的事情……有多少纷争……这样的人这里就有多少……”

“嘿，要是他以为这样就能够平息人们的不满……”奥拉甫·居尔宁用带着威胁的口吻说。这时埃尔伦用清晰的声音悄悄地说：

“我把这件事情弄得太糟了……现在难得有人认为……对我如何处置会具有多大的意义……我自己也知道……”

听他说话的两个人不禁脸红起来。西蒙本来以为，埃尔伦本人是不理解这一点的……而且他们以前在交谈中也从来没有提到过森尼瓦夫人。现在他忍不住了，便用绝望的口吻说：

“你办事情……怎么会……这样马虎，这样轻率的呢？”

“现在，我自己也弄不明白……，”埃尔伦坦率地说。“不过，……真见鬼！我怎么会想到她看得懂所写的东西呢！她好象是……没有一点文化的……”

他两眼的瞳人又翻了上去，象是又要昏厥。奥拉甫·居尔宁嘟嘟哝哝地说，他出去拿点东西，便走了。埃尔伦半闭着眼睛，西蒙俯身看着他。

“连襟……维德贡之子艾尔林是不是也参加了……同你一起参加了这件事情？”

埃尔伦稍稍摇了摇头，慢慢地笑着说：

“我向主起誓，他没有参加。我们想……也许是他没有勇气跟我们一起走……也许是他想指挥一切。不过，你别问，西蒙……我什么也不会说的……对谁也不说……那时我就能知道，我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突然，埃尔伦低声叫起妻子的名字来。西蒙向他弯下身子……他想，埃尔伦会要求他现在去把克里斯丁带来。可是埃尔伦象是生了热病在讲胡话，急匆匆地说：

“西蒙，不能让她知道这件事情。你对她说——国王下了谕

旨，不准任何人来探望我。把她送到蒙南那里去……到斯库格赫姆去……听见吗？……我们国王的……这些法国的……或者埃塞俄比亚的……新朋友……还没有死心哩！趁奥斯陆的人们还不知道这件事情，赶快把她送出城去！……听见吗，西蒙？”

“好的。”但是到底用什么办法才能达到这个目的，他心中却一点也没有数。

埃尔伦闭着眼睛躺了一会儿，然后似笑非笑地说：

“我昨天夜里想……当她生我们的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从她的呻吟声来看，……她那时的感觉大概也不会比我现在好一点。而她却能够忍受了……七次……为了我们的幸福……那么，我当然也能够……”

西蒙默不作声。他在生活赋予他的交织着痛苦和欢乐的最大的秘密之前，不由自主地发窘起来，可是埃尔伦却似乎对此毫不在意。不管是对待最坏的事情，还是对待最好的事情，埃尔伦都是那么天真，就象一个无知的孩子被朋友们带到妓院里去那样，带着点醉意，又有点好奇……

埃尔伦不耐烦地摇起头来：

“这些苍蝇……比什么都坏……它们大概就是魔鬼！”

西蒙脱下帽子，用它上上下下地扑打着成群的蓝黑色苍蝇，它们象一片乌云似的嗡嗡叫着向天花板飞去。他在狂怒中用脚踩着那些被震昏落地的苍蝇。这并不怎么顶用，因为墙上的通风窗仍然开着——去年冬天，它是用一块木板遮起来的，上面开着几个小孔，罩着皮囊，不过这样房间里就很暗。

当奥拉甫·居尔宁带领一位手捧酒碗的神父回来时，西蒙还在继续扑打苍蝇。神父把埃尔伦的头托起来，扶着他，让他把酒喝下去。酒泼掉了很多，滴在他的胡子上，顺着脖子直淌。

后来，神父用抹布替他擦干以后，他就象孩子一般安安静静地躺着。

西蒙有这种感觉，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他体内发酵，血液在两耳下面轰轰地冲击，心脏在惶惑不安地剧跳。一时间，他站着，用呆滞的目光盯住斗篷下面挺直的颀长身子。现在埃尔伦脸上出现一阵阵潮红，他半闭着闪亮的眼睛，躺在地上，在向西蒙微笑——笑容中带着一种令人惊讶的稚气。

第二天，当哈康之子斯蒂格在他的曼德维克庄园里同客人们——维德贡之子艾尔林大人和他的儿子比亚尔纳——坐在桌子旁边用早餐时，忽然听到院子里有一匹单独的马的马蹄声。接着，正房的门砰的一声打开了，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快步走到他们面前。他用袖口擦了擦脸——一路上他从头到脚都给溅满了泥土。

坐在桌子旁边的三个男人不禁低声惊呼起来，他们半是感到诧异，半是表示欢迎，立即站起身来招呼来客。西蒙没有还礼——他用双手拄着剑柄，站着说：

“你们想听听惊人的消息吗？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被人带去，给吊在拷问架上啦……那是一些外国人干的，国王派他们来审问他……”

男人们惊呼了一声，围住西蒙。斯蒂格猛一击掌说：

“他讲了些什么？”

同时，斯蒂格和比亚尔纳两人又不知不觉地转过脸去看着艾尔林大人。西蒙突然大笑起来，他哈哈、哈哈地笑个不停。

他扑通一声坐到比亚尔纳给他搬来的圈椅上，接过这个年轻人递给他的一碗啤酒，贪婪地喝起来。

“你笑些什么？”艾尔林大人口气严厉地问道。

“我笑的是斯蒂格。”西蒙坐着，身子微微前倾，双手撑在膝盖上，裹住两膝的裤腿已经沾满了污泥。他又格格地笑了几声。“我想……我们这些人都是贵族子弟……我本来以为，当你们获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个跟你们同样身分的人身上时，你们会勃然大怒，你们首先会发问，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

“……我不能说自己确切知道，这种情况在法律上是怎样讲的。自从我们的国君哈康国王驾崩以后，我就一心准备为嗣君效劳，不管是在战时还是平时，我都乐于从命——要是没事，就安安静静地待在家里。但在埃尔伦的这桩案子上，我却要说一句，这样做是非法的。国王手下的一些人审理了他的案件，作出了判决；他们有什么权利判他死刑——我不知道……然后，又赦免了他，给了一份保护文书，让他可以去同国王，同他的亲戚见面。我也不清楚，国王是否允许埃尔伦同他和解。从这以后，埃尔伦在阿克海岬的城堡塔楼里给关了将近一年，而在这段时间里国王几乎一直在国外，向奥斯陆，向斯德哥尔摩发了好几封信——可是没有一点回音。后来，国王派来了几个奴才——他们既不是挪威人，也不是国王侍卫队的侍从，却用闻所未闻的手段来审问享有国王侍从权利的埃尔伦……与此同时，国内却是一片安宁，埃尔伦的亲朋友好和袍泽故旧只管成群结队地涌到吞斯堡去庆祝国王的婚礼……艾尔林大人，你对这种事情是怎样看的？”

“我是这样看的……”艾尔林坐到西蒙对面的长凳上。“我认为，你把情况讲得很明白，很准确，西蒙·达莱。我想，国王会在三种结局中作出抉择：或者是下令执行尼达洛斯法庭给埃尔伦作出的判决，或者是任命一个由国王侍卫组成的新的法庭，

命令由一个没有骑士称号的人来审理埃尔伦的案件——那时，他们会判处埃尔伦驱逐出境，限他在法定时间内收拾行装离开马格努斯国王的国土。再不，他就会允许埃尔伦同他和解。这是他所能做的最聪明的办法。

“我觉得，这件事情眼下已经十分清楚，所以你在吞斯堡不管对谁讲，人们都会赞同和支持你的。哈夫图尔之子约翰和他的弟弟眼下就在那里。埃尔伦是他们的亲戚，正象他是国王的亲戚一样……奥格蒙的几个儿子也会明白，这件事情做得既不公正，也不明智。首先，你当然应该去找国王侍卫队的首领——征得他和艾利克之子保尔大人的同意，召集这时留在城里的领主和最合适的人开会，以便处理这桩案件……”

“那么，大人，你和你的亲戚不想同我一起去吗？”

“我们不打算去参加庆祝典礼，”艾尔林简短地回答。

“哈夫图尔的两个儿子还年轻……保尔大人又年迈力衰……至于别的人……大人，你自己了解得最清楚——当然，他们有一定的力量，由于国王的恩遇，等等，但是……维德贡之子艾尔林，他们怎么能够跟你相比呢？大人，你在这个国家里拥有的权力，是任何一个贵族都不曾有过的，自从……我已经不知道，自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大人，你有那些最古老的家族作后盾，这些家族中的每一个人都为我国人民所熟知，自远古时代，自那些有关坏时代、好时代的传说在我们谷地刚开始流传的那个时候起就是如此。而从父系上看……艾利克之子马格努斯，或者休德赫姆的哈夫图尔的两个儿子跟你相比又算得了什么呢？同你的家产相比，他们的财富还值得一提吗？你给我出的那些主意……都需要假以时日，可是那几个法国人却待在奥斯陆，你能保证他们会死心……显然，国王是想用别国的规

矩来管理挪威，我知道，在海外时兴那一套，国王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只要他认为合适，只要他能够在骑士阶级中物色到一批支持者，甘愿起来反对与他们地位相等的同伴……奥拉甫·居尔宁已经向各处发信，一些贵族子弟表示愿意支持他……主教答应写信……但是，所有这些动荡不安的情况，这些纷争，维德贡之子艾尔林，只要你在马格努斯国王面前说上一句，马上便会烟消云散。你是昔日挪威所有贵族执政者的第一位继承人；国王知道在你背后有我们全体的支持……”

“我倒不能说自己过去看到了这一点，”艾尔林痛苦地说。“西蒙，你竟然这样热心地替你的连襟说话！……不过，难道你不明白吗？**现在**，我可不能这样做。否则，人们会说：正当埃尔伦受到巨大的压力，恐怕就要挺不住，吐出口风来的时候……我出来讲话了！”

一时间谁也没有说话。接着斯蒂格又问道：

“怎么，埃尔伦讲出来了？”

“不，”西蒙不耐烦地回答。“他守口如瓶。我想，今后也会这样。维德贡之子艾尔林，”他恳求说，“他是你的亲戚啊……你跟他还是朋友哩！……”

艾尔林短促而又沉重地叹了几口气。

“对……安德列斯之子西蒙，你听我说！埃尔伦在搞些什么，你完全明白吗？结束这种跟瑞典人拥戴同一个国王的局面……结束这种过去从未有过的统治方式……这种方式看来给我们的国家年复一年地带来越来越大的不幸，带来越来越大的困难……重新恢复我们熟悉的原有的统治方式，我们知道，只有这种方式才能带来幸福和繁荣。这是一个勇敢而又聪明的人的想法，难道你不明白吗？……在他的事情发生以后，别人就很

难再这样做了，难道你不明白吗？波尔斯的儿子的事业给他葬送了，而能使人民团结在其周围的别的王族成员又找不到。也许你会说，假如埃尔伦的计划得以实现，把哈康王子迎到挪威来，那他所做的一切对我是有利的？可是，那个男孩子登上挪威陆地以后，事情还有的是，所有这些……毛孩子……要是一些有头脑的人不去帮助他们，不去把剩下的事情了结，这些毛孩子就未必有能力推行自己的计划。事情就是这样的……我有勇气承认这一点。只有主知道，我当初不仅得不到一点好处，而且有整整十年我是在操劳、担忧、困难和无穷无尽的烦恼中度过的，弄得连自己的家产都无法照看……在这个国家里总算有人懂得了这一点，对此我深感满意！”他用拳头在桌子上猛擂了一下。“西蒙，难道你不明白，一个人承担着实现如此重要计划的责任，而在谁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对我们大家、对国内居民、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是否有利的时候……却把这全部计划同裤子一起放在一个淫荡女人的床头……我的耶稣基督啊！他要是落到跟埃乌顿·海斯塔库伦同样的下场，那真是活该！”

接着他比较平静地说：

“再说，事情并不在于我不希望埃尔伦得救，你别以为我对你的话漠然置之。我想，要是你照我的建议去做，就可以找到足够的人帮助你办这件事情。我不认为我同你一起去会给你带来什么好处，也不认为我可以为了这件事情而去做国王的不速之客。”

西蒙勉勉强强，动作迟钝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他已经累得脸如土灰色了。哈康之子斯蒂格走到西蒙跟前，扶着西蒙的肩膀说：仆人们马上要端饭菜来了，刚才他故意不让外人进屋来，因为谈话还没有结束。现在西蒙可以吃一点，喝一点，提提精

神，然后再睡个觉。西蒙道谢后说，要是斯蒂格能借给他一匹精力充沛的马，他过一会儿就要动身。不过，最好能让他的仆人约翰·多克在这儿过一夜……昨晚，西蒙只好让仆人掉在后面，因为约翰的马赶不上他的那匹"粗腿驹"。确实，那个人大半个夜晚都在赶路……自认为对这儿的路很熟……但结果还是有好几次迷失了方向……

斯蒂格请求西蒙等到明天走，那时他自己也可以一起出发——至少可以一起走一段路程……即使同他一起到吞斯堡去，斯蒂格也很乐意……

"我在这儿再没有事情可干了。我只想到礼拜堂去一次……既然我到这里来了，我还想到哈弗丽德的墓前去作祈祷……"

血液在他疲惫不堪的身子里汹涌，象钟鸣似地嗡嗡作响，心在胸中猛烈地跳动。由于困倦，他有点睡眼蒙眬，觉得自己似乎正在往深渊里掉下去。但他还能听得见自己心平气和的说话声：

"艾尔林大人，你愿意不愿意跟我一起去？我知道，在所有的亲戚中，她最敬爱你……"

他没有向艾尔林看，但感觉到艾尔林一时给愣住了。过了一会儿，他透过自己血液的阵阵搏动声听到艾尔林清楚而又有礼貌地说：

"西蒙，我乐意跟你一起去……天气可真坏啊！"他说，一边把挂着宝剑的腰带系好，把厚厚的斗篷披上肩头。

在艾尔林穿衣服的时候，西蒙一动不动呆呆地站着。然后，他们出了门。

门外下着绵绵的秋雨，从海边飘来一阵浓雾，田野和小路两边萎黄的阔叶树林在两、三匹马以外便看不清楚了。到礼拜

堂去的路并不远。西蒙到毗邻的神父庄园里去取钥匙。他看到那里尽是在他离开曼德维克庄园以后新来的人，心里很高兴，因为这样他可以免得作长时间的应酬。

那是一座用石头砌成的只有一个祭坛的小礼拜堂。西蒙稍稍离开艾尔林，在一块白色的大理石板旁跪下来，漫不经心地瞧着那些曾经看过成千上百次的图画和装饰，念着祷词，念到相应的地方便下意识地画着十字。

他自己也不明白，自己怎么会这样的。不过现在是无法后退了。至于他要讲些什么，他一点也不知道；但是，尽管他感到又是害怕，又是自惭，以致有点恶心，他知道自己毕竟还是在使用这种手段。

他不禁回忆起那个年纪已经不轻的女人来，她躺在四周遮盖着的光线昏暗的床上，脸色苍白，满面病容，可声音却是那么亲切，温柔——在那天下午，西蒙坐在她的床沿上，她向西蒙讲述这件事情。那是在孩子出生前的一个月，她自己觉得生孩子会要她的命，不过仍然很高兴，甘心情愿用这种高昂的代价去换得他们的儿子。孩子现在就躺在石板下面的小棺材里，在母亲的身旁，可怜的孩子！不，他打算做的这件事情，是任何人都不会干的！……

可是，克里斯丁的脸色是多么苍白啊！那天，西蒙从阿克海岬回到住所时，她已经什么都知道了。她脸色苍白，镇静自若地谈起了这件事情，还一五一十地讯问西蒙，但是西蒙在刹那间看到了她眼中的神情，便再也不敢接触她的目光。现在她在哪里，在做些什么？——西蒙不知道，她是待在家里，还是在探望丈夫，还是听从人们的劝告到斯库格赫姆去了——西蒙把所有这些事情全都拜托给奥拉甫·居尔宁和英戈尔夫神父……

他再也忍受不住，此外，他觉得事情已经刻不容缓……

西蒙不知不觉地用双手捂住脸。哈弗丽德……我的哈弗丽德，在这件事情上我毫无罪过，也问心无愧！……尽管如此，她给他，给丈夫所讲的事情……是关于迫使她留在那个老鬼身边的充满痛苦和爱恋的经历啊。有一次，当孩子还在母亲腹中的时候，那个老鬼便把他害死了……而她依然留在老鬼身边，因为不愿意使她那个亲爱的朋友受到诱惑……

维德贡之子艾尔林双膝跪下，在他五官端正的冷漠的脸上毫无表情。他双手合掌，紧贴胸前；有时用从容不迫的、优美的姿势给自己画十字，接着又把手指交叉起来。

不，这件事情多么可怕，是任何人都不会干的。即使是为了克里斯丁他也不能这样干！他和艾尔林两人同时站起身来，向祭坛一鞠躬，然后向礼拜堂的出口处走去。西蒙每走一步，脚下的马刺碰到石头地板上，发出一阵轻轻的铿锵声。走出家门以后他们还没有交谈过一句话，西蒙不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把礼拜堂的门关上，维德贡之子艾尔林走在他前面，穿过墓地。到了墓地小门的门檐下，艾尔林站住了。西蒙跟着他；他们稍等了片刻，才走到蒙蒙细雨中。

维德贡之子艾尔林心平气和地开始说话了，但西蒙还是觉察到他是强压着心头的怒火，所以不能抬头向他看。

"西蒙，看在魔鬼份上，你这样做想表示什么……你在这里……玩的是什么花样？"

西蒙答不出一句话来。

"你以为这样就可以威胁我……于是我就会照你的心意去做……因为你也许听到过什么流言蜚语……关于在你刚学会

吃奶的那个时候发生过的一些事情……”他的火气渐渐升起来了。

西蒙摇了摇头。

“大人，我想，当你回想起那个比纯金还要宝贵的女人时……也许你会可怜可怜埃尔伦的妻子和孩子吧。”

艾尔林大人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把长在墓地围墙上的苔藓一个劲地往下扯。西蒙咽了口唾液，用舌头舔了舔嘴唇。

“维德贡之子艾尔林，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可能当你回想起那个受了多少年苦……除了主以外，没有得到任何人安慰和帮助的女人时……你会愿意去帮助同样的那些人……你是能够的！既然你当初没能帮助她。那一天你离开了曼德维克庄园，让哈弗丽德留在费恩大人的手掌之中，要是你什么时候感到后悔的话……”

“我可并不后悔！”艾尔林的声音象是斩钉截铁似的。“因为我知道她永远不会……不过我想，这一点你是不懂的。因为要是你即使有一分钟一秒钟能完全明白你娶为妻子的那个女人有多么高傲……你就不会去娶她了。”他由于愤怒而冷笑说。“我不知道你了解些什么……但不管怎样，这一点你是可以了解的。那时哈康有病，所以他们要我去，带她回家去见自己的亲人。埃琳同她是一起长大的，好象姐妹一样，而且年纪也差不多，虽然按辈份埃琳是她的姑母……我同她……事情是这样的，要是她从曼德维克庄园回到娘家，我就不得不同她常常见面。我们常常坐在阁子——就是那个雕着蛇头的阁子——的游廊里通宵畅谈。我同她两人说过的每一句话，我们都能够在末日审判那一天在主面前承担责任。让主来替我们回答，为什么会发生

这样的事情……

“尽管主到头来还是由于她的虔诚而给了她奖励，赐给她一个好丈夫，以便补偿她在前夫那儿受到的痛苦……赐给她象你当时那样的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 而你竟然在她自己的家里同她自己的使女乱搞……还要让她来喂养你的小崽子。”艾尔林把捏成一团的苔藓往旁边一扔。

西蒙呆呆地站着，哑口无言。艾尔林又扯下一块苔藓，扔向一边。

“我是做了她所要求的事情。你听到吗？没有别的办法。我们不管在世界上的什么地方相遇，我同她……我同她……通奸——这是个难听的词儿。……乱伦……那就更坏……”

西蒙的头挪动了一下，他没有转动脖子，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他自己也懂得……把内心的想法讲出来是很可笑的。维德贡之子艾尔林那时只有二十岁出头，风度优雅，文质彬彬，哈弗丽德是多么爱他，在那个春天的早晨简直愿意去吻他留在沾满露水的草地上的脚印……而他西蒙自己，一个上了年纪，身体发胖，相貌丑陋的庄稼汉……和克里斯丁又怎样呢？她当然从未想到自己会牵动别人的情思，即使他西蒙同她在一幢房子里住上二十年。这一点他算是学会理解了，对自己有好处……

于是他用几乎是恭顺的口吻低声说：

“即便是她的使女同她丈夫所生的孩子，无辜的孩子，她也不让受苦。是她请求我尽可能公正地看顾这孩子的。唉，维德贡之子艾尔林！……看在埃尔伦那无辜的可怜的妻子份上……她悲痛欲绝……我总觉得，我应该使用一切办法来为她和她的

孩子求援……”

维德贡之子艾尔林背靠门柱站着。他脸上的表情依然跟往常一样镇静，而当他再次开口时，语气显得既客气又冷淡：

“我很喜欢劳伦斯之女克里斯丁，尽管我同她见面不多……她是个美丽而又贤惠的女人……我对你已经说过多次了，西蒙·达莱——我确信，要是你愿意照我说的去做，你一定能得到帮助。不过，我还是弄不明白，你想出这个……奇怪的念头，安的是什么心。你总不能以为，由于我在婚姻问题上不得不服从我叔叔的意愿——我那时还没有成年，而当我同我最心爱的姑娘相识时，她已经同别人定了亲……当然，埃尔伦的妻子可不象你所说的那样清白无辜。对，你娶了她的妹妹，这是事实，是这样。不过，我们不得不进行这种……奇怪的交谈……这是由于你的过错，而不是我的过错，所以，我谈到这一点，你也得忍一忍。记得，当初埃尔伦娶她的时候有过不少闲话，似乎这门亲事是违背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的心愿，没有按照他的决定去办的——那姑娘一心任着自己的性子去做，而对如何听从父亲的话，维护自己的名声却考虑得很少。当然，尽管这样，她还是可以成为一个好妻子的……既然她嫁给了埃尔伦，那说明他们还是有过欢乐和愉快的时候。我从来不相信劳伦斯会十分喜欢这个女婿……要知道，当女儿同埃尔伦结识时，他已经为自己的女儿挑选了另一个丈夫……我知道，她已经定了亲……”他突然住了口，在刹那间向西蒙看了一眼，神情十分尴尬地转过脸去。

西蒙的脸羞得通红，把头垂到胸口，不过他还是坚定地低声说：

“是的，她本来是同我订了婚的。”

一时间他们呆立着，谁也不好意思看谁。后来，艾尔林把最后一块苔藓扔掉，转过身去，走到雨中。西蒙仍然站着……艾尔林已经走了几步，将要隐没在浓雾中，却又站定了，不耐烦地向他挥挥手。

这样，他们在回家去的路上依然默不作声，象来的时候一样。当他们走近屋子时，艾尔林大人说：

"西蒙·达来，我就这样做。等到明天，我们四个人一起动身。"

西蒙向艾尔林看了一眼……艾尔林的脸由于羞惭和痛苦而扭曲了。他想道谢，但又无法开口，只好咬紧嘴唇，因为下颌抖个不停。

当他们走进房间的门口时，艾尔林似乎无意地碰了下西蒙的肩膀。但是，他们俩都知道对方的心意，所以依然谁也不好意思看谁。

第二天，他们收拾行装，哈康之子斯蒂格老是要把他的衣服硬塞给西蒙，因为西蒙没有带替换的衣服。西蒙把自己周身上下看了一看——他的仆人把他的衣服洗刷，拍打了一番，但这无济于事：在雨天走了这么长的路以后，衣服已经不象样了。可是，西蒙却拍拍大腿说：

"斯蒂格，我太胖啦！……而且我也不是去赴宴！……"

维德贡之子艾尔林站着，把一条腿搁在长凳上，儿子帮他把镀金的马刺系上去——艾尔林大人今天似乎尽量不要仆人来服侍。这位骑士异常激动地笑了起来。

"要是从西蒙·达莱的举止来看，他不遗余力地为连襟效劳……刚赶完长途就发表一通大胆而又好心的言论，那么情况大概还不坏。我们这位老姻亲的舌头倒挺能说会道的，斯蒂格！

我只担心一点……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该住手。”

西蒙站着，脸涨得通红，但是什么也没有说。维德贡之子艾尔林从昨天起就一直在说的那些话中，他觉得既有嘲讽，又有委屈……既有某种奇怪的善意……又有既然插手就得把事情干到底的决心。

于是他们一行就从曼德维克庄园出发往北去——艾尔林大人、他的儿子、斯蒂格，以及十名穿戴整齐,全副武装的仆人。西蒙同他唯一的仆人一起走，他想他本来也应该考虑到带一批比较象样的随从和装备进宫朝觐。福尔莫庄园的西蒙·达莱没有必要跟着过去的亲戚一起走，好象他是一个无能为力，只好向他们求告的小人物似的。不过现在他对一切都觉得无所谓。他太累了，也为昨天所做的事情感到太沮丧了，所以他对这次行程的结局到底怎样几乎漠不关心。

对有关马格努斯国王的那些肮脏的流言蜚语，西蒙一向表示不信。他自己也不是什么圣人，成年男子的那些粗鲁的把戏他也干过。但是，当人们坐在一起，凑拢脑袋，嘁嘁喳喳地谈论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时，他总感到不大自然。他觉得，他已经向国王宣誓效忠了，若是再去相信或者听取有关国王的诸如此类的谣言，那是不好的。

不过，当他站在年轻的国王面前的时候，他还是吃了一惊。上次他见到艾利克之子马格努斯时，国王还是个孩子，后来便一直没有见过面。他本来以为，一定会在国王身上看到某种懦弱、可憎、不健康的东西；结果，站在他面前的却是一个他从未见到过的英俊男子，尽管年纪很轻，体态娇弱，但显得精神抖擞，英姿勃勃。

国王身穿一件绿蓝两色相间的长衣，上面打着宽阔的褶子，一直拖到脚跟，细细的腰部束着一条镀金的腰带。他个子很高，身材瘦削，就象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他尽管穿着重甸甸的衣装，举止却从容自如，落落大方。他的头发是浅黄色的，在漂亮的脑袋上梳得又平又光，但是头发的下端却又给精巧地卷曲起来，形成宽宽的一圈，自然地蓬散着，披在脖子周围。他脸容清秀，表情丰富，皮肤光洁，两颊红润，肤色由于日晒而有点带黄，两眼清澈灵动，目光真诚坦率。他威严得体、和蔼可亲地向臣下致礼。然后，他把一只手搁在维德贡之子艾尔林的衣袖上，把艾尔林带到一边，同聚集在那里的其他一些人隔开几步，为他的到来表示感谢。

他们寒暄了几句，艾尔林大人便提到他有一件要事，指望国王能以仁慈宽大为怀，给予恩典。这时，国王的侍从在王位前给骑士放了一把圈椅，并请其余的三个人坐到稍远一点的座位上，然后走出了大厅。

西蒙觉得他自己身上似乎自然而然地出现了在年轻时学会的那种姿势和派头，再加上由于他最后作了让步，从斯蒂格那里借了一件褐色的呢子长衣，所以在外表上也同其他在场的人一模一样。但是他坐在这儿，却觉得恍然如在梦中：就跟许多年前那个年轻的西蒙·达莱，那个生气勃勃、彬彬有礼的骑士的儿子，在奥斯陆的哈康国王宫廷里干着递毛巾、送蜡烛的差事时那样；这是他自己，又好象不是他自己。他是那个住在福尔莫庄园，这些年来一直在谷地的北方过着自由自在的愉快生活的庄稼汉西蒙——这种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是无忧无虑的，虽说他每时每刻都知道自己体内的深处似乎有一块小木柴在悄悄地燃烧；又好象不是那个西蒙……但他竭力不去考虑这一点。

他胸中的火苗在无声而又猛烈地冒起来……那不是一种蓄意去犯的罪孽，也不是他自己能意识到的过错——不，那是命运之风把即将熄灭的火星吹燃成熊熊烈焰，而他不得不与之搏斗，强作出一副麻木不仁的姿态，在文火上受煎熬。

当别人站起身来时，他也站了起来——马格努斯国王离座了。

“尊敬的亲戚!”响起了国王年轻，清脆的声音。“我觉得，事情是这样的。那位王子是我的弟弟，不过我们从来不打算共有一个朝廷，一支侍卫队：一臣不事两君。看来，就是埃尔伦也不曾想过，这种局面能长久持续下去——尽管他在我的治下当过一段时间郡长，同时却又是哈康王子的臣属。那些乐意追随我弟弟哈康的人将被解除在我这里的职务，而获得在他的宫廷里寻求幸福的自由。不过，他们是些什么人——这就是我打算从埃尔伦嘴里获悉的!”

“陛下，那您应该想一想，在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可以同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达成一项协议呢。您最好履行有关保护文书的诺言，让您的亲戚有可能同您谈谈……”

“对，他是我的亲戚，也是你的亲戚；伊瓦尔大人提醒我答应给他一份保护文书，不过要知道他并没有履行向我效忠的誓言，也没有想到我们的亲戚关系啊。”马格努斯国王低声笑了，又把手放到艾尔林的袖子上。“我的亲戚看来是根据我们挪威的一句谚语来行事的——弟兄亲戚是冤家。现在我完全愿意对我的亲戚——侯萨村的埃尔伦宽大为怀，看在主、圣母马利亚和我的未婚妻份上——保全他的生命财产，允许他住在这里挪威，只要他愿意同我和解，表示臣服。要是他愿意到他的新主人哈康王子那里去，我也可以给他一个法定期限，让他收拾行装离

开我的国家。我对同埃尔伦结盟的每一个人都将给以同样的恩典。但是，我要知道，他们是谁，在全国各处的我的人中哪一些在对自己的国君要花样。安德列斯之子西蒙，你的意见怎样？我知道，你父亲过去是我外祖父最忠诚的支持者，你本人也曾经出色地为哈康国王效劳过，难道你不认为我有权把这桩案子查清楚吗？”

“陛下，我认为，”西蒙跨上一步，又鞠了一躬，“当陛下按照我国的法律和习俗仁慈地管理国家时，您无疑是永远不会听到什么人会产生非法胡为、背叛国王的念头的。因为只要我国人民看到，陛下是遵守您的远祖制定的法规和惯例的，在这个国家里当然谁也不想破坏安宁。即使有些人由于您年轻，一度觉得难以相信您能英明果断地治理两个大国——到最后他们也会闭口无言，幡然悔悟。”

“陛下，正是这样，”维德贡之子艾尔林插了进来。“对您依法提出的要求，在我们国家是没有一个人会拒绝执行的……”

“不会拒绝吗？就是说，你们是这样认为的？要是仔细一点审理案件……埃尔伦就没有犯变节和叛国罪罗？”

刹那间，艾尔林大人似乎不知怎么回答；于是西蒙开口说：

“陛下，您是我们的国君，每个人都期待您依法惩处那些横行不法之徒。不过，要是您顺着埃尔伦的脾性去办，说不定您现在急于要揭露的那些人倒会站出来，自己把名字通报一下哩——不然，局外人也会深思，在这桩案子中是不是什么都秉公办事……要是陛下执意要象您威胁的那样去处置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这样一位著名的贵族，那便会引起种种议论。”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安德列斯之子西蒙？”国王脸一红，很不客气地说。

“西蒙想说的是，”艾尔林之子比亚尔纳插嘴说，“如果人们问起，为什么埃尔伦不能享有除了盗贼和恶棍之外人人都可以享有的那些权利，这对陛下也许不利。那时，人们可能会想起哈康国王的其余几个外孙……”

维德贡之子艾尔林猛地向儿子转过身去——样子是怒冲冲的，——不过，国王只是冷冷地说：

“那你不认为叛国犯是恶棍吗？”

“陛下，如果他们的密谋得逞，那谁也不会这样称呼 他 们的，”比亚尔纳答道。

一时间，大家都默默地站着。然后，维德贡之子艾尔林开口说：

“陛下，不管把埃尔伦称做什么，为了他而曲解法律总不适宜吧……”

“那就得修改这一部分的法律，”国王激动地说，“要是现在我没有权力获得有关人民对我是否保持忠诚的情况……”

“那您还是不能修改法律，除非这种修改能为人民所接受，否则这就成了压制人民。而我们的人民自古以来就很难忍受来自国王方面的压制，”艾尔林固执地说。

“我有骑士和忠诚于我的领主，我可以依靠他们，”国王带着稚气的笑容说。“西蒙，你认为怎样？”

“陛下，我说……马上会见分晓，这可并不是什么牢固的支柱……只要看看以往丹麦和瑞典的骑士和贵族……一旦国王在人民那里得不到力量来驾驭这些贵族，他们是怎样对付国王的，这就很清楚了。不过，要是陛下存着这样的心思，那我就请求您将我削职为民……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我宁可处身于农民百姓的行列中。”

西蒙说这些话时一直心平气和，国王起初似乎还不理解他的话的意思，然后才哈哈大笑起来：

“西蒙·达莱，你这是威胁吗？怎么，你要向我扔手套①？”

“陛下，这随您的便！”西蒙还是那样心平气和地说，不过他从腰里抽出手套，拿在手里。这时年轻的比亚尔纳弯下身子，把手套抢了过去。

“陛下在婚礼前夕得到这种手套可不大体面！”他把那副骑马时用的厚厚的破手套高高举起，一边大笑起来。“陛下，假如大家知道您需要这种手套，那您可以得到很多很多——而且价格很便宜！”

维德贡之子艾尔林大喝一声，仿佛他用一个剧烈的动作把国王和三个男子分向两边，然后把这三个男子赶到大厅的门口：

“我要同国王单独谈一谈！”

“不，不！我想同比亚尔纳谈！”国王喊道，一边紧跟在他们身后。

但是艾尔林大人把他的儿子同其余两个人一起推了出去。

他们三人在城堡的院子里和墙后的山岩上溜达了一会儿——谁也没有吭声。哈康之子斯蒂格露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不过他依然跟刚才一样保持缄默。艾尔林之子比亚尔纳老在踱方步，嘴上暗暗地挂着冷笑。过不久，艾尔林大人的一个武装随从跑来，转告他们说，主人要他们在旅店等他——他们的马匹现正在城堡的院子里。

后来，三个人坐在旅店里。他们对发生的事情避而不谈，就

① 欧洲中世纪时，在一个人面前扔下手套，表示要求同他决斗。

闲扯起有关马匹，猎犬和鹰的事情来了。结果，傍晚时斯蒂格和西蒙又讲起关于女人的各种故事。斯蒂格有一肚子诸如此类的故事，西蒙望尘莫及。他刚刚想到点什么，往往凑巧又是斯蒂格要讲的，而且讲得神乎其神，好象是他本人的亲身经历，或者是不久前就在曼德维克庄园附近发生的事情——虽说西蒙记得，他在童年时就听兑弗林庄园老家的仆人讲过这些故事。

不过他还是同斯蒂格一起争先恐后地笑着闹着。有时，他所坐的长凳仿佛在摇晃——他始终有点担心，但担心什么，他不敢想下去。比亚尔纳低声笑着，边喝酒，边咬苹果，边扯动领子上的风帽，有时也讲上几段故事——那是些最猥亵的故事，不过用的都是双关语，弄得斯蒂格莫名其妙。比亚尔纳说，这是他从卑尔根的一个神父那里听到的。

最后，艾尔林大人回来了。儿子迎上前去，把他的外衣接过来。艾尔林气呼呼地向小伙子转过身去：

“你啊！”他把斗篷扔到比亚尔纳手里。父亲脸上掠过一丝笑影，但他又立即收敛起来。

他转身对西蒙说：

“好啦，安德列斯之子西蒙，你总该满意了吧！现在你可以确信，你们——你，还有埃尔伦，还有他的妻子，还有他所有的儿子……在几个毗邻的庄园里太太平平过日子的那一天不远了……”

西蒙站起身来向艾尔林大人道谢，他的脸色有点苍白。他知道，什么才是他不敢正视的可怕的事情。但是，这毫无办法……

此后过了将近两个星期，尼古拉乌斯之子埃尔伦被释放了。

西蒙带着两个仆人，同哈耳多之子乌耳夫一起到阿克海岬去接他。

一个礼拜之前刮了场暴风雨，所以树木几乎完全光秃了。已是初寒季节，马蹄踩在地面上，发出低沉的得得声。在他们往城里去的一路上，只见田野披霜，白茫茫的一片。空中彤云密布，天气阴沉，寒风凛冽，看样子要下雪了。

西蒙发现，埃尔伦从门口走到城堡的院子里时一条腿有点拖拉，他跨上马背的动作也似乎有点迟钝，不大灵活，而且脸色煞白。他刮去了胡子，理了一下头发——上半个脸是黄蜡蜡的，下半个脸则白得象纸，刮去胡子的地方隐隐发青；两眼深眍。但是，他穿上那件深蓝色的长衣和斗篷后，看起来还挺漂亮。而当他同奥拉甫·居尔宁告别，一边把钱送给看守和在牢里给他送饭的人们时，他的一举一动就象在婚礼上同人群告别的一个贵人。

起先，当他们骑马赶路时，埃尔伦似乎有点怕冷；他的身子瑟缩了好几次。后来他的双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脸上有了点生气——全身似乎重新获得了活力。西蒙不禁想：真的，埃尔伦可真不容易折服，他比藤条还要坚韧哩。

他们骑马走近住所，克里斯丁跑到院子里迎接丈夫。西蒙试图不去看他们，但是又不能不看。

埃尔伦和克里斯丁握手问好，平平静静、清清楚楚地交谈了几句。他们这次在家人面前相见时表现得既大方又得体。不过，两人的脸涨得通红，相互在刹那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去。接着，埃尔伦又向妻子伸出手，他们一起向楼上的小房间走去，他们待在城里时将住在那里。

西蒙转身走到大房间里，这是以前他和克里斯丁的安身之

处。这时克里斯丁站在通往小房间的楼梯的下边梯级上，向他回过头来，用响亮得出奇的声音喊道：

“妹夫，你怎么不来？……先来吃点东西……乌耳夫，你也来吧！”

她稍稍侧着身子，从肩膀上面看着人，显得多么年轻，多么苗条。她来到奥斯陆后不久，就开始把头巾扎出新花式来了。在这里南方，只有小户人家的妻子才按老法子扎头巾，克里斯丁从结婚第一天起也是按这个式样扎的——象修女的围巾那样紧裹着脸，让两端拖到肩后成十字形地结在一起。这样，脖子就全给包了起来，而在发髻的两侧和后脑勺的地方形成许多皱褶。在特隆赫姆郡，这样扎头巾似乎可以说是笃信宗教的标志，艾里夫大主教对此赞不绝口，认为这是已婚女子最体面、最合乎美德的习俗。但是为了不引人注目，克里斯丁在这里仿效了南方的时式，把头巾扎成这副样子：平平地遮住头顶，直接拖垂在后面，前面露出一点头发，脖子和双肩也没有裹住，发辫则简单地盘着，从头巾外面看不出来，整条头巾微微裹着头颅，勾勒出它的轮廓。西蒙以前也看到克里斯丁扎这种式样，认为这对她挺合适……不过，迄今为止他还一直没有发现，她这样穿戴有多年轻。而她的双眼则象星星一样闪着光。

白天，各种各样的人登门来向埃尔伦道贺：有斯库格庄园来的凯提耳，有图盖尔之子马库斯，而到晚上，奥拉甫·居尔宁本人，英戈尔夫神父和圣哈瓦尔德礼拜堂的哥托尔姆神父也都来了。两位神父在途中碰到了一场雪，雪花比较干燥，也不大，不过飘得密密层层的，弄得他们迷了路，跌倒在牛蒡草丛里——结果，他们的衣服上沾满了牛蒡子。于是大家都来帮神父和陪

他们一起来的仆人从身上把牛蒡子仔仔细细地摘掉。埃尔伦和克里斯丁是替哥托尔姆神父摘的；他们不时红着脸，用犹豫不决的、颤抖的声音同神父说笑话，大家也笑了起来。

晚上，西蒙先是一个劲地喝酒，但是一点也不醉——只觉得浑身重甸甸的。他听起每句话来都特别敏锐。过不久，别的人都大放厥词起来——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国王的朋友。

现在，一切事情都了结以后，他却觉得非常不痛快。大家都在东拉西扯，胡说八道——拔起嗓子，情绪十分激昂。奥斯蒙之子凯提耳相当蠢，而他的姐夫马库斯也并不怎么聪明。奥拉甫·居尔宁倒是个有头脑的聪明人，不过目光浅近，两位神父似乎也不怎么明白事理。大家坐着，一边听埃尔伦讲话，一边随声附和，埃尔伦则越来越显出他平时一贯的作风——又随便，又轻佻。他抓住克里斯丁的手，把它放在自己膝上，拨弄着她的手指——他们俩肩贴肩地坐着。克里斯丁的脸泛起了红晕，她无法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当埃尔伦偷偷地搂住她的腰时，她的嘴唇颤抖起来，简直无法把嘴闭拢……

突然，房门砰的一声打开了，波尔德之子蒙南走了进来。

"最后来的是一头大公牛！"埃尔伦笑着叫了起来，从座位上一跃而起，迎着他走去。

"愿主和圣母马利亚帮助我们，我看你是不知忧愁的，埃尔伦！"蒙南气呼呼地说。

"我的亲戚，你以为现在发愁和哭鼻子会有帮助吗？"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象你这样的人……你把你自己的前程和财产全毁了……"

"要知道，只要我的裤子没有给烧坏，我是永远不会光着屁股进地狱的！"埃尔伦说，克里斯丁却调皮地低声笑了起来。

西蒙把头搁在桌子上，双手抱着后脑勺：让他们以为他已经醉了，睡熟了……他只希望让他安静。

一切都跟他所期待的一样——至少跟他所应该期待的一样。她也是这样。她现在坐在这里，在这些男人中间是唯一的女人，依然是那样温柔文静……无所畏惧，信心十足。那一次……当她欺骗他时……就是这副样子……到底是不知羞耻，还是清白无辜，这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不，不对，她远不是信心十足，不是不知羞耻……也不是泰然自若，虽说她做出了一副泰然自若的样子……不过是这个人使她着了迷……为了埃尔伦，她连踩在烧红的石头上行走都心甘情愿……而把他却践踏在脚下，似乎对她来说他只不过是一块冰冷的石头……

这都是小事情……她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便什么都不顾了。让他们去高兴吧……难道这对他不是无所谓的吗？即使他们再生七个儿子，又关他什么事——那时候他们将有十四个儿子了，怎么来分配卑尔哥夫之子劳伦斯的那一半家产呢！看来，他对自己的孩子是不必操心的：兰波尔可不象她姐姐那样忙于生孩子……他的子孙在他身后将会过富裕而受人尊敬的生活。不过，这一切对他全无所谓……在今天晚上。他还想喝酒，虽然明知美酒在今天不会使他快乐……何况，还得抬起头来，也许还得加入谈话哩。

“你大概自以为可以当国家的执政官罗！”蒙南轻蔑地说。

“不，你也明白，我们是打算让你担任这个职务的啊！”埃尔伦哈哈大笑。

“愿主保佑，快闭上你的嘴，伙计！……”

大家都笑了起来。

埃尔伦走到西蒙跟前，碰了碰他的肩膀。

“你睡着啦，连襟？……”西蒙抬起头来。埃尔伦站在他的面前，手里举着个大酒杯。“西蒙，跟我喝一杯。我首先得感谢你，是你保全了我这条性命……我亲爱的，不管我这条性命怎么样，我还是珍惜它的！你象亲兄弟一样为我奔走……假如你不是我的连襟，我的脑袋大概要搬家喽！……而你可以娶我的寡妻……”

西蒙一跃而起。在刹那间，他们四目相对地站着……埃尔伦有点清醒了，脸色发白，嘴唇不知不觉地张了开来……

西蒙猛的一拳，把酒杯从埃尔伦的手里打掉，蜜酒溅了一地。接着，他转身走出了房间。

埃尔伦仍然站着，他用长衣的衣裾把手和指头擦干净，自己也不知道在做什么……他回头看了一眼，谁也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把酒杯踢到长凳底下……站了一会儿……然后默默地跟在连襟后面走了出去。

西蒙·达莱站在通向楼上小房间的楼梯脚下。约翰·多克已经把他的马牵出了马厩。当埃尔伦走到他跟前时，他一动也不动。

“西蒙！西蒙……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现在你可知道了。”

西蒙的声音几乎一点也听不出来。他呆呆地站着，也不向埃尔伦看一眼。

埃尔伦惶惑不安地向四周看了一眼。月亮不时地从浓密的云层后显露出来，好象一个朦胧的圆点，空中飘洒着坚硬的雪珠。埃尔伦禁不住打了个寒噤。

“上哪儿？……你要上哪儿去？”他看着仆人和马匹，尴尬地

问道。

“给自己另找一个住处，”西蒙简短地说。“你也明白，我不想留在这里……”

“西蒙！”埃尔伦不由得喊了起来……“啊，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代价我都肯付出来，但愿这些话能收回！……”

“我也这样想，”西蒙仍旧用这种口吻低声说。

楼上小房间的门打开了。克里斯丁走到游廊上，手里擎着一盏灯……她把身子探出栏杆，用灯照了照下边。

“啊，是你们在这里？”她用响亮的声音问道。“你们在干什么？”

“我觉得我该出去看看马，有礼貌的人通常都是这样说的，”西蒙望着上方笑着说。

“哦，不过……那你干吗把马牵出来呢？”克里斯丁带着一点惊讶的神色高兴地问。

“这个……有时办事真有点懵懵懂懂，”西蒙仍旧笑着说。

“那就上楼来吧！”她兴高采烈地打断了他的话。

“好啊，马上来。”她回到房间里，西蒙便叫约翰把马牵回马厩去。他转身面对埃尔伦——埃尔伦仍旧带着茫然若失的神情呆立着。“我过一会儿就来。我们只好……装出好象什么话都没有说过的样子。埃尔伦……为了我们的妻子。不过，你也许还是多少能理解……在世界上所有的人中，我最不愿意……让你知道这一点！你得记住，我可不象你那样健忘！”

楼上的房间门又打开了；一大群客人走出房间。克里斯丁跟他们在一起，她的使女提着灯。

“是啊，”波尔德之子蒙南笑嘻嘻地说，“已经深夜了……我想，这两位早就想上床啦……”

“埃尔伦，埃尔伦，埃尔伦，”一待他们俩单独待在小房间的门背后时，克里斯丁立即扑到他的怀里。她紧紧地偎在他的身上。“埃尔伦……你好象不大高兴吗？”她吃惊地低声说。半开的嘴唇几乎接触到他的嘴上。“埃尔伦？”她用双手捧着他的太阳穴。

他心不在焉地搂着她站了一会儿。然后，他的喉头发出一声轻轻的呻吟，把她紧紧地抱在怀里。

西蒙向马厩走去——他要对约翰说几句话，可是要说什么话呢，他在半路上忘了。他在马厩门口站了片刻，望了望朦胧的月色和飞舞的雪花——现在正飘着鹅毛大雪。约翰和乌耳夫迎着他走出马厩，把门锁上。他们三个便一起往那间准备睡觉的房子走去。

封面插图　吴建兴



ISBN7-5327-0009-7/I·006

定　价:　　5.15 元